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五〇冊目次

落落齋遺集十卷

〔明〕李應昇撰
明崇禎刻本

一

倪文正公遺稿二卷

〔明〕倪元璐撰 顧子威輯
清順治八年刻本

三六三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九卷

〔明〕金聲撰
明末邵鵬程刻本

四三九

方子流寓草九卷

〔清〕方以智撰
明末刻本

六五七

落落齋遺集十卷

〔明〕李應昇撰

明崇禎刻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

究所圖書館藏

序

天啟乙丙間 至尊恭己羣陰

牙孽曹節王聖之後盤互隸錯

寃殺忠智之臣二十餘人皇天

震怒先徽閔靈英傑已不復更

萬序一

生浸淫至於崇禎之季疆場日

蹙盜賊日橫而國遂以亡於戮

僅不亡於獻帝而追憾桓靈宋

不亡於靖康而切齒元豐紹聖

察古鏡今如握契筭詩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瞻烏爰止

于誰之屋此志士之仰天椎臂

泣盡而繼之血者也汪陰李忠

毅仲達先生二十餘人之一也

年最少起家西江司理力振絕

萬序二

學功在白鹿洞五年拜御史直

節忠鯁功在社稷時豺狼當道

輒揮金戈與高忠憲楊忠烈諸

公爲犄角之役一擊不中遂罹

菹醢先生死事之年吉方在里

萬序上

聖人自京師來著傳先生維命
詞有十年未敢負 朝迷一片
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
生上願誦法華經之句憤搥填
胸幾欲遂焚筆硯中歲宦學流
寓強半在吳獲與先生之元流
膚公傾蓋交同盡讀先生之
遺稿年譜英颺烈魄昭耀卷冊
忠孝之血隨地湧湧睢陽聞笛
之篇少保北伐之詠化碧流丹

萬序四

千年一轍即今先生之靈或已
上列星辰下位嶽壑否則再生
人間為據鼎扶冊之鑑而其鑒
然之光浩然之氣洋洋遷怪使
後人肝脾崩裂神志張張嗚呼
孰為之哉日者宏圖瀟瀟亡哲人
萎盡死者奴者繼先生之志卓
上有人淺夫黷識謂文章盛節
義哀節義盛功業衰且曰諸公
无名實而後君父坐使赤縣神

州一旦榛蕪以向日之無稽
諸人者為諸公詬厲斯言大妄
人未有不能辦一死而可成一
事者文章者節義之榮衛也節
義者功業之元氣也元氣在國
萬序五
一喪於遼國再喪於二正之季
至天啟七年間淪漸絕矣向者
有臣而殺之不殺不止已乃無
臣而強用之用之輒償償之復
用造化之不仁歟讀先生之集

用是益悲矣

楚後學萬曰吉吉雲甫頓

首拜撰



萬序六

維

崇禎元年 月

日

皇帝遣直隸嘗州府知

諭文

府石萬程

諭祭原任福建道御史

今贈太僕寺卿李

應昇曰惟爾望峻

疑山忠堅誓日自

西臺抗簡首效忠

猷嗣北面披衷并

投危地跡其治已

諭文

治人之論提挈頭

顛病內病外之防

斟調藥石見大則

嚴保身以明修省

履險在據璫罪以
暴奸欺念死諫之
臣並開言路引失
儀之律屢觸寬鋒

論文

三

申肅瑩綱取平正
體回天肆力將嬰
在領之鱗鑄鼎圖
奸終鳴伏斥之馬

淮南知憚汲黯昌
黎無惑陽城厯蔭
婦之私憂回倉公
於却走孤忠必往

論文

水折萬而歸東至
性靡渝金銘百兩
益勁慘覩撈掠之
羅織泣雨悲風兼

聞懸坐之蔓連驚
魂斂魄此實乾坤
之厄運祗成忠義
之完名朕以是特
憫忠貞懋昭贈卹
並游何在腴顏英
俊之稱爲烈於今
始食養士之報九

原可作尙克歆承
祭品
猪一口 羊一腔
饅頭五分 粉湯
五分 菓子五色
每色
五斤 按酒五盤
鳳鷄一隻 燂肉
一塊 燂魚一尾

酥餅酥錠

各四個

魚

湯一分 鷄湯五

分 降香一炷

燭一對

重一斤

焚祝

諭文

紙一百張 酒二

瓶止

贈通議大夫太僕

寺卿李應昇

誥命一道

奉

恩綸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聞李膺之

被鉤黨也曰事不

辭難罪不逃刑三

覆斯言數爲太息
而先朝有志義之
士致死於逆阬之
手其無愧斯言矣

朕豈靳卹死以勸
生乎爾原任福建
道監察御史李應
昇少讀古人之書

長懷世道之慮名
節忠義學務立其
大端介直廉明志
恥獨爲君子司郡

理而著明允爲御
史而茂風裁保身
修省愛君有加于
痛哭撫時補救謀

國實切於徙薪擊

奸臣之貪狀於方

張朝廷已爲動已

鋤逆阬之禍機於

思
繪

四

叵測天下以望澄

清暨乎郎官杖死

於廷御史亾刑於

野而爾請旌死以

以下原缺

落落齋遺集序

士君子有真經濟而後

有真文章顧經濟每從

治心砥行出之蓋人心

表
一

甚危一錯於岐浸淫不

覺所行所言尠有不畔

於道者余嘗以此程世

什不失一讀落落齋遺

集益信焉落落齋者故
御史贈同卿仲達李公
所讀書處也仲達乙卯
與余同舉於鄉時仲達
甫弱冠耳朝華鮮異根
柢邃深識者爭公輔期
之而仲達退然不勝衣
如寡人子也先余成進

士筮仕江之南康拊羸
鋤梗明允卓然一時稱
名司李奏最選入西臺
秉正嫉邪弗骫於憲一
時稱名御史仲達初未
多口談天下事職李盡
李職臺盡臺南山之判
不可搖雒陽之疏爲紙

貴豈偶緣飾哉蓋存諸
心見諸行一游於其道
也

熹宗乙丙之間昏桷宵人

東原知

露齷恣瓜互相煽虐幾
幾乎三綱淪而兩曜蝕
仲達憂之不避斧鑕彈
逆卒及於難其貽太公

書云做言官怕不得生

死又云卽一言罹禍勝

於做大官其視今聰明

能文之士駢相稽首賊

東原知

庭何可不聞此忠憤激

烈語哉越四年

先皇帝臨御會朝清明殺

癡首殲媚附咸罪錄忠

旌直贈仲達太僕卿廕
一子入監封太公如其
官又若干年

聖主中興闡幽特重禮臣

卷六

以易名

上請賜諡曰忠毅然則彼
蒼者天豈夢夢乎何世
人昧於有定而多舛於

靡定也子依孝臣依忠

有物有則菴相易矣仲

達遺集具在章奏半之

序牘聲詩叅半之豈詹

卷七

詹豈言躡賈董之塵追

歐蘇之武而掇拾陶庾

優孟開元大曆哉節磊

於中文榮於外慷慨發

舒建言則晰國是定君
囂贈寄則敦彞倫明學
術暢天機而流性蘊言
其所行行其所言循是

卷八

而動不違其則治心砥
行出之者也厥嗣遜之
編錄成而問序於余余
非知文者知仲達近於

道而不得已於言耳讀
是集者慎無徇於文章
觀庶於世道人心有賴
焉是爲序

卷九

崇禎甲申孟冬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
京戶部尚書前吏部右
侍郎奉

勅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侍

經筵官年眷弟張有譽撰

是下



落落齋遺集總目

卷一

奏疏

卷二

奏疏

卷三

詩 受命策 歸田草 息影齋 三遊草
別匡草

卷四

落落齋遺集總目

詩 招五草 孤興篇 荷雪篇 舉餘草

卷五

西臺書牘

卷六

西臺書牘

卷七

西臺書牘

卷八

理署書牘

卷九

家書

赴 逮後遺筆

卷十

雜著

年友嘉善錢士升 雲間許譽卿

秦和蕭士璋 興化解學龍

落落齋遺集總目

後學雲間陳子龍 興化李 清

歸安沈胤培 會稽章正宸

吳門楊廷樞 姚宗典

門人東粵關捷先 黎弘業

江右熊維典 姚張斌

饒元瑛 柯友桂

余忠宸 丁朝棟

廉 斌等公較刊

李侍御仲達先生辭稿敘

愍皇帝之初年肅清

廷入班行者如見朱朝法柳不覺肅然起敬就
正往事又如覓舊醫脈源委分明人各有良司
南在前障不墮之霜緯早同銖相應復多和者
氣類莊肅於是暫手側目驚伏聚謀磨牙思逞
及夫腐毒大發先刺刃于君宗而吾郡尤罹其
害向之和者早已掃門入幕爭獻首功而同聲
著竄驚驚現閣門特命勒存殘喘亦云幸矣余
書愧無以對吾友仲達而嗣若蛇長乃以疏稿
素序夫仲達之忠

今上紫雲之矣仲達立身之端淵立朝之風采
舉世共仰之矣余又何言朕余猶知仲達之幸
其忠所難成又不吝已於言也仲達以弱冠擬
高魁辭舉動京國而邸舍蕭然交遊落穆惟依
依作孺子事及司理南康藩典迎養更事所

公庭多暇借匡廬山色朝夕承權歸田以來欣
愛日之方長快履行之聯被低回子舍念忘其
身爲逐臣無何黨錮禍作仲達嗣膺固而三東
身就逮自知必死惟無所念獨念親思來報仲
達之葬如此則其爲官官時宜乎審時度勢不
輕犯凶逆之鋒以憂其親而乃奮嘗不顧內外
三黜擊之不遑力以達其望此屬故哉曰此國
庭訓使之也仲達之自述不云乎家侍御好讀

落落寡與集

卷一

先正奏疏至忠憤激烈之語輒掀髯擊節小子
髮甫燥見所爲論相滿十罪直言天下第一事
斥江陵奪情諸章丹鉛滿楮上提耳教之曰好
男子當如是仲達既爲言官較疏憂仲當甲乙
之際時事之可憂可憤較分宜江陵何嘗什百
太翁之爵冠裂皆不知其幾仲達職既當言性
復敢言而思所以康太公之寢食又必須謹言
則仲肩輪烈如捐軀赴敵豈再計哉先請有書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余徵之仲達尤信
聖天子褒忠以酬孝達封所生如其官職典也
名雖未易而史局擬在名臣之列者業有定評
豈當時欲爲統坊惜體姑有待而待之倏忽且
十年何耶夫首擊僭逆者忠烈繼之者仲達也
首擊貪逆者忠烈代革者又仲達也若夫有一
人焉當清明之時就澄汰之柄以好惡之拂逞
淆亂之私初休

忠孝齋遺集

卷一

三

嚴威名討逆而實庇奸一經庸微輒情題而謀
翻案流毒至今尚未有底而仲達袖中彈文獨
終于數年之前吾知應山梁谿兩先生亦必以
獻可先見讓仲達以易名之先愧仲達矣今太
翁春秋及稀履錄神王福祿未艾余嘗從游聆
塵論上下今古勸中窳弊不但忠憤勃發也余
退而私嘆曰仲達之用未竟人皆惜之太翁之
用未試人孰知之至長公伯鸞舊少仲達齊

亦復慨塞其蘊積益深且厚矣今遺孤挺立蘭
玉滿堂皆能世其家學異日奉太翁之教施於
所事今人目冠蓋里曰忠孝里豈不休哉是仲
達自有所以慰老親者寧待予也余後死之身
再遭謫請自念與世已矣惟無所建明有負知
已爲恨聊以肝膈質之衆賢使因諫人之孝并
推本太翁之忠則所以光大先業者日可俟也

忠孝齋遺集

卷一

四

義興年友蔣允儀具州

西臺小疏自敘

家侍御好讀先正奏疏至忠憤激烈之語輒振
髯擊節昇髮甫畢見所爲論相嵩十罪直言天
下第一事斥江陵奪卅諸章丹鉛滿楮上提耳
而教之曰好男子當如是及昇司理五年忝入
西臺則執筆授記曰勿異君昇悻悻稍思展
騰伸局補塞萬一而語獨要人謀乎杖賴

聖明寬大徐之乃謝病歸嗚呼默默以歸何以

落落齋遺集

卷一 自敘

對

君父哉刻疏十五附本科代紳六書以志吾愧

歸田子應昇議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一

奏疏上

中外之憂未釋上下之志宜通敬失微忱

仰贊

聖明勵精之治疏

治法治人文敎亟議清釐以祈

聖斷疏

公論久已誅心大臣不宜掩耳謹指實直

落落齋遺集

卷一 目錄

糾懇乞

乾斷以折邪萌疏

強賊慘殺六命緝獲鞠審已真乞

教下法司正法併查叅失事官員以懲疎玩以

雪冤憤疏

敬循職掌廣察吏恤民之議以裨萬一疏

邪臣供吐已明公論是非難掩謹再疏糾

駁以聽

聖裁疏

撫時直發往愚觸事略商補救以備

聖明採擇疏

驚聞黔事愈切近憂乞

聖明惕然深思早求長策疏

縷訴民隱仰動

天心乞實行寬恤以固邦本疏

敬陳

落落齋遺集

卷一 目錄

保身之要以明修省之實疏

謹因熱審推廣

至仁乞除法外之刑以明

好生之德疏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一

終

落落齋遺集卷一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奏疏上

孫大任
曾孫題校

中外之憂未釋上下之志宜通敬矢微忱

仰贊

聖明勵精之治疏

臣聞蘇軾有言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

落落齋遺集

卷一

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夫果其無事也

厝火未然處堂自快識者猶懼憂之况

乎以養安無事之習居禍亂方興之會上

淵默而聞聲下拱手以觀望巧者取富貴

以去黠者微閃爍其間上下之交既睽則

憂患之來未可一二數也人君之尊豈高

拱無言神明獨斷之謂哉如太陽之方升

晶光注射則陰翳消如重門之洞開內外

昭徽則邪曲屏既使上下之交坦然可以
相信而中外百執事竦然不敢自安清明
之象固已在天下矣我

皇上冲年踐祚恭儉性成

垂裳觀恭己之容

講幄仰遜志之益

明廷矢音於梧鳳于施實望於丘園麟批拂

志者數見

落落齋遺集

卷一

賜環狐假美兵者一斥脫跡我

皇考憑几遺言望我

皇上爲堯舜之主者真堯舜之主矣而中外何

以春春多故也奴酋鸞伏方着其全力以

叩關水蘭鵠張方合爲犄角以內証紅夷

之焰未撲東南可虞西虜之賞日增濫觴

安極逆兵肆劫于

畿輔而內地薦起妖萌窮民待盡于催敵而

缺餉范無實算逗遛習慣大將避難而不
前法紀陵夷驍兵鼓譟而不問人人知其
可愛而姑付之爲後憂

皇上燕閒之際平旦之時試觀然興念可憂乎

不可憂乎黃扉濟濟卿寺環擁督撫如傳

舍之不停守令若飛鬼之偶集

皇上以爲分憂之有人乎無人乎虛處添官日

日會議覆疏掛成故套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嚴旨等爲空言

皇上不先振竦其精神發皇其志氣羣臣孰肯

執法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且

朝講之際盡有常儀諸大臣卽有懷獻吐亦

不敢逆探所擬嘗試實

聽惟

皇上養顏怡神虛懷訪問安撫何爲長策兵食

何爲實着或

聖意之所偶經或時事之所偶觸或商前代之

興亡或攷

本朝之家法令其從容措思反覆開陳不以

天縱神明輕加辨詰倘倉卒不盡所懷退而補

噴入

告如此則諸大臣將日夜焦思以簡

顧問中外諸臣不敢不竭力從事以副

任使精神一振紀綱自飭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四

皇上宵旰之憂庶可釋乎

皇上勿謂天子以淵默爲神明不可以輕有言

而徒托之

傳宣也

祖宗時有早午晚三朝尤時

御便殿諮訪時政

英宗日召大學士李賢面決政務

孝宗日召尚書劉大夏諮詢密謀但使可否相

濟何妨用舍之易人若止高下在心未免

羣疑之滿腹今

皇上清明在躬

太阿在握正治東方新之際然一日二日萬幾

寧無有

聖志先定而大臣不敢執爭

成命一頒面諍臣莫能回聽者書曰稽於衆舍

已從人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五

皇上以天下爲心見其艱難而不見其易見其

憂患而不見其安兢兢業業轉聞止禁則

天地

祖宗實式憑之而何患乎中外之多故哉愚臣

入

告之初不敢撓拾瑣事敬以憂危之言

進唯

聖明俯賜採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激

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六

治法治人交敵亟議清釐以祈

聖斷疏

臣惟天下之治人與法二者而已任法在
于信法而任人在于擇人人愈多則法愈
玩法愈煩則人愈竊故衆人紛之不如一
人執之借口破格以廣開昌俸之門不如
恪守舊章而精求核實之用也往者

神祖之季閔惜聲靈凋枯物象黯然如冬迫我
落落齋遺集

卷一

皇考新政陽春乍回

皇上解澤旁流太和布護其在今日亟需烈日
秋霜乃酷觴之流迄無底止即起廢一端
薰猶並進兩寺臣恥討保之名至發憤以
去亦足嘆也夫

祖宗治法犁然備具豈患官少哉

皇上振紀綱則片紙如霆大臣破情面則千里
運掌臺諫任糾彈則百司飲水今動議漆

官爲人營窟紛紜遷調名實乖張自
添巡撫而盜餉費餉百餘萬添招練軍
而冒費又十餘萬他若淮海之招買兩淮
之疏理遼蜀之贊畫前後使藥亦各數十
萬開城將領如蟻腹裏

欽依遍地而制軍費糧又不知幾十萬添置總
督祇增議論之紛紛添註京堂日見譴惡
之擾擾樞貳添設矣幾曾慷慨以行邊司

落落野遺集

卷一

空添設矣幾曾節省以儲器總兵添設數
人矣祇見工媒孽而縱通逃禮兵司屬添
註二三十員矣誰是儲邊材而精典禮甚
若濫開邊俸捷徑然灰則吏治日壞矣白
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矣使新設
者而盡如畢自嚴之轉餉李邦華之飭兵
董應舉之屯田毛文龍之率制亦何不可
而無如空耗民脂大壞名器至問當開之

虎豹又久勞席上之羹龍嗟嗟何禮
多才夾袋遂成市也臣愚以爲可斷自
聖心一切報罷倘謂時勢稍難華弊有漸則卿
寺添註之缺先裁三之一以爲明年書停
之地可乎收設守備盡革新衛而從前滋
給咨札悉行撫按追而焚之可乎事下部
曹十九寢開則該科註銷每月

落落野遺集

卷一

奏繳以嚴糾核可乎驕兵倡亂必有發縱則
懸示定典明正領兵將官之誅可乎錦囊
旗射半歸權要虛名冒糧則差官竭視如
京營之例可乎衛官襲替比試不嚴積滋
已極則姑停惜職省虛糜之餉可乎將領
蠶食逆兵不報私募乞兒半分其餉則力
汰千總目把而歸併團練可乎窮民敲比
號哭滿庭奸胥侵欺福堂安坐則便盜
腹四百兩以上真犯死罪之例招舊申

可乎才力不及無妨改調若貪殘獲至
盈糾衆特議降處墨吏破詭如虜思獲則
著爲定例勿陸京外府推官及知州知縣
以防其肆虐可乎凡今積弊固不止此然
使外庭無倖實則何人敢觀私恩諸臣敢
執法則何地不可破柱伏乞
救下該部立限覆

奏可行者明白施行宜止者新絕停止（慈
落落賢遺集卷一

悠泛泛以塞責毋混混蒙蒙以消沉共濫
肺腸各破情而爲

皇上惜名器爲

皇上守紀綱則倖逆敢而擣水蘭可計日俟也
統惟

聖明垂察焉

天啓三年十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公論久已誅心大臣不宜掩耳謹指實直
糾懇乞

乾斷以折邪萌疏

臣惟治亂之關先辨邪正而消長之數係
于大臣大臣之道不同要以是非明白進
退有禮重廉恥而輕爵祿長清議而惜紀
綱則庶幾問心無愧焉若患得患失反覆
播弄始欲巧瞞其辣手繼乃妙隱其深機

落落賢遺集卷一

小人引爲與主而無言君子刺其肺腑而
不應厭然之態臣實恥之而況此方晝伏
使復夜行且交出以亂清明之治詎可不
早折之乎方今衆正彈冠名賢布列而范
得志突犯公惡南北交參夫得志走狗耳
即何能祥與有發踪之功不免猖狂去後
然其明明直認猶是顯惡可寬獨有不畏
人言陰窺密伺如得志原疏所云新惡臣

欲問豺狼而掣其肘者新憲臣何入國王
永光是也永光生平不必具論就其兩三
年來以指摘之身混登庸之列方借徑而
南巧占風于廷尉俄營還以北贖賞功之
尚書既心雄于主察則自北改南復智短
于熱中又借差營北乍去乍來若梁上之
燕望左望右如登壘之商此種行藏宜爲
得志臭味且堂堂憲長澄汰百寮使臺中
果有豺狼而掣肘不問是庸輒也使謬以
鳴鳳爲豺狼而挾私顛倒是邪誣也使原
無豺狼本無掣肘而坐受惡孽曹郎之餘
唾至今默默無言是龔臈也三者永光何
居焉識者謂其援北道諮訪之例實爲下
石之謀又欲開內轉管計之端將爲年例
之地伎倆雖巧

明旨不行嚙亦可謂心勞日拙矣半年以來議

刺紛紛佯若不知任人笑罵試問臺省儲
疏或云挑激或云逢迎或云有憑而聞者
指歸在何人也又試問南臺諸疏或云有
小人焉誘之使言主持之使言恐之使不
得不言或云始而旁觀指點繼之當局提
呼其害鉅于得志罪浮于得志者指歸又
在何人也然猶可借熊祥以自解也而近
有爲之點穴者云熊祥土木形骸其中有
絡口穿鼻之人借之爲用而又有爲之寫
招者云快志于發踪鷹犬之得計而輿論
共非潛消暗裡之機關永光試思諸臣之
不直糾其名者畏之耶愧之耶誅心之法
耶隱惡之意耶既不敢張膽而自明又不
知忌機以引避邪謀已破猶巧閃于半陰
半陽之間衆矢共攢尚匿影于若遠若近
之地此真好官之利根而掩耳之妙策也

其何以伸眉昂首居風紀之任爲南臺諸
御史之表率乎乃若刑部右侍郎牛應元
者撫穎饒有機聲廷尉無一善狀借南牘
北同此法門老病龍鍾支離顛倒旣已貽
羞月且詎可再入典鳩此又當早自引決
以全晚節者也臣職在觸邪罔知顧忌統
祈斷自

宸衷明白處分毋使其依阿蒙兩則

落落齊集

卷一

四

國是明而邪焰息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閏十月十三日

十六日奉

聖旨范得志事跡已明何又牽引潞求王永光
并牛應元各有才品且卿貳大臣不得輕行
指摘有傷大體該部知道

強賊慘殺六命緝獲拘審已真乞

敕下法司正法并查叅失事官員以懲疎玩以

雪冤憤疏

巡視北城題

十一月二十六日據管理靖恭坊副指揮
武紹文呈據一舖總甲曹奎報稱於本月
二十五日酉時分有地方住人許國熙叫
知說稱於二十二日往

安定門蕭家看書二十五日未時回家見大

落落齊集

卷一

五

門半開進內叫人不應止見妻李氏二歲
男八哥三歲女大姐奶子馮氏使女會玉
梅花男婦六口不知時候被人殺打身死
理合報知等情到臣臣一見之不勝驚駭
隨批男婦六口一時被殺非仇即盜真地
方一大變也但事經三日大門半開地方
隣佑何以全不覺察死者見殺之時寧無
呼號之慘安得盡云充耳不聞耶仰司立

刑詳審慎因相驗屍傷并行該坊逮緝兇犯以憑

題察去後二十七日據該司呈報相驗得李氏刀傷三處食氣顛俱斷兩手腕有藍絹線帶拴緊兩腳腕有黑絨繩拴緊二歲子八哥三歲女大姐俱鐵錘傷奶子馮氏刀傷二處使女梅花刀傷四處使婦會玉刀傷二處兇器刀一把鐵錘一箇鐵通條一

落落齊題集

卷一

七

根俱有血痕細縛李氏手足繩二條帶一條又據許國照開具失單書告該臣先將陸佑總用人等究治外隨據該坊官武經文呈報捉獲得張二張七徐九張翦子四名押解到臣當即審據張二供稱原在許國照家服役改名許其本年十月十三日事犯賁逐即役兄張七家同徐九商議行劫張七說人只有一死不要怕遂聚集徐

九張翦子各穿乞丐破衣于二十二日起更時分張二先到門首見會玉在門前徐

水就問家主可在會玉回稱不在張二隨暗跟會玉先進各犯一齊跟入徐九先將會玉用鐵錘打死張翦子用黑絨繩縛李氏手足將刀殺死又逐奶子房內張七將鐵通條刺眼砍死徐九張翦子張七將八哥大姐鐵錘打死張翦子張七將梅花殺

落落齊題集

卷一

七

死進庫房劫了衣服首飾分散跑走張七供稱進去報仇徐九供稱張二素與李麻子相厚偏不報出張二方供李麻子同殺李氏口詞在卷隨即批發兵馬司再行詳鞫追賊并密拿李麻子連解屢次嚴催于十二月初三日拿獲李麻子招有先穿破衣在家差人起取于本月初四日連人呈解到臣該臣覆驗李麻子破衣血點淋漓

歎處張七身穿青縐衣前胸裏面亦有血跡李麻子已匍首甘誅各犯口詞與前無異獨原得贓物支吾變換復行設法訊鞫供報贓案明白除即行司起取外該臣看得近來盜賊之多極矣小者鼠竊大者雄行然未有戕殺一家多命如此之慘者也劫殺在黑夜責在捕營而該營把總謬云不知時分既已過矣殺人三日大門半開寂無一人竟察則該坊官所司何事而六命被殺號呼不應隣佑登盡充耳不聞互相掩匿成何法紀及獲張二口供殺人光景與臥屍之地一一如觀及再獲李麻子而血衣出矣血衣被衲正與張二所供穿花子求之言合且血跡淋漓履痕猶在而張七之衣謬云授指所滴則何以不在胸袖而在夾裡且疑積之痕寧兩三日間所

染哉本犯一到即供了無隱匿徐九初詞惟以張二不報李麻子爲恨此皆鐵案也兇犯就擒究現少慰所應

敕下法司速審正法其把總張國勳賣放番役一任大盜之縱橫支吾隱匿不顧怨與之夜哭該坊副指揮武紹文中夜即可卸罪三日云何罔聞明明巡緝之疎安免曠職之罰但捉獲各犯皆錄本官功過相準視張國勳有間伏乞

明旨分別爵治以爲地方疎玩之戒抑臣稍有說焉夜巡番役額設不少無奈捕官知索常例不復稽查雇覓乞兒在官員往來之所聊應故事未入二更俄已散去三月以來失事者屢屢見告矣十月十三夜則有田雲尚被賊截劫傷重以死十一月初四日夜則有劉應元之被劫十八夜則有五

加玉之被劫屢行把總婁尚武比緝杳無

一獲

都城之內劫盜縱橫亦何用巡捕爲哉并祈
敕下該部大加懲創則人心知警而地方少安

矣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初八日奉

聖旨張國勳已有旨叅處武紹文着罰俸三箇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二

月其屢次失事捕官都着叅來懲治該部知

道

敬循職掌廣察吏恤民之議以裨

巡視北城題

臣巡視以來兢兢自矢三月于茲竊自思

念爲

國家惜財則內之一當外之三爲

國家清弊惠民則內之毫髮當外之尋丈何

者轉漕之粟率三石致一苜蓿之地四方

觀化焉不可以微忽也臣差所兼攝者有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三

存恤有鹽法其順天府興大興縣衙門設

在地方事多關切故臣同官先後巡視者

未行議允行或端有未竟可以觸類引

伸或局有遷更不妨審時通變姑舉一二

見之所及者申而廣之如七十七衛所吏

役開曹冷署替身昌糧臣同官張應辰議

欲盡裁其缺臣同官吳之仁科臣賴良佐

有酌裁今史鎮撫司工房吏之議歲省本

倉粟三千六百餘石豈謂餘缺必不可裁哉去之以漸則人不驚守之以經則事不廢今職辦事公署吏役呈奏大半包雇該衙聞寂絕少文移且奏票十九改撥真偽茫無可據如謂舊例宜仍則吏部不新裁各衙門歷事監生乎權事理之中爲併省之法竊謂衙所六房吏役可以吏兼禮以戶兼工以兵兼刑則併裁禮刑二缺總計一百五十餘人歲可省月糧一千八百四十餘石當

國家匱乏之時倘亦捐滴之助其收衆在裁缺之前者仍昭前議聽其告假回籍滿日赴銷准作實歷起送至各吏告改衙缺封司必按月移文知會然後收衆不得僅以殊筆批改致滋弊竇此一議也兩縣改選甲科店禁嚴行禁治臣同官吳桂係議

奉

明旨今改選未見覆行且宛平久以衙官署印與店禁私繫者紛紛見告么靡小吏爭訟徵情不足以屏白簡但經告發盡法枷究而向因大京兆久缺督率無人遂有如簡較何孔修之誣騙多金珠票取貨者除臣徑行追斷外總以府縣領佐不屬五城故敢冒禁受詞恣睢無忌竊謂宛平縣設在中兵馬司當兼屬該城御史順天府首領及大興縣當兼屬臣差昭係兵馬例考察開註賢否違者徑行提參則受詞店禁之弊自懾息不敢犯至兩縣正官速議改選甲科如正官偶缺必委府佐署掌勿委衙官此一議也峭必益淨人京不許影射夾帶以壞鹽禁先經臣同官畢佐周係議奉

旨部覆

允行而近日工部司官又因盆硝之費欲將土
萬三千餘鹽結票發賣臣恪奉

明旨不敢徇情已行兵馬司盤驗官賣除將價
銀給舖戶十分之二以酬其守候之勞外
尚可得價五百餘兩又先經臣同官吳之
仁批賣過銀一百三十餘兩貯存司庫臣
仰體

皇上憫念貧民之心已經行司將前銀另項收
落序齊遺集

卷一

言

貯置備棺木每具議價三錢五分仍用火
烙印記以防侵換之弊凡貧民死而無告
者官給一具并掩埋之費五分責令總甲
及看守義塚僧人編號揮記以備稽查夫
掩骼埋骸王政所先澤及枯骨

皇仁斯大乞

敕各城設處依例施行至貧民入冬設廠煮粥
分給衲衣儘可免干啼號惟煖坊甲頭多

勒宿錢所以哀呼滿路臣已令司坊備行
查勘籍名在官似應量給薪資禁其勒索
使貧民夜有所歸似亦可以弭盜臣同官
宋師襄近議周恤貧民者此又一議也臣
愚無他謬巧不過前人已行之言立法亦
非新奇不過職掌可行之事但爲

國家省得一粒亦屬民脂清得一弊亦屬民
困其瑣屑無奇未暇計也雖然糧則省矣

落落齊遺集

卷一

三

戶部管倉主事固多賢者如曹履吉田時
春之節省清釐恐不多見若以苦心節省
之餘而供胥輩碩鼠之腹盤驗不明收支
不實則不如衆分之爲愈也合無俟工部
節慎庫之意凡舊額應支新經裁節者各
倉別立一版另項收貯以備不虞之需新
陳通融別無缺額歲終具冊

奏繳庶幾實得節省之用敢因歲月遷之議

而併及之伏惟

聖明採擇

敕下部院覆議施行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初九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淳洛齋遺集

卷一

三

一 邪臣供吐已明公論是非難掩護再疏糾

致以聽

聖裁疏

臣前見范得志以應察之人仇主察之官
南北文章舉劾而主謀之何熊祥至一疏
自供彈文乃及其閔嫌藏頭之王永光但
見微刺不聞顯糾遂借差營北熱中壻壘
譬如炤案已懸猶敢揚揚都市故具疏糾

淳洛齋遺集

卷一

三

之并爲刑部侍郎牛應元効在得之戒奉
聖旨范得志事跡已明何又牽引深求王永光
并牛應元各有才品且卿貳大臣不得輕行
指摘有傷大體該部知悉欽此夫

明旨謂指摘有傷大體非欲臣緘默以存大體
也二臣如有心胸便當愧死况應元後口
名節爲重臣亦可付不肖至永光一疏稱
病計其時日應已見臣之疏而佯爲不知

徐圖布算昨始再疏申辨倪首自供不知其兩月間幾許商量纔敢出疏而臣固逆知其不能諱也此亦可以見臣之非牽引深求矣獨是認贓噴而不及邪誣且卸巧營而謬附公論既已躲身無路遂爾張牙噬人如云御史王允成南中饒有物議先欲察處則議論不一繼開年例則北都不行若得志之所謂掣肘者真掣肘也此種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三

密謀惟永光與何熊祥知之得志不過冷局曹郎不開黜陟大柄假非中宵入幕何以能窺其肺腑而代之發憤哉查永光揭中之事卽係得志疏中之詞此外不聞一語異同何以合若符節應若影響且使其事真也正宜明衆不宜暗揭其事非也處既不可倒轉何名且永光之所執而是也泰山撼之而不動豈可聽行止干人其所

執而非也已方有囁嚅不欲

上聞之心何以欲人慷慨代行殺人之事臣前疏所云欲援北道考察事例蓋其救機久動幸銓憲二臣之不從其言耳永光不感其相成而又喋喋乎臣豈不知御史不肖應聽臺長處分但必御史真不肖而後可處亦必臺長賢而後可處御史之不肖若允成與李希孔建白錚錚南北號稱賢者得志疏出一時公論共爲不平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得之豈永光之所謂不肖者正以其建白之錚錚也耶今允成去矣希孔鬱鬱死矣永光之恨尚未快于心歟且永光自視何如人哉朱敬循以閣臣朱虞之子從禮部郎中而調吏部是何等薰灼永光以敬循之同門乞憐依附鑽入吏曹竟謀撫越與之首尾者數年是何等巧營長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四

垣今孔榮宗闕說不行扼之使去士民攀
轅臥轍者兩月舊按臣以大力不容姑蘇
士民之口是何等居鄉威力而猶揚揚然
曰泰處御史是其職掌也是當年都御史
陳於泰御史趙應元以媚江陵之故智也
嗟乎狼當道而蘭是鋤鬼張狐而鳳已冥
小人之禍烈于猛火況以南臺清議之地
而邪臣明踞其上何怪考選南臺者厭薄
而反唇也哉臣忝列言路大體當存大奸
亦當去故再爲

皇上別白一言凡大臣之品必如目前疏所云
是非明白進退有禮者乃可無愧否則謂
之位高勢重則可若品之一字臣亦未敢
輕以許人也臣草疏已畢見永光之疏已
奉

明旨仰見

聖明之勇于去奸而邪正是非之辨有不可因
其一去而遂默默者統惟

聖明裁察臣曷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十五日奉

聖旨王永光已准告病不必深求該部知道

撫時直發狂愚觸事略商補救以簡

聖明採擇疏

臣惟治天下者必有精華果銳之氣以呼吸而通天下則權立而勢尊夫是氣者何也賞罰之用是也天下何嘗一日無賞罰而狐鼠有據袞鉞不靈蹶輻之極乃遂至于痿痺而不可救今天下之勢何以異此蓋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吮背之患二曰

落落齊蓬集

卷一

三

盜賊肘腋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邪氣王而元氣削則病內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庸醫四出參黃之劑亂投補其邪而伐其元則病醫是三病者與三患相終始何以明其然也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情而重者封疆輕私人重者

君父輕官爵重者倫義輕行如鬼蜮言作風波

四維不張形存心死故曰病在內人上

用立國之本今妖黨一呼響應王孫妄作

狐鳴將軍募斷于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

思亂有心恢復無計本末俱喪手足不仁

故曰病在外治病之方審其標本劑其緩

急今急黔卽捐楚以予黔急奴卽赦天下

以徇奴加派係于剝肉徵調極于沸羹

羶革澤輒借鷹鷂以代驅剿掠

落落齊蓬集

卷一

三

都門轉聚虎狼以自衛乃至金縢腐任其

殺將以吞聲甚而病國者王竟借保結以

賞亂譬如一局而奕者數人一室而鬪者

數挺醫不以除病而反以病試醫幾何不

喪于庸醫之手故曰病在醫嗟嗟天下原

非痼痼之疾也而庸醫爲之岌岌乎有不

可爲之勢者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

之有針砭賞罰不明則小人日肆針砭不

施則二豎不去數年以來二豎之患不可謂不深矣

皇上試問罪璫遣而嬖書入者何人馬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執拘而經撫受敗者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賄脫盜庫表裏爲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此不知斷送幾許封疆盜騙幾許官餉殘殺幾許無辜赤子從未一申嘗慮傷彼毫毛所

落落齋遺集

卷一

言

幸天牖

聖心劉朝斥死然天下之爲劉朝者方衆而賞罰之倒置者尚多逆黨漏網不問毋乃以護紅丸之故護風竊罪樞密賞無章毋乃以輕封疆之故輕爵廢績奏金城之趙率教幾蒙捕虜之誅而爲有乎何以賣欵議敘力爭

國本之何士晉且吝援黔之賞而袁可立何

以安坐加銜內臣之騰襲滿志矣而轉移愈難坐歎直臣之錮老成之拂衣屢見矣而慰留非據養成頽鈍之風尤可異者高啓愚穢骨久沉突爲昭雪試思

冲主在上垂簾尚不忍言況權臣在

朝禪受是何題目執紼之巡撫方恨玷我名山媚竈之考官安得并翻公案狂瀾一倒誰不波靡于是新妖四出伏莽漸興或勢

落落齋遺集

卷一

言

若負嶠巧提豚豚或謀成捲土密布機關誰謂死灰不然正恐百足未已而又有安身無計入室挑戈暮景方濃望門搖尾何怪乎譚謙益之欺罔

朝廷楊紹震之混淆蘭艾趙會頑劉繼禮之積穢見糾公然反乞陞差也哉長安道上半視彈墨爲飄風小人聚族不免鼓掌而竊笑豈非止輦之風遠故避馳之氣衰耶

皇上志氣清明聽覽周徹卽言官或有觸忤聖德每見優容獨是齒及路馬每承詰責而邪臣引去

批答數行風采不揚至甘立仗不鳴之謂暗啞日甚誰無轉喉觸諱之憂徒瑣事之條陳亦補苴之何益循此以往容容多福安得淮南寢謀如沒黯豺狼斂跡如張綱者乎蘇軾有言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落落齋遺集卷一

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養猶捕鼠畜犬防奸皆善喻也故臣愚以爲夷狄盜賊之患實胚胎于小人而言路之設所以決賞罰之壅而疏其滯彼皇皇于夷狄盜賊而用小人以求濟是飲鴆以却病也且是二者原未至于不可爲我操其重則其勢自輕操縱得宜則勢常在我奴之不遑虜穴也彼亦慮爲宰養也畏奴之虛聲受

虜之責禍歟敗增賞曲意彌縫虜飽而驕後憂方大矧李侁身負篡逆之罪虛托效順之名萬一倘僥倖結朋受其欺輕遣早官貪鄙辱

國彼坐邀其封爵我難責以勤王聲實無憑義利交喪不能自立何以平奴今關門之事恃有樞輔用奇用正默壯我

社稷之靈因地因人固結以忠義之膽倘爾珠落落齋遺集卷一

桂可念風鶴易驚則分一二萬兵駐永平爲後助省運餉款虜之費以廣投驛挾轡之恩撫遺孽歸罪之魁使大將同士卒之甘苦軍心一固關門自安何至一聞警輒發家眷去關以爲民望哉盜之肆行也兵爲盜藪也况政以賄成官實誨盜緝獲元賣之賊竟出賣郎之署而縱兵肆掠萬邦乎噴有煩言謂宜責令移營城外戮力自

明務擒郡縣盜魁以見練兵實用更巡緝
通州高密店及涿州良鄉一帶近

畿地方專務巡捕流賊招撫赴兵大閱自官
之門重懸捕盜之賞徵虞詡三科募士之
意收其棄以爲用至三空四盡民心已離
獨有節省一法可以搜抵加派乃十庫縱
造監局倉場一切付之不可問卽會議碩
董如臣堂官鄭三俊科臣解學龍二疏亦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受

復久束高閣新舊交徵挺而走險吳楚之
交漸聞呼嘯計惟專督新欠而棄舊以前
舊應盡行停免貪官猾吏巧騙無名民心
猶可收拾何至裨臂而去美兵潰池哉若
夫小人者其勢既根株不斷其途又錯出
多門卽如事例之設本爲言利今枉尋直
尺兩部爭言減價各器愈賤墨吏愈多狡
僞者空手鑽入効勞儒士驟取

兩殿之銜日康大官之俸而甚者陞陞
任子如繼先臣李夢陽所謂黜其父而陞
其子黜其祖而陞其孫薰蕕不分顛倒其
甚謂宜遍查四年來得罪封疆公論共棄
如張鶴鳴黃克謨之類停其

恩廕以示勸懲而未也明王賞諫謬謬乃昌補
闕拾遺官府一體人止問其賢不肖何問
大臣小臣事止問其是非何問眼前過去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受

自簡原非虛設皂囊豈屬空懸若一言遂
錮終身言路卑不卷舌今抗疏綱常者路
阻

黃麻救人忠孝者身歸綠野執法擊邪者白
衣高臥瀝井同寺者青史空香劉朝誼死
而抄劄者削籍不返張鶴鳴罷斥而糾彈
者

項召無期忠臣之策葬幸已推恩而特表孤寡

若奚獨遐棄唐事之協理幾于充棟而並
推鳴鳳者反謂不祥鬱極而通實在元輔
試觀添註之得

諸可知誠足動

天且觀留憲之轉圜益見

聖人無我倘

賜環之典一行正人之氣日旺將負嵎者斂爪

而捲土者灰心是則防小人之要而方今

落落齊集

卷一

對症之藥乎抑臣猶有說焉君心者治亂

之源源之既清流于何有

聖德冲年正精華果銳之氣寬周有餘之日不

患

膚斷之不日開第患

神明之不日濯願于

深宮燕閒之暇澄心靜慮以思維四方之艱難

左圖右史以鑒觀前代之善敗

批覽章奏必辨其邪正之歸

出入起居必謹于逸遊之戒獨出乎羣陰之上
常立于無過之途

志氣如神賞罰不亂則大臣效引燭焚詔之誼
羣臣矢靖共爾位之心小人之患見睨自
消夷狄盜賊之憂于羽可格所謂堯舜通
天下爲一身何虛扁之足喻哉狂瞽之愚
倘有可採伏惟

落落齊集

卷一

聖明寬其斧鉞之誅幸甚

天啓四年正月十四日

日奉

聖旨這所奏詞多泛漫且朝鮮議封事出權宜
成命已頒不得復出異議該衙門知道

驚聞黔事愈切近憂乞

聖明惕然深思早求長策疏

前者黔師告捷中外勤色相慶謂坐可飲
至獻俘再標銅柱而臣愚私竊過計夷性
易動難安可以計破難以力爭也大軍弔
伐罪止渠魁當以招納爲先不在廣行殺
戮今級以萬計玉石俱焚免歟孤悲自然
之理近答按臣侯恂有云善後之宜人心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呈

爲本必使蠶蠶諸苗皆仰

天朝威信而廓然無食其土地之疑乃可以安
反側而弭後患臣固慮有今日矣且孤軍
貪利後動無入賊方委其子女布其腹心
誘我深入四面招援而我驕愎自愚津津
于郡縣其地以生諸苗助逆之心安得而
不敗嗟乎

國家捐數十萬金錢殲數十萬生靈以博此

虛聲之一捷而今已矣無將無兵無餉并

無城守之民貴陽一塊土將復淪于腥羶

爲遠左之續矣賊既生獲三善納諸陷阱

必且執以爲質以肆其要挾之求三善若

慷慨捐軀賊知勢不兩立必且勾連諸部

鼓行而入崇明之故穴爲今之計速

命卽撫蔡復一提兵直進以會督臣亟發

帑金數萬付督餉臣丘兆麟往爲接濟仍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呈

命粵滇兩撫各發兵爲聲援而四川督臣朱燮

元亟移駐重慶遵義之間以遏其封豕長

蛇之勢臣同官傅宗龍志切請纓熟諳黔

事亟宜就近議用以資其救焚拯溺之方

若遷延格套議論不決待貴州陷而後圖

之萬無及矣臣因是而思勝敗之數全在

人心人心動搖則雖秦隋之富強祇供大

澤之呼籲今之內地而在寒心聞山東平

妖之後搜妖民遺產變價入官流民歸來
不免驅逐進有妖黨之誅退無衣食之計
千百爲羣大亂將作閭中紅夷忿我之誘
其船而焚殺之也將搆倭夷與我爲難且
奸弁誅而遠民蠢動于登萊徵調急而彭
首伺釁于三楚長興賊殺長吏東南樂孽
未消所在地方不思招撫流移安輯百姓
而邀功喜事馳驚而起至東昌府擒一王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四

好賢而勤撫掩襲以爲功功實滿天下而
天下已亂矣嗟亟亟下

于救數行宣戒撫按速圖消弭之法毋貽內地
之憂臣又見邇年以來議論日多實算則
少矧戀日甚任事無人該部之

題覆祇鋪張紙上之謀謀大家之營求盡講
襄京華之卿貳事本見行計非奇出而茲
莫申飭以亂視職而冗文移安則狂奔處

則匿影而四顧躊躇報嘆才難而停啓事
求一蒞撫則又難之難乃至掩殺老釋黔
求一黔撫則又難之難乃至掩殺老釋黔
入飲恨之張鶴鳴聲援廣布攘臂翻身營
若舉殺人之庸醫使再試膏肓之錮疾勢
必至陰砒陽鴆盡毒室人搜珍寶之藏而
後已審如是則撫關門者亦可後用收環
遼事之人而乘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五

國柄者亦可復用誤

國亂政之人即決極拮破困圖盡出大盜以
居民上復何不可嘻謨矣乞

救下讀部發單九卿科道博訪堪任邊事之材
各舉所知以備選擇但不許清亂

國是澄舉清議共棄流毒封疆之人該部必
能虛公衆酌不以舉者之力爲低昂但擇
其舉主多者儲之夾袋或召而試之庶無

臨事之才之患蓋千慮之一如此伏惟

聖明採擇施行

天啓四年二月十四日

十七日奉

聖旨這秦內山東流民復業當確查酌給不得
一禁驅逐撫按各官戒諭有司安輯百姓毋
得生事邊功着通行申飭餘已有旨了該部
知道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四

縷訴民隱仰勅

天心乞實行寬恤以副邦本疏

臣觀今之議者但知急用而不暇急民
生但知憂邊疆而不知憂內地地方加派之
始在在重額取盈卽不毛之土求損絲毫
司農豈不肯應及敎急民貧賊乘其隙
黔滇齊相繼告變所在

題留分給捐天下之半而又益以太倉之轉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四

輸皇皇焉應之恐後然後知人心一去所
得之不償所失也今四海之中稍留寧宇
以供數百萬軍儲者九鼎一絲全在東南
半壁向使東南有事卽欲問轉漕之粟豈
可得哉故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
內地之民生民生之懽悻極矣言興利而
利未必可興不如且與之除害徭役繁重
奸胥欺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

以備木旱平一反也

祖制立保甲以弭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誨盜而
議者尚申鄉兵召募之說則未相不盡化
新木乎二反也侵欺捱獄而振指平民以
完賦預放工食而搜徵民欠以抵解三反
也懲貪無法而轉以

王官進其階察吏佑終而仍千州縣肆其毒
四反也

害也通家窩訪株連誣陷三害也馬戶河
夫破家蕩產四害也盜賊充斥邪教勾連
五害也拋荒虛糧賠丁胥欠六害也里甲
修理糧長鋪辦七害也俗吏妨農非時勾
比八害也白役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

力投占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

國家設預備倉以爲民今倉糧里買穀以厲

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糶之半則郡國何

詔書停格而丞尉殊累如飛訟師橫行而南院
十簡九堆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毒
焉此數者不去則民生之憔悴無有已時
伏乞
數下該部通行撫按廳某革者禁革應清理者
清理毋使貪墨長氣塌冗捱時而貧民救
救日在水火以傷

皇上聖明之治若夫加派之害勢未能去者臣

不敢言而又有灼然宜去者莫如積欠併

徵之害令夫人日有百斤之擔疾病不支

委積數日一旦舉而併肩之則立見其仆

民方剝肉醫瘡完天啓見徵之不暇而能

完萬曆年間之舊欠乎該部明知無益姑

免衆罰然

朝廷既未蠲除人戶日見迫擾州縣猾吏喜

于誅求營幹司府糧房一紙行催即給

出示飭差每牌賣錢數貫虎狼四出難勝
一空公家未獲絲毫胥役之腹已飽故茲
試謂積欠之民爲難育食邑戶哀怨之氣
上通于天大江南北連省遍圻所在以地
震告盜賊既作水旱隨之倘復有徐鴻儒
葉嗣生史八舍陳鼎相之徒一呼而起實
可寒心

皇上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掛虛名民不見德

蔣存齋遺集

卷一

五

年年搭帳終無完期何如

下數行之

詔明示蠲免以感格天意收拾人心有不鼓舞
終事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所謂捐虛名
而收實利者無過于此又近見吏部申飭
考察署官不許微權可謂曲體民瘼第計
吏往還少亦四月察處留部銓補更遲且
三冬收穫之際貧民亦可奉公轉盼春夏

之交荒月詎能應手今四海多事議可從
權不如查州縣正官官評無玷俸未及期
者悉留免

覲早與

題明免其數月之前營營千行李餽遺之費
既可資地方之撫循亦可省長安之書怕
豈非安民生之切務哉臣愚目擊民困憂

心如焚輒敢據拾以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三

告惟

聖明采擇實見施行不以猥瑣棄之民生幸甚

天啓四年三月十六日

十九日奉

聖旨恤民除害全在有司盡職着撫按官嚴行
申飭仍不時糾察食吏以示勸懲蠲免舊徵
併留免期覲正官訪部卽與議覆

教陳

保身之要以明修省之實

萬惟我

皇上春秋鼎盛如日方升凡

起居出入之際

天地

祖宗之靈實憑焉之中外臣民方以多福多壽

多男失華封之祝乃作者

洛陽齊遺集

卷一

聖躬違和一日三發臣竊懼焉臣聞古之聖

王原不憚疾而日慎一日轉爲福基膏致

則文王之八年癰疾五日而地動有司曰

地之動爲人主也文王曰天之見妖以辟

有罪我必有罪請改行其可免乎無幾疾

止三代以來歷年享國之久未有如文王

者也

皇上風寒之感纖動而入則地亦以動違而

留神靜攝元和保固恭觀

宵衣臨御

玉音清亮諸臣欣欣喜色相告豈非文王改行

之效哉顧值不忘前戒

明詔修省夫修其切于修身省莫先于省心此

其大者非臣下所能代而其至者又非臣

下所敢言臣愚竊伏而思之昔

神祖冲年踐祚上有

洛陽齊遺集

卷一

聖母孝定皇后維持調護迨萬曆七年患疹已

愈猶躬視起居朝夕不離偶以夜飲失度

譴責備至悔懼累日孔子曰父母惟其疾

之憂蓋當時憂之如此其深而愛而勞之

者如此其至也

皇上子然深宮惟以

天地爲父母維持謹告之事

天地實代行父母之權地蓋有母道焉故數蒙

以警悟

皇上也人情當康強無恙未有不疎藥石之言者謂吾精盈氣壯壽命綿遠區區情欲飛揚不足深患及其風邪外侵藥石苦口然後憬然悔怵然戒知欲不可縱樂不可極故其人少而善病老必康寧何者衛生之經病中得力常情尚爾況天縱之

聖明乎臣嘗伏讀

落啓齋遺集

卷一

祖訓有云凡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蓋我

聖祖垂誠正心保身者親切如此伏願

皇上思前日何以違豫則知後日所以凝和毋謂體已康而足恃毋謂災已過而可忘以臨朝御講之教推之

深宮燕閒之中以

直醫餌藥之心推之快意適觀之際區隔儼

日月之臨紹出入藥水調之在前使志氣清明精神穩固以基

萬壽無疆之慶則斯

天永命之第一義也抑臣聞之兵者陰氣譬如毒藥猛獸不可狎也

皇上居安慮危留意武備意至深遠第

宸居清殿生氣所聚且

宗廟

多事

卷一

五

社稷之靈在焉而銃砲喧雜震驚地脈毓碗之氣地實應之似非所以妥

神靈而感和氣也致之舊章既所不載即

神祖故事皆一舉行而當時未及兩年旋即傳

旨停罷且曰內外之分殆無常操之理

皇上三復斯言可以油然而悟矣彼養生家願葆太和必返視却聽凝神靜息今

聖躬初豫神氣易驚奈何遽忘靜養全致之

如昨哉語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
利于病臣備員耳目忠愛微忱思之數日
不能自己豈敢微俸無罪亦庶幾乘

勿藥之初未忘苦口之味不至以規爲瑱也

天啓四年三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內操舊規多事戒備前已屢有旨了不得

又來賁奏諒部知道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三

謹因熱審推廣

王仁乞除法外之刑以明

好生之德疏

項見刑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
囚笞罪無干証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
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併枷號的都開寫來
看欽此

落落齋遺集

卷一

三

皇上仁心仁政率循

舊章不愆不忘此誠死者肉白骨之時而生者

起覆盆之日也臣見近日奉

旨立枷罪犯繫繫皆爲僞鬼遺骸腐屍尚浮埋

枷下方其悲呼沉痛憐千刀山熏灼支離

森於陷穽行道爲之隕涕異類爲之哀鳴

天道好生鬼神降鑒

皇上深居大內不見不聞倘車塵所經

摩照所及臣知我

皇上如天之仁必爲大禹下車之泣矣我

國家仁厚開基律例損益一歸至當明罰敷

法之內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伏讀

祖訓首章垂誠

皇子

冊孫止守律典

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劓剕閹割之刑夫是五者

落落齋遺集卷一

文

蓋亦未至于死也尤不忍以肢體之傷殘

致自新之無路況立枷之令本非死罪特

用死法其荼楚慘微又死罪之所未有乎

謹按律枷有三等死罪重不過二十五斤

徒流二十斤杖十五斤止以書罪名于上

號令示衆而已故曰枷號至于一百二十

斤大枷例雖有之亦不輕用解者猶謂日

枷夜放以全其生今枷至三百斤甚之立

于赤日之下覆之中兼以箠楚鍛鍊之

後魂驚肉潰之餘三日而骨戰五日而水

腫下注十日而血潰于肢節之間不半月

而斃命矣昔齊宣不忍殺鯨之牛孟軻以

爲足王漢文感綈繁之意遂除肉刑唐太

宗讀醫書言人之五臟繫于背遂除鞭背

之刑二君皆以寬仁好生幾致刑措享國

久遠政化隆盛臣願

落落齋遺集卷一

文

皇上特發惻隱之心自今爲始永除立枷之例

其罪不至死例應枷號者止矧常枷示聽

法司平衡而斷決之不然彼待央諸囚至

大逆不道交暹絞斬尚熟審以求其生五

年

欽恤以求其生每歲

朝審臨刑三覆

奏以求其生卽生路既窮一刀落地尚未若立

枷者之荼苦累日求死不得也名若生之
而反甚于死又何如坐以大辟猶得奄息
于囹圄哉

天地至仁惻然動念當不待臣言之畢若左右
之臣與執法之吏以盛德事導

皇上者請自此始

天啓四年五月二十日

二十三日奉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卒

聖旨立枷既係舊制且經科道條陳不得借熟
審弊請停止該部知道

落落齋遺集卷一

前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二

奏疏下

罪璫巧於獲身

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欺

君之罪以仰祈

聖斷疏

懇乞

聖明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

落落齋遺集

卷二 目錄

海內民窮已甚東省亂形可虞亟請

乾斷處分以消彌大患疏

開臣負罪愈駭謹平心參致以折兇鋒疏

代草

遵

旨再行申飭以一法守以肅臺綱疏

本科代掌院孫
藍石老先生草

申明憲紀大破積習以安民生疏

本科代掌院孫
藍石老先生草

朝廷紀綱不可不惜謹據法糾參以祈

聖斷疏

本科代掌院孫
藍石老先生草

臺臣就逮

國法尚存特懇恢弘

聖度以重風紀以平政體疏

特 劾崔呈秀疏

覆喬道長疏

落落齋遺集

卷二 目錄

奉 命按秦疏

存節草

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明致刑以答

天眷疏

乞廣收名賢之用以培正氣疏

直剖積疑之根共消相傾之習以尊

主權以彰

本科代掌院孫
藍石老先生草

聖德疏

請明是非以釋羣疑以定衆志疏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二 終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二 目錄

三

落落齋遺集卷二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璠之輯

奏疏下

罪璫巧於護身

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欺

君之罪以仰祈

聖斷疏

落落齋遺集卷二

昨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奏東廠大

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連一人之私

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于

畏

皇上故切齒不平搖手相戒連獨昌死危論感

悟

聖心謂宜大奮

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其竊美

威福之辜忠賢亦應束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

義士之口乃一跪乞憐

溫旨先下羽翼四布謬曰孤臣忤睢無忌謬云

忠亦不知誰爲代草以欺

皇上者

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

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

也忠賢不能自辯而

落落齋遺集卷二

皇上反代爲之辯則

中旨真可聽其僞傳乎關臣真可聽其爰立乎

外廷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

逐千直臣真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

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真

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乎出

入真可聽其僭擬

乘輿乎臣知我

皇上英明天縱此必非

皇上之意也

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恒招謫

議動輒譏說

親裁昨聞衆疏到閣依然

傳擬而

明旨諄諄遂一一爲忠賢任過夫忠賢何敢欺

皇上至此乎且既云任事過直矣事則忠賢任

落落齋遺集卷二

之而名則

皇上受之忠赤者固如此乎臣嘗觀從來小人

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

之心根株既深辣手乃露故夫不遽爲王

振劉瑾者乃其深于爲王振劉瑾者也今

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

蓄豺狼厚益其醇醪而輕于疎棄石管之

士庶之家有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

以志難敵怨而日事左右之禍幾一旦有
人焉盡告其事于主人不免念其奔走
與優容然主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
思自全之計急則作危險之謀蕭牆之間
寧無深患故忠賢不去則

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

皇上愈不安臣爲

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四

燭影之疑卽爲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
以釋中外之疑而乞惟養之賜不然

皇上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
供鳴鏑之射縱多方藉口百計防川鬼神
忌盈物惡其上

九廟之靈將必殛之況于忠臣義士請
尚方之劍者哉嗟乎

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特之爵位有盡千秋

青史難欺不歡爲劉健謝遷者忍併不能
爲李東陽傅奎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
耶臣忝列言官不敢作寒蟬仗馬恃有
聖明之鑒觸犯兇鋒死無所恨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

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屢旨如何又來賈擾姑不究該部知
道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懇乞

聖明念久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

臣聞唐魏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爲
良臣毋爲忠臣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
逢比干也稷契咎陶荷美名而君都顯號
龍逢比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
可謂君臣相遇于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
有餘痛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六

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覃被臣工人人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廷請劍冤社難薰孤憤銷沉

三光黯黯原任工部郎中萬燦以

陵工補贖遂觸

震威然恭誦

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爲民仰見

皇上聖明以爲燦之罪不至杖亦必不至死

意燦生出

國門編氓原籍長爲

皇上太平之夷也而燦今死矣未報

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

國旅視無歸遊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

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時羣璫橫擊血胤飛監杖張

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踖摧殘植

植不支故至于此而今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七

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

萬燦寬而深爲

皇上寬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

自己者獨念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牆且在旦夕故懷

忠仗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獲辱身

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夫滅口以待還

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八

子不以爲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

皇上惻然興思矧然動念也

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

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殊

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

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斂朝

士于杖下而後快心也爲左右計則得矣

聖心何以自白

悲其忠虛名也舍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

削影編戶取悔于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

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況乎傷

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達比干

于九原此魏徵所以不願爲忠臣也懸之

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風雖賢者

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

則是剖心不亡腹誹不滅而惟言莫違孔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九

切著明矣伏冀

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惜威者之非優容言官

喜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切人興遯思天怒

而莫之敢告人怨而莫之敢言而

皇上真孤立干上也

天啓四年七月十一日

十四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竇擾該部知道

聖德家不重傷耶直俟

天心悔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悔者不可

復續而後問罪左右卹死錄孤嗟何及矣

昨禁地失火

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稷感盪于上御史

之杖血方腥而颶融之烈焰旋作董仲舒

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災內可謂深

海內民窮已甚東省亂形可虞亟請

乾斷處分以消彌大患疏

慨自三韓發難轉餉征兵騷動天下不俟
奴酋之來已岌岌乎有瓦解之勢盜視夷
狄爲動靜者亂民也其發也有待而視盜
賊爲動靜者饑民也其發也無時從來內
患非外患不作亂民非饑民不聚徐鴻儒
么摩左道乘兵潰民愁之日奮臂一呼從

落落齋遺集

卷二

者數萬江南惡孽獲袂思起以觀徐究之
變顧事未舉而先敗者何也無饑饉流離
之可乘勢孤而黨散亦地方諸臣徒薪之
效也天下之民豈誠好亂哉有加派矣又
有額外之禱派急見征矣又急虛名之帶
征千頭萬緒步步敲呼四盡三空人人難
怨此方昌賞而希廢彼復頌德以稱功齊
墟焚哭守令誰肯關心孤嘯猿啼地方又

思卸擔告饑告旱所在騷然江南巨浸稍
天更數十年所未有空煩鄭俠之圖猶責
轉漕之累洵洵者未知歟所毋惑乎東省
之再以亂告也臣嘗有驚聞黔事一疏謂
該省沈民遺產變價入官進有妖黨之誅
退無衣食之計千百成羣大亂將作早已
其有今日所望爲之撫臣指釋去邊幅相
其疾會亂則勦之饑則撫之巡行鄒滕泗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七

水之間急爲平定安集之計而奈何有漑
泄從事一籌莫展如王惟儉者臣請就其
言以折之據云兗郡草寇今餘兩月則坐
視不爲不久矣據云一劫下橋集一劫界
河驛且續有梁山頭之劫西望塚集之劫
則殃民不爲不酷矣問其賊勢之強弱則
云多者言萬餘少者言二百而浪猜曰言
二千者近是偵探范如捕風問其制賊之

機宜則云撫亦罪不撫亦罪勦亦罪不勦
亦罪而設請曰乞明定一局調度迄無成
算夫兵機變于呼吸賊勢急于燎原
廟堂不能遠度方欲問之封疆之臣乃地方無
計支吾反以責之

廟堂之上越千里而請

奉擬三月以處堂巧賴奉寇之辜預爲卸罪之

地臣誠不知其何心至守備黑太方新殺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六十餘殺人傳以爲平民撫臣獨信爲賊

忽而具疏報捷忽而發書追回種種說夢

猜謎一味手忙脚亂

皇上謂如此伎倆足以辦賊否乎臣非苛求于

惟儉也臣所憂者清河之咽喉一斷則

京師危中原之烽火一傳則人心動况徐淮

豐陽處處有人三吳饑民洶洶思逞地當

首尾之勢患切剝膚之形而惟儉方且

幸在冰等將二岐山賊趕散只有瓦礫一
處蕩平指日告人是欲送賊出境以鄰爲
壑也嗟乎真賊姑起之使去平民或殺以
爲功所謂勦法如斯而已起賊過河禍忍
言哉伏乞

聖明乾斷責問惟儉何以縱賊至此賊當何日
得平如其能任毋他籍口如其不能請擇

能者易之毋以一人觀東省并以東省誤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天下

天啓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奉

聖旨這賊衆前後聚劫解散事情着撫按官據

實奏報王惟儉着料理勦撫毋以牽制推諉

界河驛路等處有無截阻并運河一帶履行

道府各官加意防戢不得坐致疎虞該部知

道

聞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參駁以折兇鋒
臣聞分莫嚴于

君臣禮莫重于

朝祭罪莫大于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
大臣有罪席藥以待台誼執白簡隨其微
其誅之則

國之法也其赦之則

君之仁也未有驕蹇不恭于前恣睢無忌于後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古

如大學士魏廣徵者方其僣仰高臥不拜
正朔迨至日中祭畢然後闖入

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于人何

尤哉

皇上至仁既已赦置不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

金錢愧心之義廣徵社門省愆亦應昨古

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糾諸臣之言悻悻托

疾猖狂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喝諸臣而

關其舌者臣不知廣徵品足以服天下乎
才足以匡

社稷乎抑軍旅之勢足以勒鼎彝乎三者無一

焉所翹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夫儀云耳

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按

大明律失儀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儀者杖一

百廣徵宜何居焉可覩然復入中書之堂

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違時臣聞孔子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誚雖違衆吾從下孔

子之違時者如此豈廣徵之慢

上無禮者爲是而時之戴星鶴立奉璋馳奔者

反爲非乎

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

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關

廟廟則宰相倚罪廣徵之父嘗爲言官公正

發憤得罪聞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役獨不
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
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
清夜抱慙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
目之暴其隱也最可駭者身爲宰相固已
位極人臣猶快快以不得好官爲恨奚忍
更有他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六

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

皇上戒諭廣微釋教懷之

旨安臣子之分懇請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

與言官爲難庶上可以對

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

于地下也

天啓四年十月初七日

初十日奉

聖旨重大臣以尊朝廷關係固體這事屢旨已
明何又借端輕侮且引用律條以後大小各
官失悞朝參祭祀應否依此通行李應昇好
生恣肆不諳大體本當重處悉係言官姑從
輕罰俸一年餘部知道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七

遵

旨再行申飭以一法守以肅臺綱疏

本科代案院
孫老先生草

臣惟御史臺彈壓百寮紀綱之所從出故曰肅曰貞言其嚴而不可犯一而不可紊也若游移錯亂本原之地先自蹈之何以澄清天下往臣瑋待罪憲府奉教于前臣孫丕揚備言數十年前臺綱之振飭爾時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六

已大非其舊及臣家居數年蒙

恩再入回視昔年又大非其舊矣

累朝令甲炳如日星一番申飭又成故紙申飭之所偶及則奉以爲新模套數之所相沿遂頓忘其故典人各以意爲法而法不法卽守不守臣實鯁鯁焉懼是以有時局日異一疏修舉舊章以嚴飭必行望

皇上伏鑒

皇上采納亦以嚴飭必行屬臣等若停格

典制卽在臣手是食言也臣不敢自食其言況

敢悖

皇上之

明旨該項者差滿御史周邦基陳九疇各具疏

告病奉有

明旨都察院知道欽此隨發河南道查勘呈覆

到院覆奉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九

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回道原係舊例且新經申飭何得不遵周邦基等都不准告病該部知道欽此仰見

皇上振紀綱警弛玩所以責成御史者甚至除

御史周邦基陳九疇遵

旨制催到任外敢以臺綱所係者再一申明之

先是巡按御史溫臬謨等各求寬限

明旨概不准行今蒙旨越南星遵奉申飭謂寬

限爲養俸之術急公乃拙宦之道至欲
千慮鵠之擊乃趑趄不前賢者不免臣是
以有限外停俸之議以折其題延養俸之
思若寬限不得變爲告病自甘停俸作缺
則或有不得已者然近年以來考察先後
事例不一有覆

唯告病未

題回道者有既已告病仍

落落齋題集

卷二

三

題回道者其他諮訪稱職先

題回道而後劄催到任者又不一人竊詳考

察之法舊例重在報冊以考其職業之舉

廢新例重在諮訪以稽其激揚之是非衆

口僉同公論難掩即使告病歸休亦無所

容規避惟是受

命而往竣事而還

祖制不繇本院徑赴

御前復

命豈惟入

告成事明臣子之恪共亦將仰備

諮詢達民間之疾苦今

天顏咫尺非

神祖穆清高拱觀揚無路之時而偃蹇方

命分義謂何請自今考察回道俱定于

御前復

落落齋題集

卷二

三

命之後違限兩月以上者違昭

會典衆處其告病之禁向未申明然陰陽之

患壯夫不免執掌馳驅背人所嘆請自今

各差御史患病如在地方則違昭

會典巡撫代

題行本院勘實咨部

題覆如已交代離任則遵昭 京官患病事

例具呈本院勘實代

題不得徑自具

奉臣等察其病勢之深淺原其時地之遠近

酌量可否不敢徇情有托疾避事者從重

察處其有真病經臣等查實覆

奏者乞

皇上卽與

允從以恤其私庶托疾者無所借口如此則法

一而可守令出而必行臺綱無散亂之虞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風紀有整肅之象所當申飭以信

明旨者也抑臣猶有說焉夫不肖者何知法法

爲賢者繩也臣等爲

國家培元氣執法之念常不勝其愛才而爲

國家振紀綱愛才之心終不敢于執法顧終

以必行二字仰告之

皇上而下告之諸御史使咸恪遵成典共襄

盛治以免于戾臣實大幸惟

聖明裁察

天啓四年三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卿振揚風紀修舉舊家前疏已悉這差滿
復命考核及告病勘實代題等事俱依議行
御史法官當爲朝廷守法何得先自違背還
嚴行申飭務在必行有仍前不遵的卽行叅
處

落落齋遺集

卷二

重

申明憲紀大破積習以安民生疏

本科代舉院
孫老先生

臣等竊惟堯舜之治不過安民今天下之民已有釜魚挺鹿之勢所冀蝗虺不作虎冠未恣稍稍假息遊魂耳乃緣法度之類靡遂致荆棘之滿路官守言責人相譏謝獨御史一官入則簪筆論議出則持斧激揚此官舉其職則天下不難治也古道不

落落齋遺集

卷二

言

行時情日錮身在局外每慷慨以除食殘一入局中率因循而隨波蕩故巡方行事常不如其持議之初心及回道數時又漸忘其地方之所願蓋有下不能廢于朋友而上不可告

君父入不覺移于妻孥而出無以謝百姓者則交際是也濫交際括贖銀臣等業一申戒而沉醉之後非冷水沃之不醒記曰君子

之接如水小入之接如醴先華交際止餉二方卽萬曆中年俗猶近古沿至末年邪倭用事人寡而柄尊邀數十倍之今聖政已見清明奢儉尚猶不等每遇

大計之年卽申飭遵之禁幾見輦而入者復輦而出輦輦既廣取力隨之食者爲功名庇食者亦爲功名食者爲身家庇食者亦爲身家長安之賄風不戢則外吏之

落落齋遺集

卷二

言

盛行難除撫按之本源不澄則食蠹之志唯愈甚按

會典撫按公費出入一體互報青獨私蠲通行禁革薦舉行謝者與受保坐驛諭今後兩院新舊之交當力敦古道禁絕折儀至于越境交輓輾轉肥尤宜痛洗陋規毋爲識者譏仙禁輸內外通問薦主舉主共存廉節之風真昌黎養之誦庶往來有節

畔岸而人情無交相責望之者其留者
以還民間者不既多乎其次則議訪察按
御史出巡第一要拿問奸貪肅政害民之
官至訪察土豪節經禁止

先帝恩詔令撫按入境卽刊布奉

旨不行訪察一條徇論所屬以杜指嚇令各差

弁髦

明詔喜事督索非不意在戕奸而有司不善奉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天

行每至搏擊某傭羅織富室日輒日監但

取完賊衙虎欣然奸民竊笑今後著爲定

例止許巡按入境問一訪拿止用衙憲家

奴不及鄉民止重罪遣枷號不追入賊其

南北別差御史一槩不許行訪若果有要

惡巨富必府縣據有實跡然後中報重創

庶威行破柱而善良安枕乎其次則議巡

歷按

會典備僻州縣俱要一體遍歷如果地方廢

遠亦要嚴督守巡依期巡歷蓋下邑其寒

目不見上官之威儀耳不聞

朝廷之法今止驚胥尉之大第議縣官之尊刻

肉亦且吞聲老死如在井底食殘橫行何

所顧忌合無申明舊例及近日御史魏光

緒所

奏出巡之日每府間至窮僻小邑一二處新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舊更疊期于周遍仍減驛從躬節約守巡

兩道不必並行陪巡其餘州縣責令兩道

分道巡歷延見父老查驗倉庫毋拘時日

至衙途有司結納過客曠廢民事朝夕送

迎宜令整一奉

旨不許送迎木牌不問顯要衙門止許公署

見尚亦達民應修職業之大端乎其次則

議舉勅按

會典御史出巡果係卓異官員方許舉薦左
面多不聽六七員有司多不遵七八員其
應勸官員須先大奸不許止以州縣府佐
等官充數今薦類若賦方面如山但慮百
足之快雖念一路之與卽濫惜未登贖銀
廣收合屬飭送殃民蠹政尚屬剝削積俸
挨資納汗藩牧今後各省巡按復

命必糾司道將正一二人不得長奸惡越有司
存信野叢書卷二

故鑑

明禁誘迫生員里老人等舉保賢能者卽行舉
勅計令奸民鼓取建祠者卽行拆毀應勸
懲明而實政舉平至地方人材舉多格例
相拘實亦消長所係清議可畏賢者倍加
些慎可也其次則議免

親按

國初監司守令皆得

召對面陳民間利弊實據職令察舉目視
最不親體結與提親親門戶里身而上不
厭輸行而舉本親兼之與從諸費何止數
百萬金哉此民膏所起可念兇橫按自有
冊揭監司郡守兄在贊計州縣不至何愛
勸懲前嫌所犯之變皆以糾令應得舉降
無動今白蓮開春餘孽未殄紅巾海夷則
處生心楚蜀有制庸之憂兼督切惕華之

落落齋叢書卷二

元

慮異越多伏莽之奸豈正官得解鏡勉

閱之日乎科道補巨屨以爲官舍轉早爲

題明免其先事管轄竟入彀中尤安民生清
吏察之第一義也夫法簡而嚴明則行恣
行則吏清而民受其賜御史有歷清天下
之責臣等實屬提舉紀綱之地焦心蒿目
思挽頽波不敢不盡其愚何念市思易任
恐難臣等申飭嚴奉曾幾何時而賢者

篇綱衣律律律其說紛紜憲體正宜
在忠厚之光

國是朝常糾繩爲滋故之本臣等竊願以身
先之雖知罪不敢復計伏惟

皇上俯賜採擇

嚴旨叮囑

敕下臣院并各衙門一體遵奉施行

天啓四年五月十九日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二十二日奉

聖旨御史巡方以察吏安民爲職違禁止私變
嚴訪及巡方舉劾等事依議嚴行申飭有違
玩不遵的以不職論免親各官着先期題
明憲臺紀綱重地卿等雅着風裁端本率先
盡除夙弊疎吏稱民安之想大計在即庭會
同吏部一體遵行

朝廷紀綱不可不惜據法糾察以新
聖斷疏

本科代筆
孫老先生

臣等竊惟天下之治亂係于紀綱紀綱之
振弛關于風俗故漢唐名臣有破紹禧之
柱而避馳馬之行者非尊法官也尊朝廷
也唐徐有功爲御史且曰陛下以臣爲法
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成是官矣非成官
也成朝廷之法也臣等叨居憲府申明舊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章蒙

皇上采而行之

明旨告戒謂御史法官當爲

朝廷守法臣等方凜凜紀綱之不立是懼而
不意巡視北城御史林汝霖忽以擅責中
使爲該監所榮上干

聖怒也又不意汝霖之畏罪避匿下仄士氣空
遠

明旨也豈非二百餘年紀綱之地一大異事哉
臣等伏枕聞之不勝駭嘆夫巡視之使臣
等議改一年請

旨差用以久其責任而重其事權將令之埋輪
當道豈令其俛首中官第曹進等乘機生
事罪應叅送因其叩首乞哀薄責了事此
何法也傳國興事如汝齋言在曹進報名
五人之內則叅送之如國興言事止爭道
則怨之乃一朝之忿漫狀責治此又何心
也汝齋先自廢法于是堂堂身史奉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命肅清

蓋數反爲內臣所叅既已辱西臺而負

簡書矣御史有應得之罪則下臣衙門叅看以

彭

皇上平明之治臣等敢不奉行令

天威孔赫

震霆立下在汝齋一身生或孰非

聖恩乃未爲強項之輩宜先舉遠赴之張儉

論

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俛天下之人
謂西臺有畏死之官玉階無碎首之節棄
妻孥而弗顧委

君命于草莽謂之何哉臣等先日聞之猶謂

竊帖未下中使成羣長安街上蜂聚狼呼如捕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反者二百餘年來不見此事故汝齋暫行

引避徐東身以灑杖下之血不欲冒毒而

灰羣君之手蓋引頸以登其出而今已兩

日杳然如故其或自經溝瀆其或赴火溺

津皆不可知而總之非法也臣等方欲稽

牘而爭乞

皇上開一面之網豈知裂維而去乃自于三尺

之條今雖蒙 嚴行緝獲已奉

明旨想旦身之間必歸命于

皇上臣等忝司法紀不敢不稱伏乞

皇上毋因此一事而遽廢巡緘之法毋因此一

人而遽使風憲之權至

廷杖九死一生毋遽親爲輕典并

教諭內監給東

駕帖金吾職掌毋聽內使橫橫則蒙臣服

皇上之大法而亦感

薄澤祥題集

卷二

皇上之至仁與風紀幸甚臣等幸甚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二十六日奉

聖旨林汝嘉已有旨了巡緘御史嚴好安民堂

上官當不時督察不得寬縱廢法亦不得苛

擾地方這所奏知道了該衙內知道

臺臣就道

國法尚存特懇恢弘

聖度以重風紀以平政體職

本科代堂院
孫老先生草

臣等竊惟政猶水也平故不濫古之聖王

仁義兼行官府一體不使法溢于情威溢

于法何者懼其激而爭爭而潰非

國家之禍也昨御史林汝嘉被逮不出臣等

實深慨之謂

落澤祥題集

卷二

臺

君命重則輕命輕則鑊可甘刀鋸不避臣自解

薄澤祥題集

法糾衆嚴行分緝不敢冒昧申放然亦意

汝嘉執法自命不屬糾情一狀旦夕歸命

紀法猶存即接撫臣鄧漢壽文反覆所歷

汝嘉揭帖慷慨流涕不過欲得代權之用

明其義不死于羣議之手而非敢邀功子

皇上之法也夫伏法之戮臣存卽

朝廷之法度在紀綱在

皇上治以不即赴

命之罪臣等亦復何言惟是次請以符傳國與

致願

聖慈杖御史一言以謝大者十五之笞法未稱

平威亦非憲粹科臣公疏所引

穆朝故事成內使許繼舉手總制御史率歸

于外

事修不待議

微猷如鑑芳蘭可尋誠今日法

祖第一義也臣等非爲一汝書也念御史爲

皇上耳目侍從之臣率無所

兼教之命而率以齒高被嫌伏罪杖下自後

有惡德輒譴無肉官民者而無敢問也臣

等亦非能爲御史也從東南北朔如水火

藥唐之弊以此不據今半月之間

廷杖者再背命懸呼吸行道墜傷屢送杖下

之現時鑒其弘之血書之史冊謂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一旦以中官之故受殺

朝士之名如

皇上聖德何內臣即不自愛亦當愛

皇上堯舜之令名矣

君威咫尺臣等不敢不據法糾衆

聖度如天臣等不敢不引義論列伏乞

皇上少霽

落落齊遺集

嚴威無頻行

廷杖以損

聖德或將汝講發臣衙門叅看重治其不即赴

命之罪取自

上裁臣等不敢曲庇

天啟四年七月初三日

初六日奉

聖旨朝廷法度憲臺首當遵守昨方糾衆今又

陳救且林汝肅不遵國法擅離職任并髦王
命悖旨通逃其原籍于南而潛逃東北定有
別故本當遵會典從重鞠問姑從輕還着還
前旨廷杖一百梟革職爲民永不敘用該衙
門知道

勅崔呈秀跪

本特
高者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

憲綱至嚴也

列聖之

明旨

皇上之申饒不爲不諱復鄭重通復節經前後
諸臣申明憲紀振飭臺綱一時賢者頗稱
濟濟乃不意有慢視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元

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巡按淮揚等處御史崔
呈秀可異焉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
是非則非無所辨阿隱默乎臣初入院適
兄兩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謝文錦一
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
道一至清一至濁清濁較然臣不測白爲
皇上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

核無何談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校謝文
者至臣卽以稱職考察奉

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
中始以所考校崔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
於言者矣臣於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

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
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汙者強
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放訪

落齊遊集

卷二

四

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
應劾者多以賄無不薦應薦者多以賄薦
各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

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
賠補不勝其苦彰彰於地方耳目不可得
而掩也至於學校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
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
秀甫離地方而按臣劉大受且臚列其

私以入

昔我則有霍丘知縣鄭廷祚在是呈秀所薦也

一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僞遺奉

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入

臣之

國實自負也愛

國未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於可榮皆流

於至辱御史巡方

落齊遊集

卷二

四

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

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

天相稔知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

卒免天相益稔知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

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

其棄貨攫金之用而播間壟斷之賤且倡

居獨奸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

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祈

皇上速賜

敕下吏部議覆施行

天啓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二十七日奉

聖旨御史巡方貪縱何以察吏安民卿秉公考

校執法糾彈具見振飭風紀崔呈秀着該部

看議來說

落齋遺集

卷二

聖

覆喬道長疏

本科代事院
高老先生

掌河南道監察御史袁化中呈奉本院判

送刑科抄出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喬承詔

奏爲

麟祥普天同歡吉人及時宜用等事奉

聖旨這本內解經邦點用經略憤恚推辭已經

奉旨爲民安伸亦以規避貴州按差降處如

何輒行奏薦臞臙市恩着都察院參看了來

落齋遺集

卷二

聖

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院蒙批發道草此看得

御史喬承詔吉人宜用一疏內之所薦看

皆海內名流其扶正赤心已洋洋揭甲但

解經邦甘就衙門安伸原非規避二臣之

事各有本末入

告者自宜檢點胡急於憐才而形迹有所舉避

也乎似宜俟其回道之時量行爵治者也

等因呈覆到院該臣等看得人才之生

植實難掩瑕錄

主德乃大矧官事之臣爲

明主錄用人才計者乎御史喬承詔疏中所列
非白髮蕭蕭之元老卽丹心耿耿之孤臣
本是滿朝之所共言亦屬

聖心之所不棄數月以來如史記事李炳恭賀
煥夏加遇荆養喬等無不拔自沉淪階宇
通顯而馮從吾特蒙

落落齊進集

卷二

四

簡用朝士彈冠其他以

賜環請者

皇上每曰候旨行以示不忍終棄之意是

皇上雨露之所濡日月之所照旣已陰用承詔

之言而諸臣亦第知歸美

君父感德

聖明未有追數其出於何人所薦者臣等有以
知承詔之無恩可市也獨是解經邦難

而退避安伸因差以爭論雖生平各有本
末而公

國原非無罪承詔於薦賢之中不宜遽及使
過之說是誠麗維而無章第御史言官也
用賢盛事也承詔所薦賢者數十人誤舉者二
人薦賢尚未蒙賞而誤舉先以示罰恐非
所以作敢言之氣明
如天之度也臣等爲

落落齊進集

卷二

五

皇上守法荷紀綱所在斷斷不敢曲庇若一時
疎略語言小過敢爲乞

思于

皇上之前以昭

聖德以勸言者伏惟

聖明垂察蓋其言之不當者用其言之當者將

王紀鄒元標滿朝薦文震孟徐大相等等
時錄用以不虛

上天所以篤生賢才也意以不虛

皇上所以愛惜野才之心思惟於舉幸甚

英曆四年十月初八日

十一日奉

聖旨御史奏薦不當奉旨舉看初不分別科職
且并薦及各官殊非政體着該部知道
考察爵治該部知道

落落齋遺集

卷二

樂

微臣奉

命按察略陳地方事務以新

聖鑒

代蔣澤星年
兄具草

臣至愚極陋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命之接奉

聖辭有日矣凡臣等之叩

命而出者皆以察吏安民爲事者也今民生日

瘁吏治日偷風俗凋夷紀綱凌替恭言巡

落落齋遺集

卷二

聖

方於今日實難而以言於秦尤難之難夫
秦何地哉固山河百二所稱天府四塞之
國也以天下之形勝蟠坻於秦秦實有雄
據上游擁護

神京之勢秦民安則天下皆安今秦何時故
塞外之虜情叵測邊鎮之虞焚燬呼微調
既生艸澤之心加派復剝哀黎之肉妖民
屢見亂形漸萌若非前後兩按臣徒薪滿

哭則張蒼李天福輩其不爲徐鴻儒者幾
希臣聞此輩實繁有徒而總繫於安民之
吏吏得其人則民安民安則妖魅而臣於
是思天下之相臨者勢也上操之則重下
操之則輕順布之則行倒授之則亂秦以
天下極重之勢居極窮之會臣持斧以往
不能有他謬巧不過仰藉

皇上之威靈以糾察地方之吏而震悚諸奸恣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四

不法之覲今獨有三言預陳之期於必行
使臣得操其勢之重以臨於吏民之上夫
臣之所能者察吏也而不能擇吏卽有白
簡之疑霜可使墨吏之解綬若欲推臣心
以易不肖之肺腸則不能若欲分臣力以
起衰殘之痿痺則不能頃披籍而求秦中
州縣一百一十有奇僅得甲科七人卽公
府中亦僅得其三秦亦仕國也不聞逐寇

之令何以暴足弗前如謂邊地早寒南人

不習彼燕齊晉魏甲第如雲獨不可擇便

而使乎既鄰貢之盡地且類敵之成風則

吏議不得不寬不肖者有以自安而察吏

之權其勢乃半操於下則多選甲科臣所

願與吏部約者此也臣之所能者聞邊也

而不能措餉卽將領之尅昌可綜核以糾

衆若荷戈乘障者啼饑而臣何以應若群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四

耳款關者索賞而臣何以應今考成外吏

之法嚴於徙木而邊鎮年例之欠等於望

梅一旦驕虜悍卒喧喧而起內地奸民一

呼響應我束手莫支而安危之權其勢乃

倒授於賊則年例以時臣所願真戶部約

者此也乃其大者則又望之

皇上矣年來撫按之權日輕懷亂之門四出太

吏敢於抗彈章

藩王敢於抗

明旨臬臣拂衣以去奸猾員屬而居但知顧體

面不惜廢紀綱爲後臣者一疏再疏而不

行則巡方之勢矣其如

祖宗之治度

皇上之簡命何哉臣既任地方之責心則不敢

不盡法則不敢不執其典地方相安者臣

不敢苛刻以爲名其爲民生益賦者臣不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敢容隱以滋毒

皇上不以臣爲不肯而命之則願終信此簡命

而毋廢臣之官守是臣所仰望之於

皇上者此也至若新推左布政使唐嗣美與聞

黨逆可知公論之難容辱在彈文定是臆

車之無路藩屏重寄尤察吏安民之首詎

可久據空銜以誤地方哉併祈

教下該部覆議施行

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明政刑以答

天眷疏

臣惟天心仁愛人君自古而朕朕未有昭

明感格如我

皇上者

皇上以聖德冲年故天心倍爲眷祐既發河清

之瑞又呈鳳舞之祥而稽以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聖志未定恐徂而安焉則叠出奴氛首紅人妖

物怪以警懼之而又以

聖志方新恐疑而阻焉則

前星早耀

大祀屆歆屆茲

嵩呼萬國之辰即降豐年六出之瑞此無他人

心爲天心之本

皇上一心尤天心心之本今四海之民靡不

枯槁竭而猶舍酸飲泣以幾幸太平之樂者知我

皇上清明在躬如日方升誠人心繫屬而天心念篤也孟軻有言國家爾睚及是時明其政刑今奴焰方熾書患未已草澤奸民海濱夷警憂時者日覺惶惶肆志者日爲閑暇然較遼廣失陷之候則少安矣詎非汲汲皇皇修明政刑之日哉乃中外諸臣粉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歸太平之容窺聊穴中之圖以體面爲養奸之故套以推諉爲交關之法門講讓漸開同室之爭遂迎其顧典冠之責甚者內臣欲之而大臣不敢爭大臣欲之而小臣不敢爭一人欲之而衆人不敢爭又甚者內臣之所不欲而大臣不敢爭大臣之所不欲而小臣不敢爭一人之所不欲而衆人不敢爭一應再議一舉再禁添註之弊

又添註加銜之上再加銜

藩王欲庇奸人則容之鎮臣欲握兵柄則導之諸臣之強者各恡其欲以坐觀而倦者亦各飽其欲以歸臥所長見廢棄者一二沐浴請討講學執法之名賢與夫批鱗折檻之直臣耳至於

皇上之所欲則無一逆者

皇上欲安民而民不得安欲滅奴而奴不得滅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欲擒水蘭二酋而二酋不得擒何也民之未安則巡撫有傳令之思守令恣難堅之欲監司曠縱而輦輻之風微吏胥橫行而鬪爵之途隘也巡撫遇雖多賢者無奈鄉寺既取聚族而謀此欲得缺彼乃速化惟是醫瘡剜肉之地乃淹某某瘴雨蠻烟之鄉乃置何士晉而守令激勸亦未有方不肖固在料彈賢者非賂不顯監司空名占

缺所在皆是如臣鄉蘇松重地道臣朱重
蒙經年未見脂車嘗鎮道臣楊弘備兼攝
兩篆席不暇爓勞者何所勸惰者何所警
乎事例日開候選日眾丞尉動費千金居
官營營償償卑官瑣事無按不屑搜訪及
至敗露十一不過劣轉王官王官獨非名
器乃爲不肖進階之地是何官制是何典
章臣以爲欲行久任之法宜倣漢重書褒
美之意如臣鄉操江臣熊明遇之計擒逆
宗府臣曾櫻吳麟瑞之計擒陳鼎相與臣
江右所見九江道臣陸夢龍之計誅徐守
糾以解散柯陳之隱亂及有開墾荒蕪拯
救饑民清介特絕著有顯績者悉馳
敕數行宣示褒美小者賜金大者加秩使人
鼓舞競勸其監司違限半年者撫按年終類
奏凡遇復

命不得有舉無勅每半進
表及歲終復
命報冊丞簿首領不肖者開註明白該部即紹
考察事例類
題革職職多者提問倘亦察吏安民之一機
乎乃若欲滅奴則機宜欲審而何以置樞
輔爲孤注也夫戰守進止規畫布置察督
撫之能否誅將帥之不用命此樞輔事也
而治器械練兵清伍核餉則撫臣事也提撥
三輔撫賞西虜則督臣事也今若謂樞輔
實掩撫臣之長而應受督臣之敗
朝天無日滅賊何期黃閣瞻瞻直拘以經略之
責則樞輔苦矣
皇上試責問督臣撫夷之要候何在殺將之明
效謂何近東奴假扮西虜探進喜峰此正
呼吸不保之會應否聽指摘求去之撫臣

施延不吝以悞封疆乃若欲擒奢安二酋
先平黔蜀功罪張我續入蜀幾何時費餉
百餘萬而疏報不滿二十萬督臣言之按
臣刻之臣同官鑒獎糾之科臣胡永順備
數其貪橫之狀聞之令人髮指且其掩襲
塘報顛倒功罪反泰處一力守國城之周
著以遏其咆哮之氣如此而不行

逮問乃云敎功臣不知所敎者何功也李極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多欲而懼彼中人官土司之叛盡屬貪殘
激之使然邦彥原有入心按臣德威可化
而積怨深怒徒爲機發憤耳今藉按臣夙
守之功以掩罪是李維翰可以無罪而周
永春可以無誅也林宰楊松年收伯賢勞
開府是其分內京堂已爲平等而反以京
堂爲酬功之典則何以勸捍國之勞楊述
中雖意見不同而勦撫本宜兼用謂宜

明下一詔曰大兵所誅罪止安邦彥一人其安
位母子忠順素著能擒賊自效土地人民
悉以予之若邦彥能擒奢酋以獻貸其死
如此則可散邦彥之黨而邦彥之勢孤可
携水蘭之交而奢酋之勢亦孤如必執意
削地諱撫國功使諸土司皆疑

朝廷貪地不盡得不休即安位母子亦疑而雙
志則黔蜀之患方始恐強弩之末不能穿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晉綰臣愚未見王三善能立成破竹之功
也且邦彥之撤圍獨畏黔力哉粵撫先震
之以虛聲而黔乃乘其敝今乃以神功靠
三善即五十萬餉空名畫餅何日取盈乎
滇之有鎮臣也非

國初比也撫按之不足任而以援黔責鎮臣
撫臣之不足任而以兵柄付悖逆之沐登
元彼中如湯火追身而

廟堂終無變計漢之禍又豈在黔下哉夫定計

疆之大計不可參以同異之私心振遺教

之積習不可牽以文俗之情面元輔

三朝元老應爲

皇上主持於內調護於外至擇吏以安民則累

臣能任之臣知累臣之徹底無欺而終望

其無爲其所不爲飭紀以清臺則樞臣能

任之臣知樞臣之直前有爲而終望其無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七

歎其所不歎

皇上嘗保此清明之心獨伸於陰翳之上

愛惜名器而敵待之不輕

容納直言而

賜環之不吝念念在於恤民窮即念念可以承

天眷否則本源一維而取歎攻之恐天之所以

嘗懼

皇上者又將至矣圖之豈有及哉

乞廣收名賢之用以培正氣疏

臣惟治亂之數相循擬而一以君子之聚

散爲便蓋君子聚則小人散矣君子之勢

落落狀聚而若散則小人之氣炎炎狀散

而欲聚矣力薄者易搖根深者難拔用人

者于此譬如奕狀先有全局精神滿盤打

算便須着着臻手路路不差乃免倉惶錯

應之患未有得一勝着遂可示人以暇者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七

也年來柄國之臣外托調停陰險異已深

營窟穴假手宵人于是人以官爲遺虛官

以官爲情而一缺之出始甜手攘攫之人

一人之捱又費盡糾彈之累即如會推司

空之日共鳴乞憐之言開門一揖盜反爲

主所謂兩月虛名今且頑然不動何也人

第知握算之處長吏一一擇人不知辦事

之階地位忽忽相逼方謂薰蕕不妨並處

俄而踞高位如山矣方謂牛驥可以同槽
俄而覲要津如鶻矣昨總憲無恙人皆晏
然一旦按圖更索不免躊躇四顧然後嘆
名賢在野畢竟空賒老臣在前舉須後勁
當此莽伏難除讒說未殄君子之力不厚
則小人之膽畢張萬一進一匪人豈不全
局俱覆今元輔丰采方新正宜爲

皇上進賢退不肖豈得守前人之故轍老自駒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于空谷哉夫執春秋之義矢同心以討賊
者此其人並闕

天意誠未易言若折檻之直臣固可以力爭也
掛冠之司寇固可以誠動也況乎馮從吾
余懋衡曹于汴三臣者或小人陰阻其用
而

皇上原未嘗不用或

皇上偶以意爲用而諸臣不肯輕用以善成

皇上之用繇今而思從先守遵力砥百折之任
瀾拂袖還山辛寢

點陪之流弊此而越在留憲及冥若翔鸞
朝宁終覺無光人心亦爲不甯而臣更有感于
劉宗周劉洪謨之太也彼其丹心未老白
璧可懷清豈潔身恥將殲俗始知妬婦之
側原有不肯乞憐之貞心而鑿斷之場亦
有不愛爵祿之孤韵臣願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皇上亟

詔主爵召諸臣而大用之以明示天下則孽
孽正人者一破其黨錮之深謀播弄與援
者自寒其乞靈之邪魄而不特此也以一
君子爲取君子之宗盟則東西何至于易
面以真君子爲僞君子之鍼砭則左右何
至于占風嗟乎富貴有盡日月尚長臣願
諸臣少醫癰疽之恥略破怨尤之想毋暗

中挑撥如蠅之成聲毋明肆擄排如蛾之
赴火人心靜而政體平聚者庶可以無黨
不狀調停眼下揣摩局中君子之交日分
小人之黨愈合所謂不終朝之計臣未見
其可也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直剖積疑之根共消相傾之習以尊
主權以彰

聖德疏

臣惟人主之喜怒猶天之有雨露雷霆也
淫雨震霆有時不節而人無敢疑其私者
天之司吏奉天之令原無私喜怒于下土
之人即巫祝與妖慝附土木誑惑黔首厚
誣神明而欺天不已終必殛之其于天德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何損焉我

皇上圓天縱之聖也

宵衣旰食赫赫明明

遜志謙益乾乾惕惕即如科臣傳繼一疏再疏
無不響應奉朝正切駭嘆

聖心已見轉圜蓋同文之獄旋罷可以親仁諱
愆之行忽止可以觀明風雷之變立收可
以觀武

聖心無我大柄不移一舉而三善備焉左右之

臣如魏忠賢者誠未至憑藉

寵靈如二正之季乃應來章疏此亦曰

中旨彼亦曰

中旨群情未啗臣竊怪之夫所謂

中旨者必其纖毫無異于外廷而突從

內降者也竊今觀之大有不盡狀者一事也

皇上固廓狀太虛即左右思怨難忘朽骨久應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信

心吟亦何苦葛藤不了首發難端而無如

言者之善逢也固而啗其所甘因而剪其

所忌危詞所撼立見霜飛攜手相招忽附

舞色故諸臣之疑非疑其從內出而疑其

從外人者也此臣所謂精疑之根

明主不可不知者一人也

皇上方拔茅連茹即左右骨鯁忌忌名義猶自

藥狀亦何苦水火相煎身爲鳴鏑而又無

如言者之善借也因而鋤當戶之蘭因

射雙鵬之箭惺惺有血奇貨可居侯嬴爲

華一網俱盡蓋已試之法一見于邵輔忠

而再見于孫燕者也此臣所謂相傾之習

明主不可不知者也夫年來政局同類相傷或

尚氣猶可消融惟患失無所不至今

聖明在上蕩蕩平平本無猜嫌有何捏枕而三

四奸人如貲郎并流周親僞族皆欲報復

落落齋遺集

卷二

望

思怨播弄是非遂使言者入其彀中不覺

走險如驚原其初心亦豈至此迫機事已

破清議難容外實快其党同伐異之私內

乃受其作威作福之謫于是重頌

天語曲解猜疑屢奏

王言諱稱旁落一則曰閣票一則曰

朕裁盜舍內外之臣謬遇于

君父而聚眾流之派畢納于江河

聖德既略晦其光而

主權亦微損其重人人以

中旨爲口舌而莫肯昌言其故此臣所以扼腕

太息也狀則

皇上今日所以收

主權而顯

聖德者無他亦曰仁以覆之而已毋以立落之

初心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三

傷好生之大德亦曰明以洞之而已毋以先入

之單詞奪舉朝之公論亦曰武以斷之而

已毋以狐疑而不決致取口之煩與并乞

戒諭內臣魏忠賢善守身名保全富貴毋聽外

人之煽惑辜負

聖主之恩私再乞

戒諭言路諸臣洗滌肺腸同心戮力毋受細人

之挑美自起同室之戈矛狀後疑者化

者平謂猶有以

中旨之故紛舉不已者臣不信也

落落齋遺集

卷二

請明是非以釋羣疑以定眾志疏

臣惟孟軻有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心也衆者之爲國是獨握之爲王章古聖王以枉直衡舉措以功罪明賞罰昭昭乎揭日月而行苟無是非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其後一變而爲清議再變而爲調停君子與小人爭是非小人與君子爭勝負君子之勢常負而不以掩其是小人之勢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七

常勝而莫能飾其非清議重而政事輕已非國家之福迫調停重而清議亦輕冥冥焉波靡局轉于是乎是非之衡日亂而賞罰之用不算臣愚以爲定是非者欲公行是非者欲斷朕後是非之權常在上而不在于昨科臣傅樾之攻臣堂官左光斗及科臣魏大中一疏而興

詔獄再疏而

詰

朝儀三疏而及

寬政豈梟之繁者羣情次第原有安排抑機

生機平且不無轉念臣皆弗能知要自

皇上臨御以來叩關排闥未有

轉圜如此之捷握契如此之微者也諸臣公疏

單疏屢奉

明旨曰心跡既明曰公論自明而吏部鄒維璉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七

等三臣皆着到任供職似諸臣是非之案

已定矣乃

明旨汲汲自爲剖分不曰有何旁落則曰不得

情疑

皇上威福在手何敢疑

大權之旁落而外廷揣摩以迹終不能疑滅之

洞開即如被衆私人一舉居奸佞之中

晏然兄弟之奸

恩威之異用則疑

批答章疏或朝上而夕下或經旬之停閣遲

速之不測則又疑傳檄再叅之疏原與甄

淑等公疏同日奉

旨而淑疏不妨于到任檄疏以爲當杜門使人

臣進退之無據則又疑疑與疑相生訛與

訛相襲甚至謂神奸交構將銀鍊同文之

獄又有謂計成遲局爲操縱箝口之方人

浮屠淨道集卷二

言籍籍臣萬萬信其必無然疑根一日不

去則羣驚一日不息羣驚一日不息則

國是一日不明人心之是非雖有不泯之真

而

聖斷之遲迴終屬未了之案莫若以累擬聽之

以主持歸之部院以清議公之臺省

廷共平其是非而

內廷無與焉

聖心得斷其是非而左右無與焉是非之辨能

分清明之臬立見然後疑者釋澤者止皆

曰

皇上威福自操果無旁落之端也如此內臣盛

滿善居果無外交之迹也如此所以光明

聖德保全和氣豈獨爲光斗大中二臣之進退

已哉大臣之所請于

皇上者無他言即傳檄顯明其道之言也概不

容容者道集卷二

幸有其迹故急欲避其名概方欲避其名

愈無解于其迹

皇上誠行其言顯明其道毋使人揣摩于冥冥

之域則概亦有以自解于天下而臣且與

之游于無偏無黨之天又何求焉臣草疏

已畢又見蒙臣越南星具疏乞休

皇上試思蒙臣正直無私求賢如渴居位幾何

時用人幾何事鬱鬱思忒感觸何因且元

輔忠誠

聖鑒方堅拂袖之思樞輔憂勞

社稷又動乞骸之想老臣去就世道攸關是非

混淆仁賢色舉則

皇上今日

眷留輔臣冢臣尤明是非之第一義也臣無

任悚息待

命之至

落落齋遺集

卷二

表

落落齋遺集卷二

終

李仲達先生詩集序

聞人之著古詩者李爲最獨以太白之筆
舉長源之鏤骨天香義山之繡腸月蝕而合爲
元禮水稜霜鏤集千古一人之大成我儀固之
莫云觀之其惟仲達先生乎先生在西臺直聲
震朝野彈擊內外二魏值兇陵壞原之時卒罹
鉗網以至賁身北寺後之歌思先生者靡不頌
其披瀝折檻之言以想見其當年風聲鶴唳雷

落落齊遺集

卷三

序

轟電掣之氣象而於先生之詩文姑置弗道矣
不知高山之體固以崔嵬聳嶺爲難而當其岫
恍疑烟嵐眉拖黛之頃則秀麗溢出於天表而
瞻仰不廢流連海若之奇固以冰日浴月爲大
而至於小浦漁舟橫波鷗鳥之趣則清冷沁徹
於人心而觀止又兼怡悅余小子今讀先生之
詩益恍然遇斯景也顧余雖弗及握衾納屣於
先生之側而神交俱有夙緣憶方舞臺時先生

遺稿上第自攜一縑紙貴國門余購而讀之數
一字一辨朝夕哦咏寢食斯每當快讀樂不
可支仰天而呼曰仙乎仙乎如置此身於蓬島
閨風之上也自丙辰訖丙寅十載之間先生宦
成節立乃至血碧心丹磅礪霄霓上爲星下爲
嶽則又二十年所矣他人之墓先生者已久托
諸駢字聯珠有無之鄉而今復何幸辱先
生賢胤肅公之不棄授先生詩數卷命卒讀而

落落齊遺集

卷三

序

二

序之誦其詩想見其人迴思童年捧自攜神寢
寐詠歌猶昨日事今又拭襟几蕪水洗對此珠
玉琳琅與先生炯炯性靈酬酢於風清露白之
下豈非余小子之奇遇哉獨余少好吟而先文
較輒許之謂韻語難勝帖括然學不殖則落至
今若蒼蠅聲耳以不敏如余而序先生詩乃襲
珠玉以茅苴也惟是先生與先文毅有椒蘭之
契陶陶款款九原如生而肅公奉元履之室

好學力行謹身取友與余未謀面而先論
此篇表弓冶兩姓之交遺存焉子弟可以稱述
父兄并言簡端固其職矣夫龍門人所競登而
先生之集大成文章氣節斐然爛然恐非余小
子三十年以爲心師而拳拳服膺者不能爲先
生寫照而千古上下河漢海晏姓區輝煌豈惟
先生如龍行空中麟爪皆見而余且望焉乎
之二父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是在膚公勉旃
落落齋遺集 卷三 序
更爲余負荷祈禱之助此又兄弟相屬之義也
甲申新秋吳郡通家子姚宗典題于鄞尉山樓
之烟雲軒

敘李仲達受命辭

仲達官齒盡不二載先後視十五上又代受命
者六中間片奏發達切中要害其言銳後若
而權凶樹憾最滿率以此成吾仲達故受命
則赴避以復捐軀以前之篇什也余讀之嗚咽
哀愴涕泗橫集繼而感憤悲壯椎心撫膺已復
整襟肅容莊靜屏起且服且歎爾我

落落齋遺集 卷三 序
朝廷得養士之力而仲達得致身之義也夫仲

達言官也職在糾邪則職與身統重時儻外藉
內奄張牙磨吻乃奮臂不顧以隨其必驅至於
敗類凶聰罪難辭竹仲達既親惡草而龍已於
瘴惡之文乎既有難文而能免於五刑之厄乎
前猶舉世所同仇也而此乃仲達所獨擊也其
怨毒益專益甚而不可解而仲達安得不死吾
嘗爲設身以思不爲言官不值此脾不欲盡職
則已外此唯有死殉之耳孟子曰可以死可

無成如仲達者死於可矣仲達就擒余以
初送之途見其神審閑定怡然灑然無雜慮恐
怖里嘔唯以不得終養二尊人爲餘憾茲紳中
之低徊歎歎語寡而情深皆此志也傷哉古之
至聖遇患難殷憂則托之琴劍和歌玩圖演畫
吾雖不敢輕易舉以比擬而仲達一種胸憤惻
摯思親愛君壯志欲呼熱血可灑其庭幾涸羅
之騷長沙之賦漸離之筑易水之歌耶不朕何
落落齋遺集 卷三 序 二

其言之哀婉如訴而不涉悲詎有貫虹裂石之
雄而無青火陰房之慄一至於斯耶昔宋文信
國成仁取義之詞我
明楊忠愍浩氣丹心之句皆其百鍊精忱臨危
愈勵今試觀仲達已前一什不有千載相映發
若乎仲達爲人恂恂兩鵠遐殷自下與寄玄遠
則韻士操修枯約則老衲生平嗜戴籍工詠詠
神明風雅著在簡帙不乏而吾獨敘斯草蓋見

仲達之所重尤有在云義興友人周廷儒拜奉
敬書

君抒忠貞節品可吾師不歎復稱君字朕試
合字而別稱或爵或里又非君屬草特本色
旦暮間當有

易名鉅典吾將改而行焉嗟嗟十載及門可身
冥贖往爲君弁鴻儒以行世今爲君敘麟筆
於僅存源懷瞻朕何以堪此廷儒又識

落落齋遺集 卷三 序

三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三

受命草

赴建至郡

其二

郡中別徐元脩

其二

潤州別貢悅茲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落落齋遺集

卷三

目錄

述行

鄒縣道中有問予姓名而下渡者口占

首

途遇感懷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景州道中感懷

宿邨店

呈大兄

其二

其三

獄中遙寄蔣澤璽

絕筆

其二

別大兄

歸田草

歸舟漫述

落落齋遺集

卷三

目錄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清源遊中春盡

渡江遇風波甚惡口占一絕

感時

詠史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落落齋遺集

卷三 目錄

五

苦旱次韵

落落齋改築次昌仲伯韵

喜雨

伯父移居南庄諸君有贈次韵二首

其二

聞桂

九月十三月下

其二

舟中

藤溪

山行及暮歸舟對酒偶題

伯父卜宅南庄屢有佳篇命和詩思荒溢

積連清茶立冬日從大人再過新居出

高僧手墨瞻歎之餘歡飲竟醉越兩日

始了前逋并賦此詩用呈博榮耳

用黃中介韵送別青林上人歸棲賢寺二

落落齋遺集

卷三 目錄

目

首

其二

次伯父詠菊花韵

題畫

讀宗忠簡傳

病目書聞

和黃白安年兄見寄之作

其二

其三

其四

顧山樓山茶次前人韵

再次前韻寄表兄周克九

哭季弟

其二

其三

其四

落落齋遺集

卷三 目錄

五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其十一

其十二

其十三

贈華竹所表母舅六十

落落齋玉梅盛開用東坡先生韵

花落後次前韵

夢中得句覺而足之

贈陶景淵表伯

醉中戲作似漢如

息影篇

落落齋遺集

卷三 目錄

六

贈郁景韓先生

陸振齋五十初度有約過訪

元宵憶作

蜀山

金牛巖

張公洞

其二

玉女潭

龍湫

君陽洞

一線天

天窟

玉女寺嘗新茗

別毛禹門

放舟東次

桃源洞

落梅齋題集

卷三 目錄

佛日春畫

其二

東昌仲伯乞竹

移竹後次來韻奉答

閱子春明文口占勸之

喜雨次韵

其二

次韵道病

伯父同大人及二兄東樓話茶伏地

懷神季弟亦開闢東園

孫翁以初度喜雨二詩見示兼惠佳篇

筆奉答

寄程采星

其二

金山小酌別有亭賦別諸友

過鄒滕漫賦

落梅齋題集

卷三 目錄

其二

其三

望澤山

九日早行

是夕宿景州署

白溝次韵述懷

十一月十四晚雪恭遇

聖誕退朝有作

三遊草

渡江偶成

關山感述

而後曉懷

漳河渡弔曹瞞疑冢

過金堤村有懷

秋夕野渡

曉行

落齋遺集

卷三

目錄

九

曉發涿州賦呈譚幼方

述行

九日武關觀射

月夜觀陸君崇素

九月十三飲朱白岳柯亭竟夕乃別

其二

弔張見平老師

沙河夜酌

旅店

關山用壁韻四絕

渡江

別匡草

度庾嶺

滇江紀行

其二

鮮龍眼

落齋遺集

卷三

目錄

晚行

中秋棘闌坐月

閱卷已竟喜而有作

宿山村

途次口號

過寧都市

予以九月十二度庾嶺而西秋寒始見旅

程十日俄已入冬秋色則何快哉增嘆

援筆述之

見水鷗捕魚者

放灘

吳潛穉師爲其壻莊春侯索贈勉促數言

兼訊贊伯黃子

雪夜行

雪晚薄霽有懷山衙梅放

大雪曉行書所見

落落齋遺集卷三目錄

士

十六憶元宵竟度

舟中欣朕得名酒嘗之酸甚有嘆

烈風蕩舟遶曙

孫翁七十

招五閭銘

其二

其三

其四

夏日西湖局罷自狀表叔拈棋字即席一

首

龍井寺

杭城得季弟手報

西湖即事

其二

其三

其四

落落齋遺集卷三目錄

三

其五

其六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三終

落落齋遺集卷三

江陰李應昇仲建

男遜之輯

受命草

孫大任
曾孫題

赴 遠至郡

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僇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
孤臣憂患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
網誦湯仁

落落齋遺集

卷三

一七

聖德方虛已愚忠敢歷丹慚無一字精坐復數
行彈臣罪應難赦 君恩本自寬妻妻楊柳色
誰爲問南冠

郡中別徐元脩

相逢脉脉共妻傷既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謝冠
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

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文情義拂雲他日清
好乘筆黨人碑後勒遺文

潤州別賈悅故

莫說蒼蒼非正色也應直道在斯民憐君別淚
濃於酒錯認黃梁夢裡人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
鴻雁影斷腸初信鶉鴒詩白雲渺渺迷歸夢春
草凄凄泣路歧寄語兒曹莫羨硯好將梨棗聽
黃鸝

落落齋遺集

卷三

一八

述行

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
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
事千言罪業彈青鞵高堂休苦憶朝來清淚飽
供餐

鄒縣道中有問予姓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

身名到此卑張儉時勢於今笑孔融却怪登車
攬轡者爲予灑淚問蒼穹

途遇感懷

春申好士祇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
不見彈冠舊膠漆，驅車相避隔林行。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君憐幼子憐寡泣，我爲高堂步步思。
最是臨風凄切處，壁間偶是斷腸詩。

景州途中感舊

細數知交在道邊，各一方魏齊方睥睨。
阮籍一

落落齋遺集

卷三

三

飄狂形影愁相弔，音書夢已荒古人。
不可作樓

曾問蒼蒼

宿村店

日暮停車虛滿衣，誰譁土語是還非。
祇憐歸夢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

呈大兄

長途聯袂若爲歡，咫尺京華不忍看。
此去幽囚腸百轉，總餘清淚對誰彈。

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
從今用睚

艱難甚莫遣，離憂減客肌。

兄自料生聊緩眼，我惟料死總灰心。
雙親但有

平安字，傳得些兒抵萬金。

獄中遙寄蔣澤星

與君異姓爲兄弟，意氣寧論杯酒間。
他日東

恩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

絕筆

落落齋遺集

卷三

四

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
只有親

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

絲絲循省業因微，假息餘魂有夢歸。
燈火滿堂

明月夜，佛前合掌着緇衣。

別大兄

病餘憔悴一孤身，歸去寬心慰兩親。
長願生生爲手足，鶴鴒原上了前因。

歸田草

歸舟漫述

屈軼竟誰是清流禍已深古人多放逐志士豈
浮沉長得承歡日閒來生道心溪林隨意好搔
首一高吟

蕭然返初服樽酒弔餘生有筆寒摧佞無官答
聖明避人尋蝶夢畏影入鷗盟何事長沙傳傷
時意未平

齊東野語卷三

五

拙宦久如蠟危言敢避緇孤踪依主聖直道
與時升捧檄憐毛義登舟愧李膺諒哉名是患
吾欲學無稱

用蕭伯玉韻

旅哲閑夜月又是上弦時林靜烟無際波搖影
自疑多情愁對酒失路怕彈棋春色歸何處停
雲有所思

幽吟長抱膝破浪偶乘風十載冰霜意一天烟
雨中項強須請劍舌在漫背空纔脫樊籠外身

北葉清華配補

心已不同

寂寂孤舟空川原次第移清風如有意明月若
爲私嗔喜浮生趣盈虛靜者知暮雲閉望裏應
是倚闌時

千秋應有托吾道是耶非俠客成奇貨高名乃
殺機誰操南史筆空溼楚囚衣長嘯歸舟晚吾
將老釣磯

懷祿未能養離憂空數秋世情爭腐鼠時事聽
齊東野語卷三

六

黎丘書卷供清嘯林園足臥游爲歡餘救水不
作稽梁謀

清源道中春盡

回首昨宵如夢裏每疑身世是虛舟逐臣已共
春歸空時事今同水北流

舟過鎮江遇風波甚惡口占一絕

敢謂平生仗忠信也知無罪華江魚風波滿眼
真如此白日青山好結廬

北葉清華配補

感時偶成

生還恩不薄但恨諫書稀何日酬明聖牽裾碎
袞衣

詠史

我觀顏魯公剛大塞天地視彼藍面鬼白日熔
爐魁胡因不見客刺譏中所忌中丞秉校節丞
相逞陰勢父子既水炭甜血有餘魁薑尾遂不
解君子言母易

落落齋遺集卷三

半歲百八疏伯兩直如矢七年乃一鳴陽城天
下士古今不相師道固行所是我讀諍臣論激
昂礪其齒嫉邪履危機言官安免此

露籍何炳煩豪傑恥不與密網無遺麟呼吸神
頭露媼相尚自可公相不可怒牛李誰是非洛
蜀竟同錮揖盜挺何及闕室事已誤頑古忌吾
懷蒼蒼庶可訴

父子本一體異類知相親胡乃帝王家戈矛難

具論嬖佞移人性勢利生不仁疏滯而解鬱豈
不在賢臣鄴侯得茲理悲婉出至誠委曲以盡
孝何異一婦人

諸子可復有兄弟難再得此語何凄怆文皇有
惡德事過心乃明欲盡理不息張氏持忍戒陳
氏以公克百犬尚共牢何況同父出佞人誠戈
矛婦言亦蟬騰易哉發至誠以爲薄俗式

苦旱次韻

落落齋遺集卷三

莫論稗九與糲十可歎龜紋遍原隔七夕方疑
天漢枯中元不信鬼路濕前云鬼不枯棹空閑
千家啼細晷絕流萬魚急昨日雲濃雨不來願
新乖龍安縣邑

落落齋改築次昌仲伯韻

開軒散餘暑所覺惟空今落落無長物休休寄
此亭乾坤容獨笑今古問誰醒時有清風入虛
牕隨意扇

喜雨 是夕時雨演劇聞達至四鼓

涼生靜夜酒籌行爛雨高歌醉太平風勢排空
彈板急電光入座舞衣驚田家好景三公薄世
事逢年百慮輕甘苦望中情似此牀頭那惜醺
全傾

伯父移居南庄諸君有贈次韻二首

一區卜得此林泉煖眼初尊伏老綠白社幾人
來月下青山有約到樽前詩囊錦架追長吉書

落落齋遺集

卷三

九

帶香飄憶鄭玄閣道更移千卷去墨莊今在古
塘邊

蒙茸竹樹覆清溪梁棟平新眼欲迷卽是莫愁
應不厭孫惟楚老許相携瀾翻驚座看揮塵翼
鏢閒身未杖繁世態浮沉真電影不如洗耳且
浪棲

聞桂

幽居澹人性散目多欣悅秋清羣葉鮮雨過孤

雲潔偶欣芳樹間津津欲流舌嗅之有飽意風
送乃清秘賢愚同此歡功名等一折何似月下
聞停杯斷言說

九月十三月下

心煩漸覺懶吟詩秋老還煩健舉卮獨對月明
尋往事數聲哀雁不堪思

中秋風雨獨淒淒九日無花醉似泥今夜一枝
明鏡裏小臆紗冷壁颼嘶

落落齋遺集

卷三

十

舟中

纔得清酣酒暈消秋風落葉響孤船黑甜一枕
三竿日錯過山前拂水腰

藤溪

陰陰古木掛蒼龍片片寒雲落彩虹鐘靜蒲團
僧不語冰心真覺轉頭空

山行及暮歸舟對酒偶題

問身似秋葉得與好風俱山意宜人醉溪舍

今思吟詩餘冷瘦把蟹出尖腴汗漫從茲始無
心擊唾壺

伯父卜宅南村屢有佳篇命和詩思荒澁
積逋滿案立冬日從大人再過新居出
高曾手墨瞻歎之餘歎飲竟醉越兩日
姑了前逋并賦此詩用呈博笑耳

剩有悲秋意當筵入小春雁聲清不斷菊色好
誰綰墨寶留先澤詩逋笑腹貧新居輪奐美和
落落齋遺集卷三
氣莫生嘆

用黃中介韻送別青林上人歸棲賢寺二
首

重見山中客因思橋上遊寺右數十武新建蕭雲橋奇勝不減三峽
余與袁太守九深屢游此歸雲翻翠壑夕照激寒流把酒一
長嘯清狂不自由祇今孤夜月鳴鶴語相酬
我愛棲賢寺常爲十日游此生成吏隱宿世合
緇流鹿友今誰在杉溪有夢由遠公相送處清

願尚應酬

次伯父咏菊韻

可惜芙蓉不耐霜難將冷艷貯西堂全收秋色
歸佳節剛許黃花占晚芳高韻轉令籬落貴片
姿不逐滓泥香持螯把酒欣孤賞身世悠怙已
兩忘

題畫

空山流水不同聲縹緲寒雲古木平只合山中
老居士布袍芒屨盡圖行

讀宗忠簡傳

胡塵未掃氣先吞指顧山河手欲捫一髮神州
存社稷兩行血淚動乾坤聲馳義旅旌旗合膽
落天驕姓字尊長恨英雄賣志沒三呼誰爲賦
招魂

病目書悶

我生近自狀四體喻於靜惟有兩眸子散悅厭

人記書追逝駒幽林博素影寤寐意交馳情
喜紛相逞胡爲亦量生澁淚不能忍抱膝問長
日縷糊窺隙井見暗乃息機面壁真獨醒神亦
惡太勞瞿狀發鄉情

和黃白安年兄見寄之作

寒雲出岫許讎知開鏡長安未賦詩此日孤吟
盡悲平幾行無字幾行思

劇談引滿慣相過跋扈飛揚奈爾何棋力便饒

各客齊集

卷三

七

稱敵手掀髯笑我更婆娑

隱几焚香學坐忘井閑非病亦非忙游魚已覺

水鱗靜倦鷗還閑清喚長

春光詭冶到西湖季文妖童入畫圖何日狂歌

等舊約清風明月屬吾徒

顧山樓山茶次前人韻

何年嘉樹老空谷古幹摧謝孫枝高寒碧霜後

伴幽桂爛紅春色凌天桃夕陽對酒觀歌發綠

間選詩白筆操天興青山閒作主山僧且莫厭
頻遭

再次前韻寄表兄周克九

時克九携妓見招

久拚却掃雲屏臥偶爲看山蠟屐高酒量眼迷
來玉女摘香幽冷記水桃清歌未遭周郎顧喝
捧難逢佛印操月白山空喘意懶利將逸與寄
他遭

哭季弟

季弟齊集

卷三

四

憶爾方髫髻配人人擬秀童提携都解意笑語自
生風姊妹凋零後芝蘭喜氣中到今啼電影長
恨負吾翁

憶爾操觚日今予拍案呼筆花明畫錦風氣薄

時趨土骨宜人傑文星有夢符誰知秀不實腸

斷夜啼烏

時丙辰秋予初第歸地出土骨又弟生時父有文星生之夢

憶爾來官舍慈顏喜氣紛芙蓉高閣夢康鹿異

舞舞袖聯花萼飛觴落彩雲早知須痛飲空

復若論文

庚申歲弟至南康坐笑蓉軒與白鹿諸生過爲文社

憶爾杭州道三人送別時風霜猶作史花燭早

催詩病骨憐動憐文心好護持那知成怨偶伯

道竟無兒

辛酉冬予自粵開還再赴南康弟同大拜送我杭州五歸矣

憶爾采芹公傳來西子湖高歌開望眼勝事屬

吾徒弓冶才堪寄詩書道不孤青衫何以爲

路哭窮途

壬戌夏予還至西湖聞弟入泮時胸自然表叔同闢乃郎之報

憶爾迎還棹悲歡分外添逐臣生死日歸老弟

存書遺集

卷三

七

兄心慷慨歌聲發飛揚酒力任呼盧狂竟夕清

夢到而今

乙丑四月弟同大哥題我於錫

憶爾敦同氣情於姊弟親十年吾作客百故姊

爲隣生計秋毫析中懷子夜論拍浮厨下醉往

事欲沾巾

憶爾童心在磨礪日已新母應憐少子父

合責成人多病長榮繁謀生太苦辛相看同

意流淚想書紳

憶爾虞山公函之減酒簫風清長恨別月舒都

悲秋憔悴成消渴支離附贅疣死生何草草

哭向南樓

憶爾支牀褥辛酸泣委形百年心不死一息語

猶惺眼底風流盡行中雁羽零扶鸞空有約魂

公香冥冥

五七之日弟附此書將以來日見夢

同將八口累獨使二親勞賴爾能成立爲予代

抑搔身名悲弱冠意氣失吾曹孤女真猶子離

存書遺集

卷三

魂莫夜號

當筵客散後兄弟即良朋屈指爭雄長呼盧儼

色聲醉醒肝膈語坐立死生情一滴今何處還

棺血淚盈

浮生同一盡何必較彭殤已悟身爲患應知道

是染慈根明鏡裏爭紫白雲鄉春草池塘夢隔

風在斷腸

贈華竹所表母舅六十

博雅推先輩

濟川先生也

淳龐識後昆衣冠寒世

寸白一經存竹惜干霄色蘭看繞砌繁老萊初

龍舞北海未開樽

時有外祖母之憂

落落齋玉梅盛開用東坡先生韻

春風有意窺幽村故與居士招冰魂數枝低簷
散粉蝶月冷烟孤和曉昏手刪繁條出疎秀情
親獨樹欺隋園不逢瑤華鬪寒艷且許石丈分
清溫此花此種嬌美色玉壺掩映扶乘微還似
落落齋遺集卷三

花落後次前韻

此生應老梅花村每聞花香欲斷魂玉妃爲我
舞芳信斜風細雨羣黃昏施朱太赤粉太白多
情容易老文園冰綃滿地憑誰剪鼻觀殘香餘
腸溫殷勤蘂惜且其掃素影美色看朝暾

蝶衣清霄畫疎枝斜立膏應門西湖處士正愁

絕東坡先生已忘言月明却是花開夜不須惆

悵掩芳樽

夢中得句覺而足之

徙倚梅花月其如此夜何乾坤容俯仰身世一
高歌獨立歲寒意無言春色多未須怨搖落清
影正婆娑

贈陶景淵表伯

落落齋遺集卷三

六

任真彭澤好小隱鹿門深先輩風流盡如君得
古心一經霄漢色十畝薜蘿陰棋酒留連夜渾
忘鶴髮侵

醉中戲作似漢如

春色深於酒當杯早欲酣漫教卿且去邊問夜
如何槐圓誰雄長壺中獨笑歌賴君似處子嬌
政未全苛

惠影篇

贈郁景韓先生

先生三代之遺民，侗乎嬰孩守其真。行年四十未抱子，曰有猶子吾家珍。我觀人情久，滴薄輟羹然。豆今如昨，我思先生言，藹如仁者有後。種斯穫，先生至德多可師。絳帳矜嚴夏，楚時弦歌已看莞。爾笑猶聞謔，誇持高規後生不見先。筆矩旬挹先生倍懷古，攷德蔚爲魯靈光。素風雅落落，春遺集卷三

陸振齋五十初度有約過訪

到門題字幾難逢，剛是懸弧百歲中市隱。却看名似鶴風流，贏得貌還童。捲簾山入春光翠，對坐樽開夕照紅。不愧瑯琊稱坦腹，托孤端可對而翁。

元宵憶作

幾年逢此夜，燒燭坐思家。衙鎖烟花靜，城荒金鼓退。燈殘杯易落，孤月影先斜。客思憑誰剪，頑童學語譁。

蜀山

山腹常供萬室陶，相逢狹路幾羣猴。未應焚券風流盡，遺像空憐敗瓦高。

金牛巖

落落齋遺集卷二
誰驅山骨走金牛，斜削巖花掩碧流。磨洗殘碑認遺跡，雲峰亭倚素梧秋。

張公洞

靈竒不信是人間，仙佩冥冥去未還。留得老龍和玉乳，一聲鶴唳下空山。

其二

空洞濛濛剪石雲，天門一柱海濤聞。石林原有青泥在，灰却名心贈與君。

五女潭

危梁百尺俯空潭，靜數水鮮箇箇藍。明月何人
吹鐵笛，夢裏玉京聞笛聲。

龍峽

懸崖相對巖巖峻，風樹無聲冷色侵。徙倚莫愁
清響落，有時人語一聲吟。

岩陽雨

天花一片落空巖，雨閣雲飛白日酣。流水奔騰

天外，新開津何處見漁機。

一線天

斜穿石掌懸雲根，曲曲清流亂石灘。道山深
如壁，鼠却疑一線是天門。

天窟

幽窟天孤日影寒，小橋過後石梯橫。舞芝吸乳
蟪蛄出，窺似仙宮廣漠乾。

玉女寺嘗新茗

山中笋蕨不須除，却坐蒲團喫蕙花。玉女恰供
潭上水，山僧初摘雨前茶。

別毛禹門

問君家在碧琅玕，樓鳳無聲夜雨寒。此日東山
初着屐，何時北闕再彈冠。萋萋春草根誰剪，落
落孤松露未乾。珍重臨歧相贈意，數莖蘭蕙別
來看。

放舟東次

存存齋遺集

卷三

三

初愜尋幽想，輕帆渡楚艭。萋萋草弄色，汨汨水
歸渠。午蒸簾宜捲，春風取未醒。諸山如有意，連
袂向人青。

桃源洞

空山日午不聞鐘，兀坐虛廳聽遠松。石屋有人
沽綠酒，桃源何必問仙踪。

佛日春晝

飛雲零亂落花風，却醉孤舟夜雨中。酒醒夢回

春色盡小園剛報芳欄紅

其二

可憐佛日送春歸贏得連朝侍綵衣爲憶當年
舊歌舞紅裘今作柳烟飛

東昌仲伯乞竹

每遇幽篁裏雲深懶得迴清齋鶴欲下爲乞數
竿栽

移竹後次來韻奉答

落客齋遺集

卷三

重

衆好何營營靜理閒自護悠然篇古心抱膝討
史庫連雨散芳陰新篁捲烟霧落落乘孤節傾
蓋乃如故但得拂清風何有鸞鶴步君倘披月
尋應滴雲稍露

聞子春甥文口占易之

漫云似舅即賢甥愧我浮名語不驚年少且無
稂風慈養成毛羽看蜚鳴

書雨次韻

憂民山郡屢驚眠休沐田居亦偶然不是老農

爲世業安知涸鮒望長川賣苗昨嘆租無計鋤

豆今看蔣已妍共說三吳方得歲登車先奏本

平篇

其二

前身恨不李龍眠景物山庄恰畫狀雨急放犁
閒飲犢苗柔夾水望平川深藏犂業沉沉靜亂
微珠荷點點妍快讀樂天池上詠他年應許續

落客齋遺集

卷三

言

遺篇

次韻遺病

懊惱孤臆對雨眠呻吟緩過亦欣欣恰如倦鳥
垂雙翅一想遊魚浴大川生炊等閒成夢覺鬚
眉何事較嬾妍連宵劇飲吾無恨好學圖明作
鏡篇

伯父同 大人及二兄東樓譚集伏枕遺

懷時季弟亦閉園東園

綠衣強半侍蔬筵問禮來過几杖前底事清饒
暑食指却因小極學枯禪人從花萼樓中醉句
向池塘夢裏傳眼底團圓渾未易配顏相對好
留連

孫翁以初度喜雨二詩見示兼惠佳篇走

筆奉答

一曲陽春調豈同才非供奉懶相通風騷千古

何人遇航麟生平任命窮彈鋏無魚猶喜雨懸

落萍齊遠集

卷三

三

孤有酒莫書空伊予兩袖巨雲白剛自蕭蕭說

避曉

寄經采星

士當貧賤時俯仰顧易足一溪可垂釣環堵數

竿竹負郭百畝田妻子飽饑甯良朋羣壺過清

月枕書讀及其志已盈望蒼天地促取言忠厚

名喜逐澆漓俗同視簪華人還若山與谷壑哉

止足難古道不可復

其二

我友稟英姿筆舌吐纖秀五陵新艷時孤尚引
蘭皋松徑問疎月鐘閣哦清晝矢志謝東薄苟
美期無疚意靜經史親業輕鬼神佑食廩先其
羣勉思醫寡陋智慧而乘勢時事多反覆懷有
絕交書曷哉善其後

金山小酌別有亭賦別諸友

別有看山意驅歌莫遣閑登樓開遊覽把酒惜

落萍齊遠集

卷三

三

離羣秋色宜晴炤江聲入暮雲一泉携百斛分

贈與諸君

過鄒滕漫賦

東人憔悴未全蘇麥隴烏棲草欲枯唯有兩行

楊柳色青青得似舊時無

圯堞荒烟黯故城幾家蒼鬢餘生撫循正是

痾瘼日莫嗟催科與衆兵

妖膚赤纈說天丁京觀高時鬼不靈風雨黃腸

明月夜也應回首泣傳經

望嶧山

村郭蕭蕭白骨封山光依舊碧雲中
願秦碑後阮儒尼公案於今復幾重

九日早行

披衣初覺曉風寒燈影茅簷錦鞍何處登臺
舒嘯數聲聲歸雁向江干傷秋衰艸連霜白報
國孤忠向日丹六載客遊羸一笑雲中五老醉
落落齋遺集卷三

相看

是夕宿景州署

計程今夜月剛得上弦時有酒酬佳節無花憶
故籬日隨鴻影盡思入漏聲遲直擬凌霄漢登
高徒爾爲

白溝次韻述懷

風有水霜意今來島栢端風高天象迥秋老初
先寒碧水寒憚度黃花倚鏡看諫書稀未得不

敢乞承歡

十一月十四晚喜奉退

聖誕退朝有作

天子萬年臣不勝喜厚禮佩冠爲鐵坐看燼落
悄無聲捲簾試手驚一簪新髻髮晃凝曉素庭
宇蕭蕭靜霽屑九重傳罷萬年榜五步回車擁
爐焚日色模糊午未分頗生黯淡秋吟咽情耶
不嫌井底坐清鮮差強客中臘雙城勤冷瘧烹
落落齋遺集卷三

落落齋遺集

卷三

三

寒孺子書拋學拜雪門深不掃靜者趣酒力漸
微致可悅長安滿地祇自燃記取雪覆餘孤潔

三遊草

渡江偶成

秋風載酒渡江干一曲騷歌掩淚看
生別怨趁將明月到長安

關山感述

行行劍氣逼青霄南嶺春風水一脈
西嶺日心期未改北山熊當關虎豹
空勞塞補
衰髮龍久寂寥回首不禁憂國淚何人尺組繫

天驕

三

雨後曉懷

暑氣新秋薄征衣日日單涼生孤雨夜愁入五
更殘撫枕空尋夢聞雞欲據鞍秋風不解語懷
抱爲誰彈

漳河渡弔曹瞞疑冢

曹公之冢七十二英雄聊爾恣遊戲人生腐骨
等風烟爪髮劍佩竟何異我觀此冢亦非徒當

年軒鬢有星扶七十二身磨不了陰房夜雨傳
號呼分香賣履空蒼蒹葭草深銅雀啼鳥立只有
漳流暮來急塚中之人似相識

過金隄村有懷

靜夜車聲杳金隄小隊驅沙寒隔影落露濕柳
烟無客思隨風颺關心向月孤眼看秋色去無
那老征鴻

秋夕野渡

落落野渡集

卷三

三

無種入暮好疎曉不驚沙況是中秋夜方當望
月華雲消寒見影水遠足星幾竟夕看孤碧金
樽何處踪

曉行

客路催行急鄉關夢未勻秋風涼宿雨殘月淡
晴雲野店疎燈曉荒烟古木分路轉羣象易初
日散霞文

曉發涿州賦呈譚切方

萬里雲橫曉月西
星華輝曉角齊
齊高堂入夢
人空遠古
韓臨風酒欲
藥深處舊雄
三尺劍榆
關誰借一丸泥
日邊咫尺長安路
且共彈冠
馬嘶

送行

行行重行行
秋風空復情
停車一回首
何事別離輕
五月發洪都
六月下西朔
盈盈采蓮女
綏棹唱吳歎
吳歎歌未歇
十五當明月
遊子別堂

齊東野語

卷三

三

前賢食笋與蕨母曰兒歸緩父曰兒寒寒故面
秋色深弗得長繾綣繾綣問酒籌休去覓封侯
綺緯明素影佳人字莫愁娟娟可憐此明瑞靜
如水惜別太匆匆十日渡揚子楊子飄孤客狂
車催古驛雲落醉翁青日炤濠梁白車過大梁
迨往跡風塵掃金牌哭黃流銅雀埋青草自古
別離難猶聞易水寒馳驅且莫惜風靜一彈冠
彈冠北闕下有夢乘馳馬慷慨謝離思臨風而

獨寫

九日武蘭觀射

連朝疎雨淨飛沙
纔見城頭映曉霞
鳴鏑風高嘶白馬
登臺日晚醉黃花
鄉心况復聞歸雁
俠骨誰知式怒蛙
爲問於今買駿者
可能青眼辨龍蛇

月夜觀陸君染素

孤館秋宵迥空庭
樹影涼一檣
消承漏幾竿
蕭瑟落葉遺集

卷三

三

清光砧杵偏敲月
征衣不耐霜
悠悠無限思孤
腸已南翔

九月十三飲朱白岳柯亭竟夕乃別

秋風淒野菊把酒
意難忘况復吹簫夜
全拚引風衆聞歌如
有恨對月易爲狂
水調方翻就生憎
聽漏忙

其二

白岳侍兒曰素卿

大雅風流在柯亭
事事嘉素卿
酌水盪步悵捲

龍蛇竹影撫清露杯光泛紫霞投壺兼鬪指良
夜好誰賒

一弔張見平老師

三晉古多忠義士只今正氣交青霄青霄白日
懸烈膽我公之魂其可招魂兮慷慨朔風怒
碧沙黃霜滿路孤臣畫策不見收書生復計招
降誤鐵甲憑陵胡馬嘶烟合城頭腹心盡臣非
守土可無死鼠狗偷生盡如此衛冠烈骨折膽

落葉野道集

卷三

童

奴蘇武不降李陵恥嗚呼衣冠拜關何從容前
有雅陽後有公時無許遠誰與守公得成所成
何有憶公持斧西江上烽懸羣推肉食將殺入
是哉公曰吁就髯劒筆謬相向多公先見用公
晚浩氣猶爲本朝壯丈夫磊落斗牛寒幾殺機
車責軍狀從公殉難崔與何皎皎三節汾之阿
聖主報忠原不薄志士聞之應枕戈自公殺後
誰男子西平亦有將軍羅嗚呼遼事不可說

得尚方新厭國之妖魔

沙河夜酌

寒城無路得沽刁洛酒猶堪解寂寥但使醉鄉
歸夢好任他風葉帶霜飄

旅店

偶臥寒野店寒月招柴扉沽酒不得醉焚香且
療饑馬嘶霜皂白鼠嚙鮮蘆肥客路何時盡孤
衾有夢歸

落葉野道集

卷三

晉

關山用薛韻四絕

白雲古廟中片片寒光曙清碧偶欣聞雲落無
聲處

層巒日影孤浮閣翠微裏石腋霜未消日暮寒
烟起

剩有風霜色山僧識我還驢舂拜遺像白日清
高山

嶺勢控神州巖關一劍留月明嘶赤馬山鬼夜

應愁

渡江

白露零時別故鄉
歸來衣劍滿風霜
江寒轉憶秋濤壯
烟靜遙看塔影光

江陰寄遠集

卷三

重

別匡草

度庾嶺

嶺表迢遙路初看
第一山輕嵐疑宿雨
老樹壯空關地氣分
涼嶺事青巒柱還行
行聊復爾可惜荔枝關

演江紀行

良晨理輕櫓水滑風且柔
青山映帶之禾黍
我昨景物宛江南
蕭爽恰新秋誰云其瘴土
於落藩寄遠集

卷三

重

此甜清遊

銀筴疾於箭濺波如美生
迴流忽倒行篙師莫措手
搖曳度雞籠石磴誰斧削
襜如復森如新婦拱姑舅連
山肉糜骨奇茲水際陡

銀筴無名新婦無名

鮮龍眼

衣褐居朕異宇當宇荔枝奴
光疑珠出浦溫想玉爲膚
參朮茲其庶椒蘭得似無
十錢須百顆珍重到三吳

晚行

載酒隨波去波翻落照紅孤舟如畫裏秋色在杯中

中秋棘闌坐月

止酒非關病醒看別有情酒如雲點看醒似月
孤明蟋蟀當簫管文章見友生參橫初返戶魂
夢已俱清

閱卷已竟喜而有作

落落齊東集

卷三

三

本以友爲命敢云文在茲辛勤鬼可鑒甘苦到
心知好月携敲玉孤燈對舉卮超然想深韻肯
眼不須疑

宿山村

山空月清溪蕭蕭數間屋難黍不尋常疑是桃
源宿

途次口號

田畔如絲裊山谿策不成艱難狀局道不致

行程

過軍都市

朱顏強半老風烟慣聽行人說少年自是壯心
降不盡眉端常有劍光懸

予以九月十二度庾嶺而西秋爽始見旅

程十月假已入冬秋色幾何侵肌增爽

授筆述之

節分重九未知秋情見爽雲嶺際浮明月數峰

落落齊東集

卷三

三

過楚驛清霜幾樹到西州蕭蕭短劒閒孤抱切
切寒砧擣別愁此日家人團念遠倚闌應上最
高樓

見水鵬捕魚者

漫說天淵從各得耶今魚鳥也相殘忘機何處
尋鵬伴只合閉雲山外山

放灘

相

憶昔上灘雖今見放灘易逆順數勝迴勢遙

斯異衆情欣巧速膠舟亦多憐何日泥花滿
艇恣搖曳

吳魯稱師爲其壻莊春侯索贈勉促數言
兼訊贊伯黃子

昔年事夫子風雅高吾黨討義謝陳詮清機發
孫想東牀有一士意氣常來往言禮淵源尋雄
文金石響矢志亦千秋落落乃見獎君家漆園
吏軒冕輕稱讓道儔倘可師志士寧耽僻黃子

爲問訊易哉脫塵網

雪夜行 壬戌正月十日

何必嗟行役由來足苦辛征車欺熱道短劍
寒津冷暖都看雪安危却寄人漸聞風力穩蓋
火若爲春

雪曉薄霽有懷山衙梅放

晴陰結寒暉春色隱霽漢烟消草樹出積雪
凌亂前山失翠微凝白鷺鳥散輕風怯衣單

懷發長嘆雲抹一枝寒誰聞孤絕斷

大雪曉行書所見

衰艸青夜寂春意空氤氳洗眼皓無際鴻濛何
處分前驅落數跡踟躕連白雲屬情以遐睎蕭
蕭孤松羣龍鱗凝雪素質含清芬嗟彼委道
旁蹂藉乃紛紜托體貴得所平棲安足云

十六憶元宵竟度

日夕一孤舟飄零雜風雨心闌覆水雲興盡
落落齊遺集 卷三

行鼓江月朦朧上江聲靜夜數匆匆飲已醺鄉
夢燈堽諧恍恍覺長嘆良宵不可補

舟中欣狀得名酒嘗之酸甚有嘆

夜夢足佳趣風落忽驚斷解愁賴清觴名實何
淆亂短歌問江月凝雲爲誰悅

烈風蕩舟逢曙

長夜高風發孤帆怒未開將無蛟龍起直拔雷
霆回鬼肅空江外猿吟何處哀搖搖歸夢裏

落故園梅

孫翁七十

且向風前醉知非又廿年蕭蕭半莖雪幾日一
炊烟意氣黃金盡交遊白髮憐窮愁何足論詩
骨老應傳

招五閣銘

有風穆如有竹森如竹以爲友風以爲興招招

五老於焉舒徐

蔣荇齋遺集

卷三

望

招招五老何以作拱雙梅自南援葵斯種艷山
香孤謝憐畏誦饑則餐之是萬石偉

高謝元龍澹其庶陶松青月自有酒一瓢五老

至止夜坐吹簫

吏斯勤斯穢則鋤之築此一楹停雲賦詩曰予

臨履五老鑒茲

夏日西湖局罷自狀表叔拈棋字即席

十里西湖一局棋棋聲敲斷玉簫遙輕烟散

初飛撲淡粉峰頭恰畫眉靜數遊魚停落子

將釣艇受垂絲無多勝著高涼甚不逐春風桃

柳時

龍井寺

寺外有過溪片雲二亭

靜紆藏山徑亭午穿林入過溪虎不驚垂髮雲

忽立片雲亭題轉徑踏高峰碧潭寒露吸小閣

響流泉如聞老龍泣是具大辨才深淺隨緣汲

杭城得李弟手報

蔣荇齋遺集

卷三

望

楊梅正紫藕初肥西子湖邊浣絲衣一字泥金

一杯酒卯君昨日采片歸

西湖即事

蘇公堤上栢如烟乞取輕陰寄畫船風動湖光

明鏡裏不知何處掉歌傳

蓮子當筵花事凋采蓮歌罷渡清霄金沙灘畔

香風度冷藥猶看護絳綃

靜夜牽舟問酒席杯殘光滿月波添笋尖未白

難爲思十二吳姬玉指纖

斷橋停櫓酒初闌醉舞高歌徒倚欄且共臥殘

橋上月拋華從與夢中聊

空湖冷月一孤舟深草無歸龍酒籌清影纖纖

疑近遠荒沙人在碧雲頭

爲訪歌兒渡曉津畫船朱閣板沉沉也憐琴操

蔡輝去那有教家到月林

落落齋遺集

卷三

四

落落齋遺集卷三

終

招五草叙

丁巳乞假達里與仲達每過一驛余輒題
語仲達第品之而已余謂子通體皆詩何以不
詩微笑曰聊復作耳吾無行而不與子詩者閒
酬一二語便有空山無人落花無言之致別四
年而寄我長安已哀然一編則更廬山來爰書
之暇經行宴坐公案也始歎天機清妙隨其所
出欲落一俗吻故無處著俗廬山自白蓮開社

六口序

渡緇黃之遊者籃輿樓笠之不勝數青蓮題後
其雌問水次之詠飛流激沫殆復不勝湔而獨
淵明能千古此山者只為其人不俗詩亦如之
昔人秋菊有佳色句以謂南北朝人菊詩多矣
盡菊之趣無過斯語他花不足以當此余謂淵
明正無不佳彭澤八十日佳于令柴桑三十載
佳于歸飲酒二十首佳于醉止酒二十句佳于
醒飽則難黍以迎客飢則叩門而乞食乞之也

其諸異乎人之乞之也與然則乞亦復自佳矣
子厚有陶之句而無其情樂天有陶之情而無
其句此語殊不然淵明之外可容再有淵明邪
亦云得其意而已矣儲孟也韋柳也白蘇也皆
意之近陶者也余即不敢罪過口語謬推一人
于淵明間為參寥所呵若仲達者可謂得其意
也矣可與言陶也矣

虞山年弟魏浣初寄題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四

招五草

秋仲修祀廬嶽祠因憩棲賢寺

觀瀾閣因壁間韻

晚衙閒眺

其二

潯陽姚司李以遠行小詩送之

袁九峯使君覲行歌清風兩袖十章予代

其二 厄久喜公之還郡也歌以迎之

其三

其四

五乳寺訪慈公

九日袁使君招遊五老峯絕頂次韻

其二

其三

秋夜渡章江

小舟迎家大人以西久而未至風雨淅淅

賦此

其二

雨中芙蓉

白鹿洞答袁使君見贈之作

課士宿鹿洞月下口占

其二

其三

其四

鹿眠亭望五老

再用前韻

宿天池寺

同袁使君遊石門即事

石門禪房揭止靜二字試以偏問之

其二

雪中渡章江夜行宿華嚴公署

繆采星夫弟納妻也今秋下惟江上乃得

吳姬小詩問之

其二

五月渡章江乘風下彭蠡

憶家大人西來之約

其二

除夕

春日偶成

王葆真寅丈賦歸劍川次韵奉別

夜行廬山道大風雨宿歸宗寺

中秋雨季弟以酒蓬至達曙

對月懷姚仲雪

自探

秋仲芝山道中尋家報迎家孺人遂兼程

還郡阻風於左蠡渡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憶街中桂花

家孺人來官舍三年憶外大母而歸章衣

沾秋行李蕭然寫詩一章識遠辭之痛

送季弟東歸

其二

君不見答仲雪

舟過蕘山

簡大宋母舅

鍾陵道中憶家孺人江行

候得南風再賦

入署有感

東林寺書示三昧上人

開光寺同袁使君石亭坐雨

宿黃巖

晚起白雲滿壑遂披雲緣磴而下

仲冬六日宿鹿洞有懷示諸子

其二

再訪慈公

適有亡婢之感慈公來索新磨走筆代簡

不寐

學博王君以雙端園索題走筆贈之

除夕得家報

奉和袁使君題簫雲橋之作

其二

題陳瑞人灑淚篇

答翟起田年兄代簡

袁使君榮遷真寔賦三言二章見別次韻

奉酬兼以志感

其二

送別袁使君於栖賢寺小酌簫雲橋望五

老峰

其二

孤興篇

登金山

妙高臺

十八勝醉翁亭追憶金山之勝卻寄魏

度關山有懷舊迹仍次裂宇

濠梁

雨行

春日旅懷得四支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送春

其二

東阿飛沙

卷之五 全日目錄

德州道大風

偶成

初夏發良鄉同節驛

同王念生進慈壽諸寺因宿摩訶巷

次日登玉泉山華嚴上下洞晚坐史氏竹

亭薄暮乃去

碧雲寺泉亭小雨

夜月有懷魏仲雪舊游

田枝廉留兩燕姬車車錦旋予既別鋪榮

懷兼感其意遂同邱信之酌酒散以送

七夕得陰字

秋之仲外第斗垣翁周一甲子小詩為祝

其二

李元鎮道其弟仲鎮好游竟客死玄岳下

弔之

除官渡口挽

卷之六 全日目錄

其二

其三

旅次寫懷

其二

郅道阻雨宿小巷

其二

初入徐州道晚行

張仲餘為其叔秀湖君索贈走筆寄之

懷魏仲雷卻寄

簡繆采星

其二

渡淮雨行歌以自遣并示仲餘

夜月渡磨盤山

關山嶺

余凡三度歌關山矣漢續短章

汪夜

簡黃贊伯

春暮偕仲餘走長安秋半賦歸予行為匡

廬客矣書此畱別

桐江行

倚雪篇

東河道中雪山

五言養士處

得家報寄大兄

自述

懷口集之

閨思

望東阿山

晚次東阿野望示仲雪

其二

過新城吊荆卿

去冬過東省飢民食柳皮柳盡白今道成

荅荅齊道長

陰兵

紀夢

紀行

車中偶成

憶家園

予受知荆溪周老師執深國士之感耿耿

此心寄之短篇

彭澤山行

晚山

渡淮

過關山

懷方孟旋

渡江別魏仲雪

聞李弟文喜而有作

學餘草

月下同友步松徑

卷下
六

除夕

送春

雨中閣榜嚴

晚涼即事

雨梅

閒懷

晚飲菜花下

偶成

夏夜

和陶飲酒十二俱拙直無餘味今存其四

其二

其三

其四

白下送友歸吳門

其二

其三

卷下
六

其四

擬怨歌行

如夢令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四終

落落齋遺集卷四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招五草小引

孫大佐
曹孫起翻校

如斗山城落星一點而五老眉橫天半零雲而
倘嫩之予于署西隅構一小閣揮手相招風清

響答時復舉杯遙屬高歌伐木之章忽焉興至

振衣以從顧視五老乃在予足下然則折腰五

斗安在無仲眉白眼時耶素月輕霞怪風積雪

孤空得味觸響成哦卽託寄不同欣旒各別要

使滿眸浣墨以對五老其致一也辛酉夏書于

招五閣

秋仲修祀廬嶽祠因憩樓賢寺

行行山之阿山窩秋容素景響白雲侵蟻屐每

疑誤高陳匡君祠俯落千層霧虛倚鄰白樓

鄰雨山左右顧常案湖映沙濃淡沙頭渡飛觀

五老峯絕磴三五路日斜促近遊萬壽名亦故

寺荒佛眼塵藤古石腰互砌通閣深凹桂枝百

可款轉轉飛泉平來水澗停乳千片碧玉盤從

點白石梧欵息山中奇疏密松根護僧知平可

耕誰道幽堪臥息步入棲賢鐘鳴三峽怒坐久

不知暝歸去衣沾露

觀湖閣用壁間韻閣近滕王

勞勞行役一登臺懷抱凌風得好開江靜魚龍

剛入空簾疏雲日欲浮來青山對出千秋眼碧

漢孤懸萬頃杯高閣祇今誰作賦落霞長憶子

安才

晚衙閣眺二首

煙雲千頃坐孤城一洗鉛容別樣清怪得水心

人鏡遠霜寒月白好中盟

一庭霜氣靜無聲拙政剛看罷晚衙好倚虛窗

食秀色坐來手煮武夷茶

得陽姚司李以遷行小詩送之

得陽望渚腹背相望匡廬介其中兩司李行
車食宿瞪眼向人卻不入公簾一杯也予來
後做我三年執稱同好今做我以州大夫賦
歸雲間誓不執手板此後匡雲獨為伴愧
做我尊鱸多矣賦呈一刺

姚子海蕩人腰折江州吏文移往笏了故術理
幽事予亦薄遊匡相將五老煙一片香爐雲與

落落齊遠集

卷四

三

君分笈被行車纖緜干鄉酒拌予醉慷慨登黃
歌蕭靜領孤意君託返故園小茅甘獨寐酌酒
試問君毋乃五鬼崇五年飢欲死方州人所憾
大夫浪擲手鄉里小兒刺君曰心悠哉寒魚不
可餌歎息送君行張翰今誰二

袁九深使君親行歌清風兩袖十章予代
庖久喜公之還郡也歌以迎之四首

清風兩袖朝天去還有香爐一片雲料得長安

人不識歸來試與小匡分

清風兩袖朝天去寂寂匡城夜月孤六案飛塵
勤為持君者得似去時無

清風兩袖朝天去落葉春山不共遊長說湖中
了公事笑予禿盡指尖頭

清風兩袖朝天去食勝樓頭放鹿眠羊色齊齊
青不翦去來清味總悠然

食勝樓公署中所名

五乳寺訪慈公

落落齊遠集

卷四

四

路入叢棘中不識青山面折厯松脚摩草沒蹊
如錢滴滴五乳鮮何處飛絕巖溪迴徑始平巒
盡峰夾見慈公息深深熊虎恣奇變泉甘浮乳
花香靜園雲片聊復理玄言五岳指端電

九日袁使君招遊五老峰絕頂次韻三首

松露微微竹滿林幽蹊可數白雲深乍疑洞口
來仙窟不信人間有佛陰采藥香餘空外味坐

花清斷世中心山僧細引藤蘿徑五老玄蹤何

處尋

使君高韻淡千秋，況復秋峰千尺頭。飛酒臨風開紫霧，亂雲歸壑蒼虬煙寒遶水茫。茫眼還落孤城點點，酒樓首青天吾欲問從來仙吏，幾人遊。

風流遮莫負重陽，菊蘆高興好償。盡數峰，迢遞黛潏懸三疊，輕瑞塵容耐可雲邊洗傲，骨偏宜天際狂。使倚鐵船，巖上石松疑墨漢落，落落野汀集。

奚震

秋夜渡章江

每向章江歌懊惱，而今清思滿江邊。片帆輕渡橫波月，老樹斜披斷岸烟。風動絲絲漁火亂，天空冷冷暮鐘懸。但教客路長如此，斗酒吟秋走也仙。

小舟迎家大人以雨久而未至風雨淒淒賦此二首

雨滴荒階靜風欺小牖寒。懶將遊子眼空逐亂帆看秋老。催鄉思江長斷羽翰吾廬盈菊把底事累豬肝。

搖落今如此江行更若何。蒹葭煙木了鴻雁晚來多雲薄憐輕袂風柔卷素波計程無近遠惆悵雨帆過。

雨中芙蓉

花入秋都淡盈盈此可憐。力柔金褪雨紅嫩欲落落齋遺集。

卷四

六

欺絲嬌意看成妒。翠餘怨未妍羞將桃李後故倚菊花天。

白鹿洞答袁使君見贈之作

翠屏迴合轉嶺屹百尺龍鱗倒影看鐘鼓虛堂雲靜落圖書深鎖葉飄殘藤陰石古遠眠底泉色霜分好濯肝自是紫陽重振鐸可須李渤更登壇。

課士宿鹿洞月下口占四首

長松蔭寒泉，隙月墜深井。驚濤老龍鱗，散落千層影。

山靜鳥無言，月波冷可沐。不道石上月，遙疑眠白鹿。

渡溪芒屨塵，兀立酒初醒。點點松梢白，疏痕失箇星。

言尋獨對亭，相將松影去。獨對者誰子，問松松不語。

落落齋遺集

卷四

鹿眠亭望五老

鹿眠亭上招五老，縹緲輕雲不可掃。雲行誰為洗眉痕，如黛如藍復如縞。日照明霞天半飛，瑪瑙屏中映紫微。紺色酣餘青欲上，不知何處染纖衣。是耶非耶瞬已變，山靈呼吸聞生面。五老千秋眼自醒，生面年年人不見。願將白鹿巔頭，畛分我肩端雲一片。

再用前韻

紫芝不共商山老，黃石人間行跡掃。屹向天門

降玉屏，羽扇綸巾明素縞。巖木年年白鶴飛，巖

外何人學采薇。獅子夜擎承露掌，鐵船朝挂碧

雲衣。幻花空色指端變，山中豈識真山面。結廬

其下，會有時百丈芙蓉月中見。如聞咄咄呼孺

子，玉髓丹書但如此。不見當年十二郎，白雲有

約老何方。

宿天池寺

落落齋遺集

卷四

崔嵬凌鳥道，山勢與天分。香靜千松月，鐘飄萬

壑雲。鈴虛飢鼠立，僧定夜猿聞。孤枕秋聲裏，蕭

蕭對此君。

同袁使君遊石門卽事

招尋美幽壑，景物若為牽。斷靄初封幕，濃陰自

度。復露千杉翠，滴霜以袖紅。妍石棧雲深，護溪

春雪亂。濺潭鳴龍欲，寤寐葉隴鳥如憐。忽訝凌雙

劍，方如別一天。峰六攢，齒啣苔艸簇裝褰。乳竇

雲光屬雲根斧兔刺碧霄人語響蒼壁水痕綠

嵐影搖金鎖芝房挂鐵船金鎖鐵船皆峯名危藤時綴

鹿絕磴不飛驚陰奪前岵秀奇食後登鮮僧攜

夕照暝塵引夜燈傳飢煮胡麻飯寒披白露繚

滿搖香篆信鐘定衲衣穿曉磬敲山骨驚雷鼓

石田過溪應問虎卜社未成蓬自識塵非故誰

知脚已滑好教畢居士名共謝公鶴

石門禪房揭止靜二字試以偈問之二首

落落齋遺集

卷四

九

問汝止云何萬法卒無住洞聲流不息汝心在

何處

靜中何所有靜中何所見十年坐蒲團錯認如

來面

雪中渡章江夜行宿華嚴公署

飄零寒雨隔歸程江勢風馳驟行水面好從

圍雪打布帆一任起清橫渡餘泥草藏曉清澄

盡楓煙驛大明旅席縣霜正凄斷玉雲底夢

中生

繆采星矢弗納妾也今秋下帷江上乃得

吳姬小詩問之二首

相思秋有雁那惜一行書蘇小半應別江郎筆

可如玉雲朝鎖夢梁燕晚窺梳想得風流意殘

紅綺席餘

刷有梁鴻操風情底事題芙蓉江上好明月鏡

中圓鳳管輕喉度龍圖素手煎無煩蜀別院應

落落齋遺集

卷四

十

使見猶憐

五月渡章江乘風下彭蠡

芥子書生膽衝濤五月寒龍吟如有訴風力若

為官帆半飛于馬湖長淨可食快哉驚定後不

信涉波難

憶家大人西來之約二首

記得牽衣別盡雲片片飛帆今雲在眼不見別

時衣

去日悲秋晚前期下井桐無將嘯歌意零落桂

花風嘯歌家園

除夕

寒雨淒淒隱小龕驚心客歲已除三紅爐不暖
霜侵肺明鏡應憐鬢滿領斷掃名根從裂爆辛
甜蜜味且當柑何年團坐聽簫鼓說到家山夢
也酣

春日偶成

落落齋遺集

卷四

六

春風小暖排霜安斟酌春心入酒卮學吏三年
孤影瘦登樓千點暮雲敲尊前綠萼憐同調眼
底青山好放眉阿母手携春菜煮喃喃早有索
羹兒

王葆真寅文賦歸劍川次韵奉別

春風吹斷鷓鴣聲漠漠寒煙野水生越客歸時
雙劍老吳懷愁處一帆橫吏分棠里真成隱案
入匡山別樣清君學挂冠緣底事登樓長嘯轉

難平

夜行廬山道大風雨宿歸宗寺

路暝匡山下疾風顛我車激射雨師怒崩騰山
鬼呼蘆犬護明滅夏夏石隈驅佛子忽聞林驚
魄來招予馬嘶僕證立相駭澤中癯茶熟正可
啜獨坐將其鬚雨亂隱清磬風高度木魚喜怖
了不異是非定何如

中秋酌季弟以酒遂至達曙

落落齋遺集

卷四

七

好醉他鄉酒無將歸事題輕簫風雨浚清磬竹
枝西雲盡秋孤月星寒夜度難幽懷殊可數冰
署宛招提

對月懷魏仲雪

時仲雪
陟北雅

思子意何限盈盈秋水東心將天際落影在月
波中寫得詩都覩應知道不窮片氎霞自舉愧
我久樊籠

自課

檢點三年事峰頭五老知飢未貪煮雪興至醅
題詩傲骨欺風雨閒情友席塵柴桑真吏隱醉
石是吾師

秋仲芝山道中得家報迎家僮人遂兼程
還郡阻風于左蠡渡五首

摘得桂花初釀酒香驅走馬又西東飄零風雨
芝山道中樹殘花入夢中

昨日江鱗剖素書都將歸事問何如可憐遊子

落落齊道集

卷四

二二

牽衣挽阿母其能學絕裾

三將清夢數離憂為許歸期二月報只恐夢醒
仍是夢難將望眼繫歸舟

遙迤山街慰母思石牛嶺上度金雞誰知星影
惟殘道渡口波橫竟日維

盈盈斷嶺望中分百尺湖波卷白雲贏得孤舟
鈴杳靜秋風都是楚騷文

憶街中桂花

山街蕭索如空山野草蒙茸赤土頑鑿池破底
井常竭移得江花無好顏咄咄老桂爾何力寒
枝挺秀參雲間東閣孤迎旭日簾西齋對立秋
風間三秋見爾長十尺鮮青掩映薛蘿斑花神
爲我著意舞花發年年跋往還相思不信夢中
見下有仙子雲衣綢的予沈瀝紫霞蓋飄飄素
影明雙鬟數聲鼓角斷殘夢遊魂牽絲不可刪
咄咄花神能御李還香幻出素與蠻他年并州
江外齊道集

卷四

四

爾爲主相招五老點清班

家僮人來官舍三年憶外大母而歸牽衣
沾袂行李蕭然寫詩一章識達辭之痛

阿母攜兒來非爲湖魚美昔兒帝京遊母思食
停已出戶讀朱旗望眼間空倚說道南康貧炊
黍肉斷齒菰羹對兒甘豈學常梁子暫辭家務
勞空街坐鍼指慈悲救兒心清靜淨治理兒將
騎著鋤母曰矜勿喜兒頃色吏殘母曰令之恥

不疏雪滿牀室通暑常此買工集一椽母曰民
勞止為願母加食為願母若婦母曰無飢寒不
見門如水日晨兒啼飢婦啼哀尤耳母已含哺
先烹茶手持盞雞鳴兒出門驚夢戒蚤並未裝
兒遠行聲果置袖裏兒如魚在淵只道應如此
歡度問阿爺航米惟母肯酒脯與妻茶布然枕
簾履滿眼故鄉物約耳平安紙三年隙影過一
輪彈指擬父曰歸助予緣紛英綱紀弟妹妻盈
盈兄也歌陟此問母何所思母有母老矣翅腸
喜懼雙夜夜夢千里子女豈不憐若個平等耳
歸去舊荆布竹籠攜敝履為語負親知兒官只
爾爾

送季弟東歸二首

落葉蕭蕭江上船故鄉千里一潸然不知何處
重回首憑盡蒹葭野水煙
采采芙蓉當酒錢青衫白露晚江天家人若問

官衙事一片匡雲在几前

君不見答仲雪

君不見十年讀書不讀律執筆披文奮而鐵又
不見驄馬行來吏折腰雨打塵蒙蒙氣消小李
一飲三十蓋而今霜月凌晨醒眼佛子捫匙指瞻
柔而今激射飛荆板都無卓豎慰君思吐吐冰
心云異撰官負如女貞不奪何足名況于司李
冷如雪風強劍削星斗橫年年航米父哺我阿

母煮菜廚無羹一官若寐何時寤舟飄車度衣
沾露五老峰頭清夢醒白鹿羣中伴魚蠹詩籤
文管聊渡爾月影松風心眼素吐吐李生樊中
烏雨冥垂垂空橋橋坐封芙蓉長憶君胸懷歷
落知多少

舟過鞋山

何人鐵脚度天門踏斷雲根蠡水昏一隻麻鞋
流不去至今風雨老龍奔

簡大來母舅

寸管年年食蠹魚酒溪棋癖近何如
幾時門指
散殘月耳熱鳴鳴話子虛

鍾陵道中憶家孺人江行

行行陟此望歸舟搖落江天滿目秋
清夢可禁
潮夜打迴腸無計水西流
侍兒絮語三年事
季子分消千里愁
風日宜人隨意好
輕帆遮莫下蘆洲

落落齊道吳

候得雨風再賦

好風江上送親歸想得窓紗映彩飛
楊柳波容
平似纖帆懸斷影
疾于梭
聽歌新說鱸魚美
問郭遙看柿葉肥
紫螭頻泣如掌大
阿奴知否為調飢

入暑有感

霜路三千里孤帆向落暉
入門看穉子別淚忽
沾衣
風信燈如推江聲夢不達
平生電勉意于

此官情微

東林寺書示三昧上人

我來叩達公護環松風語遺響滿空山
溪雲不可煮人去虎亦逝紛紛波漢口一聲午鐘鳴
鐘餘不能去
武問三昧師達公在何許

開光寺同袁使君石亭坐雨

重到開光寺霜林酒色分都因煙雨意來就
塵群絕壁迎寒瀑孤亭鎖溪雲
寒衣遂促飲侵

袖已紛紛

宿黃巖

寂歷幽巖上山僧一草庵
片雲栖冷衲雙劍影
空潭風雨孤燈夜
人天旌摩詰
雲雷驚啼虎枯
夢不成酣

晚起白雲滿壑遊披雲緣磴而下

洞口山猶碧人間路已封
霏連銀海雪浴出紫
霞峰的水雲
叠合支機
虛虛達定知雲下者緣

新望樓

仲冬六日宿鹿洞有懷示諸子二首

良夜何迢迢松風發深省廓然餘寸心而況幻
身影寒鴉巢白雲高栖謝塵穿秋吳色亦忘飲
翻地遙遙至理悟消息達士要云靜

峨峨五老峯宵紫朝復碧點綴託雲霞千秋此
白石野花春芳菲無霜萎陳迹試觀洞口松亭
亭自清淨空華梁所艷素心各有宅壯懷薄青

蘇詩卷之六

六

一

青志士恥倖獲曳裾何太勞委運詎不適

再訪慈公

霜林點點翠微中乘興還來叩遠公冷衲以穿
雲自補殘絃詮斷葉初紅浪猜壁影原無相爲
閒棹閑到底空雨度塵玄淨夢景相有遠莫是
飛鴻

適有七婢之感慈公未索新廚走筆代簡
昨日朝雲誦六如朝來佛印忽貽書正于取際

觀生幻何必山中歲歲除塵業無遠思法雨宜
情空似學寒魚大師願力深同海為乞科燈照
吳車

不寐

寂寂深更轉漏迢迢夢餘千縷擊人思繞驚玉碎
添新怨未褪衣香憶舊時機畔寒蛩聞悄語竹
西涼月掩愁眉年年孤枕水心在不信芳魂恨
別離

蘇詩卷之六

六

二

樂博王君以雙瑞圖索題走筆贈之

我觀五老峯崔嵬落星斗秋霞色鮮兒孫衆
培塿掃除金碧壯素骨凌霜久却與峰爭寒吏
亦傲素手王君首著貧群中矯鶴首問君源何
清上有鶴髮史解推今所希人於鄉祭酒阿母
正齊眉甲子各逾九斑斕滿堂前絕絕絲在藕
我觀雙瑞圖五老伯仲否將雲滿筐拾得芝
盈缶白雲翦作衣紫芝甘可割君且歸去來持

此介眉壽

除夕得家報

呼兒門彩若為姑
惆悵家書覺恨時
雪打芳門
休爆竹酒消殘
淚眼題詩多情此
夜成春夢
夢
今何年不鎖眉
珍重雙親憐憫意
九原應達報
實知

奉和袁使君題簾雲橋之作二首

崩峨如削走鳴湫
山骨撐來鳥道浮
金井舊傳

三峽晚玉淵令帶五峰秋雲根倒影懸青壁霞

三

煥飛空按素流聞月停欄孤鶴遠相看真作廣

寒遊

朔虹初下飲山湫
漱出層層碧玉浮
空隱奔雷
堪對嘯窓寒
登彩更宜秋
寒煙雨屐微鐘度暮
雨千峰倒覆流
鐵笛吹殘問樽酒
孤情不數六
橋遊

題陳孺人灑淚篇

孫人之死也人以慷慨烈丈夫奇之余獨謂

吳公數嬰其阨孺人早聞日者言沈吟數四

曰惟我死可以代之此豈區區烈丈夫事哉

生則綬禁死則紀信孫人可謂殺身成仁矣

虎冠者何雄一紙雷霆薄橫車躡飛霜志士矢

溝壑慷慨丈夫難何乃辟柔泥捐軀代君子從

容酬宿諾一死悟聖明孤臣生有託血碧謝綬

榮義氣翔寒廓只今胡濱虎跡稀斜陽踏踏愁

蘇詩集卷四

二

雲卷

答翟起四年兄代簡

千里達江樹三年春夢思
永懷看月墮芳訊到
梅時琴淨君孤瘦
山清我自宜
拍肩如共語
應笑滿領髭

袁使君榮達渠憲賦五言二章見別次韻

奉酬兼以志感二首

朝食紫岫霞夕吸青松露
疑是白香山麻身今

忽驚雲綺紛緞橫湖山入谷吐錦囊貯已盈
塵亦其困風流憶何許敲韵寒鐘公曰此

羽初試飛翅翔多畏色覆翼得所依飛鳴各

相憶俊翔忽冲霄風雲天際遙嗟予獨羈棲寒

煙渺御國知青曾共入肝肺詎忘刻

送別袁使君于棲賢寺小酌蒲雲橋望天

老峰二首

送別匡山中酌酒邀五老眉影天半橫輕翳淨

如掃青眼為君開飛雲贈遠道蓬道一回首煙

霧送深草何處最相思峰頭孤月皓

靈境千年閑一朝故幽界飛梁架絕壑蒼壁龍

鬚挂響奔玉瀑寒乳滴石雲怪組組淒鏡涵高

下迴波麗懸別此徘徊他年晚夢債

孤猿與篇小引

丁巳春暮仲雪方偃臥範圍予迫還期杖策

獨往書生散骨將就羈縻引杯撫劍寥寂寡

歡笑沙故來相語率短吟以謝之跋程六千

逝日百八十選言三千有奇蒙塵叩齒共是

謂乎石照居士書

登金山

平江峰一點簇簇到肩青蹊斷參差石廊迴上

下汀穿林樛弱辟闢閭閻做疏櫺懸磬流空響飛

霞影翠屏從從僧熟引泉好汲餘聽萬斛如龍

噴孤根仗佛靈塔尖有草宿雲畔人醒枕疑

落落齋道集

卷四

二四

清夜月坡老哺孤亭

妙高臺

孤岫凌江面高風淨石泥雲浮千峰今日漾萬

波嘶櫓影危欄動鄉煙極浦迷何時閒嘯傲酣

望月輪低

十八遊醉翁亭追憶金山之勝卻寄鮑參

飛花白白趁輕遊勝境都為洗客愁學士曾過

泉尚韻醉翁一去湖空流登臺倚石孤吟斷參

佛看梅清梵悠回首思君天外遠
憑如來往此

山頭

亭有老梅
文忠手種

度關山有懷舊遊仍次裂宇

我愛秋山雲片裂
暮雲海蕩山光絕
我愛空巖雪色奇
飄飄飛絮深于雪
共度關山共度思
素心未許舊塵沒
公孫巧獻妻婦容
長瑞自守大骨功
名富貴各有時
豈論區區工與拙
稽首神前無所求
清心何地不林邱
若教斷却嵇康

懶碌碌折腰安足愁

漆梁

漆水浮今古
僮魚閒上下
客心何茫茫
恍恍此觀

魚者

雨行

春路翻著銀
連寒惱絮輕
已多離別意
況復雨風聲
隨清鼓車度
昏趁革行
此時故鄉子
燒

筍能啼鶯

春日旅懷得四支十首

蕭蕭古驛點更時
惆悵紗牕月影移
自是孤懷容易斷
不聞清影亂人思

祇有白雲迷望眼
那如青柳已飛絲
春風吹得花點點
九曲迴腸寸寸思

漫道寬心應是酒
纔貪酒白又停卮
愁來醒眼迷疑醉
醉裏紛愁似亂絲

膝下難忘捧檄思
翩翩裘馬浪分羣
玉更零落

千行淚夢到親闈
問寢時

鼓角初殘鄉夢壓
僕夫叩叩款行遲
問情真合

青山老嫗癖那堪
黑帶欺驛亭客夢
醒何日積得千愁
半別離我有離愁

并寄與美教日日
苦相隨飛沙陣陣
染雙眉不管昏眸
弄裂肌一片冰心

知在否若教俗却
倩華鬢列炬鳴騶
官道馳迢迢只見
草參差江南夜色

迷堪憶點點村燈吠犬時

笑殺江南輕薄兒垂鞭柳陌浪情癡可憐滿
青如許分付春風好蕩特

吳水吳山長是夢燕雲蕉樹強裁詩詩成回首
三千里夢裏悠悠總不如

送春二首

忽忽驚春暮帶帶笑此身好花誰作伴落日一
征人古道殘碑出鄉思芳草親別離蕭颯久不

是為傷春

卷四

卷二

驛路紫歸夢風光信去流三春殘日影孤客暮

雲秋零落憐飛絮支離愧野鷗今宵數更漏長
短總關愁

東阿飛沙

黃沙倚風輪賴狂著空舞蒙蒙煙霧中毋乃
肺肺肺肺人清風塵自今古安得臥青山臨
流聞聞戶

德州道大風

顛風蕩輕車搖搖驚欲墜眼從亂沙打身如
若坐震撼扶窗定崩摧萬木臥風威裂胆寒肅
心秋天怒

偶成

市亭嫻嫻十三餘絲髮繁繁覆額初不必阿嬌
金屋裏好將清月伴芙蓉

初夏發良鄉圓節驛

卷四

卷四

卷二

驛程過圓節望眼入長安氣暖如依日風輕好
整冠襟山西映紫宸極北浮舟自笑迂疏意排
桐梓木難

同王念生遊慈孝諸寺因宿摩訶菴

郊遊憩廬想次第訪板林清淨蓮花落菴嚴實
口侵午眠耐佛日趺坐蔭禪心認認長松下時
聞清梵音

次日登玉泉山華嚴上下洞晚坐史氏竹

亭薄暮乃去

洗出風塵眼山容仔細看到未盤礴意賞此曲
迴瀾洞杳雲根出峰平度脚寬翳然竹林好秀
色飽供餐

碧雲寺泉亭小雨

千巖隨意碧雲空自停雲是處濃濃林幽泉細
細聞雨聲勾落子荷意嬌輕展不盡蕭疏致悠
武對此君

月夜有懷把仲雪舊遊

水日失氛薄夜色散空涼微微漾星影纖纖流
月光塵淨雲輕迴佳處素秋妝秋妝寫君骨門
始念君狂有時幽隔拱勝乃月際叩醉眼青復
白飛揚意難忘君今空山履清嘯泮新篁而我
凌孤吳松影故迴綢繆期豈在酒太息非離傷
看取悠悠思片月皎相望

田橫鹿畱兩燕姬半車錦旋子既別緒榮

懷兼感其意遂同邱信之酌酒歌以送之

伊昔秋風走馬歸取次高歌燠別韓天涯兄弟
馬連意吳客悠悠雲樹思青柳低眉月在眼淚
山遶落懷何限逆遊征車去還來若個雲雲墨
綬綰酒家賸有淮陰邱田子雙蛾婉轉留一朝
去我臨分道瑟瑟雲寒月影秋可惜秋聲斷雁
群可憐孤月冷玉雲修城潞粉入宮妙趙舞燕
歌緩送君君行不必頻悵惋念取柔懷誓旦旦

壯哉照膽與守宮貞心轉石石應爛厥茲酌酒

三歎息聞聲慷慨行色飛鴻泥爪亦偶然青
山明月長相憶若過易水平荆卿英雄今人不
如昔

七夕得陰字

昨夜梧葉井秋風度翠陰白雲送子意未斷故
卿心赤岸金乞巧排家女和鳴共個禽可憐燕
市上兀自帶吳音

秋之仲外舅升坡翁周一甲子小詩為祝

二首

甲子初迎秋半時常增淨月照深危還看孤矢
孩心在若個兒孫老眼宜身世儘容棋局穩風
情剛好緣回遠尋常擺落閒憎喜大雅令予動
古思

蕭蕭素業澹隨緣落第閒懷失醉眠不學王孫
蒙白馬好將心事對青天一經老去衣冠舊百

三

本

六

應寬時髮齒堅小隱鹿門深歲月滿庭蘿薜已

蒼然

李元鎮道其弟仲鎮好遊竟客死玄岳下

予之

謂遊足以死牖下者誰子幻形等歸壑千載竟
誰是之子有宿緣五岳半錯趾高情癖泉石深
山友鹿豕捨得煙雲觀塔入飛仙史若道武陵
源托臂入林矣危峰影翠巖幽洞流石髓凡骨

擬凌空神遊蹕雲軌祇今玄岳顛經渺挂履齒

除官渡口號三首

懶于吏局問雖堪星者何緣入夢中酒韻文心
收拾去刊書官格好磨礪
總掃書生筆硯緣又投十指課蒲鞭年年活計
憑枯管窠罕何人日月邊

歸心日夜然江干贏得歸時菊可餐傲骨而今
剛半折難違美作簿書看

三

卷四

十一

旅次寫懷二首

播婦風塵異去云山澤居行役古所歎遠道渺
愁予青山有好顏相將引迎車車行駕飛雲山
青落日餘巖栖懷靡及目眺空躊躇寄問東籬
菊枯苑定何如

我昔盟秋風野芹白雷煮深文誦蒼鷹望腹笑
隨汎波濤激擊中投足慮多踣馮未五鬼與名
字落星諸俗簡澹無華塵峯秀可茹高街風蕭

蕭流雲靜楚楚行矣及秋風橋首風前語食泉
菊不酌簿書足容與黑婦拙為容聊復理機杼

鄒道阻雨宿小巷二首

天意蘇東郡風雲千里同般堪雷老地縣魁雨
來龍孤客窮途日憑車破甑中那如燈一點夢
入小龕紅

津梁疲佛子初鋒小困緣放脚如如地枯心得
得神鐘報僧欲定雨灑空無遣只此茅茨下居

然穩客眠

初入徐州道晚行

濤海秋容寫碧時殘霞點點度輕帷天盡平野
星分影地圻東南月半規長陣飛埃惟客淚數
聲絡緯轉歸思當年放鶴人何處一為停車問
酒旗

張仲餘為其叔秀湖石索贈走筆寄之

大江浩渺石山碧秋月飛空掃片石高歌醉月

誰其主慷慨風聞君好客君令六十意氣深彌

暮依依孝子心不學王孫豪擊劍笑殺村兒守

瓮金公所放辟亦何有駕行共推鄉祭酒祭酒

文章今在否風流肯落前人後翁出祭酒
水南公

懷魏仲雷卻寄

友道是耶非高歌懷米薇浪將之子別何處好
忘棧月滿青蘿冷江清紫蟬肥牀頭酒應熟為
我浣征衣

簡繆采星二首

昔兆長庚夢今傳太史書千秋吾子在隻眼笑
人餘安法思平滬文心問竅疏秋容剛寫碧靜
理近何如
廿載論交意飛揚不自禁笑看童穉日教語弟
兄心露靜松參影鐘寒月滿衾蕭然冰韵在遮
芙蓉浮沈

渡淮雨行歌以自遣并示仲餘

朱紫芙蓉灘頭月正明高歌問月且歸矣

月夜度磨盤山

山顛月半規素華流千頃月波冷可掬山容空
寫觀鳥道石鼻共高原遊目轉心作遙遊觀惡
車忽倒影下方散四山露草宿深井疏火馬蹄
青杏香樓雲屏山窮觀亦止車迴空引領獨招
明月來古驛共懷靜

磨盤山嶺

百尺懸崖日影翻誰將兇斧剗天門雷闢氣入
東南壯作鎮形分淮甸尊車馬度殘空外磬雲
煙浮合望中村何當坐擁千山月長嘯山顛月
滿樽

余凡三度英閣山矣漫續短章

山骨亦可裂石堅不可缺不磷良獨難安事問
巧拙茲山削徑奇登攀級絕絕車馬無息時下
上紛相喧勞逸雖云異巧拙共斯撤去去任夷
落落齊道集

險澹緣那目說頑似山頭石心是山頭月

江夜

靜夜澹不波嫩沙恰半吐如聞悄語聲垂垂紋
可譜

簡黃贊伯

叔度千秋字風流今在茲清來看骨瘦一往故
情痴布子燈青漫論文月白時心期雨雨合端

不愧吾師

予與贊伯同游吳
興稱先生門故云

春暮惜仲餘長安秋丰賦歸予行為臣

屢客矣書此別

獨作長安夢春風忽度秋與君回首意同是望
雲愁酒熱鳴鳴語燈青皓皓眸襟期良不異野
性復何求

桐江行

江流滄蕩兩山迎高帆挂向晚霞明快哉長風
破萬里舟行點點飛雲輕此山水競窮究誰

落落齋遺集

卷四

五七

向嚴灘渡垂釣天木一絲縹渺懸天上客星今
古照人盡魚也貪其餌之子披簑空外嘯風迴
帆落倚沙邨水靜山眠對舉罇一杯酌與桐江
吏渭濱羅釣今何有

倚雪篇小引

吾向嘗以意為詩多無韵之或不解法律恐
為所苦兩年来遂羅去寒冬北上乍履山川
飽食雪月亦復欣然字句點綴而思短手疏

孤吟無緒輒又羅去七月既望惜仲雪南還

韻士之心口語目笑無非詩者心雖枯頑見

之躍躍有喜行來飛觀寂想殘流斯陟危巔

晦明風雨之變友生靡落之懷每兩人磨歌

率然成韻正如秋雲之鳴天機偶引而仲雪

間絕我法眉目稍具峰官格極我飛沙蒙我

仲雪以清心沃我三者未如孰勝今詩囊往

矣吾初入里門酬應紛紛詩腸一去還可從

落落齋遺集

卷四

五八

仲雪索之否丙辰秋分前一日書于瓜步

東河道中雪山

雪徑亂山橫山山如束帶不疑縹渺中仙子飛

征蓋

孟嘗養士處

古木寒鳴起暮煙概今猶說孟嘗賢三千食客
如何在贛得難鳴狗盜傳

得家報寄大兄

市鄉春色好柳絮亂如毵嗟予念遠道乃在長
江酒兄也予良朋拍肩拾袖嗒夜半振酒脯門
指酒酸蒼鰓角讀父書分經禮興詩兄時欣博
臂亦喜探奇筆方俱不俗巧拙互有之高談
才十拒風雅亦吾師世服青復白專惡謝雄雌
江郎夢連下夢生惟擁獨鐘聲寒抱膝松
還言標綺素裂紙故刻思靜夜憶親割感
交願甘苦十年事匏匏一寒旗曲江飛秋
遊回首白雲悲素書故鄉來佳話忽紛披阿翁
折履日阿母加食時孤臆理前緒簇簇上雙眉
裁詩凭寄語何如棠棣詞

自述

嬾性何多畏幽聚亦偶然每因顛倒想悟出俗
因緣體法應非我道根疑是神恩機聊自逸落
意不須詮落落宜于酒悠悠好去眠坐餘窺鏡
笑與蒼蒼山頭有客思蘇子無言欲問天長松

齊齋遺集

卷四

李花

詩作伴野鶴定相憐惜死思前達勞生避安賢
行藏殊未卜腰折阿誰邊

懷口集之

臨風思口予相對一高歌倚爾千秋意予茲安
局疲情瘵緣采劇集之詩兄詩料然韓多誰是
憐才者仙曹貽老坡詩方應

閨思

一簾月影上疎桐無那華人在影中剛却玉釵

落葉齋遺集

卷四

四

搔首望遠清何處又孤鴻

望東阿山

山色蒼蒼帶遠天輕雲如蓋覆山眠是濃是淡
山無語此意吾將問米顛

晚次東阿野望示仲雪二首

疏疏樹色點山雲淡淡秋容落照間不是君心
清似水何人共我說青山

雙車徐帶遠山行行到疎林終一停半樹半山

雲外合天空日落總浮青

過新城吊荆卿

壯士有奇容徘徊欲與俱卻憤太子意慷慨遂
登車登車白日寒澹車何足歎所嗟惜賢子成
功良獨難吁嗟乎功不成分非術疏賢子怖死
壯士孤不如當年客誰在悠悠此恨空千載

去冬過東省飲民舍柳皮柳盡白今復成

陰矣

落落齋遺集

卷四

四一

官道依依柳相憐我舊過霜根膚轉嫩秋葉態
翻多昔去同慘淡今來解晴歌凭君青眼看行
客好風波

紀夢

恍到蓬華地將無現宿因心空瞻大士信託此
真身今尋中箱秘看來玉樹春初祥象不遠誰
為洗碧塵

紀行

漸喜青山近生憎驛騎過秋風解送客老樹似
迎驛驛驛驚官擾山山洗我愁前程殊未達夜
漏已添籌

車中偶成

行行過魯地秋氣正蒼森廬而羞山而文心映
水心輝高時斷夢風爽一開襟無限躊躇意荒
碑古木陰

憶家園

落落齋遺集

卷四

四二

夾水盤層松曲曲開白瀉疏竹不盈畝臨水自
蕭灑小樓兀其中倒影月明下

予受知荆溪周老師執深園士之戚耿耿

此心寄之柱篇

志士悲遲暮而余早致身十年塵凡硯一日傍
楓宸白頭慚知己青眸見古人願言敦素節未
敢負陶甄

彭澤山行

山形踈兒首后嶺趾難受步之恐或蹊與人何
起起忽復列平時知出層山口遠望一山青未
知其名某想浮蒼蒼色其下可招榻清賞與何
窮欣然思邨暇可喜渡江南數日則餘九

晚山

每憐清漪晚山蒼晚景于今始一望映日初浮
紺絳色籠雲徐極嫩青妝遙看宿鳥過層巖恐
有此人在上方便擬褰衣天際攝攬將佳氣貯

落蒼齋遺集

卷四

四十二

吳表

渡淮

勞勞以遠道六度入豪梁始酌甘泉味繞關秀
總香雲情如素熟鳥道亦吾鄉以此南中景歸
人早欲狂

過閩山

去年霜風吹指裂山容踴踴愁雲結今年山容
為我開蒼苔浮翠點山骨下車指顧四山間似

有愁人雲際孺廟貌峨峨再稽首落蒼我懷神
何斷不願天途門劍鋒但願清齋煮白雪請看
運容幾雄心若爾雄心不銷滅歸去來兮意悠
悠芙蓉寂寞江之洲好將一片江頭月對對高
歌洗客愁

懷方玉旋

每恨吾生晚于君見古人如何老柳子卻現牢
官身道貌魁高韻婆心點世因茲生真鐵土說

落蒼齋遺集

卷四

四

法且休頻

渡江別魏仲吉

慷慨在遠行蕭瑟悲秋氣閑難速快飛超超阿
龍魏龍魏日夕度銀裏絲脫腥穢味竿共落青
山點畫浮空翠吾端寓此憶滿眼邱壑起車行
乍遠先心賞遙相謂古驛引杯雙孤燈分影四
洗我俗腸空指我詩律細門指蕭拍歌鼓眠枕
我臂揚帆瓜渡頭我怯君乃厲風柔浪不驚毒

聲雄榜柁焦山似畫鷁金山如螺髻疏雨帶飛
雲空蒙亂天際孤舟共迴旋忽失蒼茫勢昨日
羈客心今日故鄉意何恨同歸子旦夕催分袂
明年早著鞭相將共攬轡

閨孝弟文書而有作

勤勤讀父書十指博五斗阿兄腸眼枯青衫曳
履之力田間達年弓治顧其後嗟哉文不易矣
澤可廢否竭未倦翼餘季也洗我垢指點新穎

春春齋遺集

卷四

四十五

浮落勾手如口應汝心鴻鵠念汝影孤鶴玲瓏
兒子心賢冠亦何有狂歌明月前飛揚百杯酒
學餘草

月下同友步松徑

松際清流影蒼苔數行跡徙倚聽波聲上有玉
露滴素心追太古玄言永令夕月落未應眠為

君煮白石

除夕

閒心驚爆竹孤影冷燈城豈是希夷殿經年一
夢過

送春

倏忽春光去閒鶯一振然皆冷長似夢樂事又
無緣

雨中聞楊展

坐來成小隱靜悄不聞曉細雨鳴鳴午輕寒燕
語雙去雲初覆地貝莖為穿窗縱有凡心在看
落落齋遺集

卷四

四十六

絃也欲降

晚涼即事

清風動疎竹高枕北窓閒偶逐飛螢起時看好
鳥遶月當天末夢人入夢中間碌碌炎塵者何
如此閒閒

雨梅

梅含疎雨別生春長點花梢罷不勻折得一枝
應自遠遠香清絕喚花人

閒懷

離恨年年在懸情夜夜深春風不解意吹落海

棠心

晚飲菜花下

黃花覆地映清樽遙見籬邊雞犬行細竹絕沽
夕雲漫遠山猶帶晚霞明鄰家煮笋戰饑供香
子烹茶淡菜傾興與劇歌聲頻促板何妨卿我復
卿卿

落葉齊道真

春

四二

偶成

鷓鴣深樹鳴何處不關情巫山元是夢浪道雨

雲行

夏夜

犬吠人初靜蛙鳴夜正幽書空多怪事問影亦

何求

和陶飲酒十二俱拙直無餘味今存其四

人生有真樂曉此目前是會心豈遠求無嬰亦

無毀懷想在黃虞境不帶爾爾水流復何心風

至秋文綺

閒行曲欄外舉目見花姿籬菊滿園中飛鳥棲

葉枝升沈朝復夕林木景多奇悠然意自領性

拙適無爲此中苟無累安網安足羈

渺渺天際遠秋風來肅然木響葉頻飛靜情似

深山閑卷如千載神往太古前俯仰自優游杯

酒聊結緣

落葉齊道真

春

四八

芙蓉依映水依依取人憐蘇霜推其英旋失向

時妍所以貴松柏亭亭歷歲年丈夫自有志寧

以安移遷

白下送友歸吳門四首

旅邸乍逢君論交一杯酒悠悠千古心雙劍寒

星斗

秋風催落葉惆悵送君行別思如何許注壽夜

夜聲

姑蘇千里道四望暮雲深日落孤帆遠相思何
處尋

去去從茲去蕭蕭木葉愁離人無限意寄向大
江流

擬怨歌行

夜風起兮宿鳥飛羅□□□□□□□□□□
□□□芳恨悠悠兮不能忘望寥落兮橫天□
無孤枕兮黃昏歌人心陰兮口生波起徘徊兮

怨情多仰問蒼蒼兮奈遠何

如夢令

庭院紫微誰伴樹上烏啼聲亂畫長人已眠又
被蟬聲驚斷長歎長歎初放芙蓉滿岸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五

西臺青瑣

劉康谷父母

又

又

魏仲章

周老師

夏誠齋

熊青映

戚司理

門人余朱之

陸景鄴

程都昌

白彭澤

周綿貞公祖

程都昌

落落齋遺集卷五目錄

吳生白

門人林喬玉

劉康谷父母

曾二雲公祖

錢牧齋

楊周卜

繆西谿姑丈

劉念劬

李懋明

解羅浮

李世臣

徐見與

魏仲雪

孫愷翁老師

熊壇石公祖

何武義

夏絳菴

黃陽平

張達玄

周柱明

吳濫石

吳生白

周老師

毛禹門

蕭元恒

劉康谷父母

葉慕同

史崇仁

韓泰楨

陳玄洲

楊斗樞

同年某

馮弓間

俞厚子

李輝敬

汪

宋文希

姚鏡初

趙縹戎

劉康谷父母

須曰華

徐若谷

馮禮亭

南損齊

侯六真

溫清實

陸太和

王玄殊

胡漢涵

謝玄中

張虹海

李碧海

楊升之

黃行其

丘太丘

何武荻

王靖江

吳本如

貢二山

魏明實

王旭泰

解羅浮

柳靜長

胡素六

李緝敬

閔非臺

徐泰掖

王克承

張仲餘

吳繼禪業師

郝念之

繆采星

繆采璧

趙漢如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五

落落齋選集卷五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選之輯

西臺書牘上

大任
會集是校

答劉康谷父母

老父母水心卓誠掃清衙臺既使區書無所容
其那移則錢糧清使差馬不得下鄉則貧民安
歌頌已遍窮鄉矣今所亟望舉行者革信地快

手使雞犬夜寧免廟寺村墟時聞弔拷之聲爲
第一義其他惠澤自次第均沾神君妙用非迂
拙所能仰贊萬一至官戶之糧收邑較爲獨少
從前掣肘在胥吏使漁數千似不獨在此項但
未能先完以爲民倡是用愧心若老父母竟而
漸督之如舊例以十限爲率則治生輩斷不敢
獨作頑民也其官簿少載老父母已洞察之
流永博每晚收進黃簿不落吏胥之手則流弊

路窮自無他弊此亦老父母明見所及不須更
贅也謹此以復明問再諭黃冊紙飛乃紙店事
豈敢以冒罔利之機倘有以此干責者必屬假
冒統望以三尺懸之非地方公事愚父子素不
與聞非面請札陳知老父母必弗垂聽也辱下
問之雅教布腹心

又

再領台簡神肺爲清老父母留心民瘼如置赤
子於懷啼饑號寒撫摩簡至今農夫野叟所囑
囑而望者惟是農忙舊例百年相沿每至五六
七月催科勾提悉從停止往牒具在萬已同然
即功令森嚴徵火迫老父母實有仰屋之
嘆朕爲民父母首重農時民亦有心決不忍負
勿以從來相守之善政顧自今年廢之以爲後
日口實也老父母若舉摘欠多不及五分者另
示提比則斯頑知警仁義並行即使官戶不在

幾州之側治生輩亦甘之矣。臨臺公祖觀風試
計。漢臺之下妍媸已分。家兄應吳卷似勝前時。
兩試不審可得特拔否。家弟應星已蒙注念。又
前所而懸表。妹夫夏寶忠傑識其詞名。駒汗血
尤家姑丈諸子婿中之超異者。各以其卷附求
破格之拔。陳幽風而歌機棧。知懜懜君子必異
於聽矣。妮妮不拜。

又

向以農事仰乞神慈。雖蒙寬及旬日。已不啻三
時甘霖矣。葑菲不遺。可勝感佩。敝邑諸生既幸
進而教之。竊於兩題中窺老父母明德新民之
學本之。于無怨之剛。夫無怨而要之以止至善
則亦無倦之說也。敝邑之民沐浴仁化。詎有量
乎。一二社友向從都下。時先懸垂青肯素。屬人
望非阿私所好。至家兄家弟已辱收之門。膺老
父母文章宗匠應垂隻眼之觀。又不取內舉焉。

讀矣。仰體憐才之念。雖私責不廢。公恕不以遺
讀爲罪。

與魏仲雲

去春初得兄前歲冬仲之札。并惠敘言。恍然相
對者久之。是役奔走半年。始得脫手。六月入里。
七月北上。十一月假還。一年之中。往返數千里。
都不得有白門便人。通一音耗。今春之季。適虞
山晤叔子。知兄已持籌關上。竹頭木屑中。應不
減雅人深致。耶弟前歲亦曾強與兩月。是時爲
初清宿穢。力洗惡聲。不似部關安而不貪。狀知
居此者。口取手足一刺。不到則百蠹叢之。凡所
爲商患者。非言而左右市儈之類也。要惟勤而
清。而恕足以消之。可以造福。可以長譽。否則惡
聲蒙之。不可不長也。兄素心審理。下悉苦甘。不
須弟囑。而見今可申忠告者。正不得外此。要著
也。弟以懶而澹之性。乃居是非風波之場。將爲

客容免符乎將爲矯矯博名乎將順流而安波
乎將迴澗而樹幟乎將趨炎而效顰乎將占風
而望影乎度皆兄之所不許也寧拙而直毋曲
而達吾黨有人心期未改落落之素其寧敢負
同志乎雖狀已陳之唾拾之無益孰爲方今第
一勝算急宜建白者乎孰爲方今第一人才急
宜推轂者乎孰爲方今未發之邪急宜錮斥者
乎孰爲往時未平之案急宜糾正者乎兄之助
我應在此不當以煦煦套語塞長箋也憶往時
吾輩氣誼之投每每率狀而合今亦各各不羣
兄與孟旋超狀于木末亭畔讀書悟道飲酒賦
詩何其樂而達也相與者何人最深酌可以托
契最堅凝可以托盟最饒經濟留心時務又有
何等奇奇怪怪宜微知之者此非燒燭夜對不
可了狀相晤尚遠從此以筆札爲而語耳兄諒
已幾何何時可及學僉之格後來之秀英矣通

人第日在簿書中酒樓錯過兄居往來之衝道
若如織亦鎖封之隱觀人之會也倘留意乎弟
以八月杪北行嗣後當在長安通問矣拙刻一
冊白鹿志一冊則弟別來功課也兄詩當益富
有新刻本可惠幾帙音問久澗不覺視獲郎報
中事皆兄所悉故亦不十筆及之以聞所未聞
爲急耳

候周老師

恭惟老師至情純孝體道含真以居憂讀禮之
餘沛扶危定傾之用凡今之門戶重而君父輕
情而重而紀綱輕者則惟禮可以已之老師靜
觀極詣資深達原弟子他年亦何能仰窺萬一
乎竊于今日而預賀之也向者伏承懇誨務養
和平敦佩終身不違衆倚狀何以免翹翹之嫌
而仍不踏客容之謂何以洗塞白之套而稍無
負建明之思孰爲時事第一義孰爲時才第一

等老師武庫之所森羅夾袋之所儲蓄幸以千
百之一告之斯則老師終始造就如天至德乎
滿門生遂來竊飲之疑竟遭投杼之患彼人信
賤役之說將何以爲剖白之路此又某所憤懣
而欲請者也

與夏緘庵

諱坤南康守

康郡案牘乃多伏莽官其地者甚費心力矧台
文當上下修隙之會事事大費幹旋總之堤工
亦非尋常可比

卷五

七

若成原是陰功無量又不特前人未了之局爲
重矣白鹿名區傳是紫陽吾輩爲培植人才計
率而由之亦復何罪近聞有屬僚而權殘之者
不佞第夢寐不忘且須昌言於 朝若地方調
護終藉大力耳

與熊奇嶼

諱德陽

不佞弟特罪仙鄉理愚無似信心而往貿貿何
知地方既有遺愆世法又復如夢自謂不足

數久矣輒藉明公鑒其素拙逢入說項貞卿諸
公從而倡和之遂使驚馬昂首同驅飲水思源
其何敢昧憶自江州晤別半載之間輒復紛紛
直道不容名賢去 國虜憂方大 國是誰持
雖幸正氣之未衰亦慮羣陰之尚伏邇者腸
之詔屢下知 聖主不新轉圜臺下其脂車以
須爲世遂計終不忍鳴鳳獨居空谷也不佞弟
需次尚遠暫還故里茫茫迷路待乞指南托在
非非野道集

卷五

八

同心想不庭外長君次君希道痛思

與戚

諱其史南康司理

匡城如斗湖山接席真成吏隱名區如不佞之
疎冷者宜藏拙焉何意高賢亦復至止輒令人
有縶紲在前之嘆李官操人生死關人進退不
以地分局也門下大 其以矜慎行之賢者倘
有同心乎衡齋清況正堪神往招五數權食風
以構向有小銘懸之北牖若能爲不佞綴銘詞

于石壁中者亦拜德之一也白鹿主盟李膺專
資幸毋多讓諸士被摧折者望與夏軾老昌言
爭之已悉之軾老札中不再贅

典門入余宋之

行時倘承纒縶至今念之茲以萬兄遠來稍悉
近況靈山會上應多筆魔蓮花若以塵趣往者
即非所望也白鹿遂有魔劫僕愧無金剛刀朕
終須爲吐一言幸語諸兄無爲悵悵佳稿刺就
落簿香遺集 卷五

希惠幾快

與陸景鄭 南九道律安龍

長安悠悠忽忽局而人情互相牽顧遼事都置
度外黔蜀亦若夢中因念 國家欲得真心任
事如台臺者宇內寧復有而今地方典釐既已
畢舉饒南守備一設保障尤喜有資而兵政易
地匡人習情時有細人奸造浮議以圖修怨於
夷九際而欲盡翻其兵案者台臺霜鏡在上餘

武是先回無容其逞狀未嘗不日之何隙也昔
從前諸案乖謬國多而矢公矢慎不敢徇私
爲喜怒則可質之白日至漳陽庫藏交盤尤極
清楚恐庫吏過後作奸情口談託則乞靈斷主
持之其他地方利病無煩多贅要亦眷戀明德
不覺叨叨耳

答程都昌

都爲器散邑治者數多傷指獨門下快才遠識
勤恪自將下車伊始輒得其綱不佞向以卓異
推言之上下問而今循名蔚狀千里神慰夫訟
易理通易清所難者一片冰心遊方之內毋遊
方之外耳以門下之品之才就業以持之終始
不棄都邑從此其爲善圖乎門下勉之矣

與白彭澤 詳報光

彭澤有先賢勝跡可鳴琴治也近者盜賊殘
害強盜集故特借神君整頓之計妙手精心處

處迎刃邑且改觀譽當益起縣之前令多受
垣之譽非必多藏誨之乃縣之稱賊黠吏通謀
布置假此脅息縣君耳聞衙後牆可跨越似宜
峻防又有一二大窟窟穴城中擊敵縣劉父母
知之極其可密問之而擊之之法須計之陸鼎
老毋漏風聲反受毒毒也在台文卓識通方知
必裕如特在親知故叨叨耳貴治兩番觀風試
悉不佞與目其一等中者乞查其名而獎進之

落澤齋遺集

卷五

十一

併示區區文字之誼狀不必假借以他事也

答周綿貞公祖

日以莢莢申候病蒙庭納反辱批答愷至益乎
披淑氣而依朗炤也道誼之篤海內正人共仰
泰山北斗其亦何敢自外愧聞謙疎才無當提
誨耳舟次錫山再沐翰貺台意殷渥何以克承
敝郡孫淇翁某之太座師也淵源有自竊所服
依若其居鄉之清介立朝之正直凡有心知

詎能以黑爲白乎此自台臺一流人何辱問焉
一切指迷啓暗均望明誨而辱教之

答程都昌

承教具感雅意狀地方共事藉庇已多正不在
世法稠疊也惠儀附璧并謝倦倦都昌多口之
地往往不風而放惟寬嚴交濟冰霜自持省差
役清衙弊以門下神明之才出之裕如耳臨別
贈言想能原其意也

落澤齋遺集

卷五

三

與吳生白

尊中傳粵東備司

四方多事粵東晏如臺下保釐之功卓乎茂矣
粵夷伏有戎心週復何似知曲突徙薪妙有善
畫仰惟聲實兼隆朝野倚重旦暮應備節鉞素
辱宇下之庇者亦奚敢後緇衣之好也家祖夫
徐某守其誠朴幸戴二天臺下推屋烏而破格
提之感佩曷已冷局無以自見欲乞一管稅小
差似屬難名宜爲爭地又慮其以此買罪狀自

大德施之直足噓枯潤朽倘其敗度敏怨意下
直繩以吏議可耳諒不容已無復冒賣

答門人林魯玉

詩森

美人之想何日忘之忽接蘭訊如捉麈相對也
清心妙義博雅宏深充前力而引新緒日復臺
臺爲期一彈指間杏林春煥矣不佞業已戒途
輒思稍言天下事故人相愛宜有良規若新語
頌言非所願聞也

荅門人林魯玉

三

與劉康谷父母

林居數月備承舛轍行時縫總之情地超管格
非復可以筆舌謝也仁民之政宜民直人鄉莠
之言莫佐萬一竊有私念謂老父母臨事詳儉
博訪精研自是神君妙用朕人心不同耳目難
寄寧兢心而獨斷毋旁聽以啓奸且行簡則日
有餘閒省訟則民無紛擾疲憊差役下鄉之脚
馬力禁捕衙擅受之呈詞舊糧徹底追籌摘蠶

欠多已蒙承家父之一得近聞簿止開米數而
不載田糧終爲那移之端亟宜查田改正凡此
愚見聊附古人贈言之義以備高明察酌家父
愷直成性每好盡言惟老父母以過家至諒尊
嫌鑒之尤不自所夢寐弗忘也

與曾二雲公祖

豈弟作人求賢如渴此賢侯事也文章氣誼友
朋相引此弟之私也多言煩稱寔衛士林之秀
荅門人林魯玉

卷五

四

向別時面布所云幸不以多驚罪而慙慙之者
則請陳一二焉武進諸生吳鍾麟弟十年之師
也名宿品孤羣望所歸寔應冠軍之選不虞爭
等之知無錫諸生顧嘉舜江陰諸生趙陳武進
諸生吳鍾整皆弟所心儀于師友之間者也悉
望注以隻眼高拔其名若家兄應吳苦心力學
試必先入家弟應星穎而有志老公祖垂情而
破格先之又不悞弟之諄懇矣其臨期開請

第至親從鄉紳之嘗例者家父主之率不以相
廢蓋弗所以私于老公祖者止此

答錢牧齋

不肯孤踪暗識臨淵夜行于天下國家之故范
如也朕私竊自念時事破壞歸紀綱廢弛此行
塞白將以爲首而辱承台教忽發其蒙台翁居
揆席握樞衡其于清朋黨振紀綱茲一言仰窺
一斑矣所恨匆匆就道弗獲前益執爲切要之

唐荅齊遺集

卷三

三

款孰爲整頓之方倘有便鄙不吝終教之否乎
孫老師身繫安危還朝何日翕台何以籌之
并希指示講筵虛左寵召非遐拱聽履聲之入
發武庫之藏耳

答楊周卜

講新期

台臺夾日孤忠擎天巨手囊帷行部江漢爲清
屬當黔蜀多艱兵食交匱百方措處以効纓冠
者罔不干楚是賴非藉台臺妙運經綸力籌接

濟則西南半壁已不可知朕勦局未畢撫事難
言水蘭合謀後憂方大忍須終藉神靈以爲勝
着若朝堂之上不遐拱手以聽似未易卓朕建
一長策也某書生蹕蹕初塵驥後未申仰止之
私先辱瑤函之錫既不敢卻賜以蹈不恭之罪
祇有抱愧叩勒而已

與繆西谿姑丈

自別台顏後以九月望抵都門晤諸相知皆亟
慕齊遺集

卷五

六

問還朝之耗計閏月中定得侍色笑冬寒暑
短不如早發爲便也此中議論正是清明一二
伏莽彈擊以去即南中閃爍今已去其大者想
邸報具已入覽福清行志自不得遂第聞蒲州
誤信聊城故福清添以爲憂主上神明而內
憂未杜激之不可緩之不可所猶可爲者大端
雖得志亦畏外廷之議使交關之人去則清明
之象可長保也不肖初至無所知識塞白之後

行觀先後緩急之宜要不足當一臂碌碌爲愧
如何如何新總憲屬之司寇新蒙宰屬之親憲
俱可謂得人副院將借重李懋明矣近惟點陪
之舉一箭雙鵰爲小人播弄機關總憲深爲
主上所器重可無憂此覆轍耳此中之事大
都止此家中之事則望少篤故舊之誼一斥謔
構之言使鄉曲間知有甥舅之名使家嚴少釋
眉頭之苦使不肖得免三千里之憂此姑丈恐
能俯原

答劉念劬

薛應遇新墅鈔聞

敵鄉爲加派之重兼織造之擾民力已竭即入
于闕者利在東西南北也而鄉民斗粟漁舟動
遭科迫今之爲關其謂之何臺下清心妙才愛
商恤民上不妨公而下利于途此不佞所趨首

落喜齋遺集

卷五

七

而亟也

答李懋明

茶之萌瓊獲托蘭與餘芬每領教言如寐斯醒
竊思中外多故厝火漸熾非真豪傑識力作用
不能擎天柱而補地維台臺主盟吾黨匡濟斯
民津門鎖鑰新資韓范而望隆寔茂指日精重
名頌以表正中臺肅貞百度蓋中外同心正人
翹首久已有定擬矣恭辱以舊知式執就範稍
得伸其肩舌以爲前驅則誠三生之幸也猶爪
共嘆伏莽未消愧此綿力其未有效亦惟台臺
終進而致之

答解羅浮

薛應遇新墅鈔聞

向聞沙之清幽爲仙吏飛鳥之地年文翻翻乎
仙才仙骨則真仙吏也治行卓然長安譽滿其
以異等超召與今弟年文共出筆上之花而鳴
梧桐之音者指自計之弟托在籍末最辱兩

冀與同心之助幾幾望之願年丈努力卒
以慰故人之望

答李世臣

薛青野符令

向從行卷中病領文心直望爲天際真人也卿
之役獲附驥于今兄少文年丈想見瓊枝玉樹
王謝風流而今仙令飛鳥兩地琴清又見潘安
之花縣矣芳譽翔空冰鏡倚望屏有兄弟之好
詎禁起舞耶令伯碧翁老先生舊沐國士之知

落唐齊遺集

卷五

元

久疎起居每懷夢寐便希道此耿耿

答徐見與

薛足宗荆州司理

理官之寒瘁不仕向身膏之矧荆方多故轉餉
徵兵日不暇給上費調停下煩綜核自非老鄉
又之敏手遂刃期若懸空者孰能勝其任而瑜
快乎賢聲久已滿都下辱在樸末實有餘榮維
國是而清仕路同心之助翹首望之品地車
狀端不以齒牙爲重而棄懿好德亦何敢後焉

答魏仲雪

初秋一通音聞弟即料理東裝候復半年矣關
政清惠遠近所傳狀以仁兄道品居此市曹終
非了局同志俱以爲念歲底轉局自是弟之責
非兄事也公言之私言之政有計議意得南銓
乃妥同人中極可同力者有魏廓園在邑中言
兄試事風波弟竭力周旋乃得之于文宗又得
之于儀郎而宗伯執意甚堅必欲少處陸兄故
不得已聽之狀儀曹定稿行察衆中首事之人
第三懇之而後易者區區之力不可謂不盡便
中可與諸友知之勿以一人牽累爲弟罪也弟
率其胸中所見與廓園爲同盟聊自有以塞白
狀欲不見首則難欲以一口挽奄人膏肓之疾
又難之難南中有所聞幸索便示我新詩種種
讀之冷狀一清長安車足之機弟詩賜又去日
以城務紛紛客席擾擾即欲覓一句爲酬

落唐齊遺集

卷五

辛

得也方青湖連利數年使人胸滿都亭令在案
乎在官子何時得一犯青念之慨狀

上孫惟齋老師

伏聞莊節關外進而還軍廣寧可唾手取也傳
者言老師運籌之妙雖入虛陽以數行空孔難
其腹心爪牙疑而誅殺者無數如此勝算在吾
目中矣或者言幸之任甲者不遇四廣勝之精
戎者亦復寥寥王帥乃取勝焉人言固不足信

落葉齋遺集

卷五

三

朕安得如李愬者以剿老師之指麾乎時可乘
機可赴老師勝算在心而將軍不能如意則牛
之功不下于戰圖一廣寧似亦費收拾也滿不
萬全動不如靜善生備見面若此矣老師幸私
教之長安議局紛紛往事都不足遠近者老師
大疏鼓舞邊疆將吏之心半樹戰機在右之興
自有深意豈爲市德而庸人有心懷育而口舌
敢出有本欲備主而藉難異同至于欽防

多有衆怒所向坐此吸吸幾幾相左朕老師

通其變而盲者自守其權正可置之度外木段

人情只好順前無事耳老師教勸勞臣其辦議

者倘始藥焉亦聖賢委曲行遠之微機也老師

以爲何如讀擒狄始末故言可謂仁義並用而

心一諾老意弗盡狀恐寬一步則彼亦雄一步

此又弗悉老師公平宰物之旨者也筆在殊無

所知而四哥示以台旨若可不棄千門精數亦

落葉齋遺集

卷五

三

感發吐其坐井之見供老師一哂雖瀾勝始不

罪也邊地斯來軍務竭集伏惟爲國加餐仁懷

申獻聖恩非表

答熊壇石公祖

長江一帶鯨鯢爲窟而敵邑下當其衝若奸究

鼓楫如君山聚兵之謀則父老子弟不得安枕

卧矣幸藉台臺握鎮鎗之重運制勝之奇使羣

妖授首江上安瀾徙薪之功勳之舞鼎美托

蘭芬之末竊避梓誼之餘簡員言責撫心莫
惟是邪萌之尚伏視羣妖而易蔓台臺澄清南
部正人所依何以明教愚蒙使鼓螳臂乎

答何武義 韓士晉

景仰鴻名已經十載自辛酉春一函通候又及
三秋矣依佩之私無刻敢後而往返京邑車塵
無定心期渺渺空望嶺雲而神飛耳粵西天末
非所以居台臺惟是震鄰四警半壁支撐不藉

落落齋遺集

卷五

五

方叔召虎之猷執當金湯鎖鑰之寄台臺誼急
纓冠過于室中自牧虛聲實若使之內孤外懼
焦頭爛額而不居其功功在人心簡在帝心
此非一人私言也分專閫而樹偉伐桑梓獨藉
台光還朝伊邇詎容多讓至吾黨同志亟望
羽儀不肯孤拙跛傾架誨又未可寸楮盡矣

容夏緘庵

星渚之荒涼天下所稀見狀青山白石古壁

泉雅與吾輩道氣相宜台臺兩年循良望履
郡者品固以地益章既兩入啓事恭肅不遠
錢糧考成太嚴而催科往往見怨地方之難殆
不堪久處弟辱在素知斷不敢自愛其綿力候
有內地之缺即可借重此兩分內應爾其寧敢
先貪天功雅意稠疊見之驚却正施可以交誼
拜登別賜附陳完璧相契之誼固不在世法中
非自外也但萬二生無事可念附致一函于黃

落落齋遺集

卷五

五

陽平候其行部將近或在省行事時見便致之
然後令二生控訴純惟翁臺斟酌并示二生知
之

與黃陽平 韓元會 江右督學

往年共事雖一江相隔而神氣交親沐高雅之
直特甚時耿耿念之江右文章名地邇來風格
卑弱翁臺人振宗風刷其腸而煥其形誠此道
中快事豫章此後數十年名碩之胚胎也須以

考成潤及渤海無論塹保障而重繭絲且舍經
手而罪他局同志共駭既已明雪不必介懷矣
白鹿書院典自紫陽先輩名賢加意造士一切
科舉月課之規素關文宗條教舊南康袁九際
規畫潤色起故維新而不佞弟實董率之月以
朔望再宿山中風雨寒燈手披口授以刑官兼
塾師者蓋五年于此諸生文心朴習亦既改觀
辛酉賢書三倍往日不意去秋張鍾老修郝于

舊南康因推殘其舊子弟幸舊後臺注石老元

重

江道陸景老苦口力爭漸次收獲而覆盆者二
生其一則但宗說也宗說兄弟在南翁郝先生
門下文才行誼卓然白眉特以舊南康生祠此
子實爲倡首故患病即先降青補考竟行奪廢
言及前事宜使魄飛翁臺試召而試之其文豈
五等秀才乎狀此猶有倡首生祠之說也若夫
萬人傑者家徒四壁年少力學舊銅洞生另

遺才此生適居其首先欲破格作與遂爲請附
正案帶道汪來老憲允行之因得換次補乃
竟罪以鑽刺狀則辭爲愛其鑽刺之人申文者
手批九者乎噫亦甚矣且當時申案見在舊欽
廳中翁臺試而閱之區區鼓舞之標心將爲
書院之美事彼山草隨吟草布食生非有數名
安肯趨赴今即格前例不行特其廉可矣痛加
鑒楚鑒銅終身先生何難繼以同生榮辱

落摩舊遺事

重

恭聞舊南康不知此舉一舉在舊南康去後池
魚之殃六月之難仁人君子憐無心痛而況不
佳弟貴胎之賦難免觀其神氣肅心嚆口不言
乎幸翁臺願其辭其放得此可以廣諸神
明告之江士矣矣非私意于諸他人可以檢
例者亦廣以善以前人而掩其白醉之報也特
愛同寅親百報者

舊南康遺事

舊南康遺事

台臺沉幾定乃功高定亂已勦亂舞而垂網挂
矣隆恩再錫中外懷心萬里長城方惜中樞之
席廟謨國是咸賴主持所請新釘截缺之手
非台臺誰屬哉向遇部下快傾臺玄懷清風而
瞻朗月至今鼎縣不忘也不曾識短心謀慮殊
其據依衆立矢勦綿力讀雲中之札三致意
於否泰消長之關則既鑒其蒙與清明之氣尚
存陰伏之邪欲遲惟具瞻之地長將亟直國濟

落落齋遺集

卷五

七

如台臺者秉衡持鑑爲國家抽出一片赤心
白意以振紀綱而辨賢奸則一二伏莽不足慮
也惟台臺有以教之

答周柱明

落落齋遺集

國計匪訕司農仰屋兩淮鹽課居天下之半所
藉台臺風清海若月皎冰壺以足國裕商民
甘其味而吏易其腸真從來離政之最也錢糧
已書還朝伊邇南天之霖雨行爲北閩之車

梅不肖幸獲假依可勝欣舞乎

答吳繼石

落落齋遺集

豫章司李非勁骨敏幹深心審理者不能勝其
任向見喪黍生年兄款爲卓絕近聞年丈治行
復遠過之南昌諸公人人頌服而湯泰予年兄
尤悉道悉續至品識之超於治理外者方方石
年兄深道同心之誼貴鄉銓衡虛左以待非佞
語也司李之樂此弟所親嘗況年文兼干戈顛
沛之餘幾於無家何堪修長安之問做以鹽返
雅意國心佩之矣

落落齋遺集

卷五

七

答吳生白

台臺天青月白心寧皎朕不肖每私仰焉人倫
絕品粵東治行卓冠列藩猶不無積薪之嘆祇
緣清卿壘雜槍樞成風開府未缺耽耽先覩遂
使藩方收伯遠弗暇問如台臺之譽望亦復緩
焉朕官如傳舍人無可譯之積而台臺三載奉

功造福無量長城萬里支津半壁既已名震
騰廷推首爲屈指第建牙方譚久任昨叩之當
事者擬即借槐棘之班不使周召久勞於外也
分宜駢語奏報近有堂約率以實言惟鑒原之
候周老師

閏月初接得台札備承眷念之隆兼於今兄老
先生時悉道履甚慰懸念計達師範八月於茲
矣胸中范狀如故紙上索狀無奇竊復虛觀天

落青齋遺集

卷五

三

下事聳敝成風贅疣日益思啓一言提其綱而
振頓之心短手鈍格格不展局中關勝君子弗
爲佩有喜心狂奴不讓老師得毋嗤其愚乎難
狀此亦台誨所謂言其心之所欲言不盡關耳
根之入也今時言官正自不易薦人嫌於市恩
糾邪又爲傷體觸諱立見摧折條陳祇付空言
老師謂何道而可幾幸乎近者于役北城尚得
少解尸素妄意巡方異日或可效一二於地

若株守蠅頭日弄白簡其亦虛實剛柔兩難之
局也但差期尚遠須有一年粉擾老師幸時嘉
教何人何事明白示之使知趨向爲望毛禹岡
衆正所宗整其觸環以日爲歲而大瑞故持
之今且觀呼 嵩前後想有好機抬耳小疏如
命錄上以供覆瓦臨風不任瞻戀

與毛禹門

山中之遊大有勝情不喜識張公五女書韓仁
落青齋遺集

卷五

五

兄兩日夕清話也高誼依依歸來心醉亦有數
言屬韻竟以虛冗置之乃行時未過一函以乞
司南而長安又辱翰惠愧何可言仁兄鍊骨水
墨力迴既倒之瀾邪黨構陷正人氣短今和謀
已破公道昭明劉朝先服其辜王一鵬亦落其
首衆正喁喁之望且暮得見賜環而魏璫爲朝
修鄰待之不變今不得已變其說於齒龔之是
行爲善用小人之教雅以通君子之路是一進

也嗚呼前後應有轉機善道將行豈使直臣久
錮乎閹部方有同心所藉不在機軸亦俱有發
言再觀其後可耳

答蕭元恒

諱毅中江北學院

台臺文成作吏羽可爲饒人傳歐虎之名士仰
泰山之望而故鄉文格漸下士習愈囂江以北
實甚仰借人倫之永鑑兼作吾道之宗盟既起
其衰亦肅之紀使多士彬彬於文質則 高皇

落落齋遺集

卷五

五

之靈實式憑之不肖拭目以觀誠謝救命之辱

答劉康谷父母

行時備陳謝別之私不覺罄其往昔老父母大
雅君子以道義取人不重諾諾相欺者故幸無
罪狀已惶悚無地矣通雖鄉族廣隔私念豈弟
宜民雨露日渥目所親記孜孜民事推心置腹
而不飲一杯水則古循良治行亦何以過此哉
武健嚴酷可以御吏不可以親民潔已愛人可

以親民亦可以格吏夫惟科何傷樵宇所畏者
頭緒多差從煩耳膏不吮其血而謀必換其根
寬於八分以外之錙銖而嚴於八分以內之什
伯老父母特此法以無倦 國與民兩利之道
也祝融爲虐慘傷如許老父母側狀罪已自是
父母之心朕五十人之劫數已去而千萬人之
待命更放仁人君子遂忍忽朕乎學院孫老師
處適備道卓品精心亦聊効輿人之頌也

落落齋遺集

卷五

五

答葉慕同

諱成章長洲令

老父母以天馬行空之才本以止水之操持以
如山之力從來所號劇地脂途今爲花縣琴聲
矣故鄉遇有天幸豈弟君子率于一時朕如老
父母之璧立千尋固鄰封子弟所飲河知潤而
齒頰爲芬者也種種瞻慕之私敬拱俟履聲于
山公之座矣

答史崇仁

諱啓英

門下神識昭騰妙手刺犀以崇之頌五
乎有餘地焉神君父母之頌亦彼中所
而一見者也不佞向叨共事備悉鴻猷雖芝
未觀齒頰爲馨竊自附于縉衣之好久矣散
師居鄉端介生計蕭疎令其身後二三世兄皆
誠慤君子居刁頑之俗有門戶之憂惟門下加
意覆露之諸孫中尚多俊才有名道昌者不佞
向于觀風拔之如遇試事爲之垂青皆所望于
二天不淺也

答韓恭嶺

韓光祿

恭惟老公祖正氣千尋弘猷萬頃席上繁
之望江右情周召之謨某向伏下里則聞吾
小人歌甘棠而頌濫竽班行乃益從衆君子後
依泰山而瞻北斗也自難待罪匡城拙慙之愆
見蓋五老顧得叨庇廣廈掩瑕匿垢白臺自以
井州子弟持容覆之此德已渥又辱瓊瑤之

耶系矢弗諼與甘棠之澤俱長耳一絲爲獻亦
其土之毛也

答陳玄洲

行時備承欵洽復三千里而辱睨之何其厚也
邊疆多故正藉妙手支撐乃瀟然高尚黑髮懸
軍當人情躁進之時表急流勇退之節鄉有羽
儀後進者其望清風而動白雲親舍之思矣功
司題覆早已囑之不負明命 詒教亦托敝同
年轉那得之不誤期矣蔣尊老榮轉而語兩選
君而皆唯唯以俸少爲辭今少宰已爲留意亦
云須得一入都爲便乞轉致此意尚在此圖之
也

答楊平樞

軍興以來司農仰屋計惟羨海爲自朕之利而
疏通無術商竈兩困敝鄉之所流行于深巷荒
村者則皆私販也蓋官私之貴賤殊價賦淡異

宜民情趨其所便勢不可以壅禁急之則爲盜
竇耳老公祖經國弘猷濟時妙手其必有以處
此下車以來清風明月炤拂三吳鐵而霜威震
懾百吏旣已不言而飲德矣弟某居江陰嘗熱
之交兩邑父母皆清操絕俗表表一時而嘗熱
尤資源續茂惟老公祖行部大獎異之誠足以
助揚仁風者也

答同年某

時艱財匱處處捉襟而邊鎮虛伍冒餉漏卮不
塞則竭海內之脂無益也清釐節省詎不在司
出入者苦心妙手哉年丈水蘂爲本副以風稜
重鎮免脫巾之呼司農藉同舟之濟曼朕時輩
矣春回歲改遙望卿雲分我椒觴輒懸臆腹不
盡瞻佩之懷

答馮弓閣

諱起繪豐城今

徵天之幸獲托大雅君子聲氣之同更喜劍合

延津共事江右每嘆臺下經緯精心冰玉粹品
以極繁極速之地恢恢乎遊刃治之有何妙道
以臻此豐城寶氣有識者共欽其難名不獨弟
之私誼津津于舌也

答余星子

寒雲冷岫吏隱名區與門下相對面如戒行僧
也僕已遊五都之市日弄廣長舌不自知其刺
刺而門下清靜如昨爲衆生廣渡慈航功德無

許序齊遺集

卷五

吳

量見使者讚佛之音輒爲合掌竊星清宗鳳不
墮吾黨生色耳分香鉢以惠我具有飽意朕豈
水舍所宜殆恐無福消受別獻寸綈不當芥子
毫末也九江道陸景老附有一函望即轉達鹿
洞諸子并希垂念耿耿不詳

答李緝敬

諱日宣河東進士

久違台光時切夢想向讀大疏軫念予遺無告
議清獻以濟加派之窮其拯之于水火之中也

敵鄉此弊亦復難心而任事實難良令不易
隨之哀黎乎既兩奉 旨下部度當事者應爲
勸念也草復不備

答汪南康 諱宗文

匡城寒氣如陰山之雪固足以未絕俗高韻乃
吏弊民瘼如小家頑惰爬搔整剔夫費心手台
臺入其境有慨于中其亦以鄙言爲識途之馬

齊東野語 卷五

乎不佞五年罪狀都如行脚僧嗔喜隨緣瓢笠
空掛而現夢所結似有宿因者則白鹿洞諸生
山寒月冷午夜課燈亦復少發羣中之秀行軍
一隔遠如星散鹿眠草探文心茅塞每片幽奇
訊輒有榛蕪吾道之感台臺固紫陽後身也時
雨之化倘有意乎

答宋文希 諱賢書熱令

老父母天挺異才幽微畢紹推心置腹人人在

懷中其神明而父母之矣左右之人不得關一
短長之舌尤四方所交口而頌爲從來飛虎一
見歛屬之日以此定力秉衡持鑑山公之座虛
左俟之衆聽好德人有同心匪時舍親仲嘉兄
與不佞之阿私所好也

答姚鏡初 諱應嘉廷清

恭惟老公祖以舟楫之長才展風雲之妙手流
臣効願魚龍不驚百萬京儲卿尾而進俟都下

落落齋遺集 卷五

人心恃以無恐者則皆經綸拮据之偉伐也敵
鄉屬在几席之下尤披霜露之多某實沐浴明
德而未伸一介轉辱瑤錫耶感與愧俱矣拱聽
履聲齊心請益

答趙總戎 諱卓敢

朝廷爲遼陽一塊土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戰
士不愛高爵重祿以任武臣且以柙相 三朝
元老親履戎行蒙紀霜露此誠大丈夫立功顯

名之秋而志士枕戈飲血之日也兵將坐食海
內空虛而不肖者尚忍吸部卒之膏圖歌兒舞
女之樂劍士馬之肉作賄權嬖上之資每念及
此輒生痛恨比聞樞相愛重將軍力與督部爭
以明將軍之材勇而又有官將軍也栗如雲軍
令嚴明愛恤士卒者故疏中特表出之亦欲勵
將軍之後尾勉建功以分知人之明不願以餽
遺及也雖云自種之毛狀以此鼓舞一裨將則

嘉嘉牙武集

卷三

三

一飯之德必有奮勇以報私恩者將軍其赤心
白意懋循部下與同甘苦竭力屯種以助軍需
毋以中朝毀譽爲念來儀附返已仍雅意不
一

答劉康谷父母

老父母素心惠澤出散邑之民千水火積蠹濟
穴方有清緒正貧黎乳哺好頤格心之日也奈
何以五十人之劫灰而生引咎拂衣之想乎望

已俯順民情甚爲欣謝舊糧理無併徵某以窮
力爭之再三不獨爲一方也昨小疏入告幸有
明旨已許議覆蠲免且計部先已題明泰昌
以前不在蔡罰之例老父母其出實力擔承莫
以吏語搖動此理勢確然有害無益某實始議
亦決不以舊糧之罰累老父母也惟遵餉似聞
全納何故解不及格昨以老父母治行告之餉
院李層峰舍親渠云論欠應議今姑置之不言

嘉嘉牙武集

卷三

四

極知卓堊不得不爲法而遺薦也老父母倘一
查之二三年分之遵餉豈有從中侵食者乎家
大人備承下問可以生色家兄弟不才見撫有
負提携尚有錄遺之路九鼎全藉神力此自至
情公典度老父母亦決不忍坐視子弟之沉落
固不如正試之聽命于冥冥也

答須日華

諱之彥

傾耳台丈斗岱之標五六年于此雖蘭芬五盛

無緣一親而向往之私固不啻執鞭之慕也以
濟世深心運奇偉略加之乘履賢勞僅借蒲座
清卿之一席乃不免于求多之口豈才名固忌
之招乎辱在梓里實深愧歎公論自明台政即
暫抗白雲之節亦不得久卧東山也輪牧之還
甚感高誼若台脫則愧無瓊報敢以璧返伏惟
台紹

答徐若谷

蕭良步宣大軍門

露香齋遺集

卷五

星

四方多故人心皇皇惜重擊天之手支撐半壁
鎖鑰有托從此可安枕臥矣惟是重鎮勁兵乃
化爲疲敝之色台臺慨狀于向來之視爲故事
則自後之實心孽豈指顧風雲如李臨淮之壁
壘旌旗頓爲改觀者可不問而知也伏承輪教
敬謝不遑

答馮禮亭

薛嘉會

往過郁下披拂仁風兼沐百朋之錫賴以不羈

荊州爲交臂之悵比聞壯猷神識曲突徙薪坐
消妖黨之氛克讎震隣之思望高伐重不宜久
勞方叔于外當事者謂卿貳之坐鎮不如秉鉞
以助勦中土之救軍尤屬腹心之要地暫需時
日以暨鴻施履聲之入拱聽之矣

答南損齋

陳居益

台臺具瞻之望山斗爲標獨座之尊風雲在手
屬以海氛之弗靖方憂紅夷之薦侮乃大損威
露香齋遺集

卷五

星

靈克揚我武伐其謀而創其逆東南偉績猷聞
快心使海濱數千里盡安枕上之驚濤者功將
勦之鼎彝也傳云夷欲與倭爲嫌知屬能首侍
有方叔壯猷李彼殘魄杞憂固迂無當台臺其
有以教之

答侯六其

蕭梅貴州按院

老年益重節凌霄壯心貫日驅車絕域手莫危
疆當慷慨請纓之時固已知逆首在指顧中矣

而將之孤厲成士之心解督撫參商之意見
而察舉庭捕穴之動伺杜先標非老年臺爲第
一哉善後之宜人心爲本使蠶桑諸苗皆仰
天朝威信而靡厭無食其土地之疑以安反側
以杜後憂度老年臺必有成算無俟杞人覬覦
也兵餉如珠百費若掃猶分長安之俸以惠同
籍見此真欲汗下其何以消受乎

答溫清履

律阜 漢四川按院

落落齋遺集

卷五

聖

蜀土傷殘逆苗竄處仰惟文武壯猷運奇謀于
掌上懸勝算于鏡中使巢穴之洗蕩無遺黔黎
之安堵如故功在彝鼎詎等管輅譽可方萬一
哉黔師告潰岌岌乎有後憂九鼎之力尚在蜀
師之扼吭搗虛也台臺幸終計之還朝伊邇
拱聽履聲

答陸太和

詩獻明

黔事之裂也方幸台臺入而匡持之比見大疏

批卻導窾目無金牛矣初聞驚報時長安震
皇皇無策謂台臺尚家居不知受事何日乃有
就近借傳公祖之議不意議出而台臺報代至
矣多一番改移枉却台臺半年之辛楚百種之
籌諮朕楚固劇地也兼鄰之警徵兵轉餉責望
更殷不如黔之一意理兵而合四省將伯之助
也此舉以酬傳公祖向來之請纓耳恃愛布其
所聞統惟台昭

落落齋遺集

卷五

聖

答王玄珠

詩心一廣西按院

粵西非無事之國也而今黔又告變矣外思助
兵內思轉餉吏既累足民復浹饑台丈處此其
難哉甘露以濡之清霜以肅之周饑神識以妙
運之知台丈裕如于此第批辦直節望重中臺
恐馳馬之跡未及遍而已被還朝之命矣何
武老勳望兼高羣賢推轂朕尚遲時日者欲展
其偉略于疆場不欲虛糜以坐席盡帶之地也

贈時幸爲道意

答胡漢涵 傳一龍

省美名也賢者行其實不必居其名矧取其
名而亡其實者乎弟向固訝之狀君子成人之
美雖非既其實亦姑取其意百方補苴而上下
之和了前人之局即後事之功也老年丈深心
妙手知應之裕如矣

答謝玄中 詩文錦江西按院

落落齋遺集 卷五

望

恭惟年臺持斧西江以懷中清風明月披拂而
炤之威惠兼行既已入吏民之心而出士大夫
之口伏讀大疏文史武弁誅鋤霜肅真使廬峰
日白而章貢波清矣弟彼土舊吏遺愆積戾所
賴庇覆實多還 朝伊邇諸客西請指南

答張虹海 傳五典

台臺淵澄玉立品望隆重勝內正人方將借重
廟廊主持 國是不宜棲鳳于棘也狀廷野

天下之平東南生德實于焉在君家釋之後先
潭映矣暫領白門清况以當洛社優游行聽履
聲之入慰不肯輩瞻依之私敬翹首以俟

答李碧梅

某特罪江右騶騶涼涼舉足有冰淵之畏微有
奇幸獲庇二天拂之以清風炤之以明月濯之
以百丈之瀑而峻之寒谷之噓進不知爲上官
還不知爲屬吏微若托道義之同仰對千水壺

落落齋遺集 卷五

望

霜栢之間者亦世法中一僅見也每念高韻孤
標振衣千仞之上長鳴梧桐之凋而難驚羣棲
驚爲異物莫或想其來儀任與冥陽同遠則竟
不知爲何心今方有接圖索駿中流思柱者台
臺其未得輒想東山之展也五年來驅馳東西
南北之交不通一字以候起居念之便欲汗下
但聞鳳雛嘯嘯一爲慰心獨袁九老竟中諧者
之非不平之鳴屢欲一伸而略有俟也狀吐三

寸舌告于友朋則既時時不輟矣

答楊升之

諱先升

古文聲光若斗氣橫如仙文章吏治俱從素心
而出即操刀未幾而進刀已慨然矣地當孔道
應接爲煩要以譽望之易屬亦復在此方今儂
科撫字須兼用而審劑之一方訟察所仰以迨
命者惟今是賴若清惠宜民寬嚴合道其官之
本而德之蓋望台丈勉思其後東陽敝觀家品
落落寡遺集

卷五

里

政卓朕可爲地方同心之助便時希道相念

答黃行其

諱顯孝 蘇州司理

向叨共事每懷服台兄精心快才投機迎刃一
段光焰都從滿狀靜難吐露不見些子矜傲之
氣何其妙也撫固劇郡台兄兼而攝之政績益
不可勝書春明門外酌酒彈故人之冠期不遠
矣敝門人張惠卿蕭狀猶絮不屑一問竿牘狀
時有塵觀之憂倘台兄高誼爲懸徐孺子

使得館穀資則一幸也特使附資亦不必其煩
特以助緡衣之好耳

答丘太丘

諱光 蘇州湖廣

不肖驚下亦微托有幾氣之同時歎竊領蘭芳
少醫俗骨而西事再棘台臺勿勿持斧以行至
義不反劑倍道驅車裝明以簡書之畏軀中
外疲驚之筋使人人殫心殫力憂國如寡呼
吸應手豈患夷虜假劍楚之肉與齡之鑿鑿未
落寡寡遺集

卷五

吳

有已而肉且盡朕自台臺苦心調劑則續急之
際勝理畢和轉輸之餘神氣自肥新機況殺其
以當台臺之提振智憲將日長西南半壁終膺
九鼎在幸竟籌之使得竊憤緒餘以釋杞人之
慮也

答何武莸

台使行已勸數行奉報計兩時台臺且館鎮矣
名賢碩望功在社稷不宜久勞於外而重地

惜才每難推轂之繼遂欲以黔局相煩幸與霞
城曲盡其說狀復倚重鎖鑰者將竟經緯之緒
以擇東南半壁也一免百選誠如白論而終不
能與台臺爭 國史之芳名即黔人思功亦終
不能抹殺西奔件斯之功次鼎羅旂常日月爲
昭特黔局并集姑簡前功至識新罪故台臺履
敘賜少爵黔事之定耳公論昭狀人心不泯掩
鬱之塵行虛左以俟拱鵲履聲未須介意目前
非其賢也

卷五

史

與王靖江

江干僻壤土潤而俗龐從未沐名賢之化地脉
乍轉遂來福星豈惟江流夜靜觀輶轄歌且使
下邑風和光華昭映地方之沐澤鄰對式詠孔
題未有如敝邑之親且聽者也往在都下拜謁
屢動識荆榛傳通者鄉之父母咸播神明之譽
以達於長安因私念敝邑赤子氣氣無依其提

携而乳育之上有推心之誠下有投懷之慕者
莫若老父母是扱是望老父母倘不棄哀黎而
獨收之乎

答吳本如

律用先菊遺德

薊門鎖鑰安危所繫 中朝之躊躇四顧者久
矣台臺以弘毅大力淵微妙用上膺 主眷下
協輿情往肩擎乾之柱欣欣慶得人伏惟台臺
經緯之餘濟之以同心同德之雅師克在和則
落齊齊道集

卷五

五

答貢二山

前已有字奉答略悉此中情事見來札甚喜一
通音耗狀格套之拘寵賜之厚令人發一大慙
吾輩以心相紹兼欲得人爲世遂之寄真無隔
不剖奈何拘拘於此同鄉同事者固須氣脉相
通朕太過亦非所宜吾輩於人事周旋中仍存
一種落落之意乃覺久而可思耳賢郎責其矜

聞之喜躍寄賀於取狀稱有進者少年捷中
一試先人斯舉世之華鍾章之愛須善保其
金玉之德壽而遠於流弊之僥習謙爲福之基
靜乃學之本老叔教子之慈務斷不在居官祿
名之下也辱在骨肉之愛不脫不布其愚至婚
嫁大事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豈敢執辭近於不
情之論但弱思不勝衣遠感德爲婦時則未
可顧少需之來歲想能見歸也台賜太修傷惠
序齊齋遺集 卷五 三

答魏明實

魏明實字知府

上谷爲畿南保障昔人云得一良二千石當勝
兵三萬值此邊烽四起綱繆拮据爲力倍難靜
以寧民動以固國動以作氣正以勝邪老年

盡恢乎有餘地焉夫令之貪廉煥數府可昭垣
見膽也公而察之母取其比此亦治之大端知
昔年丈之所優特以辱愛故刺刺言之恕不罪
也

答王旭泰

一別遂隔數年甚切清風朗月之想每聞芳聲
四達輒爲色飛近得晤老年伯詢知起居治行
曾幾何時而忽有歸來之賦也驕軍鼓譟習爲
齊齊齋遺集 卷五 三

故狀即筆數之下可毀御史之第辭戎政之堂
何況僻壤此政不足爲年丈累但爲紀綱法度
長太息耳彼中兩院題疏不審何若年丈第靜
以觀之可也

答解雁浮

老年丈治行卓絕閩中士大夫交口頌之弟嘗
妄謂令在今日不難撫字而難惟科調寬猛之
宜酌緩急之數上不迫於功令而下可喻乎民

心譬如以慈母爲嚴師正使督課藥其神不
傷老年丈治術之妙即他日乘衡轡以道退
君子小人者直而和正而靜皆此物此志也令
弟年丈辱以氣誼收之併祈道耿耿

答鄒靜長

得手札縷縷隔言足當晤對弟出口詔尤取忌
正想默鈍之法益不俟箝也第舌不能茹年兄
何道以醫之遑遑之事率多隱匿來教中所謂
落落齋遺集 卷五
牙冠走死覆軍不報者尚未得其端委利害所
關甚非渺小幸密切示之想懇

答胡泰六

恭惟老公祖風係群生之望久爲東正之宗敬
歷風猷莫安百粵首膺 簡命明允五刑夫舊
京豐鎬 王脉所鍾而孤嘯獨鳴政弛法玩固
非優游表望之地將觀平明最志之風正藉老
公祖以正直孤清不茹不吐屹表正肅法持

平使奸究畏而潛消蠹窟從茲一洗 天眷方
篤佇聽履聲且不可以舊京淹剄欲爲東山臥
也某仰止高山久沾棠蔭踴躍想丰采之昭瞻庶
幾道義之提撕乃辱瑤函披對諄篤拜嘉腴賜
何日忘之

答李緝敬

察吏之暇事典正學絃誦之聲遍於泰晉讀大
疏及傳是堂稿發名賢之光續往聖之脈其吾
落落齋遺集 卷五

道中一快事也學術不明人心日變君子與君
子自分左右之袒而發之自貴鄉向使台臺居
此則異同之見寧不悉化於大治乎憂心世道
莫先於此使舉 朝有同心同德之風毋多讓
美於泰晉是所望於台臺以道力攝伏諸君子
者耳敬謝大教併布其硯硯之懇

答閔非臺謹心鏡山令

老父母天駟異才鳴球清韻發矚之初迎君而

解豈雖教易長令朕王之在藥市人却走過
眼胡授之良工測之豕之遂爲連城之寶今亦
其遇良工之日也老父母信心合道何局不收
酌法宜民何弊不去清者法之源也惠者民之
母也斯者胥之業也勸者政之樞也老父母始
難之則終必易矣踴躍四顧乃率力焉所以若
朕解也弟幸附玉筍之班竊分榮節之潤拭目
望治敬矢款款之愚以復明問

落落齋遺集

卷五

五

答徐泰校

序在維桑之曜而涉世日淺無路親光芝玉每
披讀奏議私識中原牛耳實在翁臺病榻執鞭
弭以從乃廓清之餘坐食其賜流螢一點掩景
月魄何以勝鈔臺之拂拭也舊京清講素疎北
流持有鬱接時廣風響乃此中近事意見偶分
遂生同室之爭不免岐路之哭翁臺憂心世道
將何以止其沸而解其縛乎日讀討逆大璫仁

人孝子寧無心側妄謂其僞二字共應掃除但
疑城洞開則大羣仍合高明其謂之何其性稟
孤拙涉波已畏而羈踪未脫偶感披心俯紉之
岐不臺規規幸密存之母懷爲罪案也

答唐毓承

海若之區鯨鯢所窟適因兵燹餉竭民以盜爲
生涯其輟耕隴上聽海波之沸者實繁有徒神
君慈母兼而行之民寧其居而靡不揚聲耆老
落落齋遺集 卷五 五
父母之賜東南半壁均受焉非一隅私載已也
不佞竊分餘潤快頌明聽誠不勝孔邇之慶而
老父又辱惠存耶

答王克承

別來遽復週歲每念仁兄翻覆於江沙鯨鯢之
中以我文弱禦彼蠻剛勝負之數恐不可保朕
地有定數官有成案必不至爲之下也而究竟
不受其驅劫乎天下事利與害相倚理與勢相

煎臨淵結網尚不如魚來而耕之易也况風波
排盪蛟龍四鬩豈若几案吟哦之爲快哉狂夫
之言智者擲之弟執寸管以與小人爲難亦猶
之兩造之爭竭綿力吶口以御沙豪者也入苦
不自知兄將反而誚我我何以應聊發故人一
笑耳

答張仲餘

兄近况俱悉之采石弟念兄貧無以爲計其有
落落齋遺集

卷五

聖

力可効者試耳商之不敢自愛也庭前玉樹數
年所望此亦家慶至樂弟率意信筆所言不當
天下大計聊不負愧於故人耳何以教我使發
所未曾乎地方聲聞聞中孫民庶之口以備得
失之林惟兄深心解此弟願聞之他寒溫語不
足道也

與吳樹樞師

一入長安終日塵緣客僕課爲公事偶竊暇晷

苟及國家利病賢奸消長稍一伸屈言之所謂
未大于末則行逆施甚可笑也平旦清心每自
恨不十年讀書抱此空齋粉飾甚苦假若再侍
絳帷畢三歲之力窮搜今古開發悟門或尚有
長進業已置足半途遽難退轉日望老郎入木
天之暑傾武庫之藏耳小疏數千言舍問悉有
抄錄可得一指其是非得失之故乎國學蔣君
携得手札大快積想小試既售爲秋風得意之
落落齋遺集

卷五

受

先賢姪亦青其矜諸門下士各各脫穎皆杏壇
間樂事而更祈藥石之訓鞭策之方以俾耆紳
者敢請

與郁念之

辱丈勤勦下訊益以諸品雅惠尤叨故人之誼
弟身在網中聊復爾爾寸管作樂爾暇生情殆
非奸官利根也丈何以好言譽我哉爾郎君英
英露頰想見聰秀之語筆花浮動此種至樂誰

可易比長安俗地愧無佳品爲報容續未了

與繆采星

行時數行遂隔濶如許每次家報都匆匆一函
故不及相訊近聞科考見遺甚爲惋嘆豈戰之
罪耶抑觀者之質質耶遙想上下鄉城往來公
私之事定無清心妙緒則雖謂戰之罪可也科
舉不足重自當得之所爲兄念者大售之根基
耳中年學力此時草草何日收功則三等一番

實足爲動心忍性之資吾以此爲兄福兄不可
不知福而自錯過也 國事家事弟自關心此
中有姑夫之商量家中有家嚴之主持但得賢
兄弟時存一體週旋之念則弟之受取無窮矣
凡事不能悉詳惟願兄以清心勸讀友于相愛
爲第一義

與繆采璧

高明如兄不敢以尋常寒溫之語頌美之詞相

細惟遙想文心之深靜學力之灑脫必有人所
簡忍獨見斯狀人所飛揚獨見淵止者昨舍妹
一訊來屋後之奴僮居新庄高明者亦復爲之
平及問之姑娘采石俱云已必許遣還而特稍
爲委曲如不忍數難之牛者自非斬釘截鐵具
大猛力則婦人之仁吾輩所共不免安能以此
遂忘體念骨肉之至誼乎雖朕疾徐緩急之間
竊以觀學道淺深之便矣望之望之

與趙漢如

兄之清心妙義而不遇國士之知豈好賤寶者
不尚虛逸耶朕小格之以發兄猛力是亦造物
之微也弟碌碌塵中儘博筆舌之爭都亦無用
正如幾句帖括聊供觀者眼中之花究竟成底
事業兄明心了眼應有以策我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六

西臺書牘

孫老師

阮圓海

楊蓮初公祖

張篤興

曾二雲公祖

宋鹿遊

周綿貞公祖

蔣澤壘

錢牧齋

門人朱子潔

沈雲升

魏郭圃

李緝牧

許約疎

毛禹門

蔣澤壘

徐若谷

夏絨菴

王洪崖

魏元白

錢梅谷

孫六吉

周綿貞公祖

吳石渠

宋一束

楊蜀亭

周綿貞公祖

張樂衡公祖

蔣澤壘

曹薇垣

趙芝庭

屠神南

胡泰六

饒紫明

門人饒得淵

王中認

劉泰望

吳本如

吳亦臨

瞿芝達

蔡牟來母舅

申青門

申玄潛

陸東涵

陸足吾

白惠風

楊大豫

鮑上海

何武義

金稠原

楊大豫

陸鳳台

楊蓮初公祖

沈雲升

田陸海

周老師

又

程徵源

樊鐘陽

萬拙菴

卓嘉定

鄒靜長

陸景鄰

張燦衡公祖

董見龍

李輝敬

李若鶴

劉康谷

程肖莊

李大衡

蘇舜賢建集
卷六 目錄

吳茲勉

王玄珠

門人余未之

寇禮亭

何大瀛

黃行其

董景超

梁樹宇

王玄珠

趙

饒業明

晏玄洲

朱上愚

楊兵馬

孫

林二府

蘇江邦北集
卷六 目錄

一儲文驊

沈愚公

宋文希

平白陽

王慈嶽

郭西岩

閔非臺

申玄潛

徐未菴

練任鴻

徐月賓公祖

余星子

周來玉

傅元軒

孫咸若

葉震孩

落落齋遺集

卷六

七

吳玄垣

張濬若

宋一衷

胡浮冶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六

落落齋遺集卷六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璉之輯

西臺書牘

孫大任校

上孫老師

歲底伏業批答諄至教思藹然如坐春風明月
中神動心開又如聚米爲山谷規畫指授率朕
有膏山首尾之勢也老師以動天格祖之血誠

落落齋遺集

卷六

一

旋乾轉坤之謨略用奇化正握機入懷乃至
犯雪霜夜宿龜幕生聚教訓昨氣遂滿關山直
美役奴於股掌之上韓稚圭之膽詎方此也以
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千古不易至論彼
中情恇怯者視關外爲畏途併押掄此鹽煤之
利此固智士所笑朕三銀獨無一出而每煩元
老之親行者謂何中朝士大夫席萬間之隆太
備見之誤大率左袒關撫者好驚風鶴致疑動

縣有實長戈矛各各羅陸於中不覺以仰望之
殷受思之過今幸和盤托出兩者皆去羣情各
安其故東陳遂惠其鳴春防帖狀頌聲交作老
師至是直無異同之可計何殷譽之可言某嘗
竊聞諸君子之意雖離於十年之前所以皈依
宗盟者不啻元祐之相司馬故按疏一出交口
非之區某門牆之私言也老師身繫東正之望
如山之有泰岱星之有北辰片言褒貶 國是
落葉遺集 卷六 三

所定知不忍因人而併疑其地因小羣而併漢
其大羣近傳新督時錄褒獎士大夫欣欣相告
謂休休有容收羣策羣力之雅念如此也不識
兩新撫亦足快輟策否人有言王帥柔靡肯家
輕華子弟時略血數口老師亦弗之器也果爾
何不易置之乎進取之議咸願靜以待時狀何
以長握必勝之算而不以歲歲五百萬罷散天
下之民人人挾省兵省餉之私望不知其難官

之也老師幸啓教之恭愚昧無所適從但以
吐肝腦爲弟子事師之禮狀不知開事甚愧于
君子惟老師俯鑒幸甚

與阮國海

數年契濶曉得衆首款款稍淡天下事而天人
不得遠見轉衣人情恍惚何之故雖有甚難言之
將不知何所究竟者年見陷狀不願既已偏挽
不得無可奈何惟願靜思深念早還入山之庫
落葉遺集 卷六 三
則天下事尚可爲也情界圓缺多圓定命朋心
了眼珍重此身五鼓夢中不及折柳以此數語
聊附古人臨別贈言之義

與楊蓮初公祖

京口一別台顏忽九閱月矣老公祖米心道味
凝狀如山沛狀如雨四方魚驚獸駭而下土渡
臣等僅耕隴華歆靜食帶露之餘而不爲其故
值有道者治術之概而太也弟矢口憤懣不

爲吾黨之重老公祖事指我所求曾使提舉
南車太醫而長鳴之貴鄉新銓固當事者求
豫章多收梗楠桐梓之思朕謀之弗協諸君子
微有介介善齋有云自家人說自家話一言被
挑者之陰朕使此直諫大見參商令起筆匪石
俱行矣微情苦口曲而調之化吾黨異同之嫌
毋陷不遺之鑒老公祖倘有意乎敝邑凋敝機
受廉仁父母之賜而遽奪之議從何生也從獎
壽壽有遺書 卷六

四

不已仕者將謂已實病今望而畏足老公祖何
以爲計倘有可調之以來須相其敏力察其品
骨今不審誰薦之署即如遠餉年年輸將而茶
哥率不及格奸胥作祟何法驅除倘復來而舊
丞之類則邑化爲腥腐矣吳公祖南還日貴分
疏亦敝鄉人士一阨也家大人時蒙盼旌感勤
於心家兄弟遂攜孫山當是一日之短夢第病
魔未去不敢重煩提挈獨家兄文心學力尚不

後人仰望老公祖之力全而注之沉舟破釜當
有以報弟越在三千里既邀天之幸老公祖以
骨肉道誼紹臨於鄉而使矻矻之苦志觀光無
路老公祖必引爲子弟一體之責當無俟弟之
控陳矣

與張篤葵

老公祖籌朕之望如水映鏡空見者冷朕心善
也貴鄉屬有參商銓席虛左惜重老公祖提衡
萍萍近集 卷六

五

人倫之鑒竊幾幾望之昨自一函報謝遂瀾疎
至今朕神未嘗不依依法星之昭也家兄某薄
有脫穎之地久沐國士之知而錄考見遺大負
提挈將沉舟破釜以得一當老公祖既不棄之
藥籠應不吝其神力某於三千里外獨此懸懸
則委曲多方必致之棘闢者尤不朽之叩勅也
乎足關心汗顏市瀆

與曾二雲公祖

弟迂疎白率不識治譜朕妄謂神靜者誠必孚
源清者明必遠應魁畢紹之謂才魚鳥不驚之
謂德俗吏馳驚腐吏牽拘皆非真也老公祖淵
朕濬狀而擬以如山之力四國載寧一之休羣
魔息飛揚之焰凡我父老子弟頌聲日來一時
仁明公祖交相與以躋至治也顧司理還不則
豈不知誰何中傷乃邑父母且遭投杼蜚語過
南誰爲爲之執令聽之不覺爲下土恫焉老公
落落齋遺集 卷六 六

祖定悉本末顧開其蒙顧念兩時落落晨星署
且莫借彼耳食者以下土爲悔地則奈何敝邑
之民瘁矣日供疆役之不暇而竭土之毛剝心
之肉大半爲胥鼠所啗幸新緒方清今又已矣
署者再一擾之未卜所究竟老公祖幸時聽之
心目庶不終癘乎試事媿媿陳賔宿昔友生誼
無可已不暇顧言之行否朕憐才佳事援手非
難老公祖勿視爲尋常竿漚而愍衷之幸甚

一 答宋鹿遊

淮海重地蛟龍所居民貧而易動也妖候乘機

故浪翻風具有隱憂在幸借老年丈壯猷坐鎮
惠澤旁敷銷窺伺之雄心返哀鳴之鴻雁東南
半壁咸受安瀾之賜焉惟科撫字昔人所難調
甘劑苦仁人必有仁術局外者蒿目而憂真不
知所計區區管見惟有緩舊速以勸終事老年
丈以爲朕乎附懇敝同門丘義軒年兄竟作古
落落齋遺集 卷六 七

人言之堪慟其年伯在堂有子雖育其祔而孱
不任事老年丈幸垂情覆露破格提携之吾輩
年誼應於死者篤厚望老年丈有同心也

答周綿貞公祖

托在字下獲有桑麻雞犬之安既已如天之覆
矣典刑在望正氣霑伸稍得病春秋衰鉞之餘
一杆狂臂朕岐中之岐忽有發於意想之外者
水火既形羣邪窺伺老公祖聞之得無有憂

乎端焰方張內外交結魚肉我下土之殘黎老
公祖爲民請命天聽難回則吾民之厄也可
奈何第願徵福星之昭兩暘時若袍鼓不驚父
老子弟安枕而卧則剗肉醫瘡無所復恨惟是
舊逋至除五年理勢誠難兼督調甘剗苦地方
爲政權宜而畫一布之以絕胥吏漁獵之端飲
德未有涯也老公祖倘不廢芻蕘之采乎敝邑
廉令忽以議奪今誰爲署之奸胥窟穴侵蠹萬
落落齊道集卷六

人

答蔣澤壘

年兄行後自圓海入一變爲疑城自圓海行又
一變爲敵國初以工垣之推生圓海之疑繼以
臨川之難各致疑於圓海弟虛中觀之二者皆
過也臨川謂雲中也自是一種意見恐不關於

圓海圓海夫亦豈忍至此特鄉匪石調而森
帖月吾輩人也乃情情生疑漸不可解中細人
之挑激至使兩正人無端蒙其毒聞培召侮豈
不可爲痛哭哉今羣議紛紛未知解得與否而
事端將自此開矣王安二半又教一人一人不
足計恐夢在世道柄在中惛惛在精神漸不知
所止耳如此景象安能脫朕如年兄驅省方之
轍哉福清去志願夫高邑側目者東坐席未穩
食堂且行矣所學中諸君子風氣不墜尚可
撐持如與貴座相聞幸力以轉穆爾劑之責
屬之若江右二三正人反覆不已則先建者不
得不任其責也

答錢牧齋

官府隔絕惟有講筵一脈稍通其呼吸非具學
識才辨精誠膽力者不能收格心之益以此望
翁臺之入爲世遠計甚大非一人私言也邇來

同志分曹玄黃已見太阿倒授將有清流白馬
之憂幸孫老師甚膺天眷入關可期而居中
幹旋尤亟亟于翁臺是望東山之暇幸勿久淹
若向來持議之人聞已虛中無我不必墨念也
不肯拙鈍焉下不能爲吾黨絲毫損益舌短心
長而牆是莫倘翁臺進而教之或終不至質質
耳拜命之辱跂足以俟

答門人朱子潔

孫存齋遺集

卷六

武侯云學須靜也才須學也澹泊可以明志寧
靜可以致遠每謂斯言輒爲神悚古今豪傑不
能出此數言僕根器淺薄學力不到意於靜淡
二字守爲涉世居心之本而塵務相關失其故
我筆舌交迫述却真銓忽接芳訊知築室靜修
隔遠城市頓發起予之嘆嘗謂才士之致可以
馴名文人之心可以學道以兄之才之年之文
譽而高謝時趨晤歌一室何論文章吾以觀道

力矣勉思此意守而勿失竊因下問題齋額曰
靜遠愧不能大書聊以塞責簡讀妙義知心清
而機靈風格道上無些子脂膩之氣更願罕其
大提其厥勵而正和面澤總之清心所入自有
其境非他人所可告語也

答沈雲升

向聞茶差爲僊羨年兄之僊僊也曾幾何時而
風波澎湃對面如山人參鬼蜮之心步有荆棘
落落張遺集

卷六

之掛然後想僊不獨茶差凡乘輿而出超然於
是非之外者皆僊也弟不得年兄之體而習爲
懶不得年兄之微而師其心方且束首橫差尚
有數月不得去勢必至顛頭而後已孫老師園
有遠志雖中外尚有異同然可翹足俟也總之
都中之議日變月化不可預設成局只看秋夏
之交恐變態尚未止此年兄靜觀之餘何以教
我併爲吾黨計乎

典親廓圖

吾輩疏亦復如此不必言矣今萬一可爲者在九卿大臣之疏而太宰且杜門求去安得戶部有韓文爲之倡率耶此時言去不謂遷官乃近於避事事已如此三十年重名須有結果之地年兄素以道義爲太宰所重此事須一凝髮即言之不行事君愛友各盡其道而已年兄以爲何如幸密商之弟目小昔故不得即前書備聞落落齋遺集 卷六 三

劉瑾時事屢狀而起以告知已過三日即無益矣

答李絳敬

纔拜鹽筴之敕又奉激揚之牘民之刻苦分甘吏之拂肝洗肺儘覺學道者仁術自妙而信心中播糞都靈台臺之割寸丹以灑泰晉之瘡者孜孜不厭如此弟坐困長安車塵泡影每披封大疏一字輒意根心飛也法星西去正論孤危

勉首蜀洲空餘神性

答許約疎

老父母高懷頌致當於清風明月中置品憶往歲在清涼坐上識領光霽則亦時以清涼意境想像鳴琴之韵不意民有清歌 朝施墨劍吳山吳水應笑廉吏之去亦聊以去後口碑明歛鄉之民心尚在也意者清固造品亦遠世法乎論久自定謹伸吉以俟樂分布教之絲綸教歸落落齋遺集 卷六 三

裕之報庶幾我思古人之義不教煩稱以潤大雅

與毛萬問

昨忽聞太夫人之薨慘狀動色即擬走數行弔問狀猶吳意事機可圖環召不遠且曲商善觀以得一省不意大瑞既持於內蕭清吳期期於外即太宰一片熱腸不得不觀望慎重乃少人交通大難先作同文有欲直道不行卻上書

陳壽壽而後快其疾也今日之事不與二正
之事不也者事將焉由也事雖仁兄使疾者
使疾雖明大奸歸去則吾黨理以吐報而仁
兄彈冠之日也朕向者之毒發之新猶可言也
今發之江右謂之何哉仁兄虛明冷觀何處而
可要之弟亦過計矣即霞城恐亦在無何間未
知作何結局辱仁兄惠存發此憤懣洽寒諸君
子皆行矣世道否泰真聽之天無足言者素絲

薛蔭齋遺集

卷六

古

一樓伏惟絕量

與解澤堂

前字奉報想已人覽嗣後互相觀望彼此訓停
意求少靜不意見鮮亡命等語出而佐剛兼內
禍日深幸不可解散爲相爭之勢於是副堂之
疏一出公論爲之一變彼中苦忙即陳居恭且
出疏以奏端而他可知也總之事機既發要地
絕無有應手照顧之人年兄試觀邸報與一拜

旨意無可知事之究竟必至二正之季再覓
於今日耳又何言乎時事如此可愛甚大爲守
長安如在船艙中一聽風波搖蕩狀復想持斧
乘聽之快也黔撫出疏自辨而不發秒近霞城
於齊中詣公手覓得刺冊大是放恣朕匪石考
功覆疏已爲平情之語渠意亦做年兄功過相
準之意有罪疑忌過等語似亦不必煩奏發也
意於功罪太凡中帶一二句足矣年兄以爲何

薛蔭齋遺集

卷六

字

如倉堂意欲行太宰更苦不肯留此局不知應
如何收煞年兄可一言寄教之

答徐若谷

上谷重鎮衆精鎖鑰台臺以旋乾轉坤之手屹
狀爲萬里長城使碌碌書生安枕于此皆明賜
也卿雲在望鈴拆相聞廟堂之上風波滿眼
台臺憂心世道備不吝一筆慈航渡之彼呼平
貴卿道德節義之風甲於天下不肖沐澤餘

伏爲升極望時并州之念而已台臺收其風
則幸有以敬之

答夏綱卷

台望隆重早借分擔爲一路福星此當事者猶
資采望本有同心不意淮海多故舊者復留再
三商榷乃經江右總之以道德之鄉處第一流
人以竟從前第一等治行竊爲并州願手慶矣
家大人村居却掃時承惠同故人高誼銘佩不
落蔭齋遺集卷六

六

忘狀此經程者實家大人之教也朝四暮三其
謂之何來賜體以雙返統希有共不泰但萬二
生枉感竭力昭雪鹿洞生光台名當與紫陽並
傳矣

答王洪達

諱道元廣東副使

台臺洪猷充節璧立千尋海內正人仰爲山斗
固非一二含沙之口能鼓浪而挑也也嶺表重
地正情福星坐視澄清之烈益懸延牙之望彼

人已敏異而歸殆不顧過爲介意韓正老乃吾
輩正人且與家姑丈宿契俟其入時一解之不
敢負惓惓之託也

答魏元白

諱光緒山東按院

讀來教股股世道之憂乃長安鼎沸而台臺蓬
萊閣上仙仙乎湧日吞海令人慨狀有乘桴浮
海之想今而知人間險幻不在大海茫茫只此
陸地奇波漸成蟻穴方謂靜以消觀震之熱腸
落蔭齋遺集卷六

三

猛以清懲城之深窟而雷霆忽下狐鼠方驕折
檻無能掛冠有志獨恨不早得補浴之手探驪
珠而掃妖氛耳

與錢梅谷

向在南康有一府學訓導王之臣貴州人甚有
超狀意極於白鹿洞中禮重之後轉貴陽教授
十月圍城督諸生以死守乃圍未解而已劣
兩院雖敘薦以卑官寒卒莫爲昭雪頃其子亦

以明經應試持疏欵上曾爲達之貴衙門陳公
祖竟不之許但念今天下官爵冒濫功賞混淆
彼一老明經受國城數月之苦能倡率青衿以
死守之義僅以循資之故使曳裾侯門真可憐
也此種情事似與矣自陳乞者不同台翁倘可
爲一言使達 天聽乎想仁人君子有同心也

答孫六吉

恭惟老師以正法眼觀下界空華直提人心騰
落落齋遺集卷六 太

於月鏡中魔障畢消孤禪始破塵飯土羹者更
覺無處生活此亦敝鄉一變至道之時也復來
公與明相須而文與法自合精氣所通神明爲
動況於握繫磨烟之士乎橫望峻阜衆庸特簡
不得久借麟鳳之章狀數十年間敝鄉有棟梓
之遺則皆誦明德於無窮也某經綏爲性直於
邪正消長之關茫乎未有所窺聊復狗臆妄宣
耳今爰是時擊孤風日驕內外之變隱憂方大

試望老師還 朝展補浴之手作中流之柱國
是世道何幸如之瞻戀宮牆不勝耿耿同氣之
懷未敢以私瀆也

答周綿貞公祖

異同之言發於吾黨流波激電離張附洞之端
所謂楊墨憐於洪水情設言也中外既已分會
是非從此始定小人之網或未漏張也今發難
者去矣化異爲同似乎有機安得且曉曉聲聲
落落齋遺集卷六 訖

之入使紛朕者望斗極而止其所平惟台臺教
之不取不竭精力以從

答吳右棖

年文品力吾黨托寄甚深非直爲一時華要而
已當事者別有宿心特之堅確故不遂所願朕
留居嶺園出大手職以驅邪指佞尤世道不幸
也爲期不遠努力前修若時事尚可支撐不遠
掛冠以去猶可快飛鳥於長安傾倒數年心術

耳

與宋一東 律例集

年臺持斧而出澄清畿輔且舊遊之地吏弊民
情可炤燭數計也乃 中朝議論忽復紛紛而
雷霆震驚冠冕疾可為疾行短氣年臺聞之
得毋拍案而起乎非輕道王君弟與共事江右
甚知其才品如玉之粹者也年臺留意拂拭之
砥柱既移吾黨遂無領袖言念近事惟有鈔書
落落齋遺集 卷六 手

答楊獨亭

律金通丹從今

敝鄉得歲愷悌君子多辱而臨之狀肩指卓魯
未有不首推老父母為東南半壁之冠者驚濤
屢作正見安瀾非老父母妙經漸心不知張皇
幾許若輕緯之精冰玉之精固非贊嘆之所能
盡也山公坐上拭目以觀不盡種種

答周繹貞公顯

敝鄉鄉魂已甚十室九空蓋不俟水旱為虐而

皮骨將枯矣幸遇仁人之屬甫脫呻吟漸有起
色乃生之不辰造物者橫澤而魚之引乎而接
是在老公祖惠澤從心再見需鄭公之斧規耳
暇未敢望調亦須爭若伴簪導以母為民援則
老公祖可以便宜行也擬撰勒報公言請命朕
不如老公祖之一言九兩伏讀大疏所謂仁人
之言其利溥哉有焚香以祝耳

客張樂衡公祖

落落齋遺集 卷六

三

弟習為外吏每謂官評長短惟地方知之最真
故不敢以耳食之見短長外吏若碧山劉公祖
之議蓋先得此心之所同狀者也前雲間之舉
本以士民之意而貽累賢郡守以行益短言其
所聞老公祖言其所見公論昭狀老公祖何嫌
何讓遽思棄敝鄉而拂衣乎覆疏蓋屢促之祇
以太宰杜門百事推闡客已隨到隨復今郡覆
已奉 明旨矣以部選非本衙門選也老公祖

持斧澄清敞鄉方有雲開月朗之色耶報滿期
迫何妨請寬且散郡五邑三缺共今所藉於老
公祖之釐剔者以日爲歲萬勿孤雲霓之望也
水災再告民且爲魚仁人君子側朕動念知不
俟詞之畢矣

與蔣澤壘

月初即草數行奉訊未得便發一閱逾二十日
可見長安之混也朕時事亦不出所料今萬元
落落齋遺集卷六

重

白奄奄一息生歟未卜林心弘之逃大爲衙門
短氣昨士光亦杖發矣了此一索全是太宰之
力雲中已丁外艱大抵從此可以靜矣管齋帖
月爲茂明所轉都有化異爲同之機亦世道之
幸金堂纔可留而副堂又有必去之勢若留得
太宰則可爲也終日騎馬而待漏則坐於松棚
閑諸璫方以武廟寶錄進則禍未知所終歟
生掛冠之想年兄何以教之

與曹穰垣

講文衡

年兄以絕頂精神做出絕頂好官龔黃卓魯復
見今日移地易民不過赫月可以分籩前者加
銜之議不敢力爲贊決者吾輩但討一分便宜
便有媒孽者居其後孫恭甫年兄所以被此者
亦以加銜爲之祟也功多賞薄乃有餘恩年兄
以爲朕平長安光景大抵是二正之季士大夫
之憂未已即社稷之憂也方發掛冠之思年
落落齋遺集卷六

重

兄何以教我

答趙芝庭

讀鳳昌函周令

側聞老年丈妙手運斤清心茹蘗胸有成竹目
無全牛纖南卓異之聲無不首爲屈指者夫今
之令亦難矣催科則病民撫字則病官急操之
似於釣奇緩繩之易以滋蔓使安焉習焉雨濡
風蕩而不詭不驚者此真治術之妙也老年丈
殆近之矣既爲第一等令自有第一等官位論

自在翹首俟之

答詹神南

諱應麟嘉興守

嘉禾爲浙西重地非深心大力未易妙入人心
老年丈淵狀止水挺狀孤幹恢恢遊刃定有不
言而使人意消者下車未幾先念故交遠馳輪
覬見之欲汗也弟拙疎自信碌碌如人已覺羸
枝之窮空灑把憂之淚老年丈何以教我乎

答胡泰六

浮萍野遺集

卷六

語

粵東之變紀綱掃地 國家二百餘年未有亂
民披猖一至此極者豈特一方之慮實關天下
之憂自非老公祖文武壯猷剛柔妙運定亂于
呼吸之際夾機于緩急之間則禍不知其所終
矣二千石自失民心持斧之憲臣何罪披中士
大夫自有公論 廟堂之上自有處分總之紀
綱爲重義不得姑息亂民而始禍有罔亦不容
混清 國法讀大疏再四情法曲盡似無以易

之矣

答饒蔣明

諱景輝廣東清遠人

地方之變固云意外朕釀禍有本縉紳之口不
可諱也握兵者道其罰而旬宣者分其咎是豈
情理之平不俟竊効一言云身在內而閉戶不
納是爲畏禍身在外而開門揖盜寧無後憂今
臺下焦頭爛額矣又何罪焉以風紀之故而苛
於共事之人要終不能例辦公論也敝衙門行
有持平之議臺下亦且靜俟之耳契濶之懷實
增愧嘆矢竭區區不敢靳也

答門人饒得清

浮萍野遺集

卷六

三

緇維高韻與日俱長發久閱之光以生故人之
色蓋屈指計之獨未曉文心道味竿頭之步去
阿蒙幾許以此耿耿耳專事大爲駭人波及尊
公尤爲悵悵情事曲折昭昭耳目掩面入心者
固不能以一言操功罪之衡正自無煩過慮主

持公議者應且有說耳長安如沸瑞禍不減於
亂民僕方履虎尾而想掛冠不審得燒燭以待
良友之至否先期就道神靜心閒亦戰必勝之
道也倘有意乎

答王中詔

律永吉定興令

每從薦剡中想見芳標清韻超朕治譜之外其
自驛車來者又無不口頌仁風燁燁聲光梓里
生色幸以立水抽繭之意懋勉前途吾輩有一

卷之六

宋六

雲

片血誠入赤子腹中則神明鑒之豈有不能動
物之理托在同心固無敢不竭也

答劉泰望

律斯峻海澄令

猶憶明衡年兄在銓署時問其將來之秀於老
年丈肯屈一指弟每藏之賜問明衡非妄語者
也老年文芳辭卓政有口共芬今居波斯在藏
此亦吾輩亭亭獨上之地海上之民習於污政
一沃以清風孰不冷朕入心也仰惟勤勤下問

此篇片味可以特書者本處為第一集也

答吳本鼎

都下詩神開一齋以開為動起台蓋仗劍
遊風塵在心我索在手勇銷脫架之威奴腰帶
親之志如轉危傳傳師勝雖自鬼不同乃其
大者尤在釋和文武稍除陰域每散座師從關
上香來報嘆服台靈驗妙況維不啻戶出而
靈觀畫之方筆能畫楫之刺是又在台靈善治

卷之六

雲

而成之夫劍羅大祥最患參南適左論以此病
病本未得愈此無狀狀從不敢論誠恐事自謂
多指亂亂失不如此一段罪難報管中窺測
每欲以此言相告餘靈然心神力廣益集思在
喜聞諸君之說者也勝得通辭散布之

答吳亦謙

猶憶途次一晤芝屏至今耿耿於懷也年丈卓
破孤標珠圓玉瑱而久滯滯綬兩地尋清壽

答申玄清

逸羈弱急窮獲轉之才老年偷阮律陶松葉
米爲山谷使人踴躍有尺組請天職之想乃明
綸甫下菊讓起生凡在知交之末共深多口之
嘆然他煩語不足爲老年翁自鮮瑕集衆及三
十年前金勝近舉則九原有知率無太息甚矣
談者之奇事快讀大難難若指掌難向敵開容
風毛罕兄誠難此難已肯肯郎不意柳慶老
落降弱羈集 卷六 子

答陸襄陽

長安聚首悠悠可思難緣偶阻仙旃南還殊今
吾儕有奈真之恨狀瑤嶠方飛解解解吳山
吳水一年逍遙天之所以厚罕兄者甚至不須
羨先無招挾也太事方欲破格用人導不能

持坐今梅外新神新新新新之也年
兄青銷唱和正軒轅舉俱困難數篇大文章滿
整頓乾坤計耳申玄老想掛雪口殊是意外狀
總屬前人實稱不足爲用也一函幸不浮沉何
當爲行李之累偷兒眼小觀此處函豈安書真
法萬金平一笑

答陸足吾

年文行從正氣連義一切 歸計民與俱無人
得其要領吾鄉落降雨三人尤覺孤弱不能與
蔡賢齊楚學照著何武老老再建虎獨助存
國本世極平平一轉解普學已能力竭氣盡矣
此亦孤弱一微也年主早平新觀事更有大於
此者官府夢南仁賢志數登年丈優游松菊
平弟風技方爲白雲在頂不知能坐侯使節之
人否

答白惠風

棺纔將窆行十里自是吾輩常在經濟事業
等而上之猶屬隔塵不與外朝弟空言無裨安
所當爲一平陳雅寬插之開計酌布之而毋護
恣雖繩臂之吏於下二千石之責蓋此矣台丈
妙手精心宿有術善始新政卓冠兩河欣爲梓
里生色若匪匪使小謨五實年兄自不作此
俗見也奉命即無數之不獨介意

答楊大猷

方集河南作記

長安聚首正賴同心之雅今年丈持斧南巡地
居四方之中央則陸廣一方即所以又安天下
固不獨兩河解賜已也但吾輩辭歸又見玄黃
之血每思脫離此地而羈局不了遙望馳馬之
行觀風問俗不啻仙境望地方治狀自無遜於
水鏡中弟於草木華鈞紫實花狀無以答下問
之雅若此中近事只太家求辦耳吾黨福運
何如年丈高明之見幸有以教我勉德白守欽

府之卓狀者也幸賴諸公

答鮑上衡

老父母治行卓絕有口能言有心井曉無俟不
佞之微塵點沐卿益高標也觀人之方甘苦自
知與民之分甘苦者知之匪匪獨美乃兼備
采尤非其質狀以見仁人君子孜孜求瘼之心
矣巨浸精天吳民其魚老父母德政所感靡善
效靈聞聲疾未如往歲果何道以款此

答何武義

卷六

證

台臺正氣肅功昭垂雲日迴翔南粵共濟
之懷狀內之坐嘯雲霓所謂虛傳便計從來大
經濟之手率以鎮撫一方歷年久長乃得盡展
漢獻建不朽之業且總觀世務欲遠其功每爲
小人藉口惟君子退守一步則人心轉有餘思
正氣亦覺稍熾台臺之暫留甘棠舊蔭也萬本
宜動東山之思使不知者以爲介介也肝

私敢請俾山台臺其備鑒之伏讀加派疏冊
民進命焉 國其本傳今日有十五人心自臺
之心而彷彿其跡端意以行於天下何至騷擾
窮黎此固不肖之所神仰而舌甘者也何敢愛
焉

答金潤原 津世儀

清風明月報際玄度之思每念世趨變夷人心
波蕩鉉政幾於靡爛適宜愛之以期乃可以通
其窮而疏其羶狀已者取未滿志壽山公座上
清通簡要如禽臺者指不敢多屈而以些小同
儔之事茹辦不吐羶狀高謝不稱明厚亦將砥
世也相知錫其鑒此義引頓頓儀之出在且暮
間耳弟孤拙無所報其心之所存不能畢達何
意耿耿者辱鑒信於千里之外耶

答楊大豫

代函纔報俄接嗣音弟於諸兄輩中最為拙

孤懶而廢其何以承下問動動如此狀弟於中
上治狀實未有聞從此當時時博訪以清勞莠
之采苟有所聞不敢不密以奉告也邇來議論
少似靜平不復爭水火玄黃矣此番舉動所傳
聞者多出意外狀不關吾黨相知則亦付之度
外而衡門變態查出又有孫堂翁之變其可泣
嘆也貴屬推知治行卓絕而風格不凡者鑑衡
定有別得可舉其名見示否餘無足為年兄道
弟亦十有五六杜門不出總無好光景也但望
文場監臨如雲中絳仙耳

答陸鳳台 韓克學福建布政

景仰有年矣宦途修阻無緣識荆敝歷之偉望
峻卓之芳聲私計粉榆光耀建牙之指者實惟
翁臺是賴邇者八閩英安紅夷底定則經緯之
績居多雖計前啓事方議暫停而公論所推要
當超乘或需次撫閩戎先陟卿寺當事者正有

商量自不敢後駕力也伏讀條教霽湛霜明
圖計民生可謂要旨不煩矣以此實心實力仔
荷天下大計何事不立何義不清仰窺淵妙之
藏必有燭照於四方之故者其亦可傾儲而教
之乎

答楊遵初公祖

向有一函馳候想已徹覽近聞巨浸稽天民
爲魚所恃仁人德政活我災黎此中正竭綿力
存存非此其

卷六

評

共爭政析其端急要精全在按臺公祖勸諭幸
老公祖鼎力促之敝邑千有七濟近在昭陽之
下尤望被格爲民請命近武進機留即可以青
陽藉之敝邑業與當事者言之未嘗得從所請
否長安變局日多弟以拙直賈賈而行殊愧無
所短長老公祖何善之繼也宇下之庇已弘而
遠益之以盼脫更令汗浹附有一絲爲獻亦野
人之芹也

答沈區升

年兄行後吾輩遂覺孤寂又當內外水火之時
語嘿兩難官命如華真使人望巡方使者如雲
中仙也說法除殘觀風問俗步步是實際事第
正悔擔此虛差却於驚背混此歲月年兄何暮
之過也人情險巇議論亦滑正使浪息波平原
自天清日期年兄虛觀近事且謂之何其有可
以教我否靜長年兄治行旣已膾炙人口學道
落落齊進其

卷六

幸

答田陸海

隴唯嘉浙直鹽院

老公祖正色昌言主持國是屢折璫銀不避擯
歸同志者方望爲領袖耶邇來盈廷請劍猶是
老公祖餘勁也何云不合時宜哉弟孤拙無似
碌碌猶人老公祖以宿愛之故而過譽之愧矣
愧矣敝鄉凋敝之後重以商羊爲祟民且爲魚

菽亦不飽當事者按畝責賦欲舉從前救譽成
例一切寢格恐洵洵思亂吳越間將無寧字老
公祖握兩地之命脉爲民造福端有輝望仁人
一言百世之利也楊蓮初公端端嚴敏靜吏弊
民生洞無遺炤今譽望日重還期不遠尤乞老
公祖爲地方借寇完此救荒大政備有憲手辱
承手翰故敢率布

答周老師

落落齋遺集

卷六

五

久無便羽遂隔冬秋近從俞令親拜雲中之札
併悉吉履及太師母喪事之期正擬抒辭作輓
一申門下士私念忽枉台命履以傳信之言其
不敏以鉅釘小業受國士知而今臆膺間積塵
落暈且忘之矣况號爲古文辭尚未能幫字切
音顧欲執筆誅行哉伏讀懿略瞿然下拜實深
篤行先民有道仁人之想不獨景開範而式聖
善也附塗歌巷嘆之後託姓名以不朽言即

文豈非快事要以機絲雲錦易蕪穢之言碧玉
文犀飾瓦礫之語師命則重愧拜何安至白毫
穎秀實分夢中之花庶幾向管中乞靈以不天
貢明命未知筆神見許否耳

又

長安之局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一時意氣相
煎猜嫌互起總是聲望皎皎之君子各有獨登
壇玷之意而事會偶有參差人情又多挑激道

落落齋遺集

卷六

五

使剖心立血之交情忽入深雲迷霧之變局即
圓海年兄一去雖有微情亦爲人誤今喜亂者
惜以爲題好事者蔓傳之謠吾輩平平澹澹何
樂有此豈非氣運乘除君子亦有不能自主者
乎今波浪少平全局尚在所難言者聖躬孤
弱特甚左右伏莽方深昔人謂參政他日之憂
也老師能終以度外置之乎兼相公快快而行
怨尤殊甚彼謂調停已苦而公論遽議紛然要

其病根獨不鄰朕於南昌波及角門兄陸厄其
出機會屢失可爲嘆恨老師且幸秘之禁向出
口見情不知何緣獲戾若復言此又增一重罪
案矣吾鄴水災正在力爭改折不審得從所請
否急候按臺勘疏老師幸着力言之爭十纔可
得五也台齒饒父母廉明爲一時冠已心誠之
不敢不竭齒牙之力諸門生漸次出都今只家
寥兩人林門生聲望甚佳老師時一提撕之則
他日同心之一助也時事日難頗切端思老師
幸終教之

答程徵源

諱正已保定巡撫

恭惟台臺峻若鏡懸淵如水止吏民之科病直
須坐炤兵食之單匱何難巧籌乃虛懷不居殷
殷下採夫罷餉留兵則此五千人者向豈有量
沙之櫛乎抑別有醫瘡之法也財盡則議銷兵
烽急又思抹馬多與去寧有擇焉權緩急之勢

而謀分合之宜問疲曷之籍而簡精銳之旌蓋
書生勦見不過曰少勝多實勝虛耳局外何知
短長惟台臺精核而妙運之并求向者所以留
兵而罷餉之說也狂瞽嘵嘵以發高明一啗

答樊鍾陽

諱尚燦用淮鹽院

今天下竭澤而漁賢愚共嘆似乎合赤子之皮
毛遂無點金之妙手朕猶是鏖敗而入年臺之
孽盡何處生此五萬之羨七萬之抵也天下事
不得實心實才以爲之其腐敗金粟而枯竭脂
髓可以數計乎從來經國名臣原無奇方神力
如此苦心如此通變如此先公後私則既盡之
矣弟愚亦有心拙無所效捧讀大疏祇有額首
已耳

答萬拙菴

諱谷春吳縣令

老父母逸才慈炤幾於遊刃燃犀而水操寡狀
勺水不欲此治民之所交口而頌者也方今夏

珍頌仍民竊盜作朝端日見紛岐內外正當水火民生國是端緒老父母入而主持之不佞碌碌無奇心長舌短其何以答有道之譽祇有愧汗沾衣耳

答卓嘉定

敝鄉不辰遭此巨浸所賴仁人君子引手不啻起白骨而肉之也伏讀台諭奔走汚泥間饑餓苦字字日燠春溫從此民不知災矣昔人謂救

落落齋遺集

卷六

星

荒無奇而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通此意行之動念具有化工出手無非生意未有心莫力竭而渾不下登者也老父母聲聞卓狀德政不勝書偶推目前一端言之耳

答郭靜長

手教再及談甘州事如指掌即聚米爲山谷不是過也邊疆之事如此使弟長一識矣筆耨之

局草草而敗幸得支延目前而側目者方深亦聽之耳居此一官殆非計生死毀譽之日也

答陸景鄰

當今經世之才目之所見心之所許實無居台臺之右每向相知華節非敢佚也貴陽危地乃大手轉旋脫穎而出之會領豐功偉烈者將滿天下又豈俟某之三寸舌哉台諭屯種鼓鑄悉經濟實用根本先圖而歸於減以求精此一言

落落齋遺集

卷六

星

者尤敢時急着居邊境者樂不肯言亦不肯爲每念封疆之事難以應決不敢浪置口語台臺以一旅一卒定前人之案則成敗利鈍之數朕狀矣內之所患者獨遠徵兵而多費餉餉固不容已願寢徵兵之說耳蔡元老負天下之望台臺同心戮力以成之銅柱之標某謹執簡以俟大刺摩志名山不朽時一披讀以爲慶玄并州新態遂復爾爾台諭業心識之矣

答張樂衡公祖

敝鄉荒陋之區老公祖法星炤之朝朝乎耀於
光明之域矣洪水爲虐一望渺然漂廬沉寃之
景啼饑號寒之聲老公祖耳而目之繪鄭俠之
圖以獻而當事者以爲謬也行且加罪於鄉士
民弟輩從此緘口矣仁人之言衆心拜之庚
辛異壘百世不敢忘老公祖也

答輩見龍

韓應章

落落齋遺集

卷六

四

兵興以來民力已竭當事者尚仰屋而歎每見
聖明一番發帑即流一番盜竊從未有費省
而效多如台臺之也政者台臺經緯之妙仔肩
之力實以謀國苦心拮据從事故荒郊變爲
沃土勸農即以養兵其實心快之不禁舌之津
津也豈足禪高深萬一乎也事惟廣惟勤惟久
乃克底克國之績台臺尚堅忍行之以紓國
計之乏此賊奴第一根本計也台脫竄不敢自

外朕以新設之節有捉襟之勢一絲一粟皆在
區心節綰中何嘗捐俸以賜乎敬心佩之完璧
以返

答李緝敬

不肖謬謂差無仙凡視其居之者何如耳台臺
持真實心發大願力炤之以白日拂之以清風
吏洗其腸而民飫其味台教所謂行所無事則
真吾道之仙法也台臺心可自信而人亦無不
爲台臺信學術事功俱在不欺兩字中而獨一
方禔福哉不肖飯後有素正籍箴銘乃台臺將
以例讓其如同志之主盟何

答李若鶴

慈邑宿稱劇地非運斤之才未易愉快也每聞
品望絕羣而上如百鍊精金浮圖合頂豈憂昱
風吹墮哉弟最以疎拙自信尾勉支吾所望同
心早入正人生色耳

答劉鹿谷

近從德化令君便郵附有荒函奉候想已徹覽矣老父母苦心苛味士民知之當事知之所不知者一二含沙之口耳常陰不改槐路方長終當爲老父母自去後之思何況計典斷無吹毛碎璧之理也老父母不須介意春風北上拂席相侵彭澤酒錢不敢覲拜惟台慈昭察

答程肖菴

傳經河南撫院

落落齋遺集

卷六

吳

恭惟台臺志在憂民道先濟世風雲變色禱俎蓋是甲兵雨澤從心鴻雁皆歸樂土蓋中原爲天下之命脉而台臺作四海之斗杓澤豈在于一方功自關千社稷昨者進璽太疏獨著微戒之詞大破買諛之習迨觀盈廷之諸諾益想正臣之奏審拱聽履聲以作柱石某空有愚忠苦無佞舌方轉喉而觸諱輒望若以捫心何當下問之敬更沐百朋之錫永懷明德可任瞻龍

答李大衛

諱思啓浙江按院

馳馬兩行風清兩越每讀驅殘黜墨之辛竊有彌氣至憐惻民隱繪圖請命藹乎仁人之言也台臺之造越者至矣早望還朝主持國是將梓未徵有餘庇正恐孤踪已還無緣再領塵玄耳

答吳茲勉

諱之川浙江督學

老公祖文心繼紹地在天際俯觀凡界直懸肺腑而獻之區區模索妍醜較量短長不足道也以九十日盡兩越三試之秀如風行電過十不失一方今相士之神不得不推老公祖第一矣文衡所重教化攸關越士嚮而陰衡亦善變以

卷六

吳

老公祖之陽明孤峻明表而微導之必有道衡入人之妙竊洗目以觀成不敢矜頌前美而已某方懸直見情勃有導鱗之想吳山片石仰瞻真人紫氣幸知緣法若何畏辱高雅掩掩敬謝

太德并布依斗之私

答王玄殊

瘴地僻遠人所意厭而翁臺凝神畢慮以居之
霜月高懸夷民靜謐勞苦緒耆詎能方可擬矧
孤忠環召久在輓轡人心未能豈朕要以東
正飄零之時尚有疾風勁草挺居天末則吾道
有人同里生色所望旦晚還朝砥此狂瀾耳
何武老有國本邊功抵餉三案方在推轂開
落落晉書

卷六

吳

事忽中變正恐以敵郡爲累不知遲速何如
父母水清山立剌心愛民真一時首出新民直
道與綢衣好德正自不能已已台教蓋先得我
心者達人說項早已竭此寸舌矣弟孤踪踽踽
抽身無路每懷大雅何處晤言臨風悵惘

答門人余未之

每懷清晤夢在長松白鹿之間偶一杼眉談天
下事猶往日餘緒也何日北上潑茗黃驪助我

靈心浣我塵而乎勿久作兒女戀戀也近見賢
書故人寂寂毋乃爲彼哉所笑寄語諸兄宗風
未墜吾道不孤勉思進修以觀後效傳兄并道
耿耿

答寇禮亭

謹懷蘇州守

治敵郡者不難風馳雨驟難于霜明日皎要便
人恬于理俗息其囂各有恥浮薄而勉忠厚之
意則至治也老公祖居之以惇一臨之以清履
落落晉書

卷六

吳

民風吏習爾朕玉變師師之義洵無愧焉業已
書上上考恐不能久借寇居朕高半肆虐之餘
兩果無計轉漕益迫而纖瑯復挾其重以煎此
遺脂提而走險亂可翹足特也老公祖調甘劑
苦莫難此時東南半壁之憂以累老公祖矣高
明何以計之

答何大瀛

謹應瑞

敵郡向借福星民飲其和煦熙如也士深于道

彬彬如也觀於大射人有尚功尚德之思焉以此知老公祖衡文之政中土丕變矣數十年後猶將歌咏作人之澤况雲漢昭回之日乎不佞一觀台光每懷大雅輪腕之辱敢不心佩

答黃行其

外吏之難非官于外者不知也李官之難非久于李者不知也台丈以才以識當事者倚重尤殷則其難定倍于弟狀難盡而易者至矣都中舊舊齋遺集卷六辛

答董景超

粵雖僻壤狀西南夷動靜之咽喉也從來治民多良吏而治夷者獨首班定遠寬猛操縱之間非深心淵識誰能妙運况當此土首跳梁滇黔蜀犍敵之會乎台臺才而本之以誠識而濟之以膽將安粵以安西南半壁反側者將望風稽

穎焉側聽鴻聲者之竹南

答梁樹宇

謙是

年丈天賜異才瓊芝卓品黃堂奏最中土風清昔漢詔二千石以政平訟理爲安民之要令民之不安政之不平也况藩屏之地均調實難年丈明柔妙運爲民大父母事復河南南陽之不可問乎

答王玄珠

舊舊齋遺集卷六

辛

粵西僻在天末漆網濶疎閑衙獵鑿而頽狀異漢官法苦其不肯有司求叔胥吏雜出而蠶食之若得廉吏則易安也台臺清肅所拂人入易腸田泗且極威帖慰獨黔稱方始不免於獲披髮大黃區盡耳何武老之選問非共志狀二三同志者吾力止此將備火相曹台臺略問善惡存之同鄉主盟寥落已甚日望台臺竣事而入若嘉惠之及殊爲慰悚絮語陳謝亦附于同

之意也、

答趙

薛天鑑

國計匪細弘羊不勝慮也當此而言重商幾于
塵飯土羹朕清其弊雖其重仁人之手每有上
下兼利之法獨地方苟挽則又在執持之力耳
年臺合款長以權衡人稱利津國無虧額此
真秋時妙才也無憂匪細矣

答熊業明

薛齊非遺集

卷六

五

台臺峻節弘猷歷中外鬱朕建牙之盛矣粵
民不靖自有任其責者公論昭明飛渡已息梯
袖還山介不可奪難地易返風操趨朕不佞嘗
謂行藏大節卓處其後可以留而去者不失爲
高標不可不去而留者不免爲懸位此一行也
公論所以益明而台臺所以愈隆也出山之期
屈指計之矣

答晏玄州

薛齊非遺集

地方數厄洪水虐之而老父母造化之手拯之
沉淵仁心所喻民不知災離卓譽久飛即在異
等之擢猶得微半藉之靈地命災黎則真非望
之喜也收折一機費盡筆舌幾于坐爲罪案今
以全災微 啓薦可少慰仁人如傷之思若敝
邑無天徒有向隅之泣耳 國是紛紜願望主
持豈弟父母每爲歌採不置無俟台命也

答朱上憲

薛齊非遺集

卷六

五

治兵治水宇宙間兩大事神聖之所經營豪傑
之所馳騁蓋此矣非有絕人之才入機之微則
不可以得志矧樂旅旅旋旋未鼓氣衰而一經台
臺整率如李際仙旌旗壁壘一新也以此律略
出而視河雖沉州潰堤勢方孔亟知河伯牧靈
不煩鹽馬之沉矣黃流既平措中原于衽席不
肖輩俱可安枕沐如天之庇甚大當執筆以俟
用紀明德

答楊兵馬

可憐之難百俟外吏法易施權易操
別也終歲而墮無玷焉如臺下者指不再屈不
俟即苟局乎狀廉聞精采時口若譽若以守法
爲忤俗則不忤俗庸能守法也歲計之役無煩

答孫蘭晚

詩集

弟聞人多矣見文才之微妙脫手彈丸者莫年

落落齊遺集

卷六

香

翁若也在江以目在每以耳兩地政績可謂入
于精微使人意動而精消情郡司馬之權未快
所期耳朕才局所慨運以深心而一根極于實
地則真無前之難竊願拭目以觀超簡者也

答林二府

向有一兩率候并鳴感佩之懷承台教德愧具
悉尊旨每念敝邑凋瘵之極不勝科擾之煩嘗
如久病嬰兒奉其父母啼號雖切漠無動念而

仁人君子從鄰舍來撫摩過千已出喘息漸蘇
方知有生之樂其如鄰翁之不得久處何也朕
歎鄉之民沐甘雨和風之賜從此支持綿力皆
戴德之年凡可爲老公祖效五袴之歌者家嚴
已命之不敢忘也

答儲文瑞

詩集

襄陽宿號劇郡兼以征兵轉餉之餘楚地騷騷
殆適守土者倍費指摺即功令忽嚴而乎定安

落落齊遺集

卷六

謹

集哀鴻可念其未可以鷹鷂易鸞鳳也老年丈
茹藥爲味運斤成風卓朕治平第一至于以先
糧作欠顧豈司帑之別那抑部冊之混亂乎當
事者知行法而不知核實錯認糧種每爲人笑
了不足以損吳公治行直別白之可矣

答沈愚公

詩集

居高者難如水之心御刺者難迎刃之手然此
兩長損不多屈台丈何其裕如也越俗好波而

聲光所在又往往交相凌軋錢瘡固首邑將以表率諸長令而弭其心目其難其慎倍于他邑台丈得無深思而却顧乎民瘼 國是端有厚賴詎止榮施梓里竊願附古人諄諄之義也

答宋文希

老父母親民如子治虞如家幽隱之情朗狀畢炤人盡托衽席之安也民之無恙忽迴福曜豈弟君子之歌方與琴水同韻某托在棠陰久沾

落落齋遺集

卷六

奏

湛露瞻歎之懷實倍倫等與人之頌豈敢後焉辱輸施遠及殊發其愧素絲附獻聊代生芻伏惟節哀珍重

答畢白陽

詩白 嚴

恭惟台臺文武壯猷勤勞懋著共仰中朝柱石冠冕天曹屬以津門之鎖鑰無人榆關之轉輸不易暫借斗筲用展鴻謀從前虛耗之弊止因兵冗而餉糜即今對症之方不遇清兵以候餉

故欲省餉先練兵兵練而老弱者休詭冒者清若欲省兵又不如省將一將之費可以養無數之兵台臺酌盈濟虛守經通變幾于點鐵量沙之妙而九天九地之神幾足食足兵之全用則亦易仰窺淵涵萬一今茲顧乎以觀爲國家根本得人慶又爲神京緩急有賴喜也台臺其終懋之某迂愚無所知識獨有好德之思耿耿不寐况辱在世濟之末于拱聽履聲之入矣

落落齋遺集

卷六

詩

答王慈嶽

詩 浙江 擬 阮

浙爲海內名藩山川之秀麗民物之豐阜從來名公鉅卿康濟之區也台臺以千尋正氣萬斛弘猷賜履于茲率新治象乃不肯私竊計愛不在民而在兵兵不斲而犢難馴民即盜而缺易敗也台臺妙運從心樞機坐握無不入人心志使之意動神消者方今宇內多故安危之計實在方叔壯猷矧時情翻覆非深心定力如台臺

又誰爲主持以扶陽德而消黨禍哉

答邢西岩

子瞻爲養生說曰安日和養生之方通于治民
長今號民父母凡以安之而已故曰政在養人
夫心和氣和而民之和應之此循良之上理也
讀來教養絲就緒漸覺安和只此二言已讀政
諸理煩御制無非是物民之疾痛痼癢不勝詞
如父母之心恬意盡拊摩赤子而不厭即理天

落落齋遺集

卷六

受

下可也何獨一邑設循聲正茂前路方遙尚勉
終之以需峻握將世道有青梓末分光矣

答閔非臺

造物者因此一方民商羊爲虐而特予之仁人
以拯救之譬如赤子有慈母之依雖切膚之痛
不難去也崑之徵德于造物者厚矣老父母出
眞實心爲地方造命撫如傷之民振久弛之法
遂使豪猾斂手士庶興歌餘波所潤岐邑如生

懷保堂獨弟分蘭譜之光蓬人讚歎其何能已
若治術之妙雖欲再放千慮之一亦不過無他
一言止矣老父母倘訝其饒舌乎

答申玄渚

時事多艱急才實甚老年翁深心卓識未竟其
施天之所篤忌者不能掩也剗牽引舊案時有
乘除固知多口之無傷而今已 溫輪特被則
特簡可指日待矣吾鄉寥落振起無人其分

落落齋遺集

卷六

受

老年翁之光者不既多乎不肖矣詒弗戒行思
歸隱息黥補剿老年翁何以策之

答徐未菴

敝鄉方在水底而當事者視爲不竭之藏呼號
之聲當以嘻笑誰復有惻朕哀憐者乎老父母
出眞實心爲地方造命哀此災黎至甘居催科
之拙夫今天下之所乏者非餉也吏愈巧而民
愈困地方何賴焉外謝其華而中殫其赤如蓬

母于子疾痛之與分燥爛之與共惟拙故誠也
老父母勉操斯志即古循良上理何以加焉

答練任鴻

練國事題清

清事日難費盡老公祖心血其水之早合則天
也至敵鄉巨浸仰藉仁人拯援之力雖輪將竭
慶稠苦爲甘敢忘如天大德今幸台車咫尺矣
根本之憂內外交迫老公祖以爲民者爲國
何以挽回氣數而消朋黨之禍哉弟懇懇觸忌
落落齋遺集 卷六 三
恥恥在前亟思引避豐紳長林老公祖何以教
我

答徐月賓公祖

民生不辰遭此巨浸而急聚者緩民聊以三分
之一塞其啼呼耳老公祖下車幾何時昌言請
命至再至三若父母之于子拯之沉溺之中
即濡首不顧也仁人之言聞者傾沸民雖轉于
溝壑必無所恨况微從寬議折之旨哉

雲四出至以地方虎冠擻奪我賢撫從此纖璫
肆其虐賦斂吸其脂加以正官半缺署事者如
秦越人之肥瘠敵剝以應功令春夏之交二麥
無望饑民嗷嗷盜賊公行衙虎四出三吳之爲
亂藪可翹足待也老公祖以一身獨有其重控
所環繞于側調劑倍費苦心此誠一時之難以
爲老公祖累奈何目前急着在得賢令大疏已
及此矣倘可與驗老公祖商之上江小邑有年
落落齋遺集 卷六 三
青才練者爲敝邑造命乎切膚之計迫于塗炭
惟台慈裁察

答余星子

斗大寒城久淹驂足門下了不生厭薄想畢竭
心力以治之即有壘塘澆預得不化爲平瀾順
流哉勞苦已深賢聲久播無煩意外之慮也不
佞迂慙觸忌行國友麋鹿之羣朕并州故人關
心自切可效齒牙者視機緣何若耳

答周來玉

璫璣方熾正氣孤危所賴翁臺領袖賢生也
朝寧忽聞居廬之戚相知共爲黯然況辱在聲
氣之餘薰澤尤切者乎久無便郵關焉生芻之
莫茲以水患剝膚上履軫念情至語迫不減鄭
俠之圖也業與霞城年兄筆舌交爭收折已有
端緒卽主計者齟齬相難要之期於必得共此
一乃有輕重無緩急只候勘疏一到惟力是視
耳議局忽新忽故忽靜忽歸總如波浪層層翁
臺虛中觀之其何以教我素絲莖莖敢告尊先
翁靈九伏惟紹入

答傅元軒

老公祖以折禮之忠膏請纓之志當黔危累卵
慷慨致身向使廟堂早借韓范豈至有大方之
敗哉事機既誤急乃需才而老公祖冒險疾驅
危軀生色詠遊定變壁壘一新夫濟之以沉澁

落澤齋遺集

卷六

至

之以算前撫一儒一莽皆前車也誅首惡而弼
其餘老公祖勉爲之矣翹首提音以日爲歲

答孫咸若

高陽老師四令郎

鼎臣之釋人各有心不敢言也人各有偏至之
心不能持平等之言也老師發所未發宜乎其
或駭焉然爲國守法存此議論可耳而別有心
者致煩其口見之每爲三歎叙防疏中固有人
所大不喜者老師略一叙及而人以爲必用之

落澤齋遺集

卷六

至

此其所以紛紛也然不知者十之三知者十之
七且度外置之耳三年勞苦危疆晏然人情安
則忘危書生舌長見短千古同然徐當自定但
聞老師有進取之議似又宜慎重也有便郵乎
弟將附一候問之牘幸示之大才偶屈甚爲快
悵遇合有時正宜沉詣以需并此奉慰

答葉震孩

許有聲福清令

每念年丈品望應在木天乃屈之簿書殊非其

格然天下國家之事盡在宰百里之中從此續
習隨方遊刃久而慷慨有天下大政未有不親
切有味鑿鑿可見施行者也聞中之頌政績者
推爲一時翹楚同心之助日盼望之弟附兄弟
之好竊分蘭臭自不敢後彈冠之誼也

答吳玄垣

諱尚默四川按院

蜀事難於始尤難於終也始如奕家劫勢着着
緊殺其勝敗之數乃在收局一着失算此局全

許谷賢詩集

卷六

五

輸矣奢酋倭伏我以靜勝以穩勝蓄力布謀惟
先惟密年臺沉毅之力定優爲之察吏安民又無須贊矣

答張澹若

諱履端東鹿令

年兄聲實並茂俄當高議青瑣之班矣此遠廬
一宿乃爲拮据播遷支持版築只此一片眞實
心天下事何所不可爲力持清議百折不回從
此預卜而他日姓字與雉堞俱高亦一不朽之
業也爾時上如貧家作苦安得餘粒及人太懸不已名乎

答朱一真

每豪以清異自昭昭一方憂吏解殺去矣懸
鏡之下心猶耿耿有怯而漏于網者而侯
身親之采捕焉爾耳如無無可以報獨廷議日
紛正氣雖壯而時有飄飈欲散之患安得年臺
早重由鐵筆五尺以定之機

答胡淳伯

楓葉蕭蕭成樓高處年仁兄饒美而冲胡蘇禪

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五

室有以頌喜作佛事者知指麾之下喜勸三軍
生氣十倍矣仁兄得毋爲之一笑乎長安光景
日新日異真以杜門却掃爲上著耳每欲於機
眉相向處更覓歡喜佛也向年兄聞尚滯蜀
中仲書亦久無聞問矣報代之牘不敢復報相
思耿耿引聯寢寐

落落齋遺集卷六

六

終落齋遺集目錄卷七

面畫書牘

趙總戎

蕭德化

董鳴廉

黃陽平

曹敬垣

蔣澤慶

非序序遺集
卷二目錄

談中約

李丁思

杜梅梁

樊我効

戚司理

靈韻衡

母舅孫太素

內翁錢斗垣

陳鹿華

許霞城

陳雲怡

瞿起田

某同年

趙淇陽太座師

陳自公

繆西谿姑丈

非序序遺集
卷二目錄

陳襄範

孫意白

周三緘

何具翁老師

方菴未

王瑞善

顏平湖

朱白所

周老師

孫老師

喻醒拙

沈雲升

瞿芝遠

何武莪

門人陳清璽

陸太和

子外集

卷二 目錄

顧定澤

盧九台

湯參子

曹薇垣

胡泮治

張萬榮
劉心統

蔣澤星

又

楊大豫

王念生

何武莪

周柱羸

李瑤圃

解石帆

沈雲升

許霞城

何武莪

林浴元

袁九添

曹薇垣

曹根達

阮圓海

魏仲雪

毛禹門

門人袁公寥

熊青嶺
蔡元崗

陸景鄰

樊鍾陽

朱白岳

門人關達若

蕭伯玉

王聞生

繆西谿姑丈

高景逸

齊東野語

楊蓮初公祖

曾二雲公祖

莊魯餘

魏廓園

周來玉

徐月賓公祖

高景逸

沈五知

四

楊蓮初公祖

魏仲雪

慶起田

錢龍門

許霞城

蔣澤壘

錢牧齋

莊若侯

齊東野語

周蓼洲

高景逸

陳中素

周蓼洲

解石帆

徐月賓公祖

毛禹門

蔣澤壘

五

許霞城

黃白安

姚現聞

文湛持

徐石城

蔣澤陽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七終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七終

六

落落齋遺集卷七

江陰李應昇仲達

男遜之經

西臺書牘下

孫大任
會孫潤枝

答趙總戎

將軍提戈荒塞耕不毛之土而食之外靜烽烟
內寬輸輓勞苦功高登壇已晚狀 國家用人
之意與樞輔知人之明將軍蚤夜以思報稱木
落落落齋遺集卷七
易臥薪嘗膽與士卒同甘苦乃可得士死而滅
奴酋恢復故土也金城之續期於振旅而還不負
僕推轂之初言分光甚大且遠若以黠賊之餘
爲惠則前固明以告矣誓不飲汗馬之血也雅
意惓切佩之不忘幸毋以鄙見罪凡可効齒牙
者決不敢有愛惟心昭之

答蕭德化

視篆兩月正當積蘊分絲之後詎育樞机之餘

獨力孤懷步步思蹶所賴門下如珠之圓迎刃而解分其瘡而釋其負每念往事意嘗在蘆花淞浦之間也芳聲已發上考既書不佞當候飛馬于春明門外又辱白雲分贈乎

答董鳴廉

翁臺在職方時秉公守正百蠹俱清識拔將才運籌邊計人無間也么磨幻弁以鬼愚人而言者輕爲之動適足以明定力耳西浙名城特備存落齋遺集卷七
福星以竟經綸之大業維桑生色實多况不佞弟托有師門之雅者乎屬夏繩老在事幸不辱命彼中甚以得賢爲慶也

答黃陽平

向爲鹿洞舊遊一申沉鬱翁臺憐才意熱大發其光凡井州子弟之彈冠則皆不佞弟之生色也感在肺腑矣翁臺以名家法眼起敝維襄士趨文心應爲玉璽西江數世後猶被作人之澤

也晉秩而竟其施乃得快心滿志脫換胎骨翁臺倘有意乎

答曹穉垣

東省賊勢言者張舉彼中精神颯額相向而撫院疏札都屬藁中猜度之詞絕無的耗且聞撫與按頗有異同按欲撫而撫欲勦狀撫院決非能勦之人弟所以出疏駁之蓋心知賊本饑民有年兄在事苦心竭力安插解散此爲上策且

嘉善齋遺集

卷七

三

按君爲吾輩同心絕有意思而撫院倡爲掣肘之說駁撫院者亦所以爲按君而成年兄之事也大率流民復業須有安插之方而饑賊投戈急用保甲之法安知當面乞生者非背後作賊者乎安知暫時借寓者非陰受驅迫者乎聞當年納價得產者半屬有力之家衙役之輩今或使吐其十之二三以爲隨處招撫收保之計庶使賊黨散有所歸若其中扶孽固亦不能盡

無亦未可遽撤我備積炎火而成燎原也年兄
飲水茹藥所行事皆古真循良不可多見于今
世者弟私甚欣幸欣須安重持久毋急近功倘
見按君爲道鄙意昨見其出疏請告似乎有所
不平此中倚重方殷何乃爲爾別有所聞幸審
教之大惠附璧不敢分廉吏之俸也

答蔣澤堂

年兄巡行三秦到處寧謐勞而多功矣轉眼冬

蔣蔣齋集

卷七

四

春早早入朝生吾黨之色爾時弟又當驅車出
矣又奈何云不復問朝事耶吾鄉大水爭改折
甚難今俟勘疏到可得大半也玄黃之戰幸已
少息彼此爲安靜之計雖未能化爲一家亦少
存鄉隣之面惟肝膈之寇爲憂方大朕尚有三分
顧忌只外邊政本涇渭交流誠未知所究竟
聖躬近安未有慮也近以總憲之推司徒藩
中屢傳內旨今雖失其所望猶頻見眷留蔣

不可解少宰以資後稍讓今閣擬司空一席而
又有欲與少樞者太阿屬爲心華所刺頗有不
安其位之意春中請見弟甚不喜也貴邑饑父
母聞其苦野自備糴是回饒商堂翁不聞有說
也吾鄉命會舉費軍需共商之案中司道但
爾爾內之商情有難中審議郭圖先見保留疏
意欲抄舉以年兄亦有公疏而止彼于條陳中
漸刺矣年兄斟酌留意可也

蔣蔣齋集

卷七

五

答談中約

恭惟翁臺以經文緯武之手敝歷大藩聲實交
懋當此宇內多事亟需才賢鎮撫用秦安撫江
右拮据之地徵輸之難向所目覩翁臺苦心勞
盡解且逸類乃並前人之累計甫范亂大車如
斯客爲當事者明告之虞亦不足累翁臺也

答李了思

邊備久弛虜情叵測秋高馬肥正邊人枕戈之

日仰藉韓范先聲天驕無膽正馬不入四鄰吳如使中朝得安枕臥者皆拜台臺之明賜也所望未雨綢繆先事有備長爲固圉之計毋生窺伺之心防不在機我無防矣

答杜海梁

一州芝眉曠焉七載側聞守若泊行卓冠一時曲突徒薪功成不有每爲慨然嘉歎忽而功翻爲罪譏自南來殊不解其所謂總之石羊廉終落嘉善遺集卷二

天之痛不覺入人殺中要不足爲年丈累也此中相知共明前事恩壤在彼商書不至年丈安臥少時當共白此顛末正自不煩過慮耳

答樊我劬

追憶匡城共事心膽相向肩臂交摩庶幾稍可無負三年以來不佞牛在塵路祇今紙上空言毫無實際而台丈到處常陰且勒姓字于峴山碑上來教所謂大破庸人之調者既直道其所

得力即他日擔任天下事不須問第二法門而不佞之私心推仰矣思倚爲同心之助者亦不出此一官失竭區區以視事會之何如台丈勉持其終前期固不遠也

答臧司理

巨雲虛水清夢依依每見西人輒問舊事未嘗不以明公之清慎宜民爲瘡土賴手竊幸純其前機長表芳馨矣李官勺水都焦灼于此地不

依曉塵猶在也刺俸殊苦敢辭但轉自慮長藉護持則不佞分光已遠率其耿耿惟台鑒之

答霍頓衡

河西孤懸絕塞關往年虜騎闖入使者走死無弔蓋招要之易而縶繫之難也年蓋霜清鏡明妙運千淵散指顧之外塞馬不嘶胡塵如掃武弁方扶騎兵以侮玩而不能逃空懸之懸絲揆連事茲冀第一義平廷議時復一變正氣在衰

狂之閒藉假問心早入而承柱之想首隨雲不

勝引勝

典母舅孫太素

計遠色笑者經歲矣每筆天璋之信而近乃聞
爲子虛不勝慨歎却喜三表妹已得擇嫁粗了
向平之願且藉遣胸懷徐俟充間之兆可也吾
鄉水災饑于母舅篤宜往年焦土合當薄收乎
公稅不遽則解肩高臥門無叫祖之吏即是貧

孫孫孫

卷十

八

家太甲之樂矣戶中收推曾否情楚其餘意氣
之激總當以一擊彌陀消之所念生計蕭條何
以爲策先外祖母喪事少俟甥婦執紼可也甥
之官况所謂舌長智短不能默默取容亦餘家
嚴好以名人奏疏時時教勉不覺少成若性而
不知非好官自我之法也母舅定爲一笑時事
日難冬春之交擬乞歸省先發一奴還候起居
并附俸金二兩以濟遺命

與內翁錢斗垣

前于縣中李君附有報命之函想入覽矣邇來
天氣嚴寒福履何似岳母舊恙不至復發否甚
以此爲懸念也滇南舅事畢竟作何結局路遠
無從効力每切不安輟畏馬腹信非虛語狀亦
可以爲後人不羈之戒從來門祚盛衰不論富
貴貧賤視其子弟之謹愿與澆薄耳竊見韓敬
一帶率喜犯上而羞孝弟甚至下流無賴其長
者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岳父一身溫恭孝友故
門祚亦獨延長正恐後來漸就衰薄而今人所
畏畏之滇南不免于禍患則子弟可以相戒矣
願岳父時以此意提醒後人也時事日變將挈
妻孥以歸計侍色笑不遠矣

答陳鹿苹

時事忽如沸羹方其初發之時猶妄意抽薪沃
水而不虞其潰決益甚也少幸在事且暮稍順

惜重銓司機緣偶錯遇之至今今正更張布置之時不敢復問天下事倘天意猶存剗復不遠得借翁兄爲正人之依仍守前議則世道幸甚弟回竭其驚力以從五知年兄之後不須兄囑也

答許霽城

年兄行後復有如許變態狀小人伎倆總尋輩擬議之中可付之一笑也弟既臨危機遠道

落落集

卷七

十

難答並年兄之超狀真如仙境惟至新春以病行矣否泰有數亦不暇爲世道計也孫姚老吾鄉品力第一弟久忘年兄之言不待余日且東陽令稱之甚詳荷可効力斷不敢愛三本吉也

答陳雲怡

武林一晤備承縉綬每與相知言台丈如玉之溫如鏡之明吾黨一大仔肩之手也方今重陰掩日邪正倒持弟鼠拔已窮正望後來之彥

同心之助狀時情所趨自非透悟定力未可值賴台丈中流一柱撐撐竹之久已盟之同志銓省二席斷無他疑平無俟台諭之諄復耳

答羅起田

客歲入都隔年兄孝思所迫晝夜馳驅得一見老年伯以免終天之憾私嘆仁人君子超出尋常萬萬而又未嘗不痛世道惜也長安昏暮復當波濤千變之時日月如梭心緒手懶即敢取

落落集

卷七

二

知已之思屢拂腹而不竟疎節之罪年兄或能亮之至于老年伯鑑凡之前亦尚關生舞之美則弟真非人哉而年兄惠念惓惓轉辱輪覲見之愧且欲死宜乎以背揭示蒲鞭之辱也每念數年求同心之誼比于蘭與迹愈疎而神愈親可謂素交不關世味况正氣孤危之日人情搖蕩之餘自非吾年兄道力高凝孰作他時砥柱尤喜帳燈匣劍光饒尚藏君子已望其寶氣小

人未發其妬心重陰之中微陽一線又未嘗不
先爲世道慶也向者憂在內今者憂在外猶爲
虎而南樂爲狐狐與虎合禍未有艾年兄爲何
道而可弟慙直招忌勢必不容行且爲乞身之
計虞山片石把酒吟詩爲期不遠餘且度外置
之耳

答同年某

車塵遂具令人氣索獨吾年兄芳韻襲人落子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三

停盃相對有濠濮間想讒言忽出驅除手辣今
之塗面登場者夫豈異人也年兄可以此自慰
狀此君向頗相習略信鄙言方張彌天之網或
不復與年兄爲難而當此時事翻覆正人歸隱
之日年兄得安故園之夢詎非造物之巧於逸
我也家庭之間即有泰商且須消釋况風影之
倖正自不煩介介年兄以爲狀乎令弟來尚未
獲晤弟多言觸忌正理歸裝計把臂入林之期

不遠矣

答趙淇陽太座師

主持 國是全在政本之地而其機先妙合格
心遇巷者又在講幄之間太老師以正人宗盟
補浴妙手一言而動 天心方幸泰交有象雖
復暫遊珂里日聽履聲之入頃見大章宜邀溫
春忽而命二疏之詩者豈天地開賢人隱數實
使狀抑微有巧播於中者乎時事翻覆適與趣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三

會狀後嘆哲人見幾可謂如神非體道無欲者
未易語此也不肖狂慙觸忌側目者衆方有白
雲親舍之思若世道憂虞終賴旋乾之手將伏
處草莽觀師錫之命以卜盛衰之候矣仰承台
翰不覺醜續

答陳自公

恭惟台臺直聲壯節標映宇內霜斧東巡海濱
日峻惟是法網濶疎之地忽驚埋輪破柱之威

良民以懷奸民以畏事變偶值亂形倏起此亦神明之所不能驅而禮義之所不能化也長安議論小有異同正使長亂倒施不肯竊謂非法故主者以覆稿見屬衡命而久閣之迨公是初明主者旋罷此案遂爲不了而今則無力可效矣高老先生有言使太守不入察院則亂民遷怒何因三復此言庶爲篤論紀綱甚重國體攸存台臺毋慮其旁消也伏承台翰益破疑城至落齋遺集卷七

丙

答繆西溪姑丈

射斗不出蓋有所用之恭愼之入則意見夾持之力而塚公平等之見也聞塚公欲救大獄意見切至但選司得久留意兄大可有所挽回若不肯固聽其所爲即題差不下尚有側轉可以脫身不必慮也順德守昨晤意見云已推杭嚴道矣此外修資有關中一二人雖不甚知狀態

兄所舉決無所差者將更計之若得毛公祖往取題留舊者尤妙將而聳之也縣公亦有關中之人總以意見所知爲據耳胡父母題事渠云無難總不誤也何芝嶽請告而着冠帶閒住刻念臺請告而筆職奪誥又最好看者新副院二目而上十疏十疏以淮撫爲主而攻高邑梁谿渭南安邑甚毒併及梅谷止敬廓園諸公恐必有所處分狀似爲楊左陳寬而有泛泛波及之落齋遺集卷七

吉

說則不可解此行後新事也

與陳襄範

仕路風波從無書局狀以年兄之如金如玉粹狀中和忽塵之於楫外此事之不可知者也正人遭折公論自明乃因新義之初翻兼舊直臣之牽復此又事之不可知者也翹跋來旌持平國是消此偏黨之見以還蕩平之途而近乃聞有居廬之戚凡在知誼共爲騎狀伏惟年兄

以禮節哀毋過其則他日出而將忠吐赤身名
爾全九原有知應爲含笑斯則孝之大者也白
安年兄行附布區區併展生芻之英幸告之靈
几前若弟之多言賈罪三黜已甘湖山泮渙或
可望見素帷也

與孫憲白

昨見選君之旨甚急則來期不遠矣數月之
間用保一人即微陽之一線也弟將去之人而

薛蔭齊遺集

卷十

六

一二關切乘年兄在事不得不告不審敝鄉兵
道的屬何人命願借重田枝鹿來星海兩年兄
望早爲了之故縣父母但調得貴鄉之人定佳
只年力有餘爲上耳顧職方極荷垂念據聞倖
單一紙呈覽貧病無聊過此則令人無望矣

答周三緘

年臺品望爲海內循良第一借重銓衡生色桑
梓方類手而臺不怠顛倒素饒之用乃爲竊奔

威福之方讀玉斃年兄疏足使正人吐氣所惜
俸期稍後虞門不光需之時日即他年挽回世
道大機括也幸甚自愛

答何具翁老師

向謝鳳毛令弟携得老師台翰久無便羽未獲
修候此心耿耿時在左右也禮註扶微擯華煩
簡合則允爲二戴功臣開導後學澤大而遠明
德之後定食其報乃賢書不覩三兄姓字大才

薛蔭齊遺集

卷七

二

間晚成耶諸孫濟濟與東坦同青其矜造物之
意亦畧可見老師名在名臣之列而書爲石室
之藏千秋不朽業已有在豈向黃梁夢中問消
息乎瑞餽方張與楚爲難清流一網時事堪憂
似非躍鱗振羽之日也貧病相尋進退維谷則
長安一席地不若故園之穩非某狂慙誰爲老
師發此苦口者乎所惜某謀身之拙以多言賈
戾權嗜權相內外側目且晚定爲芟除之首亦

第願留此微軀喘養二親不敢復問天下事也將來得路幸有馮門生在若王門生亦以艱去矣禮記之刻尚容商量共成勝舉貴邑陳令崇多方鳴謝茲附其行薄展一芹恭申候問伏惟
納鑒

答方使未

憶申酉之交伏讀大疏心飛意舞至所謂紅塵赤日之中有白艸黃沙之意則更旨味不盡字落落齋遺集

卷七

六

宙間自有真男子一丘血膽足辦天下事足激發天下頑懦不靈之人而寧權不一局勢散飛人事氣數相逼使狀乃強以爲翁姪罪案則公論既已剖分瞭然矣諸君子商量未定意貴萬全及河南道之稿出不十日而局已變共在一網之中殆無兩全之着不肯亦嘗再請之新院總以遲遲爲辭則雖欲效一字於案中不可得也諸君子之苦心非共事目擊或未易知狀

此倒翻世界之日正欲復尋舊題以爲奇貨爾詎知遲遲者之非得策乎翁臺靜以俟之鄙言有當否敵差已代徒有耿耿特在蘭臭之末神交有年事其枉直或不罪也不肯亦旦晚爲蒞除之人不敢復問天下事矣

答王歸善

不佞舌與心長力從智短此詹詹者聊以鳴如石之志而已強者怒之巧者笑之直道詎久客落落齋遺集

卷八

元

哉臺下何自有昌獸之好謬以伊訓說命擬不於倫當自師門氣韻不言相感有舍其文而取其志者乎審此文期他年持清議而定國是必在臺下無疑矣憤表法疎習賦其風聲氣習易以溺人倘矢永立之志克堅其後循良卓異舉不越此尚重自愛

答顧平湖

吾輩綰綬一方爲貧黎造命如雨露之濡與時

俱積要使寬猛之候漸調而甘苦之情畢透絕
氣之守妙於伏雖不在矜激才鋒取效局曉也
台大本之以廉居之以靜新猷正茂前路方遠
率此以往世道之藉甚遠幸直桑梓分光耶

答朱白岳

天南萬里千戈滿眼香不得年仁兄行車消耗
每一念之慨朕三嘆忽於新正連得二札更細
詢來役備道長路之艱難兵事之卑棘年仁兄

落落著遺集

卷七

三

運籌揚武乃居然有數萬甲兵之意始信賢者
固不可測具此一副真肝膽則文人騷雅之壇
即是投筆萬里之業也誦報功之疏生氣勃勃
爲引一大白遙相慶祝吾輩單車問俗去家十
步涉如天外遠近亦復何異所貴策勳立名爲
不朽計耳長安近事真堪扼腕欲如年仁兄之
聲施絕域超狀是非之外何可得也中丞閣曾
老弟舊在屬下極荷國士之知文武壯猷勸勸

事鼎定應異數相酬衆論僉同而政府方有明
利之智要之日既久則功乃益懋耳戮力同心
以靖四履德威兼用仁義並行曲示招懷破散
黨類頑莊定遠之意以取之斯長久之計年仁
兄深計妙算知不俟弟之覲覲也弟任直之性
觸事則鳴大犯權要之忌孤踪獨立進退維谷
每望逐臣之車輒發掛冠之想而危機所伏結
舌避之長林豐州之適爲期養亦不遠知已天
落落著遺集

卷七

三

涯夢魂空繞不自覺其視縷也

答周老師

驚濤怪風之中雖長年三老鮮不顛覆而某以
片帆亂流而渡正在搖蕩時也若其不死定須
鬼神護之得一泊岸留此身以待二親他俱無
所復問目下有河東之差度亦未必邀 命旨
狀勢不可以請皆惟此稍爲穩着一入里門再
圖謝病俟老師宣麻之日或即是世道休明之

會而逐臣之緣舞蝶夢亦已久酣矣早年人仕
途全未體驗學道二字邇來靜觀人情之險幻
時事之起伏乃知白馬清流儘非奇禍叻羅漢
月總屬家嘗一切都有定命以此心中廓然倘
得十年讀書或者蓮心不違台謬所謂外不愧
清議內不疚本心奉以周旋斯須去耶狂奴
饒舌原不是好官之利根聊以發老師一笑而
已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三

候孫老師

去秋一函附四哥肅候台履屬軍務倥傯未暇
微覽否嗣後狂瞽觸忌進退維谷竊念老師方
激昂義勇獎率三軍而某額陳賊都傷世之言
進憂譏異議之說祇有佩歎何補高深所以數
四削牘輒復開筆狀默然居此者且三月矣鍊
手險阱有觸必焦相知者勸之候差以去稍爲
正着於斯復有奇發則掛冠有名矣鑒乎獨人

於不進不退之間以行其陰施陽設之計昔人
謂難進易退者退邪聲爲言乎老師拮据危遶
三年不悔鼎夫子而羣小抑掄白日幾晦以
今日之勸力中外之人情即使孔明復生犁庭
掃穴必有書生叩馬千古同狀之慨老師且奈
之何哉所恃聖明舉賢思樂在彼竟此偉伐
徐候還朝則亦可坐消反側之口而瞻前處
後日難一日卑竟何難而可至人微密之賊非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三

銳見所能察也來從兄奕茂還自榆關備述父
母天地之心念之不覺限涕畢末于復初不意
吐握之及也愧謝曷已片芹恭復伏冀鑒涵

答喻醒拙

諱思恂還清

潛事廢弛得老公祖大振起之每讀大璋具有
風霜之氣而寢會熟嘗一似素所練習而出之
裕如者才之敏心之精擴當之力真從來清事
所不經見也第敵鄭良夷甚於剗肉醫瘡又正

官半闕胥役叢蠹征求之令一下則百弊錯出
正供之外費復倍之旗軍之勦情官贈私折其
慙無厭若當此功令新募民畏法而軍益肆不
一禁戢必倍困於往年老公祖定爲災民垂念
也敝鄉江陰積受其毒因年年屬淮安衛故奸
旗與糧房老人小甲表裏合一年不可破若得
台慈另調一衛來兌則民受其賜而糧亦易完
亦仁人不費之惠也望老公祖留意辱手翰愧
落落齋遺集 卷七 言

答沈雲升

客冬報函久登矣尚未徹覽耶時事之奇不可
盡言至孫老師勞苦功高納之深窳令人有書
生叩馬千古同狀之嘆茲以軟鋼之法行驅除
之計一一出南轅北轍乎危乎非吾輩所忍言
也吾鄉考選人衆而數窄除衷涵古凡度平三
兄屬前咨外新者十二人儘可得四人而當權

者別有操柄向來鄉評官評委子都用不着矧
弟尤時情之所側目一語擒揚反爲人累每語
諸兄各尊頭路區區總不敢置喙任他有力者
好爲之而已揣摹之說似乎與亦聊也周湯葉
頗有機括其餘且看力量何如數居其阨可爲
浩歎所幸人人曉此局而不以相罪耳澤壘移
揭相通此用何妙法恐所講開者尚未得開甚
爲危之奈何奈何弟冤差不得求去無方岌岌
落落齋遺集 卷七 言

答瞿芝遠

有性命之憂無問官矣年兄亦爲我念之手
地居省會衆謁應酬精神費去十九其定忘之
餘簿書雜沓十指爲枯所得凝神清慮以加惠
百姓率先羣吏者蓋亦無幾范中日月虛聲捷
譽直以郡爲寄樞長負此官者其可嘆也惟吾
年兄神明旁徹力量宏遠了辦一切都無難事
而與釐實際定應不沒本懷今之吏治病在釐

二千石以精強督率於上使長令廉舉勤民則
今之善即守之善寬大之中不廢撫切亦救弊
之道也弟不識中州吏治如何然大要所親記
則以寬大爲是者是處皆朕欲得吾年兄遊刃
有餘之才不一二屈指乘時得地而大竟其施
甚不可錯過偉哉無前即爲故知生色多矣弟
率心信口大觸時忌求去不即得殊苦將以此
官還之君父爲故園之遊乃辱年兄遺念教

落落齋遺集

卷七

集

謝高誼

與何武義

向有報函想微覽矣邇來用舍之權南榮一手
握定而時借中旨以行其所登進者非破甑則
燕人即太宰雅有虛平之志而肘掣無可奈何
蓋君子道消之日也翁臺避地嶺表澤普功高
顯仁藏用之妙無踰於此近探粵東緝紳之口
與計吏之言似乎搜括加派地方無大利焉

謂商稍苛或謂官苦拮而總之奪有司及大家
之利以代貧民之需則彼地法網濶疎便其私
者已久不覺反以善政爲小惠耳治道不古民
生日盛良可浩歎翁臺酌時宜而行仁術想亦
欲聞此以觀人情之變故以所聞私布之不肯
求去無方日夕履水不能効其區區統惟台照

與門人陳清望

忠孝一理本於此心心之所安三公不易也朕
落落齋遺集

卷七

集

功名之際人所難言戀舞練之甘而忘冲霄之
影仁兄可謂知道矣白沙先生之澤近在珂里
倘有得於斯乎新刻雕龍繡虎爛焉不朽之業
字字可寶因文以兄道進而求之楊子雲不足
述也僕亦好織詞近已淡焉忘之慙拙爲權佞
所憎乃將返子舍之樂晚矣退就北面以明吾
愧

答陸太和

今日楚事之難不在黔下黔已成之亂而楚未
狀之憂也兵餉騷敵日中黔禍三湘七澤之間
皆恐有呼嘯風雨之夜者吳越巨浸告饑于楚
楚粟貴而閉之糧粟不行源易涸則亦病楚翁
臺先黔之難何楚之慮而安楚以爲黔是在楚
猶在黔也調劑運量倍費苦心敬拭目以觀其
效弟迂懸且行矣耿耿不盡

答顧定澤

落落齋遺集

卷七

文

時事紛紜人情波蕩民瘼 國恤大家置之度
外所恃賢長令撫循此殘黎耳政績益茂卓舉
翔飛他日世道有人又爲吾郡私慶也江南巨
浸當事者直欲沉候之而後快矢口力爭幾成
罪案今一切緘口思故園之遊矣

答盧九台

都下長拂惠風時披爽氣使人有珠玉在側覺
我形穢之歎翁兄風華高秀天韵標令退臥如

不勝求而卑乎壘立千仞之志目中所覩誰與
虧備清源新秋歌頌四闕以慧光白意酌荅荆
鶴公私交利焉東署即鈴途也翁兄其懋勉之
且爲梓樹尤矣猥承雲中之札爛狀被錦高情
自不敢諉而悚慵何以鳴報區區附展願言鑒
存弟孤踪觸忌方擬乞休回車不遠矣良昭何
期可勝珍結

答湯參軍

落落齋遺集

卷七

文

新歲連作二廣俱不及附時亦有機緣可圖與
意白兄商量借重於秦晉之間而靜長兄謂探
之劉玉霽俟呂南溟公祖入一窺其意乃爲穩
着事遂中止蓋吾輩道義之雅知年兄以名節
爲重不爭出山之早暮也燕勢方張炙手可焚
正人君子一網俱盡而弟猶以孤踪綿力待當
戶之鋤正苦脫身無法耳披懸險阱扶霄霆以
擬我顧念兩親不得爲元白兄之續今將乞休

矣年兄絲舞方酬學力日進用世之具斟酌飽
滿舉而措之前路尚賒稍俟燕鋒暫斂似亦未
晚只愧弟不及盡此區區耳枝鹿兄亦有成議
而意自忽去又吾鄉新撫公祖枝鹿意遲慮焉
遂亦輟議天下事固有定數非人力所能與也
道子以去冬之孟入滇頗自矯矯可慰同人之
中吟玄水一入即出都可付之長嘆萬斛快
從非筆可盡

落落齋遺集

卷七

辛

與曹薇垣

日聞年兄聲光益茂躍在民心鄒魯之郊今爲
樂土長安之頌不必言矣魏元白忽有處分其
故甚不可解大端翻挺擊之案者播弄於其間
耳灰任事之氣傷忠義之心年兄定爲三嘆羣
心水真誠可以共事已爲年兄委曲言之但不
知果能免於驅除否在年兄持此真誠任事之
念則無人不可相信又不必問來者之何人也

弟兢兢救過脫身甚難今已擬乞休不復問差
矣先發賊累南還迨經貴屬恐有不虞乞年兄
差人護之出境但得平穩遲去足矣止婦子四
五與而女流勿辭無一知事者損不遲玉璫蕭
蕭行李不甚費舉人也情在骨肉之愛故敢以
聞弟亦且至矣

答胡浮冶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三

雄邊巨鎮日白風高年臺覽轡其間慨朕有封
狼胥居之想此亦一壯遊也弟以觸忌孤踪進
退維谷差雖告竣而尚錮之不內外求一脫
身之法日捱一日如坐苦海年臺亦復念我平
澤壘久不相聞渠亦正在危機也汪如石偉次
僅差一二日竟格不入遷朕此番人衆而數極
不如遲之爲後日張本弟已擬乞休爾是不復
得通問問矣辱慘慘遠念併拜黃鵬之惠消我
斗酒稍平胷中磊塊謝不可以筆傳

答張篤業

李官之難倍在末路而老公祖水心愈峻吏民上下之閒心恬意盡入於至誠而不知其故則提衡天下之妙在是矣貴鄉固多賢豈有出老公祖之右相知筆舌關於吏治之衡者斷不敢不竭此心蓋緇衣之好自不容已非足爲老公祖重也時事日新重陰蔽日老公祖虛觀其得失亦千秋一大公案附在蘭臭之末輒敢吐此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三

高明以爲何如

答劉心統

謹四端

自年臺行時消長之幾微微動矣嗣後遂潰隄奔注幾於平地陸沉若無射潮強弩惟有引身避之耳年臺勁骨深心屹然中流之砥方持斧問俗事外主持國是挽此狂瀾使長林豐艸之間獲覩世道清明之象於願已足何敢復言天下事若同志之中聯合聲氣各從君

見母遂以爵祿之餌從風而靡知年臺必有激發之大機權也

答蔣澤星

兩月之間事且數變近數日之間又大變矣南樂與魏瓚爲呼應內外合力以去吏垣去吏部并欲去首揆其所欲者李年伯爲冢宰王射斗爲總憲不至一網清流不止而外之人情上忌高邑下憎廓園其鼓掌者亦十之六七也天下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三

事一至於此吾輩同舟之勢其能安枕乎第一疏獨宛鋒幾爲元白兄之續適有天才幸而免今岌岌不保思免歸計年兄何以策之目下會推倘可支持則大善否則大事去矣嗚呼老未知得遂出山否靜長兄品望卓然泰中諸公甚稱之據意白云可借撫按力留其免觀終當借重本省耳近來選君執持少所啓事相知相爲之意正復鬱之喉中然此又爲清平話

史餘考
一二

答韓滂書

九十月中有兩書報函矣半月之間翻覆至此已爲一網打盡之詳而其必不能容者則觸怒於南樂之人也內觀之毒有隕外觀之毒無窮此時勢方艱而齊趙之謀主局亦從此遞變矣貴店師本是同舟風吹人而往將二三君子好疑遂開吾黨之隙逆授小人以柄到此大家悔之晚矣總應欲用長短第辭短謝之耳年亦非非非集

卷二

七

兄料理地方之事無間長安異聞繼並者在劉碧山來劉璞之間然亦未可預定也首保將行矣若上亦搖搖不安過此卽歸一舉其作法之驟用瑞之銳理勢自不可久且靜觀其後耳惟父母定爲留意諸事想卽報中聞之霞城公疏上內傳已允開界中夜易之者從外入也齊之二李爲南樂門生將爲先鋒故一疏入而滑州遂得嚴諭機括甚妙秘之秘之延緩式奔奔

勲者袁熙宇之乃郎也須爲破格薦拔

又

近有報函附貴役不知已入覽否會推之事一奉南樂之意肯以行明明出口無所忌憚而亦無放逆其意者崔固內外觀之私人亦取其向爲正人彈擊情之側戈彼固云待驅除盡了始做一番至四五年後讓他們再做昨樞輔忽有人賀之疏便云若人城東把東殺了往時人疑

非非非集

卷二

七

高陽之合於南樂而今始共知其不相容也然所南樂之毒至矣吾輩豈有能安之理縱騎四山搜訪而南樂圖又仕籍又分爲五黨之圖以進此種光景真以掛冠爲上策耳

答楊大謙

時事忽至於此遭唐宋季世之象也一身面以去官爲快其如聖明孤立何所望年兄入而主持回轍賜於一縷耳程伯子有云新法之行

吾黨亦分任其責年兄所謂名節太激實至意也吾撫一推開舊太宰獨斷甚堅以晉中諸君子多爲郭藩伯地故太宰立意置之此誠意見之過及思野疏出禍機甚深而當事者以爭辨爲快心驅而納諸陷穽不自覺也總之借題於晉撫又移禍於郭藩年兄在地方言地方留之自是正理但因此一爭去卻去院而臺省爲之一空恐終須一引避耳大疏斟酌極當且又撫公所同待共旨下而上之正自無嫌也衛輝司李之量移弟不知其故若宛推乃見立一家關亦關中諸君子所棄且大來年兄曾一點綴之彈章正合公論俟昭開當道尊意耳弟觸時相之怒幾無餘生將乞歸以謝之不願復問天下事矣雅意惓惓有逾骨肉惟有心刻

答王念生

年兄行後遂有許大風波別是一世界矣年兄

品望如百鍊精金市有定價東西南北無所不可年兄必欲爲真王也應從彼中間之奈何向不合時宜之入商得失哉一笑近論紛紛無暇言及吾鄉之事而區區心舌不敢爲知己者只苦力薄勢單年兄何以策之時事關目都在邸報弟得罪權相度必不免思圖歸計若得年兄既入要地而後長往則真大快不審得遂願否

答何武莪

承示援黔鏡次燎於指掌非熟嘗其竅會者不能知不能言至其大端業共知之而未有言之者黔以後局掩前局欲理前局俟現局稍定耳聖明寬大不令當世有介子推也國本一案乘筆者不敢掩功亦既有成話若先帝諭旨篤念聖母山陵情至語危讀之潛然可涕并當局之乘筆者明白臺閣揚聖孝之忠蓋也時事忽如沸羹清沚幾於一轉得創履還朝作

中流之砥正氣永不剝落所關消長甚大日
幾望之不肯狂愚觸忌方在怒懷賦淚問力理
歸梓恐無以終副慘慘之雅辜略布謝并獻寸
縑諸惟台照

與周桂章

憶丁巳錫選遊辱年臺志形之好往其五年寸
心相照比方聯南牀之坐而忽踐高崗之羽君
子道消早爲此小自此驚濤屢作噴瀾日張直
臣至壯痛幽泉又何問拂袖掛冠者乎然後美
年臺之超然事外小屈行且大伸卽就眼前寶
際而難揚雄鎮露湛霜清吏之洗心易腸者幾
何民之瞻帷載德者幾何建牙傳望畫樹之標
視弟之孤踪觸忌進退維谷者何啻霄淵也每
與令兄年丈角子誠心輒探故人雲外之想行
瓦歸帆望羅浮而索醉矣

答李瑞園

大曹水鏡借重年臺此世道之幸不獨
尤也憶客冬群議会同而舊宰獨知之獎堅不
可奪然意見之角遂開水火將有漢唐黨錮之
憂乃信用獨之不如用衆而年臺一人之用舍
卽世道否泰之關昔賢謂吾不西行大禍不解
其年臺今日之謂乎幸貴驅車以慰同志之望
伏聞鼓盆之戚未申弔問先辱遠貺不益之愧
乎知已之誼不可却一芹附其年嫂希鑒入弟
落落齋遺集

迂愚取憎方瓦歸計當相遇于聯舍矣

與解石帆

年丈行後驚濤怪浪日異月新今且備船侶覆
矣向來當事者奸行其意如絕煙孤舉是無餘
地豈風吹墜入人在深谷中言之可爲浩歎偶
聞宋史元符元年河南人獻玉璽遂有次年同
文之獄事數巧合豈盡人力吾輩一身何足計
所憂者國事耳年丈優游故園超然是非之外

碩果不食斯世道太幸然長垣且出棘手可畏
年丈正氣千尋自有以壓之不俟弟之認認弟
迂想觸忌日有不測之憂便至春初得生入里
門無所復望矣年丈道義之愛有踰骨肉得無
爲我念之乎久無便郵於書問辱承不忘率布
縑縑勿以視不相知者又爲罪案也

答沈雲升

纔幾時不相聞而長安鼎沸驚心駭目岌岌乎
有漢唐黨錮之憂不能不追咎於往日當事之
人也取二三孤刻好奇之士開吾黨水火使小
人起乘其隙而向之號爲君子者亦復且驚且
喜以一洩其不平之氣將不免潛移默化入其
勢凌利誘之中此則世道之所大憂年兄以爲
然否以正直忠厚如年兄何風波之云向所言
者乃槩言世局之紛紛耳每當二八月之期何
入不在推敲之內蓋執語言字句以求言外

指歸此向來諸君子膏錮之疾然實未嘗擬平
兄卽所謂弟之効力者亦風影之談也今時移
局變舊話俱不足提只大家相同舟遇風之勢
爲要緊義耳弟觸權相之怒憂在性命無論一
官升沉若春初得理歸棹卽萬幸也靜長兄已
擬學憲吾輩心事已了諸不多及

與許霞城

年兄行後群小披猖毒醜日甚恐同文之獄尚
未已也正人幾何堪此摧折可惜 聖明勵精
之意乃爲無忌憚者借以行其報復憂在國家
何處痛哭昔人有言新法之行吾黨不得不任
其過往時諸君子若能聽吾輩之言平平穩穩
元氣自固二豎不難去也今若之何弟危機正
伏似必不能倖逃然禍福聽於天卽竄逐以去
亦主恩也聞有向權門而乞憐者則雖死不爲
耳新歲可得泰差差亦未必下下亦不必初

求脫却長安便爲極樂世界每念風波危難中
安得復有同心鐵膽如年兄者一冬意氣蕭索
實在於此年兄榮祿方歎且置時事於度外若
吾鄉考選正自難處俟五知足吾兩兄任之銓
議主之者相公而陪之者則少宰篤於門牆之
意然考選諸公俱不得與弟無力可効而相知
者俱無厚薄之嫌未必不是一幸也大計中似
尚有奇文字吾鄉撫臺亦將易矣秋風之蕭條
除必盡崑山極力歸依所可喜者聊城有必不
相下之勢其隙已開或者變局之始乎枚卜定
不遠若得張何老入則亦挽回之機可借年兄
之靈先下一片苦心以爲世道計何如何如縷
縷者皆罪案也幸秘之

答何武拔

冬仲一函奉報方擬觀時相機稍盡區區以報
明命近接來札且慨然有拂丞之想見之不覺

主歎方正論昌明人爭馳騁則姑縴勢臣於天
末及時局翻覆死灰盡然則又正人赴席之時
也然後追憾諸君子用人聽言衆失其當今中
流航亂誰與共濟哉台臺有國本邊功抵餉三
案炳炳耳目今國本一言大都爲時所忌卽王
心老已且晚乞歸若邊功抵餉固忌者所不能
掩而強者所不能爭也俟其黨合輿論終當少
伸公案且姑靜觀時日展布陽猷大疏命使者
止之此中告歸者事如秋風之葉故願台臺留
作歲寒之松耳相知星散無可與言祇有孤鬱
答林浴元

李官味如蠟也年臺七年水力兩地孤翔每於
嚼蠟之中時有交雲之氣左宜右有妙合其符
間之上下之口無不以兼明爲頌蓋治講得自
家傳而此味又從師授知他日主持國是必不
從世態波靡作笑罵好官也同志之中定應托

契直視年臺事如身事何須憚屬時事紛紜乃
占定力要在善藏其用以靜以密清華之選自
是賢司理本等若春間老師人都則尤如重也

答袁九深

別來音問寥寥都督踰超歷奇每見明月想山
中之遊停盃分韻時也吏治邊防日就頹廢盜
官廉餉轉歎乏才思得廉敏強力如俞臺者一
生其色濡筆躊躇想時觀會正達貴督之疏意

卷七

四

借計事以素所懷來大發而長鳴之不料狂言
觸忌權臣張網爲羅家有二親不得不不少避其
鋒此志竟鬱乎抱讀來教悵然增歎陸景老鐵
骨血誠久已達人爲地卽有說口無所復畏而
張鍾老被彈之後乃切切致疑於弟不可發翁
臺之一哂乎計典方嚴燕人爲政賒疏未得卽
覆覃恩之典則不能脫吏胥之手未可以正說
也幸碧老仍還故物真可彈冠相慶但余二

來備聞太翁之強飯近況之清操皆遠慰故人
之念弟歸期不遠倘可相晤於大江之上也

答曹薇垣

妖民遺孽易解易擾在守土者撫解有方耳信
如移兵蕩掃之計來土久爲戰場非年臺以身
任之仁義並用誰能了此局者今村歌巷舞雖
犬不驚地方既拜仁人之賜而福德亦從此無
量矣榮膺新命益展壯猷以此實心實力行之

卷一

四

坐見開府建牙勒名彝鼎惟招賊之說聞前事
者致憾於按君頗倡此議總之賊黨消除既盡
則媒孽自無所容善後之策尤須留意新按君
霍心木端厚人也弟已備與言之且屬元老同
鄉當心相照年臺只口不言功爲第一義以消
前人之忌可耳

答曹根遂

弟生平寡合相知無幾而相知中又生歧路左

率右挽步步俱難自入長安來集之恐去會難
何時而年兄又去矣去而秦惟露昆於西湖之
上猶自動人遐思乃虛懸之不逮不退之間終
日言齊言楚而茫無歸宿之地嗟乎餘政如此
宜其爲人所乘至于全局俱覆乃弟之口舌不
靈効亦可見而又不免以信心之言作違時之
案欲如年兄之安善故固又豈可得哉正東書
焚筆昂首掛冠忽得手札兼訊來使乃知長卿

落落集

卷八

四四

病起輒已得麟知吾年兄從此生氣勃勃倘獲
借拂拭之靈消其口孽平錦石兄清心動骨誠
是我輩人然使區區作曹丘不幾欲益反損乎
正當爲之焚香乞靈見神耳以發千里一笑

與阮圓海

易曰知幾其神乎年兄幾先之哲常人孰等而
好事者率之於萬勝中清夜思之每爲三歎
伊川子瞻一生樹敵到處同鄉黨錮之碑若此

蔡確之徒欲分收一人以害吾知二君子必不
顧也可和可爭而必不受小人之舉懷君子之
品乃見何今之得志者妄援吾集之以爲重摩
不令人短氣哉尚有耿耿欲一吐出左率右說
終鬱於懷若夫名義所在不能緘口買心而今
俱成罪案年兄翱翔天路亦復爲故人垂念乎
既懶作書又苦乏羽乃忽得先甫使者之便遞
慨然一發其不平之鳴嗟乎十年來二三友生
落落紛紛而且成荆棘之林也月明星稀鳥鳴
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棲隨之堪當痛哭

落落集

卷七

四三

答魏仲雲

懷人之緒日繁於心每爲塵緣所擾亦不得便
羽直到南都故落落如此性處正端力明辨一
軒其往直之氣原知有利害翻覆然言官以言
爲職不問生死車廢世局欲依連兩可之閒正
苦無此狀吾至官府相激應成實禍向固預知

其不可而大義已倡不得不從其他特議之藉
苛取途之稍伏諸君子豈曰無過然觀過知仁
弟亦未嘗不効忠告而今總付之長歎年兄靜
觀局外定有妙解尤堪痛者則吾黨二三同志
乃自作水火使人左顧右盼步步牽掛耳吾鄉
水災爭之頗力幾幾罷事者意欲棄此一
方民以洩燕人之怨可奈何恭甫年兄弟又有
契誼偶小疏中記及東事數語夢想不及於恭
甫也而恭甫誤疑之既亦通告之長安幸都覆
稍存其概此心略可自白年兄蚤已從千里外
爲吾伸節相知貴知心豈不信哉弟以多口觸
忌行理故國之游年兄解一返棹爲十日談平
卓品僅從常調弟豈敢嚙嚙而已特以餘缺爲
人所先故結了兄意靡圖亦甚著意事以靡圖
之子子而今被以貪名兄爲之碎一唾壺否

昔日同異遂爲今日難端君子實授小人以隙
而晏然修唐虞三代之容彼乃捷而取之無一
矢遺鏃之費而正人已盡矣仁兄觀目前之事
豈非從來一大變局哉璫毒所中在一身之怨
尚有怒殺之時而南樂之毒中於齊越之伏戎
燕人之新怨勢悍而不可解凡其從內出者皆
其從外入者也覆城之事內已允關機而中夜
傳入忽復中變蒲州將行矣若上亦不久此下
合爲一家不過再驅除數人則燕局定而齊越
起一年之後恐并用噍二字忘之則是非乃大
亂耳弟一疏觸奸幾陷虎口彼方耽耽必逞顧
乞身於長林豐艸從仁兄續張公玉女之遊未
知天與之否日典霞城議疏遁之法而或者執
賜環之疑想日復一日乃付流水殆亦天也勢
窮理極物無不反且共靜觀之聯合聲氣以俟
狐魅形銷天心來復耳

答袁公夢

不佞雖涉世未久狀所見逸才高賴托志千秋如足下者指不再屈而邀元甫兄之重傾蓋如故何幸何幸文章之道神於作合曠世相感何況交臂乎微觀足下退狀深念鋒藏光闇以善用其才蓋動忍之功多矣不佞信心饒舌方行乎憂患之途願就足下學所未至何敢以師道妄自任也敬謝不敏尊翁老先生以任事叢謫落落遺集卷七

吳

士大夫自有公評第近議生財思復得疏理之功而不可得見人人以任事爲戒則尊翁之公案亦易了矣左牽右掣誰爲斬此葛藤乎接鹽二院俱已出都不及效力狀此非僕之時言亦弗重空負惓惓見託奈何少文見前已略悉其槩非楮墨所能具陳恃有心昭

與熊奇嶼

弟懶於作書一切曠廢而台臺道義之雅時挂

聚於心也機緣不偶君子道消事已至此夫復何言吾輩信心信道丘壘之中別有天地妍紫綠方酣經庭可投直可置世事度外而聖賢憂國憂民不忍一膜自封則今日之事知台臺太息流涕不能已已所情發難者乃在貴鄉而反先受其禍則諸君子之過也弟亦旦晚歸矣几上餘生言之可涕一官何足道哉但兄持鹿洞牌則台臺之愛忌其醜使人汗透重裘狀托塔公以不朽幸也詎可筆謝賢郎銀羽喟狀附訊一片以將言近意遠惟知已鑒之

與蔡元尚

敬啓教邑舊父母蔡南胡公以恩誥贈官應得誥命而後人無爲陳請者不佞與舍親鄉西歸兩家皆世被其澤比於長壘今相繼以罪去矣舍親曾言台臺爲胡父母至戚救於吾輩用敢以此爲懇其軸止須封官類題其文或冀

鄉名公自爲之側借衡於中翰薄有酬謝謹附
上白金四兩幸台臺始終曲成全親充原之
結亦不使兩家之卿結也罪廢之人不敢躬叩
臨楮皇恐

答區景鄭

方今任事之難內外無異而貴陽遠在絕地又
營海內稠敵之秋問兵問餉無所不難乃事權
之錯出人情之嫌忌又有難之難者台臺以血
書

舊唐書

卷七

誠亦膽敢精竭力以任之細詢吳傳得軍中狀
甚悉未嘗丕服台臺之壯而復測朕念也早已
知此詞爲相苦朕從古真豪傑必從難處下手
使人入縮步誰與成功但願得其安頓之所既
已入貽即未易他徙方欲謀之知者而黨禍方
興不肯以任官犯柄臣之鋒逆張羅逐之匆匆
主國不敢復問天下事惟伏處林穴側耳後
俾犬業以爲社稷慶而已冰清茶苦豈宜劇

俾倒施敬以慳返幸恕不恭心長家短莫效
圖祇有悵結

答樊鍾陽

黨禍方興誠君子卷懷之日然憂時妙用尚藉
正人以同微勝於一綫年臺何遽堅遯思耶弟
以往言觸忌久拚一官謝之今已得謹行矣
長林豐艸不敢復問天下事絮絮布復臨風惘
然

舊唐書

卷七

答朱白岳

撫院承差回具有一函率報近來時事愈出愈
奇弟爲小人側目無路脫身而今且安排陪弄
借破甌曹郎黨字題目遂逢嚴譴辱及其親可
爲太息生歎禍福言官之所不計沒齒編氓亦
復何恨而必以奪黃爲快何罪至此每念兄兄
在萬里外賦望雲之詩若以弟之所遭則夜郎
皆仙境也貴役分致諸函已爲一一料理度

晚可以言旋而弟去國之人從此無路接雲
中之札相思相望直俟年兄開府敵鄉乃瞻色
笑耳夷氛未靖兵餉兼籌孤影勞神百凡珍重
答門人關達名

佳卷中想味仁兄孤芳幽韻迥然塵埃之外及
見其入如其文竊念他年用世必以品見不隨
俗波靡者也以此附知人之鑒甚幸近貴同門
來乃知有居廬之戚大孝以顯揚爲先惟以禮
落落齋遺集卷七

節哀靜養文章之妙生生不已化化相逼則樹
靜風生艸枯易怨皆文境也僕以狂言觸羣小
人之忌張羅布網遂遭嚴譴長林豐艸不復聞
天下事所望賢輩天路翱翔爲故人生色耳勿
匆束裝侍在道義之知空函布復想能亮也

與蕭伯玉

長安中了無生趣但得吾伯玉比隣而居寸心
如雪貧賤患難之際有生死骨肉之情以此

於於心未忍遽草絕交書也初蒙放時尚有辱
親之慮牽掛胃欠今亦付之幻夢入舟來伸脚
高臥黃梁飯熟矣石尤爲祟三日而行十里此
豈章惇之罪哉不足爲鄉里小兒道也向者孤
行一意信口而談而今一網牽合羅織如意此
後未了之案知復何似年兄如有所聞幸附一
行於敝同年龔淵孟處與友朋相彙之意也去
國之人不應復作長安書第私區區於知已耶
落落齋遺集卷七

今師亦止有心昭

與王蘭生

自別年兄後日坐水隅幾無生還之望忽脫構
逐驚魂初定不審法星何自昭嶺西聞彼申山
水奇絕風土淳樸疏剝吏弊使民夷相安不遇
出經綸餘緒耳案惟行部山嶽動搖自是吾輩
壯遊遠近正無所異也客冬丙陸海公祖別致
十公體以答吾輩公餞節不可却已致其一於

霞城年兄今以其一舉上弟伏處林壑無緣過
往來之廣適舟過京口附致賢公子不知此兩
何時始得入覲也

與繆西銘姑丈

台車一出都門光景日復慘然亦謂去此一
官他無所憂乃不肯至辱及於親雖倖生還了
無生趣至茹丈之波入彼案尤令人扼腕一路
尋問消息竟不可得直至京口得見抵抄已四
月矣

卷七

七

月望美辰亦未有招疏不知何樣羅砌題郡城
峯陽來被甚為懸念據云十五人中禹閉最輕
乃六手狀亦係傳聞之言其餘相去不遠恐未
必的也以親度之總數幾應過十萬則分之定
無如許知郭兄四壁蕭然此局寧有完理耶元
惺聖明再得如買鹿之明行則定有解法
則無了時也今姑靜俟之聞撫公已到可
洲諸兄一覓的能併商盡處法耳

有願命臺之無謀想長者自有建觀不計亦
魂未定靜坐并虞恩之抱朕初得抵舍先此
候諸容續布

與高景翁

都中達教時情奉旨旨辭以息爭而潰陞任
桑田滄海後來黨綱之禍寧有甚於此者乎台
臺大遭黨公虛平應物散聞羣小具有心知而
徇見一呼震立下車已至此夫復何言朕使
李齊晉道其

卷七

七

蕭籍一光吾道有主豪傑恥不得與而恥虎不
復與歌則亦千秋一大公案也猶念提筆變作
功臣紅丸化爲對症將且漸矣君父之憂
淚何地驚歸折角觸吾方張丘壑之中恐未矣
枕席幾立雪三年傳經下座仰借無辭奉以
窮台臺亦不鄙夷之乎向過錫時正白駕在吳
淞間未一申其耿耿今子舍方溫復氣自喻村
深神茂足不須門報敢一布私臆稿下走尚

危機險難者則亡指而示之行將某神起死回生解紛之書并錫次焉

答楊道初公祖

春初正申借寇之機而將軍事雖興與心違旅
還餘生既爲異人計惟目即惟處立整又失三
天之庇惟歌勿勤勿伐之章以慰孤懷耳驚魂
甫定杜門養病不敢一過姓名而忽辱兩函傳
狀簡恒且脫衣家屨尤何道義贊雨之愛也清

落落非壯烈

卷七

非

事極費唇舌民生不辰竟以水虞避負寡恩老
公胆朕非老公創制備刺苦仁心仁術則壽考
若無事半與當世之權謀恐也之題端將再乘
張與機贊贊壽考之人願望播期祿有使結續
謝不費

答曹一雲公祖

老公祖秉公授才孤寒昂喻文稱賴而後得
以權此不易之中雖也第已久經世緣而誤

見責非以爲利循例具牘實以親誼之重輕爲
先後老公祖錄其舌名而斟酌其二三可也
箇倦至感切于心家姑夫處耶當以台旨致之
至地方之事亦有可言者錢糧催催盡日甚批出
灰分習爲固狀區書飛漏不可勝計在鄉間最
苦白捕而汎地一役尤令雞犬不寧矣爾斯宜
裁革又刁悍成風市鎮各有十光棍紅幫打詐
結黨公呈幸老公祖神明之鑑屢見摧擊而餘
落落非道集

落落非道集

卷七

三

答莊魯餘

都門一晤甚慰淵思弟方憂癘相年弗獲時相
過從年丈養病罷試暫惠六月之酬三年一
轉眼事耳如弟放瑞丘盤長與野鶴爲伴

草生嗒焉喪我蓋不知獲乎歟矣遺像有花
否雲中一羽忽驚蝶夢亦意外一大歡喜而
也

與親郭園

弟蒙恩放歸而年兄遂罹嚴譴傷心孤甲三復
范滂之言爲送行文耳雖狀聖明寬大霜露
臨春努力前行無庸悲怨弟病頓不能出戶特
遣人問候於飽念兄貧甚貸得金以供緼薪
落落齊遺集卷之六
之費耿耿寸心祇有遺報

答周來玉

時事如此其堪痛哭弟既得附於翁臺之後可
以自信向安即白肯丘壑亦復何恨但以無頭
迷障故貽翁臺以未了之局念之每爲氣結又
未知網張四面吾輩將得高枕否耳告身之
理無異同若何老處止於新給則吾輩便當
例聞翁臺已繳似又宜追回其中猶一

恐又開一罪案矣承使遠來具感同心之雅

答徐月賓公祖

弟迂愚觸忌幾無生還之望幸聖明寬大按
端田里扁舟南下悔罪省愆懷性恰宜驚魂始
定纔渡江而父老子弟歌舞至仁有感極涕零
者糊甘劑苦之方不啻起白骨而肉之也月朔
抵舍伏接台輪慰勞殷殷名已係於皁轡而轉
叨总分之交罪且辱及其親而更沐如天之貺

落落齊遺集

卷之六

三

誼高霄漢歌邁陽春此則我有二天余其一樂
逐臣厚幸古人所無雖沒齒岩穴復何恨哉村
居杜門不敢以罪戾姓名輕賣惡臺狀施而不
報草野倨侮是亦罪也敕命責繳倘有事體
異同更乞指揮仰恃台慈不勝皇悚

與高景翁

頃方具牘恭候道履而家姑夫寄示台札因
自慙心平躁心釋覺英雄感憤痛哭之聲俱

足以入有道者之聽也。每自念涉世未久，未嘗知學。若使焚林稍息，綴羽不驚，飯依絳帳，立雪三年，此則造物之所以成我大矣。自反不作，何怨何尤。朕細細思量，亦覺幽莽尚非。聖恩寬大，久爲杖下之鬼。又安得優游菽水之歡。如今日耶。獨念二三知己，三木囊頭，生死何期。撫膺流涕，虞山日有亂形，因亂借亂，肯殺機也。時無賈彪，夫復何言。不審。邇日更有奇聞，百結惟台。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五

慈教之

與沈五知

自別年兄後，舟中清淨，生平未有此適。不意再生之樂也。嗣後風波日急，正入都盡。而年兄厭端來矣。甚喜明哲保身，獨得道妙。近來文字益務新奇，但不知吾輩既已投林，尚有逆機。非奈何。年兄幸以所聞詳示之。十五人賊案，何近又有一百七十六人之說。雖係揣摩，朕有後

着與否未可知也。弟子舍方溫毫，不作門外想。以此胸中廓然，而六君子體事以去，生死何如。可得聞其概乎。炎暑懶得出門，特此奉候。不盡。

與楊蓮初公祖

伏惟老公祖以痼疾饑渴之心，軫吳民之厄，運籌既久，臥轍未還。刺苦調弦，解苛止亂。老公祖之造福於吳民者厚矣。雖朕追維三歲之間，江流夜靜，孤肅風驅，使都宛之禍不作者，誰之賜。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五

也。虎冠剪翼，聖吏易腸，使抒袖之遺未斯者，誰之賜也。乃今舍吾民而去矣。議者方以東南爲不測之倉，神營民命者，爲能吏。敵毆民脂者，爲忠臣。有繪監門之圖上叩關之章者，不免爲太戮。但不知福曜既移之後，嗟此哀黎，作何光景。而不遲亂民魔劫，未盡使驚。鷗綴羽何處覓寧林。洩淵乎知老公祖并州之念，定爲一步一問也。弟杜門省愆，奉歡膝下，讀書荷鋤之外，都無

些子沾懷古來放逐之臣少復如此葉恩已盡
沒齒爲榮只願厚微餘庇長得安枕爲太平之
民耳匍匐道左敬獻羹羹以申華轅之憶晤聊
石明併魯齋帖月諸君子爲道耿結

與魏仲雪

春間于受之處附一函嗣後正覓歸計幸遂所
願扁舟南下檢點身心日星魚鳥儘可相對林
泉書卷正足忘年曠觀漢唐宋以來黨人之禍

落落齋遺集

卷七

尚不止此兄宜爲我賦詩把酒不必發感憤之
談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古人以爲一樂如弟
懶癖閒情隨處落落兄所具晚當其執筆嘵嘵
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爲爾手口已見今日乃遂
本懷兄以不作風波驕我豈有居官路在是非
場中而卷舌掩口爲兩來三變之行藏以保榮
屬好官者乎非兄前弟豈發此狂語只可與起
田知他人勿道也兄近況正佳才不才之閒差

藏其用知兄素心自足了此非他人肯道也
承初環之惠時掀髯一笑

答晉起田

弟狂愚觸忌幾不得生正在網中幸得之子打
破放舟南下兩袖風輕始覺有生之樂歸來身
心無礙秋水餘懷此趣亦復不少獨念六君子
三木囊頭悠悠長夜月沉酒醒友朋之痛不能
忘懷而博觀漢唐宋佳轍始亦天地氣運使朕

落落齋遺集

卷七

與蕭君子命中帶得都復付之邯鄲夢界矣念
秋一鼓虞山之掉對吾年兄道氣素心消釋
餘垢爲炎暑所困不得出門倘秋風漸爽吾年
兄慨然生草園之邑者亦山居一大福緣也弟
懶不通問而手數報復先之想能以野人見恕
拜領雅說誠不忍遽別鑒金兼架雕檀筆筒爲
異時青瑣珥筆之用不盡依戀

答錢龍門

自別年兄後忽聞香輦忽聞塵憂總不得便
一適慶弔狀耿耿此心時與明月相望也此
變態筆舌招尤只不知口業深重如此消拚得
盡否月白風清玉簫笑飲曾從青嶺峰下帶得
一片雲心今日不敢多離偏清驕難消造物所
妬則耳餘幾為其戚負罪引愿年兄應為我悔
念耳野服閑遊一睹知已正自有懷朕今日亦
不歡必明日事也很承手訊率布區區今但年
弟書書遺其

卷一

五

兄希道耿結

答許霞城

日來遊暑竹林放腳高臥絕迹城市斷絕書疏
生來未有此適獨念知已迢迢時牽舊癖秋中
虎阜之約洵為快事尚俟與澤壘年兄訂之恐
亦在秋冬之際矣新政日異掃除一空澤壘尚
為魯殿靈光不知風雨飄搖若何也聊城已交
行及崑山矣小人洗眼看賢宰相魏廉獨

造出底樣世界黃梁未熟醒夢何時一枕黑甜
各各受用一切置之度外耳綴軸事特費心神
非道義骨肉注復真切何以至此當再聞之來
玉諸君子以決從違家姑丈客致尊意別統之
惠殊非所宜拜謝不既

答許澤壘

弟偶幸生還放腳高臥幾不知天之高地之下
所謂難借魚鱗過着便吃生老病歟時至奉行
一毫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頗得自在年兄持斧

弟書書遺其

卷二

五

三秦風清日白快心明眼做了一番實在事業
即使卷懷亦復何恨安知吉神呵護不令惡曜
退伏耶魯殿靈光巍然獨存此亦吾輩一大肩
目也虞山狂徒頗有貴介子弟而水滸之編又
設一竅正恐流毒未已要亦不關人力看天意
何如耳弟第居絕迹城市若罵過敵邑當移棹
郭外一談近霞城欲約為虎丘之晤不知乘興

得遇百賢公子就試則敵富儘可下榻不須他
覓謹灑掃以待

與錢牧齋

春間放舟南下靜觀世局屈指大端十得八九
從前正氣頗旺渠輩打算驅除忙却心手故使
深林鍛羽稍定驚魂直到滿盤皆盡時饑腐餓
虎勢無休歇區區勸黨綱之理伸儒學之禁詎
足以快其心乎此中機局作何究竟翁盡定得

卷七

卷七

五

其微兼六君子生死關頭近來頗聞其繁否荒
村杜門如在井底念欲一領塵玄縱觀武庫顧
荆棘滿路不覺趑趄恃有神矚耳繳枚之事
昨訪張侗老止繳本身是或一道想亦因虞高
二疏故也翁臺如以爲可便當不致異同幸明
示之

與莊若侯

近來變態無所不有總是黃梁夢中幻觀不足

此葉清筆配補

以障明眼人也向苦長安逐陳臭穢滿前今揭
就體清涼散髮竹林伸脚高臥此權便宜非吾
輩懶淡之性不知此起年兄雖復替息恐富貴
逼人受用不久若弟乃叨爲終身受用耳知已
之想時切于懷而村深杜門都無出理年兄樂
境方酣亦豈能遠問山陰之棹耶喪明之戚誠
爲不堪狀又須以道力遣之不宜惻惻也靜長
年兄亦遂遭誣可爲太息晤間幸道耿耿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五

與同夢洲

翁臺凌雲鋒壑不佞弟即不敢謬附聲氣之同
狀數年嚮往不在名場世法中實以清風直道
四字爲翁臺屈一指耿耿在心目間而微聞許
可亦似以疎拙見收則雖投林削影之餘不訪
一通惘惘乃者黨禍方深橫眉有罪獨翁臺於
靡圓兄救焚拯溺義重死生誰謂古今人不相
及乎仰對白日慨狀淚下以此知絕交之書

萬通論也。畢母舅來知郡。聞兄生機。事斷。友朋之痛。恨不剝肉。茲區區者。九牛一毛。仍冀慈悲。大力點化。丈六金身。以消此劫。而已。倘事有端緒。亦希剖示。以慰懸懸。秋深足健。申弔。姚母便得一了。識荆之願。卽率樞機。想能原宥。

與高景翁

海暑異嘗。恭惟道履安和。德業純至。以慰四海之望。某杜門兀坐。未獲受教於函丈之前。非獨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一

憂患之餘。事足多畏。而性懶辭避。久違膝下。不覺依依。長日爲短也。學問之途。茫茫望洋。古人云。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今山林席地。恐復相前。見六君子之慘。酌不免惻惻。廢著心。如懸旌台臺。何以教之。廓園事間旋有路。已走致。黎洲所矣。黎洲竟以轉相爲罪。索網羅之。齊洲無寧驛而。黎洲好以直言犯當。路道力詎能裁成之否乎。敬一節不免爲親。躊躇昨知張情老。

止敬本身益因。虞高二疏之后。爲變通之法。不審是否。可從私心。皇皇伏惟裁示。

答陳中素老師

柱石一移。萬事瓦解。承言時政付之買生之痛哭而已。朕洛社有人。東山未老。使小子得所依歸。正使沒齒丘壑。道味不孤。豈復以腐鼠爲念。自仲夏入里門。如病狂驚悸之后。忽雨清涼。食息臥起。都有生趣。意謂開身暇日。可以諦精誦讀。勉醫寡陋。朕忽忽三月。身心尚未安頓。居諸如駛。深自愧也。荒村削影。已絕城市之想。細想春風化雨。止有神遊左右而已。正擬恭候。追履并請。教益輒枉。白翰。惓惓注念老師之篤厚於弟子。蓋非楮墨之所能鳴謝也。秋暑未消。伏惟爲國爲道自愛。

與周夢洲

音問之隔。又兩月矣。細念密禱。愈慄死者不。

復生令人潸然淚下然則吾輩貪惠田間豈非
曠蕩之恩哉邇來機殺想全付精神在枚卜中
不知尚有白馬清流之結算否翁丈定有所聞
可以開示郎中籌警也索居寂絕正有佳處四
漸畏途舉足如阱即緬懷知己夢寐相牽聊此
一通開問不得便理訪戴之梅也向約繳 敕
事近張伺老止繳本身似亦一法朕不審彼此
諸公有無同異翁丈曾否定決即欲了此省一
落落齋遺集 卷七

掛礙瞻前顧後正自不容草草耳幸直示之

答解石帆

琅璫去 國獨屏知已憐念雲霄高誼當於古
人中求之乃知絕交書尚非通諸也歸來散髮
高臥菰水多歡檢點身心殊覺寧曠只是風波
滿眼網羅四張生者既盡枯骨欲灰朕於兩浙
山樵之時猶留陽明一綫得吾年兄爲舊敵
兇猶亦社稷之靈非人力也便節暫南徐觀妙

手轉旋以佐中興之業使弟長爲太平之民不
作釜魚提鹿則厚幸矣深村却掃忽驚雲中之
札回想知交笑語道義肝腸之愛真如隔世事
矣

與徐月賓公祖

弟名在銅籍素同業土餘波所及猶足累人凡
在青雲之彥並以遠我爲福何意祖臺雪腸鐵
骨憐其失路遠衆而哀榮之至再至三情逾骨
落落齋遺集 卷七

肉豈所爲昌歎之好耶正修一函鳴其感切候
應務之少暇家嚴九頓階前而家兄某又傳台
札至矣言念宿昔恍恍如夢仰瞻天上已若重
淵雖復故人高義世外相看豈敢以葛巾野服
唐突憲臺且以黨人餘垢爲明德累哉伏處荒
村永與世緣斷絕耶聞基酒政恐動機心矧敢
入城市乎緬維道義肝膽祗有夢魂牽結而已
東南民食賦急人心憂憂而祖臺風霜清肅雨

露沾濡遂使耿耿之中懷有寧乎異時再借法
曜若周文襄之鎮撫江南則籍水堦夫終當鼓
腹一見清光耳家兄方困於諸生乃拜九天之
賜下士之禮亦屬曠遇伯樂一顧驚馬生風一
家戴德頂踵以之矣

與毛禹門

時事都不敢言而仁兄久錮之餘尚不免絕流
之網是又何也羅織已就排解無方仁兄何以
落落齋遺集

卷七

王三

爲計每一念之驚心慘目顧不敢輕出柴門握
手慰勞獨念擇禍欲輕則仁兄觀六君子已霄
懸矣弟竄竄不測尚幸生還醉夢隨緣儘得自
在狀觀新政鋒刀日急又有白馬清流之患未
知終得保此餘生否耿耿在心執筆茫狀聊適
問訊而已

與蔣澤聖

向辱手教目擬候謝而每接一報餘狀若累日

不覺寒風射人矣驅除已盡久知年兄不免在
一網中狀猶得以藩屏相寄豈非微賜一綫尚
不悞乎行藏之際定有妙裁居今之世出處兩
難安知不以迴避爲罪且宜好隱之也若使
大路相容則節鎮一方事業無量名公鉅卿焉
從此出亦何必薄觀淮陽况忠厚正宜如平兄
稷忌或不如弟輩之甚也恩詔將下或爲黨人
朋一面則長林豐幹儘堪逍遙否者未知何處
落落齋遺集

卷七

王三

生活年兄觀過來鋒刀將何抵止乎弟杜門兀
坐即周老師處不敢破戒往弔何日得知交陪
語一洗磊塊前約數寓下榻何以不至試事未
了敬掃門以俟別具簡緘希鑒入

與許霞城

弟性懶喜靜數武之外輒覺意厭以此都不出
門不得尋吳門之約近來輒心入耳總堪悲弔
欲得知已相對劇談引滿不知還有何年空吟

蕪葭白露之章而神飛耳 童子誕生草土
慶黨人倘開一面乎長林豐艸尚得逍遙自在
而靜觀機局正恐山林亦無寧棲年兄近有聞
否將作何究竟也十五人之案牘之撫按吾鄉
人數不少大都以撫爲政前年兄云毛公祖意
將束之高閣今既有催繳方議了局則原招無
耻而招語復輕如家姑夫者未審何以處之毛
公祖用意忠厚主于幹旋雖題辭不害不做而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三

題外做題似亦費手年兄道誼素爲肝腸如雪
倘可面詢而善商之乎則亦今之孔融也

與黃白安

驛路傳詩後便彼此曠隔年兄羈狀而去弟子
處愁城日夕彈藥即向來促膝圍棋者亦復落
落他可知也世局變遷友朋離散光景乃爾正
具星引疾爲兒子出花所纏而被人代我脫之
樊籠外身輕心快拜德良多只比年兄多上場

一出下策走出門顧影自笑標榜不俗位置頗
高與年兄會傳既使臭味不孤倘有糠粃在前
之愧耳扁舟南下五月抵家父子兄弟之樂談
書飲酒之歡皆與年兄遙相應和但傳一邱報
使人愴然耶國死矣生平子立好爲耿介而不
免坐之以賦嗟乎廉吏不可爲恐其子不免負
薪年兄何以爲之計弟禁足不入城市每念西
湖之約欲于來春了之顧念風波未息舉足便

落落齋遺集

卷二

五

爲罪案何時黨禁少弛得一弔廓園之墓耶追
維往事吾兩人頗亦告戒爲天心人事互相促
激所謂新法之行吾黨不得不任其咎今亦付
之南柯一夢矣只願太平無事以安老山林譬
如三家村人原不出仕本家而目各上聽取
國家未嘗負我輩也正念千里故人忽傳芳訊
聞函獨笑不能自已輒以來勸和得三絕又
絕以爲湖上之盟書之扇頭聊慰相思倘虎丘

西湖彼此遊履所至各須急足相聞野情狂勝於七級平升惟年兄詎取

與姚珉開

罪廢餘垢猶足累人翁臺道義之雅勸勸忠類此意真足千古彌天之網知翁臺適逢本懷獨不料太夫人霜栢之姿忽焉凋謝在仁人孝子悲痛何勝要以皎節榮名上壽善養既已纖毫無憾哀思當爲少紓也弟屏居却掃凝念美生落落齊遺集卷七

與文范持

弟自杜門後斷遣東緣痛念師表在邇每欲一聚玉塵兼弔令甥於廬而驚心憐目日新月異友朋生死之痛神樹都復幸懷河水悠悠歸

自廢新禁方嚴過卒滿路不如兀坐一室且以免罪也尚擬殺機少息春山共賞不知得了此願否從前小艸既未讀書今方討得開身而從賜鉅資范無入手索處三家村中真如井底蛙也虛此一番放逐不得學古人一事翁臺何以教之性懶書疏積想歲時僅一訊問別附土物諸托家母舅道不詳

答徐石城

落齊齊遺集卷七
都中一接光範鄙吝爲消爾後踴躍去國不得觀曲江之勝獨念同里當阮半爲時詒厲而翁臺新砌初發雲路方高端志貞趨早有壁立萬仞之意其仰贊新政爲同里之光可券俟也理官之難在上下間苟欲市恩不免府怨苟欲避怨又恐招怨大率居之以慎而出之以如不得已之心則無往不孚矣至于秉公執法約以尋情高明自饒爲之何俟下詢菊苑哉罪廢餘生

鏡閣思過近且殃及一弟已無復人世之想而
誼殷渥重以譙光發艸野中所敢當此儀刺
并璧祇有心佩

與蔣澤壘

弟於冬季有舍弟之變傷心慘目生趣都盡陰
陽人道之患二者交併殆是口業深重將不盡
辜惟有枯坐懺悔而已知次公采芹大是嘉慶
若浮雲一官年兄素不卦胸次即披紳之口正

落落齋遺集

卷七

七

足令人千古不足爲年兄太息也十五君子之
素催逼日甚聞禹門處路已就緒托在知交進
若秦越方捫心自愧乃家始夫更苦乞貸無門
敝邑同章家寡力乏難濟反思惜才異地托弟
告急于年兄以向來道義之雅或亦在所慈憫
許以義盟亦洒轍更生之德在年兄從心盡力
非弟所敢強也恃愛代達不罪唐突

落落齋遺集卷七

餘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八

理署書牘上

上按院張見平

上按院汪石蓮

上藩司董定所

其二

上巡道朱震同

其二

其三

其四

上巡道陸景鄩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上雙法道

上輝傳道

上學道魏

附請鹿洞科舉申文

與袁九際太府

與所屬各縣令

與建昌令羅化城

其二

其三

答安義令陳

其二

其三

其四

理署書牘下

與邱毛伯

其二

答鄒泗山

與舒錫石

其二

答徐明衡

答黃陽平

與魏廓園

與同年某

與方仁植

荅落齋遺集卷之八目錄

荅張希生

荅魏仲雪

其二

其三

與蕭伯玉

與黃贊伯

與何季穆

與繆西谿姑丈

其二

與貢二山

荅張謙譽

與吳巒稱業師

其二

與慈山釋

其二

荅門人傅揚菴

荅落齋遺集卷之八目錄

荅門人張憲卿

荅門人畢叔美

荅門人饒得渭

與門人但夢倩

荅門人康敬侯

其二

荅門人丁潤生

與蔡孝來母舅

與繆采星

其二

其三

與貢說茲

其二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八終

落落齋遺集卷八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呂遜之輯

理署書牘上

原大佐
曾孫題

上按院張見平

伏承台諭此武勇以雪國恥業傳示哀知府若
意采擇乃次月以來募兵之令寂無應者里巷
之間已有畏心近齊集四縣之兵屢行簡練之

落落齋遺集卷八

法疲者望寒風而色削壯者舉塊石而氣消甚
有力尚可勝勉作柔怯退入前茅叩首乞免此
特以按院退充家丁為名猶畏過若吳況望其
裏革逆陽我乃知西江好氣不過私門吳勇而
兵事大廢真苦羸弱難扶今欲作其敢懷之氣
生其奔上之心必有格外招徠人情斯奮若以
尋常安家行糧為餌未足副其一歲耕儲之費
以區區挑選兵壯為事安能奪其室家婦子之

思竊以爲人情所愛者利所畏者法驅之于後則走險何擇利誘之于前將是死如驚令都建之民備工于浮梁之景德鎮責藝于揚州南京之問者往往而是誠使賞格既設有力能舉百鈞者賞若干技能中九夫者賞若干仍另給以安家行糧使木示信散金酬死此厚賞以來之一說也都昌盜風素熾聚集成群招提宿盜名不勝書捕盜之牒縣徧于野此屬改過無由收之有用使示之信令除其前犯爲非殺人強劫其餘概置不問有願赴募者一體立賞仍給以免罪木牌進者有利而退無家則驅之就死也曷在做虞訓三科募士之意而行之此救過以誘之一說也然使人各就募何人率領散之既安不相屬合之又食宿無方必先設將領揚謀四出更預備資糧使兵至如歸庶幾有的可赴無令觀望不前乃今之堪將者何人非賊之

所知也至稅市更新奉行德意兩所一體有餘不足皆公家物也豈宜以虧盈之數上煩清慮哉竊謂剗心除腸絲毫必報不妨各隨所入仰聽上臺剗銜果其有餘何所秘惜萬一不足寧有私藏如應稅官不肖之心則在稽核之嚴非成法可束近聞九江額已新登至北風一猛則照票之外稅稅關然無人統計秋來收數額若中分斯有微溢僅四六為額則不足之難數又在南康矣惟是尺式異同寬嚴互見而寬在功令南康初不任德嚴在鈔關九江亦不任德鈔關先定丈尺九江不費一解其實鈔關以意爲尺無式可據非浮本道酌量短長另設二尺分發兩府則法令不一人心莫信每念鈔關所批去今尺太遠執其兩端斯平等法耳秋李已終我多孰少老大人提銜彼此微示衷蓋故不敢以一隅之見孤老大人為商民圖之心也

上按院汪石蓮

某遲于趨事方屏息以聽斧鉞乃者大人天寵
春生栽培轉爲竊念下士遠際知己古亦有生
未有一見而沐國士之遇如某者也行取疏載
白歲終某俸少十日蓮落格外然浮以一官少
故奔走補刺蓋愆庶幾有日顧局局惡昧無可
陳說惟呈巡道連行地方失所依賴敢以臆陳
九江爲吳楚咽喉從古戰爭之地蜀變方迫江
落落齋遺集

卷八

四

流不寧端呂興國問柯陳結梗伏莽嘯聚更甚
都湖浩渺隱憂方大幸今道大創屠偷之兵一
新選募之令鼓舞訓練水陸俱精連聘技師捐
俸製造火器開局方始忽而中輟當令人喜因
循緩視兵革計本道一行練成之兵解體偷積
器械火藥悉化飛塵長江要衝誰爲砥柱況湖
廣兵未無人彈壓而閩兵屯留饒州約束之令
不嚴騎子之奉已甚奪財門娼大可寒心老

人倘念地方之重疏請加銜保而實爲無窮之
利至于察吏詰盜力振廢弛遂藉此新恐滋弊
費此又從來久任之說所必當見之施行者遠
大人已洞燭之無俟多贅矣

上藩司董芝所

湖關屬政時屢至仁念動斯春法窮則變台臺
以停稅之苦心行撤圍之妙法分府投稟立案
繳查商既得遂其苛宜亦可勝其指職碌碌坐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

觀有負清問惟是立法之初袁知府苦以見委
思練再四實慮負託才力兩窮通荒司刑毛職
稅瑞餘氣頗非志士之心大議委一年為期而
刑名查盤勢須自達其局況治法千條候備僅
持籌應付而亦莫效其奇竊意要而不可以久
不如使職別任地方之事易軍官來就輕車之
駕也台臺方加惠商民職宜效奔走而敢為此
苦漬者知台臺素憐職久切栽培則出之良

之外以全其孤拙之名度亦台臺所許可耳

又

向奉鈞諭已具稟恭候台裁未審已有定議否
近代庖廚事以積案填委錢糧催督苦莫之應
僅了淳安義京庫其各祿尚在嚴提度可完報
所奉助餉款日特持穀價借支先解本府貧濟
特甚蒙老大人議免半糶不啻肉其枯骨惟是
抵穀銀先詳包撫臺亦准解三分恐不能如半

落落齊道集

卷八

六

解之例以此乞天覆之恩蓋通來水災皆至憂
在目前此三百金到邦僅供鼠蠹留府儘可救
銀萬乞俯賜詳允免其補解又錢法通行民生
樂便前所費五十萬袁知府悉已給散兵糧各
縣毫末解補不耳已亦借庫銀先解懷有錢糴
下則亦衆心之所樂從也

一 上巡道朱震同

稅虐一蘇不惟違商歌誦至德而呈諸貧黎

款涸撤之澤又自無窮也職最拙劣局局不展

蒙台臺提引若以立法之初職能稍體德意以
布之故勤勤任使職敢辭勞役仰孤鴻造特以
居疑怨之地恐累役抒之危今台臺既許早解
則厥職無滯今亦未敢違涸台聽也昨已具稟
所能自致者寬商之手不能自必者湖口之趨
關與稅額之不虧夫為防奸計勢不免多設巡
關等役而多人則多弊故事便有越關不使有

落落齊道集

卷八

七

冗役僅四名巡關用守湖岸但懸賞格有越關
者罰稅一倍以賞有功人役別慮商人領票徑
行意欲差人押之入城此一人恐不免需索今
袁知府議於下水岸上收籌此法固佳然今之
空船人載及散貨免稅者皆即到放免後行更
無他案中途亦無人攔阻可謂直截簡便不知
何以為兩要之法也憲稟有丈尺已填旋還告
改減少至有并其姓名而易之者率皆貨少難

拘丈尺或當全免故塗易頗多悉職親手親量其查量船隻悉職親至河下問抽一船驗之絕不落他人手目第汙抹憲票有不恭之羽耳就額計四日頗為有餘而就中木算居三之一使無算不免有虧今北風大作所虧又木可知也

又

仰承委任已於初七日開閘恪守憲規祇令商人自報他未查量一船權其所入可足一日之

蘇藩齋遺集

卷八

八

類但船雖大小不同亦滿淺各別量于丈尺之間為裁減之法通融酌量總以奉行惠政其事之瑣屑煩縻日無暇尋章銀不經日差可自白至剔弊察奸才所素拙每差一役躊躇再四執還中止而議設巡關僅用其半差寧使商人稍有脫漏斯台臺所云以不撤而撤之心行之也惟是收銀兼用館吏私虐以為可裁夫納銀在府堂堂正正無嫌可避管稅居積垢之餘須斯

斷根苗庶莫清楚若仍拂一人作權畢竟還難分此非獨自求脫白亦為後人免誘其文上懇乞賜施行又竹木憲票計報論稅職細思商人論報之法乘積加除須精心熟於算法者方可無批稅事煩冗恐滋多累之弊竊與袁知鹿酌議不若以長關深積計論文收銀較為簡便職以此法為饒河諸商親算數番校其歲額視饒河尚較視湖閘不啻二十取一也台臺所頒

蘇藩齋遺集

卷八

九

文式以量船則極寬以量算稅為小職曲體商人之意十大止料其八一彈之稅不論五兩小者二兩耳如是而台臺憲商之澤無窮矣謹具約法呈覽各役工食若巡關水手登簿書役先不可輕否則向為大利今不免太苦因台臺已念及故併冒責容另詳以請

三

前袁知府傳示台諭仰窺台臺為商為國至意

無窮而稅額漸受調停於兩府之間則四六分
初無不可蓋向之所爭者官入私囊今無餘登
報有餘者原非私物不足者豈能取盈若一時
有餘而守爲成額僕僕遂有不足則點金之歎又
將在南康矣如其有餘而必曰此之所收不以
補彼之所缺雖甚不肖不至此刳提衡損益總
在台臺又非下之可以應這也竊謂額可無設
也如應額不足不免以有餘爲私蓄是又在結

蘇蘇齊道集

卷八

六

極之嚴初不在文法之內惟尺式至寬按臺幾
做鈔閘然鈔閘將以意爲尺初無可據似不若
從前詳所請台臺酌量短長另置二尺頒行兩
府則人心自一寬嚴兩忘其規則出入統析早
賜裁定至木等憲崇明云論根及照地稅票今
皆論文尺除饒商之外無稅票可照即饒商亦
與今票多寡不同非乞台臺稍易票式不可逆
者奸商神棍又於南部堂勒加稅之呈其說以

湖廣登報無幾今登報甚多參對官簿如稅額
然此言直可供台臺一笑亦見奸計無窮人心
至險使所行之法與所刻之票異是悖違功令
竊等任之罰矣至總計三月稅銀未盈五千八
百而竹木盡在其中則南康未見有餘木卜遠
日若何也職昏血已枯瓜期已及建昌令蒞任
在五日間統希台臺早賜詳委卑職幸甚

四

蘇蘇齊道集

卷八

上

稅事瑣屑季中不敢零星潰報謹彙一冊仰備
稽察伏念職祇奉憲法矢慎矢公尺式雖寬不
敢違功令以取罪錮錄必較亦不敢損正額以
媚商凡漏網窮追照批停格焦唇穿目實怨已
多特於空船搭載數難取盈間有半料良非獲
已至額數一聽上裁本非量出爲入而九江有
鈔閘可做原屬初議所頒此奉行之大較也素
本府冬季頗浮于秋六分之額似亦可辦統歸

電察

上巡道陸景都

久達訓迪深切瞻戀昨奉批答聲蹟一聞第職疎才弱碌碌簿書聊託帖括以文其拙乃沐溫言褒獎不勝悚愧台臺文章山斗照臨斯地諸士承風丕變況江州士尤親炙最切者乎至台示習尚刁獍爭體痿痺二語洞見垣牕霜風一肅吏民敢不革面即有真偽難揀捕巡縱枉以

嘉禾齊道真

卷八

十二

入日月之照毫髮安能遁形惟是此中惡習輒以人命為奇貨都昌往時乘風鼓煽百十為群而告詞之不情則有杯酒許言直架瞎天之說者既不勝其反坐遂爾習為故常訟師刁民唾手風波其間亦有愚魯無知為代書所誤只求狀准後悔無及僕就九江城中攷定代書之人明示其低責令從實填寫禁絕浮套刁字如原告反坐至使以上者提代書人并責可也又

所交界每每冒籍或乞明示承問各官如遇冒

籍告批者即申明改併如冒批衙門未及改者

其原籍府縣衙門徑申本道請案不得違事推

委又有原被告彼此各府如都昌鄱陽湖口尤

多彼此間提互相泰越久稽案率此之由使

原被告各有告詞者或示命以奉到先後或府縣

上下為序立限中併不得再延似亦可清案費

也他省地方積弊曾條列通解而臺度必仰備

落落齊道真

卷八

十三

參覆成案見存不敢覆說然以條陳塞責正俗吏驚虛飾陋之套且所言鄙淺尤不足入台臺之鑒因明問下及不敢不強索一二以獻肺腑惟台臺批其愚妄昨聞台臺先詰戍兵綢繆未雨江山生色先聲遠震本所水陸營精兵雖止六百餘人袁知府遠聘教師製造戰船火器三六九操練實罰嚴信職亦代庖軍務與分督率營伍氣色似有可觀如許附入衛軍操案一審

則台臺指顧之下鼓舞振揚將變慶旗煥然
一新候有示期乃敢解赴標下文并奉命護
十部

二

職譴隨無似於吏治正如矮人觀場再捧台示
直令毛骨悚然通身汗下凡此中水底盡穴血
海冤魂一一洞入明鏡職三年尸素即盜情出
入不敢不文覆參詳所割割成獄亦復不少未
落落齋遺集

卷八

十四

兇以縱賊見疑蓋台示所云有小偷遠方游食
諸類受餉賊者比比皆然此有司捕役之過乃
若強竊混雜病在失主好為張皇動到金銀數
百至有疏宗挿入居為奇貨備追贖之名施嚇
騙之計者竊意強竊之分須審地方保長令強
案累累並不一問保甲即查究失事人役輒成
虛套自後告狀如止竊也始從其便如其強也
必明立保長某人地方鄭佑某人公同赴告而

落落齋遺集

卷八

十五

則不准該縣即立治其失事之罰另招中報以
免牽延則失主不能飾竊為強而諸人亦不至
于牽累之久是亦一說也至獲賊之日立刻進
贓贖有一真即可正法不必按單窮搜以滋弊
擾若大隅副參互禁絕嚇詐自在奉行之吏非
法所能盡要台臺霜清日白雷劈風行吏亦何
敢仍守故習以仰負德意乎職代庖捕務督行
保甲親試之府城中者向有一二條款成案見
在臺端惟是時時查警行一年不開市民被一
小偷儻亦兆之可行而不能必四方之同心也
明問下及肝胆畢剥瑣屑無奇統維照察

三

伏承憲諭敢不一一仰體各兵較閱若蒙節鉞
一臨士氣百倍令且先以台旨鼓舞之矣失役
議已於前月二十九入遞稿違若此亦積玩之
一微也台示以補兵而前詳旅加派蓋緣呈

包暮字不可破結紳士民俱謂奪其眼中之金
輝然欲爭及見拯拯之議仍在彼上雖飢始各
結舌通建昌欲率其半為設腰站之需然該縣
雖云銜煩遠難奪此與彼且既設腰站則南新
協濟原額儘寬則有裁革蘆溝弓兵餉額可以
添補今裁允大以寬民力及為本府修城募
兵之用猶愈於原從走差中花銷此有用之金
錢也伏候明示可否先行官詳奉命摘補費

大計似不相違令先求塞白以浮司度一人
例原無多索此外惟都昌廖尉稍有議尚欲
另備大計取盈統希裁示

四

恭承台諭案無另設即是救時良藥卑職業保
為韋強刻刻提醒不敢有負訓迪但本府積案
積自不少一月停閣血脈中斷方惟督漢起
無如各屬之瘡痍已久何也嘗聞說欲散

此偶然而亦止一二造言生事之人及懦無
用之卒耳久已訖息心安操演如故前職已細
閱練一番通雖天災驟驟三六九令班試之小
敵場實不敢頓墜前功也發教誨訓背各兵半
多捱餉心嚴為分班皆全因害限解驗逆智聽
其歸至於月餉資格悉在營卒之上職固客禮
之即各兵亦未敢薄待也安義好人結夥之詳
先未之見奉命退即差役以一字馳往訊之據
落落齊道集

該縣答云原在中詳宋元二十拒捕由中及細
查原由亦未明悉不過深明賊黨之宜撲滅似
非別有所據也以此往往造詢問報令稍遲伏惟
恕其延緩之罪昨有大役一議留荒之見未審
是備采擇否然水路之斷不用大則非設語也
希裁斷

五

謹啟粵兵賞格換按云過省之責出于本院

屬南康設府但照吉安例行之及昨詢言官
通康者云吉安賞格甚重每名米四升魚肉各
一斤每十名酒一罈如此則貧乏南康萬萬不
能如例頃乞台示斟酌昨已發人至臨江訪之
矣又計事將竣將有議調賢能已今之政安令
長才短歎宜別展鑒足照安義久成銅疾礙
矣方幾既有易人廢事之慮否則建昌亦康郡
中巖邑也近而謂之在彼猶此此職為一隅私
落落齊遺集

卷八

六

計夏知府亦以為然敢先以為懇至安令之意
揣募建昌一二人情有憚其整頓積弊恐不相
安者此又一人之情不敢不并上聞以備采擇
者也

六

承命都之縣賊猖狂已甚然如官兵擒捕之計
誠為未安台臺明見幽隱計屬萬全職不勝心
折竊計二捕之情縱與畏兼有之懼以富法使

必效力而私意善獲之法不若姑以好語安其
賊黨之心使之自來投網即前日王永道之自
來原因職監程昌九彼遂欣然赴愬今既明示
強盜死條二盜自然挺而走險頃職提出王永
道但明庚諭之云前番審時見汝等尚有生路
如永昂兄弟何不敬他出未永明二犯云此事
實未做強盜肯照前審救拯永昂兄弟自然來
投見此言確是實情但案已成矣復不在職之
落落齊遺集

卷八

七

于是強是竊不知果有疑情否誘之與信亦有
未安而茲憲牌即藏之篋中尚未轉行亦別無
知者如一行則賊黨立刻聞信小提則拒大提
則走縣中為賊耳目者多故也

上鹽法道

謹啟南康縣僻寂鄉墟然君子小人食鹽之利
者猶是噉噉之地向蒙撥派引鹽奸商圍戶每
借口渡津之險赴省告改惟有零星小販以致

鹽價騰涌民苦淡食引額不足反碍政成夫鹽
鋪盡責何關湖水之波穰城各分莊容規避之
巧今使閭戶居為奇貨而官民受其兩傷爭之
袁知府尚無畫一之令仰惟台臺必洞鑒斯弊
不俟贅陳伏乞憲禁自今坐撥南康商鹽不得
託故告改別府則貧民飲雨露之施下吏亦易
以仰遵功令矣

上解傳道

落落軒遊集

卷八

十一

向承台臺破格款宴骨醉心銘而仰辱到地之
慘憺尤非愚拙之所敢與也職代庖府事幾及
數日夏知府到任在即喜得卸肩乃仰體台臺
風霜雨露之用苟可省一分民力者竊有呈示
大役一議其源委具在詳中但恐變洽為難有
厯珍舍而此中舟楫上下一大無所用之此
尺童子所共知也如謂折乾之名過客不受
從來水手折價原自通行今亦為折幫水手

名無傷於義況此中過客無非折乾以去又
耳為目所共親聞也此外別無他慮昨已細詢
之鄉紳士民莫不謂其可行而各大事足早差
饒有餘力求免折乾繁額之苦亦各樂於從命
惟一二包占富家意稍不快將亦有以度此奉
過台臺與利除害千載一時若不趁此憲令風
行之日蘇此一方之民實為可惜故敢仰求
力毅照主特轉詳刊示權需再議便落緩局所
謂斷乃成者非台臺固不敢望也至以節省之
餘耳故加派庶使貧民歎如天之德且使此中
包占之家無肆執爭前建昌蒙允腰站之議權
其事獲成則該縣原額大數撥出債自自餘不
有裁革弓兵工食可湊不須爭此協濟之數故
今議抵加派之外仍慮懸二百餘金以俟台臺
酌度統惟鑒察立賜施行

工學道魏

落落軒遊集

卷八

十一

落落齋遺集

卷八

書

向承台臺委任不敢以荒昧爲辭簿書紛擾
昏目盲思去取幸方夜光按劍然每於掣節之
餘如御風而行不知身在夾室中也揣摹佳處
率屬前流蓋歎月照鑑空羣材鼓奔洗滌其佳
時腐爛之習而沃之清冷之洲江右文風從茲
丕變矣數之多寡與發下舊額在出入間蓋并
索全瑜以一當百青錢萬選正不在多而批語
疏濬卑職從來所短無能點染淋漓伏候台臺
落落齋遺集

附請鹿洞科舉申文

請其遺才取教亦將極寬以爲之地統其格
隆施下吏邀榮多矣乞恩無厭可勝悚悚
爲先賢遺澤未新多士蒸爨有期懇乞照例廣
額以弘作人事竊惟白鹿洞肇自李渤尚止友
麋鹿之群興於紫陽遂廣開桃李之化故宮牆
特峻廟貌是虔敬著洞規名垂國學應藉昭代
文宗若邵二泉李崆峒諸先生嘉興修明借光
落落齋遺集

卷八

書

但豆但科舉未經另設而遺才猶有專收前道
洪胡尚仍其二至前道黃遂擴爲五強云分附
各學特典實要不利爾時洞士尚驚其名也及
本所袁知府再闢荆榛修畫經制先中聘南昌
舒官以開其先繼中委職以承其乏職卽未圓
道不敢負人兩年來力守先進之閑勉竭書生
之吻月必二會會必手披風雨夜坐于山齋
鉛書磨其銀硯於是囊糈而至者千里同心

方接踵大青矜滿眼其人寒谷長城書院繪
何地群材受範茲年之取合固自同途一日之
短長宜宜並較查吉安白鷺書院科舉四十二
人衡其實恐不讓才循其名何絕相遠在遠方
經歲而去捷徑何心而郡中好學者多孤衆無
力幸蒙本道道令先賢望高山斗情才念然隻
字為之二思握鑒冰清片長初無一漏凡茲洞
中英俊既已羣入品題第脫穎分曹止屬文章

落落齋遺集

卷八

十四

之司契而遺珠可拾竊歎舊額之太墮例亦何
拘時則已可使先賢而後起必感典之弘開伏
乞俯將鹿洞遺才照白鷺書院事例先期另考
額為拾名則賢闕大闕不通斟酌調劑之權而
化雨弘施亦生堂騰鐘鼓之色矣

與袁九察太府

即欲叩謝臨之辱念日之方中在公小暇未敢
遽爾唐突姑逕之於蓮幕而先以數行陳其

大行法之初義當致力任使之下亦有餘榮
竊思雖不便者五商人視聽方新規條初布非
有精敏之才不能推行仁術而拙于夢夢端委
未悉奉行無策所負德意不小一也三廳之中
做廢參駁獨多大獄每參末議專心料理尚苦
拙遲憊一日兩番往來湖上日不服給妨廢實
多二也昔人云若我輩則亦不肯為三司條例
使司此猶宰相之屬官而羞之若是今以身承

落落齋遺集

卷八

十五

韶墮之下風勢須與之周旋丈夫之所短氣三
之朱象老苦心刻厲且致流言覽其辨獨辭危
情苦不肖悠悠自放安能免此四也向者人勝
法反窺首以避今者法勝人乃奮袂之先撫心
自思特羞之愧反也按臺不云乎府正以監制
之自不至於恣肆此語豈有辜屬道尊不云乎
有移署建昌之一著斯固明予以辭之路矣且
又有可以為說者法必信始不容二三今健

官一年而先以勢必不能一年者應之則法信矣台臺寬不肖之力全不肖之拙使得從台臺之後補其職業而擴其旁觀之見識于稅事不無間切又不特為不肖急踪補劑已也此將觸之要伏惟鑒察

與府屬各縣令

按臺臨郡決在望遠兵而各冊木簡查賦應舊例先十日送冊即呈夜參酌尚苦拙送則茫無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十六

措手處乎鈔謄故紙不煩心手之勞幸嚴督書役刻期見報而山之業固可徐徐毋相擔閣也學道皆取優劣卒以博才心行教勸令優者取信於學霸之偏呈而劣者率出於老博之間非毋論一紙敗人功名毋容州州即虛張德行是一富家翁亦何有焉至於巡歷訪犯正欲從門以內搜之周知神君之庭必無狐鼠或有已經斥逐未盡厥辜猶難有日肅肝初露者法行

自近乃見賢使君風裁若徒就通家之世羅責業備吾輩何忌意平日業賸猶肯於棍徒行方生門下留心久矣幸逢審示

與建昌令羅化城

特啟訪犯一事向承來命業已置之罔末敢尋舊格求多於仁讓之里以拂仁人不忍之心也今太翁受命而出當市者甚以為為背蓋孤懼必問自令伊始不欲竟破此類且事之輕重在門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十七

下手從中斟酌原多寬政而以美意冒庇下之世亦宜深思熟計之也

二

鬼神有知不受不肖之詐僕謂人之聽之則小人之誣乃為君子之作佛事耳大雅高懷談笑道之欺服無已誣以為畏訟以為德相去無幾此可與知道者言也報最伊通聞此欣然僕亦從足下之說而此審究缺憂心較勝來教所云

名之不得者則無一善狀之轉語也愛我者不
謬爾推獎耶衛役之頑已成痼疾彼此交相
無他難者獨以積通如許近例方嚴足下得
慮妨考乎太翁誓不獲虛批即意無所指而嚴
微速解朝背暮僅似亦足下急務不敢不效忠
告

三

適左破環誠吾輩聞驚起舞之時一切顛倒
落落齊道集 卷八 五八

戶之計都宜著意但聞有偏為招兵之說而奸
猾里胥治門索詐鄉愚無知聞遠夷而膽碎故
奸人得乘間恐嚇且近有違尊暮勇敢之示因
煽惑益甚大暮者聽其自報非強之也今建昌
各鄉紛紛擾擾昨有該縣一匪役在府得王報
回鏡歸而為里長詐去買其兒報而鄉間之
擾則錯紳具道之矣門下曾聞之乎幸逢出
禁止仍容妨奸猾重加懲創以安人心此急

萬不可緩旦夕也特愛益告希留意

答安義令陳

承諭四難其見良工心苦夫政必如其難而
可以得其易彼居門下之前者皆易視而大之
者也東局忘就熱地出手撒揮何其快便而不
知貽後人以難乃至于此門下越然塵表經畫
精心向初貽己心為地方得人慶令定力深心
一番清核便已改觀聞之益為喜躍總之以此
其難安撫著著細入嘉績未有量也借支者作
何完補後借者分何款目可乎示其詳否京庫
未完此為第一義催徵太急則民心難調在酌
其緩急擇多寬者而先之冰立夫下行以風濕
非廢緩之謂也

二

承示四議釐弊衛周地方實嘉賴之大百姓之
怨不可有也夫家衛役之怨又莫恤焉門下

復慮怨矣

三

後來教清度積弊實心實政此從來長吏所
煩於吏書盡案中巧蒙上官者也門下乃精
剔發如此反覆諸憤心盡俱暢門下堅持此
豈特冠冕巨商蓋爾部武舍親化為烏有查
半屬虛文今不佞奉檄清查以期破空盤之
耳虛文空數然粒不可大率以查盤所聞為正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

數以盤驗所少為侵欺官在則責之官官去則
責之吏民買則責民吏折則責吏此縣倉及和
存社倉之報斷斷不可少虛其通府之報則有
本府查催不在今冊之內然府倉出入亦須查
入府冊總在門下作違嚴催越此報復方幾之
日易於完報門下但嚴論諸役早完免罪不任
清理具報尚可十日若出限不完不能為之
解也見在之銀解貯府庫並助餉尚在上臺

酌未至速空縣儲以入達門下為地方永計
不相體乎

四

考事代送亦無不可至於借貸富戶雖見門
留意考事然名豈可關於上也使有口者謂
貸之例自門下聞之自不佞代庖使屬縣聞之
不佞亦何以對士民乎潘糧自有正銀即不
已庫貯別項或可暫那奈何以急公之誼冒不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

建之名也速速已之別論訟者在奸民容有
詞若謂乘流言許告則舒廣文並無一字相
不佞豈瞞昧相欺者乎縣負不直遂至于府不
佞自有三尺在門下何慮之深也三縣訟者
紛安義時四五款耳府非虛設門下毋容執此
成心為矣

理署書牘下

與邱毛伯

某生平想望台臺如千仞之鳳邈不可即客歲
一刺焉謁不意遂違道義之知收之藥籠無以
自問豈亦寒水之骨微有達於塵垢是當拂拭
者乎嗣是束首簪書肺腸都俗既迴隔玉壺也
清而外吏分卑又不敢仰撫霜命以雕刻其朽
株故落落至今也咫尺仙居夢想飛超時從數
門人丁生傳詢新禧亦復對五老峰歌葉蘆白
露之章耳薄采匡雲教中積悃伏惟台鑒別懇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三

另稿

又

某再啟先祖母也沈地下三十年矣辛勤百折
食貧之常豈敢僭尊形管而當年苦心淑行可
誦可泣子孫孫又著誼忍忘之家人猶慕至
性歷久彌篤家庭告語教行下蓋向者思享
之祀等賜名篇淋漓悲痛則知家大人之哀思
而憐之者莫台臺若也台臺手持宸鉞微顯聞

幽即行無他奇或為節取而家大人屢有嚴令
謂小子不得邱先生一言以光若祖母三十年
久沈之懿行雖倖遺綸封吾弗若子某思維家
大人之意祈千秋不朽之筆台臺憐憫斯心親
賜片言則子孫安敢戴之而非愚父子結州之
報已也一官匏繫越疆未能護以泐稿附修薄
贊屬做門人丁生朝棟代叩階下

答鄒泗山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三

台臺清時成鳳宇內人龍文章氣節直逼大蘇
而過之石畫升心可謂宣公再見矣東山久臥
月旦名高某江干末學自誦讀制義之年以至
服官懷里之日瞻雲依斗夢寐神馳願未幾展
於識韓意則已殷於立雪何期明公俯察青衿
更寄賢孫問道于盲大家學淵源今德教遠服
貴介之習而勤學問之途斯固已起凡近而步
天衢矣他山之石又安所自哉武籌書碌碌

眼俱慶教以台意作送關一棹北而之陳床
馬慰予

與舒局石

淵絕教言忽易春秋矣每海底洞之寂寥數白
駒之已遠人文荒落吏積慶容先生道化無方
獨奔置斯土不由人不歎斯斯兮予懷耳茲者
敬堂翁袁公政績小子飽德受知私懷耿耿業
從二三僚佐共獻一觴公而弗私正謀別展而

落卷齋遺集

卷八

五

敬同年張春生以中州遺蔭并同事新歡迫欲
共中此意計不得名公鴻鉅之筆無以表揚嘉
績當令其孰逾先生者乎矧敬堂翁又先生門
下士兼以主盟斯地飲聞政品大道合則言之
也親交通則語之也備不佞與敬同年均尋高
賢之好則代其心口而行之也真故此舉無以
逾先生者幸慨然惠教藉手頌歌不敏浮稱而
微至言也懇切懇切

又

某風抱迂疏之性雖不能領山水大章之妙
寒光苦味差爾相宜至遇先達率多落獨先
生道義之雅格外見知沐浴清風醇度以少滿
其腸胃剝落其瓊琬三年之安實惟明賜方書
下下考以待出點忽辱獎借過情而被十重甲
矣矢不敢斜一綺言竟弗敢卻大雅之章者弗
敢以世格答先生也詠佩不忘與匡雲同供心

落卷齋遺集

卷八

五

肺間非言可謝

答徐明衡

向讀名疏不覺擊節而起竊幸孤鼠破穴魑魅
呈影所關匪細昔太史公論張子房狀貌如婦
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弟於年臺亦云真聲方振
銓席屈指以需矣通問錦旋又私羨萊彩之弄
如弟飽禁寒衙二親千里白雲懷望定省何年
白鹿成群少生俗吏之色肺腸冰斷山水差爾

相宜然高談制舉愧非其任年臺暇時顧我高
須分惠丹方庶幾盡度雞犬耳一笑

答黃陽平

山城餘暑夢想層冰忽奉芳題恍如明霞湛露
光照秋齋也西山朝爽信足快人看壑峰下飛
泉翠壁紛璽盤几差可慰更隱之况恨少滕王
一鼓耳

與魏廓園

年臺孤標絕俗勁骨凌霄俯視餘子碌碌不羈
元龍百尺也升心鏡竿獨數遊移而可之詞以
明春秋斧鉞之義某雖伏在下僚弗敢妄務竊
欽止心論以為非年臺之孤峻他人決不能言
天下事是非二者而已豈有亦是非一事而
中持之者哉某既心嬾骨落落自憎向沐年臺
收之臭味之末四年以來寵勉一官冰而未改
而迂拙業怨幽趾在幾年臺示肯惠顧前好情

葉青盼予

與同年某

恭諭榮晉瑣垣音矢鳳梧下吏式歌且舞雖自
年臺分內事而當此烟塘津謁犬羊不靖之淵
急則首鼠雖則市爵非吾年臺揚眉歎擊一室
人心之鬱鬱適有日月清明之象式伏讀大疏
至大家先條頭顱之語長歎痛哭在中朝機事
惟懷良等下吏用爾茅茅而日規聞里蕭條皇
皇憂亂說言四起水旱相仍蓋亦有厝火積薪
之勢矣誰為念及安人心選道府者長不從恩
怨起見不以條議塞責不以竿共權敗人才不
以私文紛爭國是所謂真諫官真議論合年臺
其誰下吏喜忤之極執辭委言聞之他人將不
覺一竿勾矣大計在通罪狀千條恐終難逃此
一竿故人天上其憐我而覆露之手

與方仁植

都中分袂悵忽三秋每念年文披裘見陳朗月
入懷弟之疏狂特辱契誼未嘗不寤寐神依兄
誠眉雪嶺想見清麴孤標卓立天際而平反之
憤權強鋒伸士憤壁立千仞鏡照靈筵使君漆
力如此弟身為刑官碌碌無所短長兄此耶非
不心折耶立不朽之案遂脫然去之移福曜於
閩南知年丈置此於度外又高人一等矣駕行
不獲作中道主適老年伯舟經敝治得侍丰儀

卷八

卷八

卷八

幸以子弟之誼沐浴誨之勤直提之覺岸非特
祛鄙吝而已荒城苦澀即寶壽舟次不薦一芹
兄長君玉樹倚風自是王謝家範薄物裝懷聊
將區區寒暑之況得毋為長君所笑乎叔房刻
一冊附正大方

答張泰生

邊疆如沸兵戢如兇騷動天下者今且及我江
千矣吳兒脆骨江陰豈有兵乎切切為故鄉父

老子弟憂持自笑其兒女氣也年兄慷慨請纓
激勸此方忠義心甚壯之日僕僕江岸見中流
擊楫斯則懷年兄時矣去年今日年兄醉我以
鹿鳴今日乃附賤名於錦標引鄙生以入座此
官之不落窳者則皆年兄之賜也袁太翁賀文
纔了公事正在索稿按臺新命似落選局孤城
寒窗稍可吸榼者一言九鼎有望回天

答魏仲雪

卷八

卷八

卷八

客秋一函遂爾曠隔正切伊人之思而子書至
矣絳帳如雲山川如黛高微折腰之吏羨飛門
士之杯二樂三樂既已全收且以其暇擁琴案
縮墨綬南面而王丈人令吏事晤雪公生韻在
我尺幅中矣若夫春秋之筆進退十五闢李康
人視為高下之等新詩如彈丸脫手曾韻會高
而懷人在眼讀之欲泣欲笑自是阿兄本色已
忱我吏局中手眼都塵腸胃皆俗吟興一坤

鄉久別碌碌之狀孰令五老笑人耳尋常理以
疑獄破其冤指直等之家常茶飯最苦者官評
一事竭盡工之力狀模母為兩施或猶不免毛
延壽之疑兄謂此官可為乎不可為乎差可解
懷者何相與之人稍稍相信家慈在官舍一兒
子嬉嚷於旁近復搆一小閤可以望匡山曉暮
雲風之變公事多暇故脚長服郡紳人士都慙
聊可忘吾塗抹前者署郡半年與凡平日四方

落落軒遺集

卷八

四十

交問從未污我兩手以此不負知己也得失冷
熱直以命付之後事茫茫却掃無日安能如兄
旦暮作園子先生哉邊報孔亟吾君吾相急而
緩圖之匡山之足恐未能穩卧奈何奈何房稿
一冊聊復爾爾不足誇傳也

又

家嚴來得手札讀之恍然如面時悠悠在我心
眼間也銓格久闊適兄三月園子先生爾時僕

作京貴片氈甚熱不似李生寂守山城達人係
項條竿舌以短長我者紛紛學如一塊土十數
人理而稱之豈得錄而不移且有妄弃破碎去
懼矣今三年報滿似選一輪為兩親榮而長安
書問例須觀金官中如水年年航米來食家嚴
又許責田以供費使鄉里小兒聞之直掩口大
咳耳聞兄署篆時清愛愛頌學如如未雖飢兒
肉不食應如一片雪心入火不消吾輩本等素
骨不足騰語又如貧家子相對刺刺不休不可
入富家翁之耳兄覽此定發一笑也先帝升遐
聖明新政令人悲喜交集兄此行日日見好兄
景要且理會經世之格淵然其思得乎其容朗
然其識一轉而却再轉而銓真吾仲雪得意行
道時矣

又

秋初叔道曾寄一函不審入宅報中否千里之

外人隔不傳則真如隔矣人矣魚雁有緣不可
錯過今者曉夢兄為一上官所答相對悽悽
慙慙送兄官衙別談而散覺來撫枕大笑俗士
以打為祥當無然乎兄固才高未令友人欲殺
何勞區區作此夢乎又可一笑也正思無有
嘉民問津者乃以迎新司李來遂付一紙倉卒
不能整理思緒但寫一夢而已詎知此書之非
夢乎弟近與商人作緣蓋湖口之關怨聲如沸
落落齊道集 卷八 四十五

近更始於呈諸立治之初為兩臺所迫勉任兩
月批單放舟絕不見阿堵之面以納銀卷屬唐
公收驗也弟以此難勞而甚淨亦旦暮脫肩恐
兄聞之謂居穢地則弟愧死無以見兄矣近頗
窮山中之造稍稍理詩腸街中有白酒紫辦家
君行迎至矣仲雪謂此三事豈不既適乎東家
孔棘吾輩捐俸小耳杞人之憂未知血灑何地
覽觀楊李之局敗乃公事執筆浩歎而已

與著伯玉

五年積想一日深談爾時不啻蜜甜到今則猶
攬回味時也年兄以飛天仙遊行下界天假清
緣暫理幽事弟何宿因獲至於此每憶園林芳
靜荷竹芬芳兩人徙倚溪邊白錦驚跳伸喉刺
膈口到意生太白云也賞木已高談轉清真可
不愧斯語兩日讀鍾詩意言都斷弄味風雅吐
茹喉間竟不能著一字乃知前刻五言應付粗

落落齊道集

卷八

四十六

龍然鳥語蟲吟騷人不廢年兄幸以微詞導之
使得時一展對以領畧妙趣觸發天機則受益
者心不在區區咏咏懷玄法為縛飾譽相蒙絕
非弟之所望於年兄年兄亦豈以此待弟哉晚
稿漫乞賜對龔年兄為懸素鮮治脯大費庖人
坐有子由茂先見所未見皆非褚墨所能展
子奇文第尤服其商均一義台見謂然乎并及

與黃贊伯

惘惘可憐有韓別色昔人以為兒女態向者劉
吾賢伯時而暇與行舟相牽毫無丈夫大氣也別
後兄弟思夢想舉體聖賢而第一行作更發想
便入森民猾骨之腹矣論語歷山尚未識面焉
欲獲管叔人士之秀而進士寥寥荒州美塞向
使入其隊中不愧作夜郎王也呵呵名篇共許
下惟何方郎君度安好著然冰著聊有白雲不
堪持贈也願吾賢伯落筆時骨肉相傳紙韻兼
落落齊道集 卷八 四十五

與何李穆

別兄三年不寄一紙弟之懶慢兄久知之人生
聚散若飄雲知己心期皎如白石即兄女子
寒瘦十年不道亦何足計也吳山江畔行跡如
然新朋若舊友悠悠想見邇來意色名亦不
可以多取物亦不可以多群息影銷聲時至

起弟非聞道者而知乙之前韓索之久聊以狂
言供一唾耳匡城山水人所艷祿俗吏以簿書
車馬混之勉強學詩說文洗滌不盡偶錄一二
兼所鐫快見弟官況如此涉安實難孤懷寂寞
兄必有以教我社中諸兄弟閒坐時略一道李
生寤想之私

與繆西翰姑丈

東市孔棘每接一報心瞻俱墮以講時局心腸
落落齊道集 卷八 四十五

作兵家副應搜括已盡敗吉相踵姑丈居山園
園常開鳥而起矣一邱一壑云乎相局已滿不
如於時局云何夢夢中尚希詳示但以野人之
議方令伸眉吐舌即群而麾之頃有從都中還
者聞主眷故相并器少宗伯雅傳疑也台意謂
然否熊壇石曾一相晤今已赴新任用世之才
意色殊不寂寂梁謂翰林家食天子不得且
侯不得發真須一夢以俟天曉耳哀亦快論也

又

向聞台旌北指計爾時已視革北門陳謀議
荒城賤吏仰望慘然不知何年得待色笑也時
事休明公議文豈見此殊有生色姑丈二十年
來用世苦心到此須一展布然急則為玄黃之
爭平則為調停之套毋傷已甚前事可師更願
姑丈澹然若在外者而尋常酬對和光同塵
蓋清靜閑門自是貴衙門提取譽望之法昔人

卷八

卷八

卷八

規蘇長公官非御史好談人過似可味也惡聞
無知執恃骨肉之愛狂言至此亦以姑丈虛懷
好善不復報有隱匿耳某之方狀具在部下口
碑尚乞一言掩覆使知居官之酌水自矢俾免
他罪則過了今年大計已轉得一封函刑部冰
冷心腸不敢有妄想也

與貢二山

江浙各天不審風景何似西湖多口之地貴

更有伺隙之人惟清慎為吾輩第一妙法為

父母期施養豈不似李官不上不下倚辦他
也老叔仁心為質福澤無量卒以惻怛無所
宜只在嚴整衙役每見吾鄉有催糧押單之差
及汛地巡捕快手無然毫之差而有百千之害
最宜革絕之約治邑之難難於錢糧清楚事上
之法先須勤銷未完一二惡見所及附備芻蕘
之采故詞套語度非高明所取故不贅陳賢訓
定已行文願觀新顯姪三年官況正如水底寒
魚都未藏得半兩黃金為他年遺嫁之具應不
免如吳隱之使婢辜火責矣可責一笑冬初親
行過里則姪亦將借轎車以達暫偷數日間頗
倒胸臆未知爾時又作何光景西江出門渡浪
接及區區李局亦似渡至中流安能微風伯之
靈使得到岸乎幸有以教之

答張謙舉

行爲違別不得作十日飲傾倒積懷正緣日
忙冗中佐吏行徑甚自笑也承老年伯賜之
額而年丈更惠妙句以榮其行時一展詞文
山色在我襟寸間矣披中山水之勝雖足助
文章此自名人慧緣所合弟之鄙質簿書之
能了何以副年丈至意我若得完好此局五
年後晤年丈於玉堂金馬之門爾時從容領會
得達我教組耳

落落齋遺集

卷八

四八

與吳密得業師

絕難給帳執事刑家書生意以意行不免為
吏所笑然奉教有日字此素心即弱骨就手
能孤支奇標而屈三尺以媚人將清議絕其
也今受事伊始強半高臥所煩慮者吏竊高
業貴所畏則學力不堅深月端揣老師何以
其蒙而通其識乎茫茫度日古人杳然暗對
山尚屬夢迷誤入吏局正恐侵尋俗我心肺

何如何遠想玄解日開宗風益暢文韻與意
爭芳也何患實氣之不騰我通其叙稿為何
師賀而拙於摹古猶然帖括讓後耳幸老師
繩而削之

又

不通問左右者又不知歲月日矣俗吏眉
藏神骨故類每清夜思之無以對有道甚懼
懼只有心脾如冰故業在口毫無益於此方

落落齋遺集

卷八

四九

士近又增一種淒涼度日光景身心了無安
處大熱則達世靜則善身今兩無所取恐不
之木匠石弃之欲再空唱棒之故難矣哉老
通未動定家兄時寫述甚詳故演隔雖久知
絳帳之前今秋風在眼真老師剖璞時矣此
即暫有通塞至理窮教極神先定為透映碧
胡人知己持價以待奚所復憂新刻陸續切
賜觀凡有塵尾之餘尤希錄示將以俚語奚

求一言之重而稿錄未竟故先以為請二先生
久弗布候併致耿耿

與慈山釋

弗如玄關者更寒暑矣相去咫尺地可望而不可
及即信塵劫中法緣自有限耶講堂既開佛
子來歸具論宗風旁逸冷體康和而聖者無量
衆生咸借慈悲願力破除煩惱憐之受福亦道
不可思議也嚴行畫矣寒衙風色著著舉體靈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十一
氣如山中冷寂亦復爾爾聊采溪毛不足供持
五一粒也幸勿以盜泉吐之

又

寒鐘冷杓雪掩山門遙想禪關如在雲際卻衝
冰氣漏雪滿床亦復有蕭然之致再未上衆請
品挑燈夜誦令入心脾東遊集向木拜賜便欲
竊為私寶盜機偶發大師何以降伏之餘即接
呈兵使者別論皇令業已讀數版張壁如洪鐘

之鳴聲亦須覺況聞板未斷者乎

答門人傅楊菴

荒谷寒松僅堪措大一席而兄以青霄之嗣身
影於中夜燈哦吟著靜沉擊不任心實嘉歎以
此篤信淡緣不敢塵覆兄真吾師乎吾何所足
師哉別來鹿群如故起味補新竊想大雅不能
已於懷忽接手訊兼得佳句紛披鏗然金石香
色滿函然與吳溫其寶母乃非道義之雅文萃附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十二

往二快併書都句扇頭以供噴飯令弟英姿定
有奇進張太翁一面命便者轉達可也

答門人張憲卿

披覽日記淵乎有道之言使徒受益不少意將
刪擇精微商畧一二為簿書所牽尚有後也近
義正狂渴懷徐當補入大萃令集已就先以呈
覽摘長飾瑕微有苦心未審有當高明之見否
向示佳稿半已入集謬致切礎附轉記實懷以

為攻玉之助亦大雅之所不廢也

答門人畢叔美

山中序會耿耿不忘努力前修毋重故步讀近
義雲行水飛然須錄采高言使觀者神動大要
在前半篇端乎力不輕落墨耳

答門人饒得渭

區區眼想不擬兄以弟二人今荆山未割建城
之價故在也磨厲以須轉眼即是重足介介乎

荅落齋達集

卷八

五

倚綠宮下不特趨庭教禮而經緯之奇兵刑之
大持安滋官之心法無非教也無非學也親朋
塵務聲色諸緣一切掃斷文心學力知數朋所
得勝讀十年書矣不佞局守山城碌碌如故近
以刑書之暇偕主白鹿之盟時入空山語文造
士結習所觸亦沒有喜惜不得損士如吾得
者以領林壑之秀而養高山之吉耳

與門人但夢情

終南藏隱乃為仕宦之捷徑心有喧寂境無
此獨至送迎酬答洵如兄言若較閑論任即
曠懷幽居毋容避也甥生設醴姑為兄別懸
榻其強思進修以副所期

答門人康敬侯

達道歸心乃為不佞停帆論故意何殷也蠡水
未烹別緒空繞忽尋輪觀之臨矣此道棲有耿
耿正須尊酒細論總不出清心實力以寬其興

荅落齋達集

卷八

五

近義標今讀之意開慶事相煎為暇尋味俟他
日歸記室耳

又

開想芳蹤雲樹渺隔塵群吁應念我同心此道
中雖澹津津不得慧業丈人終成浪語耳有約
來此是所欣望名篇種種讀之神骨俱清也

答門人丁潤生

小築傍石焚香接靜想見風味異人僕于斯

復不淺而市廛撲而吏局驚心息黠補剝便
掛冠心木料世緣若何耳適於秀才寸管相
丹鉛不斷白底有筆行以飽四方之日假佳
無英乾乾窮搜擬走流著名文而苦訛達臨新
語見意闡政自道諸篇空靈絕世雖讀說不
留以登梨不浮歸記室也黃生是雋才撮其
者併鐫若老其骨力木可量也兄丈如列子御
風而適順取逆題平取後題柔取剛儻亦一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十四

乎參之以報

與蔡孝來母舅

吏局塵劫貧勞相煎大士慈憫乃現宰官身而
為說法儻亦富有淨因乎然非母舅布施功德
則大士安肯舍旃樓佛國而入冰雪荒蕪之地
耶秋初以關政更始清釐蠹穢為兩臺強佐兩
月規制一定即已謝却矣慈航稍濟淨瓶中
無一物不知者以為吏藪未易說此清風話也

與錄采星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十五

別且百日矣悠悠懷思正不作尋常離別之
念投足安達口波影欲欲如往日吾兩人指
相矢信口相商懷必竭而語必吐豈可得哉今
所寄望者當此名人飄飛志士踴足之日采星
沈其氣銳其思清其神為必得之計而茫茫
擾忽作忽報者非計也然慧心妙手得此良
而兄亦曾為弟憂乎弟受事兩月亦稍試之矣
情偽有口可稽刑名有律可案閭閻有手可操
惟是居上下之間入疑忌之叢費手煩心耳矢
事而兩難者何地不有相當於和平則善矣客
氣私情交章互激徒滋識口弟每以此苦涉
之難而兄亦曾有所見以佐弟之愚者乎相去
二千里百緒依依言之不盡偶發一端未及寒
濕刺刺至於此中清然之况竊有素心不不足
道也

二

采星儼然塵生矣向未吾輩控津事賤康生謂
必得一役米氣在大字中今才雋少年往往得
之乃知文字能如新苗吐秀便是絕等秀實可
以濟飢米氣即貴價也但勿使入太倉中陳陳
相因耳采星之文不患其陳而求其實如治苗
者在去艸毋以康趣入心蓋米麥麻豆畢竟為
文之賊也反覆及之以貴一笑此番文故真切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十六

具見愛我山足小吏未夢見世局在心之冷熱
隨緣度日所謂水到渠成者預先打點某後可
走某枝可依生平愚拙不能遠慮做官之依傍
猶做秀才之鑽刺聞之亦覺可喜若手正自不
會亦付之命而已所見局中候熬候冷者豈非
費盡心機竟爾同中忽異吾意中真將局字付
之行雲流水之間矣如今但日句某詞論日平
某疑獄奔走迎謁以為功課即文章詩句一筆

久荒平生曠俗吏而今反似忽忽成一真俗吏
又可發兄一笑也故我有刑第之刑正太省耳
所不可省者衙役及屬縣之衙役此外鄉間采
漢實木較落一板只無聰察妙法采星何以故
之

三

采星通無書見寄然知近狀甚悉大約秀才喫
米必富出門靜學則文必奇超脫于爭利之場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十七

則行必粹而得于親和于兄弟慎于納交則吾
輩第一流事盡此矣采星一一得之故人千里
甚慰甚慰雖然有言采星入詩社屢以罰金代
文者毋乃以塵務奪其文心歟有言采星見怨
於兩兄者毋乃吾為崇而氣未柔歟吾與采星
友則吾第規吾采星而未暇問曲直之所在也
采星其有以復我其以近義示我雖然文屢東
而不應必謂吾朋友寓書問起居稱尊作之奈

也而弟之意切欲觀兄近語之所至非進賢
人論文之習氣也

與貢說

得文采芹之根不覺躍然起舞遂才起韻青紫
袖中區區藁枲之初卽不足為文賀然既已發
軀則千里具在目前非登峰造極殆無半途駐
足處故弟常謂秀才如一級樓梯若拾級而上
便手捫星辰若一返轉不免墮足樓下此一級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八

雖非止境而不先此一級終無上進之階文之
所扶者不小願從此而益勵之凡今之秀才有
二病弱者求田問舍息難飼豚其多才有力者
高揖丞尉之銜雄踞刀筆之位大明哲保身君
子所貴秀才家保守身家不過健戶研思絕足
匪類出則鮮譽奕奕人以隻眼待之外惡內私
自然消沮若大太剛則折卽仕途且然安見區
區青衿可以做鄉里而執長吏乎修名立德子

於是乎始故效忠告之義幸毋罪枉直

二

手教孺慈如晤芝宇來歲下惟何方孰師孰友
亦有如弟之狂弊藥石相規者否承教佳篇
為評擬大車才逸須範之以矩氣爽須出之以
沉語清須和之以采若眼前理眼前景眼前語
偶一匪綴固自可人如此到底亦復無味非弟
托在骨肉文愛不要陳此言也弟通主鹿洞八
賁銀

落落齋遺集

卷八

五九

落落齋遺集卷八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九

家書

寄父親共十四首

寄伯父五首

寄大兄五首

寄爾承兄

寄元朗弟

寄季弟三首

落落齋遺集 卷九 目錄

赴 建後遺筆

途中寄 父親

寄內父

付通之兄

獄中寄 父親

獄中寄 父親二

臨終寄 父親

寄大兄

落落齋遺集卷九

江陰李應昇仲堯著

男選之輯

家書

官西臺寄

父親一

癸亥十月

孫大任
會孫起鳳校

諸教文乃求成器乎者二十七日始到二十九日用寶兩親懿美此番文中略詳一二而文類未爲鏗鏘倘遇 聖恩再得進封則文義俱可

落落齋遺集 卷九

益世也男初入衙門先有一疏以稿呈覽其餘尚有續稿稍遲數日再發耳 皇上親朝講學寒暑不廢自是清明之象初一日 太廟之祭男以監禮近矣 天顏亦生平一快所爲隱憂者內臣漸漸弄權然尚未敢肆行猶畏正人之諫關上幸而無事毛文龍海上頗有牽制之功近見熊壇石公祖之疏欲聚兵看山爲陳兩相劫狀幸而就擒則其吾鄉之幸也

二 甲子

按父親十二月朔二月之半許聞近來一家必
好著爲欣慰之身雖體健心安意適自來無
缺陷拂逆之事即是其受用若他家之胡亂不
經自作自受只消冷眼看之儘不必介介於心
從來門戶中人品正有不同不可因一人而疑
衆人試看鄒南阜顧涇陽孫洪澳諸君子皆父
親所心教而皆爲浙黨所嫉則浙黨之邪不可
從入明矣立一朝居身品識爲重垂小人之路
爲功名之計豈父親嚮慕賢哲之心况功名各
有定數不關人力客容默默心實不甘只爲上
有兩親恐貽憂念故每至內廷觸忌之言尚隱
忍不發不朕即一言罹禍勝於碌碌做大官也
新春又上一疏長去傳誦惟疏末有逸遊之語
一語內監大藥與兼相公說要緊首切責却
何教盡希燈也不要看相公云他疏內也然

道新以結趙半而得書云阿多於度以理之
共實相公亦未嘗者以執綱之權操乃是陳瑞
爲相公應酬之文書牒亦不無相書曰公論理
快足矣

三三三

初十日冊一牛蠟十一日冊傳父觀正月廿六
之半恒號王秉光親處即已寄語何以此時
尚未到也今將其辦本抄上頃又出一疏爲育
姓之害一言以警省州縣官大約盡切於吾鄉
惟舊糧奉有議免之旨若得行之類亦有益
正在此爭他必覆也聞上無他警報聖上疾
已萬安十九日御門矣惟起居不慎好睡而此
爲可憂將具一疏盡說言之機之除下候奉到
無功錄若本科之舉國未盡也

四
三
月

本月廿二日見南來歸燕數對並携之燕到之

母祿守甚好錢糧亦清只其自謂有才情人未
過致七知縣之臨實亦自取以此見父親不輕
入城之高也今其老身想已在即父親須到縣
一送以存厚道須上一保身修省之疏幾觸
聖怒朕見者皆以此疏爲佳且疏上後廿六日
早朝便不開內操銃砲之聲或亦有來納之
意也北邊一帶得兩人心少安關上亦甚平靜
適蔣尊陽家人還附此問二親平安併寄近疏
荊蘇并題其 卷九 四

呈覽

五 五月

張二無到接父親三月廿五之字知兩親康健
甚快於心又聞五弟病已愈大哥又得田百畝
了其數年之願皆可喜事男在此終日混過只
是南康光景近上一簡俾立枷疏長樂人頗煩
之又一由明憲紀疏乃代堂翁屬求者併寄
覽吾邑尊不知幾時有人邑尊不必再煩

省口舌即如劉中公之願官吾家獨不沾着
見父親居鄉之得法凡鄉間事京師最易傳聞
也多說人情多得銀子男頗不欣慕家中只宜
清貧況從前得父親提攜幸已不貧耶

六 六月

京中景况前牛略悉日來 皇子女相繼而夭
輒增乘 皇上之哀而激之怒遂杖萬元白年
只又以責中官之故杖杖北城林心弘林閣之
荊蘇并題其 卷九 五

而楚隱大篇官路短氣今已五日杳無踪影昨
代堂翁具一疏稿寄覽如今將危言極論恐
聖怒不測傷兩親之心否則誠口無顏即令太
事而據拾瑣所以應責尤無謂也俾槐疏長在
共肅以其通內訟輒增用事之人俾繼教爲兄
弟故也名義至重豈可走此路耶又欲日取
好官又欲嬌婿名節天下無此兩便宜之理
不做官尚有清議之樂使男居求三十年侍兩

親榮綵甚是快事不怕寒林之敗且亦不虞

七月

郡中議論紛紛權嚮作惡昨則堂楊大洪具疏
蔡之喧傳爲之紙貴身與親廟園許贊城諸兄
弟先具疏助之已廿前籍歸侍二親今幸邀
主上寬恩朕從此遇事不得不不言則一官量
之度外每與大房大哥言出者爲父端亦爲母
若爲自家功名則無所不可獨不能各各懸默
蘇荅拜道集卷九

卷九

六

作衆蟬結舌之言官以爲父親蓋耳此後魏瑞
每事不可知如見斥則買舟以婦父親勿以長
官爲不快也聞吾鄉水大甚好朕聞頗壞麥須
以寬減貧佃之租少減無用倉口爲第一義揚
大洪疏併男疏附覽此後又有兩衙門十餘疏
多不可盡容續抄寄

八月

家鄉大水便有荒年景象又聞人言明歲主旱

則凡事須爲節縮之計以寬租周急活人壽本
此父親百歲無疆之福根加意行之可也收折
事公疏公揭身與許贊城竭力以率額相公殊
無短長總之竭筆舌之力必可得折大半但恐
倉空虛之極不能如三十六年停徵耳

九月

接父親字云以木斧之聲爲笙歌演戲之名爲
佐酒光景甚佳自是適意過日法人生行樂亦
存荅拜道集卷九

卷九

七

務係身酒後嘗須留意前以聖躬遑和上疏
親諒亦是此意朕人多不敢言恐觸聖怒今
幸未遭詆責朕反之此身所以告君父者未
必能體之于已父親當爲一笑也地方此番平
靜雖大哥不舊知父親且喜眼前清淨男甚以
此放心所謂以大君子之度涵之者只如此乎
平社去即見父親大君子之度矣夏間致魏瑞
時勢可畏朕名義所在不敢後人今內外反亂

相安亦竟沒人提起矣水災收折費盡口舌而
按臺勘疏不到殊爲可怪若見楊蓮初可一促
之將有此學差只苦不能喘三四年不見兩親
此心安能過得以此躊躇未定也

十一月

自發前字後每日題懸十夜有西五夜蓋在膝
前以此卜壻期不遠矣瑞餞方張日日以中
皆處人既已逐軍幸總憲去又削副院僉院之

晉江齊莊集

卷九

八

籍至陳中素溫厚和平初無得罪而以會推不
如魏廣微之意亦削其籍小臣中如魏廓園夏
繩北張浮西沈炎洲許霞城袁熙宇房海客鄉
匪石降謫者已十餘人而又切責韓朱二閣下
將逐之去父親謂如此世界尚可做官否雖緘
口不言以避禍亦必不可久也身此番出來改
選封典少遂人下之心做得一二十疏少改
讀書之志歸來侍養左右盡家庭之樂亦急於

孤身萬里煩二親之懸念也往惟劉壘時有此
凡改以理度之不過一二年雖降謂以端各節
尚在父親且先算定此景毋以臨時介介也近
來書帕斷絕皆越儕老高景老魏廓園數人力
行禁止之力而清苦之節反蒙譴逐狀後知廉
吏不可爲也改折得三分之一力已竭矣且疑
以此爲北人所中甚是可怪歸期不遠先此寄

訊

晉江齊莊集

卷九

九

十一 乙丑正月

屢通到得兩親動定甚悉父親瘡尚未愈所喜
精神健旺男向以多言觸忌至貽兩親憂念甚
自悔之今真緘口矣緘口者非男一人已也魏
關奸狠必貽禍社稷男泰之故自有見非爲
朋友也即孫愷陽老師萬苦千辛而彼尚欲爲
泰槍待岳武穆之法况其他乎東林雖衰大段
自不差只人有賢否不同耳論文欲得越作亦

易狀彼方在憂危中須避之鄒南老已作古矣
甚可嘆也男已辭了學差將以避北人之鋒二
月初有年例之關正亦不妨到外邊避之若過
了年例萬一無事則即有差端以告病卜之不
吉而養又說不得終也

十二 正月

今歲考察亦平正無甚怪異二月年例舉輩方
欲見及所同擬者則同衙門爲黃白安劉文石
落落齊道集

卷九

燕澤壘省中爲劉養衷而選君謝不肯順從已
堅意乞歸矣衆宰亦持公平之論總以安心養
之歸家有膝下之樂即使去做泰議食事儘可
自見父親莫以此介意既做官官怕不得生來
況官之內外乎此亦不爲貽親憂只做小人做
貪官乃爲辱親耳故男頗心中泰狀而始夫意
氣消索男竊自謂過之以此發父親一兩父親
得毋謂兒子痴乎

十三 二月

廿二日已寄二字今以廿七日發男婦數人男
男見時事日非將有大獄而男爲彼人所忌難
不顯狀外處定奪一端以中旨處之凡侍班等
項步步可以獲罪倘有差出去差上本章字字
可以橫批親近日魏元白李心白之處可見矣
且差欵已定而經歷司河南道人人趙起色斯
舉矣男何爲依依求之故決意以思親成疾爲
再齊道集

卷九

二

題總之十日內不註差斷無坐守之理所要者
非一身之得失只恐父親以此介介以官爲世
法所重而反以家庭聚樂爲輕耳若因此不快
而怒氣相干則男之罪通於天朕自古亦不見
有日日做官之孝子也但愧不成人品有玷不
親之教而父親向所鍾愛於男定不以圖聚之
樂易此官且官未嘗不在也名亦不特偶得之
爵衡爲此語以告父親若在此則無人可告矣

每日不出門冀以日爲歲也

十四 三月

廿七發家小回即具呈告病外親云若年例就便宜了他正擬拚在告病疏削籍而初一日遂有書欽程之疏其中主使有人次早內中即傳出一篇旨意相公但抄謄而已免杖而生還於心快朕且旨意但以薦高景逸坐罪則正受之不足爲累者只至追奪諸命不覺爲之

存存集

卷九

三

心碎豈意不卒之罪累及兩親至此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臣恨不捐軀碎骨以贖之耳嗚呼男不貪不賄何罪至此從來黨禍不過一身受之而今以牽誣爲輕典若周來玉黃白去張紱茹等九人彼豈曾得罪於南樂而亦遭此狀則男之有此亦非特去冬一疏之故也昔范滂之母以李杜齊名爲快父親定復題之公論自明局亦必變一詔命亦當終在兩親俱方壯年

官南康寄伯父一

前何足介介譬如男爲萬元白之續亦莫可奈何今尚邀寬大之恩得款永承歡於願足矣明日辭朝即行先寄此以慰兩親懸懸

客客集

卷九

三

月悠悠一官繫足不知何日得侍伯父之側開襟一笑也伯父所望於侄者守官砥行勉立功名佳自分疎拙平平無奇所不敢負伯父之教者素心不泰寬政近民苟可自盡三思以行吾才之短而識之昏則亦無可奈何未能博赫赫名以爲門戶光也受事三月刑名出入亦略可稽四方問遺僅入空函耳地方簡僻事務差少衙役較吾鄉稍敏百姓刁悍則過之人士荒陋

冬不城章文乘載籍甚寥寥也白鹿洞學者以
衆舊有洞志今正擬較修適有諸生但宗舉以
傳稿相示附覽亦具此中往事一重公案耳

二

人來得伯父手書如侍左右也憂國憂民皆字
字確論國之憂則居官者之憂也叩關無路每
見邸報輒欲投箸而起吾鄉雖幸不饑淮揚間
浙之閒饑處正自不少姪居湖城爲西江門戶

冬冬冬冬冬

冬冬冬冬冬

冬冬冬冬冬

僞漢之后閭蠢蠢生心憂方大耳伯父家事自
有大哥可任實不必憂來字云明年閉戶不見
客閉心不御事是無上妙法第恐有意閉之則
根株不斷并所謂反身自咎者亦尚多一執着
聖賢學問自求寡過却不從人起見其所云反
求諸已必先有行有不得之處而三自反之法
在橫逆之來此只處變法耳尋嘗見已之非不
見人之非物來順應無適無莫未便說反身動

冬冬冬冬冬

冬冬冬冬冬

冬冬冬冬冬

以此不安于心耳

三

前父親婦因貪頃刻侍色笑故家中候問之書
一樂未爲即伯父亦缺數行但時咏味示詩愧
不能步一韵以仰答伯父提望之意教以勿喜
敢不嘗存此心若云無攻尚見有人惡在夫無
攻之旨原自渺茫聖賢只于自攻中見得無
却不干人惡上論無攻也故願伯父不見

惡但見人有善既見人有善則自改無交舊
俱了矣書案之側聞得女史致足樂也宗譜之
修尚有意乎亦不朽之業在一家者也

官西臺寄伯父一

久未具一字問起居祇緣郵人急發忙中錯過
每於大哥口得福履之詳亦仰知伯父所責望
有在非也區區難名案也憶唐案時取伯父之
教必以敢言直諫爲先若默默取容循資積俸
存存資道集卷九

以博好官知非男子鬚眉之氣狀循省往事言
雖不差而未免傷渾厚之意當是名根未斷學
方尚疎耳伯父何以教之時事翻覆中端爲政
日日出中旨以驅逐大臣而不問事之是非人
之賢不肖聖明孤立于上寄威福於左右而
已如此光景正見幾高蹈之時况侄之見情中
瑣者乎頃一疏觸權臣之怒幾于不免賴聖
德優容止于奪俸今決計乞歸矣只冬閒不復

舟行以此是尋姑待暇來奉二親菽水慰倚闕
之望且以其暇侍色笑從事於讀書明理猶惟
來猶可少進一籌也功名有數不須計較至斤
斤守清白二字則真可憐對伯父無所抱愧太
哥意欲于明奉情盡竭亦是上策伯父已完禮
記之樂否

二

聖通來得伯父手書快狀如見面也老而靜學
存存資道集卷九
孜孜不倦而精力時境又適足以相副則壽夭
之遠我以老人生實受用好光景也但以題言
觸忌人俱以賴恩代爲之憂而但付之度外起
又以年創相繼而但亦安之分內背嘉慶以前
臺省皆望淵降乃補方面方面何負于我而介
介哉矧稍心債理得罪于權權相傳有地步
乃同事之人有急而收頭換面者有急而棄我
入室長號求免者卑鄙乃至于此因思江表

子坦蕩蕩題只是君子知命小人長戚戚乃是
行險僥倖耳近來胸中進此一步學問伯父以
爲何如康孫出花已愈亦可慰伯父遺念大哥
雖可一年過伯父壽誕又可圖得覃恩之典皆
家庭樂事任以三月中到家叙叙附此

官西臺寄大兄一

別來一月餘思之耿耿兄嫂安寧子女平好想
都不必言聞考期在即則兄且忙於軒輊輟靜

唐唐書遺集

卷九

六

以養之使文氣飽而字句新即是稱着蓋朱衣
所點頭者不在巧秀波瀾也學使者以持公而
人情不宜都下噴噴謂其漸倒弟頗爲解之狀
以此知考案之難不審松骨精通融否道府縣
想定爲兄留意五弟文思何如如其棧澁不見
聰明發露則真不若姑聽自狀以待異日錄進
未是美詞吾之不意於曠其名也此中度月都
是客席擾擾惟日進城上衙門理知縣之務

小小功課而已旬日之內得兩皇帝指點
官者天豈非天數今既得皇二子則諸大臣
又爲蔭階想亦有以下進貧民也三六九入
朝頗習五更早起今天寒雪霜皮骨不耐信
如在宋之樂而老者委頓譏諷若死不去其
笑也弟文彛中課主諸義乞抄出寄來趙傍
一見極嘆服弟時文謂公伯樂一義渠自爲之
終不能及故欲索其一序再刻舊稿弟見獵之
意也

唐唐書遺集

卷九

五

二

新歲曾寄一字想已到矣續見考案是非錯出
總之多費一考不必以科舉爲慮但五弟竟至
四等恐傷其銳往之氣狀亦可激發其精進之
志適來光景何似文章機趣如何弟新歲口碎
數日却出得一疏頗暢所欲言其高啓愚乃世
舜亦以命禹題媚江陵者顧相公乃其門生

之出力故其子來辨復而事其有之命請其擇
爲快官官之職固不得煩管情面也

三

虞山讀書定有得處料理經題大半即入關易
爲力也文章固欲靈動亦不可類於遊絲罔欲
清秀亦不可類於春冰須有新狀之力卓狀之
詞乃爲入殼之技時文章滯之語亦有可化異
腐爲神奇者要在心手了快而已治家之事勢

落落齋遺集

卷九

三

難擺脫狀急之亦無他法上之不能得請於父
親下之不能生財於耕織即使閑閑皇皇父親
亦予半百之田安見過寬朕有餘哉用者虛名
也他家倘來則易父親則苦經營故難難於得
故不輕爲予父親非不念兄之貧而不即慨朕
者意蓋在此且使兄斤斤尺寸徘徊步也難狀
若以世俗不肖輩一橫行者言之兄豈不可謂
自脂潤今守父親之訓自守如此則弟豈有以

濟兄而弟無多餘也至嫁女之費父親在上弟
在下可爲兄助不必憂前弟已有本科之差前
題差本想已見之明處或可得學差但以不得
婦家恐傷兩親之心尚躊躇未決耳

四

前有字寄婦併道府各書想已到矣五弟自云
斷不考故不之及不可以此爲快快此中近來
以魏廓園爲傳雲中所次至陷汪士光於

落落齋遺集

卷九

三

獄大爲公論所辨朕猶以傳是江西人故大家
要調停而傳則盛有通內之名大是無色蓋以
親臨大恨王安傳以此語中其所喜故也江西
人近爲正人所議只是章魯齋陳皓月傳雲中
三人爲之而章陳尤可惜尚未知結局何以長
安中風波易起動我歸來之想擬俟差滿請告
歸見二親不知得遂願否每上一疏即打點兩
怒前上一請傳立枷疏而魏廓大怒蓋彼借

立威凡死枷下者兩年來六七十人矣今欲出
一疏而議論未定又割絕不得江而人正是難
處朕廓園吾石交其人品之清介其吾目中所
少只少補耳而况四海至以爭更垣之故與左
親大怨人言其過內事至不可聞誠出意外不
忍言也朋友之開國甚難哉偶朕及此姑且秘
之

五

淳淳寶蓮集卷六

三

徐成來每手書時一展讀即爲遺懷朕兄所見
屬者皆兩次已寄回之書想還將俱已到奉
料必無誤矣五弟不考亦復不差只望他以後
勤學爲他日考地此番所無爾稀也錄女之事
定應待之明年女小而妹未備雖遲非遲終殊
之類弟當有所備以了吾之素心總亦不煩兄
念近來文思何如可寄數篇使我一觀新邑第
不見有就選者人多望吾師而裹足不如就他

邑調之不知有俸淺而聲著者否朕亦欲於時
之以未必得人適代之任咎但城中聞是某家
所討即事事疑某家所爲如七知縣之擢可畏
也吾家居鄉甚爲得策父親更甚妙于居身也
此中如沸總是王振劉璣時景象不如掛冠而
歸不意當吾世而時事之衰敗如此愛君憂
民正堪灑涕區區一疏何益分毫只爲言官不
言便負此官是以難耳兩次寄兩簡書端有許
多時文在內兄與五弟取之盛亦收拾以便求
時制籍之意甚發請告之想俟八九月間再覲
之

淳淳寶蓮集卷九

三

官南康寄爾承兄

知近况安適躍躍有丞簿之想兄才同所就爲
但美到西江來作僑客耳不知此言遂行之如
抑言之也爲子爲父歸時讀書宜慎不務於
酒茶不狃於瓶盤設請前承清風此亦

至難也官乎何足羨來就以渾融具感憂
弟正苦平平太無奇耳人情相與不敢不
和畏兄此二字足爲居官涉世要訣而弟
答兄之贈者亦止此二字爲居家處宗親上
之妙法兄固已臻其極亦偶一申言之而已

寄元朗弟

人言娶婦爲小登科吾所自試則登科之樂不
如娶時也少年飛揚飄蕩之氣又居岑寂以對

落落齋遺集

卷九

詩

其情若以新婚爲天上人間第一美事之事
房之中嫩紅嫩綠紅爐老婦切評團圓疾
疾所見無非可喜者不必見新人之羅襪也三
日而驚十日而濃一月而慣百日而日倦狀
矣婚娶久則衣食兒女之累牽之仕宦人朋
名毀譽之念榮之故事舊新而氣乘銳
時亦少年得意文章妙境也當此際而文
動文心不重文氣不猛則文章進步于

弟純心靜氣文清而不采輝而不露皆而不
炫其發機轉象之機慎其錯過至于有婦以慰
慈母之心以寬慈母之勞自今有子有家育其
矜以進于登科以不負慈母二十年相舟之苦
斷機之勤者則皆自此始慈兄非戲言非晚語
也賀不成禮奉官之况人來幸以新篇兄報

寄季弟

吾弟婦兩月矣作文幾何看書幾何識見筆力

落落齋遺集

卷九

書

過前幾何考事不遠有必得之物省矣夫讀而
斷碎疎快而淺薄此則弟文之長短略具兩言
中尚早著力勿以小學子初執筆自寬也父親
絕喜弟矣稍稍以好衣爲賞夫鮮衣吾所喜何
害於學第緣此紛其思慮以來父親之嘆則不
如敬來之適體况我寒只此寒風弟之衣原不
得辭則去此求辭之見可也意之所至發此但
言母惜能否

弟病劇喜旋愈也而瘡之苦如故童時不節其口今日受之可以思今之所作後之所受則百凡保攝及乘時精進爲他日受用者宜何如着力耶宗師歸矣遲一年着藍衫而遲者一日即早脫一日在此一年中切緊用功何至遂作買牛危語國中孤寂孤寂亦趣城中熱鬧熱鬧可憎吾意不以入城爲是也前文偶遺卷上今簡

卷九

美

寄去此審何以無文吾近主白鹿洞闢文書舍
開事已脫儘有心屬就時文也父親年齒弟少
苦功夫功亦無他苦最書作文尋常功課隨處
了去無苦無甘如不着不作俱在舍却講章自
已將白文想一想要融貫得去至於作文之境
吾向得力於吹一簫不好另做一篇半篇不好
則改其半一句不好則改其句凡吾所刪文字
經改幾番其一字寫就者固有之朕不可強改

以能事者安而已矣張翥則曰讀書者則
法雙雙句則字翻新而書卷去餘猶心行
自如胸中進步也作字至周亦宜用意使
則老子好有吾文差可吾字解自愧之弟
不過我斗格也無以書牘只贈此數言正

官西臺寄李第

再行後甚以弟爲念上事父親慈勤而慎敬而
慈讀書欲其而銳治家嚴婉而和交與歡樂而

卷九

—

擇四言者大約盡之所謂色難者非獨在已之
愉色婉容乃察言觀色先意而迎也文章須有
沉靜把握之力始可得飛舞動盪之機居身須
有反觀簡察之心始可行快情滿意之事夫不
得轉移之法透脫之方而徒鬱鬱蕭蕭草草自
放以聰快之才情少年之歲月浪擲以去則可
惜也今年之考須看筆與文心到百何如否則
姑聽自然徐圖遺才亦可若靜想吾前之四言

寄內父

黨人之禍自昔有之。身遭其厄亦前生宿業。倘避天譴。自以爲意外之事。未敢必也。岳父母須自寬。且先解內人之心。教他訓誨。兒子撫育。庶安。內外之防。待婢妾以恩。一切衣食之累。家嚴素極體悉。不消掛念。只要曲盡。奪道耳。家母苦寂。須如母女相依。莫但如從前一見。唯唯無言而已。此須岳父當來教訓。亦莫

寄家母

若從前聯隔也。家中苦於泥補坐。睡必不少。乞命大舅轉移百金。薄田。猶可償。莫便疑慮。甥當往日竭力以爲親戚。今當患難。如大舅之休戚。相關。若先袖手。勿觀情理。亦復何安。岳父母卽以甥言告之可也。途中安穩。胸中百凡。遣開。先此寄慰。

付遞之兒

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

此葉清華配補

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宗。卽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母拱。視汝內外親族。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嘆。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生。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因服就逮。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

落落齋遺集

卷九

三

汝不啻。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汝此宜。謙以。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有。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委。曲。仰。體。祖。父。母。之。心。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之。矣。宜。奉。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食。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苦。積。聚。吾。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贊。順。兄。弟。三。分。

功名學問在其中矣母親近來精神健旺服否弟服尤藥亦覺有勁否保身固元尤難義今少壯之人而其兄衰弱之症豈非切近之憂乎酒色之弊人人其中在猛省力量防範縱志而已

落第遺集

卷九

天

起 遺後遺集

途中寄 父親

自廿八日儀真起身一路安穩百慮消遣至十五日到德州見報易輪而車稍苦煩側朕亦小事也到後未知光景若何大率坐候周黃之至未必先問所苦之銀費田之外別無他策不可顧惜矣若家中有甚事變須使男知之不可隱諱反增疑悶家中事以急推去青田爲第一要緊使縣官知吾家消耗若云左右當糧長此太平時話所謂因虛名受實禍也家中無用之人漸漸發遣若既用之則須予以安貼不可以他怒絕之太甚又近之也母親事事費口費力家常語言亦須安慰母親一時說不出者必至鬱鬱而已大哥一路吃著在京要戴頭敘迹亦甚難過家中瑣屑可煩管之想父親不俟男說也餘事大哥詳述此後不知尚有寫書之日否

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即有
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贗吾志此宜公
以承家四也汝既解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
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姓田百畝至妹母奉
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爨與膳田叁拾畝收租
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
汝資性不鈍吾次於教訓讀書已遍汝念吾辛
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

存存齋遺集

卷九

三

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
好詮次此文章一豚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
日俟 祖父母千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違
離天啓丙寅四月十五日字付遜之

獄中寄 父親一

男不意一到即審故受傷甚重幸一壽耶九尚
有餘生臥床一月瘡口未平再得一月功夫
天時入事生路未絕賍得早完即遇刑即今

日一比矜寢家信眼穿此中告乞既幾束手
策又不免並楚之苦矣在獄日則愁賦夜則苦
痛只脾旺身健洞食過於往時此可慰 二親
惡念也 父親要一切忍耐寬耐 毋親身以
名節二字累 親累兄前生宿障飲淡而已

寄 父親二

男在獄中只思想 二親之苦故不能無再生
之望今幸有機矣只愁銀不慮手養素東走西
落落齋遺集 卷九 三

奔亦已泥補千金乃知朋友之誼勝於至親也
向因災異各事俱寬差可遣日今忽狀緊急隔
日慘傷只男與白安安存耳狀且比限甚嚴兩
次受三十棍白安交銀甚多男甚受相形之系
大哥病了一月養素奔走甚苦併隨來諸債之
家各一看顧之

臨終寄 父親

男遭此禍久已義命白安只念 兩親萬苦

卒所以死不瞑目願善自寬解與范濤之母牛
載同傳耳時事如此田塋太平正不可必頻責
產完債存來自娛一身受用之外皆虛境也作
謹守規模則有餘矣 母親有苦難言亦惟以
寬得用度爲好一歲二百畝之入不爲多也大
苦若寒早有分給是望自舅觀之三十餘年已
作一世入矣比來惟 父母兄妹刻刻在心妻
子置之度外 父親自安養教訓有方不必說
落落齋遺集卷九 語

也遊魂渺渺不忍遠離落落齋中乃棲魄之所
閏六月初三午刻

別大兄

弟已久拚一死只負 兩親耳奈何奈何兄翁
弟吃盡辛苦付之流水異世或得相報也四詩
附覽 詩另見 前允白安銀可還之素兄之德
家中報之尚乞同舟一行也

先人以丙寅三月十七日聞逮信從容

辭祖父母縣令到門耶携手就道絕不作
兒女戀戀十九日抵郡宿吳霞舟先生齋
談笑歡酌如平時與吳先生杜復談別語
具戴端友集中時綈騎需索甚奢逼勒不
肯開讀而聞郡士民攘臂奮呼欲逐綈騎
而甘心焉賴郡侯曾公二雲力爲調護又
捐俸慨助以飽綈騎之欲得母及於變途
中與伯父聯袂偕行相對勞苦惟以不得
落落齋遺集卷九 語

終養祖父母爲憾蓋已知生還無望狀恐
有傷祖父母心故途次獄中三次贈書猶
作解慰語至四月二十日抵京羈縻衣束
司房爲季叔作牘誌二十三日奉 旨錮
撫司究問錄相送 詔獄許彪迎內意酷
刑交加血肉淋漓慘不忍言竟誣賊四千
動限嚴追五日一比必與根賴遠近知
交倡業捐助已遇天變停刑得少緩須東

或迨六月下旬而同事諸公相繼遇害矣
先人即作絕筆詩四首紙付獄卒又寄祖
父伯父二紙紙僅徑寸字僅如豆紙尾書
閏六月初三午刻蓋即於是日報亡云時
值炎暑越三日始有旨領埋而肌膚毀
爛幾不可識別時親其事者惟伯父與陸
君養素狀死之狀與灰之所終不能詳亦
不忍詳也痛哉先人一生忠國忘家孝親
忘私即臨難絕筆猶云惟父母兄妹刻
在心與十年未敢負朝廷之句豈非盡
瘁孺慕之念千古如生者耶至遺訓遜之
惟以立身孝親與居家讀書爲囑遜之時
方穉齡呱呱在抱不知言之堪痛今日復
一口青容愈邁辰冬傷庶妹之早歿未秋
痛祖父之云亡號焉孤子樹立無能事變
時發傷懷觸目徒有王哀廢讀之悽未遑

識

曾參志養之義惟是吾親不承遺言
過庭之教而筆端未絕筆述當在痛定之
餘此遜之所爲恭親手澤而有淚盈睫有
恨填膺輒鴈九迴而寸折者也因錄遺筆
而泣血讀書數語如此不特男遜之百拜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十

墓誌銘

處士顧公暨配下孺人合葬墓誌銘

亡弟季文墳誌銘

亡妾呂氏墓誌銘

傳

周室徐安人傳

蔡外大母傳

落落齋遺集卷十目錄

錢封公柱峰李宜人合傳

序

賀何老師奏績敘

賀袁太府政績敘

賀袁九際榮遷敘

贈郡丞王葆真致政敘

壽丘龍翁年伯敘

外舅斗垣錢翁暨楊孺人六十雙壽敘



壽表坤來室錢孺人五十敘

重修白鹿洞書院誌敘

徐大司馬集敘

學政合篇敘

禮記集解後敘

忠義經敘

蓮社高賢傳小引

郭學博李友賢聲敘

甘棠集小引

顧文叔詠物詩叙

陶承兄落花詩引

宋譜跋

恭跋先大母行略

寶持閣間業敘

程墨觀敘

知爾篇敘

白鹿校藝敘

白鹿文萃敘

廣東禮記房間門墨卷敘

余未之稿敘

瞿元亮稿敘

梁兆璠稿敘

靜遠山房稿敘

萬貽山房近菰敘

金任夫飛艸敘

伯兄近稿序

竹居記言自序

雜文

記夢

奏考辭賀文

護生圖疏

楊舍東城茶亭後園記

乞書引

天啓四年水災請改折揭

又代在籍鄉紳公揭

白鹿書院會規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十終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四

落落齋遺集卷十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墓誌銘

墓大任
會縣星橋校

處士顧公暨配卞孺人合葬墓誌銘

吾師乘虬顧先生潛心二載哀剝註疏剡集解
成一家言家大人以先世緒業命余執經門下
先生之教脫凡近而遊高明情恕理達平等一
切恩怨所自位置甚高狀數奇老于諸生里中
兒更訖訖之頃余微幸還山將乞微言曠觀升
沈生死之外先生一日語余曰人不可知天可
知即天不可知吾心之天可知往者吾父終身
坎壈今吾母驚此剝膚至不瞑目吾且奈何哉
傳其可知者於無窮則有墓中之石在敢辱吾
子余謝不敏已讀狀公夫婦俱有大過人者矧
以先生之命乃太息而書之公諱桂牛明卿剡

號省奇其先自崑山來有諱信者起家爲義任
俠有聲居邑之清化鄉所謂清化顧者也信生
璵璵生永和永和生耕雲耕雲生濟濟生續周
急報怨世有烈丈夫風而續竟以是坐殺人辟
縲繼者二十年維時公以十三歲童子徒跣赴
愬誓雪父冤其待訊于蘇體弱不支跌坐盤石
上石陷門卒忽還寘市舍舍中積禾成山倒爲
所壓絕粒者兩日夜再恕于吳江晨起大蛇蟠
枕上輒心動以爲不祥午後舟過太湖中旒舵
壞惡風蕩之如旋車舟人大號公仰而祝曰天
乎吾悔不信枕蛇之報吾卽死如父冤何俄頃
風止舟乃安他日携一僕姑蘇歸夜行水涯忽
出鬼物如小兒狀上下水樹間水飛濺漏兩人
衣旣已無可奈何乃亦告以爲父想寬之故鬼
水爲之不飛公竟白父冤方弱冠好爲俠益甚
引義慷慨不長疆禦雀角鼠牙之爭歷數年後

已孔子曰里仁爲美公既生其地遵是時又天
與之伉直之性不能依人俛仰而里中人教養
俗薄鵠錫在原之義蕩焉無聞或反擠而下之
石始喟歎曰人縱不能法大舜獨不能學牛
弘乎乃大書忍草及度量要學牛弘于群鳴呼
公之孝足以反風格蛇感動神鬼方古孝子豈
在吉粉下而與世齟齬志氣交鬱竟不及中壽
以死豈非命哉下孺人處士陶涯公文信据佐

卷一

三

家政事孀姑趙二十六年無忤色卹外家生養
死葬撫庶女如已子教子如父先生既冠以博
奕戲呼而杖之生平無疾言遽色視牛弘婦刺
刺射牛抑又遠矣公生嘉靖壬子某月某日辛
萬曆庚戌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九孺人生嘉
靖辛亥某月某日卒天啓壬戌某月某日享年
七十有二公先葬于祖塋之昭穴今啓而合葬
焉子三先生居長名文熊娶張氏次文熊娶朱

次文光娶吳氏女三孀適徐弘材庶適袁
徐某孫男八輩垣娶陶氏余從表妹也肇圻娶
袁氏肇城聘陸氏文熊出肇培肇瑞肇載肇延
文熙出土進文光出李子曰里巷中雞豚粟麥
腐朽其骨者何可勝數夫惟血性男子寧玉毋
瓦其類擠百折脫父于死至今稟有生氣而入
子所以不死其親者自有千秋之業在亦非區
區富貴雄艷一時已也經學榛蕪統孤言畔後
之言禮者酌水窮源問誰式毅則先生之所謂
可知者意在斯乎爰繫以銘銘曰幼也鋒鋒父
竟則鳴壯也烈烈直道而行幸友之志節俠之
聲晚而善息以忍爲經馭氣如馬返於無爭維
彼德曜尾勉相成佩之以韋佐其織耕式毅有
子儒澤乃宏道之窮矣禮則已明以教傳俗觀
此令名

亡弟季文廣誌銘

弟名應星字季文吾父之第三子也吾李自琴川遷赤岸始祖怡靜府君拱傳思誠公模耕隱公章守安公義戒菴公嗣復菴公果至吾父封侍御凡七世娶吾母孫封儒人生長兄應晃次余次貢氏妹次則弟又次則庶弟應會也弟生而穎秀善解人意吾父母絕憐愛之六歲就傳過目成誦父喜曰吾夢文星生今果狀十三歲余舉于鄉十四歲余成進士是秋乞假歸弟迎

序存齋遺集

卷一

五

于郡出所爲文余讀之擊節酌三大觥作詩紀之是冬妹歸于貢十五歲余選南康司理奉母以行弟甫離膝下切切有饑寒憂余曰否有兄姊在况姊愛弟更篤貢郎悅茲又與弟親愛也十六歲之秋從父兄來官舍遊白鹿洞旋歸歸而外引旁馳精日以耗病始在膏肓間十八歲復至南康留半歲余以師道督之且病病已從母歸弟時于言萬語謂官舍清寒歸則染肉錦

繡也狀母性靜淡父經理教余以廉余奉教惟謹光景殊罕寂余勉弟以膝下歡不可不亟圖也十九歲之春余以考績蒙恩封父母如制是冬余自粵關間道歸省弟初病瘳送余再入南康別于杭城冬暮娶婦郁氏即諸生兆斗之女也二十歲五月補博士弟子員余行取歸至杭城聞報有一字泥金一盃酒卯君昨日采芹歸之句十一月余考選西臺歸二十一歲讀書

序存齋遺集

卷一

六

東園余以八月北上弟送至儀真是秋軍恩得收父母今封二十二歲讀書虞山二十三歲余以黨籍罷歸弟迎于錫山歡飲達曙益乙丑四月晦日也是歲弟仍從元修徐君遊于虞間一歸則文章德業相勸勉八月病疽爲庸醫誤投七遂成漏九月初同至貢妹處以病留十月朔歸歸而病劇十二月之九日竟成嗟乎弟視余如父雖押不敢棄余亦以子畜之每相告戒

弗私絲粟以爲然獨酒政能籌互相賓主伯兄
頽狀余兩人必嚴弟有酒過余時糾之余昏睡
夜分弟侍立不忤也弟文筆甚雋意以外奉余
極口繩督弟不爲忤余官司理時弟移書曰途
中耳熱清慎兩語若勤嚴二字尚在有無之間
余以韋絃佩之也父望弟耆訓誨備至母或曰
見誦讓余與貢氏妹曲爲解釋弟必憾悔于吾
兩人前適歲喜治生將出心力所營爲承顏順

孝存齊遺集

卷一

七

志之地規模極小旗貨甚隘余切切覩勸竟不
及數十畝父方治曹庄爲菴弟心喜不及待也
嗟乎弟于朋友親戚以歡熱爲主委曲周旋
得父風氣志落落中無芥蒂治來井井履履各
得其任所莫逆友曰穆采瓢生于萬曆癸卯癸
于天啓乙丑年止二十有三生女三存其一繼
三歲嗟乎余及見弟之病謂弟病必不死弟竟
故矣弟今春降此言一家大禍弟固知余死期

乎弟業淺神清死後了了余旦暮死豈出弟下
老子曰人之大患爲吾有身吾若無身吾有何
患弟已起欣遊虛無之界一切塵屑糠粃余猶
纏綿於生死之途苦惱楚毒解脫無路則往世
業緣余視弟倍之矣嗟乎余兄弟幾人而陰陽
人道之患相迫未已獨如父母何哉執筆淚淫
久稽父命待罪錦衣署中燃燭以書嗟乎余且
朽矣而何足以不朽吾弟乎銘曰父母愛之以

孝存齊遺集

卷十

人

爲子兄弟愛之以爲弟死而有知兮待我於蒿
里

亡妾呂氏墓誌銘

呂氏蘇州之長洲人龍姐其乳名也生于萬曆
甲辰七月二十三日某時以丁巳之二月來歸
以是年之十一月從至南康理署以泰昌庚申
之十一月十三日未時與終于其寢以天啓辛
酉之三月遺柩還葬于赤岸祖墓之西淑嫺無

年良用悲嘆乃太息而銘之曰嗚呼汝之簡潔
亦云縞素汝之靜肅肅然痛汝之志潔而性
果廉几松栢以爲養嗚呼薄命兮汝無怨地下
之孤屑

傳

周室徐安人傳

徐安人者封甯光營餘周太公之配而吾師抱
齋先生延儒之母也先生屬青衿之明年應界

得齊齊道集

卷一

元

通陽羨甲先生於廬悲傷慘悴若非猶未人子
之痛者先生之言曰吾母幼勞聖養未食其報
進一旨多則弗嘗進一衣精則弗御也憫萬賢
戊巳吾父之楚游幾幾數口數職母從釜中
瀝米一頃以哺吾兄弟自斷野草數十莖雜米
屑糝糊咽之不敢嘗堂上二老人也吾兄弟既
授書母督老平頭治畦蔬市少肉以供外傳
口未嘗一瓣也以有今日而今日所爲祿養者

僅若此悲夫余曰先生之母賢母也不以祿養
而以善養何庸悲已過而論諸戚黨之間皆曰
信哉賢母是固好緩急一言解紛幾于文中彥
方者也已又言其遺事二曰安人數歲時爲太
母李所鍾愛一日屏左右手携一奩并鍾鑪授
之數年李歿安人亟出以告金珠翡翠封識宛
狀既煉室燼于火慨外家居焉同舍者詰其寵
家人欲奪之安人制狀曰是夫也貧奈何忍被
以盜名蓋安人可爲有隱德者已或曰固也非
其大者封公之父曰友樵公故爲太庸令以湖
廉伉直忤上官意不數月解組歸無良田美宅
以封殖子孫蕭狀有貧寒之色頗好客日益甚
履嘗滿戶外安人謂封公曰翁真廉吏爲人子
不能養而以食指暑乎封公豪邁有大志落落
治書館弗衣履不知問所自出仰事俯育一節
辦安人安人篝燈焚香手自耕績實傷數金以

衣被舉家滲髓堂上及封公致東牖數十挺
人曰此翁之教也亟以獻母有所私嗚呼廉之
不可爲久矣出則御掄入則交謂世衰俗薄子
穉或壞而脫之若執券責負狀而安人獨知翁
爲廉吏徒宜從錫在右無方茹荼而不怨隸田
間安人之爲婦何如也先生既歸冠取高第
天子賜乘傳驛娶聲施赫狀兆昭里閭觀廉通
從相慰勞噴噴嘆安人有子安人退狀解念言
往事淚數行下載來人曰僕之說母錫善根蓋
終安人之世終衣號食辛帷蕭狀一室僅蔽風
雨機杼事有餘謀且曰吾惡末世俗之歸富貴
客而忘貧賤者夫貴人非能讀書知道理學厚
屠因果敢乃其所行事約取厚施留不盡之意
于后見大而取遺此余所謂先生可以無愁者
也狀謂安人生平休咎形諸夢寐或無心經

有驗自其幼時大父小狀公善相人言此女
當貴而太康公亦曰累婦遠大器其後必貴已
而果狀其故多不可曉卒之日琅琅敘述有兩
青衣童子一戴冠丈夫導吾往問與從何在神
者謂吾有德當生某州作貴男子噫以安人之
賢區區貴男子何足道哉而其事絕異亦不可
以不忘安人享年六十父曰祁門訓導啓鏗子
六人稱安人者從先生封而不稱母者從封公
禮也外史氏曰貧富之交貴賤之際死生之變
三者人之所難言也安人易簪之言曰人看生
死極大直夢覺闕耳安人豈所謂有道者哉甘
苦一生信心不愧有能師其意通死生貴賤貧
富而一之者可以任天下矣是在先生哉

蔡外大母傳

某兄弟益有兩外家云則吾母封孺人生於孫
而育於蔡蔡母則先外大父紹湖公從姊也蔡

公梅泉早世實抱余母爲女恩勛可念即余母亦知母蔡與孫等也母蓋二十有五而稱未亡人未五十而歿茹荼飲藥二十餘年稍見孤舅氏之成立而遽棄也嗟乎天之薄母甚哉宜乎余父母與舅氏每述往事泪簌簌下不已而家大人命某爲之傳也傳者傳也母節可傳而以平不及旌母孝可傳而非宗黨姻戚間又不能傳也嗟乎是在某哉當梅泉公屢試屢墮下帷發憤母精心婉色代公曲事舅姑舅姑素嗜嘔不自知其顏之露矣而一以其所爲婦者事嫡母周問遺趾相錯疾亟顧天晴代見者泣下也初母父龍峰公及嫡母問憐愛母特甚後館賓膏火費稍豐梅泉公故好行其德母佐之推貸間里貧乏者居久之公病以死母提乳孤數勸以絕也孫有黠奴睥睨其業陰以役傾之吏呼於門盜瞰其室四顧乳孤無告諸所珍遺不知

人譁氏乎豈舉鼎歟在無償者或稱母接珠之母曰是夫子所以周急濟虛者也死者義而生者利乎恐旋之好爲德如故有鄰嫌不能盡火漬衣同之居平服粗茹淡乎緝績其急人之急類如此梅泉公有弟遭外家詩訖母以舅姑故疎時裝囊多爲所侵而母自此貧矣蓋母幼知書曉解節孝大義尤喜禪誦于清淨慈悲之旨雅有得云梅泉公與故都諫吳公爲弱冠交約爲婚吳公欲貧梅泉公致賸家尚股里中屢欲婚寡氏者母執曰豈寒死者盟卒委禽于吳後都諫顯人服母遺識母曰吾豈以爲貴哉哉乙丙間舅氏有室矣吾父亦補諸生瘳色稍開而病卒之年僅四十有六而卒語舅氏汝父歿人孤雛親汝汝幸有今日勉之哉吾行報汝父于地下嗟嗟母之生悲于死立孤而後可以死即梅泉公之死安矣舅氏名士順吳都庠生也

今丁巳舉一千曰錫遠吾母撫而字之示不耽
忘母恩也外史氏曰觀古今所推重則節孝兩
者狀或享其泰或遇其屯夢夢何可問也母以
二十年傷心飲血之痛謝死者地下耶長年履
慶其貞心亦何艱焉惟是貞心所遺猶令人甘
集蓼之苦阻泛栢之涕榮施遠矣夫計積食報
是在來者

錢封公柱峰李宜人合傳

按公名發後字文甫柱峯其號錢自武肅王後
代顯于虞十一傳爲垣坡公何娶于王是生公
宜人爲予從祖姑予李氏亦虞人國初徙居
江陰之赤岸宜人父曰赤涯公詢母王氏而公
與宜人並貴則以長子達道治曹治霸兩奏與
至今封稱奉直大夫宜人云公聰神湛發篤嗜
書弱冠以麟經遊北虞邵先生之門精研幽討
補博士弟子有聲窮經三十年長公冠于鄉

謝太博士業沉酣釋史有家手自刪述屹屹
娛家少長共嗜之老博士埋首蠶魚耶宜人
嗜書乃大類公初奉姆教過文訓而婦而母所
歷貧貴忙閒之境率手一編竟日童僕嘈雜米
鹽耗太或弗聞蓋其天性狀也垣坡席素封故
豪恣飲施屢嘗滿戶外一殿于侯再困于役
中廢公曰即貧也奈何減大人歎割產供修禮
費宜人簪珥佐之事嚴母王孺人意迎色授曲

得其心二老人亦咨咨子婦孝我僕之証也公
適侍垣坡公他所王孺人及宜人先期徙奉峰
火翔村郭間垣坡舍皇委頓公負之披霜露行
數十里始免弟梨山爲垣坡公愛子析箸有所
肥瘠公與宜人無間言其孝友相成率此類也
長公治曹聲籍甚公切切貽書戒之曰治國者
先齊其家毋他溺爲亂始旨哉言乎既兩拜命
稱貴人章服在筓不數與公府造請已爲月旦

所推蒞大賓席者三竟無議其后者虞之俗炎
競無雙青衣卒走田廬子女因緣門下者若若
公數謝却之曰吾有故吾在長公再起再蹶情
變勢移事多出意外人爲忙憐不平已需補都
下以喪婦公一慟輒自解曰吾猶故吾在大抵
公爲人油油自適無聲色狗馬好任運履素欣
戚之遭憂如也與人交坦蕩無城府坐無雅俗
貴賤必投轄沈醉以行甚者佐其緩急無德色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宜人于福田利益之說絕弗道而慈愍具足以
意布施尤篤于外家從祖沂川公困于役往依
宜人終其身室廬之衣食之親戚昆弟貧者叩
之立應其相與以德施無異意又如此宜人少
公二歲卒年八十有三又八年而公卒整衣沐
浴無所疾苦若有前知云子四人仲曰通道亦
先卒祇公手足者叔季二子遵道造道皆邑諸
生而叔卽余婦翁素心廣行如公典宜人者也

此葉清華配補

生卒年月及諸嫁娶具太史誌中弗書李某曰
聞之家大人云公與宜人雍雍穆穆相敬如賓
迄于白首盛德之風晚季所罕見予弗逮事宜
人顧見公九十時神明映徹對客不倦鬪子射
覆屈其坐坐無少長皆親之夫貧不濫貨不淫
老死不亂庶幾有道者嗚呼乎至今日而益思
公與宜人也

序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郭中何先生人倫妙天下乙卯之役不肖猥荷

先生國士知秦贖主者幾令不肖冠軍也不泯
心羊冷寂先生賞之聲華之外而臭味期許又
似收之堂室之間此直文章之知已乎今先生
以郡李奉三載績膺 寵命甚赫不肖叩心索
輟何能已于言雖狀華言之以爲阿衷言之以
爲暱請得在民言民且無第言民而在理言理

此葉清華配補

吾郡故東南重地郡李爲激揚風勵之司臺使
之倚耳目者七屬吏之仰綱維者五外令之預
成平衡者十有三郡父老子弟作苦咏哦少也
郡之囂華而鄙儻殊甚其雪沉寃削奸宄定疑
案上上下下議出議入者亦惟司李寬撫之耶
積而狎其柔急操之耶競而疾其猛詩有之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噬嗑之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先生下車徐酌其疾會而持之以平寬則陳君

之執筆斯則杜紘之斬姦惡吐赤強獻臍脂吏
洗手以歸士大夫懷贖以去一攝守再攝令耶
金矢釜鍾之羨出佐公費纖無所私蓋嘗士民
頌先生廉生明明生威是以治行而民德固也
夫不肖則既居是官矣往者受教于先生介節
易執法難執法易獲上難獲上易信下難吾誠
守之而清御之恕行之毋以疑爲膏母以忍爲
市母以怨爲端至矣哉以所見先生酌白水白

矢錮人盛世仁者不爲吏爭自洗濯至恐一日
不能三易腸而七臺使心折先生慨專簡白之
啟事者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且夫參衆
議之衡綜互持之局百案歸平郡品分昭上官
之歡心與下寮合長吏之歡心與百姓合百姓
之歡心與士大夫合獨才識具哉其淵沃穆沃
不吐不茹之妙不肯何足以知之知先生者郡
侯劉公如蘭之與賁恭之誼斯又當于古人中

求之矣即日者飛霜左掖知善卷五部間不能
久稽先生而昌言迴馬五日栖身則先生握斗
之年殆下走請成之日也先生尚終惠教俾得
步趨焉以毋負國士知惓惓之私不自知其唐
突絳帳也

賀袁太府政績敘

廣陵袁公來守南康三及秋而報政遵令甲也
先是公以親行臺使者交章列公治行異等

天子嘉惠臣南較公益慈乃續三載平將頭
陟女茲維奏最之期疆圉孔棘當事者側席思
惜公前著二三僚佐沐浴公澤有年竊慮執鞭
弭日短庶幾附左右史之義申一言以償家私
於是郡丞王公別駕于公文以屬率于李子總
其固陋遂叙簡以從蓋今之言吏治者率拘煩
簡之格斯郡也有簡名山根湖腹之餘嗜業披
蒿之俗耳食者謂太守坐嘯畫諾積資以去此
落落齊遺集卷十

至

夫身不吏斯土目不習公之蒞治者也書曰若
舜撫事惟明作有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文
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今夫富者之治室也未
鹽瑣屑耕奴織婢各有主者出其桑麻之利可
以丁公家之役主人翁提大綱受成而已小家
則不厭手辛瘁而黎黑戴星而櫛曝日以行帳
未脫于塵而床頭之囊欲罄故其主特瘁而其
家乃隆隆有起色郡當類弛頹逸之久疾瘳而

不靈聞習而不權兵如塗藥也偷于巡糧如蠶
穴也胥爲政訟如鳴狐也障而陰公殫心剖血
以爲之綜核名實鈞剔隱微法行使民威教行
使民信唇焦舌敝諄諄乎嚴父之訓子而後乃
逍遙河上者罪堯侵影沒者罪秦捐罔上者罪
攘搏湖濱者罪郡是以有清霜而未也士士語
獨文孤應遲陋先賢遺澤榛莽塞塗公執鐸以
宣之延師以董之廟貌之弗虞則新其宮祀典

卷十

至

之弗修則昭其義使濊溪紫陽人入襟帶間郡
是以有星漢而未也羅織之獄獻者皆鼠狐鼠
之痛強者焰推公乘三尺絕不以豪有力抑單
獨而數十年覆盆沉案一筆立剖郡是以有白
日而未也荒城僅千米面風餐露水利源城門
渾塞不復通呼吸于四方公開道以迎水脉脩
畫甬道洗湖開怨弊以移稅于郡門豁胃膈之
鬱軫而肉塞城之枯瘠商歌達民呼市郡是以

有雨露而未也二千石廉察屬吏嚴于吏斯
靖于民一二巡尉虎食民長吏恣之與寵主
之公髮指面赤除其穢褻其墨不以一路之哭
博長厚之名都是以知天地之寬而牢望家之
字凡此者屬雜置之可以煩謝苟且因之可以
簡謝公獨好勞乎公于郡泊如寄客于一身之
得失去來輕如秋雲適者清風兩袖之歌朗映
空湖之月蓋胸中纖無所掛而直行其不折不
落落齊遺集卷十

卷十

重

回之氣以妙運其經緯釐剔之才遂令頽弛頽
逸之民終日鼓舞而不倦公真可謂過變宜民
匪區區明作之效已也以所聞公佐開封時值
溫汜之爭 藩田之沛手劃其疆平潰成于虞
芮身履其尾押衡霜似嬰兒汴流不驚功百年
不泯昔以備御煩而今以煩治簡公何有彈光
郡郡得公寧出雄都巨鎮下哉公既書績奏
天子旦暮 聖書慰勞陟公長城之奇茲二

僚佐幸猶得庇公宇下不惟寶公亦胥自愛也
敬書之爲執爵先

賀袁九際榮遷敘

寅長袁公以治行異等擢憲副滇南駐節洱海
公既受命且行二三僚佐謀祖道之辭則相與
歡與言采士議食田公再造我康是宜康寔內
地不能無慷慨于萬里之遠也某曰否夫以萬
里爲恨者豈非爲公計便安携妻子捆載行李
落落齊遺集卷十

卷十

請

期朝發夕至哉不見公之來康乎單簞蕭朕妻
子不之官竹籠携書數卷直有奉觴相隨之趣
今奉 天子命察吏邊徼將爲王尊之叱馭何
慮萬里哉郡丞馬君固潰產也述其土地風物
之美陰陽燥濕之和金錫寶貨之繁以珍時和
民醉適于中原則或者謂當事之善爲公地也
向固勞之今乃逸之向固膏之今乃豐之而余
曰否夫膺火于積薪之上怡怡朕自以爲安者

斯在皆是也往者人皆持無事之議矣內自
襄外自九邊一切舉彙稱名之輩陰行以暮
夜之金與援之力營營胥告于其間民之疾苦
弗問而墨吏高飛兵之虛實弗問而饋餉宿飽
一二剛敏任事拮据自效或已眈眈擬其後內
患倖未濟之癰遠左已爲燎原之火矣且夫不
履其危者不圖其安不窮其窟者不知其弊康
非世所名僻簡者乎自公之下車也問士之秀
落落齋遺集

新葦之時義大與哉公可謂善用葦矣漢之中
他弗具論即美棟羅葵之間涵泉金沙箭竹荷
利可以佐圖計而不肖者居爲金穴其地民
災雜處恣網疎大又率借爲藏拙之鄉夷弱則
憑凌之易地饒則貪墨之多積久不釐一旦蠢
動未易靜也公往矣興教化課農桑戢奸慝皆
得以便宜督率二千石以下而其大者在驅墨
吏毋使若輩艷其地爲金穴與藏拙之鄉則治
落落齋遺集

漢猶治康而他日晉陟大藩單車以旋亦猶今
日之公康也天子其倚公爲長城矣何問萬
里哉張朕明日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
不以入懷班仲升曰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
易寬小選總大綱而已此二言者皆公所饒爲
某又何贅焉某終始四年受公陶鑄視馬君子
君佩德特厚故刺刺不休而深致望公之意于
簡并以觴公云

贈郡丞王孫真致政序

郡丞括蒼王公啟歷二十五稷所至灼灼有聲
稱顧不能委蛇時貴僅拘管格至今官未及暮
而動算蹙之想上臺挽留甚力三載中乞休者
數矣公何急流勇退哉星渚爲彭澤故居高風
拂几案吏斯土者輒有隱心狀歸田園居詩云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其三十年委蛇觀運
具有苦心則羞爲五斗折腰直是英雄痛語謂

落落齋遺集

卷十

毛

其意不在用世者猶非定論也今公他緯續置
勿復道所最著者司李楚辰監戎出入矢石間
卒蕩播孽自茲風雲呼吸吉凶之變妙有奇鑒
見挽弓躍馬勃勃有生氣兩年來匡阜屹如蠡
波晝偃無所試其奇則受命檀關關戰寬大聲
再理繒帛之供籍報餘貲無所私再視篆鄒陽
手如水政如春頌民華心華面設像祠之比于
甘棠公三載政績大都治外而于軍旅之計什

不得一未前三者人以此頌公公左宜右有出
所緒餘書之傳神者都位雖具其神不存焉神
之所鍾宜莫若治軍旅當此羽書急告英雄奮
袂之秋即斗大匡南主者振厲率先望墨旌旗
煥然改色小者需公贊襄大者需公提抱鼓邊
徽之外而公何忍言去即主者旋轉之略或無
須將伯之助而同堂蘭麝臭味千秋望五老以
連雲酌蠡波而吏激公又何忍言去且半世崎

落落齋遺集

卷十

文

嶇乎途方啓一生脫躡偉志未舒孰負奇而不
庸嘆錯抱以自老公子計亦未宜去也公以一
太調伏其雄心請甚銳色甚次如魚之避餌而
易之脫樊奮不可止或者見公刺刺牘上外謫
其身內顧其子謂公丈夫也乃爲兒女子態不
知世無子期伯樂公之意遠矣老驥志在千里
使御者不用以康莊致遠而使蹢躅于荆棘丘
垤之間毋寧其伏檻嗟乎此公之所以決于去

也雖狀公行矣奇偉鬱勃之氣猶在眉宇而豈
山中之人也哉倘有起而召公者乎烈士壯心
未必不在焉輩間揮手謝彭澤未便許同趣也
于其行敬從賓翁袁公同賓于公後酌酒擊唾
盞以送之而袁公復命之曰子遂書此以佐酒
壽丘龍翁年伯敬

今上御宇丁在巳龍翁丘老年伯壽躋六襄有
八季夏辛亥其初度也信之將馳綵輦歸同門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完

諸兄弟謀爲壽使余修酌者之辭今視者多支
稱豪華榮顯以相飽或遠托神仙家言吐故納
新餌大還而規久視此其說奚取焉佞而誕乎
寧質而簡吾獨有概于伯氏父子兄弟之際也
夫生之辰身之初也反本維初念生我之劬勞
及其所生與吾所生者齊軌象賢之不易孝弟
慈缺一焉于茲辰宜有疚心乃伯氏之奉尊人
贈中憲公也無纖憾也中憲公倦家政業漸衰

伯氏季也年少慨肩之曰兄爲親讀吾代兄奉
積居逐時權子母利供甘羹修醴色授意迎且
得中憲公歡故仲兄少司徒公貴所至飲一杯
水不煩半粒爲奉養需也人情倚父兄權分餘
潤肥私棄者十九伯氏澹情砥行獨以所餘積
佐貧士舉火有紛爭一言解公司徒公心推重
多資商榷率相成著清白聲而友于之愛倍篤
伯氏斯可謂能子能弟矣身雖隱儒賈聞乎竟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三

以子顯蓋諸兄弟嘆信之才超邁淵博而信之
曰此家大人之數與信之交抗爽坦素令人鄙
吝俱消則共嗟重其品而信之曰此家大人之
範賢哉伯氏義方遠矣吾聞于維九慈維一更
有出于舜閔之父之所難乃舉觴遙祝曰伯氏
其加觴乎居父子兄弟之際俯仰無作夢寐俱
甘方風和景明杖屨輕適親舊遠故歡笑手孫
以次進酒歌南山伯氏之樂未央且今使臣

命而執掌簡書成命則從容家食與古所稱不
遑將父者異信之行驅四牡攬六轡得以其暇
修溫靖效萊綵歡是事君事親之日兩長也
天子旦暮推恩表孝弟篤行之士伯氏德潛而
逾章載膺寵光以究于大年自茲辰端之矣請
以此明諸兄弟稱觴之意

外舅斗垣錢翁暨楊孺人六十雙壽敘

丁巳之元外舅斗垣翁周一甲子慶者在門翁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三

以讀禮辭樂懸不作爵衛不飲余從家大人後
升堂慰藉弗敢陳辭而退已私念之數窮於十
始於一是六十年者逝波彪影夢覺之餘耳詩
所謂如日方升如川方至皆取義於始而十二
干相配午居中翁之祝且在午生德之所始也
其冬余來官西土明年謀致辭焉會率直指檄
行部旋有論秀之役束管弗竟又明年爲未于
取其義福未央婦以母楊孺人六袞告余欣然

而笑曰有是哉翁家世壽雙壽之慶乎聞太翁
翁夫婦齊眉合德永日一編鸞黼新華泊焉不
有即當年歌頌之章與鸞魚俱化而雍雍肅肅
太和在宇其子孫固應百世不忘也往余祝太
封公神氣容澤淵靜簡貴穆乎先民之遺圖承
清謙飛觴闌子以九十老人狎小羣而不驚意
得靜理多焉孔子言仁壽必本諸靜蠅趨鹿走
翬狀于父子兄弟之際以殘削其育命之根即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三

竊息久視直髀形耳若夫體居至靜神妙自狀
系以居身平以履世此何俟爭消息于寒暑引
舊伏以長年而元氣不殫恣固與壽合矣方培
垣公貴乘而附者一呼四靡翁於斯擇便利美
園宅意氣自豪者人情乎乃退守硯田短舍蕭
然寒士風黃子錢者履滿戶次第洗室以剛矢
弗苟覲燕面可乾唾心可告天克肖太封公夫
婦而全鍾其中和之氣孺人勤敏過太夫人要

其蕩蕩姑奴間以溫惠爲本余每見翁方顏持色手持大白竟夜不倦少長列于坐推梨讓棗翁軟狀以和氣濟之盛德之風可樂詠也退見孺人椎布浣滌還言後發體念兒女姻戚傾筐倒篋乃已情摯而德和也且天以福澤施人如注水狀盈則止欬則覆人自以其量受之嘗居於平而可繼之地青天白日熙熙其下必崩雲激雪之奇耐霞渴虹之麗哉翁三十年老諸生挾有一經孫枝振秀門無叫租之吏室有斗酒之儲父子兄弟式歌且舞有味乎堂之以安和名也烹鮮崇指甘謝舍貽選豎微奇景輪戲綠以前之不足者留有餘於後酌之不盈取之如奇吾知太封公夫婦在天之靈顧瞻俯仰定樂棲止斯堂以爲申翁及孺人之祐日升川至寧有艾乎彼田舍翁援攘刀鉞輕薄見爭雄劍擊者得失何如也於是乎書之以爲壽

齊東野語

卷一

三

壽表姊朱室錢孺人五十敘

論女德者弗貴才或曰德以順爲正才以達爲用易戒攸遂教婦順也或曰巧乃拙奴靜爲福社惟淳龐惇一若其氣厚而脈亦久長是二說者皆近於道而余以爲夫子治外婦治內酒漿麻縷之細具可取才而特不以標表於閭外其夫子而弗自治也綱之紀之婦焉是賴以克保有厥家既才克有家而不專不妬以從無違夫子之訓則又百不一二覲也孺人爲予從姑之予先曾大父戒菴府君痛伯祖任菴公爲若敦氏屬薇垣公以贊壻受產司蒸嘗故孺人于孺家不言外先世間範所觀倣而稟成者居多光祿君既任天之教如玉在璞孺人性敏慧一切井井光祿君遊醉鄉而無弛政光祿君席綺麗而內有素風光祿君好客多狎冶而孺人教誥予以正伯仲恂恂文學爲退讓君子夫以女丈

齊東野語

卷十

壽

大才兼其時內家顯赫疑可執重相而需人
曲迎光祿君意日羅綺筵飾寵姬以酣夢四姬
五庶慈愛如一有鴈鳩之德焉需人於是乎有
大過人者諸子鍾母氏之秀日新其志業以發
皇母氏之德曜余故卜需人之福未艾也抑易
有之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解之者曰夫子
制義故從婦則凶今觀光祿君之家或多燭亂
其聰明以敗乃公事者道莫若從婦乃吉豈聖

卷十

重

重修白鹿洞書院誌敘

白鹿書院誌李崆峒先生嘗筆削之讀其敘義
側可觀也今所有者僅學博周君偉所續編而
壬辰去今又三十年矣余不敏佐理是邦奉學
使者微兼理洞事既已簡一時之秀定課程申
功令謇珍清心二語以通文章山水之觀其于

學道津梁殆乎未也書胡平一與朱子書云
文之外別無可相啓發者余于時文猶屬侏儒
之見而況于道乎已時時沈滌垢腸參尋苦訓
緡閱舊誌手自抄錄標紫陽之疏札以原始率
先正之論說以明教義碑逸簡頗爲綴緝蕪積
濫詞僭從刪汰蓋韋絃之佩庶幾不忘而諸生
請曰舊刻蝕矣願梓之得奉業焉余竊惟書院
之重也道也而文章山水乘權而通旺夫山水

卷十

三

以淵靜開心文章以芳華潔性學道之士不作
殊觀試涵咏斯編反觀自得得有正襟危膝卓狀
示我以高山者乎有流觴浩歌曠狀坐我于春
風者乎有冥心寂照悠狀對我于屋漏者乎夫
敦與時移學隨資化入山思靜友鹿成羣將以
醫俗息爭則斯編也豈非學道之津梁哉雖狀
音成空谷不免徑倍終南必有執轡峒先生之
言爲余罪者

冷大司馬集敘

學士家多博而寡要勞而罔功其缺掌功名者率不能歸于道德果兩者相觸耶抑學力之淺也特王新建定亂持危功在社稷當其初羽檄交馳揮應論道論者謂其學問本原得力乃能鎮懾解紛出奇制變稱一代偉人今大司馬徐公淵源理學叩微詣極以修身握竅以知止提帝穆朕有道君子也一撫延緩戰勝多而延緩

新刊不盡集

卷一

三

重再鎮宜大威令肅而宜大重卜虜封貢之役他人枕戈而不得公以坐嘯得之繕性建功一何若斯之合哉諸經義操縱之方具在始末疏中而幾事之密飭備之先蓋三致意焉寓燕錄不云乎步步反本著著知先夫古人之學至于治國平天下不外一止止後世蔽闇于幾先聖皇于小虜往往本末遺置先後倒行機則姑坐之急則曲迎之落落無可收之局而一幾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一

其權總在虜而不在我嘗讀史至宋之元吳未嘗不廢蕭三嘆今哈密自王襄毅封俺答亭旅不驚耕牧自便者三世矣卜虜嗣封值酋長內變等復要挾市費增額即五路諸部落各願治兵內援朕一發而不可戰將奈何公熟于邊計深中重發惟是嚴夾情討軍實撫諸部爲聲援彼狎其餌而我峻其防彼主於欺而我主于戰視諸邊狡虜若可拊撫使桀點之虜用是奪魄而款乃定當是時素囊之桀黠訐之不動卜石兔乘機覬覦之不動至朝人揭口飛譁旁撓之而亦不動機權在平聲控惟心靜合先天之秘動合先着之宜知止中得力若此究其用即靖海犁庭寧非緒餘哉刺疏草若干寓燕錄榆塞稿陽和語錄隆砂証學共若干卷蓋兵戈槍機泉石逍遙莫非止修之地莫非証止之時學者究其言得其心始知理學事功初無二諦而我

明偉人至公直剴新建之席也不佞叨承教緒復忝蒞公鄉得詣綿卒業而不能已于言敬拜手爲之敘

學政合篇敘

先儒言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今之士何所謂學憑三寸之管竊數幅之膏秀才面孔纔脫於胎而裝裹進賢民社在手未知學違問政乎情喜所觸情爲政左右所移耳爲政

落落齋遺集

卷一

豪有力所噬勢爲政甚者貪淫所中金爲政也責三嫁之婦以閭訓問登場之盜以士心嗟乎已晚則吾願以其政學而可語曰學書紙費學醫人費夫使人費而知學惕惕焉思其衆味之甘苦辛酸溫平補尅以迎人肺肝胃腎寒熱通攻之變則指下厭靈心關刺會庸醫可以証聖不致終于鹵莽而殺人此亦以政學之說也學政政學吾烏知其分與合乎哉廣昌黃君深于

學者也其曰精思是格姑息非仁余即未知學而居是官以是學華生筆苑極于三思夫思到而識虛識虛而力定力定而姑息之根乃斬斯亦學力淺深之候矣讀黃君言以自省焉并告今之從政者

禮記集解後敘

李子曰禮難言矣兩戴後馬鄭王孔賈諸儒人自爲解亦既割玄析微而盡一不具我 國初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卑

較士獨禮經宗旨註疏永樂中始取陳氏集說布之學官便章句耳以醇粹之論發經義之精集說所長以正大之情破經言之滯集說所短于是言禮者率本集說或別出一家言醇疵居半義意在顯晦間則禮難言哉乃若錯綜參伍備古註之大全博攷簡收訂今言之悠謬未有如乘虬顧先生之斯編者也蓋先生二十年苦心凡三易稿始克纂定往予受教先生先生言

學禮者習其數通其意而已今若衆稽不核師
心悖古傳會太煩泥註晦經不可以明禮故先
生于斯編融會經文詳攷典禮求合乎作者之
意而竟其指歸務撮大諸說之精而刪其蕪穢
經拘集說見無反集說見支離一洗開卷明如
得斯編也禮其有畫一解乎雖朕集說之傳不
在集說也入元不仕陳氏已足不朽先生之傳
要亦不在集解也其爲人也孝弟先生亦自足
落落齊遺集卷一 聖

忠義經序

神之忠義隱日月威靈攝人天蓋不待經而尊
亦不待家諭戶誦而教始行也洗心明眼神若
臨之夢魂暗壁神若提之敬佛手墨師木魚鈴
磬幾遍天下而誦神之經者蓋衆非經之不傳

而神之教無所事經也神之言曰日在天之上
心在人之內昭昭乎天之雷霆而聖人之木鐸
不謂之十字經乎神故有籤詞而類以江來籤
紫之應若桴鼓益信夫神之靈無所不可雖朕
博施此經家諭戶誦其于感發忠義銷落陰邪
功必有倍于災祥禍福之所求者雖以羽翼六
經可也某之先尊人某虔于事神嘗刻神籤詩
茲復謀刻經以行世而所得廣本設神媚功此
落落齊遺集卷十 聖

蓮社高賢傳小引

蓮公蓮社意不在蓮蓋蓮蓋凡種之以求入社
此念已落色香切中矣試問白蓮花片片欲墮
時靈運淨業安在蓮公處之自是明眼雖朕人
相我相是非相內外相種種分別無有是處

引機肩起去乃第一正法眼加違公一等也袁
公九際略想崇風披尋逸韵校鐫是編開百十
六人生面爲導道人津梁正使鳴泉白石月曉
風清讀其傳想其人蓮花片片在我指端龍
幽香在我鼻觀又何必棲空林之榻隔塵中之
影哉解者正作機肩起可也

郭澤博卒友賢辭

詩三百篇萃我奇志嘗樟典歌洋洋乎情義乃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四

者舞衣曉舞箕豆漸際天性之傷古今同慨
後郭君達孝友之端而沐浴乎其教惻惻爲行
精神先生風神之點掩所好歸焉詩歌辭辭
我君今佐歸國南明倫爲職夫有難之不如舞
教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諸子矜錫其詩以興
以觀觀操觚于明倫之堂問誰爲吾師乎而漢
狀者蓋爲君之弟子矣雖三百之多奚以爲因
其乞言書此示之

甘棠集小引

郡昌號難治同寅王公視篆數月民設象祠之
比于甘棠或者驚公速化而予曰不狀苦則
甘則茹焉人情乎往治都者用其法以取法用
其器以取駿用其梗以張武健吏實務爲怨
千民何尤公乃臥而治之獄市不擾剝肉之痛
無聞夫憔悴之後易德耳覆之以爲例則獨之
者立見恩殘之以如屠則字之者倍可喜且不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四

殺之心可乎禽獸不欲不取夷狄盜賊化焉而
況子沐浴聲教之民乎公之速化者德也時也
公雄才傑氣深智識微生平卓犖政績此區區
者亦奚足云嗟乎公今隱矣予所以沉吟反覆
于是篇者蓋將爲後之治郡昌者告而惜公爲
導師也

顧文叔詠物詩叙

作詩者寫景易而詠物難景多千變之容嘗在

意言夢想之別物有一成之質須在色聲香味之中故寫景者每病於刻虛詠物者每窮于理實嚴滄浪于詩有別才別趣而非讀書明理則無以極其至斯篤論也古詩詠物三百篇最東坡云詩有體物之工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蟲物殆不可以當此少陵諸詩善於借景寫物因物寓景如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可謂妙極其趣至靜字微理尤爲出野鷗忘機之妙彼以認

落落齋遺集

卷十

望

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賦紅梅者與三家村語何異乃知賦物如寫炤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不在使事配形也文叔先生高才積學敦尚風雅其詩諸體俱備而尤于咏物爲工落花之什三十衆葉之什六十善體物而不爲物所窮善使事而不爲事所使落英繽紛麗情合映即不敢云上缺少陵其千方駕宋元有餘矣先生伯子虞工聲噪莪苑予李弟師之予故得交虞工而

因得發先生帳中之秘齋頭傾釀把盞夜哦以先生百篇爲予斗酒醉幾不能成步予未知詩而篤嗜如此者庶幾見先生之詩可以興可以羣可以多識如此也

爾承兄落花詩引

爾知名花千古惜淚詩人情癡往往寄想朕未有如近代之效顰續貂誇多不已者予每愛唐人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之句妙

落落齋遺集

卷十

望

予翻案見奇詠白蓮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則傳神于語言之外胎骨俱備矣由此二詩尋味風旨亦何須拈香拾翠綴古事以媚花妖泣斷紅而羞殘粉乎予兄爾承詩旨清和往從白下名人唱酬篇什甚富茲刻特其一班要不屑襲人唾餘而絲絲自吐措墨間具有色氣落花有靈應從夢中獻笑矣

家譜跋

東傳本先大父母之教慷慨急難惻隱好施
三黨中有一人未暨者輒賺賺于懷必覲一端
割膚予之使心醉而後已吾宗人多貧歲時繼
東咸有嘗額娶者嫁者居者葬者育其孤者廩
其生而贍其身後之妾者至有悖德不較哀其
貧而復收之者稅畝所入半歸子錢家都從生
計節縮中毚勉周急尤每賺賺于懷曰吾心有
餘而力不足終當割產儲糈計口而日給之亦

齊齊齋遺集

卷一

聖

毋負標其虛名反以德賈怨蓋吾父之收族之
誼見諸行事譜固在方寸間久矣適伯父近復
公績舊譜而新之起百年之墜緒厥功偉焉朕
彷彿先進遺格提綱類書其于圖式文志闕如
也家故藏有文徵錄前人典刑如龜如鑑亦多
所散軼吾父慨朕以爲已任曰俗惟尚古譜不
嫌今刊圖以便觀錄文以垂教使祖宗之澤一
新後人之興有托其在茲乎凡若干卷歷三年

乃成斯吾父承先啓後博覽蓄德之大端也躬
行而後文之有先于譜者在故小子附著之末
簡

恭跋先大母行略

傷哉吾父之思先大母也往遭多難先大父危
頃于外大母拮据于內垂三十年難平而大母
已矣蓋吾父持家政得歡侍大父者尚十五年
惟大母僅中壽吾父弱冠稱哀子無一日救水

齊齊齋遺集

卷十

泉

歎此吾父悲痛之情所以倍深也居恆未嘗不
言言未嘗不泣而吾父子兄弟率相對沾襟不
樂而縱嗟嗟傷哉不肖即未嘗逮事大母顧朝
夕領嚴訓覺遺容宛朕懿徽如在一切艱辛勞
瘁之狀不啻目擊而心傷焉念風水之恨無窮
金石之傳不朽死者以文重文尤以人重先大
父誌墓之石庶幾文存其實而先大母舊誌所
謂借辭顯者不特其人非其文亦僞也故吾父

每爲永恨伏惟當世立言君子名懸霄漢筆遒春秋敢乞一字之褒以增九鼎之重生死載德其何敢忘愚父子曷勝激切懇禱之至

寶持閣蘭業敘

丁巳深秋將之官區廬下謁懋稱師而行會師門問業刻成是當有言蓋某之間業於師者五易歲半在荒園半在毘陵師之在毘陵也弟子日益進乃施絳於鐘寺之梧閣戶外屢滿師命

某與對壘而甲乙之片言之雅必標斐字之俗

字

必斥一時從游者始知文章先雅俗之辨而集中諸子尤師所奇而某所畏者也師居恒筆不欲落一俗字口不欲道一俗語耳不欲納一俗談某步趨唯謹至今亦乞得一山郡以求免爲俗吏即年來奔走長安道中面孔盡沒而一披此集覺鐘聲度月梧葉嘯風景色依狀雅人深致正復不減坡公云大雅之不作久矣好之而

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如吾師之與某及諸子者其真可以相視而笑也未

程墨觀序

文章山水之觀一也柳子厚紀遊約之曰曠如與如夫與曠曠于文章爲孤詣逸才者以視其廊落空清之致而沉悟者以寫其幽鬱凌峭之思是故風雨集而蛟龍游肺肝鏤而毘神出也記其所至殆風雅之變乎風雅正變不同要以

惠荅蕭道長

卷一

序

本之性情不可得而貌也作者曠以開境奧以藏精和之以神悠之以韵先輩風雅庶其在茲風之晚也粗服亂頭曠而野牛鬼蛇神奧而陰下者剝膚拾唾土鼓象人即龍而遇乎又何觀焉余四年郡齋有閑一極遙對五老雲霞明滅雪月吐映風風雨雨搖盪曉暮憑欄飛眺若拱若揖揮手招之翩然來翔鬚眉可親心肺入鑒所謂曠與奧當若在狂席之下子厚云意有所

猶夢亦同稱耳難舉以告人昨歲還自粵關
將舉其風雨雲牀兀坐閣中稍竊薄書之暇縱
觀十五闌之風心口津津手眼互送時有蒼
暮色自遠而至凝于楮墨縹緲之間既未得
律歌詩以答五老則就諸墨取其壯麗奇偉者
當宵天削出金芙蓉之章取其蕭靜森孤者當
霜雪顏嘗靜雲烟欲變魂之章取其空遠疏宕
者當手懸石鏡照天門之章取其妍媚媚仙者

如蘭精敘

當影落明湖青黛光之章若乃紅艷輝肥帶青
綠白買客撥轉以搖颺富兒溷濳以濃蕤絕奏
一篇而五老已露隱風怒忽焉遠矣吾不敢觀
撒練機得諸君桑間之蹟隨手糾擷輒爲簿書
奪去既以春仲棄而梓之人不數載率略美而
指瑕諸士得毋以不知已相詬乎夫文章之道
寸心千古作諸自始乎何知焉雖狀彼以手

之吾以眼迎之濃淡異態惜喜異情兩憑尺牘
以盡其變而鬚眉意色恍然如或見之者何也
迫而相遭者意微而相感者神塵塵相授而不
失其本即凡情世諦尤將遇之矚賞之外況其
秀逸絕羣者乎吾自西來匡雲封署文心久已
冷寂兩眼蒙蒙焉車塵簿牒豈復能相士而緇
衣之好則豈有異也每情夢之餘平旦之氣披
髮擁卷晤對諸君子尺幅閒心揣其丰姿骨節
落落齋遺集

斯言質之

白鹿校藝敘

春之仲不佞從太府廣陵袁公後修祀事于鹿
洞入廟肅狀諸士咸集分爲指引機服言法而

旨已散步亭車山環水蔭碧潤橫出其前襟洞
濺激中石面字痕隱隱可數悉紫陽手劃也不
佞顧諸士言曰斯地也夫非紫陽遺澤歟當年
盤桓石足指點眼前百世之下恍然見之區區
設像陳尸曷有生氣哉且文章心生耳何平何
奇何新何故文士縱不能虛此枯毫遍傳聖諦
要以寸心所際靈光映發必有一種好光景思
沉息轉脉動機行直可噓氣成雲點晴飛衣故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墓

思無所不入則生氣流楮墨間生氣動而聖諦
不遠坡公所云得其意思所在面已若夫才情
各出纖華素質古色幽芳水到渠成初無定局
諸士方棲息斯洞剝落凡趣掃淨塵容飛觀手
鹿眠之亭放歌千迴瀾之石文韵文心自覺生
生不已苟其無所得于此也未抽心繡之靈先
摹紙幅之影旁拾已殘之膏唾塗成自己之面
目則象人無情土鼓不韵而供給應付之語應

思奄奄見者反走矣蓋不佞爲諸士告者如此
是編也礪石舒先生宏甫綱之公實精而衡之
公先闢榛蕪迎舒先生居兩月洞士彬彬先生
以憂公公親督課月六試之手持繩墨申之今
曰文必闢義必會其闢運斤一斬巾微振玄
得未曾有爲諸士暢公造士苦心乃甚于士之
自造願力宏深多士蒸變黼黻生氣存公辦寸
矣不佞向受命校閱甘苦備極津飲壯賦所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墓

言平平止此耳無出公範圍者公不若乎觸手
新膚轉輪枯槁諸士乎此轉一解生生者弗獨
文境矣

白鹿文章序

予於此道猶有苦心嘗味方自遭濕知已草草
棄去意猶念之津津於舌也星渚斗大郡湖山
酒莽無爲傳書車得以其暇賓宿香鑪五老之
間衡齋清嘯山雲飛席湖風入衣厨不供辭讓

門不窺臭腐乎眼心肺宛狀如昨蓋十年來
味道味吏味積此矣廣陵袁公心期素合文璧
淵深造士熱腸謬推予主鹿洞大巫拱手小巫
登壇遠近諸弟子英英斐斐如白鹿之在羣予
乃食以芹蒿不使舌腥時其呦呦不使驚吼天
鹿人知其野也長林豐艸彼適其適而以人而
機心駭之詎知鹿不謂人野乎諸子之文近于
鹿予入焉不驚至于今其清可掇其韵可歌其

洛陽齋遺集

卷十

七

采可擷袁公曰有君哉李子之範乎嘻其肖予
謝唯唯否否文心名遇士所自有予何足肖而
固與諸士約各以清心聽水觀山毋以穢腸竊
美拾唾此亦學道之根而立名之坻也公曰善
遂取其文燒燭刪剔取裁于公得百餘篇公題
曰文茸以行

廣東禮記房同門墨卷序

吾之與七子遇也其所可告語者既入綴數言

言人人殊也比而同之何居曰濃淡不一致
澤干理奇正不一情一軌于淞淺深甘苦不一
境一本于天機之清妙若是者將無同雖狀其
可得而言者非其至者也吾竭十五日夜之心
以遇七子于語言文字之外燈清月白饑渴夢
想無往非是而此一段光景正在吾喉舌吐茹
之間微乎微乎譬諸相人者觀其人之嘆喜錯
動止通變至于機忘息轉不自知神之所際

洛陽齋遺集

卷十

七

庶幾一與其人之天遇而後有以握其契也故
曰文神物也七子英年秀質朱子髮甫燥各淵
著有深鑒晤對數四道義之雅津津動入夫交
取淡品取素文取真惟清心也可以無所不入
坤不亂七子三日夜之心則吾十五日夜之
心也清之至也故同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七子無忘其所爲同者哉

余未之稿敘

文有情也才也貌也三者相生相引而莫知其
端夫含毫濡墨紙上之靈光豈義選言局中之
勝子要以才有人鬼境有平奇而情不至總不
可語于文是故情生才者也而貌者才之所造
余子未之之文深于情其握題也一若以天桃
之淑女與懷一若以蕙蘭之伊人注想一若孤
感于離騷之幽怨一若神往于梧鳳之癡歌而
歌舞焉而辭行焉而刺斷焉塵脂弗以乘其骨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五

凡響弗以腐其飭讀者舌與之化無典之親而
不知其一往深情藏于色香聲味之外至于斯
也余謬主白鹿之會每與未之情長松招五老
步月泉間流盃石畔于時有意授指畫筆點口
披者其于才與境纖正生熟之關不無他山之
助雖朕情之所至非天非人余且欲返就北面
矣猶憶戊午觀風試直指沁水張公每對予筆
節未之推爲西江冠未之知已之感倘亦于公

之孤忠勁節有勃朕而興者乎夫情之正者
于忠孝文英足云未之勉之矣

豐元亮稿序

論文者至深淺中程濃淡合度而止或曰毋淺
而濃捷得焉已矣矯之者曰率淡若遠山毋濃
如剪絲率深而吸穢毋淺而隔膚此其說名宿
之所藏凡眼之所昧于是聰秀之士率借淺淡
之致攝深濃之色售不售者半其于捷得之徑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五

弗勝也往予從吳魯禪先生遊晉陵于晉陵讀
社中讀元亮文淺深濃淡各極其致神機法脈
無弗合者私爲品之遠山映日紺綠初泮芙蓉
也吸髓抽精深入顯出其思也法宜達年乙丙
之歲予幸兩附籍焉長安中塵飛車覆之禍杯
酒過從徽散盟心離特甚會元亮刺猶成膠以
屬予敝夫得心應手之妙作者自知之而或不
能自道其所以狀矧向凡眼索解乎無已則

向所私擬之言歸之世有添眼當和實于淺深
濃淡之外予一宋之言固未可據也

梁北翔稿序

蘇長公有言才滿于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
少者非才也氣也蓋余嘗試之于文章或意至
矣而筆不至或筆至矣而意反若未至裕格不
行規規若失此無他氣不足故也泉源湧沸萬
物怒生虎嘯而風龍行而雲文章以氣為主項
落落齋遺集卷十

三

余來都下友人繆太漬久先至止旅邸不遐往
相勞苦則風騷病頓之中輒擊節北翔之高誼
藥餌問遺趾錯于門傾蓋之交情深如是夫非
氣有相感者乎太漬曰此耽勝人卓犖志功名
因出其釋褐后甯武子一義鳴心寄志之語有
云我而任其易誰當任其難余讀而壯之已得
望兄眉宇英英湛湛其制義之全雖未卒業而
想見其排空涉雪之奇擊劍叩壺之致則一

水具大海味矣雖有至有不至者哉古人興歌
伐木比心蘭與深情一往無非文章北翔方且
營精以搜刻海忠介集尚友桂香高視天下其
卓朕之氣何如也太漬固要予一言遠識之如
此

靜遠山房稿敘

才須學也學須靜也余門人嶺南朱子綱家園
結屋數椽肄業余頗以靜遠山房寄請曰蓮王
落落齋遺集卷十

三

父中故有城東書舍聞少濶辦公書題明志
夫澹泊寧靜南陽格言也小子不敏庸以佩訓
承先其散失墜函有近狀取讀之見其一畧灝
氣可以鞭叱風霆籠罩宇宙以是信子潔之舉
能靜也信靜非岑寂謂也夫愛其心以謝莽擾
謫者然後可以其心納巖窟若氏不云乎玄之
又玄衆妙之門狀則鷲乎衆妙泊玄棲于玄可
至衆靜爲玄因遠爲衆府宜乎子淵之服膺

言也勉矣哉李誦仙詩云始聞鍊氣餐金液又
遊朝天赴玉京余以此廣靜遠之旨又云靈心
圓映三江月彩筆疊成五色文余以此品靜遠
山房之我一靜也出處政學香賴之豈直爲才
士肄業銘座右也

萬畱山房近莪序

文章之大母曰怒曰喜二者而已才人歛願巨
觀意高調苦乘文之險濟文之毒而鼓天下之
奇存乎道集卷一

動其氣未有不怒者以此爆發發憤攘大科而
稱絕席之雄不少狀使三年未鳴六翻小挫趾
滅而月寒神枯而香香形似有餘而風雅不足
且懣狀自念其前覆矣而懲輟藥之禍者急以
喜救之切脉則筆有深姿選詞則思有定檢曲
終奏雅言外暑情不叛不孤必隱必秀臂之色
喜者其意平其聲靜而其溢而爲言也自無游
雷之烈薑桂之辛李贊皇所謂文之爲物靈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奎

恍惚而來蓋得之于書者居多而要其時也無
復有寫炤窮豆儀毫失墻之事飲有者往往整
乏于此而百不失一也故士以才爲命以怒爲
才而以喜爲用怒用才之本今之善用怒者或
寡矣楚惟世兄久侍吾師幕府策馬榆關望小
校之餘氛觀大人之麾葆酸風赤汗往來孤寄
宜其氣多怒及讀近義廉錫必裁毫墻必謹趣
必炙舌理必絕思確乎不爲鵲灘鍾牛以下諸
匠手法律而其韵流鋒發又不肯以五都之市
讓今之爲食鮮吐秀者殆所謂以喜用怒者非
耶年來遠事或以怒憤或以喜濟吾師以方召
行邊三年于茲鶚懷棠林兔忙迷穴聞謀廟
算搏一掌于九拂之外王庭之空可旦夕計而
沉雄淵渺神明之用莫覓其際蓋孔明之忠誠
釋圭之膽似師所得力此居大端楚惟朝交神
授而發之爲文章故膽張而熙悅至此也雖

退陰符之藏握堅忍之力于以爆擊發
霆而上之荷龍圖濟濟哉吾必以楚惟爲
之最怒者

金任夫飛草敘

往予爲文好作自述蓋繇才具不饒所糊問時
刻忽忽善忘正如貧兒挑菜煮水作苦自甘大
家鼎鑪鮮濃都無緣入供每則一讀觀者訝其
寂寂而予心血特費思退則還其言幾行則務
落落野遺集卷一

空

其法長午繼燭率不了一二義霍林先生有言
凡情之往竭于思聖意之來迎于思庶幾服膺
此語近爲匡士廣之曰思者文之種也種活則
生氣流楮墨間生氣流而聖諦不遠坡公所云
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今才士跳浪闖擊呼盧狂
舞其受病乃與俗士等夫生氣云者活此真種
可以謝喧入寂其息深深可以天動神行其氣
洩洩譬如山根靈而雲飛木液深而花秀詎

累石爲峰綴葉以綵同凡脾之塵絕哉善乎吾
友阮集之之序金任夫稿也題之曰飛旨以壓
活三復斯言實爲印可任夫思不讓予而才乃
大過予即白戰不持寸鐵而刀斧劍戟在其掌
上即素供不著纖膩而色香鹽味在我舌端非
任夫不證此訣非集之不識此實平時誦之以
對匡君不知何物可舉似直以風雨雲月早暮
陰晴之變愧不能一語以對匡君者持此爲眺

卷十

百

咏之勝自今五老峰頭又何煩索謝眺詩也

伯兄近稿序

予兄弟十餘年共事此道不相師也而好相提
兄文以深微爲宗絲絲相續筆曲徑幽予心賞
之顧每援筆判之曰是牛含牛吐者不可一言
了之乎兄曰是也朕吾自了吾心則就予疏音
朗節中取一二輕微點染之語指爲文苑予輒
亦自喜而心弗盡謂朕已從吳魯辭先生遊

以脉引以機繩以法予兄弟始知所歸宿枯思
禿頰底幾一字一句之合也猶憶假館鐘寺麥
飯乾魚羹烟遇几兩人吟唔其中僧靜鐘沉蕭
瑟桐吹夢覺互答握管凝思予袖手結腸幾欲
淚落而兄至艱想時往往怒裂數紙嗟乎予兄
弟之於此道苦矣今予僕僕山城悵狀懷想不
知獨吟之緒是苦是甘近者函來數義讀之欣
然而笑有是哉一言而了數言而亦了義真題
相迎心與手相肖機行脉會而法乃止焉竟弗
知所欲繩者有何字何句也塵劫惱心無復能
尋味妙旨商量別緒聊爾書此助金蕉披下一
帆風耳

竹居記言自序

經義寂寥久矣支說所沿作者想視依附而不
能自開其心故旨則樹之難附亦剽其宿違問
本義哉予幼時執經于顧乘此先生先生謝太

註脚依空傳解每課一題率皆以直伸所懷予
亦微有領入愧凡資短晷斷墨無多未了學人
之事詎謂草草以一經先人也買入索牘不復
自辨好醜浪擲以去適于刑書之暇檢次前刻
結習相煎畢筆有喜稍稍簡刪敗思剝落陳章
刪竄者半之雖骨體如昨而衫履故別矣觀者
舍其文姑取其心焉已未夏書于區城之友五
軒

雜文

記夢

已未之冬望前一夕以課士宿鹿洞步于林阜
雲月濛濛不盡幽賞之懷檢次游名山記奇巒
異壑此心飄然葛山之上矣抱寒衾理孤寢乃
夢登天池策烟幽閣了非人境汗浸游履忽陟
一巖問其名曰石雲也一峰掣水石齒攢峭森
如奇鬼搏人倚峰而坐僧龕甚幽水光入簾

滿心目倦簾窺之水石相涵神光四映峰上下
都作寶色驚喜讚嘆語家伯子曰是琥珀峰也
却亦不知伯子何自入山遂共尋勝跡相與問
途若有若無非近非遠忽又入一精舍激水飛
泉如珠如雪風鼓室搖寒不可立其後有峰崔
嵬巉峿亘天際逶迤而下乃爲石掌掌作蓮花
片片參錯湧出室四面皆狀環掌有泉淵泓亭
乳蜿蜒如壁淨微可鑒泉外圓峰曲折高下如

去蘇詩集

卷一

三

窠之編竹如筆架之齊尖如翠屏之映彩山僧
爲予言此石門也其西北隅一石壁有方竇聳
身入焉乞得大士淨水一甌入乎覆地掬取餘
滴入口都不辨何香味顧視石巖下臨無際有
雕欄環接梯之以行柔脆欲斷予心怖甚伯子
驚墜矣若大士挈之得免攀延數百丈而下則
懸崖絕磴烟雲飛泉都失所在見家大人端坐
一室驚告其故曰女蘿耶乎恍惚未答漸覺

翰若將吟詩忽焉驚寤枕畔松風依稀夢境也

奏考辭賀文

某生平最不喜人頌說其錫之自上也將以攷
功罪我避名也乎哉其懷之自下也將以信是
非毋速徇焉可矣若察長以規吾過賢士大夫
牖吾愚而共事之情邑君與庠之師弟子以佐
吾不逮尤毋取於頌說爲也憶初第時書生怯
膽世故驚心慚讀律之說音危操刀之傷指意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亥

乞一也徐商仕學家大人呵之曰而祖父世茲
青衫窮而白首孺子乃侍坐獲薦學居人後名
在人先天子與爾進賢冠豈使汝優游窮宿
安致厚實乎一命之士可以澤人今往司選毋
弱毋殘羣物惟和守已惟寒三年者天子又
將以恩綸報而父若母何負於汝而居逸避勞
利已而後親某拜受敷兢兢以來而今幸托同
堂之左提右挈邦士大夫及共事諸君子之以

易以警得有以成家大人之命也報國多惡
對民多作蕭狀獲食酬德無資而又敢辱煩說
益其媿乎華言綺辯蒙面非情錦質縹章素
囊不酌知我愛我在末路之交維却之却之敢
前言之是矢

護生圖疏

佛家以貪嗔癡爲三病如我所說亦是三大因
緣何以故諸佛菩薩見身說法貪可化慳嗔可
落落道集卷一

第一

三

立憐癡可以掃落一切聰明意見而世間諸比
丘乃至墮入三病以鉢施爲壘斷以祇園爲糞
囊爭攘占割如田舍翁之謀子孫者悲夫顧山
觀音寺其來舊矣上方之後山周遭若干步樵
牧不禁松杉遂洞荒草遂離風日直下令過而
問之具知山民以爲外府僧徒坐視棄有護者
利不博歟責不專歟力不敵歟往余聞長老言
寺向爲有力者殿而墓今墓在殿後數武有孫

披緇以附廟業余因嘆佛力之大而豪有力之
營穴觀福者拙也若因其固狀築垣爲界使竹
樹森蔭鳴禽高翔繒繳之施望而却步詎非一
因緣大事乎寺故奉開神爲護法側居東廡廟
貌不度家倚御方構樓三楹以供神而垣高以
伺長以百丈其費既奢僧與慈悲慨然矢志將畢
力而公之田護生園余故爲一言以告諸四方
大慈悲者雖狀藩籬一設畛域遂分是教之貪
落落道集卷十

卷十

三

癡癡者余罪也夫

楊舍東城茶亭後閣記

經言施者一塵一縷皆得作佛何以故如一滴
水具大海味是一念緣了無量法非愛非懼不
忍故捨此不忍心佛說慈悲斷絕一切人相我
相及多寡相即心即佛無法可說一縷所引絲
絲皆續一燈皆紅光明圓滿如來衆生等如是
觀有何差別我聞楊舍有一居士名曰某某

此善緣構亭浚井普濟渴者願廣力做諸大檀

越歡喜布捨爰建斯閣田若子畝有僧是主凡

此閣中瓦石木屑杯水微塵聚眾慈心普大法

雨伸餘張子具爲予言向此居士隣屠肆間寬

號文作合掌拜語威度是人悲悔念轉刀

落而此居士勤閑事母母食斯食母喜亦喜依

依母苟宛宛孺子以供母餘廣作佛事予時聞

之贊嘆希有人之無良忍於其親何有他人滅

落落齋遺集

卷十

手

離父母非佛宗旨惟此居士舍赤子心發慈闈

性俾鼓刀手立地成佛俾行道入望樓止渴嗟

夫斯地斯民或愚或黠窮一忍心鼓刀以屠戕

禽獸生乃至結習鼓筆如刀吸生民血橋骨易

子供彼吞殘是可忍也其孰能說嘻願力無盡

奉煖自知法因隨喜業根斯斷請坐斯閣側朕

與思瞿朕削指則此施者是眞導師仲餘愴朕

曰請以吾子之言告也

乞言小引

新歲庚申則家大人五十初壽也壽於五居百

歲之中家大人精完神壯纔如強仕之年朝夕

課子治垣身親拮据如貧家之故小子寒吏矢

西江一杯水則問衣問餉航米航書歲不絕于

往來一惟家大人耕貸所出如兒之在襁褓而

帝儀號寒于膝下之初也又安所取高堂養老

之義以云慶乎願自念之元日之弗拜於堂者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奎

兩年於此今壽且五之元羈三千里外綵舞之

無從庶幾乞名公大人一言爲寵而亦弗敢違

布其私以違家大人母近各母徇私之教則謹

近告之於知己之前家大人之篤于孝也切鍾

大母陶濡人之愛弱冠而大母殞于辛勤抑鬱

之交且語之且泣暮語之暮泣酒酣淚落亘于

斯屐折痛心恒于斯則構思亭三十年低徊嗟

涕其下額招明擊鮮色養大父者不敢以隱痛

傷大父心也且富而好義世或有之若夫軀體
雨沐焦心勞思時待子錢家以舉火而勉強支
持慷慨施予問從伯祖之貧而賢者計日廩之
問伯叔兄弟歲時餽餽之問親戚之衰落者構
緣以居之不能婚嫁捐金以代了之至先世強
隣今爲覆卵里黨甘心焉乃獨棄怨周急肉其
瘠而生全之其他閭里友朋觴酒豆肉之爭兄
弟骨肉之際一言解紛數金捐助者不勝書也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五

獨生平意氣抗直不能低語媚人朕屈意於貧
賤唾面可乾激厲於富貴惡聲必反以故弱者
親而強者畏貴黨每爲斂手而卑丁不苦勢挫
東南糧役中人傾家富室詭逃貴則側免小子
幸博一第家大人弗忍累里人也出面請役如
故蓋篤於風義又如此課某兄弟嚴且勤百里
延師率質衣以供脩脯朝吟夜語流涕責督及
小子來官茲土諄諄以手不持錢爲訓且曰家

中舊遺轉田可償省他家膏衣坐食之費以支
門戶官下之需汝勿念也家大人之超越恒情
又何如哉家居蕭靜隨緣自娛大率園遊酒亭
列楹繕室斯三十年以之而今亦不過爾爾從
前概可睹焉小子未敢煩言縷指姑陳其無何
采擇焉

天啓四年水災請收折揭

揭爲水災甚重民力不支伏乞當事通融酌處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五

以完公課以救子黎事三吳財賦甲於東南累
年加派民不堪命近復不幸罹此洪水情迫勢
危種種見於縉紳父老之疏揭頃巡撫周公祖
再疏奏聞業徵 聖恩行勘矣某等何庸更贅
惟是救荒之策不出蠲賑兩端區區勸助于民
間終是醫瘡而剝肉當此三空四盡庚癸頻呼
請帑既力竭于籲天留稅又勢窮于仰屋即求
如嘉靖七年及萬曆十七年一切蠲免之例

難幾幸于矜提肘見之時求所以救此噉噉平
其洶洶下可以寬民而上亦無損國儲者惟有
三十六年漕糧改折停徵五分之例爲兩便之
術耳竊聞當事者憂國後民尚憂憂乎難之嗟
乎天雨地沉有目共見呼夫泣地有耳共聞且
某等同爲臣子身處漏舟顧私鄉井而忘國恤
義豈敢出哉輟不敢望而議獨不敢言而議
折折之不得不行者非情也勢也無田米從何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五

出無米糧從何辦官不能令而嚴刑以督必將
重殘乎民而民病民不能應而遭賦以逃必將
重懲乎官而官亦病其究官與民交病而漕終
必不如額也則何如折之便且不折則必議糧
矣糧有糴之本縣官無點金之術勢必借糴于
民矣糴子遺能復堪此乎則何如折之便糴必
有糴之人縣官無分身之法將食報商人則商
人必逃將食報富戶則富戶已盡倘委任佐

而佐貳學爲商賈未必能逐什一以無虧糴本
害仍在民也則何如折之便糴必有糴之地糴
中大饑越亦皆饑將取粟于豫章荆楚之遠乎
往返數千里不獨風濤險阻恐踏不測且候漕
期矣則何如折之便糴必有糴之舟江南輕舫
入江則覆防汛沙船與盜相持而回空之軍船
必不肯迂道江湖以候糴狀則船隻何從打造
篙工舵師何從觀募哉則何如折之便况乎今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五

年之兌已入初秋明歲回空又將踰夏欲正冬
間開兌之漕規轉眼是五年冬糧之新運是折
亦歷一年不折亦歷一年也則何如折之便凡
此數端皆明白易見非有飾說所謂無未之炊
即巧婦束乎者某等用是不憚從士民之後再
伸前請非不知太倉空虛國儲爲重而救焚拯
溺事勢使狀否則繪鄭俠之圖者方痛哭以叩
關握桑孔之籌者尚按額而責賦數百萬

待哺之衆救死不贍窮極變生必至挺而逐險
患且有不止脫巾者也至於蠲賑無論多寡涓
滴亦屬 聖恩主張是在政府災傷無論輕重
纖毫難欺官府勘實是在巡方又無俟某等之
喋喋矣統惟當事俯賜裁察亟酌通變之方爲
救災之務還就寬民之惻爲裕國之謀災黎幸
甚重地幸甚謹揭

又代在籍鄉紳公揭

落落齋遺集

卷十

五

揭爲三吳水患異嘗嘗郡困窮已極懇乞特賜
題請大開蠲賑以救遺黎以杜隱亂事竊惟四
郡之在東南澤國也其稔則貢府也其梗則竿
藪也而嘗郡之在四郡中土最瘠薄斥鹵曉稱
居半樂歲所入畝不一鐘人鮮益藏瓶壘易罄
其在今日則尤皮毛已盡之秋也其地西界吳
興東偪吳淞一葦可達荏苒每多肅聚昨歲新
孽甫除餘氛易熖又洵洵喜亂之時也不幸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六

幸爲鼎自四月以至六月大雨傾注窮晝歷夜
不休武無宜環太湖爲壤江靖介在江潁金陵
東注之水俱繇湖以達江海潮溢不能受故平
土化而爲沼室廬傾圮丘隴漂流風帆掛于簷
端炊釜懸于樹杪麥未收而已腐狹欲掉而平
沉較之萬曆三十六年水勢更高二尺淫潦復
入三秋嗟此遺黎電覺之與居而魚鱉之與處
蓋亦鄰國之所不能繪而買淚之所不忍揮也
即地方公祖父母加意撫綏設法安輯朕鄰邦
無可移之累富人無可指之困饑民嗷嗷人情
洵洵弱者轉于溝壑強者去而剽掠若非 朝
廷大沛恩波議蠲議賑議改折爲窮民緩旦夕
之命則嘗不爲東充之續不已也查嘉靖七年
世廟軫念重災一切稅糧盡數蠲免萬曆十
七年 神廟于蠲免外特造科臣齋 帑銀三
十萬賑濟三十六年漕糧等項正米每石改折

五錢緩征其半又另發稅銀五萬兩及留織造等銀備賑成例具在 祖德可思今物力凋耗不似 皇祖時之殷賄人心思還不似 皇祖時之安靜時當極散之會而災爲獨甚之災廟堂之上忍坐視育萬生靈之帝機而不爲之引手推食乎且使其輜輶坐艱猶可言也使其盤湯割之水以爲糗糧懷襄之土以爲貨接洶湧澎湃之江湖以爲輸而應公家之賦相率掉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元

管以去不可言也故亟下改折之令示緩征之期以安人心而平米價尤萬萬不可緩也況邇來漕運道梗回空滯滯今歲之兌銀極明歲之運益遲年壓一年催償無策乘此大荒之年驟設調停之法議折一歲以正漕期損額外耗贖以寬民省蠶稅之勞苦以恤軍而即令率輓脚耗之費以折放京軍之月餉一舉而三利備焉何吝而不爲也不狀民已無居無食何處問

間米賈有同以徵收俸兌轉問之鴻臚之官整之胥乎勢有所必不能而害有所不可測當事大老酌量于緩急之間嘗有不特解之舉者某等目擊巨浸驚心悚骨在嘗言嘗呼 天萬里合詞陳控非無病之吟伏惟憂國者俯賜垂察亟請蠲賑并從改折之議庶幾勉支旦夕少延喘患以壽世世急公趨義之氓雖脂枯髓竭而無怨謹揭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公

白鹿書院會規

昭得本府造就諸士三年苦心延師布席口語手披不啻父兄之親子弟也乃洞主一行大羣遂渙試事再倦故棄半捐至今而荒蕪極矣諸士自謂傲首青衿掛名鹿洞小敵易勇河伯自驕如斯而已手舌若此誰之功名誰之心乎中道自責悠悠泛泛以至於此本屬落落分枝援援車途意雖熱而頭已塵暑雖開而肩有在

動藥石之苦未見藥石之功今本府言念初盟
氣衰再鼓既身作之師更分委之任本廳諒無
可謝聊效他山借爾教以明刑難簿書於帖括
非云執牛耳也庶幾解尸素乎諸士其聽予言

計開

一穿窬之心士所宜亟去也詩家論三偷之中
偷語最爲鈍賊其次偷意其次偷勢夫文亦
狀一題有一題之文一人有一人之文先輩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全

名家已是穠粧芻狗矧坊刻惡濫建篇直書
拾殘唾以塗眉認塵羹爲准轉彼此爭剽而
互奪生機埋殺於紙刀四端俱絕在穿窬下
矣有犯此者墨其面而移之鄰

一俠邪之遊此中絕少伏博之習似亦無多惟
是分金現肉微利所歸輒鼓唇舌聞往來說
合肺腑一機荆棘叢生諸士既有志洞中其
以清心聽水觀山沉思默想泉聲松韻點點

文心白石來雲頭頭是道毋以米鹽難疑擾
清夜之魂毋以簪古筆刀張白日之蛾其有
一語闢白假公說私者斥出會外仍紀三等
簿以制其欺群

一心竊各具妙在苦思寧使語生毋令氣腐寧
使受白毋取啗完果能精心獨造一篇亦勝
數篇至於土音訛字務清洗一番每見此中
之文更致而如僅近往往錯寫之乎者也耶

落落齋遺集

卷十

全

哉動多誤用朕豈抑乃夫蓋率是倒行斯爲
文理不通何暇高談妙旨今後各自留心勿
傳笑柄

一敦雖無類博則不專夫鄒縣各有官牆何地
不爲造士所以育之鹿洞者正爲拔其英異
加意甄陶原非泛示包羅集汗藪澤且本廳
職在刑名勢難以全副精神盡歸授閱今會
中諸士業有成額此外有願髮糧洞中者兩

試膏優亦典收錄若不係久殆隨聲附和者
槩不收入其遠方好學千里而來者又當別
論

一文無高下幾行即佳妙旨難言多作自遇全
一月止初二十六兩會行寫幾何竊恐管業
多荒文心易斷因立小會以二六爲期即以
大會一二名輪爲會長副執筆評次轉送本
廳覆閱若會長副徇情阿說者罰諸生氣騎
落落齋遺集卷一 全

心昧以塗抹后言者斥

一洞中一椽一木俱開先賢遺澤昔郭有道夜
宿逆旅明旦必灑掃而去古人用心如此諸
生習業斯洞務掃泉亭之落葉遺書舍之爨
烟倘有穢汙山霧厭女

右先人遺集凡十卷不肖遜之體一一編纂而
泣狀淚下不能禁也先人自丙辰通籍迄丙寅
被難剔屬中外垂十載初任南康司理康素稱
瘠郡先人謂寒泉白石適愜素心一時吏治清
嚴爲西江冠主盟白鹿書院論文造士至今匡
山蠶水間沐浴遺澤者尚人人能口之也癸亥
入西臺時正人擢用如趙忠毅公高忠憲公楊
忠烈公輩皆傾心相與而魏忠節公於同籍中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尤爲莫逆故甲子遠膺管庫養之差忌者自此
耽耽矣先人故仇直成性遇事不阿屢觸兇鋒
竟罹殺身奇禍嗚呼傷哉維時遜之年甫九齡
猶在襁褓耳所遺詩文雜稿盡爲大父收護遜
之稍長請諸大父欬諄次以付梓人而大父每
一言及輒哽咽不忍言遜之恐傷大父心亦噤
咽不敢言也迄今聞二十年所始得一簡集之
而遺失者種種此遜之所以泣狀淚下益不能

禁也嗚呼傷哉先人少而勤學手不釋卷猶身
謂恨不十年讀書於學道明聖少進一籌迨服
官西臺總以憂國愛君之苦心發爲嫉邪指法
之正論疏草二卷皆剖肝瀝血直以生死置之
度外者計先後凡十五疏又代堂草者六悉經
先人手定外存簡草四首則遜之從敗帑中簡
錄補入所孰不存者勅遊嚮十六大罪疏稿已
具矣爲友人所燬未幾而楊忠烈之疏入故繼

落落齋遺集

卷二

忠烈而擊磔者先人也嗣是削逐投閒待罪檄
車思親念君倦焉不釋往往托吟咏以見志則
胥受命歸田二艸其餘雜詩又胥息影三遊別
匡諸艸爲公康端省時作招五草篇司李時作
孤興倚雪二篇則丁巳謁選北上丙辰假歸途
中作學餘艸則未第時作也亦皆先人手定一
仍其舊西臺書牘三卷於往還辭答中詳靡國
是民情消憤熱血遺號同人疏草所不能盡者

此盡之業散失幾半謹就存者以先後爲序理
署書牘存十之一二商榷地方政事者列之前
寄答友朋者列之後家書似無緊要狀先人居
官立身與所以處父子兄弟間者可概見於此
故併存焉若被逮後與獄申遺筆臨難夷狀語
不及私此遜之所不忍讀讀而不忍竟者正可
與天下共見之也雜著一卷半爲酬應之文所
存無幾狀片帋隻字皆同拱璧不忍廢也嗚呼
落落齋遺集 卷三

傷哉先人素履可表當世者豈必以文傳而因
文以見人則忠孝之節清白之行寧言之而未
盡毋言之而或奪血雖化爲碧磷志克見於青
簡在小子過庭如在固儼狀手澤之猶新而遺
言國門可懸則庶幾後進之是式一展卷而撮
畝可即忘意斯存此遜之所爲既一一編輯而
法狀淚下不能禁也青

崇禎甲申春季男遜之百拜謹

倪文正公遺稿二卷

〔明〕倪元璐撰 顧予咸輯

清順治八年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小言

鴻寶倪先生天下皆知其大文章人也大經綸人也大節義人也節義不見而經綸先見經綸未見而文章先見然觀先生之

八言

意若不欲以文章見者若逆知後日不以文章見者故有得卽成有成卽逸其中畫泣鬼神腕落風霆者若有物呵護不失余年十六遇先生於金閨錯趾過

燈目一揖不交語竊意聲震寰

海之下無假道學而孔余心傾矣然其人只一見其文不數見見亦不過酬酢諸篇及卧子遺余應本憶其東曰是倪先生悅

小言

二

世作也而非悅已作悅已作未免觸世惱懷以是知先生不欲以文章見矣自鼎湖變華四海之內皆不言倪先生之文而千秋萬年人人有一倪先生在方

寸間者至讀其一句一律方寸
中之倪先生向頂門透出坐蓮
花臺于五雲內雖不言先生之
文而文不在方寸間乎自余更
越炙其遺像凜凜有生氣此非

小言

三

繪圖之倪先生而先生真文洋
洋灑灑於丰采間昔之散寄於
牧豎屠兒漂流于孤僧游丐竊
食于女子老婆而深山之木石
大澤之龍蛇如恠如魔如蜨如

蛻無不有先生無字句之詩者
先生其詩中至聖乎唐子豫公
執經先生之門三十年收拾臺
餘得若干首刻而成書授於余
余曰有心哉唐子也唐子能收

小言

四

拾有字句之詩而能收拾先生
無字句之詩乎唐子曰子言是
也天下之爲倪先生不數人而
收拾先生字句者惟余一人而
收拾先生無字句者千秋萬世

之有血氣有心知而已是爲序

吳門後學顧予咸松交甫書



倪文正公遺稿卷一日錄

詩 四言

黃石齋舉子同館勒雙危以壽二甘

題王季重石鼓淮河兩詩

題扇頭書石爲吳潛人

書石爲祝襄瀛八首

題扇石

詩 五言古

倪文正公遺稿 目錄

題解石帆遺棄冊子

詩 七言古

沈孝廉繼母節頌 有序

白下避暑湖亭集衆文苑極望鍾山劇飲至

醉

詩 數行

黃金臺吟 閻氏

檢關從軍行 閻氏

古盤吟 有序

詩 五言律

登香爐峰觀石鐘

山行卽事

汎湘湖

登湖夜汎

行路

游飛來峰二首

倪文正公遺稿 目錄

二

同漢逸康侯步出霞鶯寺踞石飲流蕭然自遠

怪足靈鷲挾天竺便訪峰丹二上人

送友人計偕

再至飛來有紀

夾溝起陸馬上作

野食

冒雨行樂陵道入其城蕭條非管矣而聞中使

者索郵騎大譁感賦

維州道上望溪流

丁卯春三月道經河間有感

至日入賀

雙節篇

戊辰春十首

舟次吳江

錫令陳石夫邀飲惠山賦謝

金山

使吏王公廣新

游臨鳴山寺

還房去二十四人稿成戲作

讀徐九一疏草二首

四十初度四首

憶母遂病三上疏求歸不允却賦十詩

病起妻朝馬上口占示同列

廿五日大霧

訪客出春明門二首

醉至二首

請不二首

逆胃滿少赴官南吏部二首

飲臨清馬太學園亭自午至明上始散得游字

郊遊二首

卜居二首

斥田治宅

默坐

倪文正公遺稿卷二目錄

詩七言律

九月山行便謁禹廟

九日登山

讀友人文賦贈

舊作

浩嘆二首

望廬山雲封其頂帳甚

倪文正公遺稿

白下集王太學園中卻賦

代陶非聞賀徐雨從謁遜水部

壽閔心字八十

出春明作

代董監之贈長安賀注

菊飲爲友人壽

宿僧寮三日作

贈修上人

贈祝華封吏號東岱三首

代友贈人

王父母奏最

初第回門集重五

初寒念守關將士詩

賦得御河新柳色

落花詩

高秋脫影

寄劉景侯方伯八十

送唐宜之判鳳陽

壽馮二百七十

題蟠桃園爲徐比部

遊西山二首

沈易菴六十

題何孝廉荷墅圖卷

道經吳橋范贊公吏部招飲湖園月上汎舟

倪文正公遺稿

賦六首

讀范月山先生家傳

遂成慈宇院長赴官留都

遂開美之關中

奉贈朱太夫人

丙寅春日湖上偶成

同康侯延慶寺看竹

家居卽事

題馬騰仲大母楊太夫人頌貞錄

丙寅至日

昌化多山奇甚

登老竹嶺

集吳符遠頌山之規亭

游雲巖十日贈休令亮子真

壽開泉鄭封公

過滕縣時去秋亂六年有感却賦

題新嘉驛壁次黃大中丞韻

夕馳宛州道卽事

雨後行東阿道中

渤海道中喜雨

莊平道中

莊平馬上大風

客陰雄州道中作

道中自笑

丁卯春

使西江道經廬山有感題新城驛

壽金母

恭忭願子真戲筆謝之

聞朝鮮墮一城憤賦三首

集紅酣亭

游鶴鳴山寺

白門出城登松風閣時爲清明前五日

留都對雲時聞都城被圍有感二首

庚午冬十月至都答所知

涿州雪

送吳朗公給諫

送陳天南督學嶺西

賜麥餅宴恭紀二首

送王澹觀侍御

送前輩姚孟長先生赴官南都

送文獻菴秦毅歸夷陵

集本

病請至三不得許在任胡瘵既百口病愈出門

有作

詩五言排律

皇極門懷勝蹟

詩五言絕

同石齋再訂至瑞生館戲書壁

題畫

看松烟雙壽圖

詩七言絕

假樞輔回開凱歌十二首開缺

題畫贈王念生父母二首

送徐水部新婚奉使剡開六首

題畫贈王憲徽中丞二首

題畫送魏廟國被請南還

青年友張湛虛使君六首

吳長組徵詩為杜觀齋開酒禁三首

集本

題劉蛇溪釣圖

題畫贈吳符遠二首

新婚樂賀祝明卿二首

贈孟夫子廟

鄧道中志喜事秋

馬上遇雨

登張煉師三層閣

題畫送高太僕東歸

哭張年伯

題小桃源圖爲韓寅仲先生五首

點定諸子文口占示之

題石交圖爲郭吏部

題畫石送姚孟長前掌

送陳章侯南還雙陽五首

題畫松石壽吳澹人母楊太夫人

洗兒詞爲王季重

題畫十首

題畫石草

田賦晚春 詔禮 補陀還喜宗伯傳冊徵詩

賦賡二絕

姪孫嘉禎讀書湖南瀟陽過之圖朱松壁上

倪文正公遺稿卷一

山本書

吳郡子成松交選

會稽門人唐九經諫公評

男會鼎 會單校

詩類 原名憶草

四言古

黃石齋樂子同給勒雙后以壽
香壇推才五臺遜德為是父兒宜煩孔釋

觀文王公遺稿

降鈴校象只煩鬼神孔子釋氏親抱送石齋先生
故應絕奇倪黃間坐不飲學子瞻次魯直朝小德

黃先生五十方循首晚年遂足應經之數然則通
之者難之也他人如羊如豺便聖有不知佛也不

會矣 童孺生

其二
今之黃童乃在灤江是父是子亦既有雙

不得無雙猶然學子灤江天今故足胞胎阿香

題王季重石鼓淮河兩詩

二千年古九千里曲請無彼觀而此之請擲地作聲

染字皆綠昌黎扶輪少陵棒較

史籍字四百五十六而傳其半角蹄枝東南西北

流而亡其八編年紀里註配甚堅昌黎少陵奏亦

與會中間波雲委屬虞尤有鼓鐘伐鼙淮有三洲

題扇頭畫石為吳唐人

骨則有餘態殊不足問之君平傳於五鹿

子固作石如飛白書堂所謂老而潤耶嘗家水

轉馬行市此石得先生一贊自應吞吐百世不徒

口實光宗

畫石為觀家遠

我醉欲眠其中空澗

我醉欲眠其中空澗

其二
靜而有文○可○不與語○
枯葉○秋風○與梭至理○

其三
人癡○多○肉○石○投○去○骨○山○靈○世○情○與○相○俱○沒○
貴○豈○所○欣○狂○不○能○獲○食○之○以○香○見○風○斯○透○

其四
比○類○連○徒○稜○稜○岸○岸○

其五
其○然○山○林○森○森○

其六
其○然○而○黑○蟾○然○以○慈○似○隨○漁○網○出○於○江○潭○化○書○譯○

此○中○烟○雨○下○生○波○濤○榮○枝○而○升○笑○彼○猿○猴○如○邯○鄲○

其六
居○百○尺○樓○或○拜○其○下○

其七
熊○經○鳥○申○可○以○長○生○

羊○化○端○成○問○之○殺○城○

其八
奢○舞○多○竅○強○骨○能○飛○

童○曰○陳○倉○婦○則○武○昌○
如○遊○仙○奕○肺○肝○茹○房○人○禽○器○物○各○見○其○形○如○記○

全○到○曉○坐○什○竅○穴○堆○阜○各○生○其○夢○然○一○字○不○與○

語○一○筆○不○存○書○想○至○違○句○著○情○焦○易○遇○其○簡○

余○見○先○生○畫○特○多○貌○不○欲○飛○欲○就○疑○噴○疑○怒○

不○活○先○生○雪○題○徐○文○長○萬○卷○曰○一○肚○牢○懸○余○將○

先生畫冊曰○腰○熱○血○重○痛○生○

靜○安○以○貞○野○翔○而○聘○亞○高○見○飛○李○廣○疑○竊○其○情○

將○紫○似○烟○傳○德○神○龍○膚○流○膏○挺○我○將○拜○之○諸○君○

羊起直成解味道句也此更於極石之外別
 說軍和聖之語

五言古

題解石帆追褒册子

貴花責其葉○獎柯獎其株○為葉為可食○為株為可扶○
 廣陵八月濤○白馬張素車○瑤花臺上花○一開千日敷○
 濤氣為男兒○花妍發閨安○所以兩與人○鴻光雙聚眷○
 千鎮英夫婦○精合生靈餽○黃門躍其一奔霆○以激電○
 方其理祥刑○持法如持水○及其拜夕郎○觸山如觸絛○
 江流豈不洪○追源良以遠○有母問平反○無父教咸諄○
 傳文正公遺稿卷一
 薪盡火方傳○形沒理彌顯○旌賢旌所生○彤章下玄土○
 一命游鵲飛○再命潛蛟舞○不知地下人○為何歡慰○
 君看死者榮○當知生者瘁○人生忠孝懷○但學園葵理○
 忠以傾其心○孝以託其抵○
 石帆起家司李為名司李選權謀垣為名給諫○
 高文典册不諫不阿○
 續空同詩錄無利目但覺意老法到他人為之便○
 增續句此關於學○

在傳語打頭一層非平則淡物入一步非尖則脆
 去四聲改情與神理此謂不詳董嗣生
 不從生者推死者却從死者知生者權釋之妙柱
 然以則見可以無得

七言古
 沈孝廉繼母節頌
 夫亡痛欲自殺其夫鬼哭夜夢乞不死撫孤
 天橋夜壑光起愁鴻泣盡虛花水冢中韓重寧孤
 樓鬼聲秋乞無死養五血飛成明鑄潛鼓快舞雙
 龍子霞文欲聚霜華滑但望懷清臺氣美
 賦寒婦類多凄婉此獨悲壯費顯從者兮終沒顯
 稚子今未識向屬情緒接紫玉事以償得正故何
 白下避暑湖亭集農友范樞遠望鍾山刺飲王
 醉
 城外十山八九緒五月燥風煮老馬目下龍蹄喘不
 禁苑取一壺雲作瓦炎官有字清長空一半綠塗半
 紅寫艇子當窗三兩鸛煙騎鐘山下大雪如杵
 細如針白散湖頭青入翠樓森森萬葉亭子太亭小
 亭穀盤把美人配影染溪雲一隊魚翻盧上打花奴
 葉底割蜂脾漁戶瓶頭探蚌針青龜入口即玄水此

是有酒白達社何不沁死而焦生骨糟不盡英雄假
 一個吳歌清滴滴喚醒山睡去者
 倚語靈心俱長吉所不到如此製作豈可刪邪
 不真先片原詳
 句蹈則景不獨筆膠則情不鮮奇而弗細而弗
 纖能於古人外自計一位便不附食古人
 各還其事而無一字俗所云學少陵去其實坐品
 黎去其硬陳洪範

壽山詩句五字別群峰如迷虎七字則
 滄洲去耳美言如錯丹陽記語殊鈍人眼

吾將揚其鼓顯開乎昭王之金臺提金呼人汝其來
 壯夫面土心成灰宿瘤如有貌想當不自嫌嗟吁
 士不愛鼎王不好瑟燕王臺上取良金荆王門下投
 奇壁壁固賤於硃金亦不如錫吾聞燕王買駿燕山
 下蹄驚相逢多路馬路馬易斯路神易斯若御駿馬
 鳴自理駿馬寧以而骨耳馬口瘡人眼審誰知者九

方歌女方香相馬篋中無黃金嗟吁乎都虎樂毅非
 高賢燕臺抗千金燕士持一錢臺高於天士卑於淵

嗟吁乎今燕古無
 一精論秦主賦文一種精論易水
 亦有無趣氣噴薄八面讀者作者共欲提
 地有我不馬許方士東不怕之器米

不出之介子。縶。帶。不。去。之。虞。仲。翔。漢。文。思。賢。苑。自。
然。成。臺。至。其。篆。音。傲。格。如。重。腫。紀。展。自。發。廢。人。之。
聲。古。鉅。篇。開。便。吐。街。天。之。氣。先。生。又。能。爲。青。蓮。手。
筆。矣。盛。會。難。
劉。因。曰。黃。金。亦。何。物。能。令。賢。重。難。貢。師。表。曰。郭。君。
自。舉。先。群。豪。樂。生。獨。步。超。凡。曹。一。中。一。取。眼。識。遂。
得。此。臺。得。此。歌。可。無。公。古。董。墓。生。

榆關從軍行 閻汝

聖王赫怒開武功。驍驍齊斧臨關來。營旂高樓流雲。
聖吳鉤試鋒生。淒風樓樓助士詫彪常。一夫真可當。
百雄當年將。腰。掩。鏑。鏑。忠。靈。勃。鬱。凝。長。虹。今。在。大。呼。
皆作氣。震。霆。鏑。輪。摧。胡。鋒。秦。牆。帶。亘。我。皇。衛。鄉。堪。
星。臺。爲。豐。封。朝。來。試。拍。連。花。劍。清。明。萬。里。天。漢。空。只。
看。一。片。燕。然。石。何。似。前。人。賁。盧。龍。洗。兵。利。血。鬼。夜。驚。
高。牙。有。首。標。元。兇。羽。書。夜。達。未。央。殿。達。達。鼙。鼓。延。非。
前。軍。前。賜。飲。十。萬。斛。勞。歌。壘。承。分。彤。弓。丈。夫。壯。志。旄。

如此麟圖應在咄嗟中。
饑。復。見。兔。未。若。碧。光。動。精。芒。之。萬。騎。蓋。子。春。
塞。鴻。聲。壯。格。比。於。威。威。去。故。里。猶。大。江。東。去。也。
通。體。似。虛。思。遣。而。雄。挺。適。之。譬。於。書。法。獨。有。丈。夫。
氣。也。至。起。處。驍。驍。蕭。發。驍。關。東。與。盧。之。長。安。飛。將。
出。初。連。結。處。麟。圖。應。在。咄。嗟。中。與。盧。之。將。軍。何。處。
覓。功。名。俱。欲。神。合。趙。句。

古盤吟

吳橋范質公吏部園丁掘地得十磁其九應。
鋤。俱。碎。然。本。頑。澁。非。可。貴。者。一。獨。精。妙。然。得。
完。質。公。以。爲。有。神。吟。古。盤。微。和。
古。者。制。器。人。與。深。有。神。理。範。泥。龍。玉。明。授。塵。不。灰。死。
本。期。豐。城。光。故。勢。吳。橋。里。一。鐵。甕。五。龍。十。里。露。交。紫。
天。壤。凡。英。能。盡。聽。鐘。使。就。以。昆。吾。鈞。鈔。巧。藝。茲。置。
何。殊。天。地。鑪。精。奇。挺。范。子。百。年。曠。顧。緣。大。略。通。相。似。
衆。缺。所。以。完。大。美。不。得。毀。左。羊。量。楚。鄉。召。管。商。齊。聖。

沙鷗。雙。棲。相。對。晚。不。如。昨。破。鷗。鷗。紫。超。空。與。細。雨。
 之。冷。鷗。鷗。花。風。起。晚。涼。多。遊。子。天。寒。孤。棹。遠。不。安。
 柔。風。扶。病。揅。瘦。影。點。酸。湖。之。刻。琢。明。窗。曉。清。圖。畫。
 開。興。入。湘。湖。三。百。里。不。如。山。山。有。新。意。不。是。舊。葫。
 蘆。之。頭。分。營。於。唐。人。詩。得。已。極。必。須。從。幽。處。淡。處。
 孤。處。細。處。下。手。先。生。所。爲。不。欲。苟。同。於。先。輩。也。
 菱。湖。復。沈。
 湖。口。交。雲。脚。愁。烟。一。萬。樹。盲。舟。逢。石。愁。狂。詩。解。山。期。

野。有。騷。詞。合。人。如。鳥。矣。驚。愁。舞。芳。結。夢。樓。臺。乾。
 沈。想。入。聲。語。必。工。以。其。破。畫。而。出。也。
 有。湖。口。交。雲。脚。二。語。又。覺。天。水。相。與。永。韻。短。而。可。
 單。矣。通。體。字。字。琢。落。更。摩。

行。路。
 不。期。到。地。任。鈍。驢。南。度。凌。花。面。雪。動。額。華。
 行。路。大。嶺。湖。長。舉。新。除。稍。候。雙。眸。闢。朗。朗。朝。華。
 昨。月。山。行。張。子。律。幾。年。漫。游。堪。以。龍。門。多。事。

前。吳。立。夫。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
 川。未。必。能。文。先。生。所。以。事。幽。討。也。
 讀。音。連。鼻。幽。無。前。期。乘。興。不。覺。遠。矣。知。先。生。發。語。
 之。妙。重。瑞。生。

游。飛。來。峰。
 未。寫。亦。葉。子。連。天。雲。一。國。花。情。如。石。冷。鳥。語。逼。入。酸。
 溪。合。雨。成。柏。峰。無。嵐。不。冠。湖。山。饒。煉。林。政。在。香。茫。難。
 山。無。不。奇。空。則。難。討。山。無。不。靈。幻。則。難。入。未。寫。亦。

北。二。公。公。蘇。翁。
 葉。子。連。天。雲。一。國。從。山。之。未。生。前。句。其。底。本。湖。山。
 饒。練。格。正。在。香。茫。難。從。山。之。四。體。中。傳。其。阿。堵。全。
 以。李。驥。白。描。勝。王。洽。晏。澤。中。間。幽。通。處。欲。駕。大。蘇。

其二。
 領。取。空。濛。意。叢。林。五。月。寒。雨。如。椎。博。浪。石。可。枕。邯。鄲。
 漸。覺。身。非。肉。儻。由。山。是。丹。分。明。舊。相。識。故。作。面。生。看。
 杏。花。不。盡。以。空。濛。蓋。之。其。領。微。矣。叢。林。五。月。脫。去。
 溪。風。六。月。妙。妙。前。章。但。寫。山。波。此。則。淡。以。游。情。故。

作面生看精心老眼覺處處領其要僧屬深泥窩
多少粗淺人慧徑

同漢逸康侯步出靈鷲寺睹石飲流蕭然自遠
祇是無它供家常石一支冊雲侯洞口詔水使詩牌
味去僧無幾福踰佛不知三人誰免俗判一與沙彌
勝謀其特意結於玄指必寒字必托詩必情必
逢與信屬村精密都勝宋廷清約句準篇也
發足靈鷲抓天竺便訪峰丹二上人

親僧因佛面刻竹是花詩道破真名字西來第幾支
閒之劉夢得尺此外何奇青得山無奈白爲雲可知
唐情題想得之自深深故開閑秋冷冷秋本也
用泰華話能空寫青山白雲能折頭職能遊龍潭
能遠如針細川國積瘡爲靈靈華文

送友人計偕
習說又三載達人磨過頭衙官班屈來兒子第融修
紙只下是上書非有永營城飛食肉相法必封典

練理創端猶學炙魚自然精猛虎頭萬里狀歸不
律安能久事平然而聚絲頭經未如昌黎書管酒
第又豈開夢眼也

偶然成小別幾許閱悲歡召鶴僧持節埋花蝶掛冠
松巢新竹撰山法野雲千喜有峰猶在知他飛本難
不肖爲竹外鳥窠戶松前鶴聽琴之句故還字定
上上卷書卷一

聲別有搜括
夾漈起陸馬作
余舟而就陸若解連鷄野外山綿菓花間鳥滑稽
典驢權不惜陪酒入偏提汗漫亦殊樂誰爲七聖迷

爲野食
從索者處寒楊稜蟠律語竟秋遠踴襄城之遊可
運雞絲蓋清樽從來不著處來得絲骨不惜偏提
爲野食

我○曰○馳○驅○日○渠○云○稼○穡○時○鹽○賴○悲○艾○子○馬○食○慾○張○
 謀○以○肉○而○鄙○人○固○肥○迺○癡○靜○宵○得○戰○勝○不○敢○薄○羹○
 宿○水○餐○星○賣○經○錢○一○奴○一○服○各○新○物○候○進○香○坐○
 鷄○從○英○慈○想○入○夕○忽○及○曹○之○鄙○肉○沈○之○癡○肥○真○粹○
 腎○戰○勝○得○來○古○人○厚○道○原○不○是○無○心○之○笑○
 冒○雨○行○樂○陵○道○入○其○城○蕭○條○非○昔○矣○而○聞○中○使○
 者○索○鄭○將○大○詳○感○賦○
 已○作○不○接○錫○隨○風○轉○鹿○車○結○雲○袖○蘭○谷○針○雨○刺○紋○沙○
 化○之○正○今○靈○看○
 來○去○千○年○鶴○宮○私○兩○都○姓○香○惟○城○郭○是○悲○聽○此○蒼○
 索○字○不○空○射○景○必○沒○華○表○華○林○事○如○晴○點○尤○珍○在○
 私○承○聖○車○中○實○實○有○一○段○黃○雲○落○樹○之○意○
 雄○州○道○上○望○漢○流○泓○然○
 大○小○維○如○畫○丹○樓○十○里○城○此○方○元○特○達○得○水○益○精○明○
 口○語○烟○波○氣○飯○香○魚○子○英○扁○舟○遙○望○楚○通○始○覺○驛○
 同○營○相○經○豆○雲○水○氣○參○錯○吾○以○為○不○如○此○方○原○
 達○得○水○益○精○明○之○擊○策○野○人○尋○煙○語○子○傍○水○

吾○以○為○不○如○口○語○煙○波○氣○飯○香○魚○子○羹○之○空○鮮○
 天○雄○執○取○山○陰○藕○居○泉○鱗○頗○資○應○接○此○如○陸○探○微○
 筆○畫○出○
 丁○卯○春○三○月○道○經○河○間○有○感○
 不○覺○泣○零○交○徘徊○百○事○非○津○河○沈○寥○飯○缺○郎○播○珠○
 赤○子○終○當○弄○婦○人○恐○不○歸○民○情○與○士○氣○智○者○必○知○微○
 語○語○切○河○間○感○時○委○動○自○許○
 時○流○氏○未○烈○終○當○弄○可○謂○幾○先○
 南○宮○已○無○馮○異○鐵○鼓○死○矣○文○義○時○對○三○雍○士○頗○頌○
 之○盜○璫○既○有○游○獵○之○積○淫○奶○又○添○河○間○之○後○托○出○
 和○璧○非○徒○頑○泣○中○有○隱○圖○
 至○自○入○賀○
 不○識○勝○生○意○但○觀○矣○子○客○群○謀○各○實○鼎○
 鐘○鼎○既○無○補○呼○嵩○亦○不○庸○所○期○添○一○線○智○水○與○才○
 子○建○立○明○表○不○過○書○

子美亦僅作刺繡五故等語先生題尺天顏發
人才智斯云篤矣
其擒事師急浮思為標

雙節篇

岑憲副二膝謝業金管靡他撫先嫡遺孤至
於成立都人士謀訝之

驚悲雙不舞鵲比兩為奇燕子最深閣懷清相望碑
孟陶貴毛裏嬰杆仗讀看何似雙髮影桑重夜視時

燕子樓清玉蘭嬰杆一杆一進去歸落處
沈汾觀天何真分香奇節非關盟詛也寫得簡刻
不為刺語

戊辰春

各中人聲聲群處飲神養翻嫌持聖
醉下之者反味臺上之光矣顧夢雖到
美而生子客時大禮已嘗詳漢簡遠所為

也

其二

賁鶴責其暖獸獸獸彼喧喧經霜塞默嘆與天通言
賁傳誠初學留侯堂笑嫵無將赫湛語去與圯論
不肖為寒蟬也賁鳴獸蟬徒以喧不如啖然閉
霜不殺則問天有榮矣哭似太中雖云年少忍如
下邳終非類人而欲以幹濯伍為孺子秋未敢受
耳

其三

蛇擊九不脫龍見珠而爭二物各持操千秋分穢清
侏儒獸一節曲女無魏城鯨力蒲牢上看誰作大聲
女夜魏者引東林為金案先生肯上號可以東林
為邪靈將以何名加崔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魏
珠塊知其不能禦龍况侏儒已給於一節曲女矣
兵其哉城雖百丈之魚足成藤獸吾嫌其羞下震

其重矣

語皆相夾理取相承司馬商宮迹也孟解

其四

李耳年八十出胎澤已登及其老也戒謝舌之能
壯健非徐偃聰明異許丞誰其無姓字牛馬胡為應
借古為模所稱皆駁通主伯陽急徐許如子長
傳伯夷始入許由後入顏如老泉論齊威權以
晉交尾以史蕭是文字放膽處

不肖號模楚也腹中八十一歲者暗白然猶足

踏五字手把十較況不能無骨而有聖德不能重

聽而為廉吏呼我應之太委順耳

其五

昔云必復楚亦曰蘇君特寒作秦庭泣無為馬食焉
備奇抄懷毅博浪宣驚推血滿豚俱豎不能如威施
張必存之此石言也錄君而在軍渠能乎今既有
蘭可曾豈肯藉鶴而坐為雙為恨仇雖未克然在

及惟擊氣已殲之尚厭屢學米萬拜耶

其六

自有利刺客舞陽非所期驚人裁身角難事謀孤
東食豈西宿伯頃誰仲亮有懷既獨往將助示胡為
牙冠之角不飲火者反能載之劉康所由勃然孤
體之皮跌為裹者即與謀之尼父子焉弗合天下
無兩袒之事亦難得同聲之人神已勇矣何資帝
勇乎

仇文正公述新 卷一

其七

每承長者責蒙亦有區區馬脫五何罪應藏六已
海潮音不女戎服射為夫所以慶然起登山永綏綸
虎爪牛身如能食人然何以相夫必子南現文偶
梅岑耶龍出其六豈運被魔馬書其四罕真滋謹
先生所為操穴危危也

其八

如非道千丈曷敢通魔城神鼠嘯孟繫尸蛆失算要

自爲狐讖錯非與慙乎明商陸子如熟杜鵑亦不啼
將誤我以假胎自覆彼以三屍我求不昧服果耳
彼固情然燈下也熟必逐鵑也終到于此乎題先
生園有商陸拘鵑終帶血之句也
吐情從譯中自燃然差美事詞精密意必雙行事
皆互換子瞻云飲解詩律嚴疎嚴信矣

美號世羣托郵情物所攻觸能幻鳥鼠獺堂祭蚪龍

致其善者則吾子而善和爾後則非必幸高

○然類矣哉脫科龍○忽離馴此神物圖典可焚

我○子○既○取○鬼○市○非○美○題○有○可○射○此○先○所○爲○難○才○
 事○竟○米○官○冷○盤○獨○處○蕭○三○事○飲○明○入○風○而○必○

[illegible]

去者或兩句同意或一字少神比擬觀之始見其

精端摩父之始其子李商老謂老杜桃花欲共
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朱晦翁謂歐公環滁皆
山也凡改去數十字蓋前以用心之專必觀其稿
與墨迹而知也量瑞生

世局梟盧唱以官注者昏黃師呵自了孔子擊夷躡
誰任千秋擔公推五父櫟無將忠義死不與喫河豚

倪文正

○自○便○如○枯○坐○箕○踞○雖○見○吐○於○蓮○公○
○危○父○而○不○顧○也○

之猶不肯許以忠義死三字何以救天下之死忠

吾友王通篇主平。品類不覺骨露。先生殉節之

湯	煮	上	火	身	：	：	：	：	：
---	---	---	---	---	---	---	---	---	---

一離胥陵口卽是五湖叢第石竺花棠陰雲入水曹

小○桃○如○蝶○翅○暗○浦○乞○蟬○屍○不○問○知○吳○地○風○呼○也○帶○發○
天○地○間○無○物○不○需○我○花○石○水○雲○待○點○即○定○呢○影○滿○
光○達○題○便○醒○胸○無○混○情○脈○有○破○力○起○落○曠○與○
古○人○決○不○能○合○之○句○念○之○得○精○古○人○決○不○能○同○之○
字○同○之○得○確○要○由○沈○思○博○想○來○敢○奇○而○安○輕○而○勁○
徐○誠○

錫○令○陳○石○夫○邀○飲○惠○山○賦○謝○
自○關○線○法○合○天○亦○爲○停○雲○山○懼○水○勍○敵○石○推○松○冠○軍○

宰○官○身○清○漢○文○字○飲○氣○茹○鼓○蛙○俱○好○誰○能○喧○使○君○
如○以○一○眼○運○脉○無○勞○遠○遙○水○能○牽○山○松○又○卓○石○可○

當○慧○狂○身○現○半○官○飲○今○文○字○寫○出○霜○雷○又○將○慈○璋○
兩○部○達○呼○仲○舉○先○生○注○想○必○親○造○對○必○經○工○部○騰○
脂○一○鳥○蘇○黃○諸○人○俱○擬○不○到○

巨○靈○驅○走○半○渡○落○泥○尤○靜○鼓○記○舟○里○中○針○定○浪○盤○
一○金○山○

罕○頭○容○增○進○壁○上○聚○龍○觀○衆○是○影○情○處○驚○風○失○碧○關○

王○季○重○審○效○子○塘○選○上○湖○詩○決○位○置○金○山○寺○許○或○
采○一○聯○或○登○半○律○然○中○流○兩○岸○猶○欲○塵○人○面○也○試○
以○精○張○諸○篇○句○點○字○校○先○生○稱○首○矣○文○成○一○絕○老○
堪○爲○亞○
此○一○先○子○真○可○封○得○函○答○只○恐○許○大○金○針○掛○不○轉○
瞻○人○一○隻○耳○

游○鷄○鳴○山○寺○
此○山○非○苟○作○風○雅○又○威○儀○鐘○老○尚○能○健○松○肥○喜○不○凝○

溪○流○中○有○佛○鳥○寂○復○無○律○下○鼓○忽○然○悟○我○業○非○碎○支○
全○體○通○真○大○層○中○攝○之○達○藏○者○

此○已○已○轉○南○國○子○司○業○時○也○平○手○以○功○臣○酬○吾○帝○
雙○神○偷○左○氏○寶○誌○應○事○爲○鷄○鳴○微○實○典○據○雖○工○山○
靈○未○醒○此○山○非○苟○作○布○置○可○親○風○雅○又○威○儀○烟○巒○

欲○動○狀○古○鐘○得○骨○寫○松○取○神○後○四○語○去○形○竹○影○
脫○景○起○性○刻○畫○之○至○幾○於○無○字○

選○房○士○二○十○四○人○稿○成○戲○作○

何如渭亭賦二十四登高九子龍珠好五侯結合海
待鞭嘗百草爲煩助三毛贈世綏山菓不仙亦足
二十四登高層層起境引援精藻辛未先生選出
所取之文并者予龜所判之語註者眼快除吞與
嗜骨董同矣緒鞭可當禁獸三益尤妙輕雲真足
令木羊入蜀從者皆仙也

讀徐九一疏草

余求讓官黃石齋不許九一起而申之辭甚

壯切中間見推轂語則何敢承也
賈誼承紛亂韓欸坐不謙漢如鐵必奮人匪金胡
伯玉妻聞賦豐子僧棲讀自因真好色移獎及無
是時以讓官標不齋只先生後九一雖有疏草終
不果上使時也三賢尚有差等至田中而哀
農時矣
以太傳痛惜之
不謂讀子長能也
如美如段氏之於洛神蓋所

彭饒舌如國清之外間丘有爲薛遜故景樓矣
反云刻畫耶
與下章俱以上四語注黃下四語注徐

其二

三萬卷蟠腹安能爲伏雌文心提氣骨諫舌報豫
供笑李卻讓誰教禽息知尋常推舉事不幸後來奇

先生疏中有蓋出孔璋宗元下語此則以李之
類爲呼禽之欄欄爲應逐爭日月

文心提氣骨提字當作持字

提則透層

青矣前章頭聯初作草端知蛇怒客駭風謙繼
改洛浦神難讀天台僧可嫌前後改伯玉妻聞賦
天台僧發讀余讀先生筆草每一持或較改或較
改而復用原句或本句已稍稍缺不切易以他句
而以此句置之他處至其準酌一匪譯或或或換
便能使棘一成部或翻或折便能使新一古語或
或或讀便能使幻要於百分貼百分微百分靈而

後○止○孫○禁○所○云○捕○蛇○騎○馬○先○生○不○秀○矣○

先○生○詩○不○著○草○最○後○憶○而○得○之○未○加○銓○次○且○冬○缺○
題○中○間○舍○時○寓○事○殊○愧○鞠○通○恐○存○溫○煖○

四十初度

萬○五○千○日○只○如○推○枰○轉○
說○生○機○肉○開○胸○驗○毛○知○消○幾○量○履○能○不○絕○山○海○

體○秋○初○度○自○為○一○郭○指○華○
推○分○刻○脚○手○徒○忙○資○神○仙○字○是○所○願○也○為○春○冬○

鳴○享○得○過○乎○正○求○轉○裏○生○肌○願○取○毛○茸○蓋○磨○一○生○
吹○暖○猶○勝○四○十○功○曹○耳○此○壬○申○七○月○也○

其二

約○畧○生○來○事○十○年○一○轉○輪○深○源○宋○作○我○燭○武○不○如○人○
登○壇○是○天○通○下○坡○愁○路○親○何○妨○為○弱○仕○強○以○贈○吾○身○

度○月○如○筋○既○敗○伯○陽○之○堅○運○年○如○骨○又○知○慧○可○之○
換○一○萬○五○千○日○猶○或○并○歸○十○年○一○轉○輪○便○成○速○夢○
先○步○非○止○周○旋○我○者○而○世○顧○急○而○求○之○登○壇○長○天○

是○下○坡○愁○路○親○寫○得○陰○促○無○放○足○處○其○俯○仰○深○矣○
仕○欲○過○履○身○求○去○弱○觀○誰○作○齒○曉○當○如○是○

其三

亦○復○何○滋○味○如○蚊○噴○鐵○衣○職○能○肥○小○子○思○已○爛○王○
自○叫○一○鶴○出○甘○隨○六○鵝○飛○豈○容○又○十○載○方○營○墓○如○非○

營○滋○味○也○蠅○趨○錫○扇○不○如○其○危○蛟○噬○鐵○衣○夫○復○何○
樂○又○况○紛○華○已○勝○披○獨○已○熱○象○先○浴○里○之○鶴○退○宜○
宋○都○之○鵝○衆○真○作○王○右○軍○果○矣○先○生○猶○謂○遲○也○

詩○作○數○十○次○讀○始○知○其○不○苦○不○驕○不○險○不○怪○
六○鷗○退○飛○陽○而○除○也○後○六○年○有○泓○之○敗○先○生○其○有○

見○於○茲○乎○

其四

官○閑○彌○玩○日○仙○館○恣○龍○疲○老○信○精○能○報○重○心○而○不○知○
栖○枝○久○已○厭○竿○木○聽○相○應○年○壽○是○吾○事○胡○當○事○為○
達○觀○六○絕○豈○萬○穴○一○竿○復○同○耶○回○心○異○舊○招○希○道○

歸○命○不○能○有○點○桃○花○無○八○公○之○衛○舞○實○厭○人○謁○岳○
有○馬○祖○之○身○既○應○隨○我○先○生○兼○精○李○虛○中○衛○自○
五○十○二○有○大○慶○甲○申○際○之○夫○莫○壽○於○玉○燭○精○紹○
衆○頌○會○之○爲○天○伊○尹○曰○飲○之○則○可○爲○然○則○聖○人○不○
相○又○非○戲○網○成○矣○

憶○母○逐○病○三○上○疏○求○歸○不○九○却○賦○十○詩○
去○任○尋○嘗○事○千○圖○萬○不○能○臂○消○月○半○寸○離○戀○日○三○升○
徐○庶○卧○龍○代○燕○昭○死○駿○興○如○臣○真○可○枝○聖○主○意○深○

開○語○便○真○使○人○淚○泣○休○文○穆○孔○不○異○孤○嫠○無○功○
酒○亦○同○能○飲○後○先○生○題○序○作○我○有○曰○我○欲○養○安○享○
任○無○起○差○初○不○知○有○端○際○與○符○詔○也○是○龍○誰○更○卧○
况○駿○復○非○死○聖○主○之○意○不○獨○深○弘○矣○建○詞○婉○謫○
臺○山○上○程○御○史○審○此○九○月○後○作○也○
有○代○便○放○伏○師○者○誰○難○死○不○快○駿○骨○乃○貴○

其二

母○曰○嗟○予○季○帝○云○呼○咄○我○不○教○得○大○隨○惟○恐○薄○蘭○
駒○易○紫○還○往○理○首○射○不○來○鳴○遷○興○百○替○何○處○著○發○哀○
從○聖○主○意○深○知○轉○出○一○段○很○切○留○賢○作○用○烏○鳥○鄉○
忘○說○哀○夢○得○耶○
君○重○母○重○此○先○帝○意○中○意○

其○三○
三○載○千○明○發○豈○不○懷○蛇○鵠○既○慙○映○子○母○亦○拓○雁○春○秋○
心○畏○病○因○病○人○言○愁○始○愁○難○將○五○十○席○換○取○一○扁○舟○

讀○額○聯○與○仲○升○不○放○望○到○酒○泉○郡○但○顧○生○入○玉○門○
關○同○其○慘○痛○畏○病○因○病○言○愁○始○愁○聚○玉○焚○山○亦○復○
何○濟○既○爲○解○源○之○待○中○那○得○行○意○如○少○伯○缺○可○慙○
雁○可○拓○而○發○終○不○能○哀○矣○
此○先○君○子○中○作○也○後○發○未○官○大○司○農○憂○心○愁○特○
聞○忽○然○與○歎○酒○開○忽○然○鼓○掌○或○端○問○曰○天○下○事○尚○
可○爲○乎○審○發○議○先○君○曰○嘆○頓○足○而○入○蒸○先○君○意○孝○
之○性○一○往○不○返○每○如○此○男○會○繼○

其四

共曉承明貴漢臣。殊與同汲生。求入幕。殺子乞開。謂者竟淮海會稽侯。侍中由來英王意。不肯示通融。

涉蹟願留反與淮郡。嚴助求出隨印召歸。漢武嫌十也。此二事寔從高帝顛倒。豪傑手印得來。自註。

先帝亦微則世宗而惜無其效。

去既不能出。亦何害。先生非求出也。所望啓通融之路。此又從難將五十席換取一扁舟轉出。

其五

其五

情緒如春草。茸茸不可刪。攻心是意刀。折首無顏。游子偃黃鸝。素人問白鵬。微臣非此意。亦不動。天。

顏

工部詩踏心折大刀。註云。失刀首有鐵。鐵之為言。還也。不得還。故言刀折。蓋古樂府已有此言。註。

早起開籠放白鵬。先生時向余嘆此。今不得放。

能無問。

涉虫折刀。寫意寫錄。不存。漫字。可云。苦切。昔。顧。雲。還。造。江。渚。欣。然。自。得。微。臣。非。此。意。蓋。不。敢。以。清。世。遠。舉。驕。吾。至。矣。夫。其。王。不。能。挫。其。軌。或。可。破。其。疑。此。又。從。不。清。示。通。融。轉。入。

其六

去亦寧無補。未為脫雄樊。席前由再見。閒倚堂私言。傳因之進王孫。所以審聖人非不省。只慮蕩編。

須

其五

意非賜。鵲舉示猶留。脫樊樊去。兼有補。夫至能促席何妨。不見之。久況丹是教。忠同於暮。歸之至。

當歸未必非達志。其而乃數面丹唇。嚴。置。聖。人以為難。頑也非難。不動天顏。抑且重煩聖慮。矣。

追思中之難。或。勸。勉。傷。面。出。外。以。圖。匡。復。先生屬。

聲。曰。無。怪。男。子。不。作。此。語。耶。我。等。以。太。夫。人。在。堂。嚴。

言。先生淚及。難。既。而。曰。老。景。八。七。有。四。而。尚。高。興。

夫復何憾。藝。具。進。同。實。傳。譽。不。正。疏。先生亦。同。事。

如○者○味○身○事○如○夢○類○然○

其七

兼○將○病○標○木○寫○入○乞○歸○辭○國○手○多○迷○藥○方○書○等○誰○碑○
上○醫○惟○一○物○下○鬼○是○三○屍○對○症○文○無○章○誰○合○貴○帝○知○

當○歸○一○名○文○無○自○語○

即○所○謂○補○也○呂○諱○致○仕○表○就○病○說○藥○然○則○乞○歸○之○
汝○即○與○矣○狄○梁○公○以○元○行○冲○為○龍○中○物○如○先○生○何○
可○一○日○無○情○深○意○戚○只○管○說○得○入○只○管○說○不○出○

先生疏語有曰京師如海然獨無暨即幸有暨亦

無治臣之藥又曰諸暨謀進測寒測熱疑實疑虛

溫涼補瀉各隨其意所謂違也上賢惟在救國下

鬼徒知三蘊乾歸生血幸同謹楚耶

其八

龍○人○上○書○濟○遠○策○發○驛○明○主○謹○環○珠○窮○交○慎○策○
巨○靈○運○訓○擊○路○鬼○笑○安○居○坐○負○秋○來○意○湘○江○大○好○色○
以○為○文○無○矣○而○不○足○小○草○明○河○口○過○遠○成○杜○園○

雖然而國家之規反豈獨交情之乘載二華不覺
河水自行從郡無人柳榆焉怖季鷹所以有適意
之論也

其九

金○馬○凌○天○漢○休○儒○何○所○禪○特○宜○非○此○壯○渾○池○孰○為○昔○
上○水○船○良○是○喪○家○狗○謹○辭○可○憐○歸○雁○盡○繞○寄○毅○行○詩○
韓○詩○外○傳○姑○布○子○卿○謂○孔○子○得○棄○之○類○及○喪○家○之○
狗○云○云○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曰○丘○何○敢○乎○

事李三小遺書

人○已○乞○火○而○吾○又○履○冰○亦○轉○上○意○也○東○方○避○世○既○
所○不○能○奉○果○一○義○於○時○無○益○未○竟○有○不○合○之○肚○皮○
加○以○通○無○常○之○看○目○船○如○姚○湄○欲○懸○梁○誰○之○知○狗○
似○東○家○敢○受○邦○人○之○贊○然○而○魚○想○湘○江○詩○踪○歸○雁○
情○同○急○了○腸○亦○黃○公○願○青○蒙○不○若○贈○文○與○先○生○之○
良○說○出○矣○侯○葛○說○不○出○

其十

春明門○湯○蕩○我○望○似○鴻○溝○曲○有○公○無○渡○藥○難○王○不○
身○星○背○驛○馬○手○疏○謝○江○鷗○只○爲○思○深○重○無○緣○學○游○

猴○到○此○如○休○謁○洗○沐○法○令○從○事○矣○他○人○隨○班○供○奉○先○
生○一○居○其○職○便○割○其○身○君○與○觀○倫○之○漢○楚○迷○關○瞿○
王○之○歌○竟○送○剪○金○之○味○馬○病○不○如○蘇○玉○局○陽○明○那○
似○李○奇○運○富○貴○故○鄉○難○酬○聖○德○此○忠○孝○膏○肓○也○
通○體○一○字○一○性○愛○而○不○怨○悲○而○能○雅○先○生○之○忠○堂○

龍○主○主○今○通○事○一○
徒○惟○駭○打○點○出○來○故○爲○之○總○而○豫○非○若○遭○逢○救○進○
者○之○倉○卒○討○便○宜○也○至○其○下○語○精○深○落○紙○如○錦○雕○
辭○光○怪○著○手○皆○飛○此○又○先○生○揣○摩○文○字○之○伎○倆○也○
書○生○

舊○稿○以○四○爲○三○六○爲○四○八○爲○五○七○爲○六○九○爲○七○十○
爲○八○三○爲○九○五○爲○十○初○謂○無○大○異○閱○數○周○而○情○絲○
氣○穴○黑○黑○脉○脉○層○層○隱○然○古○詩○十○九○詠○懷○十○七○皆○
不○可○有○所○顧○倒○損○益○也○
羅○揭○文○

病○起○蚤○朝○馬○上○口○占○示○同○列○
瘳○月○赴○霜○白○儘○鐘○不○自○聊○馬○圓○劉○駕○酒○激○汝○陽○朝○

天○子○正○懷○渴○侍○臣○猶○病○清○寒○就○重○是○我○敢○向○鳳○池○驕○
髮○來○孤○香○遜○有○曉○神○補○字○必○雕○毫○題○皆○合○至○此○羽○
毛○已○落○華○山○之○鳥○能○無○吹○鳴○

如○三○斗○不○搖○鄧○渴○則○盈○朝○無○當○聖○懷○矣○
廿○五○日○大○霧○
幸○能○吞○卯○酒○馬○上○任○紛○披○步○障○石○崇○勝○沅○烟○封○子○隨○

仇○東○正○公○建○稿○一○
糊○塗○爭○大○小○視○聽○入○希○夷○果○是○樹○尤○作○軒○皇○豈○不○知○
錦○帷○紫○氣○借○正○互○形○大○小○希○夷○虛○無○欲○入○落○語○初○
作○應○興○派○鹿○師○寄○托○可○達○

訪○客○出○春○明○門○
木○孔○豆○穿○葉○被○天○瞞○到○今○化○機○與○艸○說○春○勢○衙○山○任○
出○涵○桃○花○氣○呼○工○按○水○音○悔○將○袍○笏○至○據○法○合○書○侵○
比○擬○如○現○頭○想○迷○破○小○言○大○言○不○肢○不○靡○余○最○喜○
谷○鳥○驚○棋○響○山○蜂○識○酒○香○句○此○以○出○酒○桃○花○氣○呼○

其二

示如彼漁者不覺造桃林青守山相老紅交花未深
黃鸝無客氣杜宇自婆心未可遂辭去再來何處尋

其二

韻香筆空無能不新山止一青劃爲兩家而講婦
道如玉鍾相與種種憐卿花惟一紅分爲兩身而
識支情如湛岳接爾矢速黛黃鸝無客氣營司
馬精德公入室不疑裁願未許聽也杜宇自葬心

猶臨落性大愚。回期太遠杜荀鶴未許成也。寫山則我爲色。寫花則我爲態。寫鶯則爲轉。寫鵲則爲血。銳想所攻古今爲破。

醉巫

醉五顯禹步敢召廬山神字與石言哥不能松事秦
重華旦復旦孟子醇乎醇冷服帝江上刑天誰後身
棄軀誤山精寔易職耳卑爲人所溷不爲人所封

甲戌○言○溫○樹○時○也○輕○輕○素○偶○胃○夫○人○舜○而○禹○矣○
軻○而○雄○耶○此○無○面○目○彼○有○乳○臍○此○能○歌○舞○彼○則○于○
麻○冷○眼○觀○之○後○身○別○自○有○其○嬌○矣○

其二
公超大作霧。誰不中游蒙。二典足三窟。五經徒八風。
天。嘻。孤烈缺雲訊。隔豐陸。更欲循塲走。將無悞乃公。
竟欲成霧市矣。操王祝之技。自能上孤天。視下絕
雲師。然則謬學滋。恭以優五七十三歲之長樂。悉

衡文正公遺稿 卷一

敗事耳

請不請不請不多留意達人與混茫發安食上下襟在鹿邊旁
鼻肉贅天樂耳垂摩墨香攻心赤熱血聊服鬱金湯
醉至二首所云留意布發指鹿則其混今芒兮矣
然智囊能慰其鼻贅至或去其耳而韋緩心疾終
當以屑藤除之

其二

但○不○言○溫○樹○人○即○已○開○物○鵬○商○陰○子○處○雀○此○于○山○
隔○橋○難○着○床○同○夢○不○關○此○環○豈○可○解○吾○已○解○連○環○
肯○爲○孔○光○便○本○無○事○鵬○真○學○聲○而○商○陰○子○既○不○言○
熱○雀○飛○生○處○而○乾○山○又○不○有○去○隔○龍○謬○癢○同○床○
與○夢○雖○多○智○解○未○若○引○推○破○之○矣○
床○同○夢○不○關○同○鄉○而○異○氣○乙○亥○所○以○復○兩○疏○乞○歸○
也○

送冒嵩少赴官南吏部

一○官○如○算○子○下○上○從○人○心○水○母○體○眼○目○山○公○趨○竹○林○
六○期○聊○弔○古○半○壁○足○棟○今○慎○勿○欺○李○蔡○俱○能○辨○沈○任○
懸○轡○如○長○纒○終○日○檢○我○身○因○矣○不○至○一○官○如○算○子○
下○上○從○人○心○之○無○至○也○如○何○天○覆○物○運○道○世○道○才○
或○矣○不○至○水○母○體○眼○目○山○公○趨○竹○林○也○太○味○也○非○
權○之○游○江○東○而○有○東○南○具○今○古○之○贈○勝○可○知○矣○
而○癡○腰○記○室○無○補○太○守○蔡○李○猶○能○識○也○

三十○車○字○去○金○臺○等○空○龕○席○居○末○榮○未○飛○意○南○至○南○
越○日○持○夾○袋○遶○山○采○烟○歲○樂○饑○青○溪○水○畢○卓○無○此○酣○
是○孤○學○盛○則○茂○先○避○舍○不○曰○調○補○無○高○位○卑○栖○
此○賢○而○云○席○居○末○榮○未○飛○意○南○至○南○然○則○侍○中○之○
下○座○可○貴○仁○顯○之○世○網○可○超○矣○挾○聖○功○之○冊○張○氏○
嶽○之○震○昭○明○一○水○亭○遠○不○足○當○茂○世○酒○池○耶○
先生○敘○黃○傳○御○疏○州○曰○智○下○燭○樓○則○意○南○無○致○
之○則○道○存○謝○貴○則○宜○下○有○不○登○之○音○額○縣○可○參○

飲○臨○清○馬○太○學○園○亭○自○午○至○月○上○始○散○得○游○字○
亦○爲○貪○景○物○非○但○主○能○留○簾○柳○掣○松○肘○風○尖○錯○鳥○喉○
火○攻○營○下○築○水○迤○月○陰○謀○今○者○如○不○樂○真○難○馬○少○游○
此○請○不○後○開○穀○年○子○閒○作○也○掣○則○愈○錯○拘○松○不○如○
豁○鳥○文○未○若○適○坐○螢○不○如○影○月○子○瞻○曰○雪○堂○亦○有○
思○歸○意○此○較○更○樂○耳○卽○以○爲○刻○狀○景○物○當○是○還○之○
云○樣○文○請○

邵遊

不悟黃河見山有許容六經閒跳躍五嶽大遭逢

雲○落○韓○愈○烟○心○悅○癡○封○斯○知○華○嶺○葉○定○不○是○癡○龍○

中○有○泰○非○我○泰○夏○非○我○夏○一○種○氣○魄○便○無○逃○走○見○

尾○爲○人○所○賦○之○能○

接○頭○出○綠○者○使○不○爲○坐○博○士○而○可○以○臂○九○華○故○衡○

山○由○我○而○開○神○火○由○我○而○出○能○作○溪○流○紅○葉○強○似○

栢○下○第○年○

悅○交○王○公○道○精○

其○二○

望○目○可○尋○而○得○志○游○昔○賢○誠○卓○識○今○士○亦○良○謀○

遊○望○則○梧○鳳○越○金○鑄○水○鷗○自○綠○力○舉○翔○飛○得○上○山○頭○

山○水○之○遠○頗○似○何○孤○皆○琴○然○何○以○中○問○尚○有○杜○公○

吾○國○之○意○也○泰○王○未○見○韓○非○漢○武○未○見○相○如○則○思○

與○金○世○不○可○得○既○見○則○或○疑○或○積○故○次○仲○化○鳥○難○

云○過○情○而○子○平○故○遊○良○由○熱○思○

披○道○浩○然○歸○轉○面○山○或○深○林○廣○

卜居

亦○餘○食○道○韻○求○與○寺○鐘○隣○嗜○酒○泉○郡○姓○何○何○國○人○

龍○字○小○歇○脚○舞○取○略○旋○身○幸○有○池○兼○竹○此○其○家○不○貧○

求○與○寺○鐘○隣○笑○却○無○鼓○樂○志○論○閑○居○賦○於○臣○伶○矣○

謂○是○我○宅○安○分○適○情○較○大○小○三○昧○更○爲○解○脫○

先生○性○安○蛟○漏○偶○步○羅○文○與○夢○境○會○觸○興○爲○之○又○

既○語○曰○先○人○穀○稼○火○熱○蕩○盡○毋○無○辜○居○此○雖○不○可○

推○其○孝○

酒○泉○何○國○偶○遭○之○語○然○可○見○其○地○居○福○祿○而○身○本○

和○尚○也○子○名○不○住○化○城○豈○曰○大○休○米○苦○折○腰○七○盤○

非○求○盡○意○乃○今○已○爲○靈○均○宅○矣○

其○二○

取○稱○吾○才○駁○愚○漢○與○壤○丘○名○驚○曰○讀○滿○呼○水○作○詩○猴○

賀○監○湖○分○曲○張○融○屋○在○舟○元○天○能○自○致○三○士○不○須○謀○

勤○皆○審○已○故○明○能○過○人○斷○能○省○事○取○稱○吾○才○貌○則○

工○身○本○木○具○矣○柳○愚○疎○癡○可○量○收○也○讀○滿○非○屋○後○

先生以為實類
取中上意無詞不典每讀先生詩不覺作空語光
生即虛句濫句都無其事

斥田治宅

要○陶○袁○德○師○鄭○壁○魯○新○舊○郭○巷○反○顏○子○識○山○半○伯○夷○
襟○全○由○肘○讓○肉○盡○恐○瘡○疑○幾○至○方○知○悞○悞○緣○讀○必○詩○
顏○子○居○陋○巷○而○有○負○郭○田○五○畝○吾○視○之○誠○悞○悞○作○
夷○食○薇○而○仍○露○處○昔○陽○則○吾○已○救○得○一○半○矣○自○記○

便文正公遺稿 卷一

妻○陶○袁○德○師○語○得○三○雙○鄭○壁○魯○新○舊○造○脫○亦○秘○錄○
之悞因於讀必悞得高

先生平時語予曰舊田構屋真大癡事讀此詩又
信先生不癡必觀先生自評乃見

後帝以先君為四丈三保黃先生哭先君詩則
云肯教箕比成孤姓思與夷齊結遠隣蓋先君成
則幸而為顏子不幸為伯夷出則幸而為禹稷不
幸為箕比家居舊田入田數命遠志之學要自遠

書○無○事○時○胸○中○打○定○不○然○臨○事○鮮○有○不○錯○亂○者○奇○
非○甲○申○之○變○亦○未○知○其○言○之○達○也○男○會○鼎○述○

默坐

默○坐○無○絲○樹○化○予○為○水○鷗○山○頭○望○廷○尉○壁○上○觀○諸○侯○
夢○境○咄○咄○辨○文○心○汗○漫○游○始○知○佛○快○樂○不○在○度○人○等○
變○易○遠○開○迷○明○胸○悅○此○為○坐○綠○魔○柳○初○突○便○資○暗○
棒○先生○再○來○人○吉○同○累○黍○馨○道○家○丹○闕○尺○寸○有○度○
剪○人○那○知○然○則○六○行○度○人○猶○為○多○事○

以○及○原○古○元○天○能○有○我○三○士○不○須○謀○是○也○以○整○
以○及○原○古○元○天○能○有○我○三○士○不○須○謀○是○也○以○整○

古○山○頭○望○廷○尉○壁○上○觀○諸○侯○是○也○
曉○得○啼○止○後○如○何○便○知○內○輪○生○處○

杜○建○胡○蝶○路○尋○遍○指○芽○香○百○體○當○花○格○四○聲○正○鳥○
與○春○為○好○事○比○室○更○家○常○回○顧○紫○微○省○諸○君○忙○不○
人○流○最○閒○便○興○情○幽○細○觀○聽○圖○明○神○可○辨○大○枝○
隨○地○遊○野○望○詩○殊○欲○不○入○

體秋

乾坤○悔○狡○擒○驪○轉○入○精○微○解○者○知○光○彩○通○人○同○氣○機○

似○貧○非○是○病○惟○瘦○勝○於○肥○至○此○弱○多○力○不○為○慕○情○

秦○數○夏○茂○不○如○秋○落○子○瞻○以○心○氣○之○皎○蕭○比○秋○陽○

之○明○清○所○謂○殆○於○身○之○也○

句○勿○問○鮮○宿○不○受○中○得○其○至○安○思○勿○閑○庸○奇○決○無○

中○使○其○夫○有○譬○之○書○法○主○筋○主○肉○總○切○形○容○要○在○

筆○情○墨○態○獨○具○雲○煙○遂○令○視○聽○悠○渺○管○之○入○面○或○

青○或○紫○都○歸○白○買○要○在○眉○關○日○際○別○展○芝○珠○自○

衡○斤○顯○真○

其○二

惟○無○可○能○矣○所○以○足○歎○欣○如○水○不○如○醴○好○老○亦○好○文○

徐○熙○淡○草○草○仲○統○痛○云○蕭○衰○真○音○色○痴○人○誰○見○

淡○交○通○應○薄○有○天○香○落○方○生○所○云○萬○應○二○感○

情○景○第○焉○都○忘○也○中○有○所○入○不○徒○清○奇○之○思○

廣

顏○郎○以○武○醒○老○不○遇○好○老○如○好○文○真○風○也○

其○三

紛○拳○目○以○遠○戰○勝○乃○翻○覆○教○世○以○黃○老○視○春○猶○婦○姑○

凋○枯○非○殺○氣○陶○煉○各○丹○城○不○晚○名○場○容○神○形○有○此○無○

時○轉○白○歲○氣○吞○玄○妙○師○清○淨○而○與○以○滄○足○守○聽○婉○

而○不○為○詐○語○榮○枯○遷○化○胸○中○固○自○有○玉○簪○潭○天○殷○

變○漏○刻○也○

商○陳○者○司○金○今○之○功○凋○枯○者○司○金○今○之○用○兌○為○少○

女○功○用○自○與○春○殊○往○者○謝○事○來○者○乘○權○即○欲○不○嫌○

姑○乎○不○可○得○

其○四

勢○人○既○西○矢○屢○子○亦○國○解○鐘○鼓○享○之○特○齋○咨○賦○者○

舟○無○水○可○住○琴○不○絃○能○娛○二○子○心○差○似○不○然○即○釣○徒○

冰○吸○方○圓○避○風○而○已○求○翠○胡○為○居○可○主○真○猶○嫌○

將○之○徑○娛○同○彭○澤○弁○去○孫○登○之○缺○否○亦○烟○波○差○

驚○客○

先生爲國運籌乃不肯以張子同聲處士自居

其五

大都求自了蕭瑟復何云與物分家當如人漆面紋
將無合內景或有怨溪文天帝策司令清剛爲上動
曰自了則淮南物化之說爲粗何況悲我之賦子
助母收母合子符可以議與物分家當矣白色秀
身傷聲仰舌可以議如人漆面紋夫水月但取內

明露霜非滋意忌夫亦以天亦愛清秋耳

其六

物理成斯退津梁玄宰痛占爻得損卦書佛作眠圖
配以秦文淨加之遠鶴孤柔華無可設惟有淡齋蹟
此子疾矣五微之真所爲動也廷尉之筆自珍零
成之鳴誰應蹟何如土木耶此矢隱也
到要滯時蹟射戟監所謂如聞鼓角氣動衰頽
微聲半響蕭蕭蕭蕭真可以哭阮而嚮稽

題潘比部三教圖

商無要太上把臂過尼丘光有日月星月龍誰腹尾頭
動容揚大聖踞灶聽春秋人見是相殺不知永乳梭
李顏子之評當矣則又有黃金白璧玉較之論果
可號一龍耶西河珠美將毋饒舌
江古心一贊不獨爲馬遠教通然肆原歐論未便
庶然先生此作可爲綱目不疎王維之

升高

化工三公遺稿 卷一
升高詎有底目極雲中君腰賈鶴新合監州賢乞分
智謀延道里判手積鉢斤欲問老僧法云何不聞
寓時也升高無底雲中君虎矣上揚州不足又欲
分錢焦之蟹政以賄滅便是費符陸長史筆頭可
衰也如此仗倘尚得云有限乎下澤而書壁先生
寧學子厚之判命矣
卽爲遊眺解亦復空別一郵穆王傳不能註其
句張希

世事可憂歎者八而東瓊不與焉作八化詩

鶴鳳示難必肉味化大舉上功憑枉棒下考等重淵

吳虎將焉避捕蛇亦豈全司勛無定論少府量金錢

註考不論治行以能催科至十分爲最餘俱下

考此先生所爲有課殿非倪寬之可原下考雖陽

城而莫救之語也

枳棘不接管原則泰山之標可去柳州之說可刪

然而所之皆是錢神論大勝緩刑書也先生嘗曰

郡縣者親民之吏郡縣不爲民無復能爲民者又

曰考成煎或守令雖卓魯必得深責而君杜亦化

爲屠伯故首及之

其二

孤虎示難必威骨化猶珠軍容多禮殷謁者廣妻

恭謹將門將尊嚴姑上姑師中有女子何以激者

一威骨猶珠不能相貸豈天帝命彼掌百獸耶語云

將軍卑鼓堂此李陵必斬事要也乃頗有欲對

選兵眷之疏者時事至此乎又師中之事一皆

容爲之難小兒章服在班列上倘田文所謂將門

有將歟總之昔多人倫典禮儘屬狐假虎威安得

不敗

債帥化爲儒將儒將化爲驕兵驕兵化爲跋扈

歟所自金樽豹額擁紅裙其寔也與士卒同甘

其三

錦繡示難必天機化靈絲蕭何刀筆吏郎紫滑稽詩

河漢而無極互道則有司堯俞喁耳二典猶支離

乃有揭華上意爲馬科目文人一疏伏街三日嚴

街以聞上覽其奏即除吏垣

君子小人而已不在資格與不資格也未有奇節

徒資歌後好言國勢以邀聽多指細事以示忠齊

奇詞口知心大早耳張商英曰巧臣避則社稷

不幸言而中也

其四

生次以錦練集耳二章

其五

足○昔○示○難○必○低○跟○化○高○頭○掌○火○張○羅○第○莫○利○子○蜜○侯○
難○爭○捷○禁○鼓○狐○亂○傳○妖○善○吾○見○臨○民○長○甘○言○諄○惻○因○
加○大○陵○貴○進○也○登○開○鼓○下○設○有○尚○官○凡○奸○奸○其○五○
吏○訕○其○官○地○必○居○勝○先○疏○曰○自○吳○龍○化○以○部○民○
衆○及○樞○按○爲○大○吏○者○恐○恐○然○望○豪○振○而○氣○懾○惟○懼○
惡○言○之○出○其○口○以○爲○妻○非○之○威○甚○於○斧○鉞○患○夫○

勇○耳○亦○難○必○中○準○化○側○輪○端○相○起○專○座○公○卿○翼○所○甄○
防○魚○教○驚○守○引○驚○與○鷄○親○嫉○惡○貴○忤○伯○不○知○誰○語○人○

既○鑑○燕○宗○之○獻○蓋○撤○中○貴○矣○復○遣○張○漢○德○理○戶○
工○二○部○又○遠○高○起○潛○等○總○理○九○邊○何○哉○
三○分○之○職○無○所○不○經○乃○反○以○此○輩○爲○近○官○耶○內○官○
不○得○干○預○政○事○鑄○之○鐵○牌○五○侯○尚○運○八○黨○其○近○翁○
父○猶○遠○尚○公○甚○近○微○苦○等○學○曹○贊○平○鄭○李○達○乎○國○
家○雖○當○極○弊○之○時○大○本○仍○歸○任○人○一○張○百○議○故○先○

大○貴○臣○之○第○止○須○一○兵○封○不○義○之○侯○止○須○一○奴○錫○
能○脫○罪○孤○竟○司○更○足○上○首○下○達○至○於○此○昔○忠○定○請○
置○檢○院○鼓○院○於○行○在○道○士○民○之○智○慮○此○適○時○之○論○
然○而○卒○椿○嘗○恥○爲○之○鄧○析○曰○檢○目○塞○耳○萬○民○恐○震○
在○吳○王○尤○宜○奉○爲○號○號○董○期○生○

其六

肉○骨○亦○難○必○藤○肌○化○大○狐○令○言○原○儒○將○王○則○自○僑○奴○
大○吏○縛○猶○紫○名○城○摧○似○枯○波○讖○五○六○月○天○子○爲○停○

餅

卷一

卷一

卷一

涇○原○之○督○反○旗○而○薄○丹○鳳○具○州○之○卒○聚○衆○而○執○州○
官○勇○不○足○服○人○號○不○能○率○下○而○敢○爲○悖○記○者○固○勢○
弱○而○上○令○弛○也○安○得○天○生○李○太○尉○文○潯○嗣○以○衛○社○
稷○哉○錢○請○

其七

草○卉○亦○難○必○香○穠○化○刺○荆○耕○田○多○賦○稅○作○賊○有○功○名○
北○跳○踴○雍○降○南○游○翻○洞○彭○但○更○名○曰○盜○卽○解○殺○官○兵○

為農則國為盜則伸盜本是民情而殺民原非
 盜指之為盜甚且朝而戎首暮而元戎此流氛所
 以日熾也曾記亥子間吾師見而嘆曰張獻忠不
 誅天下事不忍言夫天下果張獻忠所能環耶
 言重欽也不能福手福足百姓奔走路矣安石
 舉三人勾當八人進行呂誨以名為商推財利其
 實動搖天下先生疏曰潢池之亂本緣饑寒愁苦
 卽應以救饑寒愁苦之法為輯鈴戰懼又曰及今
 不圖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乃多於牛情
 陌決為戰場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燐之區哉
 其至言也

其八

丘陵亦難必榛嶺化麻國貫索星臨廟崇祠咽
 死灰燃即溺鬼朴至何吉地大官俱倚州亭足
 神宗朝一割光復下獄舉國奇之書滿公車乃
 蜀臣大老以至難流散員獄中無不備計戊辰

極以後被展謫論成者除一接任不與外兩榜
 共七伯二十餘人意合兩科之額後不足以備
 年之荷戈崖州又何足道
 七星不夜見廷尉不移司以長犢而生枉死
 然非武后而除官鬼模又至丁司戶之所以為大
 李屋州之所不欲生皆一身之論也
 子厚謂段太尉低根卑弱未嘗以色待物述不可
 必其言決非偶然謹先生八化詩可以蚤決先生
 之人矣
 八事寫極情態如有關詩勝於史以史但能記
 事耳劉世瑞

其九

凡到無如奈衙喉翔白虹穴皮穿踞踞字隱絲桐
 沸囊狼腸直應聲蟲耳聽提將心坎血去逐不周風
 造碑而言詭辭而出先生不屑用吾言則吾無所
 避功不用吾言則君亦無可辭過此先生不忍泊

無奈而發爲嘆。聽者須從無聲响處會之。

六首可敵登陽子瑣微十卷。

聲本憂愁。氣鬱生殺。其入有思。其出有力。然雖寂沸腹鳴。喉癢紫電。而有不可如何者矣。魏芳。

其二

笑。笑。俱難處。姬文造此。謀不如龜息。閨較比鶴鳴幽。族衍蘊門。蕭娘分華。頓點愁城。長萬里。勃率是煙樓。

營道廣用。息微希夷上也。卻不然。意同阮籍。疾此。

使文正公擊勳 卷一

陸雲猶爲秦耳。而乃轉如西伯之臨食時耶。豈亦似謙松耶。賦者可以著鞭一躍手。

其三

辨此非華俗。文心與賦才。神興時鳴節。候管忽飛灰。風有若號者。蟲生名怪哉。小消蛙腹脹。正爾處秋回。

不召自来。推之弗往。噓氣所成。積憤斯結。桓玄論。實之文簡。文序愁之賦。猶嘔場規。蟬也。

蟲生於風。風生於空。此保傳所以日勞其君不。

有一刻之餘閒也。

其四

謂鳥呼非語。不能觸冶。長傳烽告。義漢警哨。微愁。自可配。猶拍藉之銷。劍鏐大都內。怨作以此。續詩亡。

崔諱難。明子長有耳。故義可風。而愁可釋也。如葉。邊聲不覺。淚下似。藏。劔匣常有龍吟。此詩所謂咏。

其五

私云。今並舊 卷二

不似無心。胡茹泥徒吹。軟離聲。經波字。賴呼子能言。逐。問出牙。齒盜情。輪耳垣。禮已激。熱得致石人論。

暫抑場而潛轉。氣衝臂而蹀起。薛子所謂。朝歡暮。惜不可解。我心安得如石頭也。

不見是而無問。纔微學力。日不然。夏臺之問。逐以一絲。勵理之問。逐以八卦。問那得無只逐之。各有其法。

其六

其六

似有通消息情深不可脫讀書叫警聲呵鏡取糊塗
閣○沒○前○特○豪○梁○鴻○後○捧○鑑○坐○煎○忠○孝○士○聲○出○變○頭○鬚○
感○立○古○篇○辨○羞○自○照○歐○冶○鎔○三○此○吾○銘○五○子○建○云○
溫○之○以○火○石○不○消○塵○之○以○神○膏○不○稀○宗○必○七○日○哭○
而○髮○毛○始○班○也○
音○以○明○自○境○安○得○不○取○糊○塗○但○先○生○史○官○也○史○書○
其○言○而○自○禁○不○言○似○已○若○日○誦○其○德○而○自○亂○其○德○
得○母○與○工○替○同○職○乎○此○所○以○終○不○能○不○理○數○耳○

王予安全諸子小樓看晴雪因賦晴雪積長松

二詩索和

不觀雪後松安知天地容妙奪胎於月微留骨予峰
蕭然五畝宅淡者百爲宗非以君心素因何設此供
蟠株聳幹漏月含星總不如積皓霞而爭光亦迺
適於孤嶺也然而妙奪胎于月微留骨于峰之語
爲不可擬議矣

其二

今日看長松居然沈道容幽多多艷處白雲窈青峰
謂此爲天寶譬君稱士宗但來能有賦請舉免園供

素不隨遇立如顯白雲中文樞密漫天漫地漫已
漫鼻之朝可解矣艷處多幽而又多焉青峰景白
而又最之從空設色風雲在體

諸蟲名呼被於人事因據爲義者凡八物各賦

一章

世有言者寧獨此輩十二字心勝爲推黃石齋
先生原評

警

格物論廣心類則有雉鵬鵠鸚鵡鸞皆警狂
之鳥○鸞○音○生○頤○慈○鸞○漢○書○美○能○實○擊○毛○鷩○
爲治自甚

天地壯尊我老拳○子○照○霜○劍○精○寒○再○擊○矢○添○列○三○鐔○
家築避雷室人養○仙○月○堂○東○階○鳳○何○梅○義○縱○笑○軒○身○
畫虎者形神俱現現身者顏則皆身一以體物○

以反義舉彼物物物物

掩殺至定案所謂全剛生於睡夢也雅初交索之

室難逃奇國之堂丹山肉味散鳴歸昌乎然可以

無忌心法治之勿曰常順天氣成嚴霜之誅

猜

猜無骨展騰見肉入虎口虎不能噬虎虎腹

中

中自內喻之武云節明○左傳辨順天近無

助

助校得自註

從無肉離骨可信是甘柔爐子貽蛇患桃虫通鳥

智囊是毒警枕夢如流想見李林甫華脂鑄鋼鏤

毛其矣建而肉爐子誠凶桃虫則幻智囊誠隱警

說則化覺口蜜腹劍尚形害不出

驚

細馬經大頭矮平一驚也長頸不折二驚

也短上長下三驚也大船蝦角四驚也淺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鐵冊不能勤何况鞭影平翻脚無道路世為崎嶇

江上計諸葛延漢汗令狐英將萬石粟笑彼一囊錫

即而不用冊級愚矣然戀豆遙回世華無收何况

夏樂計諸葛汗令狐英將萬石粟笑彼一囊錫

為說驢子賸所為禁駭也

蠹

蠹

蠹

蠹

蠹

蠹

蠹

蠹

蠹

蠹

蠹

蠹

蠹

蠹

蠹

蠹

蠹

蠹

蠹

倪文正公遺稿 卷一

雙魚錄齊韓昌黎曰從殊齋書虫生死文

李開○韓非子書有五蠹篇

與倉帝爭力系出祖龍餘朕望艱成就芸香費被除

青齒配字說封禪倚天書謀國文心盡銷光月蟬除

此亦不忘無書可讀黃石齋先生原評

穴河關食白蘋李達之誅未為初刻謀國文心盡

又○不止○瘦山甫所云有處士名而無得列于朝者

之○同○於○六○鳴○也○然○則○青○齒○封○禪○兩○儒○者○故○事○矣○夫

月○郊○天○下○食○於○詹○諸○吾○有○能○為○生○死○文○字○者○解

祝文正公遺稿卷二

吳門後樂願予咸檢交還

會稽門人唐九經豫公評

董期生瑞生訂

詩類 原名懷舊

七言律

九月山行便謁高廟
茅屋人家紅葉飛
天將枯去晚煙肥
好呼九日風爲

文正公非新
孟○誰○賦○黃○花○歌○示○章○樹○有○異○形○石○勒○相○山○無○一○經○白○
登○園○怕○人○疑○作○防○風○氏○急○向○禹○王○祠○下○歸○
柏○人○疑○作○防○風○氏○多○難○使○人○業○然○黃○石○齋○先○生○原○

許

村樹亂雲渡煙華
大略是參軍遊龍山
左司唱
女華時矣古松車立
呼爲鐵騎諸樂衛視
若疑
城所謂狀難寫之景
如在目前也魏了翁
日誤却
東遊太史公須臾再
不飲掌後王之聲

乙酉黃先生得桐馬陵之瑞爲師作詩并序
郭淮曰臣遭瘡虞之世當免防風之誅國事可追

使○得○一○天○紅○葉○飛○青○山○略○較○白○雲○肥○更○無○寫○意○圖○如○

此○豈○有○登○高○賦○者○非○招○五○大○夫○松○共○飲○勑○六○從○下○滿○

無○歸○醉○來○不○覺○身○爲○蝶○去○與○黃○花○打○一○團○
奇○創○天○然○要○非○調○頭○所○至○黃○石○齋○先○生○原○評○

龍○業○收○空○荷○雲○飲○色○山○光○四○映○明○淨○如○被○圖○吳○偉○

兒○上○正○公○道○病○卷○二○
之○松○泉○賦○殷○堪○之○九○井○乃○呼○秦○卿○以○倒○青○州○乍○人○

澤○園○之○夢○好○尋○元○亮○之○疑○

請友人文賦贈

不○能○一○日○廢○操○觚○穴○口○爲○開○樞○鼠○竊○有○鐵○自○爲○朱○亥○

用○無○人○可○當○赤○丁○呼○試○看○鹿○遜○誰○真○主○始○識○蛙○淫○盡○

小○立○此○庭○借○來○剛○壯○載○未○曾○還○得○長○公○藉○

三○易○不○如○三○多○三○草○不○如○三○上○暫○隱○屠○間○無○資○枯○

骨○守○北○江○夢○以○拜○龍○騎○

舊作

山上拔山道可原。水中割水理難論。天龍自寶三編。液地母公施五父。尊鄉道元應添註。脚李平泉欲召。精魂蛟腥不擾游。紫氣請就旁營離。端圍。郭傳箋空李莊致。惟匡山之志。畫應獨。漢文宣。

浩歎

出門竟不使春知。怕有看花人作詩。筌爲章邯徙。夜耳。劍當雷煥未達時。真因有字可。瓜子更取何人作。

小兒怪底光榮徒。一飽憑他二鳥。喚昌黎。

其二

喉頭一縷氣如篋。自去春明門外吹。祇是蛛絲張作網。不圖猗子敗吾棋。輪他服底膝王閣。哭向河邊漂母祠。骨是英雄原有淚。幾人能讀孟郊詩。社前歸燕過夏黃。槐那似馬蹄看盡。真羅以五十及第猶然得意河陰之息。能不賦鵲平以疑哉。之書德祖之文乃不敵妃子之獨當。旗曰靈異之。

物終當化去。然而文章如杜默徒爾。蛛絲不獨之英雄如大王徒爾。破釜耶。此聲豈凌星再遺之作也。

望廬山雲封其頂悵甚

天風不下嶺。雲蒸欲識廬山竟。未能料是加冠廷汲。黯誰爲發。被寫姜肱。見龍無首。肅非言食。馬至肝元。不應要已相逢。還半面莫教胸本漏嘉陵。衡山識韓西山。識蘇廬山乃不爲文正所識耶。似。

包二王公是希

卷二

四

達長籍而避。韓欽學伯。津之。前而拔。萬峰之。紀。年陶曉之。窮境物及嫌太盡。況世叔二十年猶能。路議則道玄。三下里寧須粉本。此丙辰赴江右謁郭南阜先生時作也。

白下集王太學園中却賦

卜得鍾山是好鄰。東西分界白雲岡。較花似較三吳。士留月如留千里。實接木有胎爲弱。晉鳴禽無字不。先泰學來五柳先生醉。酒氣實錄上葛巾。

接木有胎爲弱晉鳴禽無字不先泰此兩語豈亦
成哉耶 蕭石齋先生原訂

代陶非閣賀徐爾從謁選水部

捧出新街疾馬蹄婦當廟見女離閣郎官寒得冬爲

署天澤沾多水作題恰有樓須憶五鳳安知河不立

三屏賀君尺五雲霄近珍重周生到月輪

權置之官分起都委珠之潔唐表張丞蓋立石

治江雖云伊始而寫繩取月直舉懷中知去六

化文五公遺稿 卷二

不遠用助爾以新箋

壽閣心字八十

道逢四五著青綰號策雲間處士動安邑獨高閣仲

叔丹臺晏署紫陽君開筵饌有麒麟舞絲人皆驚

驚文共道春當十月小八千春大可知開

不以戶腹累人便得美門要訣誦靈椿千歲圖進

行厨子蔡氏皆其餘美

出春明作

自疑麟篆久塵埃豈亦曾經惹肆來明是無人解鬼

語妄云此子不仙才去從鵬借三更月幻作龍拿一

部雷天定未忘三債却好煩鐵研爲相催

益三朋矣明年庚申幸孟道有讀提之題

桑之三悅何如杜之九鬱然而齊門立瑟猶無謂

也

代董監之贈長安賀生

逢君燕市魯山眉洵是沅江九肋奇骨亦黃金臺下

仇文五公遺稿 卷二

買名于白馬寺前知賀家從古能投何董子於今已

下帷政合與君刑白鶴圖他戴笠路逢時

以元氏芝蘭而出同靈華則不獨驥買易水固當

名題鴻臚矣辛范立盟良由受道然而丹鷄之普

亦以永好耳

菊飲爲友人喜

開如妙錦列如麻小可購他酒一車絕界仙無壽者
相深夏天飲飲人術半年腐服飲方辦一夜願懷曉

愈諱不是前身陶靖節生時那得遇黃花

跑明遠曰味貌復何奇能令舌顛倒既生陶囊可
無子酒此詩較金英獎句更有餘香

宿僧寮三日作

大峰如杵細如芒看卽圓解枕卽牀
雲肥雨裏禪房翻經背寫游山記引衲頭抄離

山光近人坐卧皆是中間景事所發與右丞無着

天親一作稍欲不同而同其靜子時日相逢有
味是偷閒願反以爲惜何也

贈修上人

聖人能詩而肥時余尚孝廉

喜有僧能轉法華詩勝袖破禪架染白摧枯起呵也
葉石斧携來砍杜家目日頭顧滑一下年年身子只
三又此題合是山門鎮請及今時單碧妙
是默然不必不如宗武然果足受兵曹之斧石

若王播木蘭一絕唐詩難聽先生借以當白雅之
臨耳

先生五年諸作便已驚倒一世雲間陳仲醇遠語
王季重曰鴻寶人中龍也不謂同時乃有此人益
宋元道警先生一洗所爲天若不使三光寂寥必
有破天網者出也

贈祝華封更號東岱

豪傑似欲叩天關呼我何堪任世間乍識更生名是
南因知元結字爲山此時中南藩宣降它日雲亭封
禪還一自華封三祝後高山遮矣迥難攀
京兆不忘本土伯庫仍沽華更名改字都有緣
感原始要終真如太白與語

其二

娶是愚溪尹是關姓名隨意點人間已知異日當爲
岳可與同稱只此山試看猴呼聽我應是他鼠竊至
今還因思置子華山上十丈蓮花正可攀

其三

山○山○相○見○却○欲○認○定○
頭○具○款○之○廢○宰○獨○獻○武○
聞○名○蚤○已○意○相○關○不○在○爐○峰○鏡○水○間○人○秦○家○鷄○憐○野○
驚○天○容○超○士○到○高○山○應○煩○鬼○換○紗○籠○字○纔○有○僧○看○蕊○
榜○還○千○古○皆○山○今○著○姓○地○靈○原○是○欲○相○攀○
寓○司○先○護○大○羅○早○書○如○此○奇○想○可○云○鉤○流○先○生○曰○
以○法○正○詩○不○如○先○以○聽○明○正○法○以○聽○明○正○法○是○使○
鈍○士○不○敢○言○法○使○鈍○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

言○聽○明○畫○之○矣○

代友贈人

相○看○未○了○便○相○知○擬○作○明○霞○秋○水○詩○剩○有○丰○神○迷○下○
蔡○瑞○非○情○眼○出○西○施○帶○將○花○上○佳○人○語○乞○得○雲○封○浪○
子○碑○別○去○不○須○嘆○耳○熱○隔○江○人○喚○乳○名○兒○
遺○出○泥○不○淨○信○是○荷○花○黃○石○齋○先○生○原○許○
劉○求○韓○亦○有○為○人○贈○美○以○詩○相○
遇○便○如○此○寧○蘭○
先○有○期○與○此○作○神○想○都○似○先○生○亦○為○龍○壽○耶○

王父母壽最

一○時○齊○望○子○猷○舟○地○上○人○看○百○尺○樓○十○乘○有○書○
絕○六○州○無○鐵○似○吳○鉤○城○如○九○到○空○遼○弄○口○有○碑○經○金○
顏○鑲○從○古○興○王○多○異○賞○滿○輪○徵○去○運○封○侯○
清○明○在○望○不○異○山○陰○泛○雪○時○也○以○視○求○田○問○舍○何○
但○上○下○麻○哉○既○有○解○難○之○九○無○煩○鑄○錯○之○錢○帝○
銅○馬○封○應○褒○德○

初第同門集重五

倪○文○正○公○遺○稿○卷○二○
他○家○簫○管○我○頃○笮○競○渡○人○齊○到○曲○池○各○出○辟○兵○符○一○
通○微○為○續○命○續○千○絲○人○如○日○旦○寅○方○始○節○正○天○中○午○
未○移○葵○作○臣○心○蒲○作○酒○百○年○莫○負○香○花○時○
飛○鳧○餅○餌○斯○云○巧○索○絲○索○赤○靈○聊○學○通○和○乃○其○
肝○化○碧○之○氣○正○復○耿○然○
初○寒○念○守○關○將○士○詩○
草○葵○木○脫○無○狼○河○棚○管○猶○寒○况○荷○戈○最○是○晚○霜○馳○滿○
可○憐○夜○雪○守○生○婆○黃○花○古○春○難○到○枯○樹○關○雁○

不○過○一○念○普○天○同○挽○無○負○固○越○王○作○
夜○永○玄○菟○春○遠○白○草○雲○中○雲○外○誰○勉○寒○人○通○吾○挽○
縹○之○心○自○絕○補○衣○之○請○筆○端○所○感○真○可○賦○特○以○退○

賦得御河新柳色 闕

天○孫○春○懶○散○機○絲○掛○向○登○溝○綠○絲○垂○淺○黛○依○微○宣○綴○
露○宋○枝○飄○莫○不○勝○離○端○人○掌○上○千○迴○舞○臨○本○宮○中○十○
清○蹕○欲○來○須○整○態○何○如○張○緒○少○年○時○

輕○陰○拂○建○章○池○約○句○也○拂○水○斜○埋○一○萬○條○蕭○蕭○時○

也○高○枝○拂○遠○塵○疎○影○虛○遙○是○杜○之○松○句○也○楊○柳○小○

雙○腰○白○樂○天○句○也○半○翠○九○層○閣○唐○太○宗○句○也○前○六○

語○皆○足○以○勝○之○

趙○妃○笑○舞○態○難○窮○斜○月○橫○雲○蒼○閣○略○寫○果○風○

得○如○思○是○則○實○玩○可○比○重○和○矣○詞○學○華○鮮○引○接○

勿○董○子○

落花詩 周詩

極○目○飛○飛○總○與○秀○紛○紅○驥○紫○散○文○章○照○雲○無○復○當○時○
飽○作○雨○翻○成○別○樣○粧○偶○逢○時○慶○飄○御○陌○閒○隨○流○水○滿○
銀○塘○人○間○說○封○姨○妬○舞○破○山○香○有○研○光○
詠○落○花○易○惡○誰○同○研○光○留○一○曲○舞○山○香○可○云○不○滿○
應○生○於○此○故○得○幽○處○

高秋雁影 闕

淺○浮○浮○淺○不○過○天○光○照○出○字○無○語○可○寄○遠○水○蘆○花○
見○是○得○孤○山○雲○意○多○華○嶺○逢○龍○俱○化○葉○墨○池○更○集○有○

輕○想○不○爲○更○歲○下○高○到○真○人○無○何○

兩○雲○時○亂○影○因○風○乍○含○聲○與○可○寄○過○水○蘆○花○見○是○

得○孤○山○雲○意○多○有○難○合○之○點○華○山○之○葉○墨○池○也○波○

難○而○紅○矣○人○雖○舉○能○搖○芳○而○落○耶○

考○劉○景○侯○方○伯○八○十○

麻○飯○美○口○生○煙○曉○見○朝○臺○溪○上○旋○驚○日○弄○晴○山○

屋○方○照○地○神○仙○落○處○有○續○身○元○岳○烹○煉○無○砂○

元○宗○作○清○陰○梅○作○樹○人○思○人○見○八○子○年○

家軍松呼泉咽皆天樂。世上爰居聞不聞。

二詩已載劉同人帝京景物畧中所錄佳句如

青芙蓉直與天齊得意却忘山虎蹲。宸翰峰峰雪

白雲深鎖上方幽。一徑一花。色無時無鳥聲。林深

風細。鐘音定多少。荒苔漫舊題。遠愁春草。臥駝馬

春山中十里香。過花柳堤。香雨槐雲。下界流。怒鬣

搖風。輪殘鱗折雨。藤塔鈴松。鼓中天奏。石泉大小

聲。強弱。飄飄仙梵。共誰聽。俱極渾雅。然而先生自

他交正公建福。卷二。

蘇詩碑余能無李陽水之愛邪。

沈易菴六十

易菴會稽人。補弟子員。嘗問達爲吳士。未幾

棄儒冠。以詩翰自娛。人多稱之。

吳有純鈞。越有鋌。一時最貴。沈郎錢地。靈臺客。李俱

奉才子。饒年白髮。天袍以去。青仙骨。淨花因出。紫雲

杯。妍不知南極星。何意偏照人間處士筵。

以充光小鏡。委爐矣。越無懷。平書蜀之各據青蓮。

也。況香山再傳長慶。真堪服金液而應孤南。

題何孝廉荷墅圖卷

似來香氣吳綉上。可有錢塘十里無。桐水雲煙呈別

景。新聖鷄犬認歸途。枕閒宗炳遊山法。客裏長房縮

地符。縱是湖光堪入畫。不安君在畫成圖。

國能霍病路可護。家形本是畫。匪云妖語。蕙叔

步掃素壁更勝卧。避周元素不諳江山。尤起騎於

道經吳橋范質公吏部招飲湖園月上汎舟却

倪文正公集卷二

賦

亦爲數合解風煙。得人名園似綢川。刑鶴而盟范少

伯騎鯨欲去李青蓮。大儒俱出景州道。清論如壑秋

水篇。想見山公能啓事。竹林尚有驛招賢。

先生誌范仁元公墓曰。范公之子吏部。今司馬。以

遊瑞里。瞻余時。奉使經吳橋。未至吳橋四十里。司

馬特使使迎余至其別墅曰。滿園者出斗酒。慷慨

定交初無舊識。而司馬延攬善下如此。既竟氣爽。

○不○能○別○留○三○日○乃○行○既○出○門○自○吳○橋○至○海○三○百○
里○內○衣○冠○負○簪○又○無○不○歌○范○公○父○子○者○
地○體○廣○訓○交○連○文○子○匪○徒○醉○月○重○以○唱○梅○顏○當○不○
惜○之○世○而○有○先○美○之○能○山○水○常○却○轉○勝○矣○中○散○也○

其二

大○畧○都○如○赤○壁○船○又○爲○秋○夜○又○披○仙○自○關○福○享○門○當○
水○儘○看○情○央○月○上○天○遠○漸○入○雲○好○鶴○喚○分○清○與○蒹○芙○
臨○風○無○如○揮○語○癡○吟○好○喜○聽○人○吟○作○水○顛○

仙○工○公○是○稱○樂○二○
雲○案○空○使○入○秋○唱○

其三

儒○札○雅○衿○非○素○歡○相○逢○不○奈○有○雲○肝○世○間○幾○士○間○鶴○
舞○月○下○孤○舟○卽○離○境○除○是○求○羊○無○客○到○金○將○李○郭○疑○
仙○看○請○爲○文○字○三○更○飲○莫○問○鮎○魚○曾○上○竿○

喜○好○非○素○欲○似○陸○羊○偶○登○元○卿○之○徑○徒○興○士○雅○之○
思○胡○孫○布○衣○難○以○擬○乎○

其四

爲○問○虛○歎○意○得○不○違○若○士○豈○成○遊○是○風○吹○至○勝○王○
閣○有○月○明○如○庾○亮○樓○吟○苦○惟○求○還○酷○更○別○難○寧○使○莊○
糟○丘○定○無○人○得○知○斯○樂○明○日○之○齊○訊○真○鳩○

時○有○濟○南○之○役○自○註○
此○時○宜○汗○漫○矣○塵○語○入○覺○清○道○曼○難○都○非○本○懷○

其五

想○當○無○奈○問○奇○何○辜○較○玄○辜○玄○又○過○竟○醉○留○兒○一○石○
酒○鄉○忘○入○洛○玉○噓○歌○愁○余○最○是○秋○宵○賦○罵○世○無○如○春○

夢○要○家○作○算○前○雙○劍○影○白○虹○紫○電○傲○人○多○
總○有○伯○覽○之○傷○聊○促○浮○于○之○坐○負○孤○行○歌○轉○勝○此○
時○榮○貴○矣○

其六

本○當○趙○舞○却○吳○謳○解○竹○園○絲○先○作○喉○便○可○稱○第○當○有○
佛○不○應○自○小○已○無○悔○狂○來○白○簡○揚○車○子○妬○殺○青○絲○理○
郭○侯○世○上○幾○多○船○大○耳○鶯○聲○如○此○亦○聽○不○

童○歌○範○倫○紀○妙○自○註○

讀范月山先生家傳

不似宣城說范門自鳴聖芒麥獲恩大書盛德金銀
管小吐幽光日月魂千載麥舟同父子一庭槐影託
兒孫五花爲譜青爲史任取何言報九原

月山爲贊公曾祖亦載仁元公誌

忠孝德行足吞上清之氣然無以解於朱門詩無
笑損軀者

送成慈宇院長赴官留都

是處紗籠護遠征微光正照石頭城如登李白樓能
醉去扣昭明覽有聲講席一時虛次仲台階千里
隔然明到須急攬鍾山翠恐有沙堤人送行

乙丑成公以太子賓客遷南翰林院掌院事

高常侍黃鳥翩翩可云清遠此以精切磨之

送關美之關中

獵獵秋旌霜滿額未行先已掛秦煙無人能認騎牛
氣有字須題落雁顛儒眼儘他耐百二客身總不

三千歸來莫道龜如洗定有雍州帖一船

百年餘古樹千里開貴度可云邊澤老公西度回
文東出蘊林註險李白題峰雖綜雅事實展餘言
楊歲擊詩徒誇地耳

奉贈朱太夫人

纔見明綸木鳳傳又聞青鳥授玄編携將有子西平
頌唱向多賓北海蓮絳縣人逢詢甲子藐姑山近
神仙年年此月當春小不道春長五百年

規年矩月巧確難移可爲師曠註脚

兩寅春日湖上偶成

歸來萬喜脫殘纒不是頑仙卽醉仙縱酒何曾虛西
日簡輟剛不少寅年但愁蝴蝶夢難熟真信鷓鴣行
傷旋畢竟湖中風雨細菟裘吾老志和船

自別錢塘山水後不多飲酒懶吟詩欲將此意憑

迴棹與報西湖風月知白舍人此絕使人超越他
方云美溫飛卿諸作猶欲班班

泛子同之名忘杜康之死如聞近隱俄然物化所
謂以我閒清領其勝無余與叔遠近效秦州之作
聊尋景事恐損神襟未知于先生何如也

同康侯廷慶寺看竹

不知門外漢如何門內鐘聲舞興多佛有大湓山似
女僧無小定客爲魔遠公不放陶潛飲阮藉自同稽
散過竹意飽參狂欲借他梵板點樵歌
鐘聲現像經文手書淫室之引不極大定難贊着

于東林寺裏猶青眼於叔夜園中坐鼓蕭石上作
龍吟

家居卽事

閒來自覺顏仙門外青山屋裏泉收七百林已了
酒煮三十餅不餡藥花橙疎無盡盡卽月報留到
晚前如此豪酣如此韻道人元不喜枯禪
鑿戶開曉曉開軒望嶺漱永岸前酒修竹堂
達可云山晴然未若門外青山屋裏泉之廣脫

無孔羣之貪有趙岐之遠移花實日注月懷惡爲
詠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之語以進之

題馬騰仲大母楊太夫人顯貝錄

死節何難難立孤青閨容易到黃墟留將老眼看孤
子但不教巾自丈夫仰德懷清臺是範陳情令伯表
如圖九天褒詔千秋史博得泉塗一笑無

後先生誌馬公鼎臣墓曰寺楊年二十八忍死撫
孤人爲之歌寡鵠其後騰仲成進士上言其情

天子嘉之賜金立石其里某時頌以詩有勇留去
眼看孫子但不教巾自丈夫之句云

丙寅至日

時有以同郡勢人相釋者故四五友之

驗狼山上日來集更莫忙正公子交已初聞人詳
線適占復卦得初大物情北阮驕南阮仙力小茅
大茅領取一冬玄自草楊雄拋與世八物
故狼水匯王洞雙關畫影已添其一線斷龜

於乾○又○飲○酒○以○學○步○兵○貧○難○一○卷○棄○官○而○從○伯○氏○
仙○亦○三○君○一○任○客○朝○何○妨○伯○苦○

昌化多山奇甚

園○得○都○如○垓○下○軍○一○峰○峰○起○竇○於○蛟○小○時○好○事○謝○庭○
樂○英○語○航○眠○宗○少○文○九○錫○擬○加○溪○上○石○七○擒○不○縱○嶺○

前雲上頭定有神仙宅

壑○山○伐○木○欲○似○太○勞○撫○琴○動○機○又○覺○太○遠○湘○源○之○
令○史○可○呼○爲○佐○岳○山○雲○之○神○茶○亦○推○爲○主○帥○李○白○

仙文王不建翁

云○豈○與○神○仙○宅○俱○兼○山○水○鄉○語○之○使○人○忘○形○此○光○
祿○鮮○那○門○令○移○獻○時○作○也○

登老竹嶺

真○不○身○如○飢○子○肥○隨○風○吹○上○巖○我○嶺○峰○俱○九○轉○神○仙○
葉○雲○只○五○銖○天○女○衣○若○種○梅○花○應○有○夢○欲○曉○我○道○示○

無○歸○倘○容○花○作○山○頭○鳥○誓○取○環○山○不○任○飛○

登○山○陟○嶺○必○造○幽○雙○香○爐○三○礎○可○如○九○轉○神○丹○王○
女○披○衣○何○似○清○童○溪○服○北○關○南○落○遠○思○度○嶺○東○馬○

懸○車○疑○通○蜀○道○吳○符○與○朱○元○思○當○日○雲○飛○展○天○者○
望○峰○息○心○然○吾○恐○遂○落○次○仲○之○關○

集吳符遠穎山之規亭

千○承○谷○口○有○雲○封○盡○擁○山○光○入○飲○烽○石○甕○將○軍○疑○伏○
虎○於○翔○老○子○信○猶○龍○蔣○生○能○徑○杜○陵○道○謝○眺○忽○詩○落○

雁峰只看亭身圓似此若猶方內那相連

表○裏○烟○霞○懷○吐○巖○岫○修○羊○欲○語○蒼○耳○自○垂○既○有○徑○
以○來○求○仲○可○無○句○以○驚○諸○仙○

仙文王不建翁

游雲巖十日贈休令党子真

盡○日○西○關○紫○氣○浮○飛○爲○快○雨○下○新○州○相○逢○合○坐○三○生○
石○一○望○真○驚○百○尺○樓○水○水○霞○光○明○密○盼○山○山○雷○穴○發○

與詭何緣不共飛蛭去汗湯雲噉十日遊

星○宿○值○合○驕○而○爲○飛○如○曹○煥○之○達○道○士○語○成○石○上○
僞○詐○凡○之○劉○公○卧○遠○牀○閒○豈○隨○督○郵○而○至○竟○同○

泉觀之遊党公令休益乙丑也

幸○聞○泉○郭○封○公○

其鄉有秀才限

飲秦玄靈曲一詞如君的有仙姿遊達若士邀爲
友夢領曾參下作兒舊築秀才隄被錦新生書帶紳
成芝世入但識龍章貴名在丹臺那得知

既得虛教之友又徵王氏之兒隄新黃碑革化不
其固應爵擬桓榮何況名存玉室

過滕縣時去妖亂六年有感却賦

六年聚不幾流離尚是沉痾未起時鍾乳大須傾十

便文正公近新來

解春雲少亦與千犁許行有辨其妖首畢戰無能卽
賊師番使時賢知此意不救白骨滿潢池

壬戌之歲徐鴻儒飛一書香衝象百萬疆郭勝盜
名字至八月而始平見先生賀趙明字公序

極目後事愴心前幾應璩所云勝理早從事安復
勞鐵石也

題新嘉驛壁次黃太中丞韻

只看松林盡日陰紅塵也合少迴心搜花作蜜蜂元

撰坐葉食風輝自深與世難言周士資是官都悲靡
人沈便宜無過鵲子又享湖光又鑄金

知君不留羽折花空自飛何如居嵩巒自遠非是
藉秋風乎身去江湖形圓朝廓使非張文成則子
皮獨步矣

夕馳宛州道卽事

夕陽飛下魯王宮剪剪道人麥子風一望白難分馬
練千年青不了龜蒙夢中丹漆處尼父坐上尊鼻

孔融俄見陽村晴氣好不知是月是流虹
莽大夫一簋亂以箕子便投目皆麥秀矣吳門之

馬在望魯宗之青未了而鹿神驚境之書處身北
海之客枉子精思官無以過

雨後行東阿道中

如此風光便可圖不由雨不化醺醺小批花面
斗大展山前月一湖徐石魏公偏嫉媚細煙呂相不

湖塗還看遍亦明光錦此却應封阿大夫

時雨新晴風含酒氣林花沐浴水月空青石起轉
新煙并不得歸觀田野紫若登高意之所深嘉許
俱是
感望風歸使楚欲絕以遊居兼喜露乃覺後騎
莫惟前山正可聚更有一種典會王族芝

渤海道中喜雨

是處呼天望啓封髮髮麥又渴於農不勝見彈求鴉
炙恰可傾餅滴馬駘天代耕耘驅鳥象地強河洛出

龜龍堰名渤海隨車雨太守年來誰信雙

旦發石亭境夕布桑首墟李頤一詩寫盡狼顧靡
祇稿枯農夫垂拱與如時夜之求息值雨符之到
少卿今又作巨君耶

杜平道中

其原浩浩暢如鋪可有培塿一個無剩欲千金購馬
語堪將萬馬擬風呼靈文杜甫防憲肆朝服王戎負
酒鐘徒爾風塵徒爾老修人豈必勝侏儒

王符九雲之詩恐汚遐邇尚書視黃公之憤竟進
江河然則臣朔幾何異侏儒飽耶

杜平馬上大風

大約顛顛盡紙鸞自將沉定守驢月山雲偶避韓明
府野火豈知焦孝然早悟紅塵能變髮莫言金馬坐

成仙花綺綺春前興漸可楊州夢十年
孤飄吹起如逐葛玄雲偏霽於衡山廬或燒手高

士石頃果是汚人銅馬鼓云玩世漸老風塵因傷
遲暮杜御史江州歡酒之作真不忍讀也

寒吟雄州道中作

風聲怪得似鶴鳴大掠黃沙塑馬頭韓愈飽爭如二
鳥謝丞渴又甚三驕偶遠一曉成深夢直聽雙肩作
遠愁寧路不知天近遠程程須築望京樓
育道出谷馮首封應旋與東都之惡設學凡解之
飲夢未莊生愁成梁婦所謂心存南華不假去鄉

道中之云也

道中自笑

千風吹不散梅酸瑞的頭陀現宰官太史公元牛馬
志中黃伯作虎後觀最平下筆偏趨險極怒逢山即
轉歡世事方圓無是處從教八角磨爲盤
盤底危巖跳轉粉英泥蕙變蘭宜旅人之先笑
池○

丁卯奉

使西江道經廬山有感題新城驛壁

倪正公廷瑞

卷二

七

風忙不改白雲閒如此孤高詎可攀置我峰頭應定
喜告人溪外虎方頑可知慧遠僧何笑難敘柴桑門
不聞大抵游入無眼界廬山之內看廬山

江淹曰白雲上香雲劉春虛曰孤峰臨萬象二語
便可包括活潑張野諤記是時京貫方張武菴親
立如磨生四足捉走不能而虎肅三門至橋宜止
顧以笑輪慈遠門想淵明倘所謂身在山中友迷
石曰即先走之感深矣

壽金母

十年再進紫霞危○又向西華去賦詩敬到藤頭如蜜
遶開猶桃李未花時○有來拜舞客交是秋菊蒼逸
少師倘遇玉童須一問天門金母復爲誰○
杯深鷄鵠母唱阿環要於隱確交來有道要此茂
倚復多連引即此恒作他人白首不能道一句也

基什顧子真戲筆謝之

偶爾雲梯墮汝墟素心原不喜輸攻澁池盆急求

卷二

七

報西市琵琶各有宗請與君盟刑白鶴更如我犯罰
黃龍因思世局須泥塊佛與天尊已不容
覺融小造或假軍戎其爭也不香泰趙之會段康
之音其悔也真欲卑身而事刻石而盟種種可謂
皆其實狀役心似此幸廣之夢恐當不免
吾師每與黃先生占題分賦黃先生伸紙輒就吾
師惟一語然黃先生嘗遜不如師亦自謂遜之
即此詩頗例錯綜凡經數易登所云謝永嘉嘉慶

累日却勝顏光祿援筆成詩可

開朝鮮壁一城憤賦

聞說東江一道墟無衣知德賦何如可無雀伺螳螂
後況是蝦依水母居嗟口矢能修漏洩咬齟車欲及
蒲胥邊籌大約如風影何可索弓笑墜驢

東江之議紛紛難决先生曰可無雀伺螳螂後況
是蝦依水母居讀之生勸後朝廷釐言復島而馬
辛不可復誰之咎也

其二

其二

一際湖山十萬師將軍無月不聊庵論文也合孫吳
法談武偏室王謝安儒雅味如楊子水英雄淚盡
侯祠憑君欲吊周公瑾白下丰標赤壁詩
雅歌投壺揮號祭遵隱几讀書欲追北海天下未
定儒者無能那得不淚滴上湖而悲鵬舉神游故
壘以想周郎

其三

佩刀一寸十年腥
白英雄骨腔蔣侯青
有銘可惜時平閑欲死將軍買筆點花經

子文恃骨故嗜酒色而終可爲神何見馬徽莊銘
然而笑生之服欲白矣語云高第良將怯如鷄情
事宛然

集紅酣亭

不衫不履艸亭臺隨意溪聲隨意苔花氣淡都如谷
使文立上遺稿卷二

水而珠肥不過青梅多安淡火深僧定故詭詩題純
客才集似西園人更雅好將景物細圖來

荷花落日之句不戒謝客美茶此更以南陽之波
虞奇之詞流連花雨直欲遠駕顛米何況介甫

也

游鷄鳴山寺

龍翔鳳舞萃鷄鳴老剎精舍利明傳檄與魚供
俸開經有字記花唐山如得道同僧定石復何事

客默可是梁王成佛處鐘聲日日打臺城
鷄鳴勢雄氣固是匹天壽急有感於浮居之事較
夢得潮打空城寂寞同更瘴

白門出城登松風閣時爲清明前五日

小堪極目宿東側不道離城有許天好雨加松青一
等深樓恣佛定多年名心已盡遙岑下春景最安寒
食前更進一餐真可任世人却滯買山錢
每逢勝地欲起于頓此想真不肯讓人也好雨加

化正公題移卷二

松青一等珠勝霜薄花更發林色與蔭古等語

留都舒雪時聞都城被圍有感

悽風一夜數飛英怪道不聞啼鳥聲清淨光明白骨
觀玄同滄海人城潮噬刺棹開尋迎光酒陶茶淚
尋可念玉樓高處冷修羅況又兩刀兵

嚴風中夜人聽轉屋西窗皎然自生觀想此時鄰
思王與武飲文烹煮矣然亦念阿修將屈天章耶

其二

留都以聲授登師大司農憂餉甚

無過梅花最淡明不知折竹幾多豈幻將友古尊山
格直以無塵曠物情歎息行間襄晉國香莊方外耿
先生諸君此日當按秩莫學王恭祇覺行
雪事甚繁斷進禁體取其空洞以絕影然驚
可驚而泰殊不易神仙中人恐未真耳
庚午冬十月至都答所知

詩方展嚴

化正公題移卷二

不曉長安棋舊新看人縱橫又幸修羅戰愈高天
帝普願來難購地神三盈三虛魯弟子一癡一醒越
謀臣封侯綽號吾何與吾藥惟能手不離

空中方墮垣豆忽登仙阿修之嫌不賈則王老之

遊誰見賢人乎幾盡趙少正智士耶似未離三楚
夫欺越之算即宋人之方在吳王之使之耳
浩然還來薊花之句中脫就字醉賞泛對都非
故此詩書下亦盡二字誤以第字綴之

涿州雪

去年此月亦雪都城被圍州人告急

十日黃沙整一與如今纔似滿橋驢白冠空散荆柳
疾結髮翁投岳氏盧光氣迫超烟月上文章想見典
墳初聞曾夜凍嘶胡馬不信淮西是子虛

白皓形雪部矣以二者皆漢事耶復用之
思達鄭紫憶到難孤迷覺壯夫義婦生氣盈眼又
何必硬守魏州禁也光氣迫超烟月上文章想見

卷二 公意初 卷二 公意初
其初意入枯空理達情性獲勝舟大徒須彥伯

送吳朗公給諫

頂門一下是陽豈七十諫書飛舟光政事堂名
月景臣意不在飛霜送精周易因美里欲祭車南奈
花滿的的君思如海潤將人凡向放歸鄉
七十餘泰獨傳忠簡然何至榮榮紅顏何之佛天
而哭耶竟以宰相堂為林甫所居時之宰相何人
乎詞亦直矣至博不榮車南知為凡上肉耳而從

生還聖朝厚德典如天地不無憤激使人愴然

朗公壬戌司刑濟上時關黨矯虔稱病還邸迨
上登極三年召為給事以君子日退陽反為陰上
疏極言時事收繫獄中三月釋還田里

送陳天甫督學嶺西

有佛無安足論悉驅僧入辟支門圖書龍馬真開
開鐘鼓居亦引援五筭安眠邊教授千年交代柳
宗元由京嶺外稱煙瘴今看春風何處溫

卷二 公意初

以象史作聖書便天龍人免都臻棟覓顧出河洛
之奇文恐驚雞鵠以紹樂然而夢周坐孔雖業初
笑而感思報國惟有文章此刺史所由口讀指畫
而銜細以商士皆北而也

賜李餅宴華紀

百二十年如待令帝給王舉進宏漢珍奇大夥
中物神武渾沱河上心東賦順時推薄壯記書教
富良金宋唐直作尋常事綰綰羅封義已淫

其二

九館羊龍貢食珠繞隨脯筵下亮厨長房仙飯三山
 近福習神名萬野呼研周書無逸語如題象史有
 年固知此雲凌子載魚藻齊我亦細模
 元和之貢南宮之京皆之賦記勝之書光化之
 俗居房之福習之名苑中之詩引搜精擊羊蒜
 之味鼓風之內此假奇與然而中有褒規故足
 頌杜讀海至一表此士申春事也

世才立公遠荷

集二

送王游觀侍御

何鳥能為希有音通傳於四賢吟劉元城漢不
 鐵切潛華書大直金千古功名齊靡貴一生學問
 堂深無將此事瞞朱陸自有驚湖說到今
 萬孔門王華郎一不肯寧能作鳴耶抗論章
 情之疏終見推于子瞻乞新王倫之章不獨傳
 師古益申公曾受楚王之達擊而黃霸轉得夏
 之後經此燕觀王申罷職時也

送前輩姚孟長先生赴官南都

為說人生非聚散長安道上戀何基獨統議具三毛
 類不合時空一肚皮文帝賈生時不兄神宗藉轉本
 相知知君能看鍾山色一林金門莫戒持
 後師祭益長文曰君子所依先生多才技者欲殺
 亦以多才技先生才先生以多才技先生技者知
 已命詞初微
 豈遂迷世耶然如買生之子文帝獲賦之於神宗

世才立公遠荷

集二

送文鏐尋春假歸夷陵

漢史終收痛哭書之意時先生即有痛請之志矣
 門道有衡山雲到此那原空一爐杜宇疎鳴訟不
 挑人土偶遺俄分自航亦望閉為賦便累龍
 以史部之精誠作後矩之遠別北山南向世身

謀東殘西滿地亦各判然則波老校開何妨君房
失却驛虞之恨真欲不解亦正事作也

病請至三不得許在任調療既百日病愈出門

有作

乍似蛾穿出繭關愁人絲錦索痴頑不聞後閣至校
幾失藏舟天賜環多事角蹄占白黑罪言肘手訴

朱朕排將脾肉填鞍情耐看朝回馬上山
不能曉樹未許封城井韓既投空後復得自悔唐

知之耳敢言張侯之病耶

五言排律

皇極門頒曆詩

鳳閣開彤旭視爐散紫烟六瑞齊度緯七政轉璣璣

甲曆龍躔收寅賓象魏懸明時功在華資始莫承乾

黑帝咸初試青皇信早傳周官新月令廿氏舊是篇

人繼義和後書成箕莢前庚先三日戒貞下一元旋

圖籙符垂赤千支德應玄興王惟肖歲太史又編季

賜出黃星曜披希綠字鮮因知天曆數如旧起虞淵

下
溫聲爲裁須幾不姓爲吾之歡懷莫之表賢厚

甲子十月朔頒曆而魏廣微不至帝圖緯其無禮
意卽此時

同石齋再訂至瑞生館戲書壁

抱酒須滿甕飲○以爲脯○寄語十二郎幸勿忘○十五

此先君子述
題壁者以卷帙所存不敘故采入

離○之○
游○男○
戲○金○
語○鼎○
中○滿○
一○
逸○
情○
遊○
追○
方○
入○

題畫

奇石賸無奈
高澹不群
一生幾量屐
消受此山雲

竹林寺可得與西遊能復太遲一生幾量辰

消受此山雲、能使人深

题松柏霁雪图

松柏歲寒節谷風夫婦心千季如有獲爲作老龍吟

漢而不庸美而不壯斯云無過壯之病

1

THE

七言絕

倭樞輔回 隔凱歌十二首

居然一代偉人姿。授鉞行邊整六師。可是

異藻武彀文事已兼之

臣固有君○ 嘉宗登極之歲○ 爲伊祈佐擊之年○ 故

應以馮敬通聖德靈威龍興鳳舉之吉致禱

嘉州封大夫破播仙凱歌莫冷逼人此加沉壯格

復倍之

其二

叱使軍中膽倍豪怒刀光閃曜呈高人人截取天驕

首欲換黃金印
墜腰

不似秋天曠野馬首東來使人荒瑟

其三

橫飛霖雨灑天山。遙望胡塵一笑閒。古水殘寒時。

孔麟膠解勁不煩鳴

有上二語便欲抹去後兵邊驛兩句有下二語

欲去試辨字學月聯詩如此雷句

其四

遇劉爭喜作歌還舉微高高碧漢間領取長風掃劫地尚令餘駭股生寒

裝張仲素休倚陰山再射鵰更雄

其五

一揮羽扇遠氛端再勸燕銘希德高譜却神謀續孫子于今不數霍驃騮

寶葛俱用八陣而神立盛美於班銘獨享取謂

壽史幸不幸也然則禪姑衍臨瀚海不尤幸乎故

孫權之論可壓之不

走雄孫於長浪收希世之洪捷陸機之言也築武

軍而敗晉尸蘇黨之言也一壯之一辭之德則於

其目題功又戒其在焉也

其六

台遙囑紫生鮮外落妖星聞九荒從此銷兵無

事北門鎖鎗侍君王

不日雲淨妖星落乎不日矣氣銷為日月光乎然而當之者非澤不可耳

其七

洞洞破陣樂聲遙雪影斜籠大蠶旗京國壯觀轟欲

舞古來幾見相公師

所謂先入者必屬乎目也游國再生七德之算可

作矣

其八

戊老關城已缺斯上公一出解戎蒙驕驕嘶向長安

道不是并兒劍俠狂

取鯨鯢而封之已矣陳湯所云言語不出五月也

若西簡何似曲并見之句則更有別情

其九

捷書匝月已三來元老能工九伐材由既解今歸

相廣揚滿父氣雄哉

玉津與射山吳黑王然不似陣雲期結勝天山矣

其十

戰袍卸卻理朝衣○
傍晚趨墀玉漏稀○
密轡緩搖宮月冷○
烏章猶曳陣雲微○

蕭蕭悠悠如對弟○
孫子韓諸君○

其十一

姬公東去衣衣歸○
淑問還藏鐵虎威○
初羅策勛清廟裏○
煌煌再錫錦魚排○

元公比望齊師將武而當太猷○
又何但唐中宗之屬舊日用耶○

其十二

低氣無復上胡天○
最是經邦論道年○
可到籌邊樓上立輪扉○
只有御爐烟○

星流彗掃於是可以教買○
郭之價衡吳然使未知○
李德裕之千鈞○
南陽京之子太原○
何以枕天子○
睡一覺耶○

題畫贈王念生父母

亦加紅葉亦微雲○
亦著高人曳碧裾○
但說是秋都不信○
此中春氣正氤氳○

有當之者覺北風○
能熱雲漢能涼是得解○
衣整確之起○

其二

喚起山陰道上雲○
清溪可濯擬呼君○
臨流自作三迴想○
未必溪清似使君○

凱之自初與自謂道人○
若見先生此作應應買五○
空之外○

送徐水部新婚奉 俸刺關

予即水上人

笙歌齊展武旗開○
一具烏紗兩笑顏○
不問已知為楚使○
巫山雲氣逼人來○
子政寄旨不勤徵○
裏之中或非水部記○
未抽粉○
州時也○

其二

灼眼霞光映彩舸一雙仙去竟如何樊夫人比劉

其三

商船如蟻客如鷺今日開關鼓昨遲底事郎官忙

其四

午衙唱罷曉衙呼粉黛郎官樓有無君郎雁門關外

其五

楚風雄得似驚沙日送三湘貴客樓便過武漢人不

其六

占天太史上星臺楚分嬰星過上台召去君王知

有問須言紅葉是良媒

題畫贈王荅嶽中丞

山法雄深水意奇秋林霜皎月明時今公多是張防

老調淡明猶非佳手霜花傳令濯濯月嫌微而停

其二

頭可有錦岡無一個風光刻畫圖昨夜泰山雪

不係先生之筆乎。

題書送魏廓園被謫南還

水有浮萍石有苔。霜風一夜剪扶疎。知消幾箇東山
屐。莫便逢人說遜初。

此甲子事也。家國可知矣。迨後禍極一時。典公之
賦不成。而元標之文徒作讀此法然。

吾年友張湛虛使君治海陵三年。海陵之人歌
之。於是春王正月八新年九月初度少尹潘

以余直至微言。誠非可辭。然使余竭頌

稱彌不足貴。譬猶句腔腔傳雖極崇殿致味

隨竭若聽其以童謳兒唱。嘯歎其間。可氣取

神遊光出景樂。只之情斯有可得者矣。是故

爲短吟十章。猶夫海陵之人之歌之也。道有

在乎輿誦。豈必史才。

城春兩萬家。烟處處涼飛太極泉。人在揚州清

不知是宰是神仙。

范曄曰。一夫得情。千室鳴絃。裴說曰。六月冷如永
篇中寫出此意。

其二

銅章墨綬赫聲華。別有玄心叔亦霞。可是茅州句曲
長。早衙押菜晚烹砂。

其三

百尺樓頭又一層。堤邊禽擁詎稱能。漢書載有張堪
在。未必漁陽敵海陵。

文正公建勳

其二

樂不可支。便自度越馬。後李元。杜一。章。

其四

治成竟霸十諸侯。而牧風官拜馬頭。千里照天傳燭
燭。江都近日較迷樓。

似呂中。公之知蔡州。亦復不厭。隨雨如田。元均之
治成都。尚何泛。繼仙游。

其五

正是屠龍得歲時。春新花雨滿城知。只看今歲家安

醉可少南山酒一危

潘尼曰徒美天姿
茂○人○多○然○則○建○時○泰○陽○
便不妨最後飲居
○矣○

其六

御壁丹臺並有名
上○天○王○局○下○專○城○風○華○日○到○尚○書○
省○盡○通○雙○鳧○入○帝○京○

早衙押菜晚烹
○亦○令○亦○仙○雖○類○陰○之○書○不○與○而○
葉門之鼓自鳴

先生作張洪川傳曰余兄事司馬幾二十年當其

宰海陵大江南北歌為神君余時為詩十章紀之

此則刪本也

吳長組徵詩為杜穀齋開酒禁

精風容易感冲龍各路諸侯望飲修為報陶潛道社

散生天豈及酒泉封

恐不為酒屢望不到酒泉而乃獨自撥眉耶請濁
粵有妙戲一賦庶可解文舉酒禁之嘲

其二

盤石山頭絕命辭
○多○年○不○到○杜○康○祠○於○公○更○走○東○
路○為○有○無○功○是○藥○師○

白○賢○清○聖○總○奉○五○斗○先○生○為○教○主○便○出○可○署○酒○怒○
可○配○焦○子○瞻○勸○人○而○日○從○今○東○家○室○不○立○杜○康○肥○
生○亦○違○夏○侯○之○禁○邪○

其三

飲濡龍鳳展鯨候
○奇○有○麴○車○三○百○不○已○到○天○垣○燒○黃○

因○飲○可○矣○公○獨○未○知○其○趣○爾○臣○今○時○復○一○中○之○又○

不○若○逍○遙○麴○車○口○流○涎○飲○如○長○鯨○吸○百○川○也○皮○月○

林○口○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竟○亮○秦○坑○等○日○殊○為○

事○

題劉忠文宛溪釣圖

是秋光性可安豪穉小醉白虹九若非手味圖

豈易清溪下釣竿

泉石娛心徐飲解氣惟拙老于浮雲故引漁子
佛此如高士七十七二傳傳止數行而能移人神思

題畫贈吳符遠

雲合濃華水滄臨濃爲阮氣淡交心相遙已是林泉
文儋寫秋光十里深

京蓋相遇如楚雲湖水千里在目增人秋思

其二

山自跡跌水自新數株霜醉小亭西他時夢裡尋張

鶴仙遠行定在迷

寫出離思較深高惠格比雪想承雲更清情比楊

花落畫更習是以道所無詩傳物外意貴有萬中

態也

新婚樂賀祝明朝

自有蓬山會上樓藍橋先遇女神仙他年驛院金

燭淚不離開合卷逢之

花園金築讀書臺妙友新騎青鳳來只等畫眉人見

面索看一郡呂東萊

何遜揚師道看婚詩雖筆不啻岐公之作客怕恭

之博議還事將遙逸情獲出

瞻孟夫子廟

先是爲妖賊所廢

是他能佛又能王不合爲儒又客梁可嘆千年來廟

貌踴然不及魯靈光

便文公全書第卷二

高行遠志懷海寬達然兩方稱聖賢時已然大

仁義同於歸誠而大家人云不如木居士蓋其在

漢亦與曾發俱毀耶

鄒道中志喜麥秋

前歲驅車出戰場本年驟馬突飛蝗今來不是能舒

緩貪看速降麥子黃

古村空列樹荒戍久無樓若涼載目不徒羈旅之

情然未若烈於猛火狀如嚴雪再農之間踵至憂

見矣○事○猶○幸○及○舍○舍○之○秀○不○為○漸○漸○之○歌○耳○此○事○

子○府○事○也○

自○來○三○日○蒙○頭○雨○無○節○無○肢○不○似○魚○腹○裡○却○隆○如○晒○

得○此○回○定○濕○治○安○盡○

登○張○煉○師○三○層○閣○

高○閣○明○霞○飛○來○錯○時○機○鶴○下○與○人○乘○較○勝○句○曲○先○生○

宅○客○亦○客○登○最○上○層○

題○富○達○高○太○僕○東○歸○

亦○在○迷○濛○香○霽○間○蒼○苔○不○點○石○欄○班○闌○今○正○少○桑○林○

河○空○出○沒○有○無○間○山○色○欲○出○海○雲○未○盡○

哭○張○年○伯○

夷○然○觀○化○復○何○酸○天○想○縹○山○降○玉○棺○一○副○鐵○肝○與○兒○

子○請○將○七○十○諫○書○看○

題○小○樓○源○園○為○韓○寅○仲○先○生○

松○風○忽○過○小○溪○薄○長○出○仇○池○石○一○班○不○問○已○知○天○地○

別○神○仙○自○合○享○三○山○

異○境○恍○忽○移○於○斯○架○晶○鑿○谷○開○宮○室○華○鋒○欲○盡○此○

作○遠○勝○暫○卿○豈○所○云○意○在○於○筆○耶○

桃花流水隱雙鳬○中有高真○微曉呼人○是右丞詩○是書祇應喚作輞川圖○

志簡曰○分明摩詰輞川圖○更一類駁音響念音○千○瞻郭熙秋山平遠二○純○可云○此則筆想都○

其三

王維石室魯莧裘○一月山居一日候○試到頑仙樓上○看○可知李白醉時不○

屢進屋○幽如○郭僧遊○青溪中○流一曲○作一詩○恐為謝益壽所笑耳○

其四

天上玄靈曲奏來○何因人世獎仙才○正如渡口溪風○便流出胡麻飯一杯○

二○師失道○引事切情○故非贊聲○其五○

寺棟寅仲將赴官洛陽

攜將琴鶴過夷門○北勸溫公獨樂園○聖世遭逢無○避理不應題是小桃源○

既已卷被司馬○便當臨撫武陵柳○思逸句使人不○敢學呈靖之放○

點定諸子文口占示之

題戶鳳偏稽喜受喪家狗○獨仲尼辭不於指上求明○月方悟天龍指是師○意不存字銀呂安之題裏不托表笑子卿之論俱○

龍曰一生受用○有盡于○購得○空不用三事○于何若先生曰○張眼見肝樞火而處可為極文之○秘矣此幸未作也○

題石交圖為郭天門吏部

千○夫昇不上丹徒○看有模稜物態無交盡世人惟得○此資他風骨耐他粗○可破也不可奪其堅故曰他山此竹亦庶幾跡○而意凌矣○

大○小○坡○龍○堪○中○濟○孫○章○蛟○野○寧○似○臨○海○之○樹○詩○
○傾○靡○耶○但○不○知○傳○君○之○妙○課○能○獻○煥○堂○石○橋○園○

章侯爲余書蕉石志別

不曉雲亂雨長難。妾絕意。感夜動時。此意自難將作賦。江淹多是未曾知。

雖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謝客曰莫暇緣令府當
 視分數日況凄凄風雨乎章侯以郡公卧雪之興
 有右丞應手之才後先生勢與故國事輕如蝶翅
 至于相抱流涕情見乎此

其二
有我君何易別離
酒醺詩醒夜深時
可當一息韓陵

差○可○與○語○耳○而○輕○分○索○耶○酒○羅○詩○發○交○情○如○石○不○
謂○徒○成○粉○本○

王○鞭○在○手○眼○迷○離○是○寫○芭○蕉○怪○石○時○供○作○丹○徒○畫○院○譜○世○間○只○有○米○顚○知○

章侯蒿思入神幾于魯直草書扇頭江神欲奪然則王榮老之收藏未如袒玄之竊取識不識也

章侯時昵妓陳靖

春明門外草難難。恰好王孫躍馬時。
歸去浣溪人定。喜玉京。噶飲莫教知。

名士悅傾城
照明一時
噴之欲動
乃不意差使奏聞
空忽又作何
時勸使君語也

多日子痛新離轉眼錢江送客時看到馬塍花開

處新郎君是舊相如

相○悲○各○罷○酒○何○時○更○促○膝○此○別○客○也○以○緩○衣○相○親○
今○人○不○覺○真○所○云○杜○詩○韓○集○愁○來○讀○似○請○麻○姑○瘥○
處○爬○也○

題書松石壽吳潘人母楊太夫人

曉○山○老○母○石○長○在○華○嶺○王○姜○松○愈○芬○十○二○靈○飛○請○調○
熟○傳○經○偶○爾○號○宣○文○
揚○回○此○報○不○足○故○以○羅○母○毛○女○宋○氏○助○之○乃○其○玄○

例文正公遺稿 卷一

處正自不傳

楊夫人七十先生為序序中亦引數人此乃更

得簡新

洗兒詞為王季重

笑○到○雙○顰○舞○到○船○花○雪○水○洗○兒○時○生○金○鑄○就○新○孩○
子○提○向○豈○風○一○任○吹○

紅花白雪一詩可云婉媚更以仙身不壞祝之雙

榮老昨語欲近巧

題書

山○情○澹○得○似○沙○鷗○又○著○松○陰○雨○後○秋○無○事○倘○來○此○靜○
坐○不○知○真○覺○日○長○不○

朝○見○已○江○客○情○生○意○外○非○此○不○能○破○其○者○羊○之○妙○
末○以○坡○語○作○來○更○遠○

其二

晴○山○點○不○上○多○烟○一○味○幽○清○澹○遠○天○最○愛○長○松○松○下○
水○秋○光○都○宿○釣○魚○船○

例文正公遺稿 卷一

與○山○際○見○來○烟○又○一○景○色○川○平○霧○散○情○影○橫○浮○便○
已○收○拾○來○淑○秋○晴○一○賦○

其三

欲○圖○少○室○恍○三○分○為○有○清○光○不○點○雪○自○結○草○亭○深○樹○
裏○幽○山○淡○水○太○玄○文○

圖○成○五○嶽○記○則○三○山○圖○應○重○文○拾○之○禮○

其四

官○鐘○能○亮○壁○煙○疎○恰○好○連○村○帶○郭○居○欲○借○武○昌○樓○上○

月一觀老子與何如

寒汀烟渚諸君得無少住

其五

天方白醉樹紅酣小著溪聲淡著嵐山亦不深秋不
淺最宜松下卓茅簷

秋興賦曰憊息不過蔕屋茂林之下山紅潤暑
思北語是有別觀不徒應物

其六

是聽秋聲作賦時秋風多在最高枝溪山定不辜
格欲學王凝我更癡

所為無聲詩也一落葉聲出人意表按詩本云落
聲秋聲外有大茹之筆便可廢秋聲一賦有先生
此詩并可廢書秋聲賦者

其七

覺得山容不耐秋一山霜樹老於驚怕他誤入枯潭
道喚起鐘聲出梵禪

露濃山氣冷霜葉斷霜枝猶覺形容不盡纏青
秋發人深省配合甚緊筆張落之枯筆耶

其八

爾雅繞疏六月箋綠陰長到十分天情知北戶風猶
好意在臨流不在眠

取勿安策杖之典奪元亮高卧之風可云想入心
匠

其九

繞着雲山即有烟分明傳與畫中禪聰明無過戴安
道曾把金針度范宣

煩看紙上影昭我胸中山盡矣倘宣子不看南都
賦國幾以為勞思無用耳

其十

前以大夫呼曰丈挾黃袂長可如何要是天生雙
骨我龍爾虎不差多

余近有拜石恭由我封松堅不臣之句自謂溫
情

然未若先生之矯抗也。

題畫石草

石容何所草何芳二者雖奇孰可降乞得來題袍笏
到還邀謝客咏池塘

連五入情新爲車爾造極

田賦吟奉

詔禮 補地還基宗伯傳冊徵詩

賦賈二施

王節粉披妙筆書潮音坊的長傳關可知佛日輝如

此海不揚波爲擊前

魯肥氣係懸鐵味法便可三彈越樂此如王丈成

讓迎佛疏將中有義辛身伯回波同獨爲蔗薛先

生身在山林心存君國往往如此

其二

金馬

馬碧鷄事有無親臣御命豈區區採風還報明

天子總爲流民作一圖

時濟大鏡自北

吳虎人多不好龍一時乘月到幽叢不知天矯高何

子洞一領何似介夫一圖此李沆所爲遇于王
也鄭谷詩云明日彈華春殿下不知何氣可聞天
爲之惻然

姪孫嘉禎讀書湖南酒關過之圖朱松壁上

吳虎人多不好龍一時乘月到幽叢不知天矯高何

丈藤得玄真與赤松

只赤松雨字天然物切然吾亦或能與起此于聊

以當支離更爲焦上觀可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九卷

〔明〕金聲撰

明末邵鵬程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金太史文集序



太上有立德淵默尸居而
紫莫大焉文章莫大焉其
皇帝以往不可考之盛歟
德稍慙于聖人而蒙犯譏

熊氏一

討手拔元元登之壽極少
其德不得少其功則湯武
伊周之事也次也惟孔與
老德足以符千聖而功不
著于當時乃以言顯猶之

太上焉孔之有若老之關

尹喜之流則德與功不槩
見而論不詭于聖人耳目
前不得有其人決不可無
其說此言語之科也又其

熊氏二

次也今嗇夫臚人弄尺槩
若丸收淺目者一日之直
輒自喻適志而逐臭之夫
利易義則又互相則傲直
以其一日爲千秋敝天下

人頭目髓腦盡銷于尺幅而莫之知悔未有如文字一途沒溺人之甚者矣吾友子駿氏德不至聖人而是其器功未侔豪傑而有其心籌一事必詳其利病原要其始終可以垂萬世無敝而後著爲論述位置一人必明其所已然逆其所未至可以等百王莫違

熊氏三

而後見諸褒譏故儒生小子匹夫匹婦讀其書聞其說莫不歌且哭如窮得怙暗得光上至

九五之尊開陳咫尺亦穆朕

熊氏四

爲改容怛朕爲雪涕所最忌嫉不相容惟是食人之食不事人之事不憂人之憂者去之惟恐不遠殺之惟恐不速蓋

至尊與至衆各有其願治之

衷急於燎溺故其應如響
彼食人之食者厚身謀而
忘國恤既不喜人一言國
事又甚虞夫言國事者或

集序五

發其身謀敗塗地也蘭雖
芳肯容其當戶耶蓋黃虞
而上大淳未散教民耕稼
者並是聖人故人食不言
之利商周以還人心雕喪

民禍重而福輕徼智持勇

者畀之小康已溢望雖有
聖賢間出恒上下不相遭
安所得聖人爲之君復爲
之相如禹皋陶夔龍稷契

集序六

一堂盛事乎朕則子駿之
言不獨當世不能用盡後
世亦莫有能用之者矣夫
言至身前後俱不用世俗
所謂不祥莫大此矣奚取

于授之梓爲木災幾幸千
百年後千萬人中有一人
焉對之歌且哭或改容而
雪涕則皇天賴以不墜人
心賴以不死如孔老諸聖

熊元七

賢言滿天下幾曾有見諸
施行者而戶誦家絃實未
嘗少輟譬諸水高原廣野
雖不睹其一舟萬斛一瀉
千里之能而卉木以此滋

生穀菜以此成熟德在不
可思功在不可見萬世莫
誣也吾子駿之言亦若是
則已矣

崇禎

仲春月眷社弟

熊開元題於武林戌邸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目錄

一卷

廷試策館課

二卷

奏疏

三卷

書

四卷

書

卷

五卷

書

六卷

序

七卷

壽序

八卷

傳記祭文誌銘跋引雜著

九卷

書說語錄

目錄

輯畧引

先生之文前此有集矣前此之集非先生指先生之欲留以傳者或不必盡入集而其入集者或不必先生之盡欲留以傳也方其時偶以其存於燕詒閣者編次之故題曰燕詒閣初集而先生之文其寄他笥者殆不可

數計也注在楚有尚志堂錄魚山熊先生撰先生傳云尚志堂錄多論學書惜乎子弟門人不及覩記經變車并前此之集又成殘編斷簡恐漸遠而湮誰職其咎謹出所藏本而重校之閒去其一二不必傳者從先生之志而益以故舊之所什襲灰燼之所

留遺詳審精別輯成九卷爲篇章四百三十規前集爲核而備然於先生之文仍然略云耳光華不閱先生之文將次第如明星爛出補成一書尚期年歲茲不可不急布行暫慰海內人士之望先生有年譜有本傳以不能如春秋定哀微詞義例亦第藏之

名山

新安門人邵鵬程識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目錄卷之一

廷試策一道

生知安行論

心存無盡性之理論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論

政在養民論

積貯天下之大命論

大器循規矩準繩論

孔子稱伯夷叔齊論

集

卷之一

舉邊才足兵餉議

救荒弭盜議

澹泊寧靜解

比九五泰九二說

玉堂讀書

恭遇聖駕郊祀

御河春水

賦得我愛夏日長

大捷志喜

金臺行

賦得拊髀思顧牧

夢齊良弼

桑昂兒歌

集

卷之二

廷試策 戊辰

臣對臣聞帝王之嗣服中興也有率舊之章以靜朝野之業而一其志有取新之道所以作內外之事而致其功其舊維何所謂聖神往而精詳嚴密之制無有求而不備無舉而不靈上有必備之典刑則下有可問之老成而不得以意與者也其新維何所謂聖神出而參伍錯綜之宜無有令而不行亦無禁而不止上有必核之名實則下有自易之意氣而不得以習徂

考文選 卷一 策一

者也夫意起於一日而一日之意不可驟以爲新故其道必有所考舊之而愈以新則今日變見之威儀也原非操不易民而教不變俗而治之說以漫爲顯承習成於累世而累世之習不可安以爲舊故其道必有所及新之而適如舊則本朝自有之制度也亦非執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之說而以爲更始自古帝王所以振攝羣英開其偏黨逆則有挽流必上之權鼓舞萬類必歸正直順則有建範自下之勢師舞

自不關於錫班兮旌亦可旁施於載澤人與官

不相浮官與事不相開錄斯道也知之非義行

之惟艱得君實難得臣豈難千古一時題在今

日欽惟

皇帝陛下

精微執中

明哲作則

夙夜有寤感人心而和平

日月就將鼓萬物以盛大

全之至 卷一 策一

靖奇氣於宮廷而四罪咸服柄指天下之春

漢大汗於中外而五福用章氣奮地上之豐

圖書時環左右實以肅制心制事之規取一世而

運之掌

杼拙述念東南則井厓玩人玩物之戒異兆民而

置諸懷

清明在躬百歲惟貞舉朝已唱天保之頌陰陽自

上義倫攸叙率土共鼓皇極之瞻雖窮古今之

盛事米或揚花無道延猶黜已安已治之議思

萬舉萬當之籌進臣等於

廷賜之咫尺之地得論天下之事以任賢圖治之大務稍圭筆方來之微臣臣伏念今昔或遇忠臣孝子覽前籍而嘆載難見之休不謂鯁生豎儒及此生而以一日躬逢其盛扣之不鳴臣愧金石勸懲需同義不忍出雖不悉當敢盡其愚臣謹按詩書紀詠之辭若虞周上下之間莫不盡制分官專精得人用能熙載亮工咸和不屑顧官不必備人惟其賢則有十百爲數遠勝千萬

欲官得人非人得官則有出處異趨同襄盛烈如此則何患乎有才而無官以給致處於野之遺賢如此則何患乎多位而無人以充勳念於人之難求或曰上古事簡則懷養之平封畫之密漢唐而後曷嘗稍比其殷浩果若斯言是末世人才當復遠過三代矣或曰遠古氣厚則醇既日凋滿復日散前人不作久後漸當爲鬼魅必執斯言彼洪荒創闢俱不屬聖神力矣撥亂反正之才代不之人闕邪存誠之道實惟聖功

其君皆不徒爲一日苟安之計而具存天下萬世之懷故其臣亦皆忘富貴利達之心以念真里生民之寄夔龍夷益未嘗分九州以領官牧之任大夫卿士未嘗限千八百國以均王朝之任人心不爭盛衰於鄉國大才不念炎冷於旦夕政治之隆於今爲烈臣因幾計爰得淺論以爲天下有大勢貴識大勢而審其先後物情有流弊宜察流弊而衡其重輕拮据滋殖大都用心於事物應更以臣民爲事物之樞劑煩理劇

無不浩嘆於八才尤知以人心爲人才之本張羅設網以盡萬類而官各有制唯更一代而鑒弊卽以盡善雖漢唐之盛皆有可紀此不得果蕩成憲者也胥庸蒸髦以輯庶務而人各有心每閱一世而久安卽以滋玩卽虞周之後非無可鑒又不得性矜俗例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攬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當時經文緯武之儔政詰兵理財之效者亦何其有求即獲卽其設官而輕重大小之相維以爲用賢

發奸之并得者又何其靡事不舉夫君臣之道
至比天地此皆以覆載萬物爲心也任人之道
方之用器此言可用之材尚不得混置也大體
聖訓內之而使舍光祿位擢諫朝廷外之而六幽宅
心萬靈仰德以此

列祖相承世有洪圖卽宵登閣出債事而偉頌時建勳
節適至

陛下而承讓斷烈之日又卽爲出剗入復之時雖據

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踰月人情宜更見

金大良集

卷一

五

易而朔月而可朔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
元聖亦復需時尙有可言臣何敢謁臣竊觀邇
日東西南北警報并聞錢穀訟獄普天同劇外
飛羽檄內疊簿書事已動也芻粟不絕士馬猶
枵北越久救公私同竭至賣虎冠又鬻銅矜財
已廣也誠如

聖問可屢過憂願臣愚慮謂不在此臣來田間而有
見也賦家民之用莫不什五貸富室之息率盡
倍稱而督農隴畔非有田畯追課蓬門但聞胥

吏又其甚而推理哺聚之僕正不盡出於饑寒
臣入都門而有見也趨謁報謝之節日頗長安
之騎傳空引滿之歡湯勞庖宰之治至於息偃
在床多對妻妾及其出入風議半爲恩仇推其
故而叢睦皮閣之事反不盡歸於純拙蓋覺序
之教不轉於前而還陟之道又乖於後自兩科
而外鮮有不賂而得之官從兩科而後亦希有
舊業可理之人豈天下之無才有才而單之以
岐路蕩之以大浸才不必爲國用則心盡也豈

金大良集

卷一

六

冠裳之無心有而迫之於荆棘勸之以醢毒
心不獲爲已有故才竭也大終日讀聖賢之書
不知所學之何事一朝享君父之祿莫識此恩
所從出朝廷不辭賤所欲則唾手而得俸且有
名軍旅不辟難所憚則掉臂而行行亦有辭退
則歸已實或負及而強說人以無罪功則稱君
非有誠節而敢貪天爲己力大率近時之俗習
未保今者之悉去凡皆近薄而莫肯爲厚夫總
薄則丞掾垣薄則丞類醴薄則丞敗器薄則丞

致人有恒言曰忠厚則頌

陛下之範請臣以厚作忠也凡皆近輕而莫肯爲重

夫免走輕於麒麟燕飛輕於鳳凰龜躍輕於鸞

龜地騰輕於神龍人有恒言曰廉重則頌

陛下之化諸臣以廉成重也礪世磨鈍之具無予天

下以必得無絕天下以必不得而竭情盡志以

祈一得者無不有事於軍國洗心革面之權無

聞天下以可免無聞天下以不可免而屏息絕

達以幸一免者要不自蔽於身家相觀而善則

金大史集

卷一

七

無尤而效之之舉有私必敗遂無利而爲之之

時法紀盡明而官和於朝官迺稱百將在其中

矣。蒼黎盡輯而民和於野民迺稱萬士庶在其

中矣四方有版折箠鞭之如

聖問所稱四患豈足長厯

宸憂哉抑臣更有言

陛下自登極以來萬物幸聖人之作抑似觸目皆辟

至於聞冠不驚何物相倚一人是侍夫舉世能

一人之是侍一人誠不可以自無所侍舉世能

一人之是侍一人亦復不可以更有侍也學不

務傳惟致其道道不求奇惟期於明目無全牛

乃解與理隔垣見人斯蕩蕩結故上下一日百

戰雖自衰世之言多士三千一心尚非目前之

事惟

陛下靜鑒其特因神其化則朝咏康哉野呼幸甚五

帝豈足六三王豈足四哉說有必立而曠於實

非微臣所敢罔言有辭拙而當於用惟

陛下之採擇草野愚臣不知忌諱干冒

金大史集

卷一

八

宸慮不勝戰懼傾越之至臣謹對

生知安行論節訓

道德之難言也在天人之際達乎天而後可以存人此一定真常之說而非高世絕俗之論也今夫人何所不至哉聖人所恃以經綸天下謂天下之必歸我而經綸也者恃其天在耳時移事變類聚羣分治亂貞邪至莫可端倪而究其極有終弗可易者不能與天奪也若充其力而可以至乎其天則亦存乎無所不至之人而已其不可以至乎天者則物矣故知與行二者聖人之道所因以常存於天地之間者也天

金木史集

卷二

九

下之知行其不盡出生安也夫人而知之雖密觀於聖人而究所從來不能盡然也况欲慨天下之人哉雖然聖人不常作以爲斯道也者必聖人知行焉而他焉者莫之與也則已矣若其未也則闕天下而還之去其不求知不求行者置勿論其有心知行者自不必生安而究無不歸于生安其不生不安焉者則直謂之不知不行焉可矣非但然也所謂不求知不求行者彼終日所營營而苟能不操一格以準之而儼鑑其所出非不終日知且行也卽彼所知知無不

生卽彼所行行無所不安今日求知求行而顧此輩之不若則亦何以取諸已有而以之主張倫物而有餘聖人作而以爲可以經綸天下謂天下之必歸我而經綸者見乎此此所謂天耳天一而已達之乎道而豈有五達之乎德而豈有三此天之定也顧達道而自不能不五達之德而自不能不三此天之不窮也天故能生能生故亦能學能國天故能安能安故亦能利能強非其所生非其所安雖竭天下之智力亦豈能困之毫末而強之斯須哉君臣父子昆弟夫

金木史集

卷二

十

婦朋友之道聖人作之而天下不以爲疑舉而措之而莫以爲不當也不可謂聖人以之困天下之人而強之從我也舉凡困天下之人而強之從我者或不以終朝况萬世乎故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必知其情明於其義達於其患易爲必知其情明於其義而達於其患也其不欲困而強之斯亦明矣雖暫困之困之而卽以生雖暫強之強之而卽以安故學利困勉者皆也聖人與天下共其不得已也生安者大常也萬物之歸也方其未

之知未之行也視彼已知已行者則生安耳視彼能
 知能行者則學利耳視已之求知求行而若弗得也
 則困勉焉已矣究竟何有哉孟子恒言之矣曰是集
 義所生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聞一知二頓悟絕人
 而或以爲不如愚也謂非所生也克伐怨欲不行難
 力絕人而或以爲仁則不知也謂非所安也今天天
 斯昭昭之多仁智百姓莫不各有其天而吾既欲
 以爲非大全也於是乎反不生不生而學學且困於
 是乎反不安不安而利利且勉晝夜以圖若求亡子
 余又見其
 而急君父也者以吾不幸而不能如仁智百姓之各
 任其天也而方於彼既多不生不安之意以吾又幸
 而知百姓仁智之不克盡其天也而反諸已又有不
 容絲毫不生絲毫不安之責以是爲不知已詬厲而
 彼不知者觀其外若亦皇皇以爲多事也吁豈獲已
 哉易曰不習无不利蘓子傳曰習而後利則利止于
 所習者矣天下莫不惡難而就易無必生安之志自
 無肯困勉之功論知行者接踵而起莫不以爲道在
 是也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民也而豈士哉嗚呼君子

遵道而行耳知德者鮮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論

知性者貴鮮也知性則於學問之道庶乎有人而因
而觀古今來聖賢之說或同或異或與或奪皆有以
悉其意之所指而洞然一無所疑矣古昔聖賢立言
皆出於不得已其不得已者何也以爲吾幸而能然
而天下人莫能知其然也卽不能盡知其然而天不
其道宜有一二英靈者與於此也或不獲遇焉而吾
身從喻之則不得不託之書託之書而始假名立字
以曲暢其意而後之起者不自量其淺深小大隨其

金入聖集

卷一論

三

所見而遂相與展轉辯析於名字之間其言有至有
不至而聽之者有惑有不惑不惑者無幾惑之而以
自誤相尋以入於斷港荒徑而莫自返者比比是也
儒者之論莫要於心性而精宗則云心存無盡性之
理抑若心與性截然爲二物者誠二物也則取人細
賜與及身自考應得析而白之如是者心如是者性
今耳視目聽於此也欲將以心爲心以何爲性也哉
卽以爲此中荒忽未易指示天下聰明靜巧者宜
必了了而吾以爲必無是理一人耳區分而錯析

之可以千百其處而所以靈於萬物而爲人者央無
從截然二域也卽以爲今日衆人所用者心耳達於
聖神而性見焉則是今日衆人竟可以謂之無性也
且也聖神無一朝而達焉者也不知其達而未達達
之時此一物之爲心者幾何分其爲性者又幾何分
也哉今以是說之不通也而又以爲非二物也非二
則橫渠之說又將謬矣且古之二而言之者多也何
獨橫渠也哉嗚呼此名字之惑人也孔子之所以欲
無言而庖羲氏之所以畫象也易逆數也聖人以此

金入聖集

卷一論

古

洗心退藏於密故聖學有退而無進退者逆也世之
學者發慮出言莫不在六十四卦中卽推人至精以
爲居然太極也而不知其入六十四卦之中已久終
其身在此六十四卦之中而究竟無一畫之獲不知逆
之故也今夫聖賢易爲與人言性也網紀倫物莫不
精密以是爲足以教天下矣而必與之言性焉逆之
至也其意以爲天下之能與於斯者誠寡也千萬人
而不一見一人焉而能之一逆而未始有一畫之中
此六十四者一旦燦然於前而惟其所用而且以教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論 節議

無天下萬世之深情者不可以與深言天下之事也
未嘗慮之以爲慮之而不必獲未嘗爲之以爲爲之
而或難成嗚呼天地雖大固無如人何也天地生人
而與人以心心固其處焉爲焉者也故有天下萬世
之深情者必不聽其命於天地而以爲天下之事
乎其人天地生人而與人以心非必盡人心而皆
有所應有所爲也君子以爲此宇宙之事所當爲者
亦無幾何耳易用舉一世而皆用其心以有慮有爲

金太史集 卷一

上

必舉一世而皆用其心以有慮有爲此亂之微也天
下有能慮者能慮則莫敢不畢其慮有能爲者能爲
則莫敢不致其爲若是而慮亦不必無遺謀爲不必
無遺力起而視天下而已無不獲之事無不成之功
用人心之半而可以收事功之全豈異人任哉而古
今聖賢恒懷能抱具多不能展至鬱鬱焉者死而竟
不得志者蓋其可能者人也其不可者天也所謂天
者何非天也亦人也所謂人則非舉人之人而一人
之人也故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明乎此一人者慮

天下始不得不舉其慮此一人爲天下始不得不致
其爲又明乎此一人者以不慮慮天下始慮以不爲
爲天下始爲天下以其智力爲一人慮爲一人爲而
後不暇分誤其智力以私慮私爲以開天下之亂
故萬邦之大而以爲一人慮之爲之而無遺計此萬
不獲不成之理也而以一慮鉤衆慮一爲致衆爲
此一人者可以治定功成而尚冲然其有餘大此一
人者豈嘗自以爲一人而外以萬邦爲其邦也哉其
靜而慮之而見邦雖萬而情形曲折莫不燦然如其

金太史集 卷一

十八

指掌之上其作而爲之而不令而從不言而喻亦莫
不如臂指之使而呼吸之應也則元良之至也元良
者未嘗有萬邦而但止有一人以一人運萬邦若幾
幾乎其難之也以一人運一人如取如携耳亦奚有
哉是故萬邦多難莫不謂可憂而有識者或否及其
無事莫不嘻嘻相慶而有識者又否若曰是奚足憂
喜哉丈夫關情在此一人耳得此一人吾於萬邦何
有失此一人吾於萬邦又何有天懷萬邦則必爲萬
邦生一人則又爲此一人焉生一二人以成之

者既生成此一人者之一二人又生乎其間則自茲以往天下事固確確乎其人在矣如此而尚待天降天亦何時已哉伊尹之於太甲亦直以其身試鍊鍊之地所謂事過言之尚欲心悖者而尹怡行之豈不以爲此一人者如不幸而不元良則雖以予久在簪位固無如此萬邦何也與其在此而無如萬邦何也其於死庸愈乎毋寧爲之而幸其一悟焉嗚呼古之君子亦直其貞萬邦之念有不可解於心者耳死生且不遑寵利安足道且非特然也及君之身而已予

金太史集

卷一論

十五

秋萬歲而後其不可知者乎事事不敢諉之于天而必盡人力之所可至故古者所以保傳太子之道至備也至自爲赤子之時而教已行夫教行於赤子之時不已惡乎而以爲不可不豫不可不垂恐人世深而元良之性漸易其反之也日難故若不可且夕待者况乎其後也又况乎其後已得天下而操之而但以其天成之聽庸自慮自爲而前後左右舉一無可恃者哉噫何其視一人元良之若是乎不惡也真有貞萬邦之心則必致力乎元良一人之術元良之道

雖大寬者不可以坐而違而亦不以有初爲可降若殷宗之初服與唐明之末年豈可不深爲計慮而盡爲不必然之寒心哉

金太史集

卷一論

十五

政在養民論 附錄

爲政不法三代以上終苟道也豈以三代而下爲難
無能爲政也哉古昔聖王所以立政之意與所以施
政之要初無杳渺不易危之處而後世多以其愚功
就利之心乖張用之而或喪其本指以爲貴者作令
而賤者奉行天下幸得旦夕無事不至鼎沸糜爛而
莫可救止以是爲足以畢吾人上之事已若夫厚下
愛老之語初不屑問至於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
一似聖賢而爲大言言之亦未必能行者噫何古人

金大史集

卷一論

三

愚鈍而今明敏練達者之若是多也人心喪而不後
士之考古鏡今自命遠識者其亦鮮知有生民之在
念矣下焉者無論夫政在養民此爲政大指也如此
則善不如此則裨此自古今來引繩墨中事情之語
無擇時之危平而莫不準焉者也今夫民亦騷焉爾
然而天地之所至貴也以言乎耕維則百物之所從
出也以言乎勦力則王公大人之所服而役也非是
則雖天地之神聖固不能以雨暘而湧帛而自后王
君公以至大夫師長雖神聖英武要無所行其度令

此亦天下之至顯者也而近俗多滯不與念則以
代而下自秦隋民變而外大都內以威官外以夷
中以兵伍不知此數者之牽以民始以民終也以爲
此數者之害而民無與焉且民亦何能爲愚者自農
巧者自工賈者自賈文者自昂首而取官祿其樂
舞智有近則聚山澤遠則走胡越不則亦作奸射利
於簿書上下之間所謂含血之蟲莫不能各以其力
自求飲食無所需養而乘軒戴弁者楊楊然未足
且之有以加於我也亦復何求嗚呼何其不察也

金大史集

卷一論

三

天下惟無事也無事而優游論議幸得以徐審利害
之所在大施焉而不必見其赫赫之功萬一不虞而
吾將之以中堅可不大驚而天下尚在吾股掌之上
吾得而濡沫淪漑之豈不愈於欲養民而莫予聽之
日哉夫至上焉者養民而尚莫之聽也謂吾民何
且至是罔不知其繇來非朝夕也所爲目視斯民而
殊覺其無所需吾益且視當日急務談有急於養
民者焉而未暇從事區區也昔王之于天下也天
之田廬漁畔與丁壯老弱莫不數計周知在其胸中

而因爲經營區畫不啻家人民生斯日無死生不測之憂既無其貧甚富之民相耀以亂其心而亦無安偏危之處奔走以竭其費此法之盛也法盛而不可復可不必言其法而奈何以并師其意井田雖不可盡也易不盡于籍而無徒盡於地盡於暴官耕矣而且省之不戰視人遊食矣而又視人生食爲庠序學校以教忠孝而非以進勢利也懲遷有化居以阜財求而非以長侈蕩也古今養民大端盡矣且身入第一

越乎此此之得所以用則足以事則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且無謂天之立君本爲民耳恐昧大道者以爲迂也信若是是亦何求弗得哉故嘗論後世之爲政也大要在取民而已稅租不足雖勞心撫字率不得爲良吏耕歛之省補助之道吾見其無幾已且古之所爲牖民孔易也而今皇乎日以不足大要爲政以求歷其民而已情之相棘有若敵讐智之相攻猶乎營壁家修長者人多君子吾見其無幾已計日去其弊歷及其盡成田祖有神業界矣夫語曰養馬者

序其非類無令敗羣言害民者不去則民未可養也秦爲無道其生民也險隘其使民也酷烈後世之其不以秦爲鑑顧實以秦爲師今秦當日尚稍足爲後法生民其幾無類矣乎

積貯天下之大命論

長國家者無自爲封疆之意而計深思遠則不獨倉卒之際有旦夕不應之事非天子之患貧而宰制天下者之不可以失大權之歸也書曰惟辟作威作福此天子二權也而權不二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爲民立君而民亦相與安焉無或有畔思豈養是就焉懼或威之以此一人者實能緩急而皆有以生我福莫大於生如此則生不如此則將有不克生者焉不克生而威固已甚矣是故二權之所在惟一權

金太史集

卷一

論

也古帝王之所以必得志於天下則此一權在其掌焉耳因此念漢人積貯大命之言誠旨哉其言之也今天民天惟食焉困矣有虞之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耳命官之中未嘗言國用也至於周而始見有會計國用之官顧後世所爲大農水衡自長以迨若屬窮年以計出入爲事者在當時則止於掌邦教時地利而止矣管敬仲古之才人也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此其言殆亦有懲於所爲府若倉者世所爲府若倉無不涸不竭者也奈何如所云云

金太史集

卷一

論

然天下事固未易以一二言盡也昔之論財固有聚其聚者矣爲其聚之而散民也固有欲其行如流水者矣爲其流之而仍爲我生焉今不達是意而反以浮淫之棄加之功賞之上不能聚而并不能收使之流而不能使之止則天下之民其於我也且若浮萍隨梗之適達於江漢之上靡靡焉無所歸命器焉而起而且莫之能操也嗚呼三代而後斯民之各謀其生而不藉上人區會經營之力也久矣雖實踐其土而且於然以爲已田也雖實食其毛而且晏然以爲已耕也賴天之靈得以無事其于君上何有焉迨至災凶流行艸木食猶不自活鬻羅之地或閒或騰而有人焉或墮之於流離困窮之中漚輪有道而富商大賈亦不得牟其大利而乃昭然見上之有以存我也此道之衰也而亦有不能不然者矣又有甚於平時追呼課責所不能平亦謂極矣一朝有患而帝無所取于所謂不加賦而國用足者未之或能也而又不能坐而待盡而民又於是盡不堪也故三代之民如于也漢之民尚如牛羊焉後之民真如仇矣

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君者所求也非求人者也
民者所與也非與人者也獨奈何使民之日見其君
之我求而未嘗見其一我與也審如是彼亦安往而
不獲自全其命而惟上之然就也哉是故智謀之士
常大其心胸以觀斯世之變而亟亟乎積貯之是
也以爲如是則下常有以得上之與而不得局於不
費之美上之人有事亦竟可以無求而不必審於定
矣之勞未嘗使民饑以死斷不逼之踴躍以求生其
用命我得希所積而之于生其不用命我亦得以用
命
所積而之於死其用命而得我以之生也積貯之效
效於醫藥共不用命而亦經我以死也積貯之銛銛
於斧鉞稼敷倉之粟以爭天下而後就諸帝王以此
有機散洛色之倉以食亂民而不知惜小人緣是無
識繇斯而諱詎不然哉獨所謂積貯富有道焉隋煬
唐德又何說也漢初拔秦之弊作業劇三財匪故一
時憂國者寒心謂漢之爲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
可哀痛豈與國曆休長歷十餘世數百年承富庶之
餘而甘漏澤者同日語哉三年九年之蓄古有言之

有故積貯之道若晁之入邊粟限之常平倉吾深
焉唐有劉晏殆真善心計者顧其進以養人爲本
之不慎則如勿積慎之哉

大器者規矩準繩論 解詁

天下大物也非大人不能以有爲非大人不可以有爲大人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萬世爲一時者也人情之生於世也莫不自愛重其身苟不能安心以待造物者之生我死我而期有存留於天地也其於身莫不欲有成而於世莫不求有用夫必成其身以有用於世此豪傑之所以獨異於衆人而不知此但求成其身以有用于世之心亦卽衆人之所以無賴於豪傑及其既成既用而此一豪傑者之所成

全宋文

卷一

七

所用隨與之俱盡初無復有可以存留於天地之間其相與否嗟低迴以望爲不可及者亦初不過一二衆人焉而已夫得于天者材也作而成之以達於用斯爲器等而下之雖農工賈役不坐食於世皆不得謂之無所成就而適用而上焉者非其經綸達乎天德卽智名勇功冠絕一時不足獨異者何也則固其以其身自爲一器而未能爲千萬器之所從出也夫自不必爲器而特以之爲千萬器所從出故雖不器而不得不名之曰大器大則大矣而必不能不名之

爲器何也彼雖無成心而卒未始不有所成雖無用心而卒未始不有所用惟無成心惟無用心也而始天下無可成不可成可用不可用莫不於此受成受用而其成與用是以獨大是故規矩準繩之爲物也不特無方圓平直之器而其身亦未嘗有方圓平直之形而天下之物非受方圓平直不可以爲器非受規矩準繩則必不可以得方圓平直以是方器大者之不欲變變而乃以大有造於天下後世也亦庶幾其似焉耳吾觀古者大聖人之用心也至於一夫不

全宋文

卷一

三

獲若已納之溝中而其計深慮遠也則慮所終而瞻所啟若是是安得龍取一切而爲方隅旦夕之計而遂可以快心滿志者哉而吾觀管敬仲之治齊也其取于輕重上下出入之際大要傾奪鄰國奔使天下以爲一齊愚哉黔首以利國家而已而其於桓公也諸夷狄禽獸之行備極大惡而且以爲非其至也身朝沒而齊已夕亂也若是是可以法天下而傳後世者哉夫卒而爲齊可以傾奪天下使仲得天下而爲之當復何所傾奪是亦立竊之道也雖曰微管仲

其被髮左衽吾未見被髮左衽者之所爲猶有知
齊桓公之所爲也故仲當日之所以自戍而有
世者實不過功名富貴之間而孟子曰功烈如彼
卑言功烈已無足言矣不必略其功烈而更求其
法也出功烈者卽心法也卽所謂器焉耳如是心
如是功易有功無可議而復又從而苛議其心者
故仲之小大要卽其還就器淫之君成就一日之
以成富貴而無有乎天下萬世之慮亦非謂其但
治人而不能自治也使真能治人矣又何用自治

全入集

卷一論

三

亦有仲之自治但仲之所以治人亦卽如其所以自
治者而止耳均之不大也均之以目爲器而不可以
爲千萬器所從出也故曰大器猶規矩準繩此萬論
也而曰先自治而後治人夫先自治後治人此特
未成器者言可耳以語於大器不亦謬乎惟此義不
明而後世曲學小儒以此自蔽曰吾未暇治人吾先
自治云耳而見小急功鉅視管晏者自度其學尚
憂其難之也則謂功烈寧復有過此者至謂孟子言
不足信以爲區區井田學較之論豈足以勝內政

知孟子所以度越諸書者正在井田學較二論
略言之而不必詳譬之老工大匠挾其規矩準繩
有知者偶一指設以見大意而不知者以爲不若
斤小斷者之可以苟且朝造而暮闕也嗚呼王如
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曰聖人復起
從吾言所謂規矩準繩殆若斯矣自當時卽爲迂
而又豈千萬世之公孫丑淳于髡所能測識者哉

全入集

卷一論

三

孔子稱伯夷叔齊而不及伊尹太公孟子嘗稱

之至論百世之師獨推夷惠而不及尹其旨

何如

館課

孔子之稱伯夷叔齊也以其逸民也逸云者世論之所遺遠而鮮有及之者也世論之所不及故聖人及其其所公及焉者則亦不必及矣稱伯夷叔齊之賢即其所以不及伊尹太公之意也孟子之有時乎不及也孟子之時也其及之者一時之意也其不及也也則與孔子同百世之心也生請究竟其說生以為

金大夏集

卷一 論

三

天下之難治世變之日趨而下也莫不起於人人懷急功就利之心而無復知有正誼明道之意豪傑起而爲其事聰明有學術者見而倡其說以爲如此者之可慕也天下之人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先慕其所以不必然之事未必能其事而先以敗其心敗其心而事烈口已卑而愈無能爲至於極敗而尚不知悔其所從起者書立言者之以學術殺人至於此甚而聖賢之所鯁鯁而憂焉者也聖賢憂之故言則必慮其所將而行則必稽其所做夫聖賢之不得已而

有言者若後世浮薄者之爲偶有見於一說則勃然

自禁曉曉焉以自明其有知焉者乎使聖賢爲自

而言也則且有不勝言者焉彼其胸中豈有既哉

賢之有言皆以爲人者也聖人而非爲人也則亦可

以冥然而一無所稱也惟爲人也故言出則必有

焉而亦不得多而旁及牽論春秋之世何以弑父

君者之繫繫而莫之止也以爲武王固身爲之也

雖得天下于夏顧其於桀也放之耳既而曰有惡

焉而武王無是若武王以是爲當然者而未有過也

金大夏集

卷一 論

三

至于紂死數十年矣而爲一時反側而猶繫繫若是多事也武王既自以爲當然天下後世就不見其君父之有罪而以爲當然而效武王而爲之哉伊尹之取夏武文不如太公之暴其得天下而所以治商也文又不至若周公之委曲繁重以至於不可收拾故商之後世於周爲盛而君父之義亦不大嚴太公勸其君以力取天下周公報乎有弗安於心而飲焉爲文法以防其敗而不知亂賊之源已開於天下之心非區區文法之所可療嗚呼應不及遠以爲奇

以定一時之亂耳彼伯夷叔齊者之功豈不千古
烈哉然則伯夷叔齊者聖人所欲誣稱者也彼伊尹
太公者之事若其可勝無傳于世則聖人固以爲無
傳而使天下後世絕不復知宇宙間曾有是事焉蓋
亦苦也况從而稱之哉聖人之稱人也則亦有多
矣猶是人也而使天下後世因斯識忠孝之大義焉
猶是人也而使天下後世無貴賤生死以爲苟可以
應其仁義之志則不必得時行道而後大焉不必存
活永年而長有生氣焉而又使天下後世無知惡

全六集

卷一

三

弱聞是人也而以爲宇宙丈夫作事高深深尚有
若此其甚者而吾獨奈何卑且近者之尚不能而逞
因而振起焉以是爲大塊之噫氣薄沸萬物之帶而
疏其邪以達於正以是爲人心之儀型使人望之以
爲不可及而又不敢不勉也故稱其風而曰師夫
其風而曰師則孰有如伯夷叔齊之大彰明較著者
哉雖然聖人於是乎又有憂也天下之人多愚知其
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刻則效之而其康或
如九則效之而其仁或弗如特立獨行則效之而

忠孝又或弗如天下之人以其似齊夷齊之短而
知其真失夷齊之長教於是乎是不立于是又特著
焉以救之其不得志同其康同其仁同其忠孝又
而獨其氣性之所往又若翩翾乎其相反也者而
天下又遂因是以見夷齊精神真至之所存初不
於拘局刻薄之迹而乃以長善而救失而師道大
衰亂或涼而所以利賴萬物者未始有異也此
之所以並著也若夫伊尹太公也者孟子有不
公稱者焉所謂中國授室養弟子萬鍾使諸大夫

全六集

卷一

三

人皆有所矜式者固當時君臣所以處孟子而以孟
子爲無能爲之人也徒說仁義而已孟子至爲之道
湯武稱伊呂而尚莫之能信也况置而弗稱乎此最
明者也若夫較量聖人以發明孔子獨片與夷惠並
著而大公尚不能與焉若是乎太公尤不必稱者
故略定一時若太公者可爲天下父定不可爲百
師可以爲文王之師而不可以爲百世常人之師
尹雖自以先知先覺自任先知先覺者師也而孟
弗與之百世也亦豈不以其事爲不可訓也哉故

爲衆也辟之爲天則雷霆而已風行乎四時而雷
用之止以平虛此亦足以觀矣

卷八

第一節

三

事邊才足兵餉議

邊才之希見也以事邊者之不必盡才也兵餉之
吾豈也以餉之不必盡以食兵兵之不必盡任餉
雖然天下方大病病之所在非一端也病非一端
其一則且傷其一焉無所不病則亦無所不救何
乎其可以無所不救也愚以爲古今未有一時焉
邊可以無所不救之遺也善救者得其機次第焉
今邊才與兵餉二事也議二事則此二事
邊有優先焉孰先先邊才也今兵之不宜取足
餉之不宜取足於微有其耗之者故莫不齊備而言
曰清之不清則永不得也或又曰清之難夫清之是
也以爲如是以清之而遂清矣則恩又恐其不能得
也故清之亦誠難雖然亦難耳豈遂不可爲也哉所
以難焉者則無邊才故也古之握兵者可以一夜之
間旣數萬人而若無有今欲汰數人而恒恐其一
闕然而起戕主帥之命大兵者所謂聚不義之人
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惟恒試之戰而能
日以見不能者日以誦故賢者居上而不肖者居下

敵兵事之治也其主帥之才實歷大將其大將之才實歷其屬裨以下實以次歷其士卒以大才令小才以才令不才大要能爲亂者通而上焉以治者吾掌握之中而皆得所而樂爲吾用餘無所用者盡取而殺之何亂之敢生而又況其僅汰之已也之而尚有以用其無用者乎夫邊危地也而今之得邊將者若有所利焉豈真奮不顧身思得一當於國家而遂破家蕩產以求之故邊戍之上下相逼也亦適相逼耳莫不相與求衣食之人也強有勇不必上上者不必強有力羈繫於旦夕之間以幸無事如奉騶且顧之于而莫敢動其纖毫故曰清之難也則無邊才放也天下大矣何以無才非無才也居今之世未可以有一才焉卽謂才也非全才焉不能免卽全才矣有可以折衝禦侮之才而無以要譽與交之才猶不免也所取乎邊才者取其能辦邊事而遂已矣國家之事庶且多卽不有他幹尚無求有一長焉卽所謂智信仁勇廉者或不能必盡也又從而求其要譽固交者乎非要譽固交者不

折衝禦侮之才多不足以要譽固交而才又難矣唯是能要譽固交者卽不有折衝禦侮之才而能使人望焉有才顧其才在要譽固交矣又以何折衝禦侮乎故寧思今天下之大病莫病於言太多而不擇言太輕而立言之心太巧職方文選下文武所使出也此兩司者莫能自爲政也卿相倖也奉行其風旨惟謹耳牧宰守令近民者也日求免其鋒銛而後可以有濟於私耳况邊吏邊吏不盡以餽餉兵要非盡以酒家也若是者幾於盡下之財力以奉之矣今言路且百餘人豈謂百餘人者絕無大丈夫處其間顧所謂大丈夫者儀衍多而孟軻希矣古者竭天下之財力以奉一人而尚以爲未足也今竭天下之財力以奉百人若之何其不責若之何其望天下之屏心一慮以歸於正而以其爲國用也嗚呼天下何但思邊才之急何但慮兵之乏也大刑用甲兵小刑用力鋸鞭朴今邊不能以甲兵挫之而內之能以刀鋸鞭朴挫其民者天下是也吾不知其才焉否也兵聚如林而日患寒餉

知果而日告倭而內之從事田畝者未嘗有焉
雖饑寒計也吾不知其足焉否也直謂民無如
耳意又安知其一旦不更狂於而烈於兵乎

金元史

八

牧養再盜議

金元史

八

四

盜賊之禍烈於今古而然而又當其內耗
日天下已大病無可議者非無可議以爲天下可
者不在盜賊也天下之可議者莫如今日之可以
爲盜賊而其實甚於盜賊與可以爲盜賊而目前
未爲盜賊之人盜之起也不一其途有饑寒而爲
者有狃於墮淫而爲之者有負材氣鬱鬱不得志
者有狃而爲之者此皆盜之所起也抑盜所起
者非盡然哉再盜起非無故而起則亦豈無故而
哉得之則必令天下無饑寒無墮淫無不得志而奸
亂象禍而此數者其可以拱揖俯仰論議戶庭之間
今日一部覆明日一令甲而使遂晏然以見也抑更
有道焉爲天下所公見明知而特避而莫之敢議
謀焉而莫有能行者乎愚以爲天下雖大分域而
吾則天子分則縣官耳天子之下縣官之上自半
起而至於郡守不過多方區置奉天子賊令通焉
雖要使縣令必爲斯民利而無害焉則已矣今也
然果世駭然共視縣令如商賈希賈之肆焉

精亦遂以廉潔愛民爲迂闊難行之事一日而
士盡膺民社之任而尚慨然不樂數歲一遷而
乎其不可待乎心靜氣而細觀之上自宰執而
郡守若而人若終日多方區置惟恐縣令之廉
民則舉朝黷亂無所得食者縣令雖欲念民
民驕淫復何暇竟亦何裨至如邊將扞外與
內者等非力能浚劑內供亦不可以安其位
聖天子之憂民也夫少遇其戾氣於外而
之難旦夕未有人變而不及聖天子之
全之良法
日同心合力力爲救正誠恐天下事有不忍言者
可以患貽後人也哉救荒有策其大要不出捐倉
借和糴而已有良有司隨時隨地可以爲計然不
日之事未及乎久安長治之道也食畢則復相聚
盜且盜無不復又誰索糶粒於富豪吏胥之手乎
愚以爲廟堂之上無力責天下之縣令使必
愛民以不問其上而反煦煦兢兢欲爲畫計計
行民愈困盜愈增耳又何議乎又何議乎

澹泊寧靜解 論

天實生才而以爲可學而至學而後知古人之言
教歟也學焉而不知其要學焉而容有不至者
自以爲不知要而以爲學咎嗚呼天下之無才
茲始矣三代而下如諸葛武侯號爲王佐之才研
之儒者或以爲入貴自美不得列於聞道此一
射之語非篤論也澹泊寧靜之說前此聞有言之
者恒見於武康之與其子論學如是而學而乃
之才也焉爲乎廣其才也世之季而道之微也
天下之不知學而翁幸天下人心之喜有才幸其
有才矣而復私慨其湫鬱張皇莫能致其學力以深
入于無才可用之地而成古今之真才也才也者人
所立于天地之間而與爲三者也自有宇宙以來得
此則治失此則亂故唯元愷在堯舜之世初不通
爲才子而濟惡亦祇謂之不才世之學者誠其能精
心以求自發其才之爲亟亟也誠精心以求學欲
澹泊寧靜亦焉可得哉澹泊寧靜者所爲致其學力
以深入無才可用之地也得爲乎深入於無才可用

古地也。今天明發，徒給遊刃而批寡御，一日而達。望此人情所公願而亦斯世所急須也。然生而能或能之而不必準率矣，而不無弊其不能者或勉之而適以昏鈍，察見淵魚而尚有不祥車堅馬，尚有策其必敗者也。况其下焉者哉？君子以爲其明是也，其所明之處非也，明不於志則待銅以索也，其必適是也，其必遠之法非也，遠非所致則空矣。以逐日也，大在天上則可以遇惡，善而順天矣。美象六龍以解天刑，可以自強而不忘矣。太素

金元集

卷一解

四

有五而志於學，羣弟子侍坐而常適之言志也。此古人隱居之所求也，而特無如其不明也。全軀保妻子之計，知不足以千里萬里旦暮可見之功，知不可以一世萬世無遠慮則必有近憂也，而特無如其不致也。不能是者，無大過其患總坐於不能澹泊而寧靜。前寧靜無奇耳，其功卽以明志致遠而成天下之才。天下固鮮有能真知澹泊寧靜四字也，實能澹泊矣。始豁然知澹泊之可以明志也，實能寧靜矣。始知寧靜之可以致於遠也，天下無一物能入吾

心無一物入吾之心而後有一不可解之心，然則前真可以入湯赴火救天下而不悔，天下無一物動吾之氣，無一物動吾之氣而後有不可遏之氣，然流行可以披山裂石動天地而有餘而或以爲渾逸，吏鄉里端人於世亦似無求於物亦能無事，嗚呼聖人不啻言之與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斯世也爲斯世也，德之成耳彼方挾其泉石烟霞，解不能稍自捨斷而恒以其區區之忠信廉潔，中真所謂舞宮其若輕擇利莫若重者耳。又烏能

金元集

卷一解

四

澹泊寧靜也哉。如此則又何惑乎其可足以明志而致遠也。學之不明則千古之眼不開，故尚論千古多以其人而低昂其言，雖孔孟亦置軒輊其間。譬如知武侯斯言之篤至而不可易也，今世推撥危難之事其易見者莫要于戰陣，聖人慎之而發其大得力不過兩語：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而已。若者非寧靜澹泊乎？其他則復何說？蓋曾家力於此而見其故于日澹靜之而下足一日營亂之而有傳者此物也，願得其道則十日營亂之而非多

伊呂而下亦不夫為人用提匹而立
以載末俗而還之三五取之四字而未有
也侍文王而復興者凡民也聖人作矣而
豈夫也哉

金不異

卷一

此九五泰九二說已

易道先中而後正貴陽而賤陰易之爲書也奪天
之權以與人者也夫奪天地之權以與人而絕
必輕量之於中正較合之以陰陽則人之能爲
矣故易之道剛中爲大易之剛中正履天位而上
而應之莫一與并者莫如此焉已乾坤之救歷
聚雷訟師而始一剛得此大定也此君道之始
聖人作萬物觀而幾幾乎上治雖然大道之行也

金不異

卷一

聖

下爲公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自吾夫子蓋僅有志
耳而且未之逮也及其隱也而後禹湯文武周公
此其選焉然則比之九五所謂可知其意可志其道
而不可以爲其事者也且也爲之於亂夷難靖之初
則利害相半有如漢文焉爲之於彘夷略定之時
得少失多有如宋仁焉效之於國事日深之後則
元唐文莫之救已且也君猶天焉一受於天可威
不可變可以左右而不可以拂其所不欲故吾以爲
今日之所需說者師前則莫如師之二在師中以

人也此則吉矣同人之六二曰同人於宗吝嗇其吝也同人於宗所謂不亡其朋待舟楫以濟而無力馮河沽沽自是而莫知所遺之多也安吝哉中且正者反以吝中不必正者且光大而無咎是以見剛中之貴也故曰吾未見剛者咎也執其中邑人不誡上使中也位雖正中而及於人也且以中中之特義大矣哉是故剛以行之可憐可以大有可以泰

玉堂讀書

一床寂寂向雲邊
夙夜君恩慙負天
詎堪盡入室
分思鴻駿起原泉
大風何道追三五
客歸時逢半
千靜念古今宵
欲舞陶甄况復聖人前

恭遇 聖駕郊祀

鈴雞呼應出
金軒黃氣屬天燭
在田七日見心
自後萬年
堂祐履其旋澤
官未選隨朱節
清暑過紫雲
尚令百神今受職
云何當寧雲無賢

柳河東水

天廻日近朔風收
力割寒水堅復流
清託滄浪濯泉
縈氣開涇渭
來千艘大田溝
上思民析豆塞
盤頭金士蒐安得奉宣
聖澤者盡從官闕達荒疇

賦得我愛夏日長

曠後瞻前億萬年
我生今日戴明天
無絲夙夜勤王事
有意居諸惜舊編
未審一時誰傳召
忍教千笑高宜即
今永日猶難給
急爲四方待籌觀

大捷志喜

聖德邁唐虞
丹浦青丘何所需
大業啟關

羌筋偏師先靖西南隅狡狐失蹤非難火追虎
不負竭堂念 天誅稽日月突如兵力在斯須
膏血疲三省一日鼓征暢八區折首藏魁略盡夷
難得視復何如報言 天子早傳檄將士無勞見

金臺行

相馬不當致驪黃惟曰其神良買馬不暇問死生
曰其類貞骨亦駿骨以驪收不驪雖生吾何事
欲運見小利但信凡馬堪御魯取而駕之任驪

金臺行

卷一詩

五十一

驅前路立顛墮夥大乾坤定多才求之弗得致之來
麒麟不來驚咆躡輓輓轡首奚益哉郎今誰識良與
駘所願涓人眼早開燕昭燕丹同發憤先何得勢後
何災

賦得拊髀思顧牧

郎吏道已難買官牧牛羊爵祿難武功買官入體
壯士負材氣百戰累千瘡大傑觀時路隱身自起
天子難得見當路重健健莫有念亂人覆謂將才
孰肯蹈死地反傾橐中柴孰敢擲平生付人論短

新舊絕大異漢廷無敗黃惟顧天子出停車
郭開言一入摩李氣不蒼諫罷隨付節古今快
誰秉國成者搜才應多方 明主可忠言何哉

夢養良詞

朝王寔聞出佐命詎難求不信堯舜日山下有
天武克鬼方濟川待楫舟精誠動天地莫預人
王官尚可代帝心豈其悠知道通晝夜寢寐
夢養良一遇來獲有百憂需象得其真反覺

金又尺集

卷一詩

五十一

引心緬古史嘆時去不留養士隆且久豈無版築
桑昂兒歌 樂府有序

桑昂兒者。中降夷爲我守與平敢戰有

軍中壯之可歌也

一見七歲能騎射思射漢月薄漢化中國由來
力文法嚴明煙不炮 天子威德軼秦欲顯卜
風臣民萬里微功無敢隱百年遷氣從此新更有
吳香 忠節何必盡華人願爲貌虎出自穴反
天羊灑其血倉廟之見何常哉顧所自處天壤別

我今美桑昂兒重觀異時中行說君不見今時
稱曾兄 面或持劍盾雜筆硯宿兵百萬頻
人臨陣敢死戰未滅之無以家表餌欲笑買
倉卒尚料驅市人何如缺屐非駟騁踴躍得官
快不如作賊展眉鬚自緣國局重生儒中原義
時無

卷之三

第一詩

七

登正希先上文集輯畧目錄卷之二

據實奏報疏

和輯忠勇疏

奉命回奏疏

奏繳辭銜疏

再請罷斥疏

請使朝鮮疏

入臺背疏

入臺再疏

目錄

卷之二

告病第二疏

辭謝起補脩厝疏

辭謝推陞驛傳疏

初聞題茶餽守禦始末疏

見題茶後據茶陳辯疏

據實奏報疏 已巳

臣以小臣受 皇上眷顧憂天之心竟夕不寐
以來氣血欲盡惟餘孤志耿耿欲前自念生存一
節爲 皇上竭心力一日臣之所能惟伏區區井
鼓舞羣策羣力畢歸於忠義一路以爲 君父用
止自受 簡命事事草創指辦倉惶始臣信申甫
以甫自造戰車火器所向無前與其一往投敵之
今申甫所募新兵雖務求精壯然給衣裝不十日
訓奉數日旌旗金鼓尚未習也兵部無選錄處
二十五日送新募未給衣裝兵二千於甫甫未收於
二十七日復送臣臣以全師皆烏合難用是用躊躇
又申甫係新立一軍所需器用種種皆旋取旋辦缺
一不可臣日夕拮据移文催督難可得辦臣惶懼不
知所爲臣以文臣請綴自以 國家事皆已事雖
旅非所當與不敢不勉欲集思廣謀爲 皇上效一
臂力至於錢穀會計簿書出入素所未習欲勉不
親 氣日熾中心如焚日爲 國家籌安危大計
心力苦疲於瑣細伏望 勅下戶部委一司官專

其事伏念臣所不必爲而自請者急 君父之憂
精力所不能爲欲勉之而終未安者恐悞 君父
事也總督在甫臣于軍前置將用人等事悉聽甫
衛務令獨展其才臣區區之心有欲入告 君父
尚未敢者臣之微能可矢天日惟事 君無欺好
不倦能鼓人心之忠義畢效力 國家而已耳
願違日懼頌越伏望 聖鑒臣死不朽

和輯忠勇疏已巳

竊惟遜讓不遑者文臣之態也剛狠不馴者武夫之
病也臣見申甫才薦之 皇上 皇上見其才授之
專征至若滿桂驍勇能戰臣與大同撫臣張宗衡交
因知桂才亦素嘉其人今 皇上授之總理臣私謂
兩才當事必相濟不謂權既並重遂彙起不相下
也本月初二夜甫將軍至柳營報稱鄉民驚逃稱有

數十騎在鄉驍掠被奇兵出營搜捉當獲

二人至次日滿桂提稱係彼丁報到臣臣恐改

金不足集

卷二 疏

三

傳令釋放訖初六日未時甫大軍出廣寧門據甫初

七日塘報稱本日 數十騎衝突而來將本驍撫

報官人蒯國祿丁元殺死百姓齊驚本營當時守備

李承勳率家丁齊上復殺死營兵一人衆兵齊上活

捉五人又守備毛養和活捉一人見在營中目下

正在相持幸因又報稱本日申時 無數四布

本驍外營偶東巷數百騎衝突而來差官看時有

一半中國人一半亂箭射入營中我兵堵截不敢

以神聖相加少頃又數十騎從西南來徑衝大營百

姓惶亂衆共堵截鄉民陳本孝等奮勇斬與

一顆衣服一領互納一隻箭七枝刀一把爲此

合地報等因又於初八日接申甫揭帖稱所獲

正欲肝入又傳爲文將家丁聞文將者桂部下將

臣聞此不勝受惶兩軍不和後每相遇必先相自

傷萬一聞之爲所乘爲害匪淺臣欲出爲調和

二將皆奉便宜以臣忠誠自信頗能感人而惟微

足以服之非皇上攝以大義其氣未易平也

提兵新兵諸將多有未調伏望詔令和輯同心

全本史集

卷二

四

力以濟氛惟內順乃能外威臣念之至熟而言之

未得其便謹據實奏報惟聖上裁察

奉命同奏現已

臣本月初十日接邸報該臣奏爲據報軍情等事

聖旨金聲便諭二將務令輯睦聞賊母得自生猜防

致誤軍機罪責均任新集兵將該部還通行諭飭

此欽遵臣自受皇上簡命日夜念皇上威德

以誨誨勉甫者備至今得奉明旨更反覆開諭令

一意圖臣隨歷荒郊馳至滿桂營爲桂慷慨言

事方服不可以部曲起學桂亦是臣言然臣此行

環走二十餘里聞一二營壁執途之難民數人問之

全本史集

卷二

五

於衷慨然臣聞不過萬人我不得志於

施之道而我得自因之病也我兵不下數萬人法宜

探必題之道諸將各據險列營首尾相應奇正互

用則難以選今諸將各統兵數千人不相聯絡費

靡糧則多分以遇敵則又患千少此不善用多者也

將不得不任其失策然亦有難乎爲難者臣從前營

歸滿已二下通過施洪謀營宿申甫營見救營人馬

當朔風寒苦之際皆露立枕戈臥不得有勝飽之

不戰先疲况以掠却日飽且樂而我鑒此極弱

與過難矣然大兵四集賈金銀鉅萬工戶二部皆
爲艱欵使士飽馬騰亦又難乎爲上者因其難而
思長策則日困一日不逞可愛退亦可憂四
漸條溝築破壞兵民疲于外財用竭於內如此用
不謂之自困不可也惟 皇上與二三大臣審圖
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全文見集

卷二

六

奏徐許街疏

臣自傷才術淺短意願空長值 犯順 君父
勞妄暴被髮纓冠之義非爲人臣子者可以瞻前
後之時遂不度德量力強受 簡任不謂力不從心
勢與願違僅顯一士區區之節竟無 國家分寸之
功臣門心傷恨痛不欲生不圖復荷 聖恩浩蕩無
涯畧事原心不卽加誅威法外之餘生欲致身而無
地不遑寧處急圖自救而罪過既彰分不得復受委
任臣滋戰慄不敢煩 宸臣日夜惶愧如坐針氈一身
無從進退維谷出入忽忽不知所之臣久當奏繳以
續查軍需并移會各該衙門收取未盡于今本月十
八日粗得按事臣原蒙 欽給叅佐練兵防禦事務
關防一顆敬當奏繳伏望 皇上勅下驗收至于臣
風憲職銜本爲軍務推授卽幸而有功謝事之後猶
不敢當况臣罪丘山豈得視額久稽每一念之置身
無地伏望 皇上蚤賜罷斥以肅臣紀若獲蒙 聖
恩終不加誅或以臣罪在前非功不贖置臣重難之
地人所難爲者使得盡力報 命之下 命行伍之

臣死不朽或以臣才不堪臣心可原有過無大其
臣于張謀許臣尚得攻苦食淡窮今古事物之變
衝摩厲以期異日桑榆之收庶幾餘生未爲 聖
棄物可以不終負 皇上特達之過臣自恨不才
負夙志肝腸摧結憔悴非人痛念 天恩日夜感泣
心憂 國事不能奮飛語無倫次伏望 聖鑑臣
任恐懼待 命之至

少八尺集

卷二

八

再請罷斥疏 庚午

伏念臣生平忠孝自矢抗心希古妄許 皇上以
力馳驅今不幸顛蹶此志孤耿誓死靡變有如硯
在位分不敢默然容容而肝腸空熱學術未成才
疎淺無以自效臣雖不敏實恥素餐 主憂之日
辱臣死臣愚以爲當然而知臣莫如 君 皇上
其愚不忍棄之徒死夙夜思維輿捐軀圖報其路
難而戴 恩愈深愈難苟容自全以庶 君祿
皇上原之天下未必能盡諒之即天下能諒之而
金大尺集 卷二 九
寸心斷斷不能安之仰念 天恩俯顧憲銜進退用
舍如臨淵谷反覆展轉五內抽裂神傷氣悴不能自
存此心此境獨處獨苦不得不歸命投誠控告 君
父伏望 皇上鑒臣至情全臣愚分仍 賜罷斥使
臣可以仰敷 聖恩存身政教之中臣易任惶悚
切待 命之至

請使朝鮮疏 庚午

臣不才有願莫遂虛負 皇上知遇 皇上雖鑒
臣臣愈自傷之心念 天恩晝夜感泣欲堅求罷
草疏屢就值 國事多艱 君父焦勞不忍自棄
離 闕廷欲捐軀圖報其路無繇生復戴冠束帶
士大夫之後萬非所安夙夜思維異少數尺寸而
當有言不信之時事關兵餉又非所敢請度臣力之
所能爲與今日之所不容緩不必另開事端而於
勢不無少創於 國家不無少補者在予今日
乘便聯絡朝鮮朝鮮與 老寨止隔鴨綠一江今
類敵長驅入犯縱橫不止無復復顧之憂自度無
議其後者以故東江牽制未可一朝而廢而東江
全藉朝鮮爲居停主不得不蚤爲 宣諭然今日
之又要令朝鮮無所驚疑決宜乘 皇太子 冊立
頒詔而去今 詔書權宜簡其陪臣以往益未聞
嘗以前議也臣愚以爲在於今日有未便者值
而 大禮之行遠乏特便未免生外夷心 既合
或復通商勢益無忌東江數萬生靈將反爲 用臣

不才象 皇上寬宥七尺餘生久非已有非當
之事以効力 國家不可以竟初志願乘朕
尺一之 詔涉島澳之鄉宜 朝廷威靈威以至
動以利害僅得藉手相機與東江相仗國家 威
未敢即言揭穴而振臂援以制之 宜有即行
有矣即不然而使朝鮮受臣聯絡亦無令折而入
且臣之往便得單力盡意遍歷諸島探其虛實詢
將士圖上方畧以報 皇上而佐廟算以待能
區區報主之誼得以稍展而 皇上所畀不
詔書所必附之以往者也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入臺首疏 庚午

臣愧憤之極不意復得罪於此何敢更輕言天下
痛傷生平致力忠孝留心當世既躬逢 聖明特
知遇一時君臣殊不讓古乃舉人未效所學竟不
用疑于古道不復可行壯心不甘夙夜思過自知
向未爲大謬而聞人殊廣歷事未深動不達志亦
空然伏思 皇上聖本天縱言動舉錯允合古法
學事欲法祖敬天求賢若渴受言如流較古帝王
無間然謂堂風行草儼本立道生人與天協功隨
金太史集 卷二

集矣而尚兵困于外財匱于內資未必勸罰未必懲
主德日勳風習如故其故何與將人材絕不如心而
時事率無可奈何與抑終無道而處于此與願 皇
上更深思其故也臣伏見 皇上晝夜焦勞惟日親
天下之事而資未嘗日習天下之人 皇上以不世
出之聖興大有爲之業定使天下之人才與不才
在 皇上胸臆之中卽才矣而有所長與有所短皆
得一一程量之確然不爽然後斟酌位置惟 皇
之所使而始可執賞罰以隨其後此不可以懸斷

度不可以盡得于章疏之中不可以徒參互於外
之異同必 皇上親自嘗試審覈之而又不可以
夕之間一二見而足也往者 皇上朝見不報名
時勤旣而問無所解鮮當上意而 皇上亦遂厭
矣臣愚獨以爲 皇上空念往者君臣相見之尚
數反覆問辦之尚未精 皇上所以探討諸臣者
尚未深切著明而不宜謂相見之爲無益也願
上自今定爲間日御文華講堂倣古登朝要罷
在廷諸臣若諸卿之祿及翰林科道中行評博等
金太史集 卷二

非有繁劇事務纏縛其身不得閑暇者宜令輪番入
直晝夜在公而內外官之有專司職業者亦得以不
時進見 皇上於官方之情僞得失軍民之大利大
病并廟堂刑賞舉錯之用邊腹虛實強弱之形皆得
進諸臣而考究於堂陛之間而且時詢及諸臣之職
掌如是而小大咸集上下漸習卽微塵無能益山未
必遠有大奇偉當 聖意者而詰問旣述情僞自
關對相類材品畢呈日月已久以 皇上之聰睿
臣才與不才與其才之所短所長豈復有遁於

聖者哉且夫今日非誠無才也上大夫精華果第
氣莫不相與分馳於愛憎毀譽之地坐消于諛笑
臥之聞夫才之爲物不收之使專心致志則不生
迫之使困心衡慮則不達不並之使較長絮大則不
見今因是而令諸臣日夕皇上之前天威日禦
語時聞自惟皇上之社稷蒼生是念無暇復有
思計惟是勉學問奉勵以思一當自非朽敗壞爛之
人宜莫有惑自廢者矣且不特此也作之不休求之
不已天地不開祖宗有靈皇上因是而於百千

全八尺長

卷二 疏

高

中定得一二公忠練達不世出之臣焉以佐皇上
知人善任使者小大內外罔不稱職皇上又何求
而不得何令而不止哉伏惟皇上少留意裁察臣
請得畢賜所欲言臣不任懇切待命之至

入聖再疏

臣雖不才終不敢內負夙志上孤聖恩思維
家典衰治亂之所繇國事日艱教陳本務一版
敢勝爲條陳以飾觀聽實攷古證今念之甚熟
上欲內順外戚久安長治所當遇事整頓者未易
數也而非蘇臣所言以爲其本則大之終無提綱
領之要密之亦實無批卻導竅之槩皇上雖持
濯靈法在必舉亦似有令行禁止之意而大勢如
人心未同苟且徵倖之情日惟求免任事圖功之

全八尺長

卷二 疏

高

迄難眞實空勞皇上宵旰之心終無益于治亂安
危之數此愚臣所爲拜疏以來齋居不寐再三籌度
而愈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治安在人今古所知臣
謹按古今論人之法未有不以言爲大端者即皇
上今在穆清之上所繇以明見萬里之外者固大半
取裁章奏中即間別有探討以得人之情倘有不
于人口而達于聖聰者乎而言有二親面問答
之千筆累數陳其簡切尤不可以同日語既無奏
仕履之煩使君臣相與敝精神以費時日而又得

實察人之真誠于神情出入之間且天下之人未嘗不
反覆推究以得其才之短長而遽試之事天下之事
亦未有不反覆推究以得其至當之歸而遽責之行
者惟觀聽不減考之有操券以光明洞達之意而盡
其是非利害之情自求無不獲發無不中無論
上聖神文武固當遠上堯舜近憲高皇不屑屑漢
唐諸君即攷漢唐一二有爲之主當時若君臣莫不
相與諮詢考度共取天下而商畧之人見其可而
事見其可而動未有遽置士大夫于度外厭薄舉
金六只集 卷二 賦 七
不足與謀無可深求而空驅策之以望其奏功者也
今世士大夫承平日久習氣實深皇上聖明不幸
際此厄運要當密心耐意應屬鼓舞長養裁就以望
其有成耳 入內地今茲半年迄無一人爲出勝算
非諸文武反出 諸頭目下非不畏法非不願通
侯之賞誣譖之無素而習之不積也及今講習圖符
一當雖曰不豫猶爲未晚今事外之人旣以成敗
危無與已身從立而耽人以優游于不學不思之
而當事之身則目焚耳亂手足匆忙又不暇有可

可思之時惟賴皇上以神武睿達之用間取
容厭豫之人以蚤朝晏罷之法而宵日考月試之
庶幾其有獲焉而或又難于一舉是天下之人才
時而出止聽命于天之自生天下之雖無時而平
聽命于天之自定也今廟算淵微聖謨深遠臣
薄無片長寸效何能仰窺萬一輒敢侈口多言
觀今日之事與今日之人臣雖愚思皇上必非
內外諸當事焉皆必可賴之人以今日所布置
爲百不失一之算也謂目前罔無以易此者
金六只集 卷二 賦 七
靜聽之以徐觀其後耳今日豈可靜聽之以徐觀其
後之時哉惟皇上蚤圖之天下幸甚

告病第二疏 庚午

臣惟臣子大義篤於匪躬臣雖積病日久不敢一
及病至前六月廿七日突然氣塞至昏覺竟夕吐血
連日臣力竭難支始敢據實上乞骸骨復蒙 聖
念臣服官未久臣感激忘生伏枕三旬見城務久曠
覺體氣暫平不敢即安隨勉疾視事不圖復以勞頓
于本月十一日本症隨發而怔忡痰厥更劇于前病
苦之狀未敢殫陳以瀆 聖覽臣惟奉職無狀神思
短竭干軍國蒼生大事不能少有裨助何得以一身

金匱要略

卷二 疏

上八

疾痛長呼 君父之前而臣情勢萬不獲已念服
皇上之一日之官則當盡 皇上一日之職今乃以風
憲重職司 皇上耳目之寄者爲微臣餌藥養病苟
容竊祿之地有日如歲生氣漸短臣之危頃日可俟
也臣雖捐棄道路區區一身何足自惜而臣自遭際
聖明以來讀書學道敢身事 君之志自矢必遂不
幸若爲才分所限學識所局天不愍念更有病廢轉
而困之雖踟躕高天厚地之中尚思仰荷 聖澤得
靜息身心收召冤冤究所未知增所不能誓于此生

要得一官以答 聖明臨生前生後無所復恨而今
身命之憂迫于目前則亦未免有貪戀 聖世不
徒死之心伏惟 皇上聖明鑒臣非遺忘 君父自
便身圖之人非真無可奈何定不敢輒賞 聖
臣餘生寬然幸不遽絕厥命學問方始亦何忍
廢棄至如臣父母衰暮零丁流離床褥念臣無狀
夕驚憂知臣無能坐糜國廩願言一見待以瞑目
臣至情家不先國使臣可自效亦何敢言于 皇
之前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金匱要略

卷二 疏

上八

辭謝起補修曆疏 奏 西

臣遭際 聖明拙忠不效不幸負疾乞骸歸田叨蒙
皇上矜全不卽廢棄許令首丘得就醫藥臣歸之日
泣見老親恍若隔世北謝 天恩咸賜餘年雖伏莽
一丘報國之忱耿耿不墮至於僥倖痊愈旦夕就官
之念則斷斷不忍起臣之自知甚於人之知臣死不
敢假愛戀 君父之心以不勝任之身目不易稱之
職也今輔臣徐光啓以修曆乏員或傳臣病瘳漫及
疎庸仰荷 俞旨臣聞 命之日心恆若禱臣之父

全二星集

卷二疏

字

母歟踴憂惶若無所惜臣明歸幸生得不價越安敢
上欺 宸聰尚猶危篤如云潦倒床褥間者而神氣
耗竭實未及復瘳失眩暈不時劇發居平怯思健忘
如石如鹿餌藥省慮僅足自存况曆數大法古以宿
學久竭精思方得就緒今之輔臣誠哉其人至于海
內不乏者儒如臣徐疎疎淺重以結疾素學既不深
入思力又難致精領瞻斯任豈啻負山臣 君恩結
念孤志不遑日夜自謝靜聞今古期以時日深永願
得身強并異學成敢望 皇上特恩寬以期假臣得

除羣仕之歲及服官政之年而後東西南北死生
之不敢有愛乃今 國事多艱未可概以一人而
群臣自便之門既不堪任應將廢錮臣機 大造
全臣雖居田亦當據此身心學道著述以助 聖
智於此生隨地致力圖報少効而後敢死統祈
上學原臣曷勝懇切請 命之至

全二星集

卷二疏

字

辭謝推陞等傳疏乙亥

臣以書生幸逢聖作身依日月叨補中秘書及斯年
會逆 犯 闕奉 命倉卒 欽授憲衡後事戎行
孤臣負移山之惠 皇上簡當焦之誠至于謝事之
後請斥疏章前後五上而 溫綸五加 恩誼常餘
天下忠義聞風感奮况臣身受而臣卿終愈深矢思
齊迹甘心自維益恥苟祿此則臣乞骸歸田之初志
也誠不自意故輔臣徐光啟忽騰薦剴適以臣承
修曆臣病未痊愈學非齒門雖職列清要典憲今古
金文尺璧 八卷二疏 三
人多爲臣榮之臣心獨不自安伏具疏乞 休雖未獲
允放 明旨業具呈堂官堅懇代題并力求故輔臣
徐光啟題免臣心勿欺父蒙 鑒在乃今本年正月
忽得邸報吏部推臣出補山東驛傳道伏念司道雖
外吏遠離 皇上無復出入 禁闕補過拾遺之任
顧茲方面受 皇上崇殊非積日累俸不可得非
習吏事不啻除授而臣以服官無幾月之人今又
病在牀何所短長而遽獲斯職鵠梁之疾愈判于
切思臣之初志已違 皇上鑒原臣之職銜獨蒙

皇上欽授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允賜 溫綸不
爾免臣尚反身問心理病力學攻苦食淡磨厲堅
未敢就列今銓臣遷又別補義豈得非分際就臣
涼孤冷時思古獲 若幸而微 天績學有成齊身
國此生此身惟 皇上所驅使共于 君父之官
有擇焉不然而薪水沒齒分實甘之臣仰不自惜
不敢容容竊位以辱 聖明臣曷任懇切待命之至

金文尺璧

八卷二疏

三

初開題泰備陳守禦始末疏

吳末

臣甫筮仕讀書中秘遭

犯闕痛憤

主憂

命倉卒從事戎行臣受

皇上特知殊恩雖以病

田而讀書學道期得一

嘗以副皇上寔安天下

心庶幾君臣道合用垂

千古日夜磨厲不遑

而君恩未酬父命旋隕

去冬聞深入苦塊之

中不能奮飛繼值聞賊

披猖大帥南遁賊公行

文畫冒勤王官兵沿江

屠殺漸逼金陵東南震

風潰從業撫按檄行郡

縣各屬防守臣從郡縣

金太史集

卷二疏

三

及士大夫之後以爲欲

抗賊氛先定民志日宣

皇命六諭告以人事父

母各保井里出事君上

固封疆之大義與民同

命放死勿去臣放空言

至性聞之無不泣下感

奮者不意三月廿四夜

婺源縣報文稱四遊擊

將軍之兵自歙入鳳旣

江孔道又不渡江錄皖

陸路直行乃斬廻千里

山峻嶺繇江西樂平思

入婺而到徽州絕無風

文而又適當賊陷新黃

之役合郡皇皇舉疑爲

爲警在徽南一路也至

廿五日而徽西祁門縣

有報文稱沐國公兵合

郡入見兵不同名號而

道並入定相攻襲至廿

七日而郡人被殺掠自

入者稱兵已到祁城皆

楚入江右人及徽本郡

人剪髮入婦人實無黔

人而又絕無整將則合

沸矣以爲賊矣是時各

鄉諸亡賴分兩路而走

者如市諸而生可疑及

久外之人忽歸而佈各

所在見告婦女之畏辱

而自盡者不可勝記是

縣各嚴城守臣鄉居不

敢徙入城身鎮定以安

謹相約各設備以待至

廿九日而郡人自郡齊

金太史集

卷二疏

三

釋賊廿八日已遣祁東

與祁縣二縣居民兩相

幸未入休境而聞聞已

畢賊已遁矣至四月初

傳得婺報所稱姜劉謝

李四遊擊將軍之兵全

婺以三月廿五日盡爲

江西樂平居民所憤殺

兵爲鳳督監紀李章玉

所募之黔兵其將劉昭

華玉姜美三人現監樂

平獄其兵少有得脫者

申江西各詳內稱盡舉

而殲之樂平印信報文

祁縣諸當事處也殊不

意料李章玉反指殺掠

之寇認爲黔兵而逞其

偏詞激怒鳳督置樂平

求徵人徵人不能應命遂蒙疏奏嗟乎章玉何心
於饒之樂平既縱兵作賊盡喪其兵而不敢言而
徵之邪門復故認賊爲兵喪於樂者責於徵不惟
盡風督以自解說其無罪且圖以遂其當初緣樂
徵之初念而洩其中阻於樂不得入徵之私忿臣
知督臣既中參臣何語顧督臣讀聖賢書自號知
竟不開兵隨將轉將在何處兵在何處耶且督臣
詔爲皇上殺賊安民臣謹切同普理其且多處
轉獻以解主愛而拯民難督臣豈不見諫議

全文尺集

卷二

六

日徵人殺兵卽疏奏曰徵人殺兵竟不察監紀當日
突遣兵改道事屬詭異已違督臣節制自非真欲攻
襲萬無再分兵別行復與名號而兩路並入之理豈
可以其一路之兵而遂並冒認他路之賊耶念此一
舉祇因合郡有司合郡士大夫仗皇上威靈奉
路嚴撤相率百姓徒以嚮昔相善聞賊不走之故不
意遂致有臨難相助見賊出禦之事郡縣而皆若
其於國家之事豈無小補此亦何所開罪於督
而必不相容徵區區一郡不難以是非聽之公論

福應之聖裁而念此逆賊未靖人心危疑將過
東南諸郡縣盡以守禦爲畏途以奔潰爲上策相
動色以徵事爲戒其於委而去者及尤而效之民
不固將何藉以抗賊氣頃塘報賊臨楚省城解
方奮勇格殺縛賊報官官諭以恐係官兵不得
民逐奔潰而省城隨陷宗藩生靈一時俱盡此
皇上之所惻念而督臣之所宜寒心者也臣未奉
文不敢赴謹據實上聞可任悚切時命之
至

見題奏後據參隊辦疏

督臣馬士英奏臣微祁鄉官有司一疏初未蒙
不知疏參何語止直述當日情事拜疏進呈今督
疏稿方傳佈事跡在臣一郡而關江東南及天下
害臣不敢不據實明辨字多踴幅惟 皇上幸垂
寬察督臣疏內大端初據臣本府知府唐良幹申
述三月二十五日婺源縣報稱姜劉謝李四逆孽
運領兵縣樂平等縣將入徽州彙票一紙妄以
兵已入徽境而續據監紀李章玉與萬民安謝天
等乘三月同時祁門有堵賊之舉遂共函陳諸報其
兵已入祁門而因拒臣與推官吳翔鳳入祁殺之疎
不知婺源在徽之南祁門在徽之西姜劉謝李之票
以三月十五日經奏報府者即于 月 十五日
以洋報禁楊激變樂平居民二十六日為樂平情
始盡謝上用不知下落劉瑯現李華玉姜美現禁
不獄樂平印信報文府縣現據何得更有門遊擊
復阿桐姜劉謝李而捏祁縣接濟四將于牧場聚
和臣與吳捐官領兵到祁謝將官自刎而亡生擒

劉李三將而且捏為彼等在祁門縣城上親見明
也樂平去祁門六百餘里以祁門六百餘里外
之兵兜禁之將肯可捏為祁門城下所被所生擒
且捏為彼等在祁門縣城上親見明白則自係所
以臣與吳推官在休寧去祁門二十里外之人捏
領兵到祁門為誘點兵束需械人利而焚利以殺
種怪誕一任說說似參似稟又何所不至而臣獨
清督臣為 國大吏重臣輕聽細人誣語使幸爾
告 君父失大吏重臣之體抑亦不意督臣方自
全又見集 八卷二 疏
知兵鈎深致遠顯于所部之將之兵所行之地方所
到之時日及不幸失律於所失律之地方與失律之
時日而皆一切憤憤乃爾又將何恃以搗賊情而得
賊勢知已知彼一切不謬平方姜劉謝李彙票之自
發入也正當賊冒官兵偽票公行鄉僻郡縣屠殺
壽國郡一日數驚之時下自士民上自縣府道院
臣無不驚疑以為是賊皆嚴檄明示勸督鄉勇協
堵截此徽南一路而戒嚴已若斯矣况不一日而
西之祁門又報沐國公兵將入比及兵到皆江楚

北方及本郡之人祿結成隊如鬼如城不知所自
爲之先導實本土無賴責應鳳也聞郡共指以爲
劉謝李自蔡路人之票果偽耶則此邪路爲分兵
號而兩路夾攻襲隨徽州無疑也若姜劉謝李自
路入之票果真耶既不獲已而改道又何苦無故
分道則此乃亂寇乘機因兵之入而分路揚威遠
以取事者益無疑也當是時各郡諸無賴一日而
海內走迎於祁晏各郡諸通逃外出不軌之入一
而忽集潛伏其鄉外寨內亂相期並作轟轟是

全二史集

卷一

三

宜須時刻而東北近郊冒鐔勤王諸師是賊是兵虎
視狼顧各整櫛厲躬窺便卽入當是時非 天祐能
京豈惟微之爲微久不可問一微潰而大江東南之
事臣實不知其所終始也 皇上試問督臣當是地
而居是時爲人臣子而爲 皇上封疆計爲民牧
爲民命計有識而不多事者義當如何其宏開門而
箕抱頭而竄乎當是時城以內郡縣有司任之誠
外臣不得不與諸郡紳各鄉民分任之類 高皇
神靈仗 皇上天庥幸有瞻昔與諸父老人士約

各鄉各守其處有險要則附近各鄉相約而共守
處而決不以一鄉人走人城不以一城人走入鄉
以此鄉人徒走很鄉不以一入窺便而望妻子
鄉以走外郡亦惟是鎮定無走各設備以待耳
危諸縣之人相傳時音約論亦共相堅至二十八
而祁縣居民既身見淫殺又力當賊衝義無所逃
不獲已遂不避矢石不顧危亡突爾出死力以禦
也當是時臣目不交睫者八日夜然實未能親入
而以其身當賊安忍以百姓殞命重傷所各出之

全二史集

卷二

三

方冒爲已力且此捍禦者皆父子兄弟自相救先之
民也持提荷鉞何兵之無督臣乃怒於室而已于市
詆臣爲多事而諸有司爲無識 皇上試問督臣近
日封疆之所以壞而賊勢所以如破竹之故乎民心
不固開賊卽走而先自潰亂以待賊入者盡什之九
也此非有司傳舍其官規利避害以爲有識而鄉
大夫先徙以爲民望恃無官守不欲多事之所致
督臣以恩潤淮徐之間 高皇帝聖作物觀之鄉
所產人材皆不堪用而一惟督臣之鄉人可資

臣未敢以爲非要諸事理初亦不必迂迴千里過
期期惟其意之所欲向至縱橫曲折以行于無賊之
地而況更欲以其行一路之點兵而並禁百姓無
他路之亂賊則將盡拔其點人惟諸點將所挾以
橫斷折行于天下而自餘 皇上之封疆及 皇
之赤子皆可以弁髦靡爛而安危生死繫置不問
皇上試問督臣既惟其點人可資疑伐而沿途亡命
之輩何以盡招充數池安左兵所駐何以望風即
以左兵爲兵耶兵不當避兵以左兵爲賊耶兵愈不
全文見奏 八卷一 三三

而初未嘗稟命於督臣及其一旦沮敗於樂平而
欲終償所欲於祁門乃適值祁門知縣趙文光方
大計諭官急端督臣于遴呈身軍前願効死力陰
監紀構害微人以故督臣疏中每及祁門知縣處
盡爲袒護一一皆作贊語而後故同臣等一體題
遠問表裏連環詩張爲幻殊不知文光於四月初二
日尚有飛報賊情求本府各縣護救之印信飛呈
現存也而捏祁縣官自寫兵不擾民之塘報收貯在
身以爲後患干証 高皇在天之靈 皇上如天之
全文見奏 八卷二 三三

昭其可欺乎昔郭晞能謝段秀實擒斬暴卒之教賈
復不終報寇擒捕戮部將之恥無論祁民本屬殺賊
原非設兵初不愧於執戈衛國之魯童即在樂民雖
誤殺兵而本意殺賊亦不失爲主傾而之啞婦而
督臣顧寬其私人失律不受節制之誅飛恨于捍患
固固有勞無罪之民侈言劉超志詆臣等逞其偏詞
以欲 皇上一旦之聽而罔陷臣等以立威於全
窮肉可食之地臣自束髮負志及歸田十年攻苦食
淡困衡摩厲期得前伏 階前備陳所學爲 皇

一明天下安危之亂之故以定 宗社億萬斯年之業耿耿孤懷日夜以之而待以多病未敢躍治臣之命豈不遷于 皇上而督臣能以其私意相陷兼令人心厭亂 天祿平治以今日督臣倖超之功將來議於 朝廷之上亦遼東豕也卽旦夕城闕橋廟慨一爲 皇上圖之亦臣子輩分何功可驤而極口游詞詆辱臣等爲 皇上守禦不二心之存司士大夫以自明得意予而且誇誕其詞謂在浦之兵招而不至在信之兵憤請渡江刺刺不休而終以

金匱要略

卷二

三

一危言曰無使與於亂兵之禍 皇上試問督臣黠兵亂耶督臣將與黠兵亂耶臣謹正告督臣 聖天子在上下天下尚有人黠兵安敢亂安敢不自悔禍而復爲劉超之續者督臣其尚盡人臣禮無大不敬仍望 皇上勅令督臣置對自今以後有兵賊混淆紛紜詭異突至境上猝不及辨人心危疑事在呼吸者當急防禦耶當速納受耶當且走避耶督臣宜爲 皇上急書一令使江東南諸郡縣及天下臣民知所

避守臣無任激切請 命之至

卷二

正希先生文集輯略目錄卷之三

與朱父母

與程伯名

與程希呂

與程子芳

與族人

與劉用潛

與邑令君

與張受先

與姜嵩愚

復寧國李令君

復葛澹淵老師

復許年兄

復尹宣子

與陳雲怡

與何綱鄰

與劉梧陽

與譚友夏

集
八卷之三

上羅史江老師

上徐玄扈相公

與郡太守

爲邑令君與本部監司

與邑令君

與邑令君

與譚擬陶

復魯青海

復鄰村某氏

集
八卷之三

與朱父母丁卯

生從文執服膺台臺有年幸得一朝而父母事之
佞就師友讀書白下至近日方獲一晉謁遲緩之
是惟慈父母能心恕也昨者飲餞公車此朝既
與台臺盛舉初無揀擇去取于其間邑孝廉若吳
中良程兄近信吳兄應旻皆以浙籍中式程兄汝
以江西籍中式悉皆寵召無有遺至于公車等費
皆全給未有缺也而獨損生一人費亦但以半
念台臺易直子諒及生之未謁歲時所錫盛惠并
教鴻篇尚蒙注念與諸兄同頒何得于上接丰未之
後反見絕已甚是即台臺有意督過父母之于子
亦特明教之豈于此大典盛舉時突致折辱固意
曹書吏之所爲定非台臺指也生素謹肅足跡不
涉城市諸吏胥以爲可欺而噬也但欲割生公車
費遂致上罔台臺不令生與宴日者胥謁荷蒙恩
既而台臺所賜回顧折簡亦持不界又按臺所
儀俱化爲烏有觀其盛氣凌人似有所恃如曹
假借無忌之狀尤有不忍言者嗚呼以青燈夜

人望長安數千里行路之難顧天朝有限之賜

荷邑父母措置之艱而大半以飽吏胥之腹波割
已又加折辱台臺雖聯蜚未嘗一日嘗孝廉之味
獨不爲後進少動念耶昔羊羹珍師見讓君子今
上公車已堪貽笑台臺豈復宜以此宴而榮辱以
費而肥瘠敢請罪尚望台臺明教之云爾若獲免
于父母則大典昭彰大律森嚴豈有令子弟困
獲已復控籲上憲者

金六身集

卷三

典程伯名 戊辰

久別吾兄時念道範不實頃接手教愛我深至字
老成典型敬佩服不敢忘弟自去秋面見令弟屬
之後一念欲泯不意今者又阮其子家人久不相
盛价到始知之靜念思發人大慟惟是令弟歸
令姪女所望仁兄曲加意念多方調護令弟媳當
時情景定有使人不忍聞見者人生苦阮一至于
弟弄邇來學道頗力則屬欲絕耳兄根器純美學
專一舉業事正類令從本分中出何爲時時難
事而以二鼓理本分事也豈四書六經語與佛法有
差別耶若功夫緊切則所見時文無處不是說法但
恐悠悠忽忽墮無思慮窠窟中耳努力門戶此吾兄
今日佛事也臨書不任神馳

與程希呂 戊辰

別來無好光景可爲知己道科名之際通僥天幸
友或多以此相慶若弟本心則蚤暮憂懼未知此
竟成何勾當耳所幸邇來頗見學問事大不敢一
放鬆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似有日異而月不同之
恨獨身都城不得向鳴昔師友一覲面細細商榷
兄根性沉篤但向來亦頗悠忽過此時光來曾死
塌地向此中鞭逼一番近日讀王文成全書真覺
今有數人物佛之有達摩孔之有陽明真是千古
當具在不可不細讀所謂細讀者非讀之而已也若
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若讀文成書而不興起
則并不得謂之凡民矣吾兄其試讀之若謂舉業
心則文成論之甚快得則雙得失則雙失以究明
地而作制舉業探囊取物豈足以喻之哉拔人疑
長人志氣益人思智恐孟子而後書央無出陽明
生右者朋友間務以此相切磋砥礪不知世間更
何事可樂也福澤恒思不如我德業恒思勝似我
曰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在自做小人數語弟甚

得親切甚受用不盡顧以獻之知已此關一破出入世盡于此矣幸并以此語于芳也仲延之既一于此弟無可奈何涕淚之餘但付一浩歎耳傷哉幾公即文思當日益佳甚相念頌教之以明道理德器爲主而徐以文辭輔之臨書不盡

卷之三

卷之三

書

復程子芳 戊辰

不佞弟過僥天幸可謂不倫之至晝夜以思唯願聖天子爲懷六月前于此事尚在浮沉間邇來日親過不敢猶自鬆放精神漸覺收向內來迴思果所作所爲直是病狂喪心之人自誤誤人流毒不今天痛其衷此生或不虛度俯仰靜思此生竟亦復有第二件事可以分我一念者矣足下根器頗慧不況穀耳大丈夫既來世上一番若全不知無可奈何知之而又半沉半浮究竟亦只難生與庸衆人無異最可大痛無過于此者中庸曰人能之已百之類夫子亦曰既竭吾才今才未必如子而又半分不竭天只終日擗弄精魄時時向外求于此中豈有少分相應耶陽明先生云舉業一不怕他妨功只怕他奪志此語大可深思仲延豈是聰明伶俐漢子悔當日于此中不得藉朋友一匡正之力以育引育相將入坑竟爾資賦以去至念及猶爲痛哭流涕不能已已今豈得不重自剗俾異日兄弟復如此爲我痛哭流涕也哉頌兄一

思之人生一世富貴貧賤窮通得喪真是夢中
欣戚所不折不壞者復是何物易不番圖一無
大慶快也個個都解如此說亦只是口裏說過
有一箇着忙者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此今時讀書聰明人通病也兄入都讀書自是
第以此日澹苦無能相資爲慮而朱恒簡先有此
又已先相約相去遼遠不能遙謀所望隨緣讀
忘時昔鳳山館之七日苦參莫謂無靈驗則
佛有一齊收之矣臨書不盡歎言

全二書

八卷三書

與劉用潛

第一見翁兄則胸中勃勃躍躍生機自勵語命今
才識如翁兄者誠未見其匹弟聞人故少據所見
云爾矣然私心不能不望翁兄以絕頂一流自命
陽明先生後一人傳習錄一冊望暇則披閱研
二段近溪先生鄉約講義并奉土幸刻而布之特
與士民至誠痛切講行以翁兄之治略加之以此
以化民成俗如高屋建瓴耳婺源三伐何足道也
頭錄陽明先生語是傳習錄未有着款翁兄見此

全二書

八卷三書

面臨書總切之至

與邑令君 壬申

學絕道喪教夷俗敗古今聖賢所共慨嘆聲不才
敢妄附先哲願自以知學志道之久十年以來往來
南北迄今竟無一成者不能不致疑于師友之不
而砥礪之不懈也自前歲出都兀兀坐萬山中一
友朋寥瀛星散聲又以善病倦于奔走真昔人所
難群索居孤陋寡聞者矣幸遇台臺臨教茲土惠
教之特有數年若乃日來新政一言一動至誠感
動有風行草偃之勢歡慶之意實與一方共之惟

金本集卷八

卷三書

白臺拭精勵神循茲不倦日新月異以此千古可也
日以寒疾未獲承教乃辱注念兼下問之廢其何敢
當尚圖一日登展鄙誠用益高深暫此佈復臨書不
既

與族人 壬申

貴門某者以貧不能自活坐需其子於葉氏不堪
楚而歸歸而葉氏來相踪跡兩相毆詈葉氏赴訴
聲始知理當貴本父贖之而力必不能使其能贖
不需矣即欲捐數金為代贖因復念同為族屬誼
親疎在貴門力能贖此子義樂贖此子者尚不乏
而翹然先貴門為之無乃太驟自喜于聲則好事
而無以為貴門地是用告幸念之如無欲為此者
乃不敢辭耳

金本集卷八

卷三書

與張受先 壬申

同藉中弟所教服人不少如劉與鵬及吾受先嘗
若當遇大聖人真一狂一狷絕世無雙吾與受先
相聚日淺然性與與鵬出入暑中屈指人物吾兩人
不知其何以念受先不實噴噴受先不能去口也
弟請纓時荷兄遠惠教言迄今念之今弟以病告
里而兄亦以病歸地之相去不過數百里程不過數
日而終無緣一會想兄近益肆力於古今雖伏處
志而斯道爲任定千秋矣弟近狀鹿鹿無可稱述念

金六尺集 卷三

十一

與鵬因招其乃弟星週來新安與同讀書而星週以
與鵬祭葬父爲部稽未敢私厝久停敝屋中恐萬一
有水火不測之虞是用踉蹌入京師其與鵬墓誌則
野銜當今可屬筆者無喻受先因令懷其行略及當
日疏稿迂道詣兄陳懇逆知吾兄覽不終篇泫然出
涕爲悲歌掣節慷慨淋漓成就成一篇大文字不待弟
言之畢也弟事中人又弟當日與與鵬一時情事千
古傷心每一念之胸臆結塞至今尚不能措一辭不
容不稍俟他年而祭葬且暮下卽爲與鵬窆旁幸甚

無他委臨書時切

金六尺集 卷三

與姜崑愚 壬申

弟入班行不數月強半病卧出國門以來 聖明
外惟是二三同志寔勞我思至班行中則無踰年
者聞年翁按滇之命有二喜一國事得人一利
地雖王事馳驅而期限有餘知必取道貴里新安
去不數日程意念沉吟欲一通問而適敵縣署學
孝廉君應兆云崑役費候因得相附以年翁之才
朝主韓兩粵之後今宜再見謹于長林豐草中欣
盛事而已詎謀詢度自昔周咨况于多故之地盤

金二見集 卷三書

一五

尤難與官屬商之與鄉士大夫商之士大夫之爲其
桑梓慮有更周于守土者弟所知有敝恩師原任陝
西苑馬卿葛先生名中選臨安府河西人此真異才
年亦未老徒爲資格拘不竟其用年翁到彼宜留意
其人據弟愚見聞眼來見如此人絕少誠爲國家
息非阿所好也素孝廉今且挈家官于此而孜孜不
忘其墳墓與全滇之慮此亦忠臣孝子之用心固
公祖之所欲進而博採者也弟拜書復入楚矣皇
之道宜過武昌得先通一訊圖一晤爲幸臨書

復寧國李父母 壬申

嗚昔燕邸幸接台誨輒以病勞疎簡左右默然于
惟老父母台臺人龍文虎調鼎巨手暫假烹鮮不任
辱自前歲抱疴歸里伏處一室不復問人世事乃至
台臺下車亦缺焉未一通問反辱注存副以瑣篇
深悚愧台臺惺惺之聞徹于遠邇賢父母之政士夫
夫采里巷之頌陳而上之職也得澹淵老師書知
亂不靖一函申候求便致之高冀蒼音時因東

金二見集 卷三書

一六

復葛澹淵老師 壬申

夏末得師手書知避亂滇省欲卜居楚中老父暨
但急不寧即遣人到楚覓宵到滇者持書奉迎今月
得師書自李寧國處來師又復還河西此書似在滇
書後也聲不知滇事深淺如師洞悉已久若云亂即
不居宜央計離滇爲是田廬一切稍達觀者所不顧
懇况師明哲耶聲以事屬尚未入楚今九月朔行矣
途次少有稽遲十月之初定到楚城世兄先到聲
料理不煩師慮發來太律先將外篇未刻者募工成
板其內篇圖非精寤晚暢者莫能詳較客徐圖之工
貴分當捐效何敢煩師瞻瞻李父母政行卓異義應
掄揚直以師命敢不惟力是視老父家叔承師注念
雖未敢輒通書問于座右懸企之心日夜以之一聲
少侑孤絨惟望師臺珍重并冀台駕蚤發臨書可勝
嚮注

復許年兄 壬申

奉違台教瞬忽兩秋惟老年臺心計才潯洪纖畢
雖處煩劇籌算之地所謂勝其任而愉快者也弟
自全丘壑藏拙一室琴書之外無所復繫其慮惟
企望友朋得志樹立山中聞之足自慶慰老父遠
注存延年珍草佩謝何旣頃以楚行草復臨書嚮注

復尹宣子 壬申

弟每游思朝廷設官惟郡縣得行其志今日之宜有
郡縣外尤無得展一籌者悉冗耳故在今日不官則
已官則莫如郡縣因想年兄在涇可謂至樂何美弟
弟近亦頗有自得之處要非山水今不即晤來歲亦
欲一過兄抵掌數日抵足數夕不敢爲永矢弗告之
碩人也馬丈來值弟就道不能致款曲搜索又蕭蕭
盡意而已于其還也勒此附候不盡

金八二集

卷三書

上二

與陳雲怡 壬申

翁臺倡學江右自虛齋先生而後于茲爲盛夏
間承白鹿之招弟以宴安自外今到此間而文產又
業遙望雲樹不勝悵然美人之思得于錢沃心年兄
處讀翁臺近作翁臺之學可謂日新月異辱在同也
欣喜如獲百朋兼聞沃心云翁臺已有退居之意不
知已決與否若果然弟俟明春當買舟東下追尋會
晤于漢師處弟根鈍心粗日月征邁愧于此中恍惚
惚惚迄無卓然可恃之實反覆推驗于日用仍是踐
履之地放過處多古人所云道若大路原非詭語自
不上路無可奈何說長說短轉更紛紜所謂枉費精
神虛自搭閣今無別法惟有重惜寸陰以日爲劫據
此一生死而後已耳往往與友朋商略不以爲然而
其所言又未見着我痛處恨隱隱于懷不及晤翁臺
一面決之落子紙筆殊不盡意倘不棄外而有教言
可付沃心寄德化令處見界也臨書瞻切

金八二集

卷三書

十八

與何綱卿

奉違台範倭忽數年項有新安返聞台翁以入蜀
里門急圖一晤于會城適豚兒佈痘留不能行也台
翁以文章名天下天下人士仰望風采久矣又久
禮曹曷爲不督學而司兵此天下公議所不能不
贊于吾楚之台翁及李愚老兩人也若台翁之長
大器隨方應用則亦何所不可蜀之宜賓故少司
劉與陽公台翁所稔知也與陽存日家無擔石其
也老毋孱妻弱弟稚子益終歲不自保又遭外侮

金文忠公集

卷三

十一

離職道今得台翁肝腸氣義臨莊其主此忠義之門
吐氣更生之日也弟有書一函達直指劉梧老亦爲
此藉台翁轉致又一函并八十金致與陽家本欲盡
力以行而道阻且遠匹夫有懷恐不得達用致以頌
左右兩書懇于到日卽爲道資幸甚或得復音附台
翁家報歸致熊魚山家爲望與陽胞弟之紀邑廩生
才器亦不凡其子劉士介聞已能文矣不知其郡縣
考試與否意欲望台翁便致弟意爲一言于學使
特青其矜篤念忠裔必有同情或苦不知惟台翁

意緒非台翁懷于秋萬世之襟者弟亦不敢讀也
賜忠義海內有心所共護念而弟始則同學既又
事與陽不幸殞而弟獨生與陽家卽弟家一切得
台翁及劉梧老學使公多方培植風澤所到卽弟
受銘感之私何可云希臨書黯切

金文忠公集

卷三

十二

與劉梧陽

壬申

瞻台翁之文章治行亦有年矣又託梓末獨不得親
觀台光預自新安返亦既聞騶從過里而徘徊巨廬
不覺淡旬比到貴府則旌旌發矣鄉爲敝友劉與陳
家事同敝友而懇仰荷氣義深爲注存惟是乃弟之
絕被繫一事聞尚未解其同鄉官江南者弟逐一窮
之無不稱冤然之純慙而不謹誠自貽伊戚若云爲
一野合之婦爭葬地于已死數月之後而主之數人
此乃世間必無之情理實爲王加客仇網致當遺添

金二只集

卷三書

二

求而下吏張皇遂出入不定謀詞屢異耳當道疑謂
劉氏有勢自與陽歿家無擔石世情可見外侮之來
得不已甚爲厚幸矣其何勢之可恃所望台翁研察
蘇鄒并爲善言于劉夢老卽其意以爲真有罪未易
遽解而事涉疑似寧失不經顧念忠義有以十世宜
亦無所不可至于地方士民所爲建祠立坊勝舉亦
全仰賴慈心大力庶克有就并得藉重大章上聞
當宁則弟所望風延頸以跋行部到叙之日更祈加
意所懇于台翁者雖曰用慰忠魂以暢公心而弟于

與陽始則同學既又同事相關之意不比尋常直以
君臣大義與朋友至情交切于中其所感佩于台翁
者寧易以筆盡也縷縷附何綱老轉達幸賜慈注劉
夢老雖未識荆不可不過姓名一書又煩台翁著致
西望雲天可勝瞻切

金二只集

卷三書

與譚友夏 壬申

秋初用涉到休寧一日得翁兄先後手札者三謂
同用涉來此相晤是以不修復也已而用涉有德
之行弟以九月朔出新安道徘徊于匡廬上下蓋
閱月而始到嘉魚到即雨雪至今未休又適兒子
痘弟未携室人不能不留視之北望寒河不過數
里天之限人乃至于此計今歲又晤翁兄無期矣
此相遇亦誠難而弟度歲又將東下不知上元以
台駕可到會城乎不敢望爲長人之聚得一面以

金八尺集

卷三書

三

八年想像之苦亦小快也弟之棲檝小太無常謬承
推獎使人蓋數年來益復無似惟學問一事耿耿于
懷恨不得勝師良友日親時接以此亦欲見翁兄一
罄區區之意別有希翹爲死友劉與陽鄉爲一二
妬之人豕鬼張弧控持朝議至今孤忠苦節尚在
現之間弟念半爲此灰念今天下文章一道遠接
人而可以必傳者惟我翁兄得借椽筆一傳贊一
風與鷗死骨可以不朽人心蒙蒼底亦有象與鷗
日廩無擔石家徒四壁其歿也老母孀妻獨于

笑笑不自保度翁兄篤念不特弟詞之畢也與陽之
殺生平知交誠多氣義而路人視者亦間有之乃
聞風感懷爲慷慨悲歌痛若切身者往往出于不
識面之人惟翁兄諒其子弟無力自濟之苦而又
弟因緣阻隔不能爲與陽匍匐躬慰之情慨然執
幸甚

金八尺集

卷三書

三

上羅史江老師

壬申

聲以前月終抵會城是月中旬乃到嘉魚到即
詣師臺不意卒得寒疾方稍平復而適脉兒過之
痘聲之來此未與室人俱不能不留視醫藥近吾
之居若此其甚也而爲錄阻又若是前聞師能居
治至此詢近履又傳聞復還益陽兼未悉三世兄
社敬齋人肅候頃見邱報蒙上海相公有修曆之
舉自前歲歸來康鹿之性已將終身已聞吾師去
百念益復灰冷今忽有此意優優殊不敏行聞所以

全父尺集

卷三書

三

辭之而又未得其說也出處兩念至今縈縈而不得
就商决于吾師惟師幸有以教之臨書曷勝瞻望悽
戀之至

上徐玄扈相公

伏惟太老師閣下身倡絕學道濟蒼生復于萬世
心應五百年之運材篤器使廣益集思如聲孤陋
依末光感服明德未嘗去心頃乃以經天大事收
病康獎借稱譽溢過常分遂俾小子澁微 新命
顧樸樸何具何因輒以疎遠庸罷君相固宜矢竭
分力圖報稱即日就道兼程赴闕而有不能有不
有不敢敢佈微忱上懇寬放聲不幸負疾傷在神
蒙 聖恩放歸偃息二年僅可不死而火症時作

全父尺集

卷三書

二六

根不拔雖其尋常無事尚不耐思慮不任勞苦開卷
未幾輒欲瞑目對客語多即時委頓況于長安鞍馬
風塵之間何以自史定曠厥職速戾厥躬聲不足惜
奈負明舉又聲思路本粗莽疎濶敬服西儒嗜其實
學乃在理道及修行法律至于象數全所未諳即本
老師所譯幾何原本一書幾希解讀必欲終集曾不
竟卷輒復迷悶又行掩寔况厝法淵浩對以淺思
識時若編簣移山卷葉竭海此其所不能也老父
年行年七十有二老母六十有三並多疾病備嘗

苦往以聲不度力漫蹈凶危痛苦幽思幾絕而避幸

生相見有若再世今蒙君相拔置雖坐理清業要當捐棄庭閣絕裾而來風燭草露腸裂心酸一日九迴何以堪恐且又有疑忌分應違回者聲之謬庸斯舉也非聲有千于左右太老師之偶以聲承乏斯職也亦非太老師有私于不才甫聞叩報驚出望外既獲念之實冷然喜喜茲上下之間庶幾古道之遺知已恩遇應足千秋而流俗之人或有猜度以爲卧病之人藉此出山或謂聲爲祿位乃以學術依附明公如

金工尺集

卷三書

三

此訕嫌本不足惜然而聲于此則有所不敢也况聲近發薄願不自揆度欲倡明大法盡區區筆舌將次第譯授西學流布此主并爲人廣細宣說此非十年不仕優閒專精未易卒辦非身堅坊表力存砥柱出處進退之間卓然有以見信于天下亦未易徑牖人心遽信其書及其言也故聲今日輒爲大道計聲虛或流通有日聲仕恐闡明無期雖微前三者太老師救世心切尚應念之聲曷勝懇篤之至

與郡太守 丙子

天旱不雨田禾待枯米價騰起亂民懷管至勸老公祖憂念然今所最可憂者尚不在米貴而苦於無米可糴也無米可糴者外固塞於來而內藏蓄不出也米之留塞不來往昔尚以外地開糴之故今則不然縣本地強糴耳所在有一種奸猾亂民見米肆多則煽惑愚衆劫而糴之沿河見有載米舟筏過則攔而劫糴之甚則無分毫之價而強有力徑掠之以去有後至者見米且盡尚勒米主補之以餓聞之官

金工尺集

卷三書

六

或姑息置不問誤以爲此饑民也以此諸有米家亦以此故往往畏而深藏高閣必不敢示人家藏數千斛而斤斤列數斗於肆賣盡乃出彼未至之米聞風阻懼莫不僦屋而藏安敢前米不肖家且絕粒小力持四金而覓二石米週回二十里內走數日而求不得也詢自浙河來者察計徵人米之已在三百里內者尚不下十萬天久旱河米淺乾大舟之載數十石者不得行惟用薄筏一筏數石耳合數筏乃能以一人監視其畏強劫也更甚今官發糴亦有限所濟幾

仁耳全縣亦難爲濟今尚非其時也誠得老公祖多
啓屨或更諸兵憲牌緊要之書數字多遣一二官
持徧于沿河諸路坐落地方里保聽米舟之所欲行
止有要於路而費劫者比強盜律問辦不時處決
亦聽其買賣無庸限價有集衆向米家脅劫者亦如
前惟官別又多羅委的實大戶別取平價羅與貴
細民以加惠之以明公祖父母之德意爲兩全耳未
今之據管劫者非饑民皆亂民也米不惟騰貴而
至無米可糴其原皆起于亂民之強羅劫奪此中無

全二五

卷三

七

田緩急所待命惟諸米商是米商卽此中本業也更
不得與他商比賴諸公祖父母爲此中計久遠備一
日不虞亦惟有多方設法崇獎勸勉使此中一切諸
大家及諸善買多業米商耳米商多則米多至米多
至則自不騰貴卽貴不踰數日米爭價而至旋復平
矣今官卽爲念小民而抑之尚不可爲訓而豈可重
苦以諸無賴之強羅劫掠此之大害不肖以爲其於
他盜應不踰時而誅而奈何以爲饑民而姑息之長
此不究此地真危邦不可以一朝居矣惟老公祖

計之此中通米惟饒浙兩河今歲自饒者既斷絕
熟麥皆反求米于休是休不獨自食而且上供三縣
其須浙米倍于他年歛父母士紳不念也浙米一
滿口不問爲休商爲歛商則官強要截入歛既截入
歛則歛大家以至賤價要而收之不實則實而高麗
之商不敢不吞聲實是官先劫也諸大家先劫也
小民尤而効之其又何誅焉歛父母士紳以是爲
歛計也吾謂歛父母及歛士紳卽止及歛而不能復
念他縣之荒死亂雖然誠令休一荒死亂離而歛

全八五

卷三

七

能無事且使未至之米畏而不敢至米商畏而不敢
爲歛亦何利焉老公祖一郡司命也幸爲一郡計令
要截米不止卽可漸而掠未掠他鄉米不止卽可漸
而掠本鄉米掠米不止卽乘而掠他鄉債掠商債不
止卽乘而掠大家所在聚黨無所不掠亂之成也
可埃也休且待盡歛豈安枕惟老公祖幸亟爲計

爲邑令君與本邦監司成貢

邑中望節鉞不過二百里錄不得歲時晉謁伺望見
顏色而侯問之係亦缺然不修非我祖臺悖大寬
未有能亮之格外者也屬承令君深慈爲地方事
所請於祖臺而商及不肖適卽不肖所感懷於中而
未能卽言者自以梓桑之誼與地方之任宜有同
則分當同請謹得盡其意邑疲極矣而不幸夙號
號自四十年前脩縣志時已有冒虛名而受實職之
歎浸至祖臺撫字之年陸夷漸甚數年以來則更百
倍不忍言令於此者真有至苦甚難爲之情非邑百
姓及邑他事之足以難令則固卽此名日益虛禍日
益實之有以大勳仁賢父母痛念子民之心而必不
能不以一身叢衆怨者之真足以難令也邑人向負
氣勝有請託以求伸請託之家不必盡富大都一動
於氣勢若不獲已至有餽粥粗給倒裳而圖一請者
比比皆是今則并此區區之氣雖欲負而有所不能
矣近以黃山白嶽爲名而遊於此者無有一人不來
望深悔其來蓋未至其地而聞所聞比既至其地而

奎文見集 卷三

三

卽見所見稍有人心宜亦可以愉然而坐無聊至悲
令君之慢客不勸貴請託者之及其邸夫能請託者
自來請託士大夫居鄉里但安受請託而不爲地方
利害動念者不肖猶以爲無人心何至越千百里
見其人已不能請託而忍強令君之勸貴其人來請
此其去衆人固門其間能以寸乎幸逢令君大慈不
難爲疲民孤立行意一切廢絕於地方則厚幸矣
四方貴人其或多有力能操令君短長於長安之
者不比於令君之謝絕知故但創其窮乏得我之
而止地方之人既樂得賢令則於賢令之毀譽固萬
不能無彼此關切之意而忍坐視賢令之置其一身
毀譽於度外而但一意任怨以爲我地方也者非所
以爲賢令深計卽非所以爲地方深計矣尚欲恃恩
祖臺以軫念故民之心爲多方維護我此賢令君無
使令君實難而况令君今自爲地方請命其敢復有
待惟祖臺嘉惠剴到嚴示之

奎文見集 卷三

三

與邑令君

不肖居平究心古今之故而熟思之以爲今天下
求大治惟上特一聖天子而下得千賢縣令其
今以往自郡太守層累而上以及宰執節節諸長
大抵不過奉聖天子務安民大意次第相監歷
究竟持諸賢令必如是而止而賢令長必爲善治
急先務則真實惟講約一事其功能使百姓之各
善惡於其家者如明白爲善惡於其令長之前而
長亦得以親其民如家人父子無不盡之人情則

金匱要略

卷三

三

條一切獄訟微輪不煩敲朴事事得理而地方一旦
緩急亦可以咄嗟指顧辦支底定此不肖所以聞
臺之令而欣動終夕有懷不寐者也台臺學有淵源
才敏八面精微洞心曲折如意不肖但與扶杖父老
願觀化成而已雖然君父之恩生民之寄不問
處皆有同心夙昔千慮有所耿耿或有相成而安
不竭其一蓋善教之不行久矣乍聞下令人尚因
而疑以爲台臺此舉亦如何時故事不得已塞上
嚴撤回初不知我父母之心存實學法在必行而

大有造於表此土也台臺急地方公選約老責約老
註記善惡候台臺臨講之日即明示懲勸法固無
窮此而今固忽忽所謂百姓未知公心其自約老以
下初不知何趨而可以應上指者及急責之而漫有
以應則又不能無擾者施父母軍力行之矣其所
以爲斯民之意甚篤而其行卒竟不獲少稱其初
百分之一又老至今以爲惜蓋註記之法不予約老
以權而務急責之則難乎其爲約老既急責之而
予約老以權在約老未必能平於善惡之衡而百姓

金匱要略

卷三

三

亦尚未盡曉于善惡之數則又難乎其爲百姓耶見
以爲今日先務在台臺嘉惠講明假使徒演講說誠
爲口舌虛文然自貴鄉羅近溪公祖講於宣州及視
石林父母講于敝縣深切著明豈不便爲實事一時
教化之盛今父老言之猶爲流涕誠如今茲幸得白
臺至意實相後先無論敝鄉人實有可教教亦易幸
且先爲講明通曉信誼心誠亦不失古人三令五申
教而後誅之意至于懲勸之法縱不欲遲待亦先擇
其最大及地方之害而立法可遵必無變者先論行

之而後相機見可次第舉議爲大畧開具惟台臺
裁取施行其 聖諭謹義數日內得以恭釋想見
高皇帝當日慘淡經營養正人心卽本人情以甘賜
字布帛菽粟蒼松勁栢之句則盡亂略平定海內應
與十六字並揭日月亘行終古今之君子誠不自以
爲是而欲入 高皇帝之道以與庶民者端取於此
輒不自量原本先輩而因發其素心積思見爲實然
者以憲章大義而復思切中此方風俗習尚出以專
常口吻令便於觀聽草創方就容更假一二日囑定
全工見集
卷三
得繕寫呈覽也

與邑令君成質

徵收單簿式謹呈覽惟台臺許之此法行於 國課
於民力無所不便且欲緩則緩欲急則急尤莫便於
當事之考成而獨不利於戶官諸樣吏等非獨戶官
六官皆不便也非獨六官衙前諸奸及諸無賴及諸
豪強欲上食課下浚民以爲利者皆不便也必有多
方以巧爲撓惑者幸台臺詳明然後斷而必行異日
求早臨錫之教言臨書不備

全工見集

卷三

書

今歲夏有傳服膺令兄音者初而疑已而果然已
禁悼嘆擬以秋初入楚得與大令兄聚百未及遺書
相慰未幾而又忽有傳大令兄異音至者不肖以爲
必傳服膺令兄之音而訛亂者也有楚中人來問之
又絕不聞不肖以爲果訛亂矣未幾而黃美中自南
都移札則見札問問其來使始悉言狀則不肖恍恍
惚惚竟如夢也嗟乎友翁而果死乎友翁而何以遽
死乎友翁兄弟情摯傷服膺之逝而不能久存而遽
相繼以行乎不肖本不工爲詩又久不爲詩哭不成
聲又豈能句今者終日問問意發思而已無一字
可以寄兄爲披讀於令兄之靈者先意欲入楚升廟
虛令兄語今亦墮墮無心行矣既不能遠哭又不能
親奠而別爲像如世俗云代者亦無聊之至也臨書
不復成章

老公祖年臺救時之才天下想望丰采期旦夕當國
以慰饑渴區區郡邑感念舊恩曾何足數而改以此
德年臺之大用現前象兎皆用全力者初不必作分
別見也不肖弟不敢用世俗謾筆恐反以不情黷仁
賢年臺不加誅而更蒙獎許負愧多矣弟於出處之
際真無成心雖出入內外亦實不敢揀擇顧皆未得
所安乃新奉 功令嚴催起補是用疑思而昨金生
歸承年臺指教區區盡重感至意要之銓中當事或無
意搜爬必相逼迫則又越此暇日開戶力學自揣才
具尚未能發於既滿之餘不敢遽拔擢也惟年臺知
我又案中情相關謹復佈腹心豐幣見頒惟德其物
不敢不拜

復鄰村某氏尺牘

夜鑼諸禁本各宅諸父老意并集諸長者熟謀以
便而行之數年內四隣益賴以靖又幸有明效愈
與實實堅守不忍少破壞屬老父以一日之長
宅相推有議則義不得諉辭耳初於寒家無與故
老父接來諭未能復謹傳布諸宅問可否而後以
報諸宅父老皆言各宅之祖傳俗例原不必鳴鑼
以人私意偶欲鳴鑼如此等類者多矣若以此爲
其祖先而倡自貴宅則尤而效之無不有各其
禁焉今盜何必盡覆富人且入富牆垣頗艱往往乃
中家及下家受之被害通民間也縱貴宅力自有餘
或不畏盜而爲各宅小民之不能無畏盜者借此
禁初不失爲仁義若讀書君子能以此存心卽此
念上徹天眷貴宅諸君子之於科名尚不日知取
何至以年來一入泮之偶稀而乞靈於昏夜之鑼
以是爲振地脉也僉謂此等戲論絕不出於貴宅
父老諸君子之手之口特有一二人圖環約內諸
者年來每於約內諸正論無所不陰權於諸奸究

戚無所不陰謀究其人於約內各宅亦無所仇怨
謬誤以爲此諸禁謀一似倡自寒家千方百端必
相壞以自豪舉耳犯而不較不肖非曰學之貴能
惟事關各宅災害不小義必不忍姑置復不難
諸貴宅諸父老諸君子幸爲正語勸之仍恤念諸
護存此禁爲安然後談寒家異日有所私舉必相
會者一任排蕩無害於衆而以得志豈不較便臨
誠至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畧目錄卷之四

與熊魚山

與熊魚山

與馮漸卿

與郡太守

與郡太守

與饒太守

與黃海翁

與欽令君

復劉星週

復何貳尹

與蜀司李

與邑令君

與徐按臺

與畢東郊

與徐按臺

與吳去非

與凌蒼虛

錄

八卷之四

復李應甲

復葛紀瞻老師

與郡太守

與洪簡臣

錄

八卷之四

與熊魚山 庚辰

大蚤尚圖一再晤見而宣子舟開相拉便同行一
同看佛書亦遂能以漸而解真可人也所慮別後
暴之數不相敵耳弟前卷中共兄相對床上所語
為良法幸勿忘天下無事不求諸已水長船高泥
佛大惟兄道力自進心光自透則內外分數自然
應不慮宣子不與兄同增上也天如師願兄無
之宣子歸時當與同詣師受一嚴戒從此互相砥礪
太極因果歷然戒律冰霜方有趣道分此必然之

金一先生集 卷八 雜著

如兄根力但一具此則於道如反掌不似弟笨鈍
需時也日月不居百年轉盼望兄千萬自珍與兄
在此時真所謂八十翁翁入場屋幸兄三思佛說
果無有精粗生此路頭真可怕怖勿為世諦所惑

與熊魚山 庚辰

小力從漢上得兄手教自吳下歸與前遣奉祝老
母之力先後至止知兄尚入晉也歸來得一二
志之友日夕相磋雖不能宵藉進而駑馬勒步
石嘴木庶幾漸見此事之重微覺念力之永不負
兄歷來所詳諄明教耳憶兄去冬所示須要諄見
到卽知阿難見三十二相與攝入攝席時謬妄相
總無有異此自至言要必不是虛見可以目察承
當與兄相期共勉今行年各四十有餘俱無絲毫

金一先生集 卷八 雜著

緒令攝入攝席時反如見三十二相而真如見大坑
則兄所教見三十二相可與攝入淫席時觀之地亦
卽可刻限而到也聖天子心行的是再來我等此
番受生不能及早徹透大法淨盡羣疑便灑然出
與明君賢相得相劇切激

事使萬靈拔尤

魔歸命而兀兀縈縈一機莫假真是虛度不成丈夫
靜夜念之不禁追恨至於出處之事老親亦無成
而弟自裹足難前總以此事未透無不濡不費之
由入水火荷蹈地之身而異度石墮空知必無益

見損後惟望吾兄一日千里先爲倡導第亦重情誼
法以日爲劫將圖進步不敢自廢耳

與馮漸卿庚辰

弟到會城向翁見舊處相尊云已家九峯矣近於
山見處得傳示尊教高論微言敢自棄外而不領
而弟鄙意則始終以爲文成知行合一之論實足上
古蒙翁兄屢解宗門長處正長在此照水滴凍吹毛
利刃非翁兄所謂真實天壽不貳身世等若浮雲者
不可得到惟翁兄勿淺視爲幸至於龍溪縱有破綻
乃其錢履未純原非心病等語此等語句古人或偶
一獲之所謂不得中行而與必也狂狷乃深惡痛絕

全文見

卷一

鄉愿不得已之詞實非極力贊嘆狂狷而遂以其志
嚮嚮行不掩言爲學的驅天下後世英雄而復坐此
窠臼也弟三十以前龍溪之書日夕不離案頭但一
開卷則心目爲光豈敢諷諫豈敢謂先生不是一時
人豪要其長處頗多而爲天下後世相與承虛接響
往往推尊此語則龍溪之學其於文成雖欲不如五
霸爲三王之罪人不可得矣究實而論此等亦閒言
語要之此事真亘古亘今益天蓋地世尊所謂爲此
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誠哉大事必不得以從上拂

類及一二英雄偶以一二假名字及偶爾機境引
衆生者而遂執爲定法便同世諦流布如第前所
疑誤衆生果受疑誤而此衆生則豈別指正幹自
自降而自恨焉耳今世英雄多住不疑之地既已
疑則亦必自以爲不誤雖不敢以其不疑爲遂果
可疑而能不疑則亦已岸然不可及矣安得以其所
私疑而盡大地人蓋之以疑又不擇英雄而必強
之以疑得無妄乎自有痛癢不容隱覆而其指歸
當歸輸載圖驗絕險之時呼將伯子庶無負越而
金文里集 卷四 五

舟火舟初一片志別言不盡意願共勉旃

與郡太守

近日傳聞仙鄉開羅實甚項有載自楚中道出南
者亦爲諸郡縣所截至繁商於獄重費乃得脫今
下一家 明旨屢申開本處尚不應而兄絕他運
凡此皆地方諸無賴所爲不肯前在楚楚郡縣亦有
爲諸無賴奸人所惑者不肯力爭之乃憊而止其實
地方所必欲羅之家必不能爾徒以重苦農民而大
飽奸豪而米商本等子母計重費抵此中價必不
不勝是郡縣明釋卽於本地方似有虛美名而已
金文里集 卷四 六

無分毫實益而於他乏米之邦受害無窮且令米商
裹足而不敢前將來之日爲憂方大近縣父母爲地
方計勸富民卽素不業米家當時各自致米而儲爲
備民憚難尚無行者况重之厲禁橫政乎私心準得
老公祖移檄啓告仙鄉諸郡縣并諸上臺幸以天下
一家爲心其力能儲米而望風畏縮不敢釋者許給
以兵憲批文俾令直往無憂但令地方貯米計數
常支三四月則上下之人庶幾可以安枕而臥雖
公祖在茲此類皆杞憂實不能無蚤計也邑何敢

材器廉幹致邑志真自開代以來所未有顧德馨
欲求去尹之苦志在我輩中爲大父母者爲難且
遭遇而况佐貳今天下多故所在可虞如此尹莫老
公祖必特加優異鼓舞長養成就使得畢行其志
有緩急足備器使此今日地方之願而卽老公祖
日幸天下之要畧也山岩一念湧動援筆佈聞臨
不盡

奎父兄集

卷四書

七

與郡太守唐

江右繇來爲賢聖之區其在今日尚多君子而白晝
尤不肯所素景往頃以歸自楚籍病臥山中不遑走
詣親望丰采昨爲地方念乘登時未并及賢尹辛集
佈陳更十日而不蒙報豈其言不當與則明公祖
空指駁而詔教之私虔台臺必慮周民隱先見施行
爲地察人久已明悉無俟鄙言以爲益損贊入見類
裁答可省然伏而深思如 今上聖明值時多故一
日二日何啻萬幾而事無鉅細人通上下奏章喜入
金太兄集 卷四書
批答朝出卽奏事已在言前舉行而 天語亦答已
有旨了豈非亦所以安集衆心而興求忠益也此方
之人望明公祖之來如望歲然今事明公祖以道當
盡其誠不敢畜疑用求明教而昨又聞貴鄉遇糴加
熾官縱民意至公行搶掠諸米商視涉鄣潮如度深
海皆莫必其命強半徙業運米之人既日以加少而
歛士大夫徒知以浙爲重不知休命全仰江右一隅
又浙中今歲本地方果自之米尚仰給外地其情自
不能不少需難且今吳越稻尚未收目下必無餘米

少選穀成自當流通不似江右及今便爾兼所裁
又非本方之米敵郡將來真未知所終其患但如
所陳白饒至于重價困民而止卽爲幸多矣臨饒
切

金匱要略

卷四

七

與饒太守庚辰

夙瞻斗山雖未識荆而儼饒接壤義如同土饒竟特
哺害既切膚不得不急白台臺今爲地方禁外糧甚
嚴至并留通商之米所以爲饒民者甚殷敵地當仍
體不得已之心雖共忍饑以俟虎義命應安而敢請
明旨謂此舉爲不然然諸米商之在饒河者不獨饒
地也多三吳之人三吳蓋以數郡之人而糧貴治之
未若敵郡則邪黠嬰饒四縣粗足自給惟飲休二縣
告乏而敵復全仰於漸所從饒人惟休一縣耳饒
金匱要略 卷四
糧於貴治所糧實無幾初不足以爲損益又諸三吳
之米商經饒河者皆江右之米也容且有糧自江右
而無用至於饒河者而其不從江右糧者必不至於
饒河矣若敵地則雖非江右之米而舍饒河而外則
無復有他途可入如寒家載穀自楚中敵庄既不得
不假途於饒而以自饒河而內峻溪挽舟之艱運
費倍至饒而不得不借礪爲米焉而今并以爲岸上
之米而雷之矣夫饒休之亢也而休之必以饒爲
而仰命於外則又非若三吳諸四遠之郡不得於

治則又可以轉徙而他求其途尚寬而尚未至於
其死命也今若此則敵地之人真釜魚也伏懇
念天下一家之日可以無下此令卽不能無下此令
而亦宜加分別而禁其自饒河而出者其自饒河
入者聽之而特爲敝縣開此一線生路大則爲
湖口而禁無出湖則全豫章之米可留而其自湖
入如楚中諸米商謂宜獎而進之况應扼之於饒
令望風喪足乎此大算也台臺幸詳

金六旦集

卷

書

十一

與黃海岸 庚辰

聞年兄已到匡山恨不能奮飛只爲家仲兄新
子孤寡不得不留任經視不能脫然計二月初吉
得買舟三月之初決到山也年兄萬少選留教
如適行則急煩歸宗走一人見告弟則疾馳前來
闔一望見追範以慰數年契濶想念之勞奉教在
臨書百木盡一

金六旦集

卷

書

十一

與欽令君

廣展

鄉蒙下問當卽呈教屬老父感寒疾頗劇不遑
蒙問催徵催徵非民牧第一義也而在今日 功
峻急勢不得緩且催徵得法不致以實爲地方有
之精神終日紛拏於實無用而不獲已之比較爲
避大故宜首講今天下必無不急而自餘之稅急之
可也而要官之所急必施於當急之人當急之人
惟各戶各戶有合輸之糧官應令各里督各甲爲
長卑開本甲稅糧總數於前而後細開各戶令以
金大只集 卷四 三
多少爲次第而分爲之限糧最多者在前提最少者
在後其無糧者又在後責令各如限上輸輸者得自
註數於單官無用逐日挾比也一及限聽官隨取一
里里取一甲而開其無註者必逮其本戶正身而以
法從事則其餘望風而如限爭輸惟恐不及矣今則
不然官惟問各里總數其精細者里之役得細開各
甲總數而止至於各戶里弗問也一日開征惟見里
是比里不能勝也以爲里不能獨勝官有心者乃爲
分其痛苦於各甲而并比各甲甲亦與里等也均之

爲官司催糧之人而非其自有田業如各戶而自合
輸糧之人也收各戶之糧而自侵用則責之今開征
雖急各戶合輸糧之人不惟不知其急且若不知有
開征之事者而里排平白爲之受比不得已而爲
賠又不得已而爲倩人代比至鬻田宅兒女以完
役者比比也故當一現里如遭戕當一排年如登
每一歲之內一縣有數千無辜之民受催徵之殃而
官莫能省而徒見催徵之難此其害誠不難見也而
錄來循過習非卒莫能正者大畧有和說以相笑
命大只集 卷四 四

焉不一而足而其首以各戶煩多不勝比之說進曰
里以百計也甲以十計也至於戶則不啻萬計今比
各甲尚不勝煩以爲不若比見里之簡也况更煩而
之於各戶乎而殊不知催徵之大病莫大病於比之
一字不正其本令官得以大明其數民必各任其責
而使有罪者得脫無罪者及刑卽比一人吾以爲亦
不勝煩也何必繇百及千繇千及萬而後以爲煩乃
自萬約千自千約百而遂以爲簡乎而殊不知法善
而限令嚴明但以一二人行法而其餘自次第遵

者之終無所用比也。至無所用比而後乃爲真簡也。其次則或以爲民窮不可比之說。進今民果窮不窮。謂民無窮。誠獨其窮則如勿追而已矣。今既必不能無追。今各戶亦窮也。里排亦窮也。窮在本戶。尚自有田業也。有田業則自有本田所產之糧也。卽窮而糧地之所產輸官不爲賄以其自所產而捐不輸而交法不爲寬。且竭一人之力以完一人之課。卽微資亦非難。何如里排窮而今無業之人代有業者賄窮而無罪之人代有罪者責窮。而且以一人之身平白代多人設處者之千艱萬難也。此其說亦易破也。而其入必堅持是說者。使其法善而課易完。則官與民之大利。而其中有最不利者也。其中最不利者其利乃正在課之不完。故寬各戶之課。以生通欠開比之端。亂長單之數。以開增減作崇之門。促上知之期。以示必難完納之勢。煩比較之刑。以啟官司督覈之心。而後里排自不得不與交相爲市而已矣。若其他說固難以筆盡。今幸遇老父母真有心人。真悉其心。以爲地方而爲一煩永簡之法。此法一盡不獨催徵也。自

其餘治理皆建瓴而定矣。古人有言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在處。皆然。况人滿土隘。全仰命於四方。爲海濱第一危邦。如此地者。乎然此中最病苦在不能積貯。以俗業買日。籌于母買。而以米爲業者。不盡多財。利卽蓄而不能久貯也。其大家亦習於籌于母使。爲利計而惟貯米以責。一旦之緩急。雖告口以勸。不能從也。上爲饑下爲杭兩溪皆峭急而淺挽舟之艱。苦萬倍以穀入。則運費倍得。利無幾。買以爲非。而必以米米經舟人之手。以入徵。不能過三五月而多潰壞。以此亦利於急需。而不能久貯也。惟四方無過糴買爲利。走遠方如驚轉輸。不絕亦惟此中。最不思無米所最患。惟四方過糴。至於過糴一嚴。則真束手而無如之何矣。蓋過糴一嚴。則轉輸源絕。此中不惟米貴之苦也。而竟苦無米。必望民間盡能思慮。防於數月之前。而後以幸濟緩急。於一旦開糴之際。此真至急之着。而亦至難之着也。三十年以前有母一行之曾於新成之日。發名刺通及諸富民各力認買米若干。而會貯之報官。官驗其數及米貴

日無問其價之高下而但聽矧時價而各自權於民是歲米價遂大減而在今日則大不侔自冠之亂所在殘破則歛休兩縣之產必殘焉苟天下有兵之處兩縣必被兵今之富民較當日減十之七難一也當日富民畏令令不可干以私令少加德則民愛而言易從令亦矜信義不安口於民嗣後積習而民狎其上擬有所逞志則易以逞志矣欲行其私則行其私矣其得志者未嘗愛而不得志則以怨上敬有所爲而其民不甚信其難二也當日民

金太史集

卷四書

二

不甚畏忌富名令優而禮之則安然而拜受之耳令聞富民之名如入兵戍之難往爲兵餉坐縣納貨入監若干諸富民必百計賂以求免而其諸奸里及奸胥相倚以爲利乃報各鄉之中下戶僅給鹽粥者其甚乃以夙怨并及貧民民不勝擾今出令而以空言溫諭之如無令等令而必不徒以空言溫諭而有以從其後則前此諸弊又生矣其難三也天下之富易稽也大都不出於田稼籍而核之莫能逃歛休所已則不然有田者必不甚貧而亦往往不富乃有

富而無尺寸之田者其難四也如今之計大要無諸米商要使諸商得業米之利而不受業米之無所畏而樂於奔命業米者日以增多其來也如而去也如雨轉輸不絕此誠今日之要務耳若乃奸除盜息訟禁暴惟奸一途在當事左右物必先而從虫生奸無定性不行則止今老父母業已齊之心則日以消沮無所容復養也自餘三者民也惟其力之所能訟則訟能訟則器能盜則盜其原皆起於無生業歛休兩邑民皆無田而

金太史集

卷四書

二

於天下自冠之亂破家蕩產者大半夫兩邑人以業買故舉其親戚知交而與其事以故一家得業不獨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數十家數家且其人亦皆終歲客居於外而家食者亦無幾焉今不幸而一家破則途連及多家與俱破而既不能相將而其買事於外則皆束手而其端游閑於家而食口日以增故入歛休之境而望牆白屋以爲豐而不知其下多凍餒而無告之人且其人既夙皆家溫食厚而一旦無倚則其勢尤

以安靜故合計兩邑之民其有業者大都什不二三
而其失業業者什七八焉計天下郡邑失業之民未嘗
如此兩邑之多者而又值此米珠薪桂之地安得
不爲今日海內之第一危邦也爲兩邑大恨本計
將驅其失業之民而使之各有業而後兩邑可得
治而今旦夕既未可幾則詰盜之法不得不急嚴
盜之嚴在先嚴捕役每邑分爲四路各定信地
選擇其能者而專用之而厚其廩給勿多言無能
盜則有賞格所得盜賊盡予以旌之官一無所
後每遇失盜則禁禁其家屬盜獲乃釋有得盜賄而

金三集

八卷四

三

逸盜者得盜則相與其分其贓而不進以盜予官者
罪與盜同先使捕役之大利在得盜而大不利於逸
盜此嚴捕役之法也盜賊於庭不踰時即訊究確則
立斃之杖下而無用甯獄待盜以必死待盜以速死
此嚴盜之法也責令各現里督諸各甲有盜即舉不
得容隱果無盜即通耳結稱本甲並無爲盜之人若
有盜而犯其與連坐及盜發而即舉與連坐此嚴地
方之法也如此而盜得以藏形者希矣凡爲強盜

者非初而卽爲強劫也必以竊始卽以竊行者非初
而卽爲竊也必以賭始凡賭多失業之人無聊賴
爲之者也而及其盛行則固有富厚未嘗無業之
而爲諸失業無賴者所惑而以賭蕩其家者又比
矣當其爲竊而敗也以爲未嘗爲強劫也而寬之無
何而卽強劫矣富其賭也以爲未嘗爲盜也而又寬
之無何而卽又爲盜矣禁賭之令非不日下也刑
之法亦不煩嚴也而賭徒日環聚而攘臂呼盧於
門之上大市之交者相望而無所忌也誠使賭

金三集

八卷四

三

法一如詰盜之法刑賭之刑一如刑盜之刑而民之
得以藏形而賭者亦希矣民無所得賭而日游閑不
悉心以求生業者則亦希矣如是而境內已又然肅
清有訟來者勿厭也厭訟而訟日以增增者以訟不
得理也一訟而悉心以平之未得其情則務究其
究其源而知其訟之所自始始於已者兩皆有不得
已之故始於人者兩皆有不可問之人則其訟易
也既得其情則務絕其萌絕其萌而俾後勿復生
欲生而無從則其訟易息也如是而民亦無有敢

者兩邑之民不幸地限其民不能不苦而實易治而
或以爲健訟近或以爲易器者皆告者過也兩邑不
幸處擁富名而今於此者不盡有家學淵源一意於
廉潔愛民以誠第一義而施行之則其勢不能無少
周旋毀譽稱譏之口故上而諸上官責問中而諸達
客聞風微廷近而留都遠而京畿循習諫求使必不
得少遲遂以行其志其恟恟粥粥而幸無大習氣以
開罪於當事者獨有士大夫稱爲易與而亦皆善子
計毋不脫商賈氣習歲時伏臘必不能無少于澤以
金二尺集 一 弟四書 三
自潤其私未必郡邑令長見一士大夫啟口卽以其
言爲有所爲而士大夫卽惴惴若令長屈指而計其
所言而因以自愛其言如金終莫肯悉心以郡邑事
苦口紛若於其令長之前而令長亦漸以爲郡邑中
無可與語無足與計事之人而雖有志氣雄傑惟始
至往往自振少選而遂不能不因利乘便以易其初
心以故兩邑號爲擁虛名而受實禍今幸際仁賢
毋此百年一日也如上述諸言談惟老父毋幸不以爲
穿談而加之意爾

復劉星週 庚辰

弟自去秋入楚爲家仲兄卽世因留楚經理產業至
今夏方返新安不二日而尊使捧大札至弟爲途中
受酷熱內外交病心更煩苦所屬尹惺翁壽文實不
能操筆異得續寄而尊使必欲坐便因卽率成篇
不中用也詢老伯母令姪令懷俱康寧無恙是用欣
慰洪司理從未識面不知其爲人何如徐九一年足
神道得已促之再四但不知其何故稽延耳出山一
事弟所未能便永訣者爲 聖明繫念若以不肖之
才之無能爲及當時之事之難爲則祇應高臥山中
藏拙終身而已死生大事無常迅速古尊宿所謂萬
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語謹力持之實未忍有所圖
度攀緣蓋自料其力不足以度衆生而敢大言以爲
行善應行此卽爲自欺欺人大妄語誠永須善提者
也既蒙下問因以附聞生於今日民困力殫財匱事
煩其患總錄不節自天下以至一家莫不盡然老子
日治人事天莫如嗇孟子日儉者不奪人諸葛武侯
日澹泊以明志孔干日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推

凡爲縣其目卽以此均天下也臨書不盡

復何減尹 庚辰

鄙地何緣幸借高賢通邑士民恨不能呼請 九重
卽得以爲大父母今雖暫困驥足念大聖委吏桑田
之言借資稱用須時也會典州縣祇于吏部列官各
且其合行事宜散見各官諸項蓋天下事無一不從
州縣起惟州縣盡地而各親其民號爲正官自大守
而上極至政府但奉行天子威德通相臨以謹持議
州縣使事事而已首冊目錄奉覽所欲察者指來耳
也

金天正集

卷四書

清

與蜀司李洪庚辰

聖天子破例用人格外求才海內英豪之氣翕然
動必有命世之才應運而起誠哉拔一人而得其
者而吾鄉如翁臺及吾邑貴同年夙德素望尤稱
有此不肖心所瞻嚮而特如昔人所云恨未一識
度伯淳者也貴治室賓故司馬劉與鵬爲敵同年
館讀書時同志旣而 警同事此不肖六千里外
友與鵬歿而其老母寡妻孺子朝不及夕使天下
知之難乎其爲忠不肖亦不敢以爲焉 朝廷及
下事而卽以瞻昔同志同事之故以爲一身事而無
如鞭長不及乃爲除目得見翁臺時不肖正在楚
驛從之過輿得一晤而恨不得前也與鵬年兄有
弟曰之紀駿才逸氣司馬歿後賴有此兄百凡聖
專爲忠裔存注臨書不盡

與

隱地災黎重荷老父母軫念敵都共當十二內入
爲一約自去秋卽與約內諸父老共議輸貲貯米以
待自去冬蒙台諭開歲便奉行大約分爲四等最
爲有餘之家各量力輸貲買米其次爲僅自給之
卽不輸貲買米而亦不得羅約貯之米又其次爲
餘而隨作隨食之家得給票與減價而羅約貯之
者也又其次則力不能自食之家所謂飢民也乃
票而羅給之以米此項初亦奉台諭令資粥餉之
金六里金 奉國書

諸父老以爲不便卽諸饑民亦自以爲大不便皆樂
得米遂予以米業行二旬矣蒙諭謹肅此以報讀大
示宣鼎爲擊真一人君子之言但內有飢寒之民就
就只在上戶能濟一人思亂中卽少一人等語輒有
鄙見用陳座右 聖今之攘攘思亂者皆亂民非飢民
也若飢民則雖極爲亂而有所不能然而倡亂之人
則必以飢爲名使民無飢然後亂民雖欲倡亂而亦
有所不能故飢民者亂民之藉也而卽以飢民爲亂
民亂民爲飢民皆有所不可予飢民以能亂之名則

賑不惠以爲是賑我者實畏我也而以亂民爲飢則
賑不勝賑諸凡可以不飢者莫不懷臂而言飢而其
災也諸所賑惠皆亂民受之而實飢者不得與焉亂
民既得利則莫不合其生業而待賑是賑以召亂也
故亂與飢必分別治之合則必弊鄙見如此惟高麗
裁察

金文忠集

卷四書

二七

與徐拱君 辛巳

往江漢間幾幸老公祖澄清而楚人緣慳道大君子
而不獲終事今幸得再託字下於此今之奉 命而
出不拘幸阻倒不假手左右而實爲 聖天子苦
殫力一方有如祖臺真今之祥麟威鳳盡海內具瞻
况山中之人咫尺於此而見往時聽駕行部事竣
路多狎駭皇與士大夫一接率不能數語而別故
夫且而謹以書通所敬言伏以 今上殷憂國治百
爾在位莫不圖意而所與握天下之機力能制機
轉實推諸方一二直指之手以一直指出而所部會
吏無一幸而獲免而其廉者無一不幸而不獲自見
夫是以人爭淬厲今自祖臺履轡登車之日諸郡縣
之或空望風而解綬者固非不肖所敢知而卓然自
立力破積習日孜孜以廉潔愛民爲務如郡太守
令君及歛令君其譽宜足以上逮獨邑何二尹以
能得民心民歸之若流水且緩急有用之才而災
平寧有不得安其位之意此邑民之所以皇皇也
非敢以尹所爲爲一一盡合乎聖賢之道而要平

而公論之以爲尹卽有短可徐諷密諭而其所長
宜大表章以風厲一方方今爲廉吏難爲敵郡之
吏尤難以官於此者或不相期以廉而其人亦若不
得復以廉自期自何尹來乍見以爲怪物已而見
當路大洽輿情以爲優曇鉢花時一現耳未幾而
郡太守未幾而得邑令君及欽令君郡邑人喜出望
外雖三君子之操自其素守而適相道於此郡邑人
固大半以爲當事能鼓厲一廉吏以來衆君子而
父老乃亦深憂過計以爲有尹如此而其性介介

全二五五

八

三

身孤立今不得當路大侵異爲地方久留而萬一或
有他故以去則是敵郡邑之廉吏果不可爲而自今
以後反相率以尹爲戒豈有幸乎且敵郡邑今日不
獨爲廉吏難雖欲爲貪吏亦大難惟異祖臺軫念
民幸爲注意至於食米一事郡必仰給外地今外地
不獨開糴而其亂民且時扼郡之吭而奪之藉沒
以郡爲鄰而以爲肉往劉公祖及張公祖 題
奉 嚴旨詰該郡縣印捕官何無捕緝令該撫按
明恭處矣而事平竟如故事此今之所以接理而不

息也蒙祖臺軫念給發憲牌令商民而赴所在買米
近蒙祖臺特爲差官移檄赴彼兩臺俾得下令於
郡縣此其爲憲牌也多矣祖臺之所以爲郡人者
此極矣雖然人情惟爲其所部計則切若奉台檄
爲隔部下令則亦爲人謀耳且諸郡縣之縱其民
奪也初不以其民爲非而習以爲常度彼兩臺之下
令於諸郡縣也亦必不以其郡縣爲非而特因台
如告勸於彼者而論彼郡縣以相助而且以爲大
於吾郡人焉夫劫奪大變也而習以爲常不遇以

全二五五

八

三

奪外郡而肥吾民也若 關入邊而邊人能得所有
不以罪而且爲功且劫奪大利也不大創不止而全
但求其兩臺令其郡縣其郡縣令其民而求其無
奪而卽以爲大德其何日而止也爲今計必望祖
明爲郡人入告詳言郡地情形若鼠處穴中惟饒
兩河兩線生路而兩河之民若此其郡縣又若此
殊不念各郡縣之倡爲劫奪者特一二市僧點
諷其民戡執而誅之嚴然而止有司既不察而其
昔威乎或不足及其號令而亦遂不能執法相禁而

反從史之以市德且擄奪之門臣可玩開其可聚
以却外郡縣者即其可聚衆以却本郡縣者也其
米踴爲名而可聚衆以却米者即可以却米爲名而
并聚衆以無所不却也願得 明旨勅諸郡縣
爲各郡縣計定各究其亂民重治如律庶幾此習
少衰止而後求祖臺計長便必力諸本道臺得兼
饒嚴得兼轄徽後有此類兩道皆相關極本直指
徑行參處而不必關會彼兩臺一旦緩急庶幾無
考唐末有徽歙道而嘉靖間亦有徽饒通前徽公
題泰時亦曾請上江院 勅書於九江外加饒州府
已得 旨而但以事平部寢不覆或見諸地却奪時
發亦時止當其發而合郡皇急及其止又復涉淮無
識者且以爲無大患而不肯竊以爲異日重誤郡事
端在於此惟老公祖血心與爲郡百萬生靈計而遠
丁茲會及今爲無思蚤圖此郡人百世之利而大
子無疆之績也臨書瞻切

與畢東郊

饒河槍劫殊嘗自去臘迄今仲春路爲梗塞者六十
餘日從來所僅見頃見稍通不過數日旋復如故而
有司明禁實爲戎首今捕米商而加重刑施酷罰
搜私鹽真不識於義何若今人心皇直上河米商
大半從業視渡饒河不啻涉洋海計非合郡士大夫
呈請兩臺題而士大夫亦自具疏今歲之事危如
卵事已孔棘恐藉時日輒敢候州大畧左右以備
擇伏望採筆獨運先勅左右騰呈并爲公書微
記乞一郡封而上之直指然後即議拜疏其道路費
富有措處不敢盡煩台慮也臨畫可勝佇望

與徐按臺 壬午

轎驅車指下郡不孝雖未獲仰接丰采而幸得以書
通所欲言隨蒙祖臺指誨儼如面奉教命今四方多
故民生日蹙而其最蹙而踣天踏地無路求生者莫
如敝郡郡莫如敝邑自去春遭饑官民之難外覓食
而內剝膚郡邑民之出者入者行者居者盡在湯火
其困極矣上賴祖臺高天厚地之佑幸稍安止世公
世侯固日視無休也今饑之賊民日以張以爲入微
行却不勝其勞不若一意營寨于其家而以靜待勦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宋四書

三

從枕席上作賊刈微人如嘗而過客必莫能與之爭
今勢燎原矣饒大家爲之主饒大吏爲之主青天白
日之下可以公行其虎狼羅刹之毒以敝地士大夫
未身當其害初不關切而饒之大家實身享其利矣
以力爭且饒大吏既得故借姑息子民之名實收其
養養盜賊之利而反臨敝地守令以公祖父母之分
使不敢以一日之守土而重遺其百年之桑梓而終
之以邪說故相押掄曰饒不幸貧微幸富衰多益寡
是亦無傷此其言如兒戲固必不可聞於 聖明而

不孝亦姑擬言之以爲微若果富亦不難忍心以此
之良民肉爲彼賊民食而實郡邑民其窮於饑困
百倍則奈何其嚆昔讀聖賢之書今日食 君父
祿而忍心害理至此極也郡邑處萬山如鼠在穴
耕田俟能以生業着於地者什不獲一苟而家食
可立而視其死其勢不得不散而求衣食於四方
是乎移民而出非生而善買也而顧懸宗族墳墓
能舉家遷徙復道所求於四方之食食其父母妻子
將是乎移粟而入非販而求利也雖挾貨行買賣
金工良美 八 宋四書

三四

已貨皆稱貸於四方之大家而償其什二三之息但
以運貨於其丰則儼若如其所有而以爲此民貨也
寬哉民也是所挾之貨非貨也卽如異郡之人所輕
耕自食之田也一朝而劫奪之如田而陸沉於海矣
且實非其田而賃於人之田也一朝而劫奪之而無
以償於其主而身命與俱盡矣不孝家居時與父老
總計四鄉之民向之出而求衣食於四方遭劫奪不
能復出而不得不坐於其家者蓋十家七矣既坐於
其家而無所借資收養而相丰立而視其死者則

家而無一幸免也痛哉民也民不幸而生于徽徽不
幸而與饒鄰饒之守令又不幸而馳馳隣民不以
人而以爲肉而徵之賢守令又不幸而爲饒守令所
制而勢必不獲盡意以爲郡邑稱疾苦所獨幸者
守邑令實仁且賢愛民如子以孔邇之惠大沃其
穀之虐不然其尚有嚙類乎然今之爲吾郡邑守令
者實難其所以實難者則以郡邑之民旣不幸以
名權實禍而爲郡邑長者亦不幸與同患也而邑
之難尤難於郡守所望諸當路以菩薩願悉衆生
念斯民之多難體長吏之勤勞時加獎護俾得展
惟祖臺以天下蒼生爲任今雖秉文衡而體念民瘼
未嘗去心故使草土之人得畧披陳冀悉此情馳達
當事公祖卽日明章入告厚植民牧以深郊翼而急
罪民賊以正亂本亂庶幾已臨書王切

復吳去非 壬午

遵教日久時切相念南徽一事久累縣有司而迄無
定畫其勢不得不移之于民今士大夫能合議而爲
民疏求得旨改折爲上策其次則區畫有定使有
無賠累則可以無民害矣惟台裁諭諸機長急定議
我輩之請易易也

末法衰殘帥友道絕兼處新安萬山之中求覓同者尤難其人頗同里有如台臺而不得歲時月日親教益已滿擬此番得以數日相遲至塔巷相盡所言而別以薄冗且姑待又問尊使云是月初十後命駕遂不急急方復以書問而不意台臺已遂行也惘然自失者久蒙台注及不孝異時出處事天下事如此其多艱 聖明如此其求人 不孝安敢終自便但區區鄙衷有非一二言所能盡者惟得相聚而面庶幾少悉一二今台臺已行固未易以筆替也余下事非不孔棘而推原問委必有要領安知極迂熟爛之言非卽至緊切簡捷之法天欲平治天下自臺固不得他有所推委幸加努力不孝謹拭目以俟厥成耳使便附候草佈百不盡一臨書又復惘然

得楚錄開卷便見翁兄姓名喜不寐以達旦傳知鄉陽諸人士亦無不加顧便今榜大畧盡如翁兄天下榜盡如楚榜太平之興日可俟耳末俗頹靡風尚日下致生民糜爛禍亂不息惟賴高賢出而仰體 聖天子之心共相激揚庶乎有寥士人甫得一科所冀勛踰千金卽日入官雖欲刻意爲廉吏而勢已受乎其難吾邑先賢高風芳躅多聞海內而貴族尤最不孝第碌碌凡庸不能力追半步中夜念之負愧無地不知涕淚之何從也今茲惟延頸屈指盼望翁兄所冀力行古道肅振頹俗使 聖天子一日得翁兄如獲十明天下後世追論翁兄言行如今日之追思先哲太平之興如日可俟不孝弟長爲治世農夫以投身無所復恨

復為祀瞻老師 壬午

新安去錢塘不及五百里近老師之居若此其甚而
不能歲時候問一彈指頃動輒數年疎慢之罪孽索
老師如天之度不加誅責而消夜靜思難以自違乃
者不幸先人見背孰孰但但伏處苦塊荒迷替亂
復不知所之顧荷者師注存特辱臨使遠頌厚奠仁
孝重錫恩義隆施已踰常分并念先人藏所授以王
文感何可言天下多故月異歲增寇交訐加以亂
奔楚江上自洞庭下至彭蠡千二百至水陸梗塞
孝骨肉棄產什九在嘉魚今復不可問念蒼生受厲
二十餘年今始中干一家亦何敢感惟望老師急出
而圖吾君令四方蚤定干戈遘息不孝聲得窮緝
奉老母以沐堯天舜日之化為厚幸耳

與郡太守 壬午

許久不獲奉白教寇患割膚於今孔棘而人無固志
又多玩心急則鼎沸而亂少緩則又絕不事事校老
公祖威靈次第為備而備守一著一夫守關千夫
入尤為上策但守用內地之官與內地之兵既難
遠百務不便而不能無內顧心時搖搖一似為地方
守者不孝察問諸嶺下皆有大村落莫若即鼓勇
用其眾即其村之能守禦者而官之如守其家合
取工食火石等諸費助之百務便而心又專一此
計也其小嶺守則徑塞斷而禁絕人行太嶺守乃留
通客商而嚴盤詰求老公祖嚴派各縣星夜即行每
嶺即命一士大夫往彼察督亦不敢辭勢至于內事
尤在嚴察內奸坐諸里還各縣本里并無奸盜事發
即與同罪耳結但有所犯法在必行則奸無所容賊
絕鄉導且人心鎮定內亂不生臨書至禱

與洪簡臣年兄 癸未

不晤台教不覺便半月楚城果爲獻賊所屠殺其
慘靜夜念之殊不能寐不孝愚見以爲賊據上流今
撫臺駐湖口九江擬自下上上逐步推進既失勢而
賊亦得以豫偵年兄可速行勸其從江右取道直入
長沙聯絡湖北諸郡諸郡兵乘舟順流而下一日一
夜行五百里直趨省城賊以爲從天而下也其近則
取道江右之卓州入崇陽蒲圻及嘉魚集諸縣兵而
下且聞牧臺治臺俱在岳州與其謀而圖之又其大
也年兄得無意乎

卷四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目錄卷之五

復郡司李

與撫按兩臺

復李年兄

復欽令君

與撫按兩臺

與諫垣熊

與方慕菴

與尹宣子

與史道隣大司馬

與程幸菴道臺

復汪濟源

與鄭撫臺

與陳雪灘

與黃澹巖

與陳雪灘

與馬瑤草

與劉念臺

復周興

復郡太守

上廷津王

與長兄

與長男

復郡司李 樊木

鄭公祖稱此來者果鳳督之兵以馬故恐爲左營所奪故改道然其所云到蕪湖之三千者前月廿八人見其在湖口至初一日即達蕪湖船中亦約有馬數百疋云何不爲左營所奪又云何不豫畏左營奪而獨此千衆者以爲畏左營而改道中既改道矣卽整頓嚴隊同路而行有何不可而姜劉謝李四遊擊軍之牌方鐸樂平婺源至休寧不一夜而沐國公生皇陵之文自祁門而至而三百餘狼奔豕突之衆已夕到祁門而并取道休寧矣畏左營不獲已而改道者如是乎自正月十一日聞左鎮移師渡武昌之報不十日而郡邑卽哄傳有勤王兵三千從休寧過又不十日而獲大盜程節等說稍寢至二月之杪三月之初而哄傳左兵入湖已踰萬年者又紛紛蓋新安亂民日夜旋繞不問是賊是兵其必欲勾致而入歟新安使鼎沸糜爛以快其私者所在皆然故時廣播其言以惑衆心而搖之使散不圖老公祖爲地方細繆苦心反以此齊衆心而堅之使定也發源之報未

到前一日各鄉無賴之徒望望整路而迎之者如雲祁門之賊未到前一日各鄉無賴之走祁路而迎之者又如雲而以爲此真鳳督之兵可乎卽以爲真鳳督之兵初非鳳督所風教謂而撫習之兵亦不道鳳督所遣弁而遽召募市井之衆也遣弁而募不暇選而惟人數是足賊起而應之矣又二月賊被常德澧州遇募兵殺其半其所逃散之卒賊裹而用之矣卽果鳳督兵而賊必不之安能保其將及率必爲兵而不爲賊必以爲害以道新安而與吾新安之人爲難乎不孝以撫撫兩公祖應宜爲一方請命不妨婉轉明告鳳督至于縱入必肆報復一說不孝以人與不入在當事者猶豫與果決間而各鄉鎮之敢自保與不敢自保亦在當事者之猶豫與果決間當事無定說無成議則民心離散矣民心離散郡事尚忍言哉新安爲陪京及浙省之枕環新安諸郡之入新安甚難賊入新安出而壞諸郡甚易新安安則陪京及浙省安萬一郡事不忍言江東南之事尚忍言乎江東南之事不忍言而鳳督卽不復據此千衆

雖此千衆以據鳳陽亦奚以爲鳳督而無報 聖恩
爲養生之心則可鳳督而有報 聖恩爲養生之心
定不草草也事至今日郡人得一日之安皆老公祖
及諸公祖一日之賜至千不孝一身久爲飄風上焉
諸公祖下焉郡人任不測之變固其如飢必不敢備
但不得藉老公祖及諸公祖鼎力擔荷恐事无解
係一郡百萬生靈爲可浩歎耳未審日內有公文
兩臺否幸爲不孝達此拳拳之意臨書不盡

金元集

卷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與撫援兩臺 吳未

徽雖僻處萬山而商旅遍天下二十年來南北郡縣
凡受兵賊之處徼民無不受今區區所存皆兵賊殘
燬之餘也 天未厭亂 聖方啓愛 騎殺突李賊
鳩張左兵南徒急倡入衛正月十一日卽宣傳有勅
王兵三千經過新安郡民一日數驚旁及池寧群相
詫異未幾建德東流青太涇陵諸縣被賊屠燬盡月
援兵新安之報虎亡者哭聲相聞于野帶重傷面扶
通以歸者相望於道民無固寧全後幾潰賴老公祖
台臺逆漏中杜未幾而鄰湖一路兵亂相聞又未幾
而新黃兩州相繼失守至三月廿五夜忽接委文稱
鳳督調取黔兵縣樂抵委又不日而祁文又報
國公往鳳陽守 皇陵縣浮抵祁公不半日而祁城
下已成蹂躪之場矣且云大隊三千隨後便到其
則此入兼之通人且新安本郡邑小而操比音及受
日者也不惟殺掠姦淫而且廣招二命各鄉諸無
之如雲遍登奸細入各縣諸村掠奪家重足祁
以固守晝夜登陴祁東及縣南諸鄉民扼

自守朝不及夕賊益縱殺以立威氏因憤懼而死
而前發文之稱黔兵繇集抵婆者來入警而已爲
所堵集平堵賊之日乃卽所稱沐國公兵到祁之日
也兩地兵戾同時並集夫爲黔爲沐是兵是賊
方之安危舉不可知民命之存亡祇在呼吸而敵
縣不比他郡縣郡縣守令及士大夫卽欲爲不得
之計嬰城固守而委城外之四鄉生靈姑以饒兵
賊聯屬自全而必有所不可者今憂方未艾所望
公祖台臺及當路大君子覽 國家自 登

卷六其先

宋王書

道

宋用兵二十六年諸募兵盡期辦賊而或次第半化
爲賊今楚豫之民非不願殺賊而不獲已至并於賊
者難爲此賊所劫而實爲亂兵所驅體 聖明日夕
殷憂之以滅賊安民爲心而重念斯民之苦既竭力
以養兵卽必不能復破身家辱妻子以奉賊相天下
大勢知賊之得志於北而騷暴乘勝不能忘情於
南將來諸大兵盡力於北而賊且窮蹙求食亦不能
無洩毒於江南甯江南陪京之與浙省新安潯環
時而新安實以重山疊險踞江東最高之處抗西

而扞東南爲直浙兩地之障甯新安雖向不被兵
賊之地而無不被兵被賊之民懷安者談虎色變
之見賊出禦卽聞賊逃走失業者好勇疾貧不
之相結禦賊卽遂相聚作賊而今一旦不幸亦漸
被兵被賊之地新安區區之地及區區之民皆不
惜而獨惜此重山疊險踞江東最高之處抗西北
扞東南爲直浙兩地之障者宜蒙當路大君子如
題請 勅寧池南九饒信諸郡與豫
惠共圖豫防庶幾使亂賊息心不敢南窺而諸
奉 命北征者得一心辦賊亦無復南顧今各郡
或傳異議民間卽不敢復行守禦人心一懈役賊
虛新安一片土地旦夕崩解是徒爲賊多關孔道爲
浙兩處開賊便路也謹瀝誠披陳伏冀老公祖爲
聖明及億萬生靈深念臨書跪切

復李 年兄 癸未

內外交江兵氛爲虐自去冬以至今茲每一念及生
人之起始盡亂之始生人心惶惶及其既也目不見
而耳聞幸以爲嘗甚至目親見而慮不及其身
江一帶南北兩岸便如秦越南人目見北岸之屠戮
而以爲長江天塹萬無所慮也今旣且南矣陷楚會
歸藩宮楚江北已無完縣楚湖北州郡賊未至而勢
風震恐或奔或潰而吾江東之人猶以爲嘗所使
聖明如天之福以東人獨勞或萬一微天佑耳表

卷之三 八 第五

大勢論豈忍言哉今春做郡之警郡人幾奔潰不孝
弟義不容已從諸郡縣當事及諸父老之後同心守
禦然事後之紛紜已不可言從來任事之難如此不
孝弟義當堅耐所厭者諸郡縣當事之心耳至於舉
道一事弟之蕘蕘特甚居萬山中無良師朋友之益
固宜其蹉跎也年兄好學精思遠邁衛武天下後學
所共瞻仰敝郡有大儒爲程子尚先生精透禪宗
悟易數向在閨門今迎來新安何時得與年兄晤
暢談而弟從旁靜聽亦人生快事也臨書附企

復歙李令 癸未

國步多艱民生日蹙 聖明獨憂人心愈玩寇賊
殃昔猶震鄰今也剝膚不孝自今春一病至今沉
尚不能復頃接尊大人及老父母大教既見君子
我心舒惟老父母以經綸巨手相時度務今優游
闌樂我天倫非世俗熱中之人所能勸駕然大賊
南所謂長江天險今旣與我共之而且特據其上
其不來固萬不可恃乃士大夫及當事老成君子
或以爲處堂一或以爲憂天二者至未知孰是而

卷之三 八 第五

幸以爲憂天卽不驗固臣子之常分而事 君父之
至心也惟老父母及尊大人爲士大夫及諸當事時
時一痛切言之共發同舟之懼各厲薪膽之志天下
幸甚

與撫按兩臺奏

不孝聲伏念兵在今日魚肉百姓此其嘗事有如兵賊之間稍有疑似雖姦淫殺掠其誰敢不忍而避之惟是微人不幸當亂賊冒兵披猖潰決之時而三皇之念四夜有發源報文忽到稱四遊擊將軍兵無辜督命忽舍孔道進涉崇山峻嶺而稱改道前進此而欲定郡民無疑其爲賊此殊不能委既報兵到樂將入樊矣又不一日而祁門再報兵且又稱沐國公兵又實非黔人不同號而分道並入且云大隊三千餘

金六

七

後便到生死存亡在于呼吸此而欲定郡民止姑疑其爲賊而無失其爲賊此尤不能且自正月至三月奉上臺檄郡縣集士大夫方與民同命効死勿去令郡人民幸而信奉而適丁斯難矣認其爲賊而又不可得走矣此而復定郡人坐待而必無相幸出禦無而遣其衝殺又遙制於百餘里外必無相殺以自救此萬不能此三不能者非獨郡縣有司士大夫不能雖神武憲臺不能也按臺公祖曰黔兵到蕪在初一日陸路來者縣江比去此夥全是土寇假兵仰迷集

黔兵入鳳徽係僻壤山鄉水陸俱非通衢假道奸意屬何爲明係遠近奸徒結黨煽惑自危急爲提此三不能者非憲臺不能也以爲禁民出禦而民走民走而賊入後有大悔聽民出禦禦之而力不賊後亦有悔若爲皇上固三百年肇立之封疆數百萬無辜之赤子而當危疑呼吸之時與其賊入而後有悔無寧禦之而後有悔此臣子忠於君父之職分自應爾也况入祁之寇委非黔人無如事

金六

十

紀喪師樂平應不敢聞於鳳督廷飛坐祁門鳳督而無實爲君父之心則已鳳督而有實爲君父之心雖于樂平之人尚或不欲加罪而何况無寇之微入而且偏信李監紀舍樂平而反求微人而以現在樂平獄之劉琨延李華玉姜美三將亦稱爲後祁門受擒也卽此一語監紀敢欺鳳督鳳督亦忍信監紀信而不覺以之設皇上則其餘數論無足置辯事要今日定有聖鑑初非不孝一人事而事後異議外並作不孝爲捍蔽一郡不忍不以一身任之傳上

無累良太守有司而下無累百姓尚與以大厲後來
郡縣有司爲地方之心而下以少作百姓仇賊之氣
此不幸區區之誠也不孝禍福久置度外原不惜一
身而在今日未獲祖臺昌論所慮身後敵郡事當不
忍言將漸及江東南事漸及天下事尤不忍言謹將
書求祖臺爲億萬生靈深念及蚤向 聖明發一
言臨著激切

金太史集

卷五書

一

與諫垣熊

終末

不通候問于左右不覺便如許時不孝雖家居而生
達堯舜時值槍亂夢覺飛越心念慘淡慨自內冠發
難以來于今十有四年中州之糜爛其情形不可料
詳題目楚之荆襄承德斷黃漢武不半截而胥爲丘
墟豈么麼闖獻真能戰必勝攻必取哉開門而延望
風而潰雖冠亦嘆我太無人民甚苦寇日夜望 王
師之來以生全我而乃緡其子女掠其蓄積焚其廬
舍甚且殘害其性命民心既不能忍上之人又縱其
勢以張之民畏且憎莫之適從計惟有挈妻子遠徙
一法郡縣有司又以卑卑下吏無敢爲小民請命賊
窺其故往往假冒官兵守土之官心悻目眩亦往往
認賊爲兵如楚省獻賊臨城鄉勇千人擒賊四十二
騎解城下城上官諭以恐是官兵不可輕殺民乃潰
散城遂陷以若所爲欲民之不望風而逃開門而揖
胡可得也萬不獲已惟是一二鄉紳賊懷主憂臣辱
之心與斯民共効守死勿去之義或于地方少有補
不孝竊不自量倡明此意於敵鄉自謂草莽之區

以區區効忠而不意當日同時有黔兵枉道將驛
入徽之事遂爲鳳督無影賴射賴未詳具擢中廉
夕宜荷 聖鑑而邪說得起誠恐天下士大夫聞之
皆皆動色相戒以不孝爲口實有事先去以爲民
則得罪天子愈無所逃死天下之事尚可爲也東
半壁匪異人任惟台臺圖之 聖主可與明言毋以
不孝驟掛彈文使因嗜廢食也附在同志敢佈腹心

金二見集

卷五書

五

與方慕菴 癸未

郡事重煩老台翁最救八月初間鳳督疏容不得
其全疏止逮當日情形拜疏屬家叔應武會試者入
都賴台翁爲覓人繕寫具奏今方得見全疏不可不
明辯具控此事關係重大當日跋扈將軍虐焰薰天
新安有亡事在呼吸賴此一舉驕將亂茲因之落
而賊之兢兢新安者遂息念灰心今我間小偷亦
夜戶不閉矣新安雖山積實爲兩都及兩浙運籌
江東南百萬衆合口同辭而稱快者也不意鳳督
金二見集 卷五書 上四
諛不被驕氣如山游詞相加橫行詆辱政本不察一
如督疏所請若此 旨遂行江東南事不忍言矣區
區一郡亦何足爲 皇上深惜而孤臣敢懷桑梓之
私向 當宁力爭耶前疏想久上今來小疏求台翁
幸爲不孝卽日上之若前疏萬一未上當爲不孝
上前疏三日後乃卽以此疏上之蓋二疏相爲終始
亦有次第不可紊亂也亦萬不可改一句一字雖前
疏不幸而奉 嚴旨此疏亦必急上勿以 嚴旨
見阻止不孝自度 明主可與忠言奉 嚴旨

審天地廟宗實式臨之 皇上神明無遠不鑒縱

一不白有所不測不孝矢以一身爲郡人異戴望

翁千萬勿爲不孝慮也同鄉諸公初不必驚動得

而告之可也疏上仍望台翁爲刻勗過送各衙門

孝卽欲入京因家中人傳察下手兵丁臬示一事

萬不可行無論微祀所徵原是賊非兵卽如樂平

殺果係餘兵不孝亦以爲不當有罪按大明律本

殺尊長而誤殺卑幼仍坐殺尊長罪不坐殺卑

誤殺卑幼而誤殺尊長仍坐殺卑幼罪不坐殺尊

罪今百姓本謀殺賊而誤殺兵自合坐殺賊罪不

坐殺兵罪也或曰殺賊何罪旣無罪則不坐矣是

平固無罪也樂平尚無罪而况我祁門實實殺賊

屬督之兵無相于涉乎

金大里集

卷五

七

與尹宣子 癸未

八月初附一字入都想已久達兄矣微祁增殺

案本撫按及諸當事爲馬督情面所牽不肯爲地

方只疏及具疏又不肯盡言致馬督爲先發之計

端詆辱先未見其全疏止略述當日情形具奏今

全疏不敢不詳辨詳具辨疏中不敢復贅江東南

事孔棘矣惟年兄幸念之獻賊聞乘武昌而去縱

將軍倭言恢復而我籍嘉魚蒲圻崇陽通山通城

縣已皆爲賊蹂躪蕩相無遺矣聞令弟及尊嫂皆

恙尊府止畧穀祠屋餘皆未動獻賊在武昌爲郡

置偽官皆孝廉子矜視而爲之不意 祖宗養士

百年而爲寇所用望風潰解廉恥掃地一至於此

朝議云何士大夫抵掌而談國事止知用兵而不

用民止知重將領而不知重郡縣於撥亂反治之

當何如也微祁之事自正月左兵東下弟與鄉人

以 高皇帝諭爲命不過相約以聞賊必無走而

不走則父子兄弟親戚必相守旣相守則賊至亦

金大里集

卷五

七

此皆百姓操餉糈率髮而出何兵之有而又何兵之
可用使楚薄而許若此何至潰爛不可收拾一若
甚也大司馬當今偉人明主可與忠言惟年兄
憂國之

與史大司馬

老公祖年臺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華夏蠻夷共震
名薄海內外明不具瞻方駐淮上而天下之不平
莫不匍匐以得恩焉幸今蒙聖明特簡南樞大
以南以爲如重關天塹而築萬里長城於其上也
谷喧傳歌聲如雷一日而遍淮天南半壁而何况
安新安之事前已備陳而猶復陳所未盡者以祁
所堵不獨當日實見以爲非屬督之兵蓋至今日
屬督泰疆固愈有以輝明其非屬督之兵也屬督
所失之兵惟監紀李寧王別報劉謝姜李之兵
無別兵而所據以必恭衛祁者止據書大守三月
十五日申蔡報劉謝姜李怨萬年樂平德興婺源之
牌誤以爲其兵已入徽境而心不任地方之憂止
憚於屬督之威者亦應口唯唯不敢異同而初不
此兵已殲於樂而此四將一處于樂三禁於樂則
未入發甚明而何况西路之祁與婺源風馬牛不
及乎入祁之寇其報文曰沐國公絕不稱屬督至
落賊到祁則居然自命初無所諱而郡人先見蔡

將入因以決祁路之非兵以兩路容有並作賊之
而必無兩路皆是兵之理一是一非則發路之賢
督者爲是而祁路之不稱鳳督者斷乎其非也蓋
紀李章玉初與劉瑯瑯等同行中道忽分章玉舟
兵馬自大江下而瑯瑯等必將入發矣又何因而
一枝錄都陽浮梁入祁將復何說老公祖固不難
昭瑯而一間之大抵四方奸宄圖微之日久矣
入而賊亦與之俱入不謂其兵以三月二十六日
於樂平而入祁之賊亦卽三月二十八日
祁門兩地不惟隔府且隔省直又相去且六百餘里
而三日之內不期而同敗此真天意欲什徵以提
陪京者耶在江右初未嘗以爲人力而在黔人亦何
必以爲人尤至當日情事不孝雖未能親入祁而
廿九日陸續得報蓋自廿八日之朝至暮自祁東
兒頭轉鬪而至祁城下凡三十里不下數十合初
有居民敢相率追上祁城圍而攻之也是日黎明
兵馳突至塔兒頭見百姓扼險相堵急縱殺數十
以爲百姓必畏死紛走而不知其反相激奮死

而王祁耳而巧爲之說日誘其拋戈投甲人祠象
而火之老公祖試問鳳督疏中所據材官萬民安
差鄭天卿所砌一段與俗所傳水滸西遊諸小說
異方取樂平兵將現禁獄者皆可飛移爲祁門生
且云其人在祁門城上親見明白最爲的確則其
又何所不可概點不孝念祁門所堵實實非兵誘
不誘可不具論而終不忍以百姓當日殞命重傷
各出之死力抹於誘之一字亦終不可以無辨故
老年臺始終白之陳書馳切

金大兄集

卷五

二

與程希庵遺書 癸未

頃郡諸生自池來稱老公祖爲郡事周慮儼如老
相家事無異其以邪翼郡人者如邪翼其家人而
人尚不之知也不孝猥以痴心遺達捨亂身雖田
而生逢 堯舜木忍以秦越之視視此父母之邦
如風督所云多事不孝亦自知其多事願 君父一
念與生俱來至此莫逃自非朽壤敗爛不可振起
誰能當危疑呼吸之日而尚如昔如舊以無事處
置當賊至之日不孝委未能多事不孝之所多事者

在亂官屠殺慘毒之日微人望風奔潰天盜乘機觀
衆而不孝爲當事熟籌猥蒙唐太守吳司李定爲郡
約守禦事宜各縣各鄉一日抄傳相與力行比賊至
邪而既以嚆昔約束必無輕徙身家念切自各爲提
險防守之圖至防守不獲而賊既以殺人立威斬
以入則憤懼交迫兩相殺以救死當日必至之勢
非有司士大夫所能令而亦豈有司士大夫所能
而又誰暇爲評論多事不多事於是時乎微克受
之端惟此解約守禦一事今固具在老公祖誌

而閱之太守司李爲地方綢繆防患守土之職固不
當如是耶今無論祁門所堵初與鳳督黔兵無與
卽必認以爲黔兵而亦一念地方守禦本以防賊
土者初豈能逆知三月之終有鳳督黔兵必斷
過其地而豫撤民關防賊諸守禦空虛以候其至
吾設于此而必相犯如望虛舟而必以其舟觸如
飄瓦而疾以其首承不自咎其不審而惟虛舟飄
之是慢必索舟瓦而責之以洩忿不孝以爲如是
太非愚則狂而何況其書謀作賊自取殲滅名
干樂平之手而實與伏誅于 朝廷之法了無以異
而遷怒移忿將欲何爲惟太守司李此段爲地方至
意不獲暴白于諸當事而以鳳督議論所奉之
旨令畿南諸郡縣反以爲戒事不忿言今在給諫
命南察畿輔上流守禦惟老公祖幸爲太守司李
表章之使諸郡縣有司但爲奉使者督責而脩守
以應命不如使郡縣有司各以郡縣爲家身與百
同姓同命以必不容已之情而脩守禦者之爲真
有用耳臨書瞻切

復汪濟源

奏末

讀台札謂今春之寇其始過貴邑欲敢無騷動後
點那輒恣淫掠此語台臺未之深詳不幸有不能不
爲白臺陳白者一則今春兵寇未嘗過貴邑何也
入徽有二路西從祁門入者縣鄆陽浮梁而來南
婺源入者縣樂平德興而來當三月二十四日婺源
縣報美劉謝李四遊擊之票自樂平德興而來者
兵隊千樂平將監于樂平尚未入德興一步而何
婺源此過貴邑之說不可以不辨也至于入祁之
則無從貴邑過之理何也從祁門到徽州者縣休寧
城過從婺源到徽州者縣休寧南鄉過既從休寧
鄉過尚不必過休寧城而又何况從轉頭入祁門乎
故已到婺源者斷不復入祁而入祁者縣鄆陽浮梁
亦斷無縣樂平德興路之事而何况每婺源路此
寇始過貴邑而後至祁縣之說不可以不辨也至
寇過貴縣而欲敢無騷動之說則具有兩臺入
之說在入祁之寇固原不經過貴縣其到樂平之
雖未入貴縣而貴縣告急之文圖一日數至謂之

奏末

三

哉而無騷動恐今春貴縣之在家而身當其變者
未必以爲然也大抵今春之事李監紀以不可開
心遣兵改道初不稟命屬督請願督明文而矣如其
來當時已合不可知矣然但從樂平德興入貴縣
路而來疑信或亦各半防禦尚可從容安得未及
日而祁門徽報有兵又從鄆陽浮梁而來者兵稱
國公超無屬督名號合郡不知其兵之與婺源是
是合而但共搗以爲美劉謝李入婺之票萬一
真兵則必無復分兵到祁而又別具名號以
入之理則此突爾到祁者之爲亂寇乘機乘兵之南
入而因西入以取事固萬無可疑也今若認祁寇
是點兵則是分兵別號而兩路並入直爲攻城襲
之事也若以入祁之兵爲前隊而其喪于樂平者
後隊樂平報文抄姜劉謝李之牌面因現存也縣
千進賢萬年樂平德興婺源休寧徽州徽其中
無鄆陽浮梁祁門字面也牌從南路婺源入而兵
忽從西路祁門入則是多方以誤而爲此明修暗
之舉也紛紜難省欲百姓之無驚懼其可得乎

奏末

奏末

三

懼矣而無堵截而輕放其入其可得乎而堵截矣
賊必衝殺而過縣賊之殺而必無殺賊以自救其
得乎且令鄉勇協力堵截令鄉勇協力開格令鄉
親要堵剿皆上臺明徵具存此大義應爾而今蓋
爲罪是掌兵者之心如欲朝廷明令於天下自
縣縣有聞賊至坐而待死既已不能相結禦勢必
可計惟遠與降二路爲有司鄉紳至便之計以爲士
民倡而一切惟聽城破已陷民無子遺賊饕所欲
棄而去之時惟掌兵者之前歌後舞而入得生

金公集卷一八 宋王

二五

稱大捷報恢復而後可其意也總之此舉斷乎不可
以不力爭若不力爭是非而外則後牽樂平以爲分
徽祁合郡之過內則徒卸百姓以求免官紳一身之
禍不幸亦寧犯掌兵者之鋒而以其身殉耳不孝以
爲時事至此士大夫當臥薪嘗膽爲君父收拾長
心固結民志使現有疆域華如金湯則已壞土宇
以料理而挾一人之私圖不急之恩慈多方摧殘
地極力魚肉若民若惟恐其旦夕之禍不即潰爛
不孝之心與此公之心天地鬼神高皇帝在

之靈實式瞻之入祁之寇乃貴縣所不開貴縣
一路震鄰之警報而未悉兩路切膚之危倡恐自
言之不詳放復備言之惟台臺職在本兵幸爲江
南式加詳慎區區一郡地不過後百里人不過
其何足爲皇上深惜而一个孤臣敢懷梓桑之
向當事力爭耶惟台臺圖之

金公集卷一八 宋王

二五

與鄭撫臺

奏未

敝郡禦賊一案重煩祖臺睿慮其事顛末前已備陳
藉得錢牧翁顧瑞翁手教備成祖臺爲地方綢繆
心而猶復陳所未盡者以事關確察速奏非據實
訓明白辨別則終屬含糊以祁門所堵不獨當日實
見以爲非鳳督之兵蓋至今日讀鳳督疏奏而愈以
確証其非鳳督之兵也鳳督疏奏所失之兵惟監紀
李章玉所報姜劉謝李四將之兵此外更無別兵
所據以飛奏報祁者止據唐太守二月二十五日

奏

奏

三

奏報四將餘萬年樂平德興婺源之牌而此四將一
死於樂三禁於樂全軍盡殲則黔兵起釁之縣與鳳
督之所爲呼憤告哀者止當問諸樂平至入祁之邊
則浮梁報文止稱沐國公兵蓋兵將無紀律故兵無
而賊因與之俱入實不解兵爲鳳督所募而妄意
屬沐國封地遂冒稱沐國公兵故祁樂同時被兵
是兩種但容有兩路並作賊之事而決無兩路皆
兵之理今混而一之因之惑葛使明其爲賊誘與
誘俱不必深論而卽誘殺二字亦殊不倫當日不

不孝雖未至祁而以二十九陸續得報奏自二十
之朝至暮自祁東塔見頭轉關至祁城下凡三十
不下數十令初非有居民敢相率地上祁圍而攻之
也是日黎明賊馳突至塔兒頭見百姓扼險相
縱殺數十人以爲百姓必畏先紛走而不知其反
激奮先遂轉關至祁門耳乃兩命相角勢不俱生
得有誘賊拋戈殺甲之事豈其樂平演殺之目因
或被樂民誘而拋戈投甲以爲樂民賊者耶尤不
不辨者徵祁變生倉卒翕然而起者皆子孫父

奏

奏

文

兄親衛衛親戚之民也其初以爲鎮兵荼毒忠切
鄰各自設備原無主名是日聞賊鋒飄忽稍既切
其相殺死亦無期會此豈可名之爲兵而兄又復爲
誰人所募之丁哉故今日之事要先辨入祁者之
賊非兵再辨堵賊者之是民非兵名稱其實則議
其平以此入告倫形一一如親卽使鳳督視之
前疏真如夢話方自悔之不暇而能使再爲欺
明之語以徵幸再敢聖怒故伏懇聖念聖明一
確察速奏再則確察速奏之意得蒙賜昌言幸

臺戡奪一日俾地方晏安一日之心所全無量頃聞
獻賊破長沙逼江右江右之人屢無固志矣惟祖
念之

金工貝集

卷五書

二

與陳雪灘

德戊辰巳巳同亡友劉與陽坐台即開台臺縱論天
下事言猶在耳直彈指間而歷年忽忽已十有五時
事歲異月更真不堪回首也別後虜寇交訖久江以
北遂無寧宇而東南粗安一水之限視若天塹自去
冬遘虜深入今春大賊南驅亂兵東逞縱橫江湖如
大骨梗喉使當事束手遂致全楚盡殘今且漸尾
右賊勢如此天下事引領而望台臺台臺久臥不
起爾吾君不孝向以爲里道遼遠通問無繇而不

金工貝集

卷五書

辛

其近卜居白門也敝郡有今春三月之事不幸以遭
際嫌疑開罪於壽春當事友人遺書准此以爲白臺
固當事至交也且念不孝實甚固不可不就台臺
通其本末當日入祁諸衆敝郡以爲寇而當事諸
佐以爲黔兵當事亦堅信以爲黔兵敝郡諸當路
達當事不能不姑以爲黔兵然履蹟當事疏事因
見當事初疏據監紀報遊擊劉珽謝上亭姜美
華玉四將統頭目銜鋒八百餘人假道祁門祁縣官
接濟四將於牧場安宿吳推官金翰林領兵到祁

目所以分統各營之散卒勢不可須臾離而曠且久又必與各營之散卒分行致令水行盡散卒而行乃盡頭目生而難掩者皆曰散卒死而易飾者曰頭目當事其皆信之乎又謝上亨失事于楚不未至祁門亦並未至樂平監紀青報節旌臺四將實請上用及報當事則改謝為謝上亨恨不二千星外失事者盡生徽人而後其心當事其以人之言為可信乎其初辭之不可信已若斯而再比焉再辭者又復可信乎一謝上亨之

卷之五

卷之五

三

若斯而其餘妄報諸親戚之死於來徽饒者豈可信乎入樂者尚不足信而以爲死於入祁以就激怒事者有一可信乎嗚呼此徽郡人心之所以反覆結而終不能平欲一白于當事而深苦無路者也無間入祁領寇者之果爲黃姓絕不聞有范姓黃徽人而亦絕非徽人縱令萬一如所云或有范成有一二黥人竄其中也者而稱將而遣徽者劉謝李四將也以劉謝姜李突如其來總無確據之飛高無繇察詰乃以徽上之姓名而又絕無一人焉

以何神見遠識而當日便勞空用會強論百姓以亦是黥兵也又祁婆雖皆徽屬而分西南二路入建徽者自饒樂平德興而來初不復至祁人祁建徽者自饒浮梁鄱陽而來不惟不繇婆亦復不繇樂乃廿四日劉謝姜李之牌從發入而廿六日非劉謝姜非姜非李之兵顧忽從祁入非分前從次第以實分兩路而並驅以入者也惟是攻襲富有兩路作賊之事自非攻襲失無兩路皆是兵之理嗚呼以何神見遠識而當日又能無端懸斷以料變

卷之五

卷之五

三

將之心遽恐料當事諸將而決以爲兩皆黥兵也會事特見責以爲不孝鄉紳總不當多事而弄兵嗚呼被謂人者既牽祁門出而六百里外之姜劉謝李俱爲已入祁門遂引祁門入而百五十里內之兵推實金翰林誣爲已出祁門而兩道相殺以飾當事一之聽其說如水計西遊似夢似幻而當事者既不信其言則亦安料不見責以爲多事夫二官之來祁門此江東南所共知也今當事者既知祁門六里外之姜劉謝李原未入祁門則祁門百五十里

之吳推官金翰林之未出祁門亦不必辨而祁門
事要歸二官者不過以今春搶亂約守禦之事
司李暑休急為地方圖之不未贊之郡六縣皆行
之已而祁門亦相效行之以為當日不先行此
守禦之事則郡人心不齊祁人心不齊則必無祁
三月之舉郡人當將危殆莫必其命之時一旦
猶如出湯火關追所縣以為先事豫防之力要歸
官二官何與焉今守禦事宜在當事以為多事
亦何能不以為多事當事亦一察不孝以病歸
家恩綸五被而苦不能留既以侍兩老親奉
命兩補官而力必不能就當事視不孝異多事而好
兵之人哉不幸當逆深入關賊披猖大帥南還
微公行畿輔受署陵京震動而又未當路泥土
逆偽稱勤王偵得賊情有議捨金陵而直窺
蕪湖之微屬有臣子一念君父病未及死其能
然而處乎與合郡有司合郡士大夫呼集郡民宣
聖諭共明大義相與各衛其井里即以衛皇上
封疆而居寧荷鍾惠則制擬耳除君之賊惟力

視焉呼立料三月之杪突有邪孽等賊兵將欲入
而喪於樂得深絕此嫌疑恐幸以郡受禍勿以身
訟哉或謂當事者實高明未嘗盡信諸部將之言
但以錢糧無銷之故不能不信四方所傳賊郡之
名則其勢不得不取償於敵郡取償於敵郡則其
不得不務責敵郡之有司郵紳移責敵郡之有司
紳則其勢不得不顛倒其說其情亦有大不得已
焉乎此亂坤何等時主憂臣當辱主辱臣當
此亂不辱等不欲身榮不欲身生之日也前
國家何暇愛其梓桑而今既上聖心必就吏議
則其勢不得不為郡人辨白為郡人辨白則其勢必
不能無盡此事之本末盡此事之本末則其勢必不
能無彼此是非之爭孝陵神京屹然在望誰非
子其恐不固民志以壯扞衛者且誠令江南北列
盡得如徽數十同心協力逼諸賊賊令不得四流
自腐賊因而急縛以報聖明為力亦易區區此
高皇帝在天之靈實式臨之錢牧齋宗伯移字見
有謂不孝當平心易氣以天下心處天下事深惟

盛衰泰者之出于不獲已以同舟遇風胡越相
心則一切焉應俱可一刀斬斷此封疆之幸
之福非謂人賤媒之私等語不孝諱之起敬不
心佩卿等飾其誠惟台臺亦諒不孝許悉髮辨
出於不獲已尤甚于惜事則江東南幸甚而不
今日一白台臺以後亦謹絕口以聽矣跪書可
切

與黃澹巖乙酉

捧讀來論及履開臂不孝豈不感亮年翁及政府之
心而恐有疑阻惟是部事之紛開罪也實以一二
人傳聞之言及補料樂平則部人傳讀貴陽書有
平之事業已補讀祁門之案自然解網之誅自後
陽書讀稱部人止云過而不云罪也其明恕如此所
缺然者部人未及一謝過耳今當國而部人將望
有加焉蒙年翁傳政府指而復爲善巧方便其開
守不敢不以僨人應命至申文年翁轉申開部此
臺台教情節應爾部人不開撫按之疏論此事者三
年於茲矣又郡議賠補勢不獲就者三年於茲矣
人信年翁去夏之言如金石四時故龜勉奉命而忽
得按君疏論儼如今日題奏而重新立案而誰能
部人而家論戶曉之以爲是回奏結案也者追念
帝諸未了大案加平如擒聞城獻獻悠悠蒼天誰
結之者乎今皇上御極改元之初年固當率中興
盛事將相大業入告我后而亦何必項項摘此三
前兵民不幸之事屑資聖聽凡不孝拳拳實病心

相君相君身任天下不孝弟之所痛心爲相君者
痛心爲天下也假令天下萬一更有故區區一郡
獨完固亦何以自存而謂不孝弟鯁無爲一郡計
微分黔各爲吟城較量利害於尺寸之間弟雖至
亦不忍顛倒至是不孝弟久欲謝人世幹辦已躬
分事特爲兩先人在堂故遲回今一切無所牽絆
書之後亦遂長辭以一郡托身任天下者惟閣部
整人一體收之去是蒙年翁傳貴陽語與不孝弟
轉會以陪補爲難題而祇令地方認過不孝弟
全入集 八卷五
謝而聞者紛然異辭各掉頭去不孝弟亦不復告人
而獨白年翁致謝貴陽年翁宜忘之乎往年不孝弟
之疏得論辨也實當貴陽既衆嚴旨方下之日續蒙
聖恩見原不孝弟遂寂無一言而但屬友人數通
意今茲爲郡人謝過之懷實在去夏六月奉命年
之日不孝弟自信三年內所以交貴陽者雖雖合
室之故迹若迭變而區區大公無私一體相成之
固且三年如一日也不孝弟之於貴陽其亦可以
愧矣

與陳雪灘元弼

故郡人無本業天下幸得無事散而之四方種種
衣食以自活遭 危交棘兵火相尋其失業窳賸
朝不及夕無以自存者半郡中今且什八九矣頃
補軍資數千金遠人不知以爲郡中宜若易易而
知事勢之憂憂其難已未可一二言重乃蒙貴
傳貴陽台指必追首事用兩人重罪以結案夫
事端本歸于先特備禦既家自爲守而機送發
難倉卒則人各得患必生何人爲首此實不能
全入集 八卷五
定重罪尤難乎其爲獄辭郡人之傳讀貴陽督
題疏也內有言曰黔將蔣正秀爲南樞臣留以堵
左兵有功題叙今有司將定重罪是固不得榮罪
堵兵而直可專罪以堵黔也郡人之傳讀貴陽督
時報書也內有言曰兵之入樂入邪監紀何如
騎兵出九江會於皖口不意左兵在秋浦過使
此意外變局也又不意押馬諸將以人馬衆多分
席而行則又變局中變局也始之意外變局雖
不及知既而變局中變局離自押兵同行之官亦

及知而嵩山中人能逆斷一變局知人樂之是豈
能再逆斷一變局中變局知人樂之外復有人耶之
皆豈此必不能今將定重罪是固不得直罪以知豈
也夫實不知爲豈而相與共出死力貴陽整原而
其意卽不敢望比於蔣正秀之堵禦而按其述亦
禦之過母亦是有過無大其誰不欣悅於無我之
明而攝服於不殺之神武追憶去春道錢宗伯宗
爲不孝述楊龍友之言曰天下原有兩是之事豈
真新案一案是也不孝唯唯當煩宗伯爲不孝

余以生

孝王

四

鳳中亦卽以龍友此言通不孝意也是役也豈人不
能無所防而不改道既改道或不能無紛紜擻人不
能無所防而不堵禦既堵禦必不能無相傷大抵同
一不得已之勢也於豈人乎何罪於擻人乎亦何罪
固功不必定一有罪而後可以明一無罪也貴陽今
衆國均不與督鳳同命弗喜怒四海觀望斗柄所
天下春秋固宜郡人之日夜望恩於督鳳時尙加
也誠令重罪二人而但傷一郡之心而實有所關
於天下之勤誠而大有所贊益於貴陽之盛德亦何

二郡人變其死傷不云乎居彼人之
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言人也貴陽
下爲家密通郡縣旦夕緩急今亦郡人爲
人時也顧白臺幸爲婉語請一咲而釋

余以生

孝王

四

不孝少微父兄師友之訓讀東西兩聖人之書未明赤心徒在恭遜閣下當五百年可治亂之時以大丈夫能將相之事天鐘聞氣人號再來不孝生逢相值不自公先不自公後願得同天地日月而處乃以時事多虞致令機緣不偶都患慮愛獲失值在難之時夜戎急號聞雷無掩耳之候雖免愛難離實願飄風之瓦而先張後脫亦蒙未雨之孤所幸君子德我宛如日月之行細人有言不竟將軍之險賈不賢

古文真寶

卷五

四

尼過且知仁豈謂十七年之春乃有亘千古之發國恩深厚十世如新宗社靈長一旦有主惟閣下爲先皇久樹之人佐今上必受之命立談定難捐顧中典不孝以臣子交憂之身急君相造命之祝難獨處於苦塊實望切乎雲霓豈不數規尺幅一圖上書左右而每當提筆佇思復止豈其尚有疑情與抑涉遠速懷未易書傳而今日征月遘水落石出愈知閣下之深直恨通書之晚也不孝居恒恒自念度天下事物定天下大事用其心經營天下必有大心爰自

稱師知念亂時時注意當國矚目高賢使卑之賤飯不忌驅馳必報父高之則好同乃庸惡異師斥禁永嘆獨自念言天下事俗人既不可與言而況又不可與深言耶天既不足與有焉而小丈夫又不足與大有爲天下事其遂已乎遂可如此泰然終天幸終無事乎不謂天下事已遂有今日也伏見閣下不惟才美無以道授已溺已饑身救時難無驕無吝力事古人燕蘭後私而急國李鄴縣郡以東征

古文真寶

卷五

四

乎今之世而篤行此道心長無長力濟有餘其不在膺下乎天下有志之士行微有深言而相與大有爲也舍閣下其誰與歸卿者閣下於不孝初無嫌怨特不幸事勢相激致一郡存亡歸於不孝當日情形事理有不能不自明者而不知者不知其不得已之而以爲辨也夫好辨以求勝不孝實不爲也今不孝於閣下亦無瞻顧而深痛大難未夷舉天下安危繫於閣下此時首憂交併有不可不自過者而不知者更不知其不容已之心而又將以爲閣下夫古人

自益不孝亦不爲也不孝靜觀恒情荷爲身圖則
不爲家計彼度不定一家則斷不可安一身焉彼
今士大夫少知遠慮縱不能懷大聖賢以安天下
稅之心豈亦不知存安天下而後可以安一身之
財雖越在草野落落無安天下之責而日夜仰瞻
堂一二能安天下之人義實同其休戚情何賦於
肉兒不孝風受

先皇帝知遇焦荷大君子遠紹今不幸山律風靡窮

恒而入義至不能以其身請自隗始用章閣下之

才士具

卷五

四

乃復遠超却處無自外之心有自遠之述安使羣
百爾猜度或謂閣下尚未大釋於敵郡而不孝終不
能歸誠於閣下以一人之迹而府天下之疑將恐以
一郡之事而散天下之勢非不孝曠背所奉教於
子願學於兩聖人之遺訓也惟閣下鑒其區區願示
德意明解一郡偕之大道一心復

先帝之真仇全力定中原之大業請有之山不厭高
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不孝臨啓可勝翬切

與劉念臺乙酉

去夏幸觀道範未獲歷彼此懷來仰黯然言別山
傳聞時事知有今日不孝自惟錄錄庸材兼以病
然不敢自度其身之不能爲不敢料天下事之不可
爲一郡倡明大義力疾支持方畫嶺而守顧効
勿去顧不能不日夜囑囑惟貴鄉是望以貴鄉有
王在焉而老先生係海內蒼生之望乃日復一日
其文也今荷戈而待命者皆悵悵莫知所適從王
弁有心入需馳叩台階寧貴鄉諸當事皆無暇
全文具集 卷五 書 四
而老先生亦忍遂漠然置天下事于不問乎唯老先
生明教之

復周真

乙酉

不孝弟自去歲已不復欲生不謂時事又至今日
高皇帝養士三百年不獲食一士之報而南浙尤聲
之地豈真望風瓦解乎今不孝且力疾強起與鄉
守生及閩郡紳衿人民懇 高皇帝盡像申明太
共以死守無不感奮所望台臺同志明告貴鄉
事及士大夫念國恩之深厚存大義于天壤不至
陷一天下盡爲 使人類尚得傳種此亦諸君
千萬報一時也捧讀台教爲不可爲子不可爲之
小文以書
斯言盡之矣臨書企切

復郡太守

乙酉

天子蒙塵中原無主所望有心有氣人共出而申太
建侯立君然後可以次第有爲今親藩在浙浙中
君子不爲不多度旦夕當有詔令到乃日復一日
且半月矣適江兄捧台札至憂鬱之餘不覺起
列老公祖及合郡縣當事名有異同者不必盡
名可也不孝裝絰在身不敢上箋惟以書告貴鄉
事及鄉先生倉卒時不暇較量文字迫切所至
而止惟老公祖閱之
小文以書
八卷五篇

上延津王乙酉

聲自去夏聞國變見諸宗藩南來卽不覺淚下肅
高皇帝見 高皇帝子孫如見 高皇而義有必不
者聲何敢不直告前者殿下至止欲主討賊復仇
事誠是也今國有 君矣春秋之義國既有君而
于私立名號謂之僭建武之名既正而凡金于
皆名曰盜遭光武大度待以不死使于其時操分
力附從大軍豈不先受爵土與漢終始而陷于
哉 新皇撫有七省之物力兵賦天下賢士大夫

全工見集

八卷五書

目

與戮力發賈賁助兵車此不爲不強乃欲以新安
村落群不逞之徒欲分地而處此輩不過借名却
人財耳一日財厭皆散去誰復爲殿下左右者聲
不忍 高皇帝子孫爲二三市井所誤也直來裝
行在請 旨出師雖屏維翰求無愧于 皇祖
殿下之顧遂矣惟高明裁之臨書不盡

與長兄乙酉

生死禍福皆有天命我等惟順受之而已不必過
我家爲 王事勤勞死者死得其所卽流離散亡
流離散亡得其所弟日內靜觀之殊無大悽慘死
真如歸可見平昔學道得力今爲郡事來定不得
恐死在此母令內地有轡要將來反謂我悞郡人
郡人縻縻是弟真悞郡人也兄可鎮定以待一切
之天命惟父母兩樞來歸土日夕在念前日買
不知已成否如已成可擇吉日之最近者及早

全工見集

八卷五書

中

此爲要緊聞女等前日積薪于屋俟有急卽率
焚此真學道人弟所至欣羨者也望兄仍時以佛法
提撕一切皆佛法乃爲來生大留種子耳

與長男乙酉

我往南京去道昭等聞我信必求自盡可且止之候
我南中信歸再聽行其意未遲也爾在家中不必驚
惶當此國家大變人民惶亂不能自保之時不得
所者多矣如我家三月爲國勤勞今一旦得正而
自不在我自閏六月來一身又如浮雲今無一毫
應但念郡事未定此心寔寔不安倘百姓幸安堵
我瞑目矣各鄉尚有好事言兵者此寔無益我死
耳幾殺百姓何事孔子曰以不殺民戰是謂棄之

全文公集

卷五

五

我數日之所惓惓也大丈夫不欲自盡自盡非大志
夫之所爲古人又有言吾國之三公不可辱于賊此
中自有道理我絲毫不亂我一向欲自作年譜留以
傳後因多事未遑在道隨記隨書成編當寄回付梓
黃山道場乃我爲保地方民命計可接續將去不可
斷也

卷五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畧目錄卷之六

房書序

送王子雲送遊序

程阿白字序

任澹公文序

任僊孟文序

還古書院會序

桃源友善會序

爲諸生賀魯青海課最詩序

卷之六

送魯青海序

袁廣文課士序

爲諸生賀袁廣文得獎序

劉用潛文序

送邑令君序

李兩公文序

鄭超宗文序

送郡司李序

洪簡臣文序

歐陽節菴文序

賀定齋集序

蒲圻曾令君文序

送何貳尹序

爲邑令君序

范子詩志序

在是集序

夏京三文序

程敬通輯賢書序

卷之六

陳青霞詩序

唐太守擢儼寧憲副序

城南葉氏四鎖諸序

制莠薄技也而才人出沒焉造物之生才也實難
才人出而百物爲之不寧彼不幸而有才矣其於
意也言昔人之所已言則死不爲也其言出而天下
不望風使首而慕效焉而以爲平平也則才人恥之
其言出而天下望風使首而慕效焉而效而遂肖其
所爲不改也則才人恥之故才士之言不見於世則
已見必使人效效必使人以此備獻其醜萬衆應之
效甚效日以衆效之既廣前者去而後者來則又食
其舊而新是圖如大帥屢易軍號數更旌旗金鼓之
候東西前後而莫知所奉也如從戶請戎轉易無時
師旅所過人畜並擾匪不有家而不獲居其居也嗚
呼士之生於坊刻禍侵多聞多見之地而以從事制
莠者何其不幸與雖然不幸不才矣不能不效才人
之所爲效焉誠愧顧其人即不效何能文不效而亦
不能隱則易如效而隱也而雖生短僞又復編結以
號千人吾無言不爲此夫作者誠不必其盡至然亦
能之而能不爲今實東鑑也而諱其不能曰不爲

爲則亦已矣又復髮薪而更走于大不堪者以自
以爲珍錯之非常食也而反而嘆其宿酒敗肉嗜
甚矣非其才效不效而何富哉夫人之生有能文
能文能不能亦各若其天也使之或喜或怒或在
處奔命方命得利得害以醉夢於帖括中而身無
康歲無虛日誰實作之崇耶悲夫才人不作亂何
此悲夫何其無慈祥愷弟之心也

送王子雲遠遊序 庚午

子雲忠臣子今窘急且不能自活而餬其口於四方人知其縣念子雲尊大人當時若弗堅意嗣生先聞稍能自謀子雲亦行遠爾惡自今以往下之輩其子孫以從王事者將寥寥也子雲且休勿遊乎哉雖然子雲不遊子雲則端坐而餬無已先人遺願可半其值以沒于富貴之家之二者知子雲不能微獨子雲不能今天下之微微器器自命者余皆知之且余既拙不能爲子雲計勸子雲勿遊也子雲行矣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人不識君有能爲君子雲計使其三年內無復母憂憂者其必勸子雲勿復遊耶上則爲文成次則不失肩山吾師叱曉先生之許吾子雲者蓋片此余尚憶斯語也子雲念之

程阿白書序 辛未

程東素字阿白精于書曲盡古法尤善于豎書古人自負直上與鍾王把臂顏柳而下不屑也別生人產業以書自給終其身人來求書者計錢與一字不多貸或嗤之不知翁古心人也翁少從江樞與師學見師爲主人閱已笑地必言不佳退而其師曰此地似已佳師笑不荅異日復如前如是再三師乃大誦曰如爾亦學堪與耶翁驚亡去點天下之求富貴利達肺腑皆此類也一切不可學全云見卷八 宋云序

學書遂果追古人翁不獨書古古心人也迎看其錢與字一字不假借一舉手不苟簡終其身自食書真古道真古道俗人烏乎知之

任濟公文序

序

得道應須慧業文人以深心故其心深也其情偉也
入縱橫曲折之處皆若別有徑路者不與世人相
世人畢竟莫能入其中也莫入其中故乃獨處其中
以自通自塞自晦自明而因以靜觀百物之通塞
明以自喻也夫物之不齊緣來久矣吾獨有心而獨
有眼而或佛我而或魔我而或牛馬我吾皆不顧
獨以吾之去向人皆莫知爲吾學問之得方故
事則多顛倒不可解以爲文章則多滯礙不可讀

金二其長

八

宇宙間自有不可讀之文章愚無能爲之者造物既
生此一人爲之豈終不復生一人讀之吾不思此
天下之下黃壤之上終無能讀吾文者吾愚吾文出而
天下輒有能讀者吾慚實甚吾文出而天下卽無能
讀而終不克有一能讀者吾憾焉既生猶何生亮故
國士曰無雙奇人曰不側孔子遊歷天下訪師問友
意索奇士見天下竟無其匹而後安心歸也吾此語
未敢以告人也吾以告吾澹公澹公文返固有壁
者有尸祝者有居于唾罵尸祝之間以爲無用如

者有立于唾罵尸祝之外以爲高矣美矣遇合則
有總其大意知者謂深不知謂晦悲哉夫不過
爲澹公憂丈夫以氣奪人畏而奉我與愛而收我
自不必同日語不問知不知致恐自茲以往知
者且蓋類也人極云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
深居澹公從此又遠矣深心奉塵刹願共勉滿外
人本不足語此

任僊孟文序 辛未

僊孟一味好奇予見僊孟垂弱時時已如墮地虎子氣填食牛數年來讀書日益多所爲文日益富好奇日益不已嘗謂予此生志願若俯仰天地中間有一事爲人心力所能到而吾不知則竊報愧觀其根柢殆古所謂狂者也昔人謂楊子雲以艱深之辭文其淺近之意此爲失言歷觀古今文章苟有奇意非奇字奇句則終莫之見也人有奇心非見奇字奇句終莫之發也深入而淺出之使天下後世淺人歸

金文選卷一 八 序

此語之意如是而止而終莫肯精思費解以獲其意之所有亦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夫奇字奇句造物之所吝惜而不輕以入人心孔出人筆舌者其大者如日其大如月其散漫者如列星其恍惚忽忽者如電如虹必欲輕雲淺霧以自保目光之不奪豈惡哉夫所謂奇字奇句亦皆人所識認尋常字耳所用之處人不經見則共怪之見謝東山於艸澤四皓卜朝堂遇燕于卿於瓊雪穹廡之中豈可不求其意而涉以爲不當強以爲無謂賸篋成文

一句動煩思者奉之爲難則訓註違篇命之爲難數衍累牘因此思近世之文非無佳者亦何其太明白不煩點讀與註傳也人之智慧有如大海有浮雁什伯千萬鳥足云濬公父子好奇相繼今僊弟才十餘歲又咄咄逼人其來未已卽濬公之與孟其胸中奇怪尚未有底也國君聖而文人聚其斯時歟

金文選卷一 八 序

八

還古書院會序 辛未

學者學爲人也人與人相與研究所以爲人之道
人實靈貴于天地萬物之間而人或不如不知
靈貴于天地萬物之間則必以爲爲人焉而不見
大樂吾卽不爲人而不見有大苦如是則不學不
則亦不講矣如真知其靈貴也者其所受于初之命
不可以尋常比則其所受于後之得喪利害亦必不
可以尋常比如將相之任遠疆託國命也者幸則有
非常之寵不幸亦有非常之患是故爲人不爲人其
金文尺集 卷六 序 七
在今日之一念也無幾而真後也至于生不足以盡
其所欲死不足以盡其所忌蓋若斯之甚也言念殲
此安得不學學安得不講講學之功豈特如饑之求
食寒之求衣困憊之求出焉而已者乎聲生不敏荷
天之脯父兄師友之啓迪少而聞學長而見學已漸
而知求所以學自念生天地間荷上天篤生受君父
隆恩罔極而未能酬報萬分之一偶伏我以病思
惟篤志力學隨分自效無忝此生亦以少盡吾區區
之性于今日而異時始獲以此身幸運之造化獨且

誠孤陋苦無友朋之助而適逢吾邑舊侯所創還
書院復于涇頽之後舊時耆儒先輩以重舉講會
招聲復以三日從事于茲三日畢而諸同志若皆
津有餘味也者以會費之不給恐後之難繼也則
與謀所以永此會天之生是人也其性莫不欲求
以免苦雖小者必求其免焉而況其甚焉者乎吾
其必然也而或作焉或止焉則無幾何矣又甚者
之矣相與謀所以永是會也者是固群之大願也
敢不從諸君之後

金文尺集 卷六 序 十

友誼會序

序

人不學則已學則必求師友以爲天下古今之人
務乎未有無師友而能學學而能有成者也而未
不必求師友則已求師友則必求其師其友不得
門而入則望望而反矣適越而北其轅則日行日
矣而猶未也不求其師友則已求其師友則必不
多師多友從事于一先生之門詡詡然自以爲是
不復有進取之意如昔人所謂學淺者喜言同則
終于夏蟲井蛙焉已矣由斯以觀學大事也知其
大事則喜未幾而懼且繼之也象山先生有言今之
學者多是好學未必有切己之志于每觸斯言而
心何謂切己豈不以是爲救人于水火之中而求生
脫死無急不急之事乎而後之儒者或以爲異學此
似是而非之子孫所以接踵于天壤間而大法衰
莫之振也若桃源友善會諸君子善固日望之矣
生平驚駭不自振賴師友提挈而起又賴師友復
師友始在京師遇雲怡遂因雲怡得惺麓先生又
惺麓先生得吳伯林今伯林復得此會自今而往

李五文集

卷六序

十一

伯林而所得真未有量也吾日望之矣

金二文集

卷六序

十二

爲諸生賀青海課最詩序

諸生受知于魯使君青海使君課最不能具東
則各賦詩作頌以獻而以金生一鞭辱從予過焉
諸子先以一言使君治行卓然誠不待余言而足
于諸生獨更有感也憶予爲兒甫八歲老父必携
楚讀書涉風濤不少惜老母泣涕留弗顧予曰大
何苦老父曰此間望一青衫若登天何況前路兒
向此中老也至今念斯言恒用惻然若前青海物
童子拔得金生詢生兒時英聲已藉藉矣肅贈
全二文集 卷六 序
此髫而科名者天下比比也此間髫而青衫曾不
二見何故或曰此間人不好學耳其實非也出而
試其得過郡而達于督學其爲孤寒之士十不一
或百不一焉其視郡試若長江天堦龍門碣石之
斷乎不可以徒步而過也嗚呼爲此中童子者不
難哉今夫人之才宜及其鋒而進之也不鼓舞而
奮者非命世之材不易能也今不但不蒙鼓舞而
又從而推挫之千里之行始于兒下出門一步已
墮矣白首而不改其業或一遇焉是爲餘耳又嘗

天下人品建者不執執者又或不達故仁與智
見今長吏于此者區區視童子試率以爲戲幸而
強毅者發憤主持其間矣而其入又或往往殊于
鑑莫適取材此孤寒積學之士所以往往而窮
聞民間締姻者其富貴不必云若中家也者審
婢且曰是將買乎將令讀書予或曰讀書則類
向矣其長讀書有若此亦無惑于其然也嗚呼爲
中童子者不亦傷哉使君之于諸生一事耳其
諸生亦可教耳雖然大有造于斯士矣肅贈
全二文集 卷六 序
是有淪淪肌髓之意焉噫其可量哉先草有言寧
須具一片心一隻眼二者缺一不可吾雖家居目
念之恨不得此等人佐我

聖明天子如使君者庶幾具手吾安能無感也

送郡司李序

使君於是再攝篆吾休以去矣君之再來也百姓
於前時今茲之去咸亦倍之予曰君茲去去之郡
尚在郡易爲其若是咸也異時去而之朝也則如
何或曰雖在郡不如縣之近而親也又有異焉公
郡民畏之在縣民愛之公昔到縣畏中得愛今茲
縣愛深忘畏雖昔之得民未若今茲之深也今之
能不去之郡及異時之不能不去之朝民皆與如
也然而不能不咸吾觀君才器無定隨地咸宜其
金工見集 八集 下

刑官則刑官矣吾而於民又民牧矣吾雖同籍而相
聚日罕吾暇又迂鈍吾初祇見才大耳已而足君
深已而見君氣義之微於君臣友朋之間既高且
不以內外存亡疎真古之人也吾昔知君未若今
之深也而況於民乎吾聞之仁人君子贈人以言
爲百姓稱譽盛德歌咏青澤以明好惡之正致感
之誠爲後來者勸則因以頌其爲知已開心而有
懷以佐其不逮也則以規若子辱與青海交頌則
諛若規則予之迂鈍其不足以益青海甚明也而

不能無言於其行也則焉述此中心及予交青
以來相知之由淺而漸焉此以見人之難知賢人
難盡而青海之精誠自應以往未焉予知者方無
已青海往來于司李攝篆間日無暇晷今少得與
不自量欲以閒時及青海之未爲天下事先天下
叩青海得盡其才之所刊以爲快青海其我許異

袁廣文課士序 壬申

吾一過學宮則爲瞿然心動朱廢庵云學校之政
修周元公云師道立而善人多嗚呼其所謂政者
政而道者何道也區區商文藝爲諸生一日之料
計豈其旨哉雖然道之不明不行久矣其在乎今
未暇深言也抑吾觀三代而後道之不明不行厥
有縣縣道與文分路其大端也道與文分路而其
惡秀之士始一意竭其有用之才氣于問章能
場卑者持以易富貴高亦以此爲天下之樂事而
謂道者落寞酸餒枯木寒鴉黯然無色望如嚼蠟
一二豪傑無待而興外自非好虛名之士不得志
人或有所託而逃或不自聊賴因爲別俗消憂之資
鮮不肝膽頰感累足而不欲入而向所謂英銳慧
者從事于彼日新月異則安得不抑掄非美以爲
下決無此事而謂此輩盡爲妄庸人而究亦自甘
文章高美之事夷于百工技巧之流噫嘻傷哉人
相知貴相知心心之淺深不可測度而顧得之立
之頃尺幅之間則莫文若以其出詞吐氣非原本

術苦心深造或確然有見或悠然自得則斷斷乎
可以強爲僞作而鄙倍之意雖欲掩覆而終有所
能或彌彰焉彼博物洽聞一唱三嘆而忠孝德義
意油然而生斯可以爲文矣游夏所以稱文學也
博物細故歲新安之文向號細弱不表見于天下
特其風氣未開方之自盛而衰日流于浮靡庸薄
又有間焉非菁華既竭也故其文尚可修其朴茂
意去道反不大遠數年以來幸聚駸以起而袁公
廣文于此以身先之雖郡邑考課往往同諸生兜

金文正集 卷八 序

十八

伸紙不少輒敢如是是亦可謂舉職不負官矣而況
乎其更有進焉者乎于是彙所課諸生文梓之問序
于余余披閱頗爲色喜今新安之文非甘新安之文
也觀于是其亦有樂乎是矣而況乎其更有進焉者
乎

爲諸生賀袁廣文得獎序

袁公應兆得獎于直指諸生相率稱賀巧序于余余
詰諸生曰若之何平爾爾師之于是官也曰豈
有非其官而任其事之謂耳雖得薦不足榮獎之
乎諸生聞余言也若色沮余曰不然余之前言
之意也諸君何嫌諸君之有所舉也古也吾聞之
子一日立于其官則一日任于其事不以崇卑
心父誓易其志故一日任于其事則必不敢一日
乎其官上焉者不以非其官也而論薦如常下焉者

金又其書

八卷六序

七

亦不以非其官而罷辱之意歷然相關雖關橋委乘
莫敢不謹況任師道之大者乎師道尚矣以廣文爲
冷隲者末俗之敝也末俗之敝雖是其官莫不傳會
况非其官而又冷焉者與居是位也即高人士志士
以爲藉此讀書而卒吾業耳原無師道自立之意而
今世師生但取知已自兩榜座主外惟諸生是拔
司得薦餘若并梗之遭而諸弟子之于廣文先生
終任不相識面者矣以此卜袁公之于諸君師生
際其相與若是古也昔胡安定教湖州科條畢具

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親敬如其父兄當時名士
後居官任職有陸續者多出其門後慶曆中與太學
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今直指之于袁公不以薦
獎夫受薦則若待其人將以今日之官爲胚胎也
子歷官不同而任事如一故小用之不愧一邑大
之不愧天下大司成之與學博也何以異獎之則
期其後以今日之事爲胚胎也古人有言如有用
執此以往今于袁公亦云

金又其書

八卷六序

七

劉用潛文序 壬申

用潛到任來數月殊絕之轍傾江南而修之乃歛其舊業以教士子進于與用潛始相遇於長安邸子未識用潛劉與臨時時爲子言用潛先人某公治吳江及蜀難起用兵拜恩事子心景慕恨不當世一見此異人比見用潛得因用潛想像其尊公以爲快用潛雖時往還時見其論天文諸方術及所爲詩文然時知用潛尚淺特以爲無人才士數與賜以戰屢遭化于病歸舟過維揚用潛繼于江干

全宋文

卷六

二

相向慟哭悲惻不自勝于時始相還於志氣之微壯得第來令吾娶與語竟日得聞所來聞其爲令非世之爲令者也殆宇宙間有用奇勇于子照且愧呼昔人有言自茲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其日散其今日歟今世文士下者趨於浮薄若委禽性情間或乃古道如土而其高者行詎卽不愧古人而而談起而不能施行者往往而是天下莫不以爲韋不驗而不知其輕揚迂泛之意初不履藏於文中非藏者莫之見耳何有人與文卓然兩截者然

用潛之舊業宜其鶴而一新也以爲非工於文乎道者也

全宋文

卷六

三

送邑令君序

世俗之人大都嗜詭稱其德不以周孔頌其官不
宰執則目爲慙而有飽然之色已則欲之度人亦
大德行存諸其人之身而爵位出于朝廷人乎
與而往往稱頌者若有以贈當稱頌者若有以受
世習而莫厭其不誠此其在閭巷相徵逐談笑
間空無足怪獨奈何以鄉士大夫而爲文章施子
仁賢邑長君侯之前予不忍爲也使君初識予
已而官此以予爲可友而時下問予懷寡學多謬

曾慙負使君意多矣若使君之于予已則庶幾
無負乎今君侯之令聞廣譽旣底有成與揚其前
無以益則不若期其後而有以應與揚其前而著
侯之如是勤勞以致今日之有成則不若期其後
與君侯念今日之有成復有以自勸也此予之志
且夫君子之學務求其是無往不學則無往不
何況于居官任職或曰譽之而不加勸非之而不
沮則或又曰譽之而空有勸非之而空有沮予以
二者皆訛一則辭一則弱君子爭于實而不爭于

攷古實字亦通作寔此求是之義耳如此則譽
不譽亦勸非亦沮不非亦沮如此則今日之事今
之言何足以爲君侯有無哉夫爲民父母而必不
其民以重得罪于親戚交遊寧不及于功令而
忍鞭朴以取盈寧使我亡聽獄折斷之聲名而必
使斯民之無訟此皆長吏之大節也餘卽有至有
至何病嗚乎今之長吏稀望愛其民矣豈惟受
畏焉者矣彼以是出蚩之口失之不輕而得之不
也則盡相與致力于其可以輕重我者而敢力

還不過取償于吾民故其心皇皇然惟恐斯民
之無訟也而或且多方以使之有以是爲有能又
于功令所急之賦爲職所應赴者乎而今使君
不一一反其所爲以世俗急富貴之人而當使君
地以爲使君且殆人稱爲令難若此者誠難矣而
皆置不具論不暇相勞苦乃復爲迂濶不近情之
以進以自附于古者贈人以言之義夫古惟仁人
贈人以言而今之贈仁人亦以言此頗不類要于
不大停且愛其人則幸其人之實至乎是又幸其

卷二 序

1992

雨公丙子幾高魁當事以太奇抑之今春而公嘗
尊人繁昌道出黃山出其卷坵余余嘆息而不能
也余嘆當事者尚未能盡雨公胸中之奇十百分
二而遂以此爲太奇刀益劉益加利弓弛久力愈
雨公自多嫺以來所積光怪咄咄應以今生遇
發殆盡亦時節因存其焉然也方來者未易量今
錄其過去所爲又少許見之雨公與余書
年其天分其積學其學見之雨公與余書
雨公十餘年幸得稱名以去然實余不幸使予不以
戊辰困頓于長安三年得歸而無盡意師友竭才
學有日如劫何得遂足茲客還誤我十年歲月雖
身不第豈以彼易哉惟我雨公具大福慧雨公
其以此語并告我魚山

卷六

供

鄭起宗文序 丁丑

起宗與子生同年鄉同舉子倖先成進士而起宗
歸落第丙子冬得讀其近所著文日益奇今春又
第移書來問曰吾道非歟因作書正告之起宗傳
夫不應作是念言起宗豈以子及今天下之倖
宗得一科名者其所爲文果有以賢于起宗者耶
突不然起宗何疑起宗亦一抒胸臆始終堅定自
起宗之文而已子文不遺人而負其取取偶難自
不避譏笑不長贈贈抑落此畫區區所長自

卷二上集 八 卷六序

三

展始能成文鄉里小兒歲時相視爲笑柄固不屑意
乃至辛酉得落卷開視則見卷首大書一毫不通
揚則甚八字卷中橫拖直抹其意恨不欲殺割者
人物子匿勿示人子不肖初未嘗動念也庚午自
師歸有猶子走而問子今時擬當作何等文子笑
之吾子賢乎哉力乃爾沛若有餘子噤若爲文每
題至如面牆壁一若是日決不能終篇者及展推
慘淡迷悶幸而有得則揮筆布墨直追所見得少
畫意不自膠戾是爲大幸何暇復簡點我筆所至

何等文字如此等能令人喜如此等能令人怒
則得如此則失請開思遊想較計籌量得大有益
至此耶吾子賢乎哉吾今評天下文字且無論其
要以動則習時態聲則學時吻者爲醜否則勝態
立不習時態不學時吻者其人胸次浩然有以自
其下筆時必竭其才以求盡聖賢之意而無他者
高皇帝功令之旨吾起宗有之遇不遇命也起宗何

卷二上集

卷六序

六

送郡司李公

邑與歙兩邑人多賈勢故不得不賈非誠善
見其賈也而以爲多財官於此者甚苦虛名他若
宦者受之以黃山白嶽爲云而至止者則邑人若
也每一客至則市無業遊民蟬集衙內外鬼神
中家最少亦有七八戶立破邑民吞聲而已又
之政邑最爲奉公大都里役之有家者間或有
或納而實不能盡然當事者既不察而又有
於輸納之不及期官刑之不少貸得以便其

余不足

卷之四

七

中服事者又交伸急比之說而不欲以節日以
日以困身役者至貸倍稱之息募役者至倍輸官
數而猶不能無大缺額而當事者猶誤以爲民頑
呼邑之人永多布素浣濯其文綉不能及吳越十
之二非最大家食多粥或十日舉一飯或旦月舉
肉其美食飲不能及吳越十分之一獨有人其境
見其村落有聚廬舍高峻牆塗白堊不知其以
故圖得架閣而居若夜航舟構一廬得信處之居
能費財而高也垣旣隨廬不得不峻長水浸而

塗白堊以禦雨非能費財而飾也民好羨長守
如守令畏守令左右亦如畏守令畏析楊如畏
顧其身時則不復顧其家而傾家非能有餘而
買多在中原江北數年以內派冠所到邑產殘
邑之人無歲無月而不被寇邑至今日半無邑
余前所云二者豈堪命乎丙子冬錢塘張使君司
吾郡而來再邑築錢塘去吾邑數日程一溪直
百姓初不見使君有一客也征輸及額而未聞
有鞭朴聲也此皆入骨之恩而莫之省也

余不足

卷之四

七

見一先輩言方今爲守令者必如我所自律切切
求其一意廉潔愛民無一可議焉甚難苟能自立
使倚守令以害其民者之實繁且多卽以一郡邑
一守令猶易供不然而空有心操於地方何賴斯
也余奉敢以爲非如是則逼使君之他善治一舉
舉而但錄此二政以攻吾邑之人心吾邑之人
世勿能謾稱述不能去口也而又况使君之他治
與人所頌有未易一二更僕數者乎

洪簡臣文序 戊寅

高皇帝初定天下於四海之才旁求傳覓惟日不
真直塞天地橫亘古今殆可謂百道雜進不特如
所傳三途焉爾而卒垂爲定制三百年不變者兩科
也昔人有言上以孝徵人則勇者割股佞者虛墓
廉重士則敝車羸馬敗衣惡食苟可以稱上意者
所不至惟文不然惟文而求以嚴格代爲聖言如
藝體則尤不類他文之可以意爲人藏其心不可
覆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於色也欲一以窮之者

金文事集

卷二序

三

無以矣而或不足以得人則承平已久沿流漸習而
浸失其意是天下人士之在制科者遞相積相質以
自負制科豈得謂制科負天下士哉近者憤功實之
不奏恥在位之不効朕拙文章隆崇德義急責薦舉
立行徵辟令天下人心興起蒸動不可不謂一時
事其在廷臣所舉凡二百三十餘人而余友簡臣
爲孝廉亦在其中未幾而今春丁丑亦遂成進士
臣篤信好學非有所刻意厲行而自不人時趨俗
自成簡臣其人今其生平所爲制就其在簡臣初

與今之釣棘其吻摩曼其聲者爭一日之工構
隱簡臣之姓字出簡臣之制茲令予讀之則予
就一過而固懸知其品之必賢良方正再讀其
通而固懸知其心之必易直子諒也如吾簡臣不
制科矣其自今以往始終不易而復日就月將以
自負其言自負其生平則簡臣自勉之耳憶予
劉與陽戊辰卽爲予言其鄉先達有作書誡之曰
與陽成進士後更三年而辭然今時與陽者是
與陽既作書謝之而又復通志以告之曰使

金文事集

卷二序

三

進士後更三年而猶然今時與陽者是不成與陽
吁嗟乎斯言兩足千古肝衡古今天下事大都
失不可以與言而淺人久不可以與深言鄙夫既
足以與有爲而小丈夫又不足以與大有爲簡臣
臣吾策三年後再取簡臣之文而讀之爾簡臣勉

歐陽節孝文序

序

人情所關心繁意之事雖未至而尚不能無慮所
心得意之業雖已過而猶不能無爾况宗孔孟之
入堯舜之道而發爲文章以見高深一日而過知
則朝得爲而暮遯庸官事民社之寄如今之制事
乎此何等慧業而當之若難過之若忘此其人當
行數墨時必於天下事一無所關心繁意則亦走
行數墨而於此道必一無所用心得慧者也此
歐陽節孝使君之所以既喜吾邑而終不能忘

全文見

卷八

序

其嗜昔之所爲制義吾因而見使君天下之有心
而又有以用其心而必不少苟焉者也誠如是是
獨制義吾觀天下才不悉用其心而能精者
先正有言爲令日必進升米飯勺酒不得入口又
先正稱其作令六年竟未嘗一動念及房事此言
事之用心之說也李湘洲先生云使君千夫並慮而
語忽得其樂可以忘憂若萬變盈前而毫髮有礙
憂甚於廢食此言文章之用心之說也天下事大
盡然斷未有不悉用其心而能精者也因是而互

之則亦斷未有悉用其心而或不能精者也吾
若之所爲制義而出而告吾邑人誠爲吾邑厚幸
在嘉魚知嘉魚先達有李康惠自稱其生平歷官
業雖至大司馬終未有如初六年作令之最爲得
也天下雖大其千縣之道盡於一點古所謂麗土
非百里才而以判來陽事之易於判孫曹也此其
實不盡然譬若爲文一句之不徹一段之不透雖
全篇其與全篇之用心有以異乎其得意與全篇
意有以異乎誰但無以異且得更進一說若更
說吾猶以爲全篇易而一段一句難也吾讀使君制
義之精而見使君之用心其於文章則然矣過而
不怠情而又兄於今方身當其事哉吾是以出而告
吾邑人爲吾邑厚幸也

全文見

卷八

序

賀定齋集序 成實

吾聞古今天下凡倡學大儒乃至方外禪宗諸名
則無如豫章盛者吾自爲諸生在田間見凡郡縣
臬及筮仕入朝議諸鄉士大夫凡遇豫章則多况
好古篤信嗜學之君子其次亦莫不敦尚氣誼矜
國維嶷然自好豈所謂鄉魯文學亦有天性適山
鍾氣使然耶抑風尚流傳君子恒相繼而靡不新
歲在丁丑豫章之歐陽節菴使君來蒞我邑吾
使君深而見其言論丰采而知使君之從事於
更數月而見其力行躬約崇務教化及諸善政而知
使君之學有淵源乃漸叩之則使君之師爲賀定齋
先生定齋師王塘南先生塘南故近溪先生高足也
定齋先生有遺集得授自使君而讀之使君太簡
吾公好學篤行與定齋友因以使君受學焉吾乃見
使君之學之果有師承有家訓非苟而已也昔二
之尊公通判安南軍事時值濂溪安南祿也視其
貌知非常人遂定交而以二程受業小程作大稱
求稱其不蘇師傳然契道盡近日有議者頗非之

金江先生

卷二序

卷二

金江先生

卷二序

卷二

爲其言出而使天下但知貴二程而忘濂溪抑且
魯爾斯言出而使天下亦但知有二子而初不復
其有先公其實有先公具法眼而得明師以授之
後二子千古也宋學之興也自濂溪濂溪求知南
軍而遂家於廬之蓮花峰下而其使之最突兀而
拔者莫如象山明學之興也自陽明陽明興業起
南顧江西卒封邑爲新建而其後之最遠頂而繼
者其如近溪其前則皆豫章地其後則皆濂章地
吾追慕近溪先生甚勤時見濂章人詢其諸孫
見使君之人又得讀定齋先生之書不覺心動使君
豈非其法嗣耶因從史使君刻定齋先生集匪啻以
斯集之宏有以傳而恐其將來之萬一湮沒也以告
天下之急于著書立言有身未沒而集已賒驗行世
者曷與語賀先生以見著書之不如自力學不如自
力學而得及門之人也得其人則師資相授源流不
昧何患不得何必當其世而傳又并以告天下之
于登第仕宦而不務念其後人者曷與語歐陽太
以見當世勲名不必其身爲之爲其後嗣而擇勝

友師友勝則後嗣之德業成而得時則爲亦初
異於其身之爲之也太翁兩任賴瑞兩府廣文
生以孝廉係縣遷蘇州貳府聞友人傳賀先生之
蘇州貳府也將之官別培南先生培南曰吾老矣
遂感曰先生云吾何惡惡一官遂不復就今之
或以爲糟粕一以爲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嬰
論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見賀先生

蕭所曾成西父墓文序

王文感云天下之亂錄虛文勝而實行衰也嘗者
令初下限廷臣薦舉天下人心果然大動聲讀一
爲三大息感幾旦夕得見大平 明天子之意復何
以如哉而奉行者不力或不盡如 上指反令謀者
紛如以爲古道不復可盡行於今安得盡如吾鄰邑
曾使君使天下觀一日得人之盛而說議者之失言
也而使君政事之外復以文章著或曰敦行 聖
子指也何以文爲語曰文不在茲易不云乎道有
動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
凶生焉文之義何以若是大也諺亦有言千虛不得
一實所惡於文爲其虛焉故假令言而無文則亦行
之不遠是行虛也既虛文則又何以行爲此前議者
之所以紛如而聲之益以心慕使君也天下有道求
必與行合故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而英藏之士低行
礪節二皆實故否則分焉故能文之子往往陰陽
篤行之儒未免固陋二皆虛故使君固無所往而不
實也則余于使君安能無說而令使君爲實先輝

用之文反以爲孝義者
應不表章使天下後世昭然共見哉

告邑人送何貳尹序 幸已

邑方多難賴仁明公祖父母戮力躬興需才方殷
二尹如何君而不得留邑佐治邑父老人士日相與
咨嗟慨嘆徬徨奔走而互相誅責問何故而不得
圖所以留尹者尹雖蜀十餘年念母心勞即日費
市書典弓鬻衣而徒步以歸度其勢不可留即得
于當事而爲題留尹亦必不留尹已決歸而邑人
日徒咨嗟慨嘆徬徨奔走空望其留而畢竟端
賣刀市書典弓鬻衣徒步以去而亦何以爲心焉
尹生西蜀去吾休六千里外但奉天子命而來尹
此乃視邑如家邑宄盜如其家宄盜患苦如其家患
苦而險難周顧怨責不遑以實爲吾邑人擗剔既決
而入則未嘗取給吾邑人一錢出則未嘗啜享吾民
間一飯終朝饘粥并日菜羹而竟從吾邑中棄其官
今賣刀市書典弓鬻衣而一以去此豈其有夙
於吾邑人而今應平白爲吾邑勤勞而吾邑人空
白而坐受其勤勞若此以爲吾邑上自士大夫而
及徒販少有人心者皆於此焉動念矣而少有議者

解必于此焉深念矣雖賢者夙負高志自不屑意
自休達而六千里道路上見者聞者其當以吾休
士大夫爲何如人而父老人士爲何如人雖今日
明公祖父毋其動施於吾民也初不爲報而風念
居官任職苦其身以爲吾邑民如此而今冷眼見
邑民重利尹之留而不利於其去畢竟乃以咨嗟
嘆贈尹六千里之行而坐視其賣刀市書典弓鬻
乃如此其以吾邑人爲何如人其不視吾邑人如
水如魚獸而雖有深愛厚仁不無亦少慨然而
然而淡乎俗情貪利俸廉節而見尹既如此合邑
之人爲尹嘆惜而亦徒以嘆惜如此其不益俸廉節
如登峻山而趨債利若赴流水邑人士志習其得不
日以劣而民心其得不日以偷禮義廉恥是謂四維
吾爲茲懼謹告長者維桑與梓共深念之

卷之二

八

日

爲邑令序 壬午

今上聖明而治效不臻縣群臣莫及鮮當上意其
所以莫及而鮮當上意者皇上治安天下之心
勤切而群臣不能也皇上視天下實其天下而
臣之視天下以爲皇上之天下而於群臣無與焉
如此則雖卿相大僚之事吾皇上亦第如傭工
人計日受直朝不及夕無一人爲我皇上及天下
三歲五年之計者而况於彌天生靈億萬斯年之
載哉皇上之所以數求哲人立賢無方而終不獲
無注念於天潢之英而吾自庚辰得除目見侯令吾
邑而喜且不寐也侯未官而其所爲文章行當時確
乎其有至性有真氣浮於楮墨之上而達乎耳目之
前此殆能如古忠孝至人雖作吾才已自以天下爲
已任而况乎其居然帝胄固宜出入禁闥與聖天子
朝夕共憂天下之憂而况萬山中彈丸小邑哉然
侯至而未始藐邑爲邑邑故無事侯初至而每一見
則必正色而言士大夫及群父老宜爲邑急未雨之
防聽者藐藐不決既而大盜千百入寇兩月之間

爾我西偏郡爲震恐賴保衛安堵至於今歲大水
自縣四門及諸鄉倡諸義民平糶賑兩所全活民
未易數計邑民十年以來諸民之衆大江以北者
冠 產亡其什八邑民既素以虛名稱實禍而於
尤酷烈虞不忍力以其身扞敵卯翼之虞不藐吾邑
而宰一邑如宰天下嗚呼未有傳舍其官而不牛
其民者虞不視邑爲 皇上之邑邑之民爲邑民
邑如其家邑之人如其家人如此則一邑不少而
亦可以無藐吾邑矣抑捉象兇皆用全力一邑而
全二邑矣 一八 卷六 序

彙疾宰一天下之力無復餘力邑何幸不日而即以
一邑所爲舉而措之天下不復更舉天下何幸此舉
錄於天性半錄于學問而能致耳豈必帝胃哉

范子詩志序 壬午

余治易應舉於詩僅成誦而實末之學也庚午歸
令子弟受詩于范子曰爲子弟說而余肅聽我思有
人實獲我心余學不覺日長而范子亦因以進于
上下今占集群儒之成乃者爲書命曰詩志實志
非徒說而已也范子孝友慈諒出於天性嘗悲經
讀書學道用心深至自結髮定交以文相友者十
年壯而以道相切者又十餘年念 冠交託生民

聖明獨愛英覽盡瘁而不孝向以已事未明

全二邑矣 一八 卷六 序

庶歲月每一念之背刺頭燃方力求師友痛相鞭
屈指同志未獲多人而范子無端忽爲仇家構陷殞
命淮陰矣天不祐情人大禍游加先君方曼樂一旦
厭捐不孝奄奄僅有氣死人不暇念朋友義病少聞
兒子共諸生捧持是書長跽哭告披見范子手筆
焉如生仰天太息不禁泣焉爲之誦黃易范子而存
也所欲屬范子有爲者未止此不欲其遽以書者
已矣何忍不卽爲行世令其精神與天下有志者
見之范子名王孫字士文儼厚浙之錢塘休寧縣人

在是集序

兒時聞父兄語里有先輩吳考言先生學古遺
夜讀古人書其執親喪也三年不入妻室時即渴
願以師事而先生已歿恨不及見其人庚午歸自
師讀先生對定家禮善本願爲刊布至今未及行
先生伯子新著有在是集成書行世詎余局序余
念久之先生二子伯佩仲獻皆讀父書服父服步
亦而佩尤好著書立言其門生有登上第今後學
噴噴稱爲懷英先生者是也余亡友范王孫積菴

金文尺集

卷六

序

博宗今古上下漢魏唐宋及昭代諸名儒而輯其
成余切不學詩自余告歸求亡友爲小子說而余聞
聽每病中聽卽如得良藥愁悶中間之如聞琴瑟
絃誼不圖詩學之至于斯而懷英及孝廉孫繩之輩
夙與亡友結毛詩社稱石交今讀是集每一事結以
一絕今文人學士所連篇累牘不能了者以二十
字蘊之字短言長言短韻長韻短意長孔子曰吾
周禮而惓惓小子于二雅二南久日讀詩三百授
以致必達今之學古而必莊語贊言總則恐臥及

時而出言露章慷慨激烈使聞未必戒而言先有
者豈足與深論天下事哉有子在是考古先生爲
死矣有書在是先生之禮書亦不墜矣

金文尺集

卷六

序

夏京三文序 五午

字未見生京三同鄉生季萬王生于晉各持文一
聞余還古三生高古相期目不可一世學大言
市人共目爲三狂生及余見之殊覺恂恂善氣
生實不狂目生狂者市庸人相徵逐不信古今原
三代以上人及其讀書則一一必讀三代以上書
其出爲文辭一一必據三代以上位盟而呼秦後
奔唐叱宋尚不屑又何暇入市人際作市人語使
人以爲此真吾同邑同里井人而相安相習不之
金六史卷五 卷六序

異乎三生久不第當事者率亦多知名物色而終未
見有國士之遇壬午黨科夏生乃爲邑令君赤山朱
侯所首拔而復厄爲棘人及秋二生亦微羽而歸
夫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
多見 聖天子求才之殷空何似而愧他落落不
及其鋒而用之如此類者又曷可勝道哉夏生勉之
矣雖器于身待時而動今亦始出其一班與天下
見也夏生勉之矣

程敬通輯醫書序

程子敬通傳儒也而旁通於醫吾於醫固未之學
一接程子指脉說病則目無全人微言高論盡見
生聞未聞解未解程子之於醫幾乎道又見其醫
也雖極貧賤但一接手則必端問詳審反覆精思
嘗有厭息之色其疑難者多至盈時惟恐少誤無
而後動其心行役如是是其人一第而爲宰官推
道也用是心也以往其謀國以善萬里生民之膏
可欺哉有唐王刺史外臺秘要一書更五代至宋
中丞一較正行之及今而絕程子不忍圖令其泥
人間而爲余言余因問程子如欲知醫何道而能
曰必好學將何學曰先讀書讀書可以醫乎曰讀
而不能醫者有之矣決未有不讀書而能醫者也
呼天下事皆然耳獨醫也乎余因問程子以子之道
醫世之人當吾世而既日不暇給及身後而書不
言言不盡意吾懼其不傳也盍得其人而傳之何以
書程子曰師之求弟甚於弟之求師有來學者吾
盡所學焉爾而無如今之來學者未當求學徒以來

行也是道也非苦心十年不可得而今之學者來
問曰欲就師授十日足乎一若是其亟也吾雖欲
其何從而傳嗚呼天下之學大抵然耳獨賢也乎
之君子其於道也其始也急求人而已及其求人
可得則不得不有事於書以異其長存天地之間
於書也不必自著書而章隱繼絕圖存古人之書
人之書其賴有心之後人以復行世者多矣初不
後人之書有心盡好學而能讀也而其書則不
不存以爲萬有一人焉有心好學而一能讀是書
則是一書爲遂不虛存也更百世而當有人焉出而
視今日之敬通程子亦猶程子之視唐宋王荆史孫
中丞兩先生也則今日之及程子之門而欲以十日
盡學其所學者程子其亦可以謝之而無所賢矣

卷之六

宋六

見

陳青雷詩序

甲申

今上龍興陳子青雷奉詔來新安兼傳樞輔溫語
集我郡人不孝諸郡邱從士大夫謝因出所爲詩
見邸且屬不孝論其詩不孝自壬午我先嚴選大
臣去冬喪先慈病幾死奉及六月喪我

先皇

先皇

今上龍興諸賢盡瘁幸緩須臾不殞厥命鮮民之生
慈讀詩且論詩而與青雷相對數日見其悲痛往
懷慨咨嗟以愛君父安天下爲言追念其先人

卷之六

宋六

五

十年讀來新安所從執經問業諸門生故人不禁低
徊忠孝之思溢于眉宇如青雷豈得復以文人才士
相看而盱衡今昔倡于和女誦黍離詠蓼莪相對悲
歌泣數行下亦臣子至情也雖不忍讀亦何忍竟
不讀詩學廢忠孝之道哀事父事君僅存名義不入
人性情安得盡溫柔敦厚深于詩學如青雷輩而
之深究天倫力拯至性哉愍愍蒼天哀我下民言
蜀武唐鄭之二侯者皆以其出世絕塵之資風雅
藉之學而行其戡定社稷之事不可貴遠賤近謂

人之必不可偷語曰百官和于朝則萬民和于野
之爲言志也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青常行人
其益湛厥志振厲風雅以佐吾君與吾相焉不

爲

明天子及社稷蒼生日望之矣

金文見集

卷六

三

唐太尊權徽寧憲副序

乙酉

公守我郡人五年於茲當權者數矣百姓走謁兩
求借冠再四上興舊京晉監司秩仍字我郡人如
百姓意會徽寧憲使張公還閩中上曉願徽輔不
難其代必以公公不復端字我郡人而固仍字我
郡人百姓之見賢使君還權喜分少而愠分多以賢
使君既權即當舍我而他之也今使君權而固不他
之雖不他之而或以公之字兩郡終不若字我一
之專曰郡固大難治也計郡戶口與田在籍者幸

金文見集

卷六

三

口乃得一畝民居郡中而命乃懸四方天下無事壯
者幸得走四方求衣食獲贏餘以歸活其老弱故承
平天下莫如郡人樂如散一郡之人食於天下而及
其亂也亦莫如郡人苦如集天下之人歸而坐食一郡
今天下幸以爲新安山川形勢完固而不知其生人
勁烈微至負販耕獵往往有可殺不可辱之氣而環
尾流離生計日焦今四方蹙而以郡爲歸歸則無所
從之故得賢太守則其人皆可教有緩急皆可用而
撫失其道則亦蠢蠢易以動此天下危邦也五年內

非顧公字我郡郡義碎郡碎則江來相繼潰解誰爲
完南都以埃 今上龍飛者豈惟閩郡命實皆公集
之今分而字兩郡不若字我郡之專如孩孺見慈母
乳第二字亦不能無少啼而不知公之康寧愛民解
患難除疾苦皆出於其性所誠然諸君子多望公人
佐 天子澄清四海者誠令公得取以誠經理四海
事雖不專字一二郡一二郡被其利乃更深厚太巨
之道在正已率屬獎廉厲貪使居官者皆盡力焉
聖天子牧民卽如其身牧之功不必其身自牧之也

卷六

卷六

卷六

往丙子夏天旱未一月饒浙兩河涸斗米錢百五十
郡遂告饑鄉城大窘太守開署中半月持錢米出賑
未及門而民爭掠終莫能賑一人閩郡晝夜相望
幾不解乃者辛巳壬午間斗米至錢四百有奇羣不
運憚公威德或得食或不得食至端坐而餓終不敢
有所攫取中更大盍駭行休葵間持田鋤農器皆得
逐捕癸未以來天下益搶亂而郡中夜戶不閉鳴
矣抑實難矣迫憶前年春三月賊兵蹂躪南浸涇及
鹿郡民倉皇奔走白公移徵旌涇嚴備禦初以非所

爲疑既而曰誰爲所屬誰非所屬能以正令與共
圖保民其誰敢不屬誰忍不屬遂卽夜馳檄勸諭
嚴防諸賊兵不敢越涇河一步自涇以內民獲安
其在今日則實公屬矣公擢而及亭以外諸郡繼
內諸郡聯絡爲氣勢如一體首尾相應使大賊在
江北者南望江右如昔涇河且以漸定中原俾吾
人得幸見太平相率求衣食燕齊秦晉間如昔盛
皆公心力所及亦何用問焉公屬與非公屬公昔
宜賓卽通書問公來郡及經年未及面年來以地方
多故乃時時見公共慘淡經營吾上與公下與百姓
不啻一體也今茲爲郡志真何敢辭一言

卷六終

城南葉氏四續諸序

葉翁鵬季爲吾鄉隱君子余自總角時見翁翁爲余
改寓文字比壯而翁之季子來問葉翁成其家譜以
示余謂余通家好徵序焉余思序者所以序作書之
意耳翁之爲斯譜也所以作譜之意諸家言之盡矣
余又何云而余適與泰西宿儒論學頗相感觸其言
萬物最初一大父母今四海之內皆爲兄弟回念而
愛其大父母遂相推心以及此兄弟而相愛焉此大
旨也或曰信若此則何爲其受歿於一姓而家譜最
珍不亦隘乎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君子觀於同人
之衆而反衍類族辨物故親親有殺古謂之天秩天
秩定而萬物各得其所夫是之謂大同比而同之是
亂天下也泰西不爲是說學尊性命而明物察倫斷
斷焉井井焉其必不可意假借而私游移吾喜其與
吾中土聖人大道性往符合也愛無差等則墨矣由
斯以觀諸義大矣皆曰然取翁譜而簡閱之總十綱
而其精在保世源流大同之念直欲萬物各得泰泰
最物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率此以平天下道不越此

輒惟爲葉氏私書哉愛書斯言以爲之序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卷之七

壽岳父鮑翁七奏序

壽震宇翁朱老師九奏序

壽明之黃太翁六奏序

壽藤溪君誠王君五十序

汪雲門翁壽序

壽熊母李孺人序

壽鄭母張孺人序

壽尹惺麓先生序

壽吳親母金孺人序

壽張年嫂張孺人序

壽魏肖生先生八奏序

壽旌表貞節吳母程太君八奏序

題伯翁仰山公像

謝紹谷翁像贊

壽岳父鮑

翁七奏序

皮類

今世觴父兄長者莫敢質言也則走請於名公大人
得其一言以爲先以爲名公大人一言足爲父兄長
者重顧所請言者之意豈謂彼名公大人者言真關
石和鈞不妄不謬堪取信鄉國耳目或不適以其名
若位而彼名公大人所爲言初不必盡自己出究所
稱譽亦不適協其實文雖純文所從來雖貴辟製錦
服爲宴賓贈人未嘗計度其人修短豐瘠特費而強
被服難以此進於所觴父兄長者前卒不任愛也鄉
鄰國之耳目亦未或盡以爲重夫作之者不衷當之
者不稱旁而觀之莫以爲光寵若此而以爲敬父兄
長者乎夫何見而敬若此而不足以敬世非無知其
然者然而猶且多爲之者何也則俗之貴虛文而賤
真至爲之而不思思之而不詳或詳矣而以爲是亦
世所爲禮雖知其不足以敬而謂焉則慢滋甚莫敢
或蕭然止也聲今日者不嚴爾聲幸得承君父恩寵
尚能作讀書人慨于今而志于古往往所深念獨計
若有獲焉者出以語人少所合或相與竊笑以爲全

日圖安所得此迂怪語有之而予自惟托于父也
見則諄諄以古義相教戒恒爲某言富貴且暮矣
宜有以自立一切惟獨信此心不當但隨流俗作
若父真所謂不必讀書學道而自合于古聖賢之
是用以真至意勝耳夫豈其肯以虛文遇人而神
顧人反以虛文遇之今父年七十才如四五十歲
耳語曰人生也直周公作無違稱勳者壽于父願
爾有之今對父於孝亦奚祝哉顧私爲父計則
父自今以後其亦無二心也爲父計所以爲子
計長遠者有道于父則自不必讀書學道即自合于
古聖賢之意要不可以此槩望後世亦非以爲讀書
而取科第致位乎公卿如今世俗所云如此言予不
屑言父亦不屑聽爲父計所以爲子孫計長遠者有
道則顧父自今以後其亦無太自苦而但端坐而得
名師傳以訓諸子諸孫以自娛樂耳則自今以往止
天所審以豐予有德者之當年固非人間世所得預
竊之以爲頌而直覺其不情以爲簡古之心目厭
聲既目署中讀書不獲歸又不取爲前所爲處

而乃特爲父長孫又附道此意亦領予言也語畢
盡書之祥持歸以告予是乎書而卽以是自爲書
建父一就我知父不我誤也

壽震字翁朱老師九表序

老師於寒門今四世矣自先王父及家大人行
從老師祖授書已而老師已而師之諸子及孫俗書
新輒稱通家若此則與通家者也嗚呼古道如土今
人交有不能終其身者或其父存而使其子能知者
父執者偉矣兄能再世乎而又兄能及于三及于四
乎卽幸有之或居處疎遠不必時往來其所與交者
亦其父祖相承數人未嘗多兄終歲館而朝夕書讀
其子弟書讀大抵皆兒童蒙頑不朴楚則荒課猶加
厲則其閭閻婦人女子禽犢之習範而起雖男子或
有然者而又况其來就不一家家不一等紛來皆處
竹馬羹飯之中錄好美得大愆以寡及其父兄而累
師長者不少也而幸無高無下無不獲心竟數世無
聞言以至于今日乎天下之事何小何大誠令今古
之國子先生督學使者以及廣文諸公悉至誠若是
耐煩若是不素餐不計祿入一切平等又若是是豈
不偉而其誰能以童蒙之吉養正之功安小吾老師
者哉今日之鵬老師而祝者師壽者皆門下生也而

余以僥幸得爵位當先諸叔侄兄弟爲言今之視人
者大抵皆誣我則不敢言言吾中心所誠然以世人
如老師老乃當壽如老師者亦必壽如老師者亦自
取壽非不錄天而實不盡錄天故可祝也蔡澤云
貴吾所自有有所不可知者壽耳澤小人不知天命
有富貴能自有而壽及不可知者孟子曰爲仁不
爲富不仁而孔子則曰仁者壽豈非壽固吾所自有
而所不可知者乃富貴且非但不可知亦甚不必以
重爲仁者果與老師歡樂進我此篇今之國子先生
督學使者廣文諸公多矣有能室其屬之子弟及其
父老若老師數世之於寒門者乎及其老而歸休真
昔之門生子弟無小無大無高無下尚有真心思念
走而稱觴若今日寒門諸父老及諸叔侄兄弟之不
能已已於老師者乎誠哉孔孟言人生斯世信不可
不稱德稱仁若老師者偉矣

壽明之黃太翁六表序 序

黃仲繇成進士才台噪天下天下讀其文莫不驚其言若河漢而吾獨心存其人疑其人必有異其時當不能碌碌循循積日累俸寄人籬落而必不然有以自命一平生下筆爲文章時也新安士民聚人浮於地數十倍居則坐困其勢不得不迫奔走四方竭知能求衣食則盡天下通都大邑及窮荒絕徼乃至外薄戎夷蠻貊海外外貢朔不通之地而吾鄉人足跡無或不到故俗大都以其無無賴者

書本集 卷七序

出貢而其純無能者乃坐而讀書讀書衛生則終歲兀兀萬山中足不出戶闔萬山四面鳥道不通四方舟車兩耳目於土人外不能兄聞一異人一異言坐是而其爲文章遂溪澗沙石拘牽溢陋有奇才少溢格外則群譁而昧試必黜落以此吾鄉文章向爲四方所不數而及其得第出而仕宦則捧一官如執玉捧盈析利入秋毫持算及李核天下又往往朝吾鄉士大夫不脫商賈氣而不知與前二者俱積習致其父兄之長如割絕室家涉山川冒苦難雄心粗

不避憂患之艱或未之見而學焉而一惠其餉饋累日夕計子算毋狀于庭閭里井耳目間乃深至挾持以爲爲士大夫之本領尺寸不勤如此重而欲有以自異雖豪傑不能而吾鄉若吾之與吾衆何獨有厚幸也憶吾家大人吾甫降誕卽掌入楚江中流遇大風濤舟人恐伏至不能操帆檣大人謀兒讀如平時比通籍彼中自入泮至初應試位皆學業嚴爲戒悍學魁及師長所持費眉慈時家大人產不滿三百金一旦盡無慍色尚貸子

書本集 卷七序

七

以足而吾聞仲霖太翁至齋其先世所遺歷以爲仲霖讀書計仲霖讀書與寄放達時有所藉以澆其地壘發其磊落之氣頗煩費不能少啻而太翁佐之無愆意誠令吾兩家尊人不攜我於黃西赤壁彭蠡洞庭不置仲霖于吳山天目西湖錢塘其出入於財利養或少動念瞻顧前後則奈何目前最急之家計以希異人間千百一二不可知乎則吾不固自審其決不及肆力今古亦稍問問以偶時之浮譽而因度仲霖縱才而日奮亦必無

日馬遷史記絕今古固不得貪父功爲已力也且
吾兩家尊人當時皆困頓時尚惟其子能讀書能
章是念至不顧破家蕩產以無失其識量之所輕重
而况今日抑又何求雖不曾效儒生襟襟尹吾而高
杯大步庶幾哉如古人所謂湖海之士道求田問
業直可踞百尺樓上與彼地下問荅而其子則何足
不篤念報罔極堅苦精專以求一日之樹而或萬一
遺囑以爲其親辱吾不才尚不敢不勉况仲霖之轉
錚錚如快鷹俊鶴迷風眩日香象截流金翅摩訶
者哉信傳聞于少保爲諸生時縱酒狂肆王文成少
年豪宕不羈一旦大事關心忠孝結念木鷄驕軀施
爲千鈞二先生皆漸人後起而有具者何多讓焉此
吾所素圖爲仲霖一傾吐意中事而適會吳象之以
姻故爲太翁壽請予言因得言之亦幸意盡言而不
暇爲文仲霖方壯賺我十年太翁亦甫六表江陵佐
神廟定四十年太平一時相聚近代希邁而其太翁
輩觀厥成文成論定宸濠功受封新建日適海日
誕辰朝廷資金特賜羊酒存問親朋咸集翁戒勵

言文成流爵號堂上受教於樂盛業斯爲大學要
過丈夫本事人子輩分而又豈非仲霖志力與處
力及今日太翁年力所能及而恢綽有餘日者乎

壽康溪君誠王君五十序

乙亥

人生有年其數至十則率釀金相賀不必及六十而
以爲壽壽而必得一人之文辭以爲重此世俗之所
爲甚無謂者也王君君誠爲桃源李見章先生高第
子以篤行好學著于鄉今五十而其同門亦相與
壽壽而亦來屬予爲言諸君子之子君誠豈亦世
友朋哉而爲此子不能無疑于心躊躇焉而不欲
筆誠曰語有之未能免俗復爾爾又有云陳之
善于義者從俗可也夫從俗之云者如所壽之人

金文選

卷七

一

俗人也不則壽人之人有俗人爲主其事也又不然
或諸壽人之人有一俗人雜于其中而諸人未能與
爭也如是則不能無從不能無從則固不能免今所
壽之人君誠也不止于不爲俗人而已也壽人之人
主其事者余君曰丹也同君誠也諸壽人之人美以
禮朱德輝金左車等也又同君誠與曰丹也皆學
之道遺俗獨往皆不止于不爲俗人而已者也子
不幸不佞不能爲艷美之文辭不善爲尚陵松栢
頌崇祝之語諸君子幸貫我何如諸君子曰不然

如公言君誠非俗人吾輩相與壽君誠者皆非俗人

幸而遇公又格格然不欲以俗人處君誠與我輩
是而公乃可以一言公固不必爲艷美之文辭不
爲尚陵松栢相高頌崇祝之語以辱君誠及吾輩而
可以爲言予曰唯唯如是則幸甚于是注爵揖君
而進之君誠未及進是爵也而連問之君誠從學于
李見章先生之門有年矣君誠之學學孔子者與君
誠曰然孔子自叙年譜至五十而知天命君誠年
五十之始日也君誠知天命也朱君誠遠廼謝曰

金文選

卷二

十一

敢然則不惑矣乎又謝曰不敢然則立乎又謝如前
無已則其志于學而已乎君誠始昂首揚眉而對曰
不敢不勉嗚呼是說也予念之心愉予生二十有六
而始遇師知學遂念人生有弗學學則必學孔子學
孔子則必如孔子學孔子而必如孔子孔子所未及
至而未及言者始置孔子所已及至而已及言如所
自歷數生平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者豈可蚤自盡
而預爲讓豈男兒耶因復念孔子以天縱之資十有
五而至于學先我十年今即有資齊孔子今日志

之志又齊孔子之志所志之學又齊孔子之學亦齊
天假我年多孔子十至八十而靡義齊焉實既不相
今日之志又或不如學又或不如得無望上天更假
我年與安可幾與當日念之心急如焚當日同學
聞于是言莫不掩口而笑笑予愚耳獨先師喜且
而婉轉開譬以慰我今彈指于今年八月望且爲一
紀遇矣以其年考之則以于四十追孔子三十無幾
更兩歲後未知何如今之所謂志學且或起或止或
入見而悅或出見而悅也十三年之內不知其何所
爲真可爲流涕長太息者也豈徒使同學之人掩口
而笑哉然既如是又安得不令同學之人掩口而笑
哉君誠勉之君誠之同學幸而無掩口笑君誠者也
君誠之同學幸而無掩口笑君誠者則未知其厚君
誠而益君誠者與其薄君誠而損君誠者與損無益
與姑不論君誠之所以自考則必真有以自考者也
孔子生十有五而志于學今人或生有五十而乃志
于學以君誠爲志于學而已若不足君誠者不知學
者也不知君誠者也雖然君誠自以爲志于學而至

于詰知命則謝詰不感則謝詰立則謝一切謝而以
一志學爲足以塞吾事者吾意以爲亦非也上天
我以年不可不思也從前之年不可下計而考也後
後之年不可不計而期也或曰學則學耳何必論年
孔子之說亦約略言之豈盡沙印泥而爲是拘拘
執孔子年譜以考人殊太無謂嗚呼世俗之無端
人于十年之間者舉世相率而爲不爲無謂而今以
年考學此正朋友切寃勸勉之大義古今揭日月
天地大丈夫行履之程途反無謂乎君誠必不然君
誠其進是爵且以六十爲期而期有以報我及同學
諸君也

汪雲門翁壽序

吳君信聯老母爲同曾祖弟君信之嫡母與汪君雲門之母兄弟也君信將爲翁壽從俗所習必重祝壽之言而又以爲雙相因不同他所攀緣不相屬者而謂老母微予子方掩閤謝一切文字而君信相愛堅固且急曰我萬不能已我不幸繼繼中肯毋莫棄予者惟我汪母如子其所生子而予我惟我雲門如弟其所同父同母弟而弟我以有我今日今日矣有知無替也又君信學也婦人仁愛即爲兄弟其情其恩私即亦篤於其兄弟所親孕之子焉而止矣能爾予方苦酷暑若不能勝聞斯言也稱斯言也則

金大史集

卷七

冷然心動何從多得若翁等輩人星布基置人間爲人間同祖異父兄弟者屬乎兼爲人間同父異母兄弟者愧以汗手極爲人間同父同母兄弟者感而第乎弟弗念天顯弗克恭厥兄兄不念鞠于哀人不皮于弟今從人間時時見之吾見翁當拜翁高古人士大夫百不如士大夫言何足重書云幸車牛遠服買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愛自洗洪致用酒翁其人

抑更有進與君信行矣卽以君信不可已之情聯而屬焉矣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私其親也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所以頌壽其兄弟也且德不衰壽考不忘顯君子之同德無間而以宜兄宜弟美之也君信視其母如所生母視翁如同父母兄不啻如兄直如父詩亦云長兄如父烏有親子弟鵬其親父兄而好信文斑駁大其詞以爲寵以施不情於骨肉之間乎食是以不文不欲虛爲詞也

金大史集

卷七

書熊母李孺人序

魚山善根深厚機性迅捷乙丑成進士尚跌宕爲
年事一蒙先師錐錐抑心參究坐菴中不踰月讀
厥未半部皆有大有眼骨俱換爲吳江今六年守
垣一歲遂卓然有以自見於天下能令吳江民至
念其化不衰 天子七年後思而舉行其所言每
而盡其才畢所志不中換於今世深閔似是之徒
魚山而前豈復有古人哉吾以病故苦昏情又不
追隨老親處新安萬山中不得與良友時聚頭極

本立集

卷七

六

顧每幸而一能警策則必念友念友則亦必惟魚山
首崇超於心心焉勞結而魚山不以余遲鈍而亦
相推信以余生平反覆出入或重爲世人所驚疑者
而魚山獨能推見於牝牡驪黃之外而知其惟一
問之心灼然其非有他此真非人世友朋也今夫
世俗之所矜也錫人壽而以文爲先世俗之所以
飾也將以母事母則固非古俗之所謂通家子焉
已以母事母而爲文不類而其終不可以無言也
誠不可以無言今母誕也而醵醵則先以進老伯

本立集

卷七

六

曰老父之與老伯交久在先不肖聲之與魚山交
在後也魚山戊午舉於鄉老父聞而卽私爲予慶
人如熊試翁真可人是其人室有子貴顯也是時
父全未知魚山以老伯故而知魚山知大德之必
子也卽其後老父亦無繇而深知魚山以予之時
勢深思念故而遂益知魚山以信其子者信其子
友朋也然則老伯之於老父及予不肖聲想亦當
也且予與魚山旣託爲兄弟旣老伯如父旣母如
推而之焉魚山之兄弟吾兄弟也其戚兄弟吾
兄弟也其遠兄弟卽吾遠兄弟也今朋友而兄弟
焉以爲本非骨肉者而至能相骨肉焉斯已極矣
予不謂然今同一父母胞胎而出也及其分田宅
財產而卽不能無異意而吾與魚山託爲兄弟以
爲時或出而共天下事庶幾哉如古人所謂上殿
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自愚與魚山視之以爲
多一語真和氣卽上殿亦何用相爭如虎是予與
山義尚未止於骨肉焉爾則予今以一詩與魚山
兄弟禱而遂於老伯老伯其受之而不以爲難而

倫也既進老伯矣次乃進母鎮人本不習讀自神
中末年有一二諸生戊午魚山舉於鄉一市皆驚
母喜不形於色時操作如平日母其丈夫也予與
山託爲兄弟聚頭多而詣門稀或一詣則一揖老
侍一坐而退至今歲末新安才得一拜毋言別毋
願若不忍別者夫老伯自以信其子者信其子之
朋原不減于老父而不肖聲之以信其友朋者因
及於友朋之父母先自不逮魚山而毋殊有進焉
老伯之所不盡信者而毋特加信不知其亦如老
伯以信魚山者信予乎抑別有誠信乎此則聲所心
感服而於進觴之時不禁紛若者也而後終揖魚山
而進之曰孰有魚山之福而兩尊人方健如斯者乎
孰有魚山之利器而有弗學學即刻期精進在世間
必爲辭藤威鳳在出世間則亦象王獅子者乎樂王
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古人一
言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若此其至也而况魚山
以一身任天下治亂安危之重者也昔呂蒙陽以
國爲父申國特簡重寡默式弘典則而市里巷之

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
使樂公德業日就內則有魯夫人而爲之母其爲
嚴外則有潁州先生而爲之師其範端方魚山將以
一身任天下治亂安危之重先師之功毋之功並
千古焉可誣也魚山其再進是爵也以行吾生山
爲毋屈五指計日而望之也

壽鄭母張孺人七慶序

已卯

鄭超宗與子同以甲子舉于鄉而子老姑子超宗與叔母則子與超宗葉夙昔稱世兄弟在甲子前也經已已七夕爲張太母六家于時讀書京署騎上鳳凰出入僕僕不暇遠寄一言佐爵今家居乃得爲之今之進是爵也而以年家子之義乎則義從超宗請先慶超宗指超宗曰子雖幸附驥超宗超宗惟不遇出則必受知 聖明如漢平津不似我輩碌碌然仕版爲不得進而又從而退居後受書考究效諸生

金三才集

卷之序

二十

更揣摩練習以坐需時也今故選之退之而終歲讀書山中晝夜盡當世之務又家廣陵大都會處得平友天下之名賢俊豪而因以內娛怡太母卽以班本庭前之至性習簪筆摘笏之誠也超宗樂乎因請升堂而祝太母祝太母遊意寰中佇觀 今聖明且基致太平異時重更歌耕鑒帝力于三十年之復乎金之稱是爵也而以吾老姑姻誼進也則未有吾與超宗之日先有吾老姑與吾太母則宜徑爵太母而繼之太母者不勝辭也太母處德無所不見而佐太

起家廣陵于惇族之德爲厲且著今族之聚而受超庇于廣陵者不下百人而予者姑之孫長庚亦托超超宗雖交遊盡海內無不知超宗者而宗族間則尤以孝特顯以是爲國家之吉祥善事天子之萬萬壽人而以祝太母壽考維祺爲必不棄之券矣其顯顯功名事直如浮雲蕩漾太虛初不足以入太母之心而又奚用嘈雜以潤尊人耳畔爲夫絲前所稱則大業關乎天下後世所云似勝事域于一家而予不肯固竊有說以處此今士大夫從科第起家合四

金三才集

卷之序

三

之人比肩事一 天子協恭和衷三千一心同寅之意何戚同胞而事莫重于始進尤以同譜相爲世誼誼至隆重而吾見今仕路之事父同譜方于事同譜之父禮乃加嚴豈不以其義一自吾身起一自吾父起有必不可得相等者乎今吾與超宗卽相屬經營四方盡瘁事國內必不負所學上必不負 聖明以無失一日同譜之雅斯義至大直可千秋而要在于以後自吾與超宗之身以文章氣誼起耳煌煌父骨肉相屬方及吾未生之初而曷敢相先誦有之

忠臣于孝子之門吾與起宗擬歌本實共懸斯道
今日之達吾太母壽也姑不與四海之豪俊同進
競升意氣爲宏辭而獨爲吾老姑之孫長庚將老
之意朴略僂俚述所以誠然之義爲吾太母一樂
屬焉

全宋文集

卷之序

三

青尹惺麓先生茂辰

不肖聲自戊辰歲進士生三十有一年而尚未識
惺麓先生是年得友劉與鵠與鵬廡然取天下爲
任卽日夜與予私爲聖明指畫當以爲天下得
爲急卽日夜與予私取海內諸賢豪而品量位置
以爲目前得三大君子尤最急一政府一吏部一
史大夫而御史大夫得一意激揚持節御史各分
一方必不可予以私則能令天下縣令循循不
廉潔愛民而且日以廉潔愛民爲樂如是而

全宋文集

卷之序

三

子但有所欲爲卽可朝舉意而夕應願此其大彰明
較著而遂屈指其人卽爲予首服膺尹惺麓先生爲
予言先生生平家居及歷官動屈精神甚悉蓋自是
而乃日夜知念尹惺麓先生也幸未先生官我楚
得一通書問無繇識先生面戊寅遇先生長公西有
於京口人言西有貌類先生卽因少想見先生先生
以今年七十星週數千里走人人新安屬余爲文以
祝先生大祝大君子壽考翁之請佛菩薩住世云
爲其生有益于人者式弘而大未可以數計而解

也周官計吏不一途而每一類必週之以廉廉以爲
賢而後隨其器具竭其天分無不與實淳然有以自
效其才固得以盡其才而其不才亦不至于狼狽而
有所感奮此國家所以殫世磨鈍之大機也世俗不
樂貪習日蠲深入乎膏肓而淪淪於肌髓盡天下之
人上自王公貴卿而下逮於氓庶無不及及乎患貧
而人懷朝不及夕之心其微有自號爲君子能淡而
苦行若頭陀者又各圖矜一人之名節以爲至極而
其意已枯竭無餘上之既未嘗恤然有安天下之志

全元集

卷七序

四

能爲 聖明透頂達底一痛徹委悉論天下事而與
之遊意經年望治數歲其次則亦未聞有見善不及
不善探湯而開肝露臍爲 聖天子與百姓同其好
惡而推賢進能懲暴剝貪惟力是視惟日不給之入
忍令 聖明焦勞移 朝廷耳目之司屬市井屠販
之流莫得一一見聞之真爲烹阿封墨之舉而無如
其大勢未回機樞不轉貪吏雖偶不可爲而終可爲
終不若廉吏之偶可爲而終不可爲如此則雖日
一阿封一墨天下終未曉然一決於清濁之弊而

何益於治亂之數先生之才以余所聞於與陽者
之居政本未敢知若處激濁揚清之地斷斷乎其
敢干以私爲 聖天子奏治效如向日與陽爲余
言固所優而今又十餘年其學且又增進也安得
聖天子一旦求舊俾公處茲地而天亦假公三十
與 聖天子自期及世竟底厥成而予小子幸得
吾世而見之哉凡吾所言以爲文則不足而以之
當世大君子固至情也

全元集

卷七序

五

壽吳親母金孺人序 辛巳

商山吳氏於邑爲殷族其人大抵紆采而文雅無雙
人稱邑風土所云山峭厲而水清激之意家多素絲
所殖業皆以典質權子毋不爲醒商大賈走邊海
龍蜀而與 朝家爲市所交遊間通王侯士大夫
酒食相徵逐終不締兒女姻稱肺腑而吳子雲中
自其先遠祖起家至今日源深流長幾幾乎殆十世
不失其諸昆仲誼厚惇睦孝友任恤與物無競渥
旁洽顧杜門却掃不樂與冠蓋通於其族尤最若
金云云
天啟間而其仲兄之子乃許適余小子而後其族
稍興十大夫締姻皆藉藉謂自予始也郡邑士大夫
居官任職多以廉能著惟家居風度稍殊然豪武隸
富家及廣求交遊者往往樂得爲甥而交相市獨示
雲家世望如蒼鷹乳虎謝絕惟恐不及而乃辱與
姻言以予爲能有以自異於士大夫哉追憶夫啟
寅邑方試童子子雲仲嫂屬其阿公特人邑爲外
擇婿不求富貴家而惟以童子之能多讀書而善
文者是求雖寒生焉亦可乃謬以小三函爲得富

何而余亦幸而釋謂過相道耳其推擇之初指則初
無以異乎與寒生如也子雲仲嫂自其兩髦我特
日矢相舟靡他之謀日月不居今日春秋高且四
而小子西僭其婦行爲婦媼壽尚青其矜憫而乞
言以行余不覺正色而厲小子爾婦媼之締是姻
初不以余面以爾之故吳氏之不樂與士大夫姻
非盡惡士大夫以士大夫在姻家子其家無與也若
爾與甥則其家所有也今爾德不立業不就克
以自見自以其言爲婦媼壽而乞言於其父此無
金云云
重增爾媼戚戚而不可以已則復戒小子姑行而慰
爾媼曰函不力學不能蚤達以成媼相擇而得當之
初心殊自負愧自今以後不敢不勉願媼壽考以徐
觀厥後也而函語子雲中星以傳此意於其嫂氏曰
小子不幸不獲有母今以媼爲母余不德不能教其
子余言不入而或媼言是入媼冰霜厲冽氣如男子
今不惟媼爲慈母也而爲嚴母不寧爲母兼爲父顧
媼壽考而爲余終教誨此子以有成也昔實穀女
不爲堂人婦小子而必乞予言以行也此其可以爲

壽張年嫂裴儒人序

年已

宜欽二州地相接欽地陬民皆與饒連風氣亦近
章宣人文采跌宕居然吳越也而吾友張翼明朴茂
醇古獨矯然不合於習俗謬以令同氣翼明不惟
子舉北雍與余同出泌湖先生門余戊辰初謁房
師爲余解閣中得一牘太奇以其大奇而想見其
以爲不羈少年貴介公子也而抑之問姓名翼明焉
翼明與翼明實同門云余自歸田已不及見翼明
而初見翼明次公令子丙子入宣過翼明家而盡見
子也今翼明元配七襄諸公馳書四百里外徵余
使余感而追念翼明翼明究在余前余不復傷翼明
之不獲至於今日而陶然喜翼明之元配爲有福
夫科第之得爲兩同門者蓋希而余與翼明稱而
門初不必翼明之已成進士也士大夫之有後者
卽相繼而爲士大夫而吾以翼明爲有子初不爲
子之蚤博一第也則今日之視老年嫂而以爲通
亦初不必其翼明之登第而仕宦仕宦數十年

公卿而與厥配偕老副笄六珈也君子樂得知已
知已而卽不遇固不以爲憂惠才不老不大或既
既老而一出而闢吾君亦無庸乎矣願賢婦人懷
得賢夫子與其不得賢夫子而徒偕老無寧得賢
子而或無偕老而德予爲兒初授書讀大義時初
思繪錦聞恩及父母殊色喜已尚及身之後亦及
妻絕然起而與塾師執而力爭以爲夫妻逢人也
以因緣適相道于一室其何功而與周極之父母
微推恩也此雖兒童之見乎而實有理以此念之
夫責易若以子貴得夫賢孰若兼子賢以爲婦人無
闕外之稱于是二焉者也雖云然而夫賢決不可
婦力也子賢則斷斷乎無不稱父母也孔孟之子方
也其功皆沒于妻而見於母以翼明之一生贈證
白舉賢書而奇于文從暗中摸索且以爲不爲少
貴介公子也而故抑之其真少年貴介乎其亦可
謂少年貴介乎曾子七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
奇翼明者不惟其貌不惟其年惟其氣氣及身而
也今日老年煥然其首諸子諸孫何何而前一

如翼明翼明爲不妻矣豈惟不妻亦方穉矣且未
矣而况翼明當日其得不以爲少年貴介乎抑之
少壯而以大發於晚年與其抑之於身而以遠昌
子孫也厥義惟均厥事惟宜也此朴茂醇古之功
非父家缺若之效也

壬午

卷七

001051

金一萬五千

卷七

華亭與縣近溪先生論伏梁公張東之事謂古今
亦有不繇已者近溪較然曰公此言知東之不知
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東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東
雖去而東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錄斯以觀
生出不出皆可勿論先生之門不但如海且如湖
川相迫纔纔相繼子子孫孫其勿皆引之矣豈有
哉諸士大夫爾先生者欲竟知先生之壽乎此其
以爲先生之壽也

壽旌表貞節吳母程太君八表序 乙酉

不孝與友人程希呂定交三十年前卽知希呂有外
家兄弟傭人吳子長孺長孺母氏節婦程太君更十
年而小子函壻於吳實長孺曾祖兄弟因見長孺家
公子含次公去非以文章著名又十年而長孺以子
舍去非執易開業於大儒程先生子尙學聖人之學
余時已友子尙先生數年不能深知子尙先生而長
孺顧先得而以爲二子師益敬服長孺而因以小子
師之又更十年而長孺以家公子含與小子函壻
余又見之 八表七序 三五

女姻余不喜爲子得劉而喜爲子得勝長友而以姻
重聯也今正月希呂從容爲余言程太君以二月初
二十八初度子爲我壽以一言余旣諾無何而小子
函重告余如希呂言余始愕曰業諾希呂矣母不壽
白今不可以易亦不可以重言也先是去秋十月
長孺六十初度諸親友之欲以文章爲壽者長孺皆
謝之小子函意以爲今太君亦復當謝故不及覆白
而不知長孺特謝諸親友之以文章爲已壽者其壽
太君壽者則不謝也諸爲已壽者不謝爲母壽者

子之道也孝子之用心也重視父母如重己身以爲
未足必加倍焉自身通而妻子而子孫而不敢不
者皆敬吾父母也今茲以一言壽太君雖微希呂
見屬余先諾固當先爲希呂言念長壽仁孝之屬
不以子之兒女姻先於母之猶子亦仁孝之道也
與子尚論域中有二大義親親與賢賢是也論二
孰先莫先親親端親親足以統賢賢謂賢人者
以能事親之即爲賢人焉故也論二義孰強萬物
賢人之所以特靈於萬物者不惟親親而尚能以

齊之爲貴焉

三

齊之爲貴焉以爲性命之親親於骨肉故親親賢
并峙域中惟舉事親而後親賢二義咸在焉雖大聖
人不復能揀別其孰爲性命而孰爲骨肉也婦人太
義篤於夫家而裁於其父母與男子大義篤於父母
而裁於其妻子正相反焉以爲婦人從夫義不得
行於天地之間而不得以禮制以義裁程太君
太翁垂見背撫孤子當戶而今笄子及孫繁其生
子及孫大其門且學聖賢之學極莫才之選而不
賢科名之望此母非徒母也直父焉矣非徒父也

師焉矣然則太君亦非婦人也而大丈夫焉矣聞
山尼答學人有無男女相之句淺學厭末法不遵
律喧騰混祿但將此義恨不抹殺不知聖賢固
下婦人之不能丈夫耳不能丈夫則不得不還之
婦人之分使婦人而能居然丈夫者固聖賢所深
而以必如是而後稱聖賢婦若太君者其可以婦
類哉不可以婦德頌則不可以兒女言喋喋不可
兒女言喋喋則不可以兒女之姻爲進言之稱於
爾體長孺事親之心敬太君丈夫之樂則莫如

齊之爲貴焉

八

三

戚而余卽因事親之道統賢賢之義維希呂爲余三
十年老友因而子尚子舍去非以及小子固皆以文
章道德立千古師友之道爲一世因緣之雅揖長孺
而進爲太君言之使今日盈庭之人共知仁人孝子
之心聞性命骨肉之理知道德學問之貴而不以爲
腐爛而遂不徒以人世一日之科名富貴爲重以
一時之人心風俗以此爲太君壽不亦盛乎

紫七

題伯翁仰山公像

仰山公與先王父同行長先王父三歲自垂髫同
至垂老相友好不替族里敬先王父正直愛公深
隨首履肩稱兩人瑞公以盛德奇節名聞西北西
諸商悅而歸之如父兄起家吳閬子四履過閬初
庚申見公家方盛自閬以外列肆者皆榜公名于
以召致諸商雖不盡公家公家大端居半再至
卯又再至爲庚辰今年以被召命不敢家屬
遽道出閬則見公之後能繩公式以特立于閬

金文見集

卷一

七

求之今而幼舍爲最著今見公像追念先王父面
儼如在前幼舍好讀書能文章爲恢先業不得不
身于此幼舍既孝且友族黨無間言又善與人交
故不棄衆多智略誠有用之才天子一日行
此當事之所求豈惟恢先業而已因并書于像以
其後人

卷七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畧目錄卷之八

唐中丞傳

郡司李生祠記

重建南漳魯侯永墓祠記

建陽令黃侯生祠碑記

重修黟縣學宮碑記

莫尹太翁太母

莫君召三兄

祭汪文烈公

墓

卷之八

太學生程君墓誌銘

程文學墓誌銘

家墓誌銘

讀因清興記跋

勸輪修汪王廟引

王氏家規引

巖鎮暇脩社引

黃石義防引

告郡邑人

友助事宜

諭各鄉社牌

目錄

卷之八

唐中丞傳

皇明御八極疆圖縱廣盡萬里而楚適當天下中
顯陵屹然中都相望。今上龍飛殷憂多難壬申
寇錄晉八秦豫延夏及楚楚境若邊境補江漢
監司皆以選才舉。天子時衛全楚節鉞難其人
廷議僉推唐太常乃報可太常名聯別號中樞新
之歎人也是爲唐中丞以是年出撫楚至乙
凡官三年皆躬行問無幾何時得生省會而楚
既長且橫其頂及秦脊當中州顯支于蜀而尾
南其凸胸開面而當賊鋒者橫二千餘里不得翼
亦無從策應方西北邊辟如自關外故關鐵通還
永達上谷雲中而貢一撫獨當使。無入當是時
東寇方曠吉安將入長沙臨監土寇又駕餘艘順
而下劫長沙庫獄屠焚報楚人震恐中丞移師
豫章聚粵東寇由通發兵用間入賊巢擒渠魁
臨盡又水益高大等聚衆稱王結寨江湖間買
得通中丞用奇盡蕩之癸酉之冬則寇盡渡河大
至分東西部交通。陵寢門戶中丞月大雨雪

夜先馳入郢分兵扼險投諸才升周元備吳國
方暑度寇所必出廬山間道設死士伏以待果
大破之斬其帥十聞羅賊氣奪而西遂圖荆門
將楊正芳兵至再戰再捷荆國遂解楊正芳者
中丞入楚時即廉知其能特相委任授以反沉
精奉令屯湖北備緩急者也未幾寇復從光羅大
分犯新黃承德聞而前所調護。陵兵適舉
遣徽全楚督震乃用三司理拔肖從事急調施
及女官冉氏兵督以一司理駐京山爲郢聲援
却走以一司理密據水陸咽喉爲五通口伺賊半
而擊得大殲焉以一司理上下水陸間相與翼
賊不得牽舟渡河而中丞自駐漢上安諸商鎮
時定籌策勝亦仗劍赴援。陵寢藩邸間若不知
寇至有功垂就而議起坐以失糾率屬吏。上
已予免歸戍寅大司馬錄論前功。天子追念復
官予賚白金已卯輔臣奉。命督師士大夫望中
再來用楚人佐馳除而中丞以積勞致疾竟不起
至中萬歷庚戌進士先授武昌司理以難去再

封入爲吏部郎馬忤諸君子落籍上登極
拜聖卿晉太常後學金聲曰中丞而後爲楚中丞
難矣萬歷壬子中丞理武昌時聲方督讀書武昌
從市上望見入棘開閣諸士子開門噴噴今閣
宛厥無擁擠苦地砌石免泥滓君子哉唐司理中丞
以司理例推授務三月所餘金近萬悉上而官用
治開門街其一也是歲中丞分較所首得士羅宗
黃江後爲予師中丞有孫獻遂聘予女子時侍立
生澤未嘗一見其怒容有同諧久失職且重遭

金六

卷八

而大落瘦厚遇之一如方類官者歿而卹視其子
少衰中丞有弟斯方中丞在楚爲予言曰用兵安
猛而吾兄性慈行間用財欲汰而吾兄性廉其不
與予謂不然刑濫則失威賞輕反無恩必如是者
爲宜稱今之邊才吾皆知之矣中丞之先世祖有
定公國初高皇帝過公里問太計以不嗜殺人
稱上旨嗚呼惟不嗜殺人乃可使殺人嗚呼
其繩武之貴矣

同李生祠記

公去而入朝於今且四年邑人之欲祠公者今始
祠焉天下之爲祠如是祠焉者寡矣何故哉或以
公之祠也難何故難晉曰公之去上自士大夫
巨室下逮氓佃牧豎孺孤子無不合口一聲謂
邑之宜祀公也而不知其何以率無一二人能以
一二人之力齊其一二事之感而卒成之一二日
間者也冬深寒隆日之溫不如燎火之炙人之
滿者不越咫尺溫且普一天下及時之趨

金六

卷八

四

於是天下寒氣盡耳雖夜沒陰雨而霽煥初不必其
時出而炤人也公於邑非有字牧之任也不過視
凡三來視而通計之不遇數月其要勇于爲邑大
民害而已邑所謂害不知邑之深者以爲是固諸
人受之邑可堪也不念邑固耗敗不忍言矣且是
害其自中家而下莫不并罹且中家以下之罹是
也實又有甚能鈞執而無剔之則若寒氣盡耳故
受於公者莫不薄也公方去而卜公祠之第定
日過祠之址而咨嗟嘆息曰是祠廟不就兄也

祠之址而低徊不能平日是祠胡以久不號百姓之意若相責也者以爲莫不有所受於公也獨吾君乎哉乃久而悟相責之適以相推也能集衆未嘗不多如是而且相競會歲大稔刈獲之後不決旬垂歲祠所用人之輸計不下千家其力不能不從旁歡呼贊嘆及其力雖不能而感奮欲輸而以其力不能而謝置之者其人皆不與焉邑士大夫鮮居田間余雖承乏嘗操筆爲記當時公卓卓余亦落落公不我罪我亦不公豈非以同籍之故今有私可阿也嗚呼

卷二上

八

五

下之利如是祠焉者盛矣吾行天下見有祠處卒聞其土人往往爲言初不必盡出百姓之意其百姓之心欲爲其人祠者往往或不得祠有其人見當官者離去而廟貌已僨就不則其再來而臨此地上官而其民再觸而感感而思思而典事或買宅作廟則亦有在數年後者矣故每宴念言彼有一二人能以一二家之力奮其一二事之感而成於一二日之賜者以爲雖不百姓乎猶其民爲之也嗚呼盛矣

重建南漳魯侯永慕祠記

庚辰

邑故大父母魯公名熙字子興號樂同楚之南漳也今於休爲萬歷丙申丁酉間蓋公去休而不覺始生然聲時聞邑父老生論間數縣來邑大父魯自公前或自公後至於公則正色莊容莫不嘆息爲流涕往往若大孝子與人常語而忽稱及亡父即歎嗟不自禁者人何故思公乃爾豈其後果無公與抑如公亦實大難爲繼也公採冰藥一分數載在邑實難繼邑不幸虛有富名而盡吏猾所奪

卷二上

八

六

望奸人上及他途異郡縣士大夫久之以賄得官於縣而欲取償于鄉而因搖尾開舌而來欲與爲市如虎狼等輩從中鼓煽之雖賢者至止初未嘗不圖其厲而其後卒不能無動心而惶惑錯亂以喪其所故曰公採冰藥在邑稱難也然于公則非難如公則余所聞先輩言士大夫廉介侯如婦女守身雖曰節失之固夷於辱人賤行而屢而能全亦必不可爲盛德不可以畢能事此語在他入未敢承若公允當之耳公遇士大夫無對不肯以禮初無所

問問地方事民聞疾苦出于至誠其以私干者不峻絕也而自不獲快其私奸民奮其智豪民無財莫不自以能號召士大夫而移動郡縣者獨至前不知其何以自廢然而止其較士亦然公誠賢才區區百里何足以盡公之所有亦何福而堪以公大德而敬望公之後復有如公者繼起而以公言可以聲遠之君子而得不更生難道之想也邑容言邑爲虛名惟實禍爲邑民言之也暨其後則官與民同受之官于此者其初殷殷然不知其爲

金不其望 一八卷八記

而其終莫不望望然自以爲大不幸大抵官于此而如公之爲君子者初不失泰然而爲一君子而或不能如公所爲者亦枉自與公相背以徒取丘山之損而初未嘗有分毫之益且士大夫之賢者得公而果可以相與有成而其不肖者亦如獲屨師而得不至於終歲僕僕與人爲市以爲閭里稱大靈嗚呼若公者豈徒其民思慕焉而已亘四十年而祠之可以爲祠矣嗚呼今之祠皆其官自未遷而驅其民而爲之去一二年而爲之者尚不可一二見也况亘四十年

乎予以見公之盛而亦見邑民之醉尚能遠感故父母之恩雖虐未敢仇而撫則必后則其恂恂不言之意初不盡爲戚所劫而後之君子其亦毋誤爲頑而少如存念也且安知旦暮間不有大君子公者繼起而感觸於斯文以邑民爲可敬而大德之用移風成俗乎是其不可以無記也於是爲記

金不其望 一八卷八記

建陽令黃侯生祠碑記

建陽令黃侯去建陽建陽邑人共爲祠生祀侯祠
紀侯德勒石而遷屬爲文者新安在疾子金聲也
安去建陽二千里何錄而以新安士大夫從二千
外操筆而爲建陽令紀述功德縣新安人客建陽
歸而告其里人其所客建陽有令黃侯治建陽治
其卓絕云云其廉潔而愛建陽之民不啻其家人云
云不孝從旁聽而不禁色動以爲 今聖天子旦
得賢相也雖然不孝則亦何恃而據新安之客是

金二氏集

卷八碑記

九

歸而相告語者而遂以爲誠然而不禁色動以爲爲
今聖天子旦夕得賢相也噫嘻今天下之民其在此
者慘已甚其在南者困已甚矣二者吾新安並受之
新安不幸土瘠地狹能以生業著于土者什不獲一
其勢必不能坐而家食故其足跡常遍天下天下有
不幸遭受虔劉之處則新安人必與俱以故十年
天下大半殘新安人亦大半殘而相率而南求食
于南之諸山海郡縣間者亦往往而增蟬蛸甚楚
尾流離既不能比昔日之舒徐容與而郡縣亦錫

若分疆畫界相視如蠻貊異國上芥大焉初不得
若厭且憎豈誠有取厭憎之道與抑時勢變且
民易虐乎云爾不孝時靜而視此諸郡縣非無賢
也非盡不廉潔愛民以所聞且亦似大廉潔愛民
而不孝因念觸心慨嘆以爲吏治巧敝人心風高
以不古雖甚廉潔愛民之吏而亦終不能無所操
去取以廉潔愛民此其伎倆以治郡縣或有餘若
夕人佐 明天子庸得無更商熟圖哉吾聞君子
廉潔也非以其不可取其愛民也非以其不可虐

金二氏集

卷八碑記

十

實有大不忍之意故廉可取而有所不取可虐而有
所不虐豈必問其民爲吾土爲吾寓而一以爲吾民
一以爲非吾民以其大公至正未嘗以所寓之民爲
非吾民而少弛其廉潔愛民之心則以余所聞於人
其廉潔而愛建陽之民之心亦必不認認以建陽之
民私爲吾民而少狹市恩于譽之意其廉潔而愛建
陽之民也其乃可以爲誠然矣夫如是天下之民孰
不可以爲其民是雖其令建陽時而居然有包天下
之度則以新安士大夫從二千里外捧筆而爲建陽

功德如前耳庸遺乎哉

莫尹太翁暨封母 庚辰

嗚呼大會不偶二歲之內喪我多人前夏從父伯之變吾操同魚山沂江上也而即得內人內急返新安吾乃以內人緣牽斷而不獲親奠老伯秋爲家仲兄駕病馳來未至而仲兄卽世哭來卒而問老伯毋則已先仲兄兩月非仲兄予不卽至非尚不聞計是吾以仲兄緣牽合而獲親奠老伯毋因以追奠老伯兄弟之緣勝妻子孝弟爲本之說然與奠固當有言而吾咄咄欲言而格格卒不成言

全文見集 卷八 祭文

蓋與宣子相周旋數月至今兩尊者寃窆之日而乃洞然其可以言也吾與宣子是同里相望不千武長同學已同舉已同公車邑落落健兩人而卽以一日間兩俱進土吾兩人豈嘗交談吾以才短姑藏拙而天下多故生民糜爛固未能一日去于心旣從史山不卽出則日夜惟引領宣子一日人木天拮據茶不則亦問夜琅院一痛論天下事爲諸君子所說不到用慰 聖明而反遭譏構吾不能無大恨心而商尊人又不少需以觀其立即奮翼而

兩邊相繼背指吾宣子以去此豈可解哉而吾以
數月見宣子之趨大道日以銳其發無上心日以
其知夙非見新得也日以高明而光大吾目且日
而意且日消而乃洞然悟宣子之不卽受知
不但爲宣子微恨而且以此勝因盛緣非其
夙生修行有力具大福德未宜有此因爲宣子諱
文成才與學雖俱千古其生平最得力則斷斷乎
受逆瑾挫折而問關海上困病龍場時惟宣子亦
願謂予言誠然也語有之夫人之生也必有故

金文忠集

卷八 祭文

十三

其逝也亦必有故而去爾尊者之生斯世也來而特
宣子也以宣子之才一再試之寧與涇恍恍乎其寶
劍出匣怒蛟離潭也而爾尊人未嘗一日以其才爲
喜而翻用爲憂知子莫若父母非爾尊人不知宣子
之才實知其才而以爲其才過大而肆而天下恐無
能用之者而宣子自亦不必能以其一人而用天下
之才固日夜圖有以假之裁之老之而特未
其便而幸以夙願往因無作妙力令諸龍天一反
手於小人蓋自茲而日遠幾幾乎其退步古人而

必可以大有爲于天下也於斯時也爾尊者其處
以終身無患于吾宣子焉爾旣可以無患於吾宣子
而爾尊者爲宣子生來之故當已釋然而亦遂可
去焉爾雖可去也亦可留也而奈何其亦不少
而吾固又思之往宣子之治涇也涇民頑宣子治以
征爾尊人曰必寬之宣子孝友天性旣追子爾尊人
命不能無從而又不能盡從而時恐爾尊人或聞
而重傷其意也其挂人則遠而之子大門之外其
爾尊人歸宣子一旦寬涇之人不知其所繇而

金文忠集

卷八 祭文

十四

宣子自寬也丙子春予入涇署見坐間壁上字起讀
之宣子懷然而言此爾尊人訓往在署時未能盡從
也今去而予日夜以思思爾尊人於爾尊人言乃遂
不忍復少違予大感嘆而又安知爾尊人不以今者
一去令宣子勤哀思慕而益佩服其生平慈訓日夜
無數以爲蒼生造命者以爲或友遠過子爾尊人生
存之日也世尊有言我若常在汝等不生難遭之
則今爾尊者之去固卽如往昔自涇返嘉時了無以
異而聲亦惟盡力相

慈訓而盡其才精實有造于中原南北
中豐而聲聞其間一若與有力焉以是報兩等
甘翁子之意云爾

金匱要略卷八 雜文

祭弟名三兄文 甲申

嗚呼吾兄此吾家吾族吾鄉之仁人孝子也吾兄生
七月而失所生之鄭孺人迨五十年而孺慕不少衰
事叔父未嘗少違顏色事所撫之程孺人不啻如所
生內自兄弟外及宗族旁及諸親鄉黨遠及異方以
客遊子孫楚吳越之間未嘗與一人有忤嗚呼吾兄
此吾家吾族吾鄉之仁人孝子也兄質弱而神強昔
以爲空有高壽去夏在楚遭兵賊交紅之大變在兵
刃相接之中而卒賴神靈之擁護以不及于難以爲

金匱要略

卷八

文

七

此兄仁孝空壽之儼而不謂今歲賊陷神京

先皇賓天之後而兄方在閭遠無疾長逝也君父
之難方慘而骨肉之變相隨嗚呼痛哉雖然兄斷肉
茹素二十餘年于茲篤信三寶永斷三業臨命終時
神志清明一心不亂則兄之存順殯寧固可以無憾
也叔父雖有壯子之痛而健飯健步鶴髮兼以鶴骨
童顏兼以童心壽方未艾而兄之二子皆卓然成立
二孫皆英特遠器則兄之俯仰亦皆可以無憾也諸
凡弟子姪雖不能已于慟哭悲涕酒滂沱而凡則

可以無憾矣行卽爲兄厥命三寶薄奠在筵惟兄之
靈尚其饗之

金本史集

卷八 文

祭汪文烈公

甲申

嗚呼吾何忍哭長源長源乃幸得從

先皇帝以行以天下之大其甘心從先皇帝以行
不過若而人而莫如長源者長源不可謂不得從
也吾何忍再哭長源雖然吾自五月間聞變至今
忽忽如夢也吾不幸在苦塊處萬山中無可告歸
望長源忠魂來歸耳嗚呼長源歷覽今古但有史
以來有君如先皇帝而如是焉以祖落者乎有
焉如先皇帝以必安天下爲志日夜汲汲以安天
下爲事而不唯不獲安富尊榮而且如是焉者乎
呼長源吾自丁卯公車在道聞先皇帝新政日
月異而不覺手舞足蹈不意當吾世而幸逢聖
天子所咨嗟慨想而不一遇者吾甫生三十而
一見也及官庶常日夜讀書不忍暇逸如先皇
之臨而坐督其上聞先皇帝發一言出一令不
何以令人流涕不能已也吾見諸大臣及諸名
入都非無賢人君子焉卒未見有以必安天下爲
以愛君爲心以格君爲學者吾祇慮日月深久

皇帝之告或賁而勤或倦雖有大人後起慮無所
其力耳嗚呼孰知 先皇帝之志亘十七年未嘗
哀而輔佑 先皇帝之人亘十七年終不一遇也
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
嗚呼孰意今日如吾長源諸君其初不獲任天下
而卒以其身死天下事亦憂憂乎其難也哉嗚呼
源國君死社稷恒以爲言歷覽古今但有史冊以
難爲國君死社稷者乎史稱金哀宗無愧是固嘗
數屢遷孰有 先皇帝之爲萬里生民拯燕拒

金元史集

卷八 文

一

已已以來十六年如一日而雖有群說不可復奪
經危困未嘗少動必至于力竭而後已者乎是直
其身以爲萬里生民豈徒徇社稷而已乎嗚呼終
讀聖賢書不知所學爲何事一朝享君父祿莫識
思所從出以天下之大方 明聖憂勤之日鮮有
焉源子君臣之大義者也所以樹臣者爲君也所
立君者爲社稷也所以定社稷者爲萬里生民也
嗚呼此君臣之義所以無逃于天地之間也悠悠
焉爲而使 先皇帝至此極也是其天乎抑亦人

先皇帝之德合堯舜皆 先皇帝所自有而
皇帝之勤不如顧非 先皇帝之過而皆臣子之
也嗚呼天乎人乎臣聲不才辱受知 先皇帝而
以病歸非 先皇帝之棄臣而臣之自棄也微臣
田十三年不忍以一字入長安不敢萌一念于進
夢見 先皇帝極陳治亂之由微臣言所未言而
先皇帝亦若聞所未聞而若以臣言爲然若太平
屈指歲月冀者如是者不知凡幾度也嗚呼痛哉
嗚呼長源君臣大義固初不以君恩之厚薄爲厚

金元史集

卷八 文

二

微臣豈敢徒聽君恩哉嗚呼吾昔官庶常長源令
竊及長源入爲史官吾久歸田里居吾見長源亦
然向與長源言舉天下之大無一可恃獨恃一
皇帝至 先皇帝而徬徨四顧實無可更恃者特
乎天可恃乎舉天下之大群仰首而恃一 先皇
豈有幸乎君臣大義幸相篤于拮据卒藉之時而
乃不幸特見于死生存亡之際嗚呼長源今從
皇帝在天從

二 輿列宗在天追念前事誰秉國或具有憾乎其無

乎 今上龍飛自南諸賢暨前車宜將三千一以
與之業固日可俟而 先皇帝終天之恨終天之痛
離終古未有極也慟哭 先皇帝卽慟哭諸君子在
先皇帝左右者痛恨與日月山河俱終古矣其爲
以長源爲得所以贈謚爲長源今日榮而對靈輿
吞聲相慰效朋友私情哉嗚呼長源吾懷無盡而言
有盡吾不忍復多言也嗚呼痛哉

太學生程君墓誌銘

君諱開祚字仲延閩寧嗣程公朝京之孫君少負
氣倜儻略小節公謂此孫也才然懼其太逸恒加
稍長遊學吳越間時葛肥驍先生開館湖南見而
之恒語君吾成進士未得冠軍願以爲關吾及門
有起者子其勉諸萬曆己未聲與君相識于邑之
氏館君時集諸名士爲文會得十二人聲父在堂
人士無一識者十二人中有程君玄洲與聲遊于
間爲君語君往從肥驍先生所見聲試卷私相事
金文尺集 卷八文 三
時亦弟以爲楚人既聞大喜躍遂因程君相相君
四方于人文字少所屈服每聲一裁出則不吝口
亥聲始學佛自楚來君共飲啖見聲斷肉問所繇
具語君心動曰是信然向吾與子僅一世朋友耳
知前後無量世何以入大道今與子重定交自是
淨戒酣于佛書比聲北遊歸再見則家庭宗黨悉
君長者君胸臆日益豁遂欲棄舉子業不事曰吾
欲讀盡天地間書以爲快兩尋人以爲如此子生
不在科第中會君弟開祺者負美才亦有學道志

嬰疾卒兩尊人鬱鬱不樂君曰吾不願吾身無以
吾親遂復發憤爲舉業文字文益以奇將入試偶
暑誤服庸醫藥增劇僅得終場事歸師竟不起先是
君與聲同讀書白下聲不及送君就試君歸離處
意氣自如曰吾試文頗不當落吾竊憂此日南雍
諸生多欲爲魏瑄建祠者予謂最者以子辱知大司
成群爲子言子深匿以避之大司成固持不可矣
下事若此若幸無恙雖不及今日成名固佳未幾
霍敗君不及見而卒卒年三十有二卒之歎目
待聲至撫其體哭之而後瞑聲椎鈍徒有志苦不得
入始君語子龍竒文集可觀也遂以余頭本見昇于
讀之而時有省北遊歸子學耽靜寂不勝事君時
半偶大師再三拉子請益使子心頗發明朋友間
君與聲可謂無負矣將葬君尊公語聲吾子友朋
如子子當銘其墓銘曰今世誠墓諱浮其人與君
古友每字必歸于真君不錄錄取名鄒曲天賦才
壯而自篤學難道散哲人多雍君見其墓未見其
君才如賜君壽乃同回不生在上庶其壽來

程文學墓誌銘

君勛名士貞字汝亨後更名文別字蔚然邑之
人也君生而穎異不好弄甫十歲能屬文尤好爲
文辭偶儻有遠志遭大璫柄國卽感憤形諸文
今上之六年癸酉補邑諸生已卯應試南畿以
積勞道盛夏行遠道發病遂不起君無後君弟欽
來爲君求誌銘曰未言神行速未及出而涕泗
悲不自勝嗚呼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余先世本程
公後與君族也生四十有四年至今夏方一週
凡見其山川人物廬舍宛如兒時已遊歷地追念
然君之伯父聖俞父公甫出止余宿爲黍而食余夜
發深省不能寐以達旦何况同胞君曾祖九峯以義
著鄉邑曾外祖吳密由篤學志道出近溪先生門爲
特名儒以川風氣朴茂俗好勇而上義雖荒亂歲
賊不敢睨其門浙賊之睥睨邑南諸鄉者雖倖
不能善還遂狼顧拘牽而不敢入爲邑東南重鎮
號仁里而君家孝友尤特著君入試督學同坐生
書原壤作原壤君急詔改正旁一生止勿語此進

將獨不可幸誤一人君嘆曰是宜人心君平生存
大都如斯額充是心也雖以佐 聖明定太平有
統誌而爲之銘銘曰 仁必剛總角奮筆誅大
必仁不爲已利忍誤人聖賢種性定如此君雖死
有至性之兄弟爲君悲哀而壽君以史嗚呼後之人
知逆終而原始其亦何用乎迂仁義薄孝弟而惟
牛馬其身以篤念於孫子

金八貝集

卷八

三

家墓誌銘 壬申

先王父諱廷銳號望山世居邑之四都隄山本出
澤公後有肩公者始遷焉以金氏絕軍成補伍率
俱金自肩公九傳而至先王父先王父生敦日曾王
母卒十歲而曾王父卒先王父少好讀書既孤苦始
棄而棄賈遂發憤教子孫雖折閱不屑意家日落
不少衰先王母備茹荼苦以相成也先王父生于嘉
靖壬寅二月朔一日辰時卒于天啓辛酉二月初八
日戌時享年八十先王母出自吳氏生于嘉靖甲辰
六月十三日午時卒于天啓丁卯十月廿一日申時
享年八十有四生老父僅諸父五人老父長也諱文
耀勅封山東道監察御史老母出自吳氏勅封孺人
生相簡暨聲三人相生于敦淳敦潛簡生子敦淳
生于敦涵仲父諱文電娶鄭氏繼娶 氏生子鼎
生子敦淳敦浩次諱文震更諱陶朗邑庠生娶汪氏
生子經綸維經生子敦濯敦洵綸生子敦藩次諱文
雷娶余氏生子星次諱文霖生子裕毅裕生子敦
訪姑三長適陳坑施天佑次適長齡鄭惟賢次適

村曹嗣舜凡為孫男十曾孫男十孫女四曾孫女
先王母之歿也遺命必合塋不忍悖卜地得大林
老父曰先德不可殒當述行求世名文誌墓命聲
紙筆聽老父暨諸父口占次而書之書竟聲進曰
後也孝子慈孫為異時陳谷長慮耳若不效先德
要令先人精神浮于楮墨使奕世後如見其面暴
是是所述足矣王父一生好篤實厭虛文浮語
顧自作字不敢求人老父暨諸父許諾遂默愴自
而綴以銘

金公集

卷八

三

銘曰誌銘大義何所取截石鐫字覆以土曷為相
薄俗詡藉不情浮文飾觀覩居然有孫而不銘其
陶復陶穴事胥宇天立厥配共茶苦嗚呼世有盛
亦儒而賈惟強禦不畏而鰥寡不忍傷以是受天
降而孫子禽羽有子治喪白髮黃耄究然其五
光門戶門戶幸大何足數高山長水踞獅蹲虎隱
隆隆大林幽阻既安既宅于焉終古

讀因清與記跋

因清與記者何記當湖陸公來守新安數歲中諸
課獻辭及他詩文并所撤聲聞一切有文字可記
也記之者何郡與人念公將去及公之末去搜而
之使勿逸也何以存之不能忘也公來守吾郡於
四歲余屈指計見公自公辛未下車已而壬申春
老父鄉飲酒及今歲諸長者以議防寇暫相呼到
入見公共三度耳余見公亦罕矣然每見則坐
風神冷我自醉已時時聞村吏市兒共傳說公
則使我樂聞如時時而不自覺其稀也而公亦幸
我格外不見我疎簡公豈俗吏哉公來守吾郡且
歲矣劍當久得遷而淹不還為民累也嗚呼守令
難為自其能者至于應功令及格而已才竭氣索
况更有餘力圖及其民焉者若所謂不為俗吏或
自標舉能跳海書外稍弄翰墨無自環顧斯為
至於積日累俸則與旦暮崇賄孰肯懷重絕人命
作時賢之心而全 聖天子法外深意真若古
之為暨諸一切務為靜以安人莫不稱是乎吾心

公矣公以愛民故累不得遷民不忍公之失德而不得遷也公一旦遷卽舍吾民而去民又不忍公之而去也豈敢謂後來者之遂無賢守也卽幸而繼之得如公之卵翼吾民久而相淡若今茲乎吾又有繼矣古之爲吏至長子孫若良二千石著卽入爲三公及終而卒執牧守猶或開更迭焉之國初內漢太守以得民故爾郡數十年歷銜至卿貳乃召而去惜乎久任之說士大夫多條具聖天子屢許勤而奉莫之行也誠如是公撫民且有歲年何用急焉

全工集

卷八

七

知而皆盛事也噫安得見哉

歲此編或曰更久而公蹟後且不勝紀也或曰更久則深閭醇無爲上下相忘或無可紀之二者皆不可

勅諭修汪王廟引

萬歲山汪王廟以言乎一方則六州保土捍患之神也以言乎朝廷則陰助王師亦開國佐命元勳一部也新安爲神京枕席而王降生其立國也始于此山高皇帝特勅建廟歲首致祀所望王竭其忠貞和協百神以靖我萬姓王之護境保民以報我高皇者庶幾益靈而今廟貌不修臣子過之而如不見焉有急國勤民之心者不忍爾也敢告父老遠

無怠

全工集

卷八

三

王氏家規引 辛未

神廟之年吾比隣王氏有樂然子者率其家人以禮
學爲事時方總角隨父見詣其宅而喜怡者累日無
論其他當其時見其子弟于周旋進退出入几席雖
無不一一謹恂惟父見之令行而禁止此豈可不謂
之盛族哉吾長而知學時走四方憶翁爲人歸而問
之則已即世屬 熹廟之末有僞學之禁不敢復言
蓋事雖 聖作物親而敗氣不復追念曠昔老成凋
刑不勝感哀之感幸得寬放閒步而王氏尚猶有二
三老爲致吾名輕請翁時一相接即津津談此事不
置口出真有樂乎此者非苟而已也獨其後起諸英
少方之昔時所未敢知要之民間斷未有家用子弟
爲政而得見淳風美俗而得獲吉祥善事者其子弟
抑亦何樂乎此且尚有二三老在今聚族而營祠祀
夕落成祠成之日則又正家之始也二三老躬行而
力砥之夫復何憂將見日異而月不同予得拭目而
觀焉

嚴鎮暇修社引 庚子

今上之十五年冬 入犯及徐淮中原賊復張大
不能支遁武昌遙邇而下江洲至池陽明年正月
入承天荊州二月陷斬三月陷黃郡縣之去賊猶
者玩而不備近者震而走亂兵四掠兵與賊交江
安諸郡賴諸當事賢守令少有寧宇屬諸子弟以
震故無暇暇逸習治爲社今日暇修各鄉響應而
之嚴鎮地形居六邑之中有藩以周相聯六十餘
鎮去東家不二十里守望可相及而此六十餘人
忠孝自矢不欲以賊遺 君父憂非徒以武事聚也
走筆識之

黃石義防引 吳未

天下初病 不得不用兵以制之已而中原賊起
原之賊非賊也卽鄉所持制 之兵叛逃而爲之
也昔也 與兵交証今也賊與兵交証嗚呼將滿
鐵賊祇知用兵而不知用民則未有不困者也今
東諸郡方之尤幸不苦賊而不幸駭苦賊未必苦
實先若兵當事者勸諸郡縣各厲民防守令家
禦而吾邑之表表者有黃石諸君陸象山先生白
面駭焉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嗚呼知用武
不知用士則亦未能用民者也以英士而用其俊
士卽爲將民卽爲兵南而北而塞且耕且讀且
且戰天下太平之期日可俟耳

告郡邑人 吳未

守禦一事須兵食雙足故團練義勇守嶺拒險皆
實格有功必信而後義勇用命此俱不能無大
邑人自爲保身家計公祖父母特督率我爲我
畧地威靈以扞衛我者庫藏如洗豈能屢損俸
地方用此勢之所必不擇者也今四方多故新
面皆倉亂及今圖之猶以爲晚乃復泄泄使
幸以爲賊未至而可以無先圖豈知後賊至而
當皇無亂雖欲圖之豈有及乎惟高明互相警
嗚古人有言積貯天下之大命也有此足恃合邑
才同合邑良士大夫奉賢公祖而爲地方慈雲深
何爲而不成何患而不捍輸貲者姓名不聞官用
不在官所輸貲亦不在官其司收支士大夫不得
未輸貲者不得與惟輸貲之家用數人公同輸官
邑士大夫同合邑人公衆清察

友助事宜 凡十五條

畫村落四子

每村爲一區村人數少不便獨立者可附近便村者不便附能自立者聽村人數多或分二區以便約者亦聽

督任事

每區公立一長聽自該一庶冊冊在民而不在官與戶口冊同無論老幼良賤在家客外俱登其上長司之區中又隨親屬居處之便人或二三十或

金工比集 一八八

五十復分畫爲連連有正設一小冊除老六十以上幼十五以下者不列有廢疾者亦不列其餘皆列正司之每人名下直書作何生業無生業則需衣何所自出定爲奸作盜也爲註無生業三字於冊傳亦書於冊限一月後歸業一月不改連正送區註大冊再月不改區長送約約送縣如律治

聯守壁

各區內連正別設一小粉牌除老幼及客外者不其餘皆列於每人名下註用某器械一家被盜

鐸則本村執帶械先出救護各村傳鐸則各村

器械齊出救護但護救鄰村之法於每連內仍分兩班留一班居守本村要地防禦截殺以一班赴期望互爲更換預先分定每間傳鐸聲響人人驚起各連正聚集不得亂隊俟連正照牌點驗有一不出者連正率一連之人至其家問何故不出送長議罰強不服罰者區送約約邀各區共送官即賊究若全不在家者即以賊究

嚴警院

金工比集 一八八

每區於最高處立一更樓置大鼓一面輪派一人照更點鼓置大鐸一面輪派一人司鐸鳴鐸之號惟盜之家惶急疾擎不休本區傳鐸亦然得以別識盜之處以便向前截殺追捕也若各區傳者其法初止急擊一二十聲然後徐緩而點賊退乃止其間不得聞被盜之家疾擎鐸響者可不赴但屯聚截非被盜及聞盜警雖大喜事雖白晝不得鳴鐸鳴者罰銀壹兩

旌義勇

有膽氣相率追迫或於陣上擒得盜者或聞鐘之聲
告明本連隻身伏路救盜不捨者此真豪傑得
正酬銀叁拾兩即不得盜亦酒禮敬齊若不幸受傷者
傷者定視傷輕重厚酬以醫藥將養之費仍爲書
士之名於冊

鼓怯情

今愚人畏賊動稱賊係死命難與圖鋒不思賊盜
財何爲其生命乃比我等更甚我等肯齊心協力
愈聞而人鼓不加多其膽漸怯我等愈聞而人鼓愈
多其膽愈以壯即不能擒拿但相率尾追不捨天色漸
明賊將安往是勝算常在我也奈何誤信賊說以爲
彼乃死命而身當既不與聞有觀又不救援一何愚
昧至此極乎鄰區有聞警不傳鐘者罰虛傳鐘而
不赴救者罰雖隔遠不聞本家疾擊鑼響而查賊
其地無要截喊救之舉者亦罰

習擊射

殺賊貴膽他逆我順若敢勇當先一夫真可以敵
軍不必盡係齊力與精藝也然獨不日藝高人膽大

者學習每月朔日講讀

聖諭之後不拘何日但看天氣清明即傳單各區聚
所逆區序較先較射次較長鎗二者皆懸標格
格者爲銀牌以旌之其餘各藝不便懸格聽人出
精者衆喝米酌大觥以敬之仍記錄於冊擊射之
冊註無生業者賭博不悛者偏強不如約不受罰
不得人餘無良賤皆入但分良家子與勇士爲二

禁夜行

除騎馬以外即官路及各區私路自一更以後人不
得行其釣蝦蟆及捕蟋蟀皆嚴帖禁絕凡約內一更
後復得行人即以賊論至於徽俗每因遊神賽會定
有請猖之舉白晝自可何苦夜行先告明公祖父母
嚴示禁絕猶不遵者經過約內即以賊殺若暮夜演
戲尤爲盜招以後凡我同約即或演戲以上午起至
下午止不得至夜如于夜演者共罰銀伍兩

詰面生

每內區執牌肯行議察有容留區外人住宿其或

鄉人住宿者必查問是何事幹的確明白無弊
註冊某月某日某人家有某人爲某事幹來此住
一夜至於遊食乞丐三五成羣遊方僧道術數可
之人立地驅逐若覺有弊卽昔拘守其人公報約
查究

曉貧愚

今有一等無身家之人謂賊決不及我我可苟免
苦出身不思賊之掠劫何曾揀擇貧富但係其力
取則取之矣苟力可取雖貧者一線一粒果寧相
金六集卷一八

不聞今肯流寇每到一處所收諸無賴亂民及土匪
相降附者勢必不能相信會不轉盼盡死賊及或
前行以抵官兵慘毒不堪狂爲亂鬼乎曾有賊嫌其
貧苦而錄其納款之功乎其必不可苟免明矣但無
賊寇失利身爲良民雖日啜薄粥一盂儘可度日
然沸湯釜中豈有完魚况殺賊而得義財爲義士
重鄉間名實俱厚乎宜悉曉諭咸使聞知

勸子弟

古之公卿卽爲將帥上馬殺賊下馬讀書原男子

也今有身家者豈得端居纂養宜自練習昔以身
先我既不避餘亦何辭每連牌內列名丁壯分爲
班一聞盜警輪居守者卽起居守輪出救者卽行
救萬一有他故必不能出須先期覓一人代代者
得用截殺班內人猶無代也又不出身又無代者
區各量身家罰銀公用至於一應義勇殺盜之賞
較藝銀牌等費仍各量身家上下預先輪出公財
構支給或別有失盜經官等費失盜之家力不能
者取給於此力卽能者衆亦少助之以示同仇之
金六集卷一八

防大警

萬一白晝有盜公行或流言警報各區嚴備鎮定以
待無亂吾鄉村落星布基置相爲犄角卽古之營壁
其是過也今江北流寇殘破數處皆因無備今既有
備以靜待動以逸待勞以熟地待生人以子捍父第
捍兄僕從捍主人親戚捍親戚之兵待無賴不義烏
合津結之衆如摧枯拉朽耳但要普存戒心大第
佛小費而大全顧

諸父老及諸大衆相與力行之約束申明之後其

傳言黨衆故張賊勢以便作奸私幸妻子先爲逃遁
者是非亂黨亦爲罷民一人敗羣爲害滋大無事
官枷責有事定以賊黨論刑

練巷戰

昔有巷戰一法雖強兵大敵聞門延之不敢入今
流寇身無衣甲手無長鎗大戟行無紀律居無積
餘糧所利者人心不齊聞風逃竄因而乘虛劫掠
各處皆立牌不接據與彼殺使野無所掠不通
且坐困吾鄉聚族而居休戚相關大村落千餘家

金元良集

卷八

四

夫亦數百家者甚多地勢利便屋宇堅高誠於城市
村落各練巷戰無論賊不敢至即至亦處處受敵
戰法於街市約三十家起一橫牆中間一門一墻之
中相對爲六十家約二人橫墻之下每邊伏三十
人彼此持鎗對刺賊即兇猛安能側身飛入村落無
城可憑則於村外隨地形立一及肩土墻施放弓矢
村中皆有巷亦如前對刺法久習此婦人女子皆可
固守殺賊

創私闕

人有膽有藝用之於殺賊則爲義士爲豪傑用之
爭鬪則亂民也卽遇不平等等事必不可忍下有約
可解上有公祖父母可鳴柝何私闕如有此等除
兵器及傷人者官司如律擬究卽聚衆拳棒相加
亦不可漸長定公舉郡縣公請重刑仍請枷示

明約束

每區之中多明白了事者愚昧不諳者亦容有之
區長細心將約內事宜解說申明使各連正了然
正又復解說申明於大衆良勇俱人入了然雖
金元良集

卷八

四

及諸十五以下兒童亦須了然諸任事入務奮精
務耐煩講求有不明者不妨質問讀書者卽此是學
異日居官舉而措之卽不習舉業今

聖天子破格用人但求真才錄此而學習實有撫衆
人捍盜登奸之能多事之日功名可力致何必盡
讀書也幸相勉爲無忽無怠

卷八

金正命先生文集解略目錄卷之九

天命之謂性章

君子中庸章

道之不行也章

語錄上

語錄下

錄

卷之九

天命之謂性

中庸脩道之謂教一句與大學致知在格物同全

皆攝此句故其下無傳也

教之衰也各道其道非吾聖人之所謂道也吾

道率性焉者也亦各性其性非復吾聖人之所謂

也吾所謂性天命焉者也

朱子曰人皆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天者

物之大大不可得而名強名之曰天成形之大者

謂天也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至於天而大統同矣

金正命先生

卷之九

一

伯亞旅差焉而統之於父母卿大夫士差焉而統之

於君王無不齊而爲萬有不齊之所自出也是爲天

以其命於人是之謂性

命者天與人相接也無授也而若有授若有授焉以

明其不敢自私也無授也而亦若有授若有授焉以

明其不敢不自盡也語曰全而受之全而歸之又曰

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自去此不自私之說也

而受之歸之以來以去者誰也故又曰思慮未起

神莫知不縣乎我更縣乎誰又曰造化在乎手氣

生於心此不敢不自盡之說也

命之爲言觀面而告之之稱也維天之命正明辟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其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而遠曰無天命則無罔也既罔罔而不知天命矣又烏知所謂性哉不聽於形氣之私如所謂有善有不善之說則入於荒忽之域如所謂無善無不善之說雖欲率而無從矣率之爲言繇也率性者繇乎性也繇乎性者繇天命也繇乎性則遊於天而引於物逆於天而引於物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則無有是處矣道之爲言路也萬物之所以往來而無碍無塞不相同而相通焉者也繇乎性而後上奉若明天而下役使萬物奉天而役物而後性來無碍萬有不相同而萬無不相通也而道遂於斯得名焉問性異乎曰不異問人同乎曰不同然則何說曰性無不同而人不皆率也無不同故無所用其情不皆率則有不盡合於道者矣其不合於道者未嘗自以爲非道也率其意之所之自以爲道焉耳其於道不合繇於性不率亦未嘗自以爲不率也雖咎其不率

而無可如何也雖咎其不率而責其率而亦無從自入亦有繇性以開道亦有繇道以範性能自率其性者亦將率天下人之性將率天下人之性而無其亦特有道在可脩之使明而令天下共見之也然使行而令天下共遵之也共見吾天命之性之本是而吾自遵吾天命之性之應如是如是也而天不無不遵道之人即無不率性之人矣此之謂教也故道無定體而教有成法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必就下而行地中爲江河也言水天命猶歸大海也無以壅水而自行地非率性之道乎有以治地而達水非脩道之教乎功績爲水而用力在治地教爲性而用力乃在脩道

天命也性也道也一而已矣不能必天下無不離之入而能定天下有必不可離之道道有時而可則性有時而可不率也性有時而可不率則天有不命也雖天之命於穆不已天有時而不命則物或幾乎息矣然則中庸曷不曰性也者不可須臾

不率也可不率非性也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命之性人所不親所不聞也立乎所親所聞之地而
建於所不親所不聞之天者則爲道衡之乎此而
其離合之故可得而自見也其於天命順逆之故
得而自明也其言亦猶之曰天命也者不可須臾
也云爾

量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蓋爲
位非有實體也道之爲言猶云萬物各得其所爲
物有萬變而必隨時變易以咸若吾天命之性此
不變之道也水無分於東西以及萬方面必不離
分於上下其所謂下必至於海而後息物無分於
柔陰陽仁義縣兩端以及萬變而必不能無分於
與非道其所謂道必至於天命而後已人可須臾
道是水亦可須臾而不行於地中也須臾離道是
須臾而自絕於天自隕厥命也而安得不戒慎恐
人之所以接物者莫精於耳目而人之所以靈於
物者莫著於耳目之聰明萬形無不辨也終日
而不見天不可謂明萬聲無不別也終日受命而

謂命不可謂聽見天而聞命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之謂天聰天明

此所不親所不聞人以爲隱微耳而不知其顯見
即謂之顯見矣以爲天下固有本顯見者而此隱
亦與之俱顯見以並立於宇宙之間也即以爲此
微者實顯見矣而此隱微之外亦尚有別能顯見者
得與之相參於耳目之前也不知天下固莫有見
斷於斯者也惟此隱微爲至顯至見也且自此
而外無復有見焉顯焉者也惟此隱微爲獨顯
者也如鏡現象全體一鏡離鏡體別無形象可待
君子慎之慎之何也人之於天命有若無親然者矣
若無聞焉者矣進而求之戒慎焉其將親所未親
備焉其將聞所未聞而未也惟此一實餘二非真
目而視之無非是也傾耳而聞之無非是也無別
也無別聞也有別親焉有別聞焉即謂之倖天而
命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以此爲慎其獨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至於四而大變
莫寒暑燥濕物之情也春夏秋冬之時也人具

天命之性而感於物有受有不受受之爲好不受爲惡故大學舉好惡爲是而析焉喜者好之初也樂者好之竟也怒者惡之初也哀者惡之竟也於是有四性舉而性之大變亦備矣故中庸舉喜怒哀樂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其喜怒哀樂之性能自主而自歸也其所不受物莫能強納其所受物莫能強奪也所喜所怒所哀所樂之事雖因乎物而應喜應怒應哀應樂之其實保乎我忽言忽怒忽哀忽樂之能應乎人而應喜應怒應哀應樂之則實本乎天

孟子

卷一

七

乎天者惟其本無喜本無怒本無哀本無樂是故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故其於未發也則謂之中而於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性之接物猶矢之赴的也故曰發今夫觸之而即動引之而即往者其機淺其力輕也人之易喜易怒易哀易樂者使人望之而即見喜見怒見哀見樂焉有道者不然千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是故奉天喜怒哀樂亦不爲小物見意所謂淵淵其淵也所謂不測也雖然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養由基操弓

矢而後已號於林有道者即稱如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傳矣

中之爲言以天得名則直無上下橫無四維所謂中也以時得名則前無所始後無所終所謂宙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在人心爲北辰無事而已乃謂之中也乃萬方之所歸極而萬古之所貞嘗也斯以爲天下之大本

喜怒哀樂之節一曰機候一曰度數或過其時或不及其時或過其物或不及其物皆不謂中也惟中節

孟子

卷九

七

而後四者無毗陰毗陽偏剛偏柔可以循環更迭而相爲用而無乖異悖戾之患未發之中所謂大音聲正希玄酒味方淡者也及其發而中節譬則宮商角徵羽五音調而樂作酸醎甘苦辛五味濟而羹成矣故和名焉

聖人奉若天命則自天而下皆其所包舉而無遺者也故其未發也爲天下藏而其發也亦爲天下動樂即與天下同春矣哀樂即與天下同秋矣共盡已之性卽所以盡人之性而無物無我相與共暢於天

地之闊也豈以自便其私自適其事而已哉

既曰天命之謂性則已之性與人之性一也好人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豈直拂人之性而謂之自拂其性可耳故有妻子不保者有推之是保四海者有州里不行者有蠻貊亦可行者何也性率其性卽以率人之性而無不和也是道也達之天下也

喜怒哀樂之用於天下也人之爲生殺次之爲憂喜又其下者爲趨避蓋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大小不同

卷之九

人

無不皆有以用之也喜天下之所喜怒天下之所怒哀天下之所哀樂天下之所樂如此則其所喜樂其有便於天下者也其所哀怒必其有害於天下者也而天地位矣萬物育矣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故其神明之屬求其所自而不得則舉其名之爲天體質之屬求其所自則總而名之爲地夫可觀可聞者皆地之屬也其所不觀所不聞而暗聞者則曰天也人之生也稱受命於天而不稱命於地極德之至也稱上天之載而不并稱天

覆載命無二受尊無二上也

坤元統於乾元朱子曰天包乎地之外而氣當行地之中天不獨職覆亦具養

卷之九

人

覆載命無二受尊無二上也

自天以下無不舉夫是故學莫先於知天矣

天

君子中庸

反之爲言爲其似是而辯其寔非之辭也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天下之不合于中庸者矣然而有同有異或近或遠離合之故共見之也夫有竟與之相反者也小人之中庸小人自以爲中庸天下亦以爲中庸也而豈知其竟相反哉譬之對鏡鏡中之面無不相似也無不相反也惟其無一不乃遂無一是譬之敵國抗衡負固不相臣服救之也格之可也亂臣賊子圖其君父慘戈入室擄兵關則云反矣是謂大逆有殺無赦時有二義一曰隨一曰恒隨有變義恒有不變義惟其隨時變易以從之是以恒久而能不離也既曰時中亦可曰時庸不言庸者中之爲言衷也庸之爲言用也小人之所以謬于君子者不見于用而見于衷也諺曰鴛鴦任綉金針不度然則小人同爲子以庸異君子以中將無半合乎曰小人之庸亦也但其非非衆目所能共見惟睿深者見其謬于可見之中耳故曰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而堯舜之

論九執厥中

忘者忌其不合于天命憚者憚天命之我絕也
不知天命而不憚也有不合于天命者亦安之
所忌也隨其意之所之而莫不有說焉以處之
私之所便而更無一法焉以礙之若以爲時合中
也而寔非也無忌憚而已

天下不盡時中之君子惟君子之中庸爲然天下
無忌憚之小人惟小人之中庸爲然

孟子集注

卷九

十二

道之不行也

道之行也若江河之流地天下之人相與適然于身
而無所難也道之明也若日月之麗天下之人相
與曉然于心而無所疑也不行之故必由不明天下
之事無有可以冥行闕作者也不明之故必由不行
天下之理無有可以應測虛度者也此之謂知行合
一之學夫子特發之故曰我知之矣

賢知之過非真能過也意奪于前則力不足以自持
充浮于外則識不足以入微非真能過也亦不及焉

孟子集注

卷九

十三

已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天孰得而過耶譬之射者
短于百步與越于百步其不及的一也

飲食猶行道也知味猶明道也若論知之與行則天
下不行者尚少而不明者往往是也故孟子曰行之
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
衆也

先生四子書俱有發明變革時遺失存此三章

語錄上 壬申

舉身心在事外不能得事之情爲其不相開切則
患不深也全身心在事內亦不能得事之情爲
當局易迷則害莫不清也易曰聖人以此洗心
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

嗜睡有二三無事關心心無所思太閒則易怠也二
事不稱心心爲事困太勞則易倦也君子以自
不息循循然不坐死水裏淹浸亦不向塵勞中
沒

有念無念同歸迷悟明與無明總屬兩頭

神龍之所以不可縶者爲無欲故也人情見美則

如水流濕如火就燥皆有自然之勢而能不縶
勉強而行之者也強也者強也易曰君子以自
不息中庸曰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
矯能勉強而行者非天下之強人不能也而其
以能不縶者其可縶之中將有大不可縶者存
或坐此可縶而且誤失其所大可縶也如此則不
不見可縶矣故曰不見可欲人見可欲而獨能不
見可欲彼見者愚而不見者明也故無欲者非

強也明先之也

方其未明而見美則縶如水流濕火就燥及其既明
而不見其美亦自不縶如見水而知其必溺見火
而知其必焚亦必不蹈矣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
于死見到故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是
不甚之問不可以不比君子之于天下無適莫
義之與比比之爲言權度也君子于見其大者遠者
小人見其小者近者能比不能比能權度不能權

度之別也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非天下大智不能也

眼見有限觀面而有障則不見近身而在背則不心通無量故有隔垣之炤有腦後之眼

眾生以欲爲樂不知其苦以爲樂者無明習也愚痴知苦般若力也大木蟲虻虻能泊不能泊于火燒之上眾生心虻虻能緣不能緣于般若之上非不能緣也欲習以多生相伴從不捨離故而般若親疎生熟之數不相敵也

本眾生欲何故而苦雖欲之不能必其一如吾欲也不能一如吾欲則有求不得苦矣既有所欲則必有所不欲也有所不欲而不能却則有怨憎苦矣欲非苦因乎雖然此猶論其後至于欲不遂而是

苦者也不知當其欲之時苦已不可言也云何當其欲之時而苦遂不可言一物至而必欲之而不能不欲也其欲之若不見苦而必欲之而不能不欲則全不自由若甚矣以其不能不欲之故而如其欲之不自由也其欲之不自由者有似乎物之可欲而究其實非物之可欲也盡天下之物實無必不可欲者而生于人心人自欲之耳其實可欲而不能不欲之固無可奈何也本非實可欲而不能不欲之非無可奈何也人之不明而以其相習而

欲之則欲之而已矣本無可欲而以其相習而欲
則欲之而遂不能不欲是可以自由者而畢竟不
自由也本不自由不見苦本可自由而畢竟不
自由爲大苦云何以本可自由者而畢竟不得
由此其故不可解也其有故乎無故乎苟有故則
未有不可解者也不可解則知其原無故也無故
而如是是其人自不明而已矣故曰無明曰不覺
也明然後知我從本以來無所不足無所爲未得
而患得之而有求于其外者也明然後知我從本
以來既無所不足則亦無所爲既得而患失之而
有守于其內者也既無一而非我有也則亦無
一而可以執爲我有也既無一而非我有則未嘗
無也亦無一而可以執爲我有則未嘗有也當機
遇緣從無中生有則建立緣我機過緣去從有中
入無則掃蕩亦緣我無必可欲無必不可欲無所
欲亦無所不欲是謂無欲是爲本明是爲大覺是
爲真樂乃知苦從欲起欲從無明起無明而後不
自見有而妄以爲自無有妄以爲自無有乃見諸

金剛經卷第一
八
本心經

有見諸有而不能有故欲之欲之故苦之一切
生苦皆因無明非定苦也故楞嚴曰枉入諸趣

猶記丙寅冬同半老師住鷄鳴聽講楞嚴一口與兄
兄論體物而不可遺有二語曰心原非物云何
物無體心既非物云何離物有體心不附物而
故不隨物爲存亡而起死生之外了不干涉心
不對物而立故不與物角勝負而入死生之中
無罣礙故曰實際理地不崇一塵佛事門中不
一法又曰真如不變而隨緣故起信曰謂言說
極以言造言此真如體無有可造以一切法悉
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悉同如故是真不變
隨緣也惟不變故非因緣性惟隨緣故又非自
性千方萬說無喻二義雖然衆生方順生死流而
沒溺有海諸兄後義其所樂其相似而以爲無
有也故每豎義則前義當先

才見有物卽失心矣才見有心卽所見者亦全是
而非心矣今人多謂暗處是物明處是心周子
謂物則不神神妙萬物二語是也殊不知其所
明處必有所明若無所明則無明處既有所明
所明全體是物耳豈心耶若謂我初不隨所明

物而認能明之有此之爲心殊不知前若無所
則此亦無能明楞嚴所謂所既妄立生汝妄能
汝能又全體倚前所而與之角立既倚前所而
之角立全是物也又豈心耶此處須妙悟始得
古人每曰拍盲又曰向上一路黑洞洞去又曰
却眼卸却符雖然却又不是教人全認暗處若
暗處全是有所又與前明處有何殊勝耶有一
說明暗亦是兩頭我此不屬明不屬不明而却
所明時我能與之明無所明時我又能與之不
如此等說豈不謂之滴水不漏雖然生死到來
竟作何結煞能如是說如是見生死關頭得倒
否焉呼天下孰有難言如此心者乎盡一物之
憂憂乎其難之而況心乎天下孰有難相應如
心之學者乎善一事之始末亦憂憂乎其難之
況事心乎

古人云無一法可當情又云擬心爲犯戒得味爲
齋信知此事真寒鐵毫不得全屑雖貴落服成
才有一法當情須知此心全體已被障却圓悟

云直如一座山相似礙塞故人故知諸法無喻
大精粗究其極處無一而不爲心害者也故事
者必須見心見心者亦初不必別求心見去其
心者而已

才見有心便非心心盡處心體露故往往曰盡其
今學者每曰學道學無心無心境界豈是如今
耳輪鈴死梵梵地百不思百不想百不知百不
而自以爲無心耶會須此心實實盡却欲覓一
了不可得耳今人誰不曰我學無心我今百思
不起矣但一遇緣千種萬狀殊異意紛紜而來
莫知其所自豈能望古人之反欲覓一心而了不
可得者耶

古人之至于覓心而了不可得者誠哉其心盡也何
以心盡此心于諸世出世間若聖若凡若染若淨
無一法可爲我愛無一法可爲我憎無一法而可
爲我愛而取無一法而可爲我憎而舍者也到此
境界何處不自得何人不可與何事不可爲不
生却亦未嘗不得生不怖死却亦未嘗必得死

求利未嘗定失利不避害未嘗定遇害死生利
之隨緣順受者無一不與人同而我却落得傲
宙世出世間一安閑自在無爲無事大解脫得
宜之人此之謂道人此之謂正人

或問盡心者爲無一法而可爲愛憎也有如順吾
之法如之何而遂能不愛逆吾心之法如之何而
遂能不憎縱欲離不愛不憎而吾心已實愛之
之矣應之曰爾之愛亦有生于逆憎亦有生于
者乎曰無之曰誠哉其愛必生于順吾心憎必

于逆吾心也既生于順逆吾心矣然天下亦果有
法究爲順吾心而必不可使逆果有法定爲逆吾
心而必不可使順者乎曰亦無之曰既無有法定
爲順吾心而必不可使逆則今之偶順吾心者可
逆也既無有法定爲逆吾心而必不可使順則今
之偶逆吾心者亦可順也如是則逆順固係于吾
心矣而吾又何憂焉故學道之人須先見心見
者知吾之所有莫尊貴于此而不忍以一物壓
其上知吾之所有莫要緊于此而難有萬物不以

相易故于天下之法無有一法而可以定爲吾
定爲吾逆者也既有見于心法之不可定爲順
而即以于法一無所順逆爲吾本心若少有順
即物而非心故法之順逆不足以動君子之愛
而但以此心之一無愛憎爲可愛以此心之但
愛憎爲可憎云耳何也愛憎非心也但有愛憎
順外境法不順吾本心也不順吾本心卽逆吾
心也故君子于天下之法非能強其愛而使之
強其憎而使之不憎但順吾本心實無愛憎也
忍于無可愛憎中而特地生一愛憎以自害其
也盡天下之可愛可憎而無一能動其心之愛
故曰其心盡其心盡故究竟曰無心至哉無心
今之假爲百不思百不會者足以冒認而承當
乎
心既以一無愛憎爲盡矣爲無心矣然則遇境逢
一無鑑別而與爲模稜與爲浮沉夢夢以終其
乎曰是不然惟真無愛憎之人而後可以鑑別
下之法而用其愛憎華終日熾然用其愛憎而

無所愛憎于我無所愛也爲萬物之所愛萬物
時之所不得不愛吾乃隨順而與之爲愛于我
所憎也爲萬物之所憎萬物此時之所不得不
吾乃隨順而與之爲憎故愛憎一物而萬物服
憎一物于當時而萬世以爲當然而要根本于此
心之自一無愛憎之爲貴也使其心之愛憎初
一毫之不盡則于萬物之所愛憎萬物此時之
不得不愛憎者反有所不見而不能直應其愛
以合萬物之心惟無心而後可以爲萬物立心
無心而後可以見萬物之心故也見萬物之心而
後可以爲自見其心見萬物之心爲見心但自見
其心不可以爲見心也故必至于不自見其心而
後爲見心故曰覓心了不可得至哉弗以易矣
應須打疊教此心淨盡無往不利無處不得用只爲
此心不淨盡向來及今空過了許多好時光錯過
了許多好事件
動靜者物也心不屬動靜雖不屬動靜而未嘗不動
未嘗不靜後其心于芸芸而不知此心行所無事

之常住也。及其心于寂寂而不知此心周旋萬變之如珠走盤也。有曰精太用則竭氣太用則散。又曰流水不腐戶樞不朽。大抵心法無所不有。天下之物雖至粗至惡無不可以審心者。于天下之物雖至精至美無一可以盡喻此心者。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

問曰。愚今時學問大約只是讀書窮理。靜坐居敬。通
得。心路稍覺開通。神氣稍覺清明。于此等時。遇事
當前。平日所棘手疑難者。爾時殊有歷歷楚楚清順
恬適之意。不知何時之于此處。何故格滯也。然事
之來與讀書靜坐之時相稱。則所獲足供所用。有如
紛紜。皆至又不支矣。爲之奈何。或曰。功夫無間于動
靜。陽明先生有言。不問有事無事。總是幹辦。此一件
事。不可以靜坐讀書時作精神之獲入。來應事作事
時爲精神之用。出去若誠如陽明先生所云。則于處
事作務。盡算得收拾整頓精神進入之時矣。又何供
應不支之足云。請得更疏暢其說。曰。人情莫不違苦
而就樂。故樂則生矣。樂之所在。不問動靜。期于適理
雖終日在嘈雜場中。油油然也。雖境有順逆。事有難
易。而吾所以待之者。順亦如是。逆亦如是。難亦如是。
易亦如是。恬如帖如。未嘗有變易也。精神以樂且日
生。而更不支之是。愚與問曰。精神之應務。譬則力之
舉重百鈞之力。不能舉千鈞千鈞之力。不能舉萬鈞
豈惟百千萬之相懸。且使舉百鈞之力。加百鈞焉。精

有絕脉之虞矣精神之應務其達境順逆屬事難
大較量力所受安可強之分毫又安得一一如是
無變易無論大小力懸殊即大力之人其舉千鈞
百鈞時突力不與力亦有差別也胡可齊與曰心
神非世間形氣之物可况故心有神力較之血
脈中氣力萬萬不相侔故氣力有度數即有算量蓋
此心神力取而度之如度虛空畫而算之如畫水面
本非一物何有度數此心既非度數則凡境之順逆
事之難易亦無度數心順亦順心逆亦逆難亦心難

卷之九

二八

易亦心易順之則順逆之則逆難之則難易之則易
易曰順性命之理又曰易簡是誠在我何須受強何
客受強問曰順逆難易空談道理誠哉如所言矣諸
一驗之事乎先以順逆境言之所云逆境如耻辱在
于幾微可以不顧進之唾罵惡聲入于吾耳可以不
聽又進之而饑寒迫于肌膚又進之而簪杖及于體
骨又進之而刀鋸絕命又進之而鼎鑊殘虐沸令之必
死而又不令即死當危時此心能道一句順之則
順乎否又進之而縛我一柱掙脫不得挫割我骨

于前令我親面觀之又進之而手魔萬狀惱亂我
行必需之事破壞我修行必守之戒令我決不得
遂初志當危時此心又能道一句順之則順乎否
至于事之難易其最難者如大兵壓境萬賊臨城
在旦夕危于呼吸君父簡命詎不得辭當危時
心又能道一句易之則易乎否或曰此處正所謂
之則順易之則易者也凡順逆境之來必有所自
無無因而至者且如我行一事本無大過且是善
而即此一事遂以得禍此似無因殊不知我此事

金文真集

卷之九

二九

不相招我生平寧遠無一念一事足以相招者苟
生平有一事一念足以相招則即此一禍正適應此
一事一念比我自知此一禍正逆應此一事一念則
此一禍正我此一事一念之藥石矣即我生平果
淨之至無一事一念足以招此禍者則此我此一
或可謂善而實本必盡善或事善此中未必純善
精金一塊內尚微標礪氣則此一禍者又適為我一
精金之猛火矣故道境之來庸俗人盡以為適然
智者莫不以爲固然也且不但以爲固然而實見

有所由然不但以爲有所由然而實見其爲天心付
愛之至所謂欲報至德昊天罔極者當德盛時夫
得而不順以實順故以天地之大德曰生原不爲
毫投人以逆故若乃事勢之難如大兵壓境萬賊
城時若我平時曾膺此任則定思患預防爲先事之
計所不必言若壞于前人今我以局外之身爲人所
推則必先外度其敵內度其國上度其君下度其身
實據已見所及告人以今日所當爲者而又實據
力所能告人以今日所必不可爲者可以辭則雖
所知之賢能實勝已者以濟國家之事不可辭而後
以身當之其常事也不可以自用自用則孤不可以
任人任人則危不問其見出于人見出于己見出于
智見出于愚而要其事情之確然有據可以信心而
不疑者則斷而行之不俟終日疑則闢焉若其疑而
不決而其事又不可以闢焉置之者則始權于利害
輕重大小之間以爲行止焉其亦廢乎其不至于大
失矣若其事有萬不可知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敗利鈍非所逆觀古之君子嘗言之矣其極不過如

前所云逆境之至至于絕命而止也天下事雖至
至大至深至遠其必以次第而見次第而成如神
析薪焚火熟食循理則治燦然指掌輕若反手可行
則行可止則止將此身交付造物大光明海中任
安置聽他成就不留絲毫牽拔蔓葉拖泥帶水夫又
安得而不易乎問者曰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害者逆之也難之也直養者
順而易也非曰能之微識其意願從事以終身焉
先生自庚午歸曰讀書學道日不暇給嘗語衆
門人爲學須反躬踐履是篇錄於壬申乙酉十
有四年如偁其時臨其事操若左券絲髮不爽因
知先生堅定夙成矣

語錄下 戊寅

我等幸得人身切莫打混過日宜循佛說急自思
今得在此日月星辰之下山河大地之上現看三
塗衆生其惡業受報最下墮一途爲地獄其苦
量不可說不可思議報已畢得脫而上一途爲
鬼鬼報已畢又脫而上一途爲畜生雖次第稍
而苦楚不堪大約總非人中所有即非人力所
堪受同是衆生何罪至彼而我等今日在此
貴賤但得飲水過日比諸衆生受用已過千萬

卷九

三

三

得情情不知慶快隨復思量迴看三途諸苦都是
我爾經受過來但是一途不知經歷許多時候友
得報盡許爾脫出及其脫出造罪復入又復不可
計限何能勾得容易輕便扶到今日田地而已幸
到今日田地豈得忽忽不知艱難我等今日急宜
相與及蚤努力思量圖度必得善法永脫不入如
其不然人身脆弱朝不保夕便活百歲能幾何
轉盼之間必復墮入受無量苦來知何劫復能
到今日三途劇苦一刻難捱而况更歷長時不

算較豈得悠悠不知一二怕懼我等肯靜攝一
將此一段要緊切寔語細自思量自當心寒膽
毛開髮豎立刻發心連夜修行已是遲也

我等幸得自知恐怖三途大苦發心修行以求脫
必須一脫永脫誓不復入若暫脫者今在人間
名爲脫彼修善業此命終後幸生天上得名爲
要之此等終如仰箭射空業力已盡報畢復諸
永脫也必欲永脫急圖作佛非得作佛必不永
我等莫作是念佛是何等于我有分當知佛

卷九

三

三

來是佛本衆生也本與我等同爲衆生而彼獨先
發心獨先努力便作佛去且佛常在衆生時其受
三途諸苦亦復與我等無有殊異緣彼自知恐怖
自知必須作佛乃得脫離一心正念堅固作佛
怕有心人畢竟成佛脫離去耳豈是彼佛緣來是
佛而我衆生畢竟衆生哉宜自思量彼我同等
既前去我便急追何得退墮坐待苦臨

我等既幸知免三途苦必須作佛又幸知我等當
作佛莫又作是念現見遍大地無量衆生來有

人得作佛者殊不思我等欲作一事但審此事
作與否不必較問世人作此者或多或少以爲行
止假令此事所不應作雖盡大地人作我自不
不當隨順既所應作雖盡大地人不作我畢竟
亦不當退阻覆舟同溺不幸無力並就得木及
即應先登不應以同舟故便甘同死況盡法界而
論他方佛土度生無量何得局此耳所歷聞目所
歷見之一般惡婆娑而以其人爲定準乎

我等既幸知當可作佛不論世人學佛多少我

佛莫又作是念我現今根器鈍劣難佛可作雖爲

免三途劇苦不得不作無差作佛甚難必非我等

目前所可得辦今日不能且候異日今生不能或

待來生途程寬遠無用急就殊不思量笨鳥爭飛

驚馬先馳自度既難益早加鞭三途業報決不以

其人根器鈍劣作佛艱難而爲少減苦分反不加

劇也況今作佛之難難于作耳何若受三途苦之

難難于受難作者譬若逆水撐舟舟本隨水下必

我力撐乃上撐之而已彼難受者百苦交煎既欲

忍受不可忍受而復欲逃避無可逃避則其難
況此事原有因果論佛果則世尊已經多劫原
一生可成至于佛因則無論根器利鈍但辦肯
今生即能決了可不必更待來生且亦必不可
待來生推究而論豈惟來生即就今日當決了必
不可復待來日豈推來日即此一刻當決了還不
可復待來刻此何以故佛種既真即今一念便可
易年縱令頭出頭沒而此種性必不復迷如其不
無人命無常只在呼吸一刹那間便是來生今

塵勞海中忽遇一人忽發一念痛念生死統志向

上如火出石如光在電雖曰無幾實爲希有倘一

改念難可再逢及其奔逸萬牛莫轉錯過只一彈

指蹉跎或有于劫比比盡然甚可痛也

細簡燕平生每于此事得意處隨復退墮之因有五
欲爲障爲細疏剔之

一色欲

人之欲色本爲身樂曾不念古訓油盡燈滅髓竭人
亡之語及腰間伏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
教君骨髓枯之偈耶佛勸優婆塞姑戒邪婦亦度衆
生業重欲愛深積一時未必能從特少爲之防亦願
紆兄之臂謂之姑徐徐云爾若要正義自當教之旁
弟而已矣故斷婦是了義教斷邪婦是不了義教也

余今年已四十始衰之年矣子已壯而妻子又可生
孫無無後之慮矣及今斷之已遲暮可笑矣猶復少
生係戀真不足比于人數况岍然稱大丈夫圖出世
之事務求此一段大光明通天徹地者耶擬辦世間
勝事非全副精神無少漏落尚不可爲何況出世太
事師云此與般若如水火冰炭之相尅滅者也此明
顯現時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逼迫使爲寧執刀鋸
入鼎鑊如飴而于此則斷斷不能惟狂惑失心時不
自覺知耳且探究此事要令此心光明先拔出形骸

血氣之外乃至七處割截心亦不動鐵輪頂旋定慧
不失安得此身中氣血須臾之樂而猶微繫吾念可
謂能見自心擬透脫生死者耶因念言福緣淺壽短
復蚤遇明師要爲斷決遲延至今可斷可懼可傷不
恨既簡從前多緣此墮今一見之誠不啻深仇累債
夫復何言

一食欲

智者當自念言樂令世間五穀饑荒蔬果饑乏非食
少肉不得自活寧自攝身端坐俟死剝彼身肉活衆
命萬無此理何況今者肉食之外百味俱全醫家
稱精不足補之以味所謂味者非魚肉之味乃五穀
蔬果之味也佛言飲食如服藥無得以意趣自增減
言不得以飲食之美而生貪取心以飲食之惡而注
與耽心也視此身如一竿竹一根樹欲其存立無致
速枯用加灌溉令汁流潤則已何擇擇耶憶癸亥秋
八月侍張老師庵中習靜數日一日竟乏蔬米卽命
童子摘園中老茄數枚浸飯甑底煮熟卽以碗盛奉
取少許盥其土食之甚甘已而童子捧盂中積日

刺醋少許復淋其上則味倍加不可云喻是日連飯
反加平時乃知蔬穀之類天與淡然原有至味素重
之人舌侵醲肥無復舌本實相真味當前反不覺知
飯後陶然頓忘人世自此發意蔬食全無勉強

一聯欲

輒睡入息此亦常理佛亦許夜半倒身片時消日
積食乃至筋弛脉緩委罷晏起每自簡察其害多種
一柔筋骨古稱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有會者
要是醒時硬豎脊骨堅挺腰骨其坐如山其立如

全二集

八卷

三

睡多則弛廢坦腹伸足便同死人會東豈得固耶
昏神思流水不腐戶樞不朽心一刻不運則死睡多
則如醉血氣盛旺徒長無明豈望有微妙猛利之神
路斬釘截鐵之機思耶一失正念初學之人白日醒
眼或對師友或對經書或思前訓或惟正法一念不
端能即覺警猛與割斷雖有夙習能以醒待不令強
勁睡多則憧憧芸芸含種勃發滋思往來飛揚跋扈
舊習有力新知未強或現惡境退人信心且惱亂正
修之魔侵盜積氣之見多乘人熟寐攪觸附身得行

其害豈得不防總之如上三欲皆屬衆生切身逸樂
衆生自無量劫來孤負此心一段遍天徹地遍照二
大法界之光明要無他故只是陷入此濃前血肉中
耳此處濃重一分則光明陷溺一分日漸沉淪止
有此幸于今日信有此心數數不偶窺見一斑盡
畢力棄塵捨俗廢寢忘食憶日不足時得現前但
貶眼少闔息肩已太下劣全不丈夫何忍復放少
志頭令入濃重陷溺處雖喪軀命劍眼目不足云
而敢狂醉大言以爲不礙以爲無妨耶

全二集

八卷

三

一財欲

資財用以奉此身也如上三欲次第已破此身無用
逸樂以自戕毀慧命則奉此身者自無煩求佛典食
積不休致役身心取諸不義或父母兄弟之間亦生
計較致令家庭傷乖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其爲法
或可勝言耶語云要一文不值一文此是衆生尋常
見解尋常口語不必佛祖而後明了也或謂治生要
務自有有恒業預爲蓄積以備非常則可不至窘乏之
甚而妄于千人此亦未爲不是要當隨已緣力量入

爲出從容自在不常恣出貪入致生多事至于違心背義則寧端坐而餓死萬萬不可爲非義之干生不逢時雖聖人不免貧厄世尊律儀丐食樹樓寄于羣生旅泊三界孔飯蔬飲水頗單陋巷光嚴萬丈感德千古此非強爲法如是故

一名欲

余自返平生有時好文章之名文章之徒悅耳目而無實益于人者此大虛妄固不足破惟是審訓立言有關人心似亦當爲而寔不盡然今之爲言豈少耶

七人見集

八本乙解

四

人多高束不一開卷若有真寔欲切已究明之人今之經書幾曾用得他許多語云瘥病不用驅馳藥不勞今日增其所不必益明矣縱有緣起因病止方初不必前人之所有而有益于人亦間有之初不必急且此全是廣度衆生菩薩心行但令此言番世觸之得益固不必天下後世之人知此言之出自某人也即有人掩我此言作彼自爲昭示于世舉世皆爭稱被絕不知爲我出我殊無絲毫動念然後真也而我未必能則今復但起爲文章一念而讀書攻索是顯

邪見皆大障道所宜急加痛絕者也其次則有時邪功業之名欲立勞績使百姓感服天子風聞同列上下傾讀以取高但致通顯此最陋劣亦不見破惟是大文夫自命英雄自處胸中時磊磊落落不能平懷以爲一事不能一物不透卽是我心光不到心量不周曾不念我若果爲心光不到心量不周則密密事事切切透物原無不可今雖伏處田間杜居一室所不到不周者多矣何必定立勲業于天下而後以爲顯此心光量也卽令我有功能而人掩爲彼功能

二五上令

八本乙解

四

膺大封賞而我不自得更推重謗我殊無絲毫動念然後真也而我未必能則今後但爲立功業一念而多方習學至動念仕進是惡邪見皆大障道所宜急加痛絕者也總之各心一欲皆是我見甚微雖不如前切身氣血逸樂之粗重要未忘身耳真見心者豈有此真見心者密密自踐時時在此中著到無喜無憂是名究竟樂如此人雖盡一大地衆生來禮拜稱讚千此人中不加毫末雖盡一大地衆生來非毀辱罵于此人此中不損毫末爲渠別有著到處此等總

與渠無絲毫干涉如孤墻壁絕與我身無涉無關
若謂借人自驗則我心何在我既不爲逸樂利養則
惟有是非我是我非我心不能自明而藉人爲我顯
耶益復顛倒矣

五欲之內惟前三欲最爲鄙濁往往見諸善知識其
修行者類能清淨後二者較難末又更難卽楞嚴所
示偷妄二戒也其說謂有道之人道體宜自珍惜以
爲我身衆生慧命所係永嘉所謂四事供養敢辭勞
萬兩黃金亦消得者也曾不念所謂不辭消得者是

金二八集

八非心解

明

其來亦不辭我不虛受有消他處耳若作是念我當
珍重此身此身必藉利養末世利養亦須少求似此
邪見但堪掩鼻豈敢信然其次說則謂我欲弘法求
人甚急我既內信于心則當外明于人欲令彼人知
信從故其人禮拜供養我當爲說若不爾者自當鎮
志曾不念說法之人要有二種若見有人根器遠大
可荷擔承紹者我一見便驚惟恐失之如東土四祖
自訪牛頭西土十三祖自詣龍樹所謂仙之求人其
于人之求仙至初祖之不傾神光立雪齊腰尚曰懸

慢斷臂以進乃爲許可則又初非一禮拜供養所難
遷也若乃芸芸衆生我但當隨宜方便各服其求又
安得以其不禮拜供養而遂絕之此等皆託名重法
其實是自求尊勝苟存此見橫作此態正眼視之直
與兒童無異耳傷哉末法莫服我意警告佛祖當力
行之

五欲既淨皎如明月惟死生一關最爲難破要之死
生亦係身分上妄見既能徹見自心淨前五欲推而
進之死生之關亦一例耳此心原不隨身受生死也

金二八集

八本九解

四

但看義當死時此身即貪戀不忍遽死其人之心自
放不過內而隱默負慚外而見人掩辦縱聽其身不
能死而其心昭著明白以爲是固當死也以故智者
時向此中著到一切金不受身分遮障則現今生時
是因緣會合虛妄名生我心不受生緣起非有也異
日死時是因緣別離虛妄名死我心不受死緣滅非
無也如此故生無可貪死無可怖或曰如此則菩薩
冒難進行之戒得無多用心乎曰此心平等死生一
如但不貪生而怖死亦非放散生而求死也此心光

明總不類銷免可以生則生見可以死則死夫不可
以生而生或不可以死而死其類銷均也錄已盡而
尚圖強留錄未盡而作意自盡皆屬妄免非真如法
如菩薩戒冒難大意多爲衆生即計此身義亦應寬
惟義既不可留而少有貪戀即自成陷墮古人所謂
毫釐繫念三塗業因解爾情生萬劫枷鎖即現生往
世多年徒增業縛于事無益是故智者當此應能銜
利如吹劍毛

或問余雖現今不仕本爲王臣該朝廷見推于邊方

危難死生不可知之地行乎否也曰現今免惟我不
必定行蓋我雖王臣現不膺職任前庚午現作御史
拜疏辭歸既又召修曆拜疏辭已又陞山東拜疏辭
今亦辭無所不可要當默自反設此時推我一平免
無事之地我亦自度出處有所不可而必辭否若自
度必辭則此之辭毫無所歉于心也雖朝廷謂我避
難而削辱我天下人謂我避難而非笑我無歉于心
聽受之可也若畏朝廷之削辱恐天下之非笑而勉
強一出以求免幸而成功不足評論不幸而死是輕

以其身易免削辱非笑而已于義非也若自度平處
無事之地則必不辭而平懷就之則此亦不可辭辭
則是果避難耳朝廷縱不削辱我天下縱不非笑我
我不忍自欺此心矣

丁丑冬十一月先生延廬山宗實和尚至家別館
師禮之限一開相對逾月師以故去先生獨坐關
房日夕靜究意念所至濡筆直書堆几積笥不可
數計癸卯時散映簡存此二條先生自注尾云以
上俱正月初八日

卷九終

方子流寓草九卷

〔清〕方以智撰

明末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流寓草序

余與密之交十年而未嘗識面可謂奇矣余
依集歷年未就至先爲序流寓州抑又奇矣憶初從
沈崑銅坐得誦北風吹滿林詩傾倒頌服如汪之
遊鑑天也已復盡得所爲博依集讀之其樂府深厚
雄傑出奇不窮古風淵雅無復浮聲殆駸駸乎漢魏
之人矣而又能備擬歷代兼擅衆長高涼蒼鬱一振
唐盛自三百年來所僅見也憶余往年過蕪陰時阻

徐巨源序

風十日乃得造崑銅而梅子期三沈子眉生適至
過風順二沈欲留余多譚一日知余南行意不可留
崑銅見余服膺密之詩之甚也卽給曰密之且夕且
來余竟爲留三日不至始覺其詐而行然則余之於
密之可知矣嗣後知已闊絕值賊氛孔棘之秋
以北挈家南渡者不下數十戶乃密之獨能於轉
徙流離中自爲詩歌文辭隱係當世豈所謂懷文識
刺者耶抑發憤著書以自見耶集成題曰流寓草于

讀之大平悲歌慷慨類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也吾
近寓之以興盛之年慨起絕之材盛修學古著述滿
車聲聞海內此天生之以材桐城而光江介者昌黎
歸韓扶風屬班則他日之有方桐城不待籌計
而知耳而密之又何悲焉然今四方多事丈夫宜謀
戡定之略余嘗謂文人不達世務則近於婦人不講
性命不達禮樂則近于山人而詩辭書畫之屬苟不
工焉徒務讀書則又腐儒而已吾觀密之所經

徐巨源序

之畧使當塗者早收爲國家之用得由其素所長
畧則動業久已爛然豈尚區區以文章顯于世哉宜
乎密之之慷慨悲歌而不得志也今密之尊人爲
朝廷所倚重而密之從容畫策恨不一日致蕩平而天
下事岌岌如此百爾製曳衡視天下其慷慨豈獨
身已耶讀流寓草亦可以知其經畧天下之志矣

新建盟弟徐世溥題

流寓艸敘

今夫工詞賦家莫不自命曰才士也無才者固不足以語此區區以詞賦才畢吾黨事豈敢自己也遇物而能咏歌之有聲賦之有體一騷人墨客竟之矣卓犖雄駿者遑遑鄙焉謂浮夸者流無甚益于天下國家之大故也詩言志寧僅賦詩斷章也哉向也吾黨論詩于五言古則取其純七言古取其勁五言律暨絕句取其音協夫審音律辨雅俗核詞氣詩之

周農父序

正也抑傷于有才無識之士久爲公安竟陵所鑠故示之軌則無使風雅大意泯胥以公若推索盡遺更有進者三百篇一詩也何以著爲經確然不朽則惟孤藥之侶感時傷事蒿目撫心或直言之或微言之或慷慨流涕不禁其長言之言者無罪聞者足取世之以爲昌言衰世之以爲藥石也詩道所以有用而非浮詞艷語可以高據干壇上者乎三閭大夫慨然發憤者爲離騷太史公與之以爲爭光日月少陵

得其志悲壯激烈度越諸子矣吾儕之之于風雅高視古人津梁後學學者讀其傳依初集可以正所趨歸自茲以來日以天下爲已任于凡當世之務指陳利害著書決策經濟輝燁各數十萬言斷然謂爲才用苟試于用則誠無不肖者其暇豫作歌要本于攬善登清之志深切明著其爲放言寓言也則有汪千頃百折不傾者乎正言之也則有先民是經模楷一世者乎若其危言高論酒酣耳熱撫掌而歌嗚嗚

周農父序

詠之者又不勝有憂讒畏譏悲天憫人之懷矣客之自曾王父廷尉先生以理學世其家中丞矣生著以經濟客之少習過庭有自來矣然其天才縱逸橫絕一世固不屑屑于苛細內謹嚴而出之肆一切莊語竟論譁笑發之倍悚然可思也今者又以執筆斯時往來於獵直欲舉奴與賊而剪滅之以建大功于不朽矣區區琴書咏歌又視爲匏瓜矣至自就其二一靡麗之詞便謂可衍官屈宋鞭撻班揚也卑卑何足

同邑同盟弟周岐撰

周岐父序

流寓草序

余年束髮而識同郡陳子卧子李子舒章二子謂余將能詩因爲余言桐城方密之詩人也丙子歲余至金陵因識密之交相得歡甚出所著詩不負陳李拜無何別去于今三年吟咏間未嘗不有方子于懷今年夏客自金陵歸出密之書則以近詩梓成微子序言且曰此我客金陵詩故名流寓草云蓋流人之犯桐城數矣疇人子弟逃死四方而密之亦僑居舊都宋敬文序

才高而位微少長名族而寓在異鄉性又疾惡頗持清議貴而有穢聲者側目思甘心焉所處異乎乎流矣故其發于咏歌者思深而哀激切而道上氣餘于恫情餘于文于方音類秦風于五聲中羽于樂器爲坎侯爲鼓角聽之而樂者悲緩者怒此密之氏之許也昔屈平不得于君幽憂而作離騷故其詞嬋媛面多諷率滲而能怨曹植失愛于父兄虞禍畏讒故其詩淒測以柔麗婉約近人而又慷慨杜甫失職遭亂

越在西蜀故其詩危苦而惻愛講怨而忠愛風雅以
還能詩之家推此三子使無其遇或未臻乎此域也
今審之有他才又不幸而有其遇使益厲以往何遜
古人耶漢班固方言曰春秋之後聘聞歌詠不行
列國學詩之士遂在布衣明王若採風之禮不作
俗升降學士得以意爲政故詩有時而盛有時而衰
係乎一二人矣失自三唐以迄

國朝相去六七百年大雅淪沒已更七代然取

宋轅文序

二

明詩以繼唐詩猶火傳于薪也夫豈非二三君子之力
弘正之間何李開源

嘉隆之世王李紹武一代篇章彬彬矣至近日而操作
者滿天下然後生靡體于鍾譚山林老宿尚承流于
袁氏日就凌遲不思自反無振之者四子之澤所存
幾何哉不挽無正不倡執和誠欲維墮業而救一世
之失非一人之所能必相得而益雄也此陳李之于
嘉之所以有同聲之契乎三子勉之才高而不自足

學芒而不休不患不成世有識者知我矣余于作者
無能爲役然粗識指歸不忍自棄每欲遠攀容之近
承陳李將悉索敝賦相從牛耳之下後三子者其將
屬之魯鄭之列乎抑將擯之要荒之外乎

華亭盟弟宋徵與題于佩月堂

宋轅文序

三

流寓草敘

審之邇地金陵作流寓其所言者大約皆悲感亂離發洩幽憤之作也或曰古之流寓者異於方子矣蓋石孤臣被放流恨江潭然後卜居漁父之作興焉或有西秦貴胄東吳公子亡國離家伊人失職而後登樓行思之感賦焉今方子生於明時長于華族不幸有桑梓之變移家舊都安行而徐步族居而侶游蚍蜉蟻子之冠薄于樅陽者曾不足以損方氏之樞

槓而方子賓從不失嘯歌不廢又其家大人以文武方略擁全楚之節控制上游審之常將蒼頭異軍從至幕府見其斬馘獲醜以大萬數賦凱歌而還客之即布衣諸生乎以視向者之所云固有大徑庭者何其占占以流寓爲言若有所大不得已者哉李子曰古人有言大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有人一朝離父母之邦適所樂之國耳不聞桴鼓目不見烽燧則怡然而忘歸欣然而樂死彼其所謂不及情者非耶情之

所鍾而後感慨生焉才智出焉永嘉士大夫之南也方其藉草新亭泣下沾襟當是之時中原其未可量也及乎朱雀烏衣之間甲第聯起椅桐對植子弟捉麈尾憑隱囊而相隨忘其身之爲旅人者君子有以知晉氏之不競也今事固大異比而審之慷慨豪傑之士豈能使山川易其意而綺麗移其情者哉今人去鄉井背坟墓一日而不見則憾然而遠望一月而不見則悠然而長思然而博望絕域動以數年寔遠

李領章序

玉門期之曰首意者功名之際能奉人鄉土之恩今審之才穎鋒出熟視天下久矣不得自奮早見于世而流連吟歎之間興懷離逃之事世有知者亦將讀其詩而憐其志耶

戊寅南至前五日雲間李雯題

序

盜起西鄧轉戰五六年浸淫江淮之間皖居三吳上游內蔽江陰邑巖而偏屢伺於盜

朝廷爲開募府置重兵然先是士民扶攜渡江者甚衆吾友方子亦移居金陵云有詩數百篇名曰流寓草志遇也子受而讀之大約皆憂愁感慨之作也然其情怨而不怒其辭整渾而達其氣激壯而沉實喟然歎曰世言聲音無與世變者使子野不聰而延州非

陳卧子序

賢人也則可今夫歌頌酬獻之作應乎人者也應乎人者其言飾憂愁感慨之文生乎志者也生乎志者其言切故善觀世變者於其憂愁感慨之文可以見矣夫才士失職不得在鄉里困頓於羈旅棲遲於道途其發爲詞章固無怪其鮮和平之氣者然又有異此豈人力哉建安中海內兵起孔璋託身於河朔仲宣投足於荆楚其詩哀傷而婉不離雅也此霸圖之序也梁陳喪亂弘多其君子繼以荒無憂世之心焉

微矣天寶之末詩莫盛於李杜方是時也棲甫岷峨之顛放白江湖之上然李之辭憤而揚杜之辭悲而思不離乎風也王業之再造也大中而後其詩弱以野西歸之音渺焉不作王澤竭矣夫建安天寶之間詩人欲肆其感悼無聊之志何所不至而齊梁大中以後豈其人皆無忠愛悽惻之言乎故曰時爲之也今觀方子之詩於憂愁感慨之中深厚壯拔自非盛世此聲何爲來哉

陳卧子序

六子至神聖會中和之極以靖黎獻白馬黑山之餘不日掃除耳而方子尊人大中丞方握全楚之師鎮荆鄂受命之日散家財募精卒卽日之鎮而方子亦左索隼右鉛管結七八少年以從陳子移書勗之曰子行矣當抒奇建策勉力忠孝若失從軍之詩振旅之作此記室之末技非公子之壯思也方子負志英偉必有以自見異日者海內清晏父子名在鍾鼎賜田宅給鼓吹歸本州省丘墓以視曩者流寓之篇何如

也何有於建安天寶諸子僅以文重哉

華亭盟弟陳子龍撰

陳子龍序

三

方子流爲草卷之一

桐山方以智著

風雅體

三百固難爲矣永言好古推溫柔敦厚之自可以
典亦可以學焉曰風雅體言與漢以後之四言體

殊也

思皇八章

思皇求賢也求賢甚勞卒未得其逸焉來行既難
知人又難思皇多士紀盛典也

漢書

卷之一

思皇明明有 聖天子假以降罔孔填不已念闡厥經

求多士士各有心請征此始

於昭盛事久出于類天下仰之誰敢上請求賢况瘁歲月

焉省墜不以聞至今何征

上帝曰咨哀憫下民亂何能殺覲彼諸臣大下不行出

不信在台左右安難任人

曾是相猶自上葵之曾足充諫自中應之外有輟園內有

詭隨濟濟北征人人丘願

風自三關必傳于天子使媚過得復先求求至止又

其古事勿言言事勿切

凡今之士曷其靡靡困于赤紱夙夜何知有微幸至惟

不得若時以注安望其力
衣絮深矣維件與天亦何憐且復旦矣卿士燕喜哀

憚矣哲人其愚不敢歎矣

思皇矣 聖天子知人人之慶矣

有離八章

有離變亂之不知其及也知之又何惜不及也

漢書

卷之一

以嗟也

有離敢飛止于蒙楚苞櫟蔓蔓匪蔓安處羣罔易惠然此

隨風泰德如何優受僇僇

相彼系屬堅河之止人皆有美我獨于里弗弔弗備向寧

幹止惟神食亂齊漸易已

天方天極維其康也戎善越喪維其常也車壯鄰鄰靡至

我陳不卽于人取閉于天

從此恭人章丁役役維彼婦人優游顧天胡降亂起穢

淫淫昭日熾其祺來薰

弼弼惠八單心以痒絳絳儉人謂我不臧爲善得罪罹于無辭臆仕以逞胡爲乎不欲

我庸羞告之或貶或否今其有今蓋其方後哀彼夫人覆狂多口

有儼白粉藻露其零有浼浼流淮葦冥冥進以克果則艱其足通巡上客又斲其俗出則格之入則束之何生戾于今又焉告之

烈日在原我征蔽苦心焉蟲蟲靡有攸暨車彼劇驂鞠爲辭觀今何時沈泉必沸疾首以愴言之斯畏

流寓草

卷之一

三

兔絲六章

兔絲求所依而無所依也已獨行矣又焉依于
蔓彼兔絲不離于土已發于阜誰與爲伍哀哉獨行何敢有怒好人雖好能不勞苦

朝廷市中莫止城側車馬斐斐未嘗或忘不我能力在人顏色我寧羞食胡然不我得

敵矣倚屨亦可以步雖無錦食亦可以方與人勿言誰知我哉心愈愈矣恐失中路

之福誰曰可焉人各有情其何能勝以死奮筆我亦

聞之用軌之財又將文之

不得爲臣矣不可爲人矣周親多矣各有嘉賓矣朋友敬矣日以貧矣

西風烈烈吹我西兮欲留不得去焉以忽東方欲明我復東行行且歸矣入門無聲

江之詩三章

江之詩欲適無從也

莽

江之詩崇朝其雨有鳥升飛下上其羽瞪不可厭集彼宿

流寓草

卷之一

四

江之汜其漚有汎扈後離煩厲不我以敖期從之鳥知所止

江水湯湯不可爲梁松舟絕流弗絆何方君子顧之路何其長

風雨三章

風雨有所思也

風脩脩兮雨啾啾兮斯何聲兮深山不可留兮

風發發兮水漚漚兮世無人矣心忽忽兮

風不巳兮分殷雷也虺兮卒歲切切身餘幾兮

騷體古歌辭

風雅變而離騷自成楚辭矣漢大風秋風猶其遺聲而短章不可入賦故例爲騷體唐人皆爲之好古之士又且上稽唐虞以上概命之曰古歌辭故合于此辨體焉若人七言古則不倫矣

渡江歌

渡江今北風寒風波起今欲渡難哀江南今木葉飛豎江北今浮雲西歸江水深今風不止中流乘舟今指此江水復還歌

流寓草

卷之一

五

車已發今聞關東無人今復還日落今不能入門望見家人今難爲言出門入門今忽以老風雨至今江南道

迎神辭二章

五音飭今續紛靈之旂今如雲終夜悠思今不得見君若有聲今不可聞般從從今佩纒纒捐椒桂今江水獻君一鵬今不能多未敢言今敢歌君不聽我今奈歌何夜秉燭今風以雨江之上下兮今之下其泗兮何常淫然今出戶我欲求見神今弗許神有賜兮不知誰與歌聲短兮不敢苦

樂府長短歌行

余博依集中已擬樂府三百餘篇其體類古辭頗少遺者而晉至唐亦間效之茲欲辨體故復爲此以備樂府長短歌行若通章五言七言則各附其體其七言亦有長短者以凡效唐人則皆入七言古矣此固不可以六朝及唐人之字句相參也余每咏樂府古辭發悲怨于屈曲參差之餘若有所感若無所指可以放言無稽故依其句讀而行已意焉橫溢之士自爲長短易于放失固不若曰此託

流寓草

卷之一

六

意爲甚便也

烏生

烏生復能啼多在長安掖門西但見掖門前有衛士驅逐復至宜武門城上栖生子八九飛尚低飛落公侯屋畢通相呼半夜聲淒淒鴻子彈之墮于濁泥老烏啼不能止不如牆下長鳴難傍有黃鵠摩天極高飛飛出海外將安歸又見猛虎近在上林中日以內賜之何其肥鳳皇自以爲人人所知求集建章鳴且悲惜我建章宮中未得聽左右人等之悲哉鳳皇去自歎不合時下告善人慎不可

爲

王子喬

王子喬乘雲日下來朝乘雲日下來朝朝中人何遺
遙滿朝舉手皆相以陸玉橋下逢十二樓中投瓊瓊仙人
云不願棲居願爲天子詔諸儒臨石渠將何如三星五帝
不相及但問後代誰得失官中可許羣臣入汲黯萊方左
右立相如枚皐奏篇什天子樂甚不自尊上下之事無不
言仙人所命當奉行延年千萬天下平

董逃行

流寓草

卷之一

七

駕車何往何復還我將逃入深山人皆喜長安長安道上
大難但有塵沙蔽人衣冠一疾馳驅以爭先市井無賴皆
可以得官紫衣朱鞍客使探吏出入官府間解二何如一旦
不可知事非一端欲逃亦已晚前路何漫漫安得布衣蔬
食旦夕飢且寒解三知者逃于神仙上謁蓬萊求一丸更得
玉杵以遺心所懼彼尚不能忘長安獻此棄陛下加餐解四
服之神武左右難欺但乞聽臣勿疑請奏重逃歌辭後漢
辭竟無知重承相何不罪殺之解五

西門行

出西門當西風風吹桑葉落落水向東解一日已西西入枯
桑中何能更待明日真酒邀諸公解二公等當我獨食門前
不得見誰敢求聞人解三我亦能高門我亦能閉門閉門獨
飲酒我亦自言尊解四何必高軒盛僎僕出門使人稱王孫
何妨高軒盛僎僕出門使人稱王孫解五徒行衣大布路與
屠狗言蒲暮乘肥馬大呼馳西門解六

東門行

出東門無所之還歸來入門遲羞見妻與子涕泣問我將
何爲一箭中有刀鳴拔刀藏布衣明日用此殺賊今日先
殺輕薄兒解二輕薄兒方欲殺人自快鄉里皆以爲師事有
必然殺人何難生死在君不可知解三事有不然殺人甚難
生死在我不可知疾歌歌勿悲且莫歌非其時解四

滿歌行

誰能稱至尊召對終日曾無奇言坐致卿相祿遺子孫誠
可非薄深負大恩得罪下獄有何稱冤解一天下不難治內
臣可爲耳目易知但通刀筆安用文辭士氣靡靡死諫者
誰動云誹謗連坐治之解二后妃不與政外戚公主未嘗寬
驕宮門不敢入未央遶遶傳語何人左右皆賜貂無所輕

治常立中朝二請觀漢以來一入黃門印乘朱軒外廷結

納者號曰植根賄賂輻輳承指失言詆明審主有幾人存

四勞人瞻伏仰視蒼天但願天生若輩人人皆賢發奸治

弊生財強逞一切諸位盡罷歸田可以位大僚生可以持

朝廷權自古宦官亂國豈敢在聖人前聖人聽此滿歌中

夜思之其然旁人下

悲歌

廉士可以謝客俠士可以作家不大不小非龍非蛇人不

至壁立脫粟徒傷心人不能殺人誰肯遺黃金

漢書

卷之一

七

前緩聲歌

封侯之賞不如執戟之臣久廢士人何以得親廉如鮑叔

侯欲死官殿難藏身當復思市上之譟多切宮中之事請

問往古何以得人而治往古皆不如不如皇帝陛下多讀

書

螳螂行

螳螂之飛入深宮卒逢宮人出戶當春風引入芝房中久

之又欲向首帝間芝房中不可相客出前殿見飛燕燕于

燕沙何入宮廷之不見

號歌何嘗行

何嘗快心不平但當使勢利通人情解一外家親戚極盛兄

弟居承明二所至貴產數倍肥田美宅開說黃金常滿解三

解又當春門下解四交通王侯常侍來往都城解五慎莫謂

書慎莫好名故鄉喪亂何以爲生解六人生重錢刀安用意

氣爲意氣無錢刀吾明日與君不相知清康誠獨苦出門

爲人欺勿以古道望君君當笑而謗之人情如此絕交唯

恐遲然且疑

於忽操三章

漢書

卷之一

十

於忽平今日難爲何況獨爲百人與孤孤裂將爲誰言人

揚沸一人偏能坎維木自有靈今匪斧及之伐松楸以爲

薪兮哀烏羅之無施舊室旣以焚燬兮又屠火于薪是不

聽且復自諱兮言徒薪者反見謀

其二

於忽乎尚可以爲何以不爲風雨雷電之長夜路難今

安之欲前旣不敢往欲退又不能返望日出今何時王

良以善御兮其又美辭

其三

於忍乎可以歌爲不歌何爲難發於不便不能爲歸而
飛難免于機麒麟出世人殺之鳳皇是以不來龍令蛇令
聽人疑今

三下詩

聖人出

聖人出方少年如日月當中天見天下多烽烟內治賊外
防邊數百萬日控弦糜費久耗金錢功未定師難還宵衣
起憂卷卷居左个坐細旂召諸臣臨御筵問政事誰當先
拜手對急求賢鼓可擊韜可懸斥骸駟禁寒蟬在朝廷自
有萬

卷之一

十

有聲聞言路慎銜鈴郡與縣勿速遷金自却帷自寨率左
右當平平母吹索母拘率貪酷吏反福祿清廉吏反得愆
凡賢者多剛堅外無藉中無緣一不合卽歸田重下獄輕
左遷察是非誠可憐嬌雷同惡任延通爽秋誅張鸞鏡于
辭罪範宜嫌講經逐服虔若生財無計所不受爵無仲連
求江海收涓涓加以罪誰能全持椒糈問筵簞孰爲宰執
爲荃願官中手一編千秋鑑世所傳斷邪正持龍淵用大
臣偏不偏用內臣專不專漢唐宋效在前治與亂昭昭焉
誠長楊賦甘泉解引佩稱神仙說詞多終棄捐請筮易占

太玄與他自秦此篇重聰明必曰然

方二流寓草卷之二

相山方以智者

五言古詩

卜寓

作客常一身出門何所顧豈意故鄉亂家人盡南渡泊舟
近西城有屋庇風雨苟全不暇擇舍卒便移住流離保輕
墓細弱幸生聚上堂拜大母且勿思墳墓隔江報烽火妻
子尚驚懼他鄉貴魚肉草蔬無園圃百口皆嗷嗷笑余空
賣賦市中多賢豪緩急非親故親故紛紛末粗飯但草具

流寓草

卷之二

一

流寓草

遣人歸鄉里踟躕至日暮老奴前自陳願得犯霜露間行
至城下復與騎卒遇發桐已五日彼來送都護邑令漸安
堵諸賊皆斬捕并得大人書教智慎用度爲我事高堂願
孫善乳哺時可率幼弟鍵戶誦章句監軍苦相守四鄉方
召募百姓遮道留練兵議久戍入門報平安佇立中堂訴
智卽自歸省不必作書附歲月一何速說言更無數見現
誰曰消不讓交相瘡最所還妻輔木傾自有靈貞凶武戕
之占堂令人怖木強難突梯婢媵甘嫉妬呻吟不出口畏
與慘人忤饑餓食梟子走狗逐疫鬼畫虎可以騎豈惟鵠

須然男兒有心手入世聽抵牾里閭畏藩籬詩書恐禁錮
寸地每顛足仰天更呼籲縱橫復隱忍何必走知舊身軀
臨病弱終不坐僇什南北多故交來往常相晤揄揄並文
事慨雄譚武庫握手過秦淮秦淮水已涸京城敵烟火樓
堂正外五區影藏一閣樓枝長毛羽時登謝公墩復拜亦
公矣此間名冷城鎮錦可以鑄斲斷羅網歸世難總勿起
衡居常摩安撫心血母嘔拍掌吁紫氣望此江南路江南
俗繁華家訓戒統緒老人持箴擴爲余縫大布布衣染爲
緇塵多豈愁汗操作治家動聞內朝織屨米鹽屬健婦中

流寓草

卷之二

二

流寓草

厨使老嫗閒時抱稚子壯貌頗魁梧生小蓬亂離長大學
軍務兒女供嬉笑啼哭生數惡熱視感日邁向平愁嫁娶
閉門作深山數武足安指危坐屢欠伸晝卧常獨寤時或
開門行顧盼門前樹樹生深巷中枯菜少烟露暮時伐爲
薪爇酒味烹飪內顧交偏適左右疑且惺醉來多怒言醒
來甚平恕勉強自作歌辭深自作註歌亦近痛哭不慕買
火傳歌亦好詠史不慕遷與冢家世傳滄泊武戕我所慕
長嘯雖不能登高順風呼幼弟奉筆視願余寫平素書
草堂中自比諒不誤守門飛僮僕謹事勿間步客來問此

居父日瑯琊

武義縣人時余自署其官口知事云

當擬古詩四首

五言古自與父必期以彷彿河梁十九爲貴

漢人之詞苦不多得時異事變情各不同必合曹

阮陶杜而取材樂府乃可盡其致耳長篇唯悲憤

與孔雀杜陵法之然以行短章不免粗厲此四首

猶刻意捐愛求如所爲彷彿者

浮雲戀故鄉悲風戀游子游子莫遠望無家從此始當風

可以歌歌成風不止風吹浮雲馳一日數千里我欲乘風

流寓

卷之二

三

疾布衣飛不起疾步至江邊不敢見江水

其二

西北起黑雲日暮聲如雷颼風吹野蓬當從故鄉來路逢

鄉人云故鄉城中災大家盡流離宮室皆成灰僦居西城

下不願登高臺望江南江南一何哀吾見江南人江

上空徘徊

其三

軍士久無事安坐常苦悶火忽料及一旦言與師江干

即乘上明日爲行期妻子跪涕泣以爲死別離征夫告父

母此別何足悲將軍不好戰見賊亦不追拔刀便出門我
去無多時

其四

家食故人少尚惡非知音但可論弓矢勿復彈鳴琴風霜

知我衣雨雪知我心披衣起夜作夜深心益深故入遠短

書袖中藏至今登書再頓首勸我休行吟亂後少食飯下

言無黃金

自簡少年所作率爾放歌

我年當垂髫作歌已成秩不謂初屬文遂有此手筆年長

博羣書所好亦非一湖海常出遊寒暑常有疾逢亂屢逢

徙舊詩多散失強記日益難十忘其六七九將比離騷注

者少王逸不願世人知之亦不悉草水塞中堂病起多

暇日高卧手一卷仰天自塗乙

劉伯宗周簡臣陳百史山左二黃過訪留飲作

作客漸成家城隔得環堵大火已西流輝燄今在宇復遇

數故人翩翩入我戶稚子知父執欣然下階舞呼童煮羹

酒一仰復一俯問我故鄉變各言當學武志士經流離往

往傳千古曳履適誰門何妨居人廡旅穀可炊飯茹荼勿

婦苦自後諸君來不愁東道主

悉索詩十首

寒燭盛供張良夜樂相與笙簧一以奏滿座翻悉索酒醉
放歌歌不知心所安時書可以焚檮蒲兼六博駁駁遊王
家解堂達綺閣卽席尚裸程行酒貴輕薄秋風動蕭艾驚
霜殺社若明日問主人賓客恐益落駕草言遠行平明出
城郭

其二

薄田數百畝連年屬烟塵家僮復乾沒九月不食新旬貸

流寓草

卷之二

五

謀稻粱猶欲延嘉賓鄉里故人至一飯飲以醇噫我何耶
客憐我何苦辛望君者甚多不但君家親自恨不巨富又
恨不亦貧巨富可結客亦貧可謝人

其三

深巷鞠茂草東風撰良辰易服立市中口稱江北民僑動
有勇士與之步城闔路逢一貴客僮僕隨朱輪多飲良安
文云是朱門親余心雖笑之然以爲上賓勇士呼我飲不
問何如人

其四

日沒西南赤赤者六十日雖有大風雨火旱未可必或云
利主兵出兵西大失榮惑方在辰太白方在戌夜半橫攬
槍光芒射營室六有占北者所言亦非一誰陳災異對廟
以天官筆

其五

近地良家子言語學無秦秦棘給繫弓獨覺是邊關人余亦
作戎服挽弓能一鈞學射十餘日視蟲如車輪久之射不
中但有笑日馳騎馬出曠野一鞭揚沙塵百金買馬鞭
勿言家貧

流寓草

卷之二

六

其六

今日長安門剽至血可飲載金百萬儲資用猶苦乏予袖
總銀券杖之復用筵口中有爪牙腹中有鋒甲通衢察禁
語聲鞭誰彈壓先王不教饑但當學世法

其七

忠臣苦不學有論不善吐激烈傷左遷豈可對君父隨處
言君子中心一何苦既已爲人中有力無處努欲求系爲
不能斷以斧荆棘參天時束手焉敢怒

其八

讀書不好名冠蓋足慰目起家治家事焉能免使困窮
遺子孫高門可接教交私與錢通同甲魚翁叔家者悲
客謹者厚宗族家雖無餘財豈徒藉像祿好遠求不死
禪亦祈福煩苦忽忽然將來總一哭不若衣美衣安生齒
肥肉

其九

九月天雨霜十月天雨汗陰風飄野藿地氣傷早濕饑
摩蒼穹枯枝不可集倚戶擁短衾內手出復入望望門前
路絡繹驅車急日暮途已遠創行亦何及

流寓草

卷之二

其十

有客惠前綬坐論不相合余多引古辭所關焉能答抵掌
爭如虎畫地繞三匝應門皆懼伏旁觀者雜達客徑拂衣
行庵閣坐木榻自非真狂生閨辨豈見納從此學問更乘
顏謝押園口不道古昔逢人但鳴咽

旅寓懷白安石師

鄧耶不可處置畝耕隆中隆中敢衝要道路多四通皆樂
本好名志在邀奇功安能坐貧窘隱忍成老翁都邑聊藏
身移家來江東乘舟好奔波出門誰與同望山想歸隱故

里可園空抱膝拜牀下鹿門懷高風吾師處石磨似
德公

吳門遇卧子作兼寄舒道

我生好慷慨所以遇亂離二十亦已過何求爲人知不能
成隱士又非遊俠兒無家復遠遊努力還自疑夜泊金闌
門逢子問安之君從秣陵來訪我不相期的酒拔劍舞作
歌其聲悲見子不悲歌悲歌悲當告誰君負天下才何事
不可爲我獨困蓬蒿被褐行且遲從此亂離多請瞻浮雲
馳君歸見李子云我長相思但戒勿慷慨天下多事時

流寓草

卷之二

侍姚仲姑母作

暑載表吾母母事吾仲姑操作潯承襲治食臨中厨從師
出外塾教我讀書趨歸來奉諸妹繞膝相追呼每見其泣
下孤幃起長吁晨鐘曉語經承晝坐操觚所作多焚仲姑
倡以自娛高閣日清芬蘭前植疎梧教風蕩深闥落葉滿
庭蕭蕭書古先生求者及門樞清齋采葵羹原自甘苦
嘗言宜人在哀家儻微軀傷哉復承逝撫卹從區區愛我
生小奇人稱千里駒一歲能畫字頗不慚之無今者遂抱
子喪事勞吟喘風塵老皮骨霜雪凋鬢髮勿嗟曠代才慳

寒近江湖吾家世好德終必登天衢汝父在里閭功高遜卒瘁世雖鮮知已男兒當罷罷康諱爲俗笑作家常苦迂好古崇大雅作文常苦拘中路不可知風波各一隅守此拘迂者不患淹窮矣感恩拜受教垂涕羞妻從旁集所作詩未傳通都修碑謚良隱治墓藏崎嶇試一誦短章使人聲嗚嗚王侯貴人盛所計一何愚不若閨閣中凜凜烈丈夫

虜人畿內復開出口矣時欲擬策因而書此
此虜數年中兩至都城下養兵費千萬誰稱斬虜者中國

沈寓草

卷之二

九

無長技守城更清野我雖有火攻終不敵胡馬 聖人夜焦勞召議坐廣厦平時禁都釋好人皆啗啗節制難甘陳畫計廢冕買上疏各有才邊才不可假日傍生烏雲貫日變成精宵小欺君上夷狄犯華夏畿內八郡地可復弓矢社有司若邊將不必崇儒雅屯田與治兵孰智委亦寡者虜出塞國家頓純帳虜去便安坐態難論取舍歌此我心有策不須爲

舟次三山阻風不進欲投梁父遂徒步至蕪陰夜雨

雪翌日冒寒至其舍見其兒女相與感慨賦此三

章

大江多北風游子無片辰去家五百里一舟兩渡何人當窮苦時猶忽忽以新妻子可不顧但願見故人遠望青山下是我平生親登高一念及徒步當灰塵疾風何太悲驅我入荆榛荒村寒寂馬嘶車復無輪主人炊黍舍持斧摧爲郭僮僕不能飯勸其甘苦辛末世難寧居固欲勞其身

其二

行人此何時嚴冬臘月節陰雨西北風中夜變爲雪雞鳴出門起曠野斷車轍念君不畏寒中途車轍折寒氣傷人

沈寓草

卷之二

十

心嚙指指出血驚馬陷堅冰不行爲嗚咽噫黑叩君門呼燈出復滅握手急問我氣結不能說男兒生今日自然感離別莫言風雪苦猶恐行人絕

其三

結髮同君心各有四方志重以骨肉親相期古人事被褐困草莽所望無一遂鄙賤復高譚動爲人所棄行年二十餘條忽老矣至與君皆抱子言笑能執親誰謂大丈夫得免兒女累中夜前置酒痛飲且勿寐欸欸言及此百觴亦不醉強病爲君歌毋忘今日意

送張商公歸袁山時聞百史下第

何處園中吟長鳴望知已處者既載翼飛者復如此營營
兼感愛何遂歸鄉里君家有高堂不能暫行李相看各別
離門門不出市勞解恨恨曠野但熱視既在世俗中難
爲深隱士願君少發憤飲酒深林裏天下紛紛然將及士
君子

阮仙過訪作

卜居在城西中庭生禾黍薄暮叩我門不問知爲汝我已
辭故鄉君又將歸楚江北日烽烟江南難久處明月照君
心相視不得語他日遇中原當以心相許

路遇子明又漢諸子作

亂後少安行下馬學徒步忽逢數故人顏色已非故經年
不得見書之以尺素各言室家空再生此相遇出入兵火
中妻子不暇顧白骨滿路堅言之我猶懼寒窮君酒幸
得早流寓此地非樂土知者愛旦暮占之當更從故舊茲
難聚百里愁田廬千里悲墳墓莫爲世修人躬耕無其具
獨處未必喜見人何必怒辛苦自高歌高歌亦已謬亂離
至子此尚難免嫉妬如何爲復勞勞出此華陽路

贈劉客生

五月鍾山集逢君當盛暑赤日張蓋行市中下車語忽忽
秋風生客乃傷鶉旅日歸不得歸得與君久處當世多風
波文章成刀組抵掌一俯仰屈指幾人許連鑣至旅舍粗
飯可以資時復痛飲酒聽人歌白紵帷帳長千兒頗喜家
子女丈夫不得意悲來無處所強作多情人人多不知汝
浮雲忽東西歸路長且阻盜賊滿中原北望少禾黍飲酒
非長策無爲夜中敘別離豈所難淒然念相與驚燈書短
章作送劉子序

與農父夜敘作此

與君束髮交世人皆知之迄今十四年相顧成流離披褐
褐且敝懷玉將安遺露達惡米鹽不善爭刀雖撫掌無金
銀一事不可爲上書見天子買豎皆繫累顏面羞逢宜
惡能效威施入山學躬耕妻子先涕嘆短衣歷阡陌徒步
猶云疲憶昔十八九兩人同下帷博物極羣書千載以爲
期揮毫數千言對坐吹壘麓與人不能讀自謂皆解順夜
起察象緯朝坐占耆龜我等終富貴久之反自疑握手至
夜坐熟視還相思君少更丁寧五歲爲孤兒宗族皆狠惡

欲分汝家貲賴有左少保知君狀貌奇掛難庇宇下訓之
以文辭今果稱異才出門爲人師勿以聚書苦自甘渴與
僕勿以慷慨故廢棄書與詩等雲變天末東西任風吹蓬
人稱故人此心能向誰霜雪被腐車歲暮然後知謝絕苦
不早頗恨關門遲業在塵埃中驅車當路岐欲駐不得是
欲往不敢馳資稟是高岡上灑松栢枝自非生羽翼不獨
忽已羅君知我區區愁苦亦相宜文夫會有日豈終受羈
縻一當世人情掩面能勿悲隱忍非功名盛氣易以衰白
日在中天努力慎自持嗟我兩人者可必無忘時

流寓集

卷之二

七

再示農父克咸子遠舅氏

亂世苦流寓布衣安仄座繁華貴人前賤子難自陳詩書
不相信持筆徒苦辛世網方高張怨謗日以新強顏隨蕩
子碌碌藏其身閉門發悲歌又戒悲歌人

置酒行爲永社廣集補作

吾邑有數子永社所結興戰筆連亂離相顧棲金陵客從
四方來投我以鉢繒閉門誠所願謝之又不能勉強答悲
歌悲來何以勝大市或卜隱輕車或見離時時作高會置
酒娛良朋雨花雖小阜踰辰亦可登秦權雖勺水棲船亦

可與廣集結長珮竟夜張高聲作詩紀其事與勿爲人稱
其二

此地好繁華日日間清談非爲宴公侯即是聚歡盡經統
綺席前有論不敢吐必與二三子放言及上古一夜思得
之書生何大苦明日盛衣服賢豪送賓主遣使召紅粧水
經促玉柱雖無絕世人間年多十五飲酒隨風俗傍人乃
不怒四座請盈觴聽我新樂府

其三

四月半首還遠有鍾山集嗣是多良辰燕會踵相及海內
流寓集

卷之二

七

存故交來往手可執往者數寄書來者市中揮飄風上河
梁車第塵沙入芳艸當路枯城鳥巢飛急仰視常大笑館
首常涕泣沽酒非醉醺聊以解於邑酒前陳古辭古辭不
當襲自有一時懷直敢成篇什

其四

寒冬各言歸留此不數客舅氏再王盟追歲浮大白向人
辟疆園今假將筆宅合得移家者分生有餘席時值大風
雨卧病當此夕農父守師塾克咸治矢石是時間懼甚主
人先岸幘一呼起浩倡上客皆辟易異日道盛事歌詠咸

書冊如信龍眠人一可以當百

其五

嘉會一以往今人
都退思永壯
歸廣集屬我
稿其辭落筆
成
變調
飢餓不自知
時方紀文
堅忍下重帷
轉問一年
中自述
還自啜旬月
斷飲酒獨醒
何所爲
題曰置酒行
飯常歌之

題馬晴江兵憲像

落落梧桐陰蕭蕭雜桑柘
手攜數卷書披衣坐石下
左顧
命胡兒持酒進王學
右顧見美人采蘭復盈把
擊案當管

漁父草

卷之二

七

絳羅亭當耕稼此非遼東田
亦非洛陽合當世好宴樂胡
兒善遊遼當世若用兵
美人善騎射倚檻臨清池
何必攜
壺斟酌飲至日
若何必酬長夜
非憲可以卧東山
可以駕
園林歌舞者一切皆報罷

擬褚葛華侍御

當世古人少
奈何亡先生
鄒嶧既持峙
汶水流何清
緇衣
美風裁翹翹
密羽鳴衣被
橫九州
著作傳西京
山中有康
更十年
退躬耕丘壑
值烽火
破家存危城
何以當摧轂
悉
知其生平
廬墓可移孝
守城深知兵
嗟哉丹朱
客咳唾亦

不經黃金塞
要路誰肯聞
人名先生
應憐才
耿耿羞逢迎
一面不相知
無此長安情
觀陸家
越海扶服
握心柱
豈謂
招九原
使我淚縱橫
非惟感知己
古道難人行
再拜歌用
哀歌盡哀無聲



方子流寓草卷之三

桐山方以智著

七言古詩

談賊行

年來內地如邊疆日言勦賊賊日強蹂躪中州橫秦楚太
石以非爲戰場朝廷下詔非一日刻期廟算分兵出督
撫盡地催驅境中賊去事已異列營置帥更議兵邊兵
可調張先聲羽書期會輒旬月向且待命歸都城乃發兵
符予大將各開召募練丁壯鄉井椎埋皆荷戈無賴市兒
流寓草卷之三

親虎帳猛士入山寧老死智士垂簾空飢饉纔得衆人近
數千束手吹噓又無俗吏道大臣督餉東江千徵收十路
催未完縣吏科欽復數倍民違恤無朝餐古者典師其
糜費深絕絕域千里饋一出輒云億萬金資助封侯尚不
計方今帶甲誰紫驕步行欲飯指咽嗟賓客間謀之用且
勿論難言五日椎肥牛執堅披銳無所動人食雙糧亦嗟
怨將帥行伍有皆覩雖號之兒難得健忽報賊來皆茫焉
中軍鼓噪弓斷弦青龍白虎習未熟奉旗易懼迷烽烟用
奇致啄求死士前途設伏依山川中原大燾不滿萬江城

羸卒纔三千分爲伏兵前後隊大勢欲失安能全駐石亦
心冒白刃生死不顧身當先鋒一身臨四野誠皆突騎
我無馬脫險長呼下接戰馬亦不敢況衆寡夜來幾火炬
三頭毒弩暗中黃鬚者終疑官兵皆在前自保貴重不東
丁詩才當賊亦常事且戰且守非一次總之旦夕不得成
勁兵誰能四面禦賊守分地斥候偵探既不寔重賞勇夫
非小費貴既不重徒新人發生倉卒亦甚易況爲賊藥爲
兵苦玉帛子女唯所取流民四望將揭竿莫謂賊去兵來
之地爲安土竊見山中小民能殺賊往往守險合衆力賊
流寓草卷之三

來上寨操矢石賊去下田種黍稷乃知客兵終不如王兵
安用統兵尾朕如送迎郡邑民丁弓箭社何以談之難寔
行農家清野驅童叟諸生孫吏城可守土著之人習地利
教以邊士防隘口于是各率大軍當要衝潛以輕師夜襲
輒火攻用兵如神自有法七省會勦空傳烽言勦不成更
言撫反手掉臂已逆觀業驚陵疑殘州縣寧使作官統
部伍已矣千住南都勸言滅賊何其迂陝江望之徒疾呼
天下男兒今有無男兒但得黃金萬斤銷金印便可滅賊
人不信夜飲孫武公堂前養馬嘶悲風牀上利刀明月弓

自言新脫不出三年中又見周農父卜數寄起辭言
敗當涉可作開府是時太白繼在午但恐白衣行軍非其
昨宮中左右先罪之上書言兵已成弊左右方將出奇討
又恐有腹心之憂比則史難制賊不平亂且成上有憂亂
之天子下有憂亂之書生書生憂亂亂將及誰待汝滅
賊封侯得長揖

行路難十首

行路難居長干長干舉步數十里城闔四市多旁觀飲駕
車車幃幃欲乘馬無離鞍日暮不得歸持錢市中餐僅僕
重兩皆避匿不問主人行路當機寒行行通通衢衢有
廷官鞠躬拱手皆易事一時顏色誠難看

其二

一飯忽不樂命駕思出門我欲宴飲無賓客我欲休夏無
田園我欲遊湖海湖海之士今安在我欲還故鄉故鄉笑
掠多殺傷不行不可得同行不我力出門行路皆梗塞惟
在城中問南北城北有山南有河河中日夜聞絃歌歌一
回又一曲白晝爲樂苦不足及此少年常秉燭少年何顧
顧但恐輕就老死秦淮船

其三

欲好武誰斬虜欲好文文已矣弱不勝承能起舞何必力
舉三千斤即有張華博物之覺視李廣射石之利箭司馬
長卿之筆札諸葛武侯之羽扇好文可以勒史冊好武可
以事征戰下之公侯不賓禮上之天子不召見行路難行
路難行

其四

汲水置瓶中瓶中之水不復流掣瓶忽墮地地上之水難
復收男兒莫舉手莫多口手有上下或左右口中唯唯或
否否中路多失意事來常八九君不見李季子征前老馬
不顧後行路難路漫漫十步九步多盤桓今日不行路來
日更大難

其五

掘地得古鼎腹有篇文今不全上刻常羊舞千戚魘魘
兩商人謂之似爲僞所造博古園中有名號人言此值
千黃金手掘面翻沉吟實得城南宅一區買此不愧真
知音嗟乎世人但以搜金爲上策搜得百金稱俠客俠客

人還稱空中行路以爲能近見公卿用此道也
面日使人好

其六

行路難莫難于長安長安路雖遠幾日便見宮闕浮雲騰
小者能作客大者能得官五侯當往來七貴當交驩五侯
七貴不可恃慎勿爲人使輦下生太行轍覆來不止有人
善用蘇合彈所中無不死巧者投隋侯一投卽落金門
金門何沈沈其中多密林密林夾路通御死不入此門安
知深門前過者敢騎馬不見縣鼓在梁下

其七

上謁從高山山險無路不可攀復有猛虎居其間白日遊
戲何斑斑上山既不可下山又不果忽聞猛虎聲一聲使
人驚欲墮山下有路行者誰此間有虎啗人人不知至若
逢山總站可勿論室中虬蟠何足恨恨有妖氛塞天街行
路難輪可埋犬羊固異類龍蛇傷我懷桃蟲蠹尾亦有瘡
城狐終化狼與豺更笑虎皮本年質腐尸可嚇畏白日白
見汝生爪牙勸人行路休吝嗟

其八

曾聞武帝坐見青島使青島回報王母至見旄旌踰過
威瑤瑤玉珮雲中行王母卽知西意有方朔謂彼兼身官
殿何其樂期歌官殿行路難重足而立常免冠但得樂取
少結居長安此兒詎非素口刀鐮在前亦不走盡管偷
食千年桃又嘗飲君不死酒上帝與我憐此兒使來諫君
君聽之君妃官官皆莫信多引讀書之士相追隨讀書有
何難難于得所願願臣等步入官殿中願陛下延年數千
萬

其九

人生難上天天有路今上無緣但願天公出美酒姬嬈
女在左右漢武帝與仙人期此等樂事當有之靈均上天
求宓妃周流乎天翻歎歎不知天上之事何所指但言
仙之辭我甚喜喜欲問天天不得天路遶夷長太息向
白鶴乘飛可至天養之園中非一年夜夢騎鶴至天見上
帝天上亦如人間事無數仙人求富貴又恐拔宅昇昇格
墮地

其十

行路難行路竟不難上苦倉皇天請君日夜平心看人心

不肯平天意常多端我但聽天天亦許仰天欲語不敢言
自愁賦性疎且狂狂歌忘在他人傍他人促坐我散步我
不知其故綺席陳華堂行苦歌行路行路難可下酒短歌
漸長歌何久東海參軍誠不朽隨西太白鶯搔首持此行
入諸侯門並可游戲見至尊有時痛哭反云樂有時大家
聲亦吞一笑一笑在何處行路拂不去去秋瓦窪行康衢
旅市獻藝爭懼呼聽我歌歌鳴鳴三數百變兼笙竿非費
誰非巴飲非越艷非吳趨其中音義大半不可解餘聲結
屈牧中吾此一曲世所無或云作此歌者大丈夫

漁父

卷之三

七

乙亥春流賊告警送農父克成歸

昨夜羽書自江北中原聲鼓烽烟黑郡縣一呼皆赤刀南
郡公卿生失色將軍欲請良家兵兵不滿萬多數老弱者
弱者無腐粟即有壯者安能行傳道故鄉城欲破故人幾
江恐難過過江遍野皆難民不如逃作江南人

母自苦行與農父懷曹梁父

男兒生當此日安所之正是天下多事時 聖明在上卿
相賢鳥用一二書生爲書生讀書復學劍一舞視天雲畫
幾千戈滿地何時平欲見故人不得見我已無家無黃金

不復結交求知音君不見長安堂上客黃金卽多亦不懷
吾子知我我堪老骨肉之戚不足道白日在天下江水照
見余心有如此日來學飲秦淮錢泰淮但有載酒闌干船
我復厭薄歌聲醉後樓頭新管絃欲上高山數千丈雨
花木未無可上長千市中千萬人驅車不知其所向江南
江北傷心多崩榛塞路無斧柯周子農父忽然至面塵不
洗相逢歌罷大笑復大哭城下暫居且勿卜西有樂父
不作書便將徒步至姑就姑就少山不可留還當歸臥龍
山頭對農父呼梁父知已相謂力當努飲酒高歌毋自苦

漁父

卷之三

八

朱白民隱處

通子山下茅爲廬昔有隱者從中居居此十年常書竹不
入城市能自足往年書竹在長安撫余來髮臨池看爲寫
凌霄一大幅至今風雨堂中寒吁嗟乎其人已死去山僧
猶能指其處

釣臺作

釣臺何繁囂當時必有百尺釣竿千丈綸乃可垂釣橫江
濱祠堂草木茂時新子孫上食皆不食先生無行事先生
不著書但能不肯爲人臣今人不能棄富貴乃以藏拙識

古人我亦停舟釣桐江水桐江千年清如此嗟乎不覺
故人爲天子至今沒沒無聞矣

送大年之長安兼門啓九

外有虜中有賊我何向君何北鄉里少年賤詩書長安公
卿貴顏色布衣出門行步難不悉不生愁飲食君今壯年
入帝都上書痛哭宜努力可恨紛紛妄男子賢良之路
從此塞蕪市若逢悲歌人切莫自命爲忠臣

丙子除夕前一日孩未伯飲我言及生平感賦歲暮

歌六十七韻

流寓草

卷之二

九

游子歲暮出門久還視家中無所有落日悲風動衰柳
水斷溝星在甌家有長者待我厚念我生平不容口贈我
胡繩問瓊玖燈前令我我惜宵除夕黃昏日入西驚說明
年是丁丑年壯如此不足取努力窮愁成老叟昨始歸山
葬先母手植松楸依隄臥欲學躬耕奈無耦書空酷似尊
伯舅借隱又非鮑宣婦憶昔十五至十九著書高歌謂不
朽彈琴既終業射蚪長嘯深林封意屬飲可三升或一斗
狂若無人在左右賤性疎放復自徂常笑千金享敵帶蟻
眉見嫉自疑醜胸中萬卷皆新得多病縛難離趁趁談并

獻策獲許說黃鐘不鳴鳴瓦缶古道衰之如飲荷原有枵

兮罔有柎地無高山但培塿虹蜺不美龍蛇蟄駭反出

驚駭後傷哉丈夫貽不偶黃金既盡寡朋友幾人定交在

杵臼一貴一賤互相質室生養菜田生秀人欲殺我不敢

受坐看浮雲變蒼狗白日在天誰爲訓豪俠場中乃利藪

窮躬營款觀者嘔我寧短褐任蓬垢夜持牛角無車扣寂

寞門門朝飯模履霜葛屨愁糾糾鼠不容穴啗雲數安用

跬步行不苟當今干戈亂奔走紛紛郡邑誰能守諸將恐

非湯餅誘京師客來平安否發言盈庭敢執咎赤金鑄印

流寓草

卷之三

十

碧玉鈕紫纓縣之在左肘六耳駕車垂紫綬減腰斬虜者
某某伯父不出報我后布衣利劍空在手拔劍起舞舞蛟龍
吼心感好士歌薪慙客含悲離更剪韭明日願言置春酒
再拜登堂謂爲壽

日重環

今年賊之在皖也號三十萬衆余邑親友死喪不
可勝紀他無論矣先是日有重環其色白占當災

兵後果然

日下重環其色白日光射地上赤白主喪兵所將頭變

爲赤影當血流聞賊今年先掠野野空然後至城下可憐
死人如亂麻江南逃者難還家逃江南望江北白日在天
誰殺賊長江波浪休夜江南之人以之爲長城

登陴守

賊欲攻桐入矣城中嚴守不懈故賊不敢近而往
來過城下焉上有賢侯下有紳衿佐之往往能制

賊桐之不被非獨幸也

賊擁萬騎城下過城中有人城不被縣官愛民民上城各
門撥甲分諸生諸生守城合兵法小民守城無歡聲樂

流寓草

卷之二

十一

射殺賊下馬賊遂移營向東下

思遠心

我大人自舊秋還敝邑卽與當事商禦賊之計至

今春果不真矣身爲先倡日夜登陴勞苦所不辭

也余奉大母居金陵而引領西望思心如何然固

知我大人在桐桐必無事耳

思我大人守城久西望涕泣能來否豈爲百姓相遮爾乎
生好義不肯走遠心堂中日百人中自孫子同苦辛日日
議事夜上城五更作書分請兵請兵久成危城下賊入霍

山兵報罷

監軍苦

賊今年盤踞于院凡兩月禦史監軍提兵不滿千
人與之抵敵身裹戎服不避風雨自軍士與小民
聞之無不願爲之死故能以步兵近千抗數萬衝
突之騎焉然其如寡寡步騎之勢何哉

賊在院中六十日監軍日日提兵出可憐提兵不滿千死
守死戰馳向前軍中將士皆感泣重圍出入斬首級大兵
且至賊且歸監軍未嘗除鐵衣鐵衣中夜當風雨傍人誰

流寓草

卷之三

十二

念監軍苦苦哉行歌一聲赤心在白日明子之金甲千重

兵君王何愁賊不平

大轟行

大轟行悲兵行進之無濟于事也今年之端哭于

泰庭者亦至矣請兵而發亦明知其無用也然猶

欲藉先聲焉

大轟行行何遲日行三十里尚恐勞其師江北郡縣日告
急發兵追賊追不及幸得不追賊人山若與賊逐何時還
出稼荒

賊去而春已過矣農事盡廢田家流亡死喪在道
百里且無人烟故鄉之人傳聞如此能不悲哉

田稼荒農夫亡老幼走者死道傍走入他鄉亦餓死朝廷
加派猶不止壯者晝伏夜行歸歸看雞犬人家非賊去尚
餘一茅屋官軍又來視不足

程九屏見招賦贈

我東南都居南城閉門不敢見公卿貧賤好言天下事恐
以痛哭嫌書生解后見君卽如故屏却車馬下徒步思君
明日欲過君不曳長裾披短布布衣苦熱復苦寒覆聞寶
流寓草

卷之三

七

錢棄不彈今逢好我如君者拔出爲歌行路難行路難逢
年兵火家鄉殘流離賣字謀朝餐無奈時人不好此各騎
珠玉趨金紫千篇不值半文錢但得酒家樓上眠知君少
負天下志南曹不足當君事行看斧鉞爲長城本素請作
名臣記自今江北江南始號鳴司馬門前日議兵運籌之
服猶招我使我流離來者少欺辱我不欺我流汗作此短
歌至夜半願同明月請君看

滕伯倫飲我以虜首爲之作歌

近來匈奴之頭不可得年年都城之下戰皆非九邊養兵

數百萬誰新一首報中國何來購得名王頭不肯獻國封

諸侯以爲飲器盛斗酒出門作容持在手逢君長子酒金
瓶長于男子學便媚各爲白面求紅粉不樂我等搃鬚
日歌長篇見此鬻骸已變色請竟長篇又囑囑主人張口
吞之累十觴不問人問面目曾相識我適病暑傷心脾飲
幾半升愁雙眉傍有朱顏慘且笑笑我怯飲憐我詩詩成
觀面面色變自搔頭頗能擊劍對此不飲飲不下縣之腰
間講征戰誰能渡江斫賊首帶血飲之騎馬走人肉可食
爭殺人持杯切齒休開口嗚呼請看飲酒食肉皆士夫
流寓草

卷之三

四

頭議斬者何辜伏几痛哭不在胡但飲虜首何爲乎安得
斬佞臣斷其舌食其皮飲其血何愁賊不平虜不滅彼時
百靈耳不熱與君言及腸驚絕斯何時今敢痛說勸君戒
此虜首勿復歌使人作歌傷心多何不舉兒旄持王竿願
謂美人歌一夜

錢切光過訪責我當閉門謝客不可日飲醉酒感面
有作

日與故人離別人不復讀書但飲酒好我者寡族者多見
酒不飲好奈何醉後不知天下事日夜勞苦強得意三桎

荒涼一字無見我故人羞自呼烹葵聊與故人飯故鄉雖
亂我當返述今老奴閉門勿復開好酒之徒請其來

贈祖命三十

男兒盛年在三十承明朱紫當出入何爲相逢市上揮狂
歌一卷風中立城南宮君沽君將一飲乾百壺橋下與君
語君復上視樓上女嗚呼我等上不得爲天子臣下復見
笑鄉里親困客被譏無良辰惟有飲酒好色汚其身握君
手爲君壽莫近婦人莫飲酒莫以情激成老叟近來富貴
何難爲可以嬉笑而得之君但學作市井輕薄兒

流寓草

卷之三

主

贈滕伯倫

自我伯倫來白下座中招盡揮毫者我適披襟曳屣來願
與我談三晝夜久矣食賤不合時絕不與入言文辭但求
飲酒更食肉碌碌自混鄉里兒一日拘謹一日放或作未
情掩悲壯短衣長揖如魚鱗指揮坐客東西向見君畏君
復愛君知君知我我故云天生才人易得罪眼看世事徒
紛紛古稱大隱隱朝市君復不爲人指仲冠蓋場中顏色
難五斗折腰豈堪此滕伯倫滕伯倫名聞諸侯非賤貧寒
氣凌淪滄海濱紫衣黃綬不得志何沉流寓蓬蒿人士窮

困今誦謗至善不可爲作何事布衫自拭三更淚不若夜
夜依人醉今吾訪我開門居閉門不用多讀書但當逢時
賣信貨掩取焉蓋乘高車嗟乎多病多愁魂如我開門閉
門無不可聽君斷絕高陽徒還望君來對君生

懷卧子

人生難得者故人故人不多多苦貧今君得時已富貴勢
力事君爲名臣拍干王地何所望望君諫書且莫上綈綬
市兒爭得官刀筆如人肆譏謗豈徒重足爲公卿寂如衆
蟬皆不鳴布衣操觚偶憤激動以腹誅加書生書生畏人
人不喜強顏作笑向誰是唯有閉門仰天卧夢見故人斯
已矣起書一札投長安長安道路傳書難作詩三月寫純
扇至今七月西風寒知君垂綬富都邑簿書期會今最
旌旗不日過江南猶望相逢下車揖

偶簡篋中見卧子舊寄我書書後紀夢甚異今似若

有應矣便賦志感

開篋見君三年書末書臘月二十三更餘作書寄我得奇
夢夢以鐵尺擊人中走登一樓爲鐘樓鐘高一丈聲如牛
蹄之及燕又徒手立呼若相救忽然驚覺聞雞聲又

云華堂方讀管公明

同諸子飲侯廣成天都夜談時事感而有作

主人好客客常至客至痛飲亦忘醉客辭山公欲倒冠且
言近日長安事長安道上多垂楊植枝都在沙堤傍上有
游絲繁其枝堤崩楊死爲沙揚可憐根深亦不久游絲落
在他入手情哉枉費平生心他人談之下杯酒

赴鄭超宗雪朝蘭社明月在天詞人畢集楊龍友復
至張燈作畫余喜甚爲之醉醉爲之歌

白門臘月白雪下邦江鄭子舉白社我先作白雪歌
罷送成明月夜明月照雪何輝煌載筆來者懸夜光各披

長袖拂絹素千花萬石生中堂幽蘭解得佳人性大書蘭
社記名姓上觀金谷與西園雪朝月夜何如盛日南楊子
敗後來倚案欲飲不滿杯自作古詞臨危石石上野草三
花開從旁觀者道不及我獨大笑張燈立將持半幅求名
山求得一山便長揖起舞自顧何所長但能兩手飛羽觴
題畫不用數千言一字亦見狂生狂乃秉羽觴勸諸客主
人十觴客半百醉看滿紙青雲烟莫辨雪中明月白此時
長干之人方管絃紅粧雜沓諸少年從來不識我等字豈

肯哉華來君前鄭子歸楊子去諸公何何處我學諸山道
不成翻學長干蕩子語嗚呼明月已落雪在途三更步還
西城隔意前舊種蘭花枯四壁荒涼一樹無開戶高卧得
奇夢夢君滿壁書作龍眠歸耕圖

均勞逸歌送臨淮侯還闕

朝廷下詔褒勳臣欲均勞逸圖麒麟勞者日勞逸者逸均
不均今誰敢陳君來江干已十載西控上游東淮海應旄
振旆逃鯨鯢忍觀中原蛇豕在但者江上悲春秋舳艫聲
樞橫中流登舟北望復南顧濯纓更濯屨吳鉞平來揮袖

漁父

卷之三

六

指江水勞者逸者已如此立功不必非常人惟願諸臣報
天子天子宵衣出宣室何敢自求逸諸臣晉秩爭功高何
敢自言勞驛車馳馬江頭過終日馳驅不能生見人取僕
銅焦心見人奔走翻高卧獨呼二三狂歌人來盃盤腐脫
風塵何勞何逸何不均我歌我醉多苦辛南都公侯好客
少入君之門門不掃桐山數子善懷懷聽君一十百篇皆
絕倒瑤華綴屋燭可刻擊鼓鼓瑟歌帝力或從管馬西掖
西或從射獵北山北有時大叫稱我狂有時密語記數行
遠懷鬱鬱之五陵儼瞻遠邈之未央今年奉詔過北關

閣下承冠正指髮豈言勞苦謝 君恩却云安忍
恨非記室非參軍從傍執筆銘奇勳但聞長飲寫旌旆先
當露布平胡文此行日付九重側勞于求賢人未得君且
莫作詩君且加餐食即日大用勳臣治四國

憶登黃鶴樓

九戍下瞿塘兼旬過漢陽舟人引我登武昌左顧鸚鵡在
鳳皇誰謂眼前道不得白雲千載何能任烟波日暮偏爲
作仙人果否乘黃鶴是時余始協平反數行發笑猶如昨
今者抱病不復登作詩羞向仙人稱却憶少年還自慰

流寓草

卷之三

七

筆頗有凌雲氣李青蓮崔下州千載有此黃鶴樓後未種
上題詩滿四壁聞說仙人厭之不吹笛

估客苦

聖廟有估客樂矣爲
估客苦述所見也

昔言估客樂今言估客苦昨夜泊舟楓林下左右舳艫盡
商賈見彼喫咽當風餐爲言作客江湖難江湖近年多盜
賊布衣夜脫安可得微賤鬻貴雖不貪風波萬里真苦辛
更逢當關多暴吏欲沒鉤錐加重罪可憐黥黑不開關苦
人巨浪危磯間恨不載全長安買都尉等閒見汝一官何
足貴

附一言至十言體

長短歌

噫嘻已矣念之長短歌君莫悲行自反顧中路多岐野
飛沾蓬日暮陰風吹視浮雲今天未奄忽一何難如使酒
馬坐可諧俗振衣危論非此時當時用刀筆爲生計殺人
以媚人惟恐遲我等雖然困賤不得志亦安用此俟僕風
塵爲君不見長安道上車馬客有時人欲橫門外揚其屍

流寓草

卷之三

七

方子流寓草卷之四

桐山方以智著

五言律詩

甲戌亂後至白鹿山莊拜先祖廷尉公墓

此山先卜葬遵像似當時桑梓存田舍松楸護墓碑昔云

城有亂今驗壁間詩臘日鳴鐘鼓鄰人亦拜祠

詩候曰安石夫子記其命我之語

艸野知今日三年厭入城逢人思變姓教我善藏名歌器

安能滿虛舟豈不輕母嗟賓客橫潁水渴還清

流寓草

卷之四

蘇當時至得陳士業書

入門方把袂一札自南州問我嘗多病言君好壯遊未能

水作燈翻幕曲如鈎豈料清談者離亭作楚囚

得舒章卧子書并作長歌慰我流離援筆志此

畏說奔波苦消愁近狹斜故人遙勸我猛士喜無家餓市

間芸草窺園服種瓜東方將大隱據地畫龍蛇

歲杪立春送又漢之金斗

茂草無家者天涯更送人日歸猶是客同病不知春歎息

郊音語亂酒市塵自非兒女子再四忍沾巾

遇蔣楚珍時同慨生啓棠亂後看春還寺中

春色倍還人方知不當春披襟懷筆札追殘困車輪立語

初移營旁觀若次醉急歸修祖臘莫說壯遊貧

乙亥元日侍大母仲姑坐志感

陌葉投沽酒盤中味更辛啼兒因飯少登婦爲家貧

陰寒今歲妨多病高堂且獻春有姑看白髮流涕說宜人

先打計宜人

得徐巨源書并寄甘禹符樂府

東檐方流寓龍眠號足羞果然徐孺子安得韋蘇州

流寓草

卷之四

前序禹符詩以韋比余今以爲霖雨忘前漢清風咏在郭

東南施芻粟進爾上蔡丘

贈山中兩道人

距虛難獨步安得拾蠶蛩一路哭食吏雙山美老農肆中

教魴鯉池上望蛟龍曠野行遶路騎歸鄰短筇

懷熊伯甘

有但談文地焚屍并竈荒竟遺三歲字早栗一經堂

桐猶憶舍中一飯而今乃兵荒至此失伯甘貽余設獨依

詩居不忍釋子遊亂倉卒竟以亡失重有感云

宮詞

宮中多賞賜傳語盡邪瑤絕世先開面登天夢得郎椒風
生桂殿麻詔出芝房列陣新馳馬時臨內教場

其二

執戟立螭頭終朝敢告休御前方減膳官裏自添愁凝碧
母教樂昭陽不建校落花秦暮舞空逐玉溝流

其三

三春無燕幸稱至上林中宵起更衣早朝還載筆同內廷
多永巷別寢即齊宮奏事傳聞免披香發視風

漢宮草

卷之四

三

其四

士人皆不用益覺九重尊久絕羣臣賦難臨公主圖禁中
誰卻坐殿下敢當門想見深官苦朝朝若輩言

乙亥春賊至中都驚陵寢燐明樓哭而紀此

陵寢何人護明樓被火殘君王方涕泣臣子敢承冠裏
以也兵少空言滅賊難鍾山一回首江北不能看

卧子書來正愛時亂

流寓傳名者適時豈易云子方言地勢我欲說天文徒有
苦千帆安能力萬斤兵符猶吝惜誰得出行軍

黎耳卷招飲部園

散珮來城曲疎林暑氣殘南尊當退食西第慣盤餐
吳官月分余楚澤蘭作詩搔首問岌岌欲除冠

駱維斗

久識門前市關門我自啟異書當再構常士不須哭論史
看炊餅籌兵豈代庖醞醞渾未醉可解一時嘲

徐九一過虎丘談詠時與百史將去矣

竹徑無人掃停車藉草談鉢聲驚裂石鐺影久沉憚白馬
誇三耳青驪脫兩轡有懷吹笛處自和望江南

虞萬章

卷之四

四

病愈酬李生

輕矧不治裝秋氣薄衣裳旅舍陳參水天涯貴鄉渠千金
慚我字王叔處君囊欲作舍公傳求求不死方

卧仲芳舟中

散髮卧君舟何須百尺樓涼風吹我至芳草爲人留寒病
三更雨鄉心一夜秋挂帆難自問南北聽河流

臧目

羸病勞人事窮年每自護面脂羞更試肉食豈覺肥莫厭
鰕鮓小難令雞鶩飛園中枵腹滿棋枰盡成圍

哭鄭赤甫

不甘同債帥負石入崔嵬雄劍無生氣雖風吹死灰病時
猶北望魂去可南來尚有遺孤在穹孤大將村

與野人語

彫敝還增賦像發誦大東田來嗟不雨官吏更成風竟日
何曾飽今年莫願豐時時傳楚客清野人城中

吊易驥庚

漫齋終短褐可惜一長纛師弟羣絃誦家僅贖甲兵口中
馬不絕筆下死猶生江華桓榮輩當時賊奸名

龍巖草

卷之四

五

胡君啓醫雨中止喜下

忽爾扁舟至蕭蕭風雨間知君非白服將老尚紅顏有病
咸適客無生學住山從來稀識者且復掩柴關

泊禾石登讀仙樓傲太白余亦能高詠體

日暮片帆陰山多古樹林高樓北風起落葉自行吟石壁
西江水千年流至今青天不可問秋月見君心

丙子春賊已破和州矣然桓江岸勢憤書此

黑氣犯旌旄屠城鼓血刀舊家隨邑毀新鬼作人號江岸
連營費京城讓守學梟騎猶未陣驚馬半先逃

贛泊蕪陰不及晤崑銅作此

自憐羈旅然泊岸藏江流南北商人語東西游子舟稻梁
皆施鼻行怕怨後收急效同君唱區區風雨不可留

題書懷鄭超宗

何處孤訊至飄然去不還波濤當八月風雨自三山有夢
知尋路斯人想閉閣書空成雁字明滅海雲間

聞文姚二先生之變紀此

歸歌於忽操相繼遂云亡封事人傳稿遺文家善藏去蛇
將擊樞大鳥自臨衰欲效林宗哭蕭條驥野長

龍巖草

卷之四

六

介生書麻姑記貽余時方與客奕得句書之

飛勝揮長袖風生座上無間棋根橋叟扇寫麻姑高屐
何當折飛塵不畏汚報君書五字驚絕向天呼

贈汝陽山人

說劍老他鄉弓衣作藥囊少能談鄭白晚更好岐黃斷事
多奇中施人有異方聽言英參敗所案舞低昂

歸葬先母失宜人平浮山

躡蹻空奔走靈前時祭荒衣冠難爭達哀經更悲傷負上
山風冷我松墓道長結廬當守冢何故去他鄉

卷之四

先生何處至長世若神仙言語能通神天恩更不知
清風明月說千年願南方草木從好聞天

其四書左有人方中山中

今聞不歸主體不歸山中宜飲酒市上勿馳車昨夜
心驚路遠年有信信心常憐哭大笑復何如

其五

白茅持一束經帳設西城書已懸燕市風猶作楚聲何曾
旋桂煒終夫佩慈形此日天難問魂歸問屈平

流寓草

卷之四

七

信自作定爲之詩

白下笙簫地高吟板上居暗珠今贈客明月夜懷子有影
堪飛劍舞鄰亦著書世人看不見青眼照何如

江上風起

日光薄狂沙擁石頭颶風從北起江水若西流枯樹
力危花落雙舟果然天遠客安臥不須愁

賦久困相何相公集諸納諫請兵拒餉以赴之

幸得危城信已否哭更就赤心嗟異地黃髮羹同袍但願
催軍發毋悲議餉勞先聲應得力前路賊將遁

懷劉濟南梅惠連王在明諸子

但有綠沙洲誰爲亦過遊江山新落葉風俗何如
時看賊等兵即可俟武昌連夏口拍手白雲樓

懷集孝升縣令

治荆控楚封行車當戰衝登陴親射賊設險卽安農薄責
催書急星馳草檄從應知才子苦挂劍賦青烽

出入愁十首

安坐常於邑行行復自嗟入門徒擊案出郭又迴車夢以
愁爲樂魂知客是家寒風吹不止三徑滿黃沙

流寓草

卷之四

八

其二

視屋還歌嘯將傾賴一繩藜羹常晏食瓶水亦堅冰思
籬間網翻疑木上簪嚴冬持筆苦苦不欲人稱

其三

但操臂卜技糊口卽乘輿好事原難足隨時自有餘人皆
求寂果神亦喜叔符發憤還傷酒中年忘病疽

其四

屠狗亦同仇青絲開赤鞵書生防墮馬處士當騎牛雞佩
唯心鏡褒衣復臂機張弓雖不中此氣可封侯

其五

日暮臨衝迫危橋近大津水深能殺我寒薄易傷人短袖
何妨布輕車不用輪喧呼升轡過原自苦灰塵

其六

單車險折輪與馬自耽耽胡越何嘗遠陳雷未必親山將
謂器亡天不視騎人涸跡屠沽者猪肝足飲醇

其七

溝水采昆茨城傍得旅葵蒼頭求食肉黃口怨舖糜第宅
愁門遠都亭苦路岐不妨乘廢簷冠蓋日爭馳

鴻篇草

卷之四

九

其八

懷疑當賸路明月不須投但解乘肥馬誰能殺老牛鞠躬
勞廣坐出口在高樓俯仰旁人指伴爲河上謳

其九

辛裘亦苦寒陋巷履殘酒市千錢少屠門一嚼難撫心
如隱痛張膽與誰有燒腸飛沙起休彈桑葉冠

其十

環堵多空盞無水莫觀忻伊威當戶走欽夏繞床生一病
青釭月孤吟至五更虛堂無故響不議是何聲

借韻詩四首

韻來還自惜往日起回風圖識傳妖妄訛言亦異詞錦成
壁有紅雲看孤蟲誰念釣竿老遶遶官闕中

其二

夢符至京口言苗老人言夜夢小卒記章讀決錄
探三石

其三

疾飛着燕雀爲問道行勞梁下嗟縣鼓車前引佩刀仰天
求雨粟甌地已生毛上謁高山險京都咏童逃

鴻篇草

卷之四

十

其四

何必慕丹朱成名亦易誣遲時應下獄對簿卽捐軀世盡
求仙能腰當佩鐻鐵吞聲還劍目有耳在通衢

其五

好歌歌不得塞耳畏聞識騎虎終難下猶龍自善飛寥風
方夜起雄露感朝晞覆轍當陰雨泥塗何處歸

其六

反戈休自割合睨枉生疑面目甘爲鬼骨有異問醫指天
原不畏覆雨在何時莊列非虛誕逍遙亦可師

其三

城北更城南僂僂總勿慚牛飢忘夜半狙怒在朝三變腹
心何苦欺人言太甘撻頭曾人穴孰視莫耽耽

其四

靈氣時白卜著策每言凶聊以儒爲戲翻疑惡可從臚易
休上屋擊隼亦乘墉却見同塵者勞勞有病容

江南謠與武公戲作

但道江南樂依人不講戎出門行步疾入市數錢工治第

聞邪許求糧盡鼓鼙好隨年少者學笑書樓中

流寓草

卷之四

七

其二

鳳臺何必上城樹蔽長江路井無清水人家少北憲假山
空自險花石不能扛欲出還歸坐門前展一雙

其三

盛暑秦淮漲家家倚檻邊公卿常設席士女好連船市上
求看核吳中出管絃橋頭楊柳少赤日正當筵

其四

醉呼非旨酒促坐尚盤餐勿自推高士時當說達官奉匱
稱舊器拂袖試新執欲扇蒲扇傍人總不看

其五

花發泥樓晚曉妝墜玉簪冶郎嬌白面靚女重黃金有扇
還遮笑無衣莫問心新詞誰愛者差殺苦行吟

其六

誰家費萬錢日夜坐堂前我欲從之飲人皆笑曰然上樓
倡獨處下榻與誰眠自笑三升後哀歌不可憐

劉晉仲貽余川扇爲此答之

知我厭塵垢遺來短袖中獻衣奉上客掩面笑見工不墓

齊統素翻憐蜀錦紅莫將游子意辛苦待秋風

流寓草

卷之四

七

寄朱雲子張草臣

日暮當歧路堅車未敢馳草玄能守黑朱白化爲霜載酒
應從俗譯經不合時行吟憔悴盡思我勿然疑

贈現草道人

君識山中路余悲市上塵布衣當重足羽扇學輕身秋後
何妨病囊空豈患貧江南愁苦極畱不住仙人

贈張先生

賊方來額上君且入關中紫氣看持筆縑衣亦帶弓寒鷄
驚夜飯野馬避朝蓬莫笑江南俗廉靡此日風

子建爲故園元草見寄爲此答之

昔日多自骨飛作塵場沙成草燒秋草見寄學浪唐詩
以牧馬枯木尚棲鶴空方池地多今年秋至家

送官玉清還萊州

木落君歸晚江頭微雨都愁雨雪東海正波濤病客
遠看劍歌童盡佩刀中原難極目千里但蓬蒿

贈許子洽

十載談經者相逢坐上樓飯牛忘晝夜收禾學春秋白日
餘青眼玄霜染黑裘君三爵酒飲此即封侯

龍寓草

卷之四

五

其二

持筆老京華行行不駕車著書愁得罪賣賦且還家雌伏
看龍劍雄心願竟別離吹笛步憶我咏梅花

喜漢一汝一新孫及余幼弟各作十律口占示之

年少與人殊揮毫向我呼彈丸同一邑旗鼓敵三吳被褐
喜使壁鳴琴亦好竿閉門看努力幾日賦南都

歸黃美中官贊之六韻

谷口今難隱流離識子真卜鄰同作客炊食不因人朝上
藏書舊橋邊飯酒新江南愁北望還看市樓塵

因申之得韓文近况作此寄之且謝其代下

我亦公海士年少最艱之臨歲晚中興無人醉後聞笛
分被屋葉讀書愁悲長工女悲懷子寧君

寄伯宗

昨今爲重地臨岸語日與市上多疲馬城中有臥龍青燈
片堂策玄閣見傳燈敝里移家者鄉人幾處逢

讀十憶詩憶龍友

江北多新恨滇南發舊悲九將愁自詠十憶久成詩才子
貧爲仕旁人伴不知無衣霜雪少披褐亦從時

龍寓草

卷之四

五

寄錢彥林索其近書

古木縣茅屋三年總不枯夢花空寂寞衰草竟荒蕪山買
人難隱簾垂客欲連且將書數字來換枋村園

示農父克咸子遠舅氏

隨人痛飲酒近復一年餘閉戶堅辭客本聲再著書何須
勞慧劍久已脫長裾古有藏名者吾儕總不如

夜坐示弟

獨坐還高卧帷燈照收分熱人知問字有弟喜論文敝
空拳簡長篇未忍焚空室蕭何處起簾下不相聞

送別沈眉生北上

草創果堪悲遠歸駕馬遲賢人皆就辟當世不難爲短布
中無緒高天南有箕若逢諸執政千萬頌明時

章于野過訪得鶴眉書時試子不答前札故云

監卷當三徑折春輶屏高車臨白室

余宋有鑒
名白室錦字託

朱衣待客唯同飯逐君自不饑醉呼書莫報加金鯉魚肥

聞公以左氏兵法見寄時臥子又欲與聞公集名臣
書偶商筆此以報之

懷鉞嘗束手奇策盡貽余左氏存兵法名臣集史書但求

流寓草

卷之四

十五

安布帛誰識戒衣和讀罷東西顧當今計者疎

有感寄超宗

白日忽陰南浮雲江海遠無緣思馬華空自祝豚蹄捉筆

嗟文墨四風俱鼓鼓書來山可買不住帝城西

與農父克威憶勸由克威好武時自號武公

亂離休介意我等自公卿孫子今言武周郎若並生瘦腹

居相馬怒則可騎鯨海上登高呼遙聞夜有聲

讀克威念兄舉山詩感而懷之

明廷生屈軼鋤者說當門天日看焚草風霜使植根中人

記得計報國敢多言皮肉終銷盡應留骨骸存

其二

通德長安道塵客不駕車雞栖猶踞馬龍變且爲蛇矯矯
誠非矣容容者是耶九關方極遠更有暮雲遙

懷舒章

有原

臥子向有不見李生久詩今亦用此志懷時將返

自北矣

不見李生久江流與夢深上書非得意捲卷更傷心壺碎

愁聞笛弓強早棄琴北來荒路遠憔悴少行吟

流寓草

卷之四

十六

寄阮仙并憶譚擬陶

漢西歸應早江帆送落霞窮途莽野蔓粗飯想胡麻北道

誰爲主南陽難住家郢中聲益苦鉅橋接悲笳

答又漢書并問木公諸子

牢愁若面談加食問江南霜雪云無恙風塵日不堪九思

勞夜誦七序少人感遙望同歌者應歌至再三

其二

到處說危城傳烽不用驚倚庭方厭哭菜室恐難成學射
看鳥起談經雜馬鳴橫戈未薦舉容易棄諸生

東杜于皇

歷與時人語關門自笑談異書原可著嚴論恐難堪所讀
過千賦相邀藉一面江南歌飲盡莫對江南

又用前韻

楚人稱善楚晉代談話既笑多無益還嗟七不堪比鄰
來謝屐傍晚答劉雨酷慕襄陽叟君家授指南

與農父談時史撫臺將聘之農父情敦學故云

藏筆耕何處移家日就貧蓬蒿問鬼迷葉且依人草檄
猶平日行軍卜吉辰還悲騎戰馬不得駕蒲輪

流寓草

卷之四

七

奇聞

樓上憶玄牝驚人恐見識此中趨赤帝我等脫縉衣削草
還絕柳慘蒙更不極即雷周寶在今日不尋機

何次德新成書舍以大幅索詩書此

某室新開徑從來未許過玉堂嘗膳近金殿賜書多壁上
綠窗杜鵑間種薜蘿君應穿木榻高卧看余歌

贈蕭翀之昭新納姬

危橋春草色日日戀王孫勿閉三年戶誰陳萬里門髮被
還上拍舌在莫多言近得佳人勸新書稿不存

寄左子玉及諸異好

數有寄書斷往悲吟家信有嫌慘明遠何才及太湖周城
望子玉及諸異好自後知見境能新思歸煉

寄中个五言詩書此

清山月夜思 寄左子玉及諸異好
我來向余談素問為爾寫黃庭小圖

寄左子玉及諸異好

止公寄書斷往悲吟家信有嫌慘明遠何才及太湖周城
望子玉及諸異好自後知見境能新思歸煉

夜夢

卷之四

七

其二

危窗驚風坐苦草未曾除白簡藏被青規度布裙覺身
惜帶天飢日敢踏踏空使窮崖士咨嗟讀諫書

雨夜夢劉同書劉五新興

別夢驚還笑宿愁暮黯然陽春歌子夜陰雨憶晴川客自
多新怨初展似舊年可憐天際月春楚所荒烟

讀伯宗嶧桐集并得在公案賦

有君成七略家訓自清忠擬對傳洪範稱詩想大風請歸
衛史子臨難弔黃公隱謫誰人註休嗟芳草同

黃州赤壁

此山石赤嶠荒樹帶斜暉
若折頭急輕帆夏口稍周郎
猶在夢鮮子不須續作興懷者何勞辨是非

聞楚中三掾懷家大人

一月聞三捷卓騎未及旬
矢心呼壯士加額見鄉人披甲
女能防國權不惡貧嚴冬應四戰風雪上綸巾

野岸即事

生櫓楊已枯樹岸盡泥塗
野老能言怪人家喜信巫紙錢

縣古廟腐肉待飛鳥烟火看蒼狻黃昏自來芻

漁翁草

卷之四

十九

谷吳鑑在

走馬求黃犢歸政切義公但言幾可緣
蓋信甲宜哀蜚語
原難問傳聞竟不同挽心車甚急門外是飄風

寄弟武昌署中

病裏相看泣歸來欲斷腸
誰憐余骨肉言切汝有育雲樓
烽烟急魂悲墓道荒

時不德致仕中甚緊余前
王浮山墓事末頭故云

學書兼學射

應足慰高堂

其二

慷慨復恂恂夢晤二十春
但能適上古何必問他人冠劍

江表流離歌自苦辛
篝燈坐入即日作名臣

其三

才不學醫也空莫莫
良辰好客休歸我多嚮少恨人甲兵
原在腹中可殺身一日三千下東南盡主臣

其四

多才好悲歌原自直生
平願忍三年苦何難一座驚鴻鶴
當其出時易齊名

卷中有錢氏
見歸鴻洲

莫作狂歌士看看老阿

兄

不及送席寶慈先生感而有作

黃宮草

卷之四

二十

箱口危危日何人敢出聲
請看華轂責不及檻車榮讀疏
堪垂淚問原走送行四方遊學者分俸到江城

與錢初光渡河作

傳說近張皇顛衣更倒裳
士將來黨錮君莫學齊良同異
懷三語誠請笑一臺市人應不得涉水長呼叩

答陳默公啓二子恒

江干不相過尺素問青峰
筆俱同司馬詩還寄士龍登陸
勞幾歲擊析畢三冬戎服揮毫便余歸袖手從

然公子恒
出候江朝

余不及待
而詩云

七言律詩

嗣山方以智

相變

甲戌八月亂以新關焚掠結寨揚旗舉火之夜大
姓俱走此桐未有之變也桐司馬盛而澆瀟惡毒
風俗久變詎知迷變爲刀兵哉時縣未有令而奴
僕多叛其主人寨者倉卒無制草竊成焉木之靈
矣人之慨矣平昔悲之而歌矣聞而作此又自恨

卷之五

其悲矣

大道高門鈴鼓聞不開行路彌成羣揭竿半夜空城走幾
火連朝大宅焚縣舍可能稱健令家奴今已負將軍逃知
草竊何起翻恨平時擬散文

家徒

余自盛夏時業已扁舟東遊矣堂不喜居井邑見
金陵爲四方維處人情平易比落不相問故欲移
家焉及聞桐變家人忽至倉卒奔走裁細弱發舟
東下餓巾而謀饗發流離之苦可勝太息哉而茂

大人尚守城中欽定亂後乃木
鄉里事變卒起分不有逃遠心堂
也

盛夏扁舟早泛湖移家原欲住南都流離始信堂難處待
蒼還悲飯更難賴有仲姑隨大母乍看幼弟似征夫遠心
獨坐傷心夕亦東江東行李無

思望

賊立寨既久其氛甚惡遂有受詞釋囚乘城殺官
之舉止事變莫測判在呼吸雖捐貲破家以收良

讀書草

卷之五

二

兵其寬落而日與賊偏處是時督役多與賊通
督令止緩士紳安得行法也夫守城亦非獨任撫
與勦自有主者若當事推撫之責則勢很損推
勦之責則市井小兒繼言矣吾門累世修德何必以
身府怨若此不如棄之出亡聽其同殺猶可遠禍
耳音信日異詭言外來太恭人以下食不下咽余
友人有餘余一夜髮數莖白者憂心哉

頓足看雲雲去遲焦心一夜猶如絲朱門已燬攻城後白
刃當前罵賊時市虎鬻人多出血餉牛犒士豈療飢捐

擊肘空羅怨廉皮居家不可爲

亂定

亂初起賊焚穀大家倡言爲小民報冤故民多從
賊高人呼莫辨也邵伯署戾蒞縣始與止焚掠
散招聚而陰圖之漸而執約肆掠民遂與賊分焉
時城中獨盛光祿倪太僕張方伯光親政與家大
人徹夜籌畫餽餉諸兵又陰囑吏輩保甲使其不
攜故賊猝刀攻東門而市民胥役萬餘人開門合
戰遂勝斬其魁焉兵憲旣入彰罪賞功市不變而

原第草

卷之五

三

亂定未嘗寬一人也

妖狐代鼠竟馮城藉口何須問主名合邑乞師徐審朕小
民被案不煩兵巷持鐵胃衣難解野望牙旗裘更輕晨首
宣風遠慰論賣刀豈待獄書成

馳還

余單騎歸省欲迎大人南下也時大人又在郡中
矣入城愴然瓦礫遍地吾惻素之游宴園林而薪
毀半盡信宿思之數年前弭盜保障諸議何其坐
視而難行也

門門向西風疾馬來雲霧紛紛白莊多伐木清
天夢見飛蓬鐵龍本爲宗人計箭社今成縣吏功變後
吟吟賦讀角一聲驚至敵樓中

釋怨

任怨固所不辭也無事不敢自佚有事不敢自逃
苟其有濟何難于分諍焉詭日月張流言見信勞
不居功而猶嫉之誣以訛人而申言之結分估非
難及殺人構隙市德指使而不知斯可然諾乎哉
有行者必有守者欲以快不同之憤而受之不報

原第草

卷之五

四

不亦足乎夫大人不幸而生末世知善不可爲而不
敢爲不善君子亦自反而已矣怨安有不釋者哉
前車載鬼盡持矛有影張弧暗中鉤披髮無功翻切齒徒
新自恨亦焦頭青蠅入夢讓何用黃鶴能飛射不惑結客
終得計又將刀筆竟封侯

處仙臣家主人不至

出路常歌古別離蕭蕭樵葉下寒帷秋風一日他鄉冷夜
雨千聲遊子知屏後書裙寒露凝頭發墨解醉離主人
不主多荒遲三板猶嗟渴與飢

次尾召生記子伏聖銘舟中

明月相隨潯水頭終宵管管木蘭舟如閨門寥新
是素淮西舊管將過三年同作客蕭條七月早披裘可憐
多少江湖意空向城西問莫愁

暗當晴時開塞丁事

客路逢君幸不芳西風蕭瑟上河梁一尊塞北胡笳動豈
忍江南秋夜長今日願交遊俠子他年難作較書郎酒醒
太息誰知者但道行人思故鄉

同百史赴呂豫石大司馬招

流寓草

卷之五

五

閨門別戰內彈琴實從如雲各佩鐔座上尊兵揮麾尾閭
中延我炙牛心一鄉倡亂嗟何及四市訛言今可禁頗有
先聲傳露檄飛騎昨報已成會

山左二黃見訪致趙避之黃顧孫書屬余還其社義

此贈

愧我軍衣逐穆蓬聞君檐簷好遊同南都難作先生序東
海傳來大國風豈有夜光疑寶劍共將明月佩雕弓與支
處處如休息且醉秦淮酒肆中

寄閨用卿

天末將投明月珠
恩主孫地近哭已見徵兵悲道路休言結客在江湖
芒碭賢人里一望浮雲幾有無

寄盧紫芝民部

願裁龍彈自往還後車千里詠綿綿預開黃閣能迎客今
見朱轡復開關頌竹君難逢聖主書懷金馬諱深山將
來招致諱經者定在臨淄渤海間

臘月聞雷占者云當兵旱時南北火藥局并災有感

記此

流寓草

卷之五

六

南北軍雷一日災根煙接歲望靈臺占星已識明年旱
枕愁聞臘月雷亂後妻孥相對泣昔時賓客向誰哀下堂
投袂將安往驅馬城西去復來

乙亥聞賊有斥

今年春流賊圍桐三日城中以毒弩斃其果帥賊
遂去時先母喪尚在城南室家雖遷憂顧甚矣便
使省視升招十遠舅氏南來云

聞道孤城夜被圍拔兵將至賊先歸山間弩箭求時少野
外田廬存者稀跪聽風雷猶未葬懷看乳哺哭無衣洛陽

安枕早至長干共渴饑

管煥廣城吏部見過兼得雍贈書

好士山公仍下幃
逢君知我愧塵末
青驄枉駕牛歌少
白鶴吹雲雁字飛
井邑兵厨猶四起
城隅春雨亂雙扉
報中但得譚風月
遊子歸來可不歸

贈劉同人于司直

舊鶴還同劍珮新
刺驂徒步換車茵
楚歌自厭吳吟苦
晉地欣逢燕市人
河北赤眉欺白日
江南黃口怨青春
愁看薄暮楊花意
定是長干橋上塵

漢書

卷之五

七

寄劉伯宗

黑煙穿日弄陰斜
西望隆中是九華
日著詩書同草木
到來兵火亂桑麻
長纓市浦休持旆
短布途窮莫載車
百里教行問子山
中何處可爲家

泰淮上已王志不社集分作

疾歸作飯飽王孫誰辨華林屬後蘭
但問六朝三五月自
情雨賦致千言
留學贈寒投青
案桂樹招人滿
白門部署
乞休乘小艇
泰淮水上與君論

與農父有感作

一 西江才

是年廣城分
上生行客老黃金已散
故人於
世科誰能共道下寒衣
汝莫看

其二

江江行
必歸
北千戈常役
難有賓客自輕肥
不如
滿更長
天下狂生老布衣

渡江作

直浪差言
湖海舟仰天長笑
過滄洲大兒下筆期
文舉小

漢書

卷之五

八

弟驅車薄少游
自有八書成
太史豈爲千鑑見
諸侯數月

方昔田大司成
屢訪不值
適余在彥林
河亭自舟中

招余

飯寓
學
頭遊
途黃昏未嘗負
笑依槐市先
月迎車
造華門
袖袖換書懷
令史仙舟有飯
進王孫
憐余
同姓爲
長
三升鼓大言

同百更
客雪懷唐大來分韻

美雨過
薄五陵自慚
驚馬不堪乘
相逢國士誰知我
最

不似三戰定攜千卷出參將還降一

信步足村其隱寒空

此時清處可成丹鶴去宮庭杜杜名如地地房邊我馬千古
空井水照人寒自嗟弟後徒三飯不願雲中子一丸但得
道林鐘聲在騎將游俠過邯鄲

懷閭用卿

澤國蒼蒼苦憶君東遊踪跡我初聞振衣俯視三吳俗聞
戶將傳八代文自有歌兒供慷慨欲歸殘邑學耕耘大風
流寓草 卷之五 九

夜起中峰立空送江南江北雲

吳山雨夜懷古

雨滿空山夜寂寥館娃宮畔更瀟瀟悲風自古吹清徵
客如今賦大招欲學神仙安可見將持歌舞爲誰驂江南
來往人何處不及年年海上潮

遊西山數訪趙靈均

百里空山烟樹千巖燈靜夜草蟲鳴聞關霖雨烹葵久倚
杖乘空探藥行寒石不知吳苑地湖麋原慕楚人名聞君
上榻多奇字裁筆橫民聽水聲

贈道開上人

默坐高僧曰自稱智從湖海結三萍松蔭拂地看行跡
葉臨軒待客經世上幾人知黑白空中五色是丹青將來
此夜狂歌處不讓當年放鶴亭

登靈巖歸口占示吳人

扶筇數武過天千一腳雲崖頂上行起女何緣留大跡吳
山原自負虛名至今風俗能歌舞到處園林似市城獨有
洞庭無限水蒼蒼猶可對狂生

立秋飲雲子草臣軒中分得名字時余與百史將登

矣

空山一夜動秋聲颯颯西風曲裏生枕有新書夢見空
臨古渡聽鐘鳴寡交公叔偏留我歎世文昌正送行滿白
罰君更姓字亂來今日早逃名

送錢彥林之雲南省親

大醉長干笑脫驂遺余古木照幽潭亂餘馬跡來江北年
少烏承舞日南萬里雲飛雁宿膳一時星聚且高談將歸
紙上名山好壁立藏身學老聃

兒子一作

自從湖上遠過虎丘見百史并遇視仙亭前唱之辭

百史與視仙有約且聞賸營故云

路風塵裏不輕悲歌兼作楚歌行天涯病客堪爲笑澤
園佳入亦好名已料燕樓看雁字何妨驚帳聽雞鳴江南
此日多離別恨殺芙蓉子夜情

徐陵如職方見訪別久忘懷

沈約泛宅滄江湖解后長衢敢負芻已看座中傳白微香

爲君書露布莫徒茹苦賦南都此各日言夢見天子陳
府事時北渡聞兵故云

流寓草

卷之五

七

謝人有所思

晨恨風吹雁詎賜飛飛安得至仙鄉雲浮西北樓中曲日

照東南陌上桑白玉有瑕羞難似紅塵入鏡厭新妝門前

莫折青青柳却似深閨羅帶長

同曹子玉總眉樓曲書其書蘭扇頭

齊絳如雪製相思渴極難狀爲妙節節送一聲人醉後更

殘千里月明時黑髮自笑公徒丁白新調憐楊板兒探得

幽蘭何處佩將掩面向風吹

丙子元旦賦已破和陽迫江浦矣金陵震動出兵江

岸焉

江陰兵隔江焚火照連營守門嚴卒方求
市兒兒驪上城故國烽高懸戰過新年日及曉如鳴樓船
出爲渡恨送廢行

感時事公受先夫如

方開滿地塵封狼赤日抵通津平原有相還鉤黨風
自來如可殺人但恨操戈因白社豈憂屠邑著黃中題詩
北望紛紛雪西郭愁來正側身

從江上歸里作

流寓草

卷之五

古

新豐依田田半荒快歸正月履繁霜森行有虎村烟少野
宿無雞寒夜長但有蓬蒿如昔日却將桑梓作他鄉城南

聚附多枯骨愁對悲風號戰場

聞伯宗眉生薦舉時眉生有書至

江上嚴城初解圍得聞新詔下丹屏書生但願爲邊卒

夫子如今重布衣作策悲歌空自苦封侯此各日言夢見天子陳
府事時北渡聞兵故云

君莫漫傷時事太傅從前痛哭非

與梅開三感賦

賤子移家更貧不能交結近迫津卧龍遊世猶爲客佐

人言多時求異士願君即日作名臣辭矣
若將奉明對莫說東南思亂民

感時寄百丈

其事譚經學仲淹韓亮騎馬兩龍兼詩書不讀陳吳異刀
筆成家譽孝廉將射大黃朝命中仰看太白夜愁占髻時
仲得東方穀船口忙年欲下策

下第送農父西歸兼問于遠舅氏

吾黨相看尚落落當今天下將何如安能一日不飲酒自
恨十年多讀書君入山中耕茅屋我猶市上驅柴車嗟乎

流寓草

卷之五

十五

亂離此時矣江江江南難久居

將歸白下山與頻人別強飲留宿因代客贈摘凡

摘凡金陵子也故有此句

忽驚烽燧間南舟掛手山中一夕留故國行人難北望盧
家少婦亦西遊夜來倚窗難欲沈醉後無衣莫上樓且作
吳越催夜由明朝又與吳越吳

留房出口

船乘此同載金珠整伍揚旗可後囉勿使沙勞猛將但
令原雨逐匈奴旋師閣下偏鳴鼓殿石中

是花請受者禁門小卒敘功無

報伯姑山左署中

春來見絮憶長千謝遊空憐盛務難耶今誦書多歎息高
堂有字固平安聞中受亂詩千首機上遺余布一端苦夢
故鄉烽火役初蘭閣下少朱欄

會聖嚴贈清隱上人足年余已悲先母于浮山矣結

盧徘徊故云

丘隴依廬病至公顏風折木日將陰永沾古洞雲猶在碑
落嚴霜草尚深白下請迴俗士駕青山難識去年心遠公

流寓其

卷之五

十六

莫笑辭家者試看啼鳥戀舊林

渡江贈金綠堤秦戎戎時已移家池陽矣感而賦

此

陰雨波濤放舟擊鼓無揮不堪愁松門有客時長嘯粉
市何人得報警且復渡江乘楚佩空悲飲酒看吳鉤枕戈
帶甲你云苦萬里成名屬柁疾

懷周仲馭

滿地烟塵鼓角鳴章臺車馬駭論兵怨關白簡嗟文吏詔
出黃門責上卿放逐感恩縫短褐牢騷撫掌結長纓茅山

開戶應充棟不在人間有姓名

感懷

誰占字犯屬幽州到處傳烽警御樓中尉承恩求作史鴻
都成市易封侯善金且道貧無罪亦緩保能醉不愁舊詩
姿雲曾得薦甘泉宮廷大長秋

書冷城舊生更與成分得江字催生善奕時索余

書

隨雲拄杖坐西窓短袖狂吟舞法幢今日寫經當第一此

間歸劔可無雙青黃改色人難識黑白能知我自降生隱

流寓草

卷之五

七

從君忘北渡登樓何必見長江

與客記景

各篆生烟與夜深芙蓉廉內勝華林竟來碧玉貽紅玉煉

時黃金安紫金繞肩詩憐新月影艷妝色照故人心嗚筆

聲正指畫誠不若無絃壁上琴

又用前韻

一試龍識春深散作東風動夕林短布衣難披十載長

門謝不仙千金早歲游于他年夢笑同佳人昨夜心醉飽

反令清濁甚一聲空拍碎胡琴

同與父頌人湯日舅氏子明又酒飲英子今

有作

五才當門石路殘開寬火火微城樂良弓一石強誰持
二三才亦零辛苦自憐游子熟流離欲飲故人難家信
聲危傷身手環立燈前說前旅

飲范大司馬賦司馬將索書舊贈評余亡其稿復作

一書云

南北烽烟日夕聞可憐被為談功勳華筵借箸壺堪碎小

舍簾燈稿易焚艸野上書多認世公卿下士好論文孟勞

流寓草

卷之五

六

可拔尊前舞佩劔何須力萬斤

木末亭拜正學先生

松陰遺像淚縱橫日對鍾山曉霧平九族可憐亡姓字三

傷終不是功名遙看江畔烽烟色應厭亭傍歌舞聲此地

竟無能拜者六朝風俗壞書生

陽事有感

和語九首自追手印轆轤鼎沸戰驅但使東南無酷吏何

愁西北有匈奴腰肢患疾偏生腫手足皆疲更剝膚復普

墊金通長史深文亦道本無辜

日暮途窮反不慙霜侵厚豈知羞斃人杖下還訟謝
客照西客山窮走札誰能遣接襟驅車皆欲祝饗宴稍樂
此已多荒歉鴻雁飛來共自謀

泣訴終何用牙爪偏稱所坐聽

流寓草

卷之五

九

余與農父每下筆語多切近客或有訕謗者不敢
答作此答之

聞余不答歌行長短參差竟未成非有先生何所事憑
虛公子本無名頗嫌勦訛稱奇字却怪支言盡世情讀者
以勞增訕謗屬垣多口莫高聲

張老池黃飯

一匡終年未敢忘荒村刈粟享壺漿魚鹽自肯多亡命難
奈何須臾異鄉愁聽城頭吹簫築其憂猗裏繫環當湖邊

廻文詩

秋天一望忽水單露滿枯草徑寒蛩樹深烟入暮月
依人靜夜思慙慙鳳管吹風冷耿耿鴻書帶影殘愁織
錦成添淚眼浮上玉盤聲君看

其

書沙草起雜加鳴鼓擊三軍出遠征長夜泣衣懷婦亂
塵嗟路絕人行霜飛野塞胡風疾木落深宮漢月明腸斷
總家誰弄笛楊枯欲別死還生

方子流寓草卷之六

桐山方以智著

七言律

丁丑元日贈汪扶光

裘敝難承厭歲新偏行市上柴灰塵饑來逢爾能三飯病
後呼僮去五辛學筑原爲彈劍者閉門喜見扶書人擁爐
耳熱堪搔首莫計江南酒不醉

同扶光瀋雲飲時擬元旦且日食對

貽余新酒望人來門外梅花寒未開但願年豐同作客皇

流寓草

卷之六

瘡口食不爲災風吹絮聲難聽賦引椒蘭意更哀歲著
新書雄少壯空時痛哭有何才

聽陳曼昭談解賦贈

塵沙勿向市中行薄暮何何早閉城劍欲報拳惟有死夢
能從汝說無生難棲檐下鳥爭宿牛飯車前馬夜鳴莫道

詩經人不信西來今日亦談兵

重弔左少保公

持歸骸骨與灰殘貫日長虹氣正寒血在獄中荒上碧心
懸閣下暮雲丹碑銘成帙千篇哭典錢當前一死難拜手

行狀略移宮兩疏更衝冠

寄陸夢鶴

望上神仙不下堂鑑湖秋水照圭璋久聞才子爲循吏畏
言言主事故鄉只索製成千里錦散裝空梁六年霜行車
醉作無絃曲猶傍西冷花酒香

贈余

誰言我等不三公抑第降才久異同作客忍饑還病酒勸
人掩卷心聲弓一春莫問東南興五夜愁生西北風容易
再牽今日袖他年輪棘定從戎

流寓草

卷之六

寄許子都中

有花馬上錦連城得意珊瑚再著鞭早著山中金匱史傳
聞閣下玉杯篇故人望汝非今日天子知君定少年久
天華書都不讀報顏近欲擬甘泉

其二

草草壯馬舊都都盡塞橫門要路津休謂詩書能判事先
線學臨民焦心黃屋求賢者努力朱纓作大臣湖海
元龍豪不得莫將使酒內家親

寄葵仲

垂紳獨立飾璫璣不用芙蓉補敝裾丹詔可知多故事
規且莫厭新書已聞習職開長樂無復談經選石渠遠望
北來塵蔽日銅甃陌上好馳車

其二

寄書嘗恐入京師吉密門閉墜下疑市井得官爭伏關公
驚持論亦從時貴來高門臨入苦枕一寒心向主悲好
問吏胥文法計不勞君和四愁詩

李臨淮三十集詞彥百餘人酒爵立几上分于字爲

壽詩成者十人而已

謝萬草

卷之六

三

花發空筇午夜餘十雙白璧報瑤瑤百賜爲書休彈缺五
世相傳好著書春引笙歌能醉客詩憐貧賤執華子少君
三歲君猶少老托龍門學御車

渴步海來侍御

南來驄馬控朱轡佩映鍾山塵不飛青簡成書隆象簡
衣作賦重鳥衣夢懷長者憐才久顏愧狂生獻策非古柏
綠陰當建閣掃門日晏自忘機

書倩若扇

風怨垂楊動素幃狂奴故態愛耶非尚憐能草新映扇莫

不才本燈照三年樓上意花留五月笛中聲
君在欲載多情何處歸

醉後贈陳昌箕張眉公劉晉仲

莫好彈琴莫佩瓊英言披帶在江湖病來樓上難朝卧醉
後城頭畏夜呼但見朱繡臨窗開又聞白羽塞通衢典君
焚却傷時策結盡長干舊酒徒

丁丑仲夏經山偶集同范仲閣傳玉生陳士業劉伯

宗羅玄日集當時謝靈運劉阮仙劉客生任仙孟

杜于皇暨同邑記二分得開字

謝萬草

卷之六

四

千里珠風集白門張燈今夕作元原擊牛享客歌招隱牧
豕封反集建元六代月明人不見十年衣敝字猶存座中
琴瑟吹笙歌好聽狂生醉後論

再用元字贈仲閣民部

近市善開門竊歎交遊類子元夢有故人同涕泣道

之安其必乘瓜飯羞備三千數彈飲何勞百萬言努力

行看殺賊定中原

元字

上車長路時昏共問君心君不言憂亂書生徒疑東太

天子正朝元相逢湖海風塵起勿厭秦淮歌舞喧
酒十千何處醉可招當日莫愁魂

答湘潭謝玉劉杜三

經潭湘沈欲緊誰飲需已棄采江籬自從一日當青眼忘却連年苦赤眉病酒何勞吳客問讀騷還藉楚人知長沙卑濕生君後不似憂愁太傳時

百史設帷山左詩以寄之

筆札持歸行李殘長途漏越向誰彈莫愁婚嫁何年畢欲作公卿此日難齊魯移歌應夜詞秦淮酒肉厭朝餐披髮

夏商集

卷之六

五

徒使時人笑六月無永暑亦寒

贈何次德

醉挽江東年少羣登高能賦更多聞日隨白玉堂中宴夜作黃金臺上文喜我挑燈歌九辯暮人學劍舉千斤服看窮冠稱才子屈指吾鄉又拜君

方壺將歸過我話別次韻答贈

暑夜當風脫布不同行西望逐雲飛可憐世亂君從俗翻唄家貧客扣扉三飯猶飢誰買賦七哀難聽強垂幃他鄉離苦還安枕明日言歸恐未歸

立秋前一日李臨淮招同漁仲子延子遼舅氏六後園泛舟刻燭一分限韻作

我已移家老石頭年年作賦此高樓張燈還照人憐月吹笛先知客怨秋各奏黃鐘楚越詞願投青玉換吳鉤五湖不是秦淮水醉殺君家太乙舟

讀劉招郎贈

關海西風昨夜吹衣無汗勸歸遲擬成封事飢還哭乍按羸文笑不疑據榻大招爲爾賦臨橋小隱畏人知相逢且忍英雄語作使長干輕薄兒

漢書

卷之六

六

昌其有秀治園在整峰下示子贈以律詩

整峰下築尊酒遲不傍支提及武夷昔愛閩王曾鑄劍今招楚客遠題詩心傷桐子山無木夢美橘花洞有池絕頂神仙應共讀思君深夜好騎箕

陳昌其在新安以書索序且歎一第不我十年爲此

志而答之

經何必兆三龜野雀翻飛雞暮蟬愧我十冬成疴客勞未一札問蒼天小姑絃引青溪醉太姥詩從白嶽傳持筆自芳還自敘數行草草竟長篇

贈承天劉阮仙且爲轉有所憶云

勿言鼓棹返三湘安得秋風夜莫長
菰節已催楊柳曲江
離堪補菱荷家我能楚語還吳語
人憶劉郎阮郎兩岸
家家門照水不知何處問橫塘

答舒章丈其韻

茂園無樹悲風多吹我布衣將奈何
東海故人在夢寐南
城市兒相經過古書盡焚不復讀
瓦甓已碎安能歌
思君便欲往又愁江水揚其波

七夕同勝伯倫劉阮仙劉客生杜于皇于遠舅阮克

流寓草

卷之六

七

咸偶訪陳鶴朋于晴雪樓上看乞巧瓜果有作

短衣簪筆夜相過袖裏天孫錦字多
箇有梅花誇玉樹渡
從桃葉卽銀河君平訪客看家飲
嬾女憐人作怨歌願傍
秋樓分乞巧逢時拙甚可如何

中秋夜雨傾不盈招集秦淮時有月生在座而阮仙

客生亦將歸矣分得此韻

人間陰雨夜厭厭裁就寬家手目纖句軟柔陳驚謝眺別
歸秦楚誦江淹客憐薄命羞看月風情多嬌却下簾昨夢
前歌欲笑燈花何不爲余占

爲閒道人作呈止生

封侯有筆畫齊眉王種蘭閨好下帷
柳絮久傳鸚鵡語桂
叢新得鳳凰枝恨非男子朝持戟管與將軍夜誦詩行看
燕然書露布織成錦字寄班師

無鹽集飲釣魚寓中吳令公及家浣公伯初至兼送

客生歸秦分韻

越吟初合楚歌新還聽彈琴舊子春
自快竹林人似晉久
傳桃葉客歸秦醒看白社非徒醉笑向黃花莫羨貧
金盤休倚鉞相逢溝水再垂綸

流寓草

卷之六

八

又用前韻示客生

鏡裏鬚眉是太真于金一笑莫辭貧
君招桂隱稱同姓客
入桃源學避秦夢賦白頭原似舊衣裁紅袖不如新暗投
明月輕相照見多情使氣人

客生美鬚髮時隱月生美新衣以贈之

鄭超宗王在明過訪留步月下卽送在明暫之京口

仿市無簾聽扣扉隨人散步出寒樟橋頭月冷胡姬館隔
下風知楚客衣一葦幾年勞夕夢雙桿明日懸朝儀濯纓
莫惡秦淮濁好載金山泉水歸

喜見炎牧寄懷湯日舅氏時寓秋浦聞將北琴

日中有扎箭來難逢掖長披不禦寒驥足行富辭馬樞風
毛今已上雞壇家移秋浦江時渡雲滿春明日未幾遙誦
乘黃何以贈蒲輪珍重到天安

與客論兵因憶雲子

未能惟結事躬耕碌碌因人白下城夢裏見君還問字醉
來與客尚談兵何須枕上愁貧賤却憶燈前愛姓名投筆
不成休學射可憐走馬病書生

送侯廣成學憲豫章

鼓吹揚旌奏落梅荷雲揮手自西來署中鯨席無虛坐海
濤萬里

卷之六

九

上龍蝶望筌室祖道先携彭澤酒公門應別豫章材金車
舊賦還爲序傳示踪王閣再開

和韻答趙卓凡先生

著書不就半成詩作策名園可借窺臺上同風教惜誦道
傍寒露賦蕭斯赤刀滿地家難從青管遣人夢自持更幸
早聞高閣在牆東狂者更來遲

送陳士業北上

應詔披裘出敝廬遠瞻雙闕動秋歎辦裝不少諸生俸
輟傳先催處士車歌幸相逢來白下表求百試想黃初上

近日翻成弊莫上今人所上書

得卧子書讀其白雲艸感而答之

長書讀罷短歌成自倚東風愛羽聲青簡數行知我苦白
雲一卷以宮名顧瞻宮闕傷時事交振公侯說世情好學
貴人誇得意牢騷何故不能平

懷許我西黃州守

雲擁雙橋江抱城故鄉接壤被風聲寒惟北望先清野桂
劍南來舊習兵堂種黃花虛卧榻酒臨赤壁濯長纓都齊
揮扇歌鈴閣青嶺尤來人畏名

流寓草

卷之六

四

寄侯雅瞻

別君寒暑少良辰夕者半裘復葛巾驚鏡亦懷千里駕疎
程羞學六朝人愁來嗜酒難醫病隱去無田不說貧且賣
秘書買茅屋自將壁上畫麒麟

送黃石公令建陽

版華紫綬尚披襟龍舌洲邊春澤深執扇字當三日目板
橋月照六年心文移可知新花臺卧治先携舊錦囊縣舍
秘書將自輟行車一卷代彈琴

孫碩甫過訪冶城白鶴樓送呈賦此以答前贈

日下重帷夜有燈畔牢不必向人稱訝君狂駕尋窮巷見
我持書望 孝陵贈得青萍何處用飛來白鶴亦難乘上
樓遠覽思長燭爲請孫公再一登

冶城同起宗夜飲讀影園唱和因步袁田祖韻

荒丘草雜稻花香粗飯加餐客計長畫地圖成固有影臨
風燭滅夜無光社開蘭蕙尊前白江隱兼葭夢裏蒼試飲
公歸新筆意龍眠烽火敝山莊

有客爲靜其索詩書此

問名羞答問青天笑我狂歌亦可憐南國一時爭一顧東

流寓草

卷之六

廿

家三歡近三年蘭花勸客持統后桃葉爲卿買畫船珍重

較書奇字少更教蟲蠹辟詩箋

倪詩十首

高山下遠小丘陵北望悲來晚更登寂若寒蟬休作論病
憐驚馬豈堪乘自疑白玉人難信欲覆黃金我不能強咏
倪詩當謬諫方言辛苦向誰稱

其二

誰將石畫議功勳殺賊平胡總厭聞野老賣牛償縣吏田
家驅大遯官軍建牙難別營十里春機先選貢萬斤相勞

召在疏 詔書日下亦虛文

其三

官中鐵騎試胡塵忍視西南叛撫循密予虎符稱禁倭復
聞貂珥發親臣請援各道空城急發餉翻憐內府貧勿報
喪師勞肝食黃門不日畫麒麟

其四

車騎擁導一何尊給史傳呼人擁門坐使金錢歸北寺豈
如印級市西園探囊爲盜翻無罪投匭誣人尚敢言近日
都鄉非卧虎倘能辭讓是君恩

流寓草

卷之六

廿

其五

烈烈任風屋瓦飛燕烏伏闕避霜威持錢長者居官易習
法公孫館客非御過紫官聞徵樂掃清黃閣暗傳衣內屏
左右連受感昨夜光芒動太微

其六

上前肯約果同鄉都尉膠西早中傷密網正高看發縱大
獄太急苦更張吹毛啓紫示陰事藉口憐才亂舊章執戟
詆譭堪近世邇來千萬入明光

公孫弘
舊川人

其七

料私門蕙草蕪爪牙犀角有通衢評便可知生

天時雖憑執簿呼不祭直三日自非先言外事即當禁食

孝丁猶求爲吏持吏乘騎早入都

其八

願巷區區之室座座經時見折車輪猪肝誰不言公事馬

其九

好文好武亦何常慚說臣年不願卽袖手自知難鼓瑟

其九

身安用物如貨發富反汝吟母父善若遺余壁可藏雖號

其十

江樓舊識人難太息無言賦采本莫謂素餐忘故國且

其十

其十

其十

其十

其十

其十

其十

其十

和楊休嫌冷空感君憐兩袖清

其二

籍口猶違少發聲或能安坐三公卿紫封有副原承指某

繁無因其國爭清士傳言云立黨聖朝納諫怒沽名何

妨大度封雍齒誰不歸心誦太平

懷項仲昭官尹

漢廷客易許平津頓首花磚伏曉塵鳳含鳳鳴還狀羽龍

機龍見敢批鱗不因著作圖高爵致使清勤念老臣更以

危言稱諷諫層疊歌就來平薪

寄姑夫張鍾陽方伯山左

寄姑夫張鍾陽方伯山左

平原千乘誦先聲拜手通歌東海行辦稅幾年勞五長建

才即日動雙旌范雲作字持相問袁淑能文病不成應上

俗宗望江左里門親暇盡南征

冶城贈中台因憶大徵

玄都近在市廛間道左瓜塵笑厚顏縣尉終當金作印新

腰聊佩玉爲環憤來投筆將戎探行矣擔囊尚問關笛步

北橋無和者吹埴猶望大鄆山

贈張蘭先

自來卜宅難移牛跡地。花發桓落梅笛步留三弄。
紅雲錦一餐壁上買山招客。中實賦少人音如若。
近時給繩者且泊秦淮試釣竿。問先亦欲卜居時寓
近時有安社前號云

六叔移居西華門走筆詢之

錦君住竹西門東。此呼翠更青簪筆囊中常有荷編。
昔座石自爲銘松屑是我同三歎客膝畱人論九經日見。
封帽營處士帝城百住少微星。

新秋黃茂先來南中爲醫所誤余自其榻前握手真。
廿雨中簡贈之時亦將北應 詔矣

黃茂先

卷之六

五

世間一拜手還招散髮驚人爲雨接路上涼風生蕩森。
忽終朝庸庸豈謂能療骨 聖主方將勸折股北。
道安卑卑我輩應學射好鳴鏑。

同鄭超宗湯龍友晏開先須不益吳次尾李小有鄭。
千里諸客赴范太濤先生請社分得三江

石是江上住茅簷富絕望。
欲出人間具醉賦仙人獲赤幢

又用前韻

上人雙絕本無雙丘壑參差滿北窓芳艸一時生四座。
上名數絕 歸帆幾筆點三江傍觀作使耶耶笑無用高談。
柳下降歸憶龍眠多勝處西華天柱接天扛。余雖學畫作
天柱峰圖以

湯周巢軒少司成

讀書市側室金根建閣槐陰作後園幸值黃鍾鳴石鼓。
無白壁隸橋門囊封自道新書是說苑將成舊史存肝。
大人能諷論咕咕羽儼不須論

寄超宗兼懷姚永言徐夢弼給諫

黃茂先

卷之六

六

連年賊未到揚州讓爾逍遙處上樓畫策掌中看馬首。
書閣下誦魚頭受降堅壁今難築乘障和戎亦可羞封事。
萬言休再抗廟廊有算不須愁

慰狂生

吾邑少年最多才思或者不得鄉曲之譽嫉爲狂。
生亦常情也焉此慰之

西望狂生招手來渡江擊楫勿徘徊鄉人同室原多諍。
女空房裏自嫌下筆定知千卷樂壯遊休學九歌哀。
未碎胡琴爾市井何管不愛才

聞成實慈侍御被逮有感

浙江休欲問彭咸臣罪無從思自衛既學花廳諱自簡早
知惡馬着青衫鏡看鐵面頭非石銘美念人口易藏有吳
驚呼呼不待漫憐豺虎亦憂說

答黃斯齋大節遺訪

第幾江南水竹有琴堂亦水堂君門袖中時挾青規紳關
一語曰官起江北有公名善矣淮南好客不言尊大車
衣裘半室老徒共逢迎我嘗分

送徐虞求先生入爲通政

虞萬草

卷之六

七

抗五千尋氣未除清貧無暇憶魚帶縣黃簡時開卷佩
斯曰天吹歌福旦見主憂嘗側席不需虜去即登車從
今信士好肯輩誰敢紛紛亂上書

呈金天樞先生

衡起春庭門前側笠草車茵既能來髮譚時事敢
憂黨人入穴彼方張虎翼擬書惟恐迎龍鱗爲余
宗高請作詠諸諷諫臣

徐虞求先生屈余往晤詹月菴葉瞻山兩侍御

宜說操戈草凡凡引我常譚密坐中屢批拂座隨舊俗羞

披縫掖見諸公城藏狐鼠驚鳴風路識驛驛莫避驂後乘
扶藪歌再闕都亭夾巷起清風

聞虜

黃龍古北接滄河空有防邊斥堠多西虜道通關不險東
江島居海初涉異于昔常爭立都護如今學講和間諜
誰行彼守九門辛苦夜持戈四王子贊不利大王子故
東伐明辟處其乘虛不能
得人中道也不能用其攻攻夷狄而
誤賊中守亦徒勞耳又況誤知乎

其二

天子如今自中邊嚴催漕粟饋饑燕疲營倉卒更新帥額
虞萬草

卷之六

八

父老吾補舊年且聚饑民當召募難木胡麟讓屯田利收
百萬空糜費還幸諸臣不愛錢

其三

歸燕雲不近京畿南畿北任縱橫牛羊足辦雷犁飯雞
足先愁禁昧聲扶賞何曾殊疲警情歸誰放出奇兵五年
三至都城下坐視年年滿載行

其四

久攻設伏且休徧野戰寧廉總不能鐵嶺人誰馳聞道軍
祁天自讓諸陵豈愁密塞風吹黃河水莫冰間賜

方須出敵但言馬少未堪乘時召對內制臺馬二匹止

其五

歸回禁旅遠揚旗可村先聲令勝疑內苑久增新燒卒外
廷還望入援師或微密忘恩想見司農泣度支應有
紀城攻襲計泉騎野掠不能追

其六

都門開後晚烟低白羽黃沙夜刺閑侍筆諸公能款馬隔
江千里畏聞雞人傳濟北城將破客夢漳南鬼正啼道路
湖寫草

不通音信變勤王勞憶皖峰西

贈何玄子先生

車前有劍作詩題講席論兵手欲携封駁富門懷鶴立
歸出署久雞栖豈愁北闕陳刀鋸長坐南都聽鼓聲共
浮雲看不見烟塵滿地望中迷

克臧來言楚中近狀

弱難追豺虎羣山陵翅顧勢全分戎衣假寐連傳鼓
乾輟同塗便出軍不慮練兵能對敵只愁催餉日移文帳
中壯士今多少美爾開弓數百斤

又與農父克臧夜談作

列幟諸官飽厚糧一麾臨陣即踟躕明知養賊居衝地試
看和親致幾書喉舌多詩愁結塞腹心此日患癰疽欲言
不敢徒搔手早晚西防計莫疎

卷之六

于流寓草卷之七

桐山方以智著

五言排律

拜表忠祠余五世祖斷事公當靖難沉于江余王父

廷尉公請入

聖世懷臣節殊恩建表忠廟門荒落日堂塵起淒風酒血
變青草招魂指白虹遺書傳地下舊閣在雲中懸風當國
關龍蛇莫書宮賡賡思我祖肅肅附羣公種樹還朝北流
江流向東衣冠今日異拜跪小只同野有春秋哭神靈

流寓草

卷之七

望京累朝誰報國三衛竟和戎老心徒赤霄八而不紅
傷哉無士氣已矣論軍功直諫何曾見悲歌未敢工孝

段迴首望松栢正深涼

送孫魯山給諫奉使還朝

孤星占未使六月正還燕澤沐清池裏光迴御座前和覺
徐載路騎馬卽朝天赤日知君直青陽憶汝賢一夢誠足
矣五鹿詎安然白面受時老丹心告皮縣霜飛能擊隼秋
後豈同彈勿問山生杜寧防羊近心諒齊常在補國事恨
難編但使胸無黨何愁腹與邊

植松樛槐棘葭李托梓樓皇居遙嶺嶺祖道遂成篇此去
孫公嚙將從書省傳

吳外祖吳觀我先父序

流寓既夕三遠吳氏載外祖觀我先生遺集南來

將成行

名山開煙警當恐手編幾行略成千語餘哀集百端莫稽
縣耿耿雨雪慟漫漫風世登閣閣多年主雉壇夢花真視
草拾芥卽寒蘭經學原傳寄齊盟獨捧盤儀客常爾肅骨
卽已珊珥雅操抽琴軫鏡歌稿公年燎麻恒作詔吞篆卽

流寓草

卷之七

成丹旣以卿爲字時將我白觀門方需琬琰天遂茹環珮
白眼書空少冰肌出世寒竟無師曠目不轉于雲官入谷
田三項封門塗一丸輝米揮佛法道服亦偏冠每笑爭鬪
角偏隨化鼠肝病勢明主問談與後生懽侍側閒能詠
信才贊且歎分耳曾絕粒茹茹苦勸加餐令享同全關怡頤
降玉棺公鄉遺亂起子舍威形卑南徒哀墳墓西方振羽
翰背宣頰荏苒紅柳望瞻紫門神榮黃泉母淚乾青
箱存秩秩素輝見樂榮宅相悲還賦家人哭共看龍門幾
史記何日布長安

贈范仲閣民部四十韻

歷代盛衰通都動顛蹙金川波瀾混玉壘石漸頽當代
如古生君才更兼石中好再見左史不須能喜親九也
原逢八字蟾鈞業收汗簡蘭紙間牙籤德建伴宣子名
居比仲淹諸儒分俸五等詢謀參種曉供蘭蕙臨軒蔭
楮梅丁寧勤部署一問府庫頃衡量舟車雜米鹽
履霜朝爵尉恒在府中忘身瘁征商頌吏廉澤深
容雀化水緩免魚吟乘暇常開館先施問擁轡負苓頻側
屣采菊共盈樽把袂圖所解寒衣合手揀好賢猶骨肉有
流寓草 卷之七 三

出部亦何嫌門掃堪持春塵富可下簾大人常夢賦還
大人占

酬李將軍

年少西吳出名成北門閣下帷稱學者上馬即將軍手持
青規日心披紫塞雲仁符還八伐載籍考三墳掃筆持前
盾揚旗平大漠柱冠皆震深橋屢舊殷勤白社嘗千座黃
金賜萬戶筋壽許廣計板露靖妖氛兒甲觀麟閣登鈴試
鶴羣詩題多俠客書就獻明君兒戲輕言武官常竟舞
文世途難避棘時好不同薰饑不生民歎殘家死士分頭
流寓草 卷之七 四

卷之七

門瓜棚漫南海瘴氣氣安用縣印還能草練裙 朝廷
參議論江漢正紛紜近市求朝卜臨樓憑暮隱鄉山新
同共火故園焚印杖留雙徑鉛刀割一片拾簪酬編帶
鴉愧玄纁舌在何妨痛卿來是以欣往叢風浙浙椒佩夜
芬芬促膝龍泉影回頭雁字紋皂囊從汝穎經席笑河汾
莫怨長流寓行看立異動知余原落洛向爾復云云
壽周仲馭尊翁先一時既夫人亦六十

西家星已聚雲氣應良辰累世傳經舊高門種德新箕裘
從紅席冠蓋疊重茵議禮聞天子公舍忠隱民 諸陵

蒼蒼滄海紀分巡出守亡留蹟起還歎積薪托梁清輝
色御髮不驚神漸見逢鉤黨先歸絕嬰津著書翻削歸長
吟新思專百里隨瞻望一不遠結以爲令妻爲壽母
有丁是名臣綈那塔前舞青規夢裏陳竹璫偏請論投綬
卽垂綸庭訓丹心盡結絲春雅黃鳥足貴清白豈嗟
貧意院供椒菽堂治韻調遠天欣統膝脫粟喜甯賓同
宇來吳越危歌傾楚泰處家如趙孝談史勝崔駰離隔猶
開往車縣且新鴛獨期牀可拜勿愧至無因蘭社原同味
蘇關憶飲醉二疏行奉詔雙詔賜嘗珍卿在何慚長官
流寓草

卷之七

五

草好非親四方幕作領一曲敢追塵致得神仙酒還分獻
祝人

送馬瞻江歸秦

江千方比落何迭入關中但得家猶在寧愁路不通南遷
還自恐北渡可稱雄趙女皆持劍胡羅善挽弓長城如昔
近送春風不袖除塵易山川畫地工共酬先折柳大
馬能消賊黃金定避公文酒歸隴右客與立奇功

七言排律

謝范質公大司馬六十四韻

星迴紫極映玄樞數歷光光汾海隅姻聯銜漳疑北闕地
連淮楚控南都先生夙世標麟畫天子中興奇虎符司
馬當思收馬走卧靜日比鵬龍圖名成擊柝傳聞久年久
垂纓與系絲絲字秘藏呈定安福轍有有飾珊珊披帷重
里編遺簡決拾周官掇勁臥至第看花如草芥起家爲李
牧業蕪指刑程石弛泰法有有鍾化魯儒訓試賢良稱
水鏡點今親友問水壺奉常晏與觀昭肅庚秋先離頌頌
流寓草

卷之七

六

南才建豫州揮手治笏朝嶺嶺風呼理疆轉餉增搜粟
標防屯田講種榆濟濟廟廊師憲度踰踰豐邑待嘉謀虛
文給備寧羅怨故事焦勞憚辛瘁十萬在胸時借筋五千
指掌便操觚小山託諷恒笑矧大樹稽功傲據梧豹澤諸
公充後慕燕領老將願前驅揚竿幾報攻馮翊倡亂方愁
盜宛胸到處鼓輦盈巷而接驚烽燧逼江湖生靈盡遁依
刁斗死士宵偵柝僕姑嬾佐佐譚志縹緲惟牛分享散醢
醢挑精宜用招降賈勇何妨募市屠執鞭互隨防龍欲
探丸相應處在蒲賜將冒險親邀敵施已升壇獎獻俘伏

琴曉荷輕曳星對枚夜波微援池蚤清器械修干柳更
波清禁船艦共發官亭能寂靜軍行民舍各歡娛奉旗命
何同蟬蟻奏凱海姑唱凱萬 隆慶帝常赫赫原田梁
直驅腦計窮厚崇廟當伍深欽空名議輓輪憤欲刺鵬
楚介骨猶期波茫買津島壁脂同及翻推誤掣肘從旁且
原當安得矢忠肅滅賊還所置衣生平明鴻真遠舉飛奚
某風流詭言血盡枯郡縣佩刀奉教戰吏苛刻印但徵租
經危却怪龍問鳥蜀聖原羞駭下駒曠日作臣逢 聖代
望雲有父著潛夫荷詢與論蒙松殺狼採邊書免覆瓿汲

龍宮草

卷之七

七

引彈冠欣髮髮殷勤來燭青巖嶺項固成守留郡邑豈以
身逢脫鎖欲避禍報頭嗟妾婦愛時眉涕向妻孥遷移暗
物悲鳴鳩拾探蓬山聽蟋蟀薄態惜東過瀟瀟詐誇巨跡
笑昆吾王侯因竄諫諫明黨雖消城顧厨鐵何何祥重
赤腫銅馳竟路藉青蛙故車攬善聊憑紙斷帶懸繩厥棄
詩安學羅羅哀足爾慚爲豚犬恨筋驚甘心百卷心難慰
苦日三試日易柳倚桐詞詩應變雅香至計後中宇追
琴千仲存雙徑流寓蛙居僅半區莫忘總袍加絺綌請除
短袖長襟綸葵丘玉冊非無籍黍谷瑤琴不類竿業考聲

幸非漢魏兼通象緯究孫吳獨行踰關恬持齋再拜遲
解負芻敢掃壁門投暗道想開高閣挂明珠魏云霜雪孤
樓冷漫吐塵埃一得愚染墨對絲愁黑白斷輪林帽暮丹
朱當爲希見榴柄棘枝免徐奔向守株申旦被衣振已矣
甲地履履局爲乎是所報唯長策知已堪憐送賤軀賦
就仙人終恍慨歌陽長者亦踟躕從君勒石能釋筆攜我
金華上巖趨

書無疆長幅即送其北上

雲開漳海即南溟萬里東飛振羽翎師事黃公曾進履
流寓草 卷之二 八

旅遊曰下好談經持鉛囊茂風霜氣刻燭光非月露
形吹律風簫爲竹管揮毫鶴硯寫蘭亭壯懷棄藥搦工市
博學窮編識巨靈每笑服妖誇粉黛久傳紙貴善丹青鹿
溪邊荷香吞篆危閣韓紫照夢鈴發憤加鞭還起舞沈醉
荷錦亦常醒孝標廣論愁成樂公幹題詩欲勒銘設約若
依漁者志彈琴羞引俗儒聽百函答贈唯憑几五免歸休
役閑局大隱明時應養甲奏名今歲正逢丁有司幸甚投
微幣 天子欣然書御屏得院塵埃甘竭蹶豈愛貧賤苦
行伶方驚暴元侵嚴輔幾見靖兵出井陘目擊亂源嗟郡

色胸貯秘略獻 朝廷堪傷江漢悲霄夢且泛秦淮迷結

夢也失河一川欲飲垂淮燈影共榮榮桃源近訪玄都觀

時分在 黎大遠譚著作庠早製齊統調鄭李相貽蜀錦換

湘醪純賜可受如冬月冷眼長飢怨歲星變勸休者尋季

士何須想約衣單客多義誇偏投杆家恃清廉守挈瓶

暮我披襟臨戶歸爰妨帝步郊垣還君生上裝催去哀

我西瞻涕漸零馬首似鍾橫羅觀蛙居促座負焦箕封韜

親試賢良策虎館將雷僕射廳必以文章沽雨露莫陳利

害約雷震故人稱意爲吾福新政傳聞屬爾馨野外美芹

卷之七

中抹蔡倚參琴超升記歎今猶古消黨難爭潤

元龍原自視聊歌此曲致叮嚀

題齊選玄

江頭流寓湖蹤此間里經年總未過佩雜朱監逢客少照

白閨人多稱詩直越唐天寶寶字誰誇骨木和維處

雲中方試息刀從柱上可摩娑醉家管喜煙冷暮棹新

有江水波複壁成書懷北海平臺遠望吳東阿正嗟門徑

荒玄草又夢池塘長碧蘿詩合笑以投珠倚石燕感將焚

策奇銅駝持腸自合陳篇管設帳無妨用綺羅握手明知

千百語籌雖有再三歌

已卯春池陽飲次尾德與季先寓中卽席分韻成二

十二韻

旅舍蜀人樓滿屏看有一笑一歎秋誰能高卧稱名士始

信傳言屬布衣曲奏異鄉春不見歌令昨日雪還飛醉醺

霜飲忘醒醉粗飯加食免餓餒十乘口慚驚馬後尺書常

憶鯉魚肥敗聞天柱希縣壁屢過江城望落聊慰我流離

難下羊裘君儔實亦垂幃當今換袂行原易如此衝冠論

者稱半夜羊裘雖激烈他時鶴益戒荷違詩憐野蔓胎駢

流寓草 卷之七

好賦鄧長楊諫獵非關上風風謂獨立道傍狐鼠暗相依

全仗裁草應承寵鐵甲持戈仍失機白簡幾堪籌再計皂

裘忽報近重圍業墜犯塞真狼視復恨當關竊虎威戰手

添增游子怨仰眉偏引世儒譏朝多故事空求治饒有新

書指病瘳且喜草堂嘗共話休悲最邑未能歸黃鸝擊鉢

肝鳴生綺帶披襟當佩草花發西園勞夢寐柳迎南陌正

芳菲盤匪狎主投青案旗鼓衝文約亦微被褐懷珠肯

常澤連鍾并誇慶王畿雅陽莫說年猶少強作詠諷涕欲

揮

萬子流寓草卷之八

桐山方以智著

五言絕句

短歌

莫問愁多少長篇說不明自憐歌短甚反復作于聲

其二

歌短不求工聲長起暮風易令人下淚只在一言中

其三

撫心嘗欲語掩面更思之今日悲歌客人前不敢悲

流寓草

卷之八

其四

風前絕妙辭謂既有餘悲幸得多奇字傍人未必知

雜曲

吳歌爲越艷楚曲和原稀學得長干語逢人自覺弄

其二

市中招我者買酒卽乘船今日爲君醉明朝恐不然

其三

晨起馬公卿驅車又不行却憐天下士束手學逢迎

其四

詠曲

白頭自呼名狂來亦近情聽人吹笛久忘却讀書聲

却立落花中花飛入袖一向人還一笑切莫背春風

其二

簾外見書生多情竟不情獨憐人去後招手更無聲

其三

青山空怨影團扇倚人不肯吹燈滅東風最薄情

其四

東髮英雄色今宵不可憑倚闌如有夢何必問殘燈

流寓草

卷之八

貽贈吳人

一飲能幾許有酒則呼汝吳兒善爲歌我自作楚語

其二

我能作使汝汝能若我何醉後飲我酒我復能吳歌

劉生贈晉仲

長河起暮風揮扇自書空多少衝冠意劉生一笑中

其二

歸舟三峽遠兩岸聽猿愁所水呼風上長江可倒流

帝斬蛇劍自此以下四十首皆和鄭超宗呼桓

雜詠也

誰言有狐鳴棘於可以起安見解亭長果斬白帝子

唐明皇羯鼓

羯鼓急催花花飛不到家可憐歌蜀道羌笛學胡笳

唐莊宗三矢

將士嘗難信用兵豈能罷天子在深宮亦當學騎射

卞和玉

抱璞竟不獻自能銜其足卞和死千年誰知果爲玉

蘇季子黑貂裘

左司馬

卷之八

三

鄉里不足驕聊以傲兄嫂人生苦勢位車裂何妨早

范叔綈袍

報怨亦勞勞何須殺爾曹死生皆自我原不爲綈袍

高漸離筑

死可謝荆軻其如不中何可憐燕市裏今不敢悲歌

張子房椎

壯士誠難得不中復不死此時避河東高徒亦松子

蘇子卿節

生妻既去帷胡婦亦可妻但恨歸來不見得見武帝

李將軍射石箭

猛虎方當路將軍射亦恐嚇人今可整何必在封侯

公孫千津布被

死後無餘財布被何妨詐後世師君昔東閣早已罷

司馬長卿鸛鷄裘

裘潤唯有典琴在且相隨袖裏殘雲賦王孫總不知

班定遠筆

孟堅爲今史竟不養老母乃使萬里侯備書以糊口

劉子政藜火

讀萬草

卷之八

四

鼓者有隱憂上疏亦稱善持此證明君明君看不見

嚴子陵釣竿

可惜漢文叔不以天下讓更成故人名直在許縣上

劉寬蒲鞭

循吏易罷罷蒲鞭豈願化征科近日多只得笞杖下

管幼安木榻

出門看卓旗訓席遂獨卧似此五十年子魚豈能坐

郭林宗折角巾

達士少邊幅衣服何足奇今日無高冠市人爭晉之

諸葛武侯羽扇

冰在風塵中皆常持羽扇雖不能行兵可以自掩面

補正平鼓

俾身可擊鼓三公俱勿計士既可以役何所不可罵

陶士行甕

大日落庭陰未肯登樓臥天下英雄人總不能閑坐

王處仲唾壺

少壯一以往烈士還相憐壺碎猶堪擊擊之非一年

溫太真玉鏡臺

漁父草

卷之八

五

始與照鬚眉莫令新妝厭只爲老奴貴佳人亦相念

劉越石胡笳

一聲當夜半吹動五千軍可以散胡兒勿使三公聞

桓野王笛

一弄還再弄持此可以贈勿作哀怨聲恐君不欲聽

羊敬元白練裙

今日諸少年鮮太美統籌若使書其裙醒來必大怒

石季倫紫絲步障

路上投明珠明珠一何賤紫絲雖障人却被他人見

劉伯倫鍾

不曉婦人言荷鍾從此走君死千餘年自知非好酒

阮宣子杖頭錢

途窮杖即止酒空見余昔日費百萬錢應知不如此

陶靖節北窗

持此作高枕嗎臥還沉吟有絃亦不彈何處求知音

沈休文帶圍

誰見帶圍減多病爲療饑請看肉食人終日何處肥

陳子昂胡琴

漁父草

卷之八

六

胡琴一何苦碎身爲君賣讀詩送歡服市中人可怪

李太白鞞

討賊天子當時果然醉若欲作高官豈可厭宦病

王摩詰白紵袍

兄兒欲逢時何事不可作我亦與新詩悔不學輕薄

李鄴侯架

自來三經子評戲明王前刀知多寶貴得爲神價

李太白湛湛中刀

將軍名震刀不肯藏說中死處有詩之遺大功

李長吉錦囊

好言鬼泣是以常早死嗟出生平心囊中便如此

鄭監門流民圖

此時不敢獻不獻不能忍近日流民多國中盡不盡

蘇子瞻怪石供

石怪不足重愛石亦何用佛國好怪者故用怪石供

朱顛書畫舫

買船無所往俗客日相嘲未必求書畫先來索酒肴

讀曲漫興四首

有序

流寓草

卷之八

七

李府有讀曲歌皆齊梁子夜餘調余每以唐調合

之亦自有攻曰漫興者言非擬齊梁也

看人逐日顧愁雙柳嬌然愛說燈前影明朝更可憐

其二

春識東風早先吹第一家畫梅堪入笛休更學蘭花

其三

美少修容顏兼兼鏡中城不若青樓女年年云二八

其四

上沈吟苦春風知不知但看衣服好誰問客題詩

酒樓贈燕入

燕客善彈箏悲歌舊有名近來離別易不畏斷腸聲

西洲曲

西洲休作夢秋日少東風看盡梧桐葉飛飛莫雨中

僮僕謠

何故土人門四方多知已車往復來一日數十里

其二

有室多塵土無園種蔬菜貧難待客何不學荷蒲

其三

流寓草

卷之八

八

偶然徒步至偏乞老奴憐乞問何名姓門前總不傳

其四

波向言機炭炊飯已糜通來魚肉賤莫令主人知

上客謠

對客但言冗呼僮速駕車昨宵都尉飲明日五侯家

其二

自有長安信諸公附耳言袖中藏密札得自小黃門

下客謠

人不識時務進退良可惜走出魏其門謀爲武安客

其二

通都關說久胥吏結交深既稱公卿意從中又得金

信客樂

風前煮立孝朝餐亦有味唯念暮春時城中貧富貴

其二

千金可販縮萬金可蓄鹽獲利不在多貪賈不如廉

其三

田畝種桑樹日上寒機急買新絲織都人好作衣

其四

其四
卷之八

結綉綉羅憂離憂其上帝云三代器價可千百兩

哲人語

大江東北風可上亦可下四面皆挂帆使船如使馬

其二

其二
其三
其四
黃昏禁夜行及暮泊江城可恨逆人急時問路程

其三

其三
其四
黃昏禁夜行及暮泊江城可恨逆人急時問路程

其四

其四
黃昏禁夜行及暮泊江城可恨逆人急時問路程

六言絕句

悲歌

古詩如悲歌可以當沈六言方自然深古稍綺藻

則滯矣纖麗則詩餘矣故為廣此

悲來可以大笑何必前涕泣若有問君歌者君當歌而

答之

其二

歌成擊節無辭問盡傍人不知一字一聲一淚看有真解

何為

何為

卷之八

江上

船升日落雲陰兩岸蕭蕭樹林遙望颶風忽起江南江北

傷心

戲作

成都壁立難居取婦長安上書借問東方曼倩何如司馬

相如

其二

此生休待知音雙劍三杯一琴莫謂長安易到看人用盡

黃金

落花

王簡何故客群次畫樓頭落花莫信春風相誤猶覺竟同誰家

湖廣草

卷之八

上



桐山方以智著

七言絕句

出塞

千明一鼓自摧牛日鼓胡笳夜不愁
幕府出師須再計
軍更有大長秋

入塞

張原揚旌轉朔風平將金帛入都中
胡騎較尉先承旨
行邊關第一功

漢書

卷之九

述詩

關風火照宮中人將曾無一戰功
塞內諸城猶不守
何處說復遼東

其二

關當今不許行可憐
島帥借虛聲
年年虜自雲中入
馬關門十萬兵

其三

加門上平至瀛陽
歲日虜不從
燕人馬同饑
難列陣大野支石午鐘

其四

紅交要路動中樞
被銳還能掉臂呼
邊將皆邀天子賞
相逢曾不說平胡

其五

眼看偵帥報
明君長跪轅門內
不聞兵有新糧
休得飽可分辛苦牽將軍

其六

何須斬得郅支頭
大却青驪買紫驢
歸謁中書當竭力
還原不擬封侯

漢書

卷之九

其七

散失殘兵入虜多
學成虜語不求和
前年封壘都城下
聽得胡人唱漢歌

其八

騎兵野宿五更餐
馬上邊詞不敢彈
風雨尺書非羽檄
使人日日走長安

全以懷古

洛城

來此數年矣
每遇古蹟未嘗不俯仰興懷
焉然非必其懷古也

近望玄都紫氣新風傳鐘鼓地無塵吳王鑄得千將在不
讓當時殺幾人

其二 邀笛步

歌罷登舟且莫行更聽吹笛暮千聲請看日下相逢者惟
恐無人問姓名

其三 周鼎草堂

自著移文亦不妨隱居喜近帝城傍園林盡是公侯宅皆
署堂中曰草堂

其四 謝公墩

漢宮草

卷之九

四

何緣燒却紫羅囊江左風流真是狂近日諸公多宴會亦
能遣使召紅粧

其五 烏衣巷

來近河千楊柳稀隔河行路美輕肥少年白面脩紅袖脫
去烏衣著紫衣

其六 合章殿

殿瓦成沙日暮黃華林今尚作平康梅花落盡空成曲飛
何誰家傍晚粧

其七 景陽樓

臺城彷彿影千重夢裏春光不再逢樓上阿嬌多夢起何
爲先擊景陽鐘

其八 胭脂井

綢繆智井草離離莫是當年魂去時却歎清溪樓上女至
今不忍用胭脂

其九 鳳凰臺

樹隱高城接石頭登臺何處見江流不能更上青天問翻
學他人黃鶴樓

其十 勞勞亭

漢宮草

卷之九

四

願作勞勞日暮塵隨風吹得上車輪亭邊多少枯楊樹看
幾年年送別人

張公亮示令贈顧眉生詩自以爲得眉生千古知己

矣戲作一絕

妬殺才人一字工能令千夜起春風好將樓上鴛央瓦再
擲車中左太冲

陳伯玉爲李太青治典旬日亦亡賊而弔之

病裏交遊對面愁長安道上不相謀故人地下猶難得必
欲牽衣上玉樓

秦淮漫興十首

兩岸高樓人可憐，憐人工數十千錢。
自誇生長秦淮裏，得意闌干賣酒船。
秦淮專以船爲事

其二

隔水芙蓉不見花，橋頭誰駕七香車。
烏衣巷裏雙飛燕，曾到當時王謝家。

其三

衆舟到處醉來多，溝水東西夜不波。
猶是洛陽諸子弟，只今強半解吳歌。

流寓草

卷之九

五

其四

欲製齊統咏，婕妤好臨池。
汗下不能書，近來重得成都扇。
南中好持川扇，又不善有書畫者。

其五

閒說紅妝不駕舟，誰家乘燭上簾鉤。
餘病眼看難見掩，面吹燈自下樓。
時禁青樓遊船而大家出遊者更盛。

其六

自憐胡琴莫用哀，袖中奇字染塵埃。
却思生見盧家女，未必當時獨愛才。
客有黃青樓人以愛才者故及之。

其七

消渴傷心學酒徒，我將馬坐畏人呼。
騎魚燈上誰爭道，不避將軍避子都。

其八

燈殘酒盡強高聲，作伎耶耶至五更。
座有武安門下客，何人敢說病書生。

其九

新裁白紵換紅羅，短袖逢人作笑多。
此後只爲兒女態，不宜慷慨發悲歌。

流寓草

卷之九

六

其十

幾年江北渡江來，哀盡江南反不哀。
傍有酒徒還勸我，故鄉書信莫須開。

其十一

不買明珠不綺羅，樓頭何事日悲歌。
家貧欲作饕餮計，安用交遊一飯多。

其十二

短葛難當日暮風，移家潦倒在江東。
細君不識余心苦，却怪狂眠酒肆中。

其三

江南芳草怨王孫何不還家早閉門今日青樓無燕子恐
余窮眼易消魂

其四

少年扶劍動江湖近在秦淮傍酒壺難道讀書千萬卷只
空學人狂大

客生爲人書後陶衣書此戲贈

遠寄重裘恐憶歸復陶千星下寒機可憐不贈風霜客却
爲婦娥作嫁衣

流寓草

卷之九

七

偶作雙鉤小楷寄舒章

誰憐賁賦製齊執一字千金總厭看幸有故人能熟視不
辭頓首寫加餐

丁丑除日

江東奔走四年餘除夕勞勞病未除此地交遊容易絕明
朝門上更傳書

爲人題閨客題宗

爲憐隔歲傍闌干折寄餘花帝殿寒幸有春風相識久特
教吹込夢中看

爲現草道人題憶梅圖

望盡東風吹不來西洲一曲夢徘徊仙人有箭能三弄紙
上梅花可令開

代乾廣陵橫吹人

不識當年空復情佳人死後易成名江頭半夜西風雨猶
是憑樓橫吹聲

題桃葉渡四

客辭河千夜不歸何綠蕭鼓畫船稀夢知兩岸朱闌在却
怪青青楊柳非

流寓草

卷之九

八

題楊龍友松下飛流圖

飛流常與白雲生千尺孤松照水明豈獨世人聽不見我
來時日亦無聲

報客生

明日空流江水濱低頭羞見客囊貧相思應有經年哭我
已爲君役美人

春詞

留在誰家聲不歸晚風客與到春水生看樓上梅花落有
意東西南北飛